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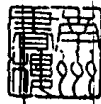
商文毅公集十卷

〔明〕商輅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劉體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商文毅公集十卷》提要

商文毅公集十卷明商輅撰輅字弘載淳安人自幼穎敏書過目不忘下筆千言甫弱冠則以文章弁兩浙舉試第一正統乙丑會殿試皆第一有明三百年來三試第一者僅輅一人而已官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謚文毅輅為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其志英宗復辟時以忤石亨輩被誣下獄後廢為民八年生平著述僅素菴文集數十卷而已後經兵燹亡者十九隆慶中莆田鄭君於其故宅笥中得輅遺文若干卷以其文皆致君澤民之學大有裨於世治因付之梨棗不久又遭殘燬萬曆辛丑劉體元涖茲邑窂懼文獻之漸湮慨然屬工校繕重梓內分為表講章奏疏序記雜著墓誌墓碑詩等共十卷其詩文多為館閣時

之作不出當時嘽緩之體而最有價值者則為奏疏二卷如防邊務一疏凡陳二事其一論養軍莫善於屯田其二論守邊為上守關次之守京為下又弭災疏內言八事一節財用二却貢獻三開言路四慎刑罰五省工役六足軍餉七飭邊備八重地方至劾西廠太監汪直十大罪狀之疏均在集中具正氣凜然足為後人所法讀是書更知明中葉之官庭混亂西廠太監之專權誠足補正史之不足也丙申坐種前旬日南州後人徐湯殷識

商文毅公文集序

當景泰易儲之議興商文毅公甫以史館修撰入內閣輔機政次第六輙毅然倡大義吐昌詞深明其不可卒雖見格然風槩凜凜為四海所矚

英廟復正大位首召對許以忠義肖意大用之以嘗忤石亨輩見誣毀遂被廢者八年

憲皇嗣統郢家起公仍入輔政歷尚書學士晉少保自參密勿熙泰符忠結

人主之知而以身任天下重業光叙三辰陶冶萬彙裒然一代名臣矣比公引疾得

請歸卧淳安山中士大夫既仰其弼亮之功猶惜未盡公深醞之學迄于今百五十年去公甚久而學士慕公残

膏腴馥以為鸞龍之輝吉光之羽可聞不可易見盖希世一人也而公寔闇然不自耀生平所有述作一切刋削藁草不甚傳又洊經兵燹亡者十九僅存遺文若干卷孟子孫菟故牘笥中得之而邑侯鄭君刻之以不朽公者歲月浸久板亦就敝楚劉侯宰淳邑政教具舉猶擢文獻之漸湮既然募工校繕重鋟之木屬不佞為之序不佞因得卒業三復於公諸疏草而益歎成化初政之美也我明

列聖相承道化亦既熈洽矣至

憲皇時而鴻昌茂明不翅登三皇而咸五

帝也乃今指數所繇穪輔弼賢佐經

邦緯國遠猷辰告動穪

祖訓以防

人主之欲引正闕失令

宮府肅穆海宇晏謐者文毅之力居多

若早定

國本開弘治十有八年至治公首啓之

社稷寔式靈焉公歸而劉萬諸公繼之政亦少渝不敢望公後塵乃中外更群然思公然後知公為社稷臣也公於他詩文沖然於中而不甚為藻泊然於思而不甚為劇典雅有則若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餘音足以鳴

國家之盛矣公繇省元上春官遂大魁

天下

公車對策第一人海內所欣豔之以此

顧此乃文士奇遇耳非

國家所重也宋時以三元穪者無慮數

人。獨王沂公文章政術為真仁兩朝
名宰相。公歐歷三朝精誠貫日月而
事業表於旂常瓌奇卓絶國史紀為
邦家光後先與沂公相輝暎以為不
愧科名然公寔重科名也假令公僅
以三元稱餘無所表見於世身滅名
亦泯矣顧足重耶。是故論文毅之不
朽在

社稷不朽文章是知文毅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福建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前奉
勅提督湖廣學政副使禮部郎中錢塘金
學曾撰

商文毅公文集序

盖英誶之應一代興也勛業文章朋
與馳侅聲於寓愽芳躅廼可振今懿
楷足於表後稱不朽焉偉或素迪姘
鍥而支樹者尠恢儁縱詞章琳戞徒
悫悫齙哦閒彼其人何如故草玄之
作奚必識於彥範而實主帝京一篇
介爾[illegible]數種雖不炫炫編軸緣之

[illegible]則坿華者爲適也
國朝[illegible]於越之淳安宣德中以
英林冠浙録正統乙丑舉試南宮大
對
彤庭皆首唱焉三[illegible]遠於二百年
餘海内[illegible]今猶[illegible]耳頰[illegible]
經筵啓沃之隆及
憲皇廟護之重相業茂卯按之求志達道

果符聖衷乃其行埴發之唾餘悉皆雅憚真藻載炳石渠者豈徒麗擷粉繢修須方廣家將萬世所軌藉也元自家食時喜讀公篇章憾未竟其全

既膺

識甸良卿之令以兒邦靖薦於楚得入成

均與

公之孝廉孫之彝同文箎稱莫逆交迨繼領淳安牧始獲拜

公像閱其全集率皆致君澤民之學標見于説講表疏間言言盡楷信弗譎偉猷硏論大有裨於世治它若詞章之富俗妥平揮直抒真趣毫不假之鉛饕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其勛業文章大並炳著者真不朽畐也夫咨藉而憲概按業而景行當牧者得無意哉刻淳庠俾傳巍出材品日要重梓是集以為士君子倡則匠古乃廢今之資經程固媿先之槃讀其文未必無所興之者以故壽之鐫

皆

萬曆壬寅歲仲冬月吉旦知淳安縣事

漢陽劉體元頓首拜書

商文毅公集目録

文毅公集目録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一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浦城徐一成校正
庠生汪士慧 周宗文 仝
六世孫商之相 之彙 同校

表

進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表

茲者奉
勅以宋元二史編資治通鑑綱目今已成書謹用繕
寫裝潢進
呈臣輅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經以載道
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鑒戒東魯
大聖删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秋為
經中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
並作著宋史者乾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
或雜於遼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
繁簡之制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
弗公況其前後牴牾[illegible]紛紜事未
有能會於一者是誠有待於
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
景運我
成祖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獨
未遑於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知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昭丕顯之誠
五福錫民建用惟皇之極咨詢治道
日御經筵講經史筆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
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
嘗有儒臣校讐之
命錄之文梓
賜諸廷臣
嘉惠及於萬年
文命敷於四海乃者載發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法儒先
之褒鉞大關兩局筆札給自

闡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六信
而傳其疑論討研磨詳其大而畧其細惟趙宋
自建隆之創業積而爲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
紛更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訖
錄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
之係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咸攈往牒王例
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直起於渤
海皆以猰貐之屬割據於隣壤亦爲采摭其事
附見蒙古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
否冠屨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

已成混一之勢兹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
書其年亦未書無外夷之意未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
帝業之輝煌汛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謨遠三
年鬼方之伐威加六月獫狁之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修人紀鴻功懋德高五帝
而冠百王者也臣[illegible]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冝
學不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
除命愧乏良史之三長術竭微勞已見星霜之再
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萃成二十七卷之以上

徹
經幃少塵
睿覽伏望
正大綱舉萬目隆
世道於亨嘉
與教化淑人心保
鴻圖於悠久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經筵講章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　至　敢不敬應
一這是虞書益稷篇史臣記禹因帝舜有庶頑讒
說之慮欲其遠著德輝求賢勸功以感人心的
事禹是帝舜臣名曰俞哉者是以帝舜加威於
庶頑讒說之言爲然而有未盡然之意也帝是
一帝舜光是德之光輝大爲以爲庶頑讒說之人
與其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蓋德者感人

心之本其光輝之所及宜無遠而不至不可
以化頑愚讒說之人而且足以感萬邦黎民之
賢是故大而蕩蕩無外之天下必使帝德之光
輝無不逮有若日月之照臨焉遠而海隅蒼生
之絕域必使帝德之光輝無不至無有彼此之
間斷焉帝德光輝遠著如此黎民之賢孰不感
慕以是星羅棊布之邦懷才抱德者皆有立於
王朝之心分茅胙土之國佩仁服義者咸有爲
帝股肱之願或設以臣鄰弼亮之寄或任以翼
爲明聽之官惟帝時舉而用之廡故曰至于海

云云時舉敷納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
庶也禹又以爲賢者既已見用人君當有以察
其心大凡有德者必有言能言者未必有德故
必敷納以言以觀其蘊固有能言而行不遠行
之遠者必著其功故又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果
有功者既錫之以輅車乘馬復錫之以玄袞及
黼所以厚其報也故曰敷納云云以庸人君於
賢而有功者既厚其報如此將見天下之人皆
曰下有賢而受上之賜我何敢不讓於善哉雖
庶頑讒說亦改其不善而爲善矣天下之一皆

曰上以功而厚下之報我何敢不精白一、敬
應之哉雖庶頑讒說亦改其不忠而爲忠矣故
曰誰云云應臣嘗論之自古人君之治天下使
人變惡而爲善者未有不本於己德之明也以
帝舜之重華協帝其德未嘗不明登用元凱其
賢未嘗不舉五載之內群后四朝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勸功之道亦未嘗不行也大禹因其有
庶頑讒說之慮循拳拳以是爲言可見聖人之
心德愈盛而愈不足功愈隆而愈未至此其神
化宜民之妙有非後之能及也與伏惟

皇上弘天地之德漸民以仁化愚頑於四海修身以
道來賢俊於萬方于以時亮天工于以陰長
寶祚諴安一統垂拱萬年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于視天丨至柰何不敬
這是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章言國以民爲本
人君固結民心當以敬爲本的意思乎是五子
自稱三失言所失者多也明是彰著圖是圖謀
昔者五子作歌以戒其兄太康以爲人君安危
係乎民心向背民心向之則安背之則危人君
能戒逸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得人心爲

天子處四海之廣萬民之衆無不愛戴歸仁之
矣人君若失法度盤于遊田溺于逸豫則失人
心而為獨夫雖一夫之寡一婦之愚亦能勝乎
我矣一失已不可矣況至于再再失已為多矣
況至于三一人至于三失則民心之怨詈豈在
言之而後彰表之而後明哉人君之失彰著如
此當何如以畜之誠以禍患之機藏於細微其
始也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雖知者不能
善其後故必豫謀之於事幾未形之時所謂圖
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使禍患之機不生于心

危亡之失不見於事可也故曰予視天下云云
是圖臨者蒞也朽者腐也六馬是指天子所乘
之車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駭是心有恐懼而
不敢有忽之謂五子之意以為民心無常去留
靡定我之治之如朽索之馭六馬順其性則調
良服馭而為我用亦猶我能順民所欲而民無
不歸乎我也拂其性則驚蹶顚踣而為我患亦
猶我之逆民所好而民無不叛於我也予臨兆
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畏如此為人上者
奈何不敬乎故必戒謹于居上臨下之際而不

敢有或忽恐懼於寵綏四方之日而不敢有或
怠可也如是可以常厥德而保厥位故曰予臨
兆民云云不敬臣嘗論之古昔聖帝明王之治
天下未嘗不興起於不見是圖之先而覆敗于
見而後圖之日亦未有不以敬而成以忽而隳
者觀於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台德先湯
之聖敬日躋當時四方有風動之休而萬邦有
咸寧之効者本於此也至若苗之昏危邑之感
侮則反是矣此皆萬世所當鑒戒者也伏惟
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懋德建中隆唐虞三代之

治要敬
天法
祖得華夷萬國之歡心予以保
宗社於萬年予以馭臣民於四海斯世斯民不勝
慶幸

威克厥愛允濟　至　衆士懋戒哉
這是夏書胤征篇史臣記胤侯承王命往征羲
和誓告軍旅欲其用兵之際當勉於嚴明而戒
夫姑息之意克者勝也允者信也胤侯之意以
謂軍旅主威威則人有所懼愛不主兵愛則人

無刑畏故凡行師之際當使威勝於愛毋使愛勝於威威勝於愛則人知所懼而以令則行以禁則止啓其尊君敬上之心堅其舍生取義之志弱者以強懦者以勇是惟無動動則無不得其所欲而事信乎其有濟矣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勝於威則人無所畏而驅之不往招之不來逆其好生惡死之情成其趨吉避凶之願強者自衛勇者自保是惟無舉舉則必不能有所濟而功信乎其無成矣故曰愛克厥威允罔功衆士是指胤侯所掌六師而言懋是懋勉戒是

戒懼胤侯又謂凡爾從我往征羲和之衆當知嚴明勝於姑息而有允濟之利必懋勉於威克厥愛使有諸己可也當知姑息勝於嚴明而有無功之患必戒慎於愛克厥威使無諸己可也故曰其爾衆士懋戒哉 臣嘗考之兵法有曰畏我者不畏敵其即威克厥愛之意既畏我不畏敵則有以破敵矣此其所以允濟也又曰畏敵者不畏我其即愛克厥威之意既畏敵不畏我則無以勝敵矣此其所以無功也由此觀之從世善於用兵而知勝敗之所由者誠亦本於此也伏惟

太祖

太宗戡定禍亂則克愛之威隆於湯武撫安億兆則好生之德繼乎唐虞是以

皇上以聖繼聖威德兼隆於四海致謳歌朝覲之畢歸

宗社永固於萬年使華夏蠻貊之率俾臣民何幸生逢其盛

先王昧爽丕顯 至 啓迪後人

這是商書太甲篇伊尹勉太甲以先王成湯勤

於明德以行其政廣於求賢以輔其後的意思先王是指成湯而言昧者晦也爽者明也昧爽云者是言欲明未明之時丕顯云者是言大明自己之德坐以待旦急於行也在昔伊尹誠恐其君太甲不能全盡君道致有忝於乃祖成湯故舉成湯之事告之欲其念聽之不忘也欲明未明未與物接之時志慮所未動也成湯恐有一毫私欲自累故於此時恐懼修省大明其德焉未與物接動作未形之際人之所易忽也成湯恐有一毫私意自蔽故於此際洗濯潔雪以

丕顯其德焉然徒丕顯其德而不見諸行事是
爲徒善不足以爲政旣大明其德矣由是不遑
寧處坐以待旦惟此德於事爲之間惟恐四海
蒙其休者有弗遠也形於寤寐措是德於設施
之際惟恐生民被其澤者有或後也故曰先王
云云旦然湯之心以爲吾能勤於修德以行其
政安能使吾子孫亦皆孜孜爲善不遑寧處也
哉於是廣求賢才以爲輔導之計夫俊彥者才
德出衆之士其學明聖賢大學之道其心存忠
信愛國之誠必欲本支百世宜君宜王非俊彥

不足以開其端必欲子孫千億爲聖爲賢非俊
彥不足以導其至成湯知其然也是以廣而求
之不惟求之於一國又必求之於天下使其子
孫欲有謀焉賴之以開導欲有爲焉資之以啓
迪故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爲天下萬世
慮至深遠矣宜乎伊尹以爲太甲告也臣嘗論
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修德用人二
者而已前乎湯而君天下者唐堯也惟曰克明
俊德登庸元凱卒成協和萬邦之休後乎湯而
君天下者文王也惟曰克愼明德克用宅俊卒

成修和有夏之美堯舜湯文旣皆不外此道則
凡有天下者其可舍是而他求哉伏惟
皇上以聖繼聖統御華夷法前聖丕顯待旦之勤實
旰不遑於寧處體
祖宗求賢輔後之意俊良咸遂於登庸克綏
先王之祿於萬年永底烝民之生於萬世臣等無任
願望懇祈之至
若升高必自下　王　必求諸非道
這是商書太甲篇伊尹告太甲以進德致謹聽
言的道理伊尹之意以爲先王成湯之德固爲

子孫者所當鑑視矣今王觀法先王豈可一蹴
而至哉是故立愛必自親始由親親而後至於
仁民愛物立敬必自長始由長長而後至於尊
祖敬天譬之升千仞之高者必始於低下而後
千仞可升行萬里之遠者必始於邇近而後萬
里可至蓋言進德之序不可以躐等也故曰若
升云云邇然伊尹之意又以爲凡民之事人情
所易輕也一日輕之或以貽千萬人之憂今王
當思其難愼重而不敢輕兢兢焉如朽索之馭
六馬可也人君之位常情所易安也一日安之

或以致千百年之患今王當思其危戒懼而不
敢忽業業焉如臨履之遇淵氷可也然伊尹之
意又以為人情孰不欲善其終特安于縱欲以
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
而能善終者寡矣今王即政臨民之初其可以
不致其謹乎故曰無輕民事云云慎終于始雖
然即政臨民之初所當務者固無不知苟或聽
言不審猶未足以矯情之偏也是故鯁直之言
人所難受也今王之於此言豈可遽以其逆於
心而絶之當揆之于理果有所合而利吾行不

可以不納焉巽順之言人所易從也今王之於
此言豈可遽以其遜于志而聽受之當質之於
道果有所違而害吾治不可以不拒焉忘其言
之逆順審諸理之當否則忠言讜論日陳於前
邪佞之辭無自而入矣所謂有言逆云云非道
者歟也伊尹以此五者欲太甲矯乎情之偏其
忠愛之情何如哉厥後太甲果能克終允德而
無愧於先王成湯延二十六王之傳衍六百餘
年之業夫豈外於此哉仰惟
皇上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制治保邦常存亦臨亦保
之志聽言納諫允懷好問好察之心
國家求保於萬年治化長隆於四海端在今日矣
伏惟
聖明留意
任官惟賢才 至 惟和惟一
這是商書咸有一德篇史臣記伊尹告太甲言
臣職所係甚重用人不可不謹的意思官是泛
指百官有司而言賢是[illegible]德之[illegible]尊主庇民之賢
才是能足以修政立事之[illegible]尹言凡百官有
司必得如此之人而後可以委任故曰任官惟

賢才左右專指輔弼大臣而言人是有出類拔
萃非常之才德正己正人匡直之謀猷伊尹又
言輔弼大臣必得如是之良而後可以備選故
曰左右惟其人百官有司輔弼大臣雖有不同
而其為上為下之職則無少異為上執有過於
輔成君德陳善閉邪獻可替否而不阿其意之
所從朝夕納誨盡忠補過而惟引其君於當道
必使君為堯舜之君而後為為上為德為下執
有過於濬澗生民簡稼器修稼政急乎農事恭
之以食[illegible]謹庠序申孝悌明乎人倫教之以

復其性必使民爲堯舜之民而後爲爲下爲民
所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此也臣職所係其
重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審於任人哉是故知
人之難從古所病知其外不知其內知其才不
知其德如是而任用之則小人或得以倖進雖
曰爲上而非爲德雖曰爲下而非爲民故致難
愼於任用之始聽其言而察其心因其表而究
其裏使不用則已用則無不當其任人之才用
爲有不齊長於此或短於彼用於始或疑於終
如此而無所屢則君子或由此而退足以爲德

而無所施足以爲民而無所措故必敦和一於
任用之時隨其才而可否相濟信之專而終始
如一使用不求備用則無不得其人所謂其難
其愼惟和惟一者此也臣竊自古有國有天下
者未嘗不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務蓋君子陽類
用之則進其國於昌明小人陰類用之則降其
國於幽暗是以伊尹之告太甲懷懷以惟賢才
惟其人其難其愼惟和惟一爲言然言防小人
於任君子之前者蓋以小人進則君子無所容
也厥後傅說之告高宗亦曰官不及私昵惟其

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其亦有得於伊尹之意
與伏惟
皇上纘承大統撫御萬邦任賢不貳去邪不疑上侔
德于虞舜其難其愼惟和惟一下邁迹于商宗
宗社永保於萬年治化長隆於四海天下幸甚
王懋昭大德 至 能自得師者王
這是商書仲虺之誥仲虺告湯歎其能自得師
以爲修德檢身之本的意思王是商王成湯懋
者勉也昭者修之使復明也大德者德之全體
大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仲虺之意

以爲王今華夏以有天命所當務者豈有他哉
是故寬仁勇知固天所錫之大德然非勉明之
則未免爲私意所蔽王當勉懋於己使之日新
又新可也齊聖廣淵亦天所賦之大德也然非
勉明之則不能無物欲之累王當昭明於己使
之復其本然可也王既勉明大德于己則必立
中道于天下如三綱五常之道必在我者無過
不及而天下莫不取之以爲法如萬事萬物之
理必在我者不偏不倚而四方莫不視之以爲
則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豈聲音笑貌所能爲

哉義者心之裁制事至物來必以義而制之使
事物皆合乎宜禮者理之節文心有所向必以
禮而制之使心志皆得其正如此則躰用兼全
內外合德而中之道立矣中道既立則不惟可
以爲法於天下又可以垂裕于後昆將見本支
百世莫不宜君宜王子孫千億莫不惟賢惟聖
何莫非本於懋德建中之道哉故曰王懋昭云
云後昆仲虺之意又以爲是道也必學焉而後
至故又擧古人之言以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

故又儆以所聞古人之語謂之自得師者王歟
成湯以貴下賤降師好問眞知己之不足人之
有餘委心聽順而無一毫拂逆之意於其間也
果能如此將見天命歸之人心戴之而爲大君
於天下矣故曰予聞云云者王臣嘗觀之仲虺
告湯懷丶欲其懋德建中能自得師可謂能引
其君當道矣厥後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
顯果能懋昭大德肇修人紀克綏厥猷果能建
中于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果能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果能得師傳世三
十歷年六百果能垂裕後昆凡若此者謂非仲
虺忠愛所致可乎伏惟
皇上聰明睿知聖學日新大德懋昭著光輝於八表
　中道建立垂慶澤於萬方
國家如磐石之安寧
宗社等乾坤而永久臣民不勝慶幸之至

商文毅公集卷之一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二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慈谿章有德校正
庠生 吳有志 徐鳳庭 同校

奏疏

政務疏

題為政務事臣叨居
内閣慚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述時政一
二上塵
睿覽伏乞

聖明裁度施行臣不勝俱罪之至謹題請
旨

一勤聖政臣惟自人君總覽萬幾未嘗不以勤為
本如堯舜兢業於一日之間大禹克勤於寸陰
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
逸一篇諄諄以逸為戒矧當災異屢見邊方弗
靖之日正
聖君宵衣旰食不遑寧處之時是可頃刻而忘於勤
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
一人法乾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巨細悉經
御覽固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心者
乎何者為足國裕民之道在所當行何者為安
邊禦寇之術在所當舉何者為賢才當任之而
不疑何者為奸貪當去之而不容伏望
皇上日以數事詢於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說
或令疏陳其事乞
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於趨
事雖欲因循玩愒不可得矣

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求言為務堯
舜詢於芻蕘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數聖

人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
納諫者誠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
言莫聞其實此其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
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始不以納諫而興拒
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慚德雖多唯納諫一事高
出近古用能彌縫闕失易亂為治史冊書之以
為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偽相半至其晚年漸不
克終是以不能無愧於帝王耳欽惟
皇上嗣位以來
詔旨丁寧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此誠帝王之用心太平之治其機端在於此
伏望自今以後凡遇建言之人乞
賜優容所言可用即為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
及成化元年以後廷臣或因建言降調如羅倫
輩乞
勑吏部查取量復職任如此則善言必進治道可成
一儲將才臣惟自古及今未嘗借才於異代特以
智勇之士或沉困下僚或棄置閒散才能未著
人不見信為今之計宜倣前代武舉之法必須
儲養試驗於先庶可委任責成於後乞

命內外重臣會同總兵等官於在京各營各府各
衛見操見任公侯伯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
鎮撫年四十以下二十以上不分帶俸等項數
內精加簡選取其體貌雄偉筋力壯健言辭便
利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六員另擇近便處所時
常操練空閑之日令讀兵書講求方畧就於三
營總兵官內委任一員帶管教習每歲一次會
官考試如果弓馬習熟兵書通曉列為上等或
弓馬雖熟兵書未通或兵書雖通弓馬未熟列
為中等若二長俱無列為下等三歲三考其三

次俱在上等者都指揮以下延陞一級都督以
上量加俸祿二次上等者止通加俸祿一次上
等并三次中等者平過三次俱下退令閑住三
年之後依前考試照例賞罰如此則才識日有
所進而將臣不至缺乏
一飭邊備臣惟禦寇之要邊城為急邊關次之照
得大同宣府等處密邇虜境軍馬宜多糧草宜
廣若不預為處置一旦有警倉卒調遣近則緩
不及事遠則人馬疲乏虛費糧賞訖無成功兵
法所謂待敵者佚趨戰者勞是也如蒙乞

勑該部會議凡前項緊關城堡酌量添撥軍馬糧草
增置墩臺器械設法隄備遇有聲息就便相機
行事不必臨期調撥其山西鴈門關中如喜峰
古北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
然各關所轄地方散濶多有山坡小徑可通人
馬去處如往年達賊入境何嘗經由正關率皆
越關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
雨水衝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賊至莫禦
欲乞仍差能幹大臣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
官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踏何者小坡平漫可通

上下即令剋削壁岐使賊寇不能攀援何者蹊
徑可通往來即令壘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突
取具各該守備官員結狀後有疎虞罪及身家
如此則邊關謹嚴内地人心不致驚疑
一汰冗濫臣見得吏員考滿冠帶聽選有經十二
三年始得除授者中間多有衣食不給借貸于
人貧苦無聊志意衰退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
事何以責其廉介弗至侵漁於下抑又患累積
愈多聽選愈久數年之後濫冗之弊有不可言
當道慮其冗濫也於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曾

未幾時有以罷軟而去者有以老病而去者混
及他途槩行屏黜彼貪酷不才聲跡顯著者固
無足惜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資民情必久而始
諳雖欲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得矣夫欲流
之清必先濬其源欲末之理莫若正其本慮官
之多而不慎選於出身之際徒裁損於任事之
後非良法也如蒙乞
勅該部今後吏員考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
行則賢否不混而濫冗可革
一廣蓄積臣切照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
濟飢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
户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着實飢民一槩
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之故臣思宋
時朱子社倉之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
分凶年無息止收其本數年之後息米不可數
計此良法也今後各處預備倉飢民閲過米數
合無不拘豐年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
廢疾户内別無人丁無所依倚之人俱照數開
給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
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

而數年之後倉廩亦漸充實矣及訪得各處提
調正官不行親歷展轉委付致使看倉大户人
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際或以糠粃沙土薦草等
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還官
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
銀物名雖無息其實加倍今後乞令巡按分巡
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
調痛革前弊庶官無濫費民得實用
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
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歷代封號唐稱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然至聖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為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於道字或有所遺於中庸所稱有所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封號未盡於上律下襲故詔詞止及于祖述憲章也歟洪惟我

朝尊崇孔子遠過前代而封號仍舊豈非缺典臣愚欲望

皇上斷自宸衷於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則於孔子之道德無遺中庸之稱述兼盡矣臣又思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賢雖我

朝增入從祀然皆未有封爵乞

勑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

奏請定奪則儒道增光斯文幸甚

一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以明於體用此其教有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心於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文公朱熹慮風俗人才日趨於下也於是輯為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許衡嘗稱之曰小學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父母是誠幼學之執範入德之門戶也臣照得今之府州縣學生徒率皆八歲十歲入居其中正係古者小學之年合無各處增廣生員不妨舉業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其良心提督等官

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考察其實行庶幾學無躐等又古者射以觀德今各處學校俱有射圃其朔望習射已有定例但多視為虛文合無今後提督學校官按臨考課畢仍赴射圃閱諸生習射較其勝負加以賞罰庶幾射藝有成將來得用

邊務疏

題為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

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
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
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
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
不可爲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
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
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
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貪戀在京居住即目獨石
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
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

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难矣
若
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
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
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
蒙
准言乞
勅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
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
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

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恡阻當遣
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
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馬縱
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
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
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
益豈不大哉惟
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
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
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

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
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次空閑
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
占爲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已其守城
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
田地可耕即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
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業
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尚有占種田地數多私
役軍夫撥借官牛等項其獘仍未盡革若
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即將前項田地撥與

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
空虛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勑户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懐来永
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
員應有庄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
分派與附近軍民為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
酌量從輕起科仍乞
勑各該鎮守総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
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

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
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
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
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
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
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
多歲月久遠亦難継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
不可以無庄田則或于腹裏遠處地方量宜撥
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庄田侵損守邊
軍士有誤

國家大計實為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
精壮人民安業而紫荊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
弱關内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
係本土官軍而紫荊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
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来不過為
逃走之計耳此事嘗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
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
鋭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
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若邊方
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

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虜寇
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
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為
不可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勑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
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
衛所逓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官軍盡數
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
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

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于人
情有碍伏望
陛下决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題為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臣聞河南開封等府
并南直隷鳳陽府等處地方近年為因水患田
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
等處四散趂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
後山西并北直隷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

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
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
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
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来一切
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
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
迯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
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無激
变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
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

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
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
并官員庄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
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
勅户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
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
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於順天府等
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
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
本部節次奏

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府巡撫
巡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来即令
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狭田地多寡四散安插
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
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迯民數少亦須將別縣
逃民遆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
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盖人少易於賑
恤田多以備後来其口粮種具等項或暫借官
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
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

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
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
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書
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緣係招撫流移
填實京師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
知伏候
聖裁

辭召疏

題為謝
恩乞
恩等事臣係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由進士正統十
年三月欽蒙
英宗睿皇帝除臣翰林院修撰正統十二年同陳文
充
經筵講官正統十四年八月同彭時入
內閣辦事歷陞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天順
元年正月被奸臣石亨等誣陷
欽蒙原籍為民茲荷
皇上特旨取臣赴京復臣原職內閣辦事
恩命下頒兢惶無措竊念臣器非遠大質本凡庸起

自書生粗知章句立志期於君子存心慕乎古
人誤蒙
先帝大恩擢居進士首選歷官近侍慚無補報後遇
先帝復正大位臣與高穀首蒙
召命慰諭再三令臣照舊辦事豈期權奸忌嫉巫
肆擠排造成無根之言加以不明之罪上賴
先帝素知臣愚特從
寬宥放歸田里俾遂優閒十年之間杜門省過以
禮義率鄉里以忠孝訓子孫詠歌太平以終餘
年臣之分願止於如此茲者伏遇
皇上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察臣冤抑知臣可矜起之
廢棄之餘復置清華之地榮幸至此感激何如
固宜罄竭犬馬之誠用答
乾坤之造但念臣虛名過實本無適用之能未老先
衰當知止足之分若不揣己力貪冒
寵榮循至曠官罪將焉逭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
曲垂矜憫容臣山林佚老畎畝終身庶幾上不負
於
聖明下不妨於賢路

陛下始終成全之德如天如地臣當結草啣環以圖
補報於萬分之一臣無任感
恩俟罪之至謹具題以
聞
成化二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
先帝已知有枉朕今擢用爾亦攄忠辦事不准所辭
自陳疏
竊見昨者
上天垂戒

聖心憂勞勅諭群臣修省改過静言思之臣等之過
尤重其玷累
聖治尤多盖自
祖宗以来設置内閣之臣所以備論思典命令勸勉
聖學與聞庶務以助成太平熙皥之化良有在也伏
惟
皇上聖性高明可以比仁義於堯舜並勇智於湯武
而臣等才業問學殆不及後世之良弼無以賛
助萬一言乎備論思則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如魏徵之犯顔敢諫俾其君致貞觀中年斗
米三錢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之富足是以黎
庶數多貧困言乎典命令則不能宣布
聖天子威德之烜赫睿思之精微以鼓動四方如陸
贄所草詔書使河北叛將讀之歸命山東父老
聽之感泣是以夷狄猶或崛強言乎勸勉
聖學則經筵講讀不能如程正叔之辭嚴義正范祖
禹之色温氣和使
聖聰樂聞不厭是以日就月將之功猶未至極至于
預聞庶務則未嘗見賢必薦如崔祐甫而用舎
之際未合人心未嘗遇事必行如張九齡而處
置之間未愜輿論是以四海九州之廣猶未咸

寧盖有其
君而無其臣所以不能致治而感動
天変也推原臣等不堪其任若此允宜罷黜或退就
閑散或放歸林泉然後
皇上別簡賢能如古之諸臣者來居内閣以毗益大
猷庶幾
天眷永固自無灾異之来
宸衷少寛免臻宵旰之念謹具奏
聞奉

聖旨御等職居輔導朕方倚託調變遽乞退閑不允
所辭

三乞休致疏

題為乞
恩罷職事臣近因失謹感冒致疾方調理間本月二
十日忽見錦衣衛當
駕官来家
宣喚甚急臣扶病進至
左順門該太監許安等傳
旨諭令臣入内閣辦事臣以前病未痊行走乏力當

乞附
奏容臣調理臣竊思近年四方水旱田禾不登人
民飢窘蕪近日
天象垂戒西賊未寧此誠多事之秋上勞
宸慮不遑暇食是皆臣下失職輔導無狀所致雖言
者論臣景泰中事誠如
聖諭不得其實然謂災異由臣所致其言未必非是
況除舊布新更化善治以消天变以蘇民困此
正
陛下乾綱奮發勇於有為之時不宜徒示姑息過抑

人言若是請乞罷臣之疏不行則其他言者所
請有関於時政之大者亦恐未必皆行雖欲弭
災其道何由況臣衰朽之餘德不足以格
君才不足以立政妨賢誤事自知甚明叨冒
寵榮實所不忍伏望
皇上早回
聖意特賜睿断将臣罷歸田里以應除舊布新之象
然後與在廷文武大臣講求凡政務之間善者
行之必力不善者改之勿吝使庶事修明無鋅
隙之可議則災異自息

福祿自来萬、年太平之機端在於此臣煩瀆
聖明不勝殞越待罪之至謹具本令義男靓齋具
奏以
聞
成化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旨朝廷倚毗政務自有次第卿宜速出效用不許
故違

乞優容言官疏

題為乞
恩優容言官事近該科道論臣景泰中事所言不實

已蒙
皇上聖斷臣自揣年力衰邁學識短淺委的無益於
事無補於時累乞罷歸田里以弭人言蒙
皇上容留面奉
玉音諭之至再臣不敢復有所請方求勉竭駑鈍以
報
大恩不意言官又行煩瀆誤犯
天威臣聞此事愈增愧慚措身無所竊惟
朝廷設置科道糾擧彈劾乃其職分緣林誠等俱
係新進歷任未久未諳

憲典雖言論失當原其初意亦欲效職若因而加
罪非但臣心不安亦於
國體未便昨者臣於乞罷之際畧辨往事一二未
嘗一語及於言官之非者亦知彼之職分當爲
況臣嘗以開廣言路爲言
皇上不棄芻蕘即加采納言事之臣俊得收用今一
旦因論臣事而言者受責臣又默不以言是臣
徒能以正道勸
陛下而不能以正道自處於公論何方今
天象示譴四方多事此正求言如渴之時切恐將來
以言爲諱則
國家政務闕失尤有大於此者孰肯爲
陛下言哉伏望
皇上廣天地之量俯賜優容曲加保全非惟言者之
幸實天下之幸臣干冐
威嚴不勝悚懼待罪之至謹具題以
聞

辭免陞官疏

題爲辭免陞官事今日得吏部報節該奉
勅陞臣本部尚書兼職如故仍舊辦事者

寵命自天措躬無地緣臣一芥草茅官至三品榮
幸已極慚無補報每懷弗寧近因
天象示警四方多事省躬念咎愈增憂畏數日以來
飲食少進幾於成病誠恐一旦身先朝露無以
報
陛下大恩爲天地間一罪人以此爲懼耳豈意衰朽
之餘復蒙遷秩之
寵伏望
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舊職辦事少圖報稱倘未即
死數年之後或頗有勞效可觀使時陞臣一職

尚未為晚今該
恩命實不敢祇受臣冐瀆
威嚴不勝戰慄待罪之至謹具題以
聞

修省疏

題為修德弭灾事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古今以為名言

玆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群臣同加修省是能體
上天仁愛之心而欲修政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矣然德者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莫不正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為本臣備員近輔無以少裨萬一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正者二帝三王聖賢之道也邪者佛老異端之教也自古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亡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鑒臣等仰惟
皇上聰明聖知豈不知所决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議謂內府一次修齋街市一次驗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伏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修齋如遇節令止循常例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修

德應
天之本莫先於此

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命令之出不可不慎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
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在事無虛偽近來
聖旨行于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傳
旨庶幾命出於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

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為
泰不交則為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事鑒
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
情通政是以和今
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
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
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才疎
識淺誠不足以備顧問在廷大臣豈無一可伏
望

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二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
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
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
必詢於衆聽覧日熟未必無少補益
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
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
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慎賞罰慎賞罰尤莫先
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典太濫近
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冐官職者
衆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
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所宜
也伏望
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私
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
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萬变非兼聽博
釆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
湯傅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
亦必以聽言納諫為首事也伏望
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虛心屈己聽受群言勿
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

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
下利害軍民困苦皆得聞知而久安常治之道
在是矣
六曰勵官守書不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君臣
一體也今五府六部等衙門非股肱之職乎給
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
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為成人矣但今成平百
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难以枚
舉大槩主於奉承
上旨而爀於違覆或直行己意而不加斟酌是以其

事不便於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
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今日下
人愁怨感動天变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官慎修厥職今後令職服脉者凡遇事
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司
耳目者但有事為民厲官為民蠹者即便舉奏
毋徇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為奮勵各舉厥
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冀也
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之
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出賦以供軍、民相

資邦本乃固近来管軍管民官員罔體
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
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内尤甚何
也以差役煩重而又無所資以為生也舊日牧
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為有力者侵占故
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懐憤蓄怨非一
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
勢家庄田使百姓便於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
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
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歛陪尅軍民財
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
致下人困苦歸怨於上如此軍民各得其所而
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違
忤行之必有裨益盖天之視聴在民民心感悦
然後天意可回惓、愚衷實在於是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
聖心力行斷政以正心為修德之本以餘事為修德
之助德修於上則群臣咸知感激效職而安養
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灾為祥莫切於此

晏嬰曰君無違德何患于彗此之謂也臣不勝
悚懼之至謹昧死上言

文毅公集卷之二 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三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大理楊　煕校正
庠生魯夢日 應君聘 同校

奏疏

重國本疏

題為
國本事臣等仰惟
皇上
至仁大孝通乎

天地光于
祖宗誕生
皇子聰明岐嶷
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
貴妃殿下
躬親撫育保護之勤恩愛之厚踰於已出凡內外
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家聞之莫不交口稱贊
以為
貴妃之賢近代無比比誠
宗社無疆之福也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
為未順伏望
皇上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
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不勝幸甚臣等職居
輔導偶有所聞不敢緘默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薦春坊林聰疏

題為用賢事臣切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

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
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
事敢言先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固是
美職但即目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於
閒散之地況今吏科都給事中張　久病不出
如蒙乞降
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
恩出於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
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
員多係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給事中

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於事
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
陛下誠於求言善於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
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留侍郎姚夔疏

題為留用賢才事臣惟自古人臣事君以薦賢為
第一事故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先儒釋之曰臧文仲為政
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
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竊位臣

非不知此義但近年以來人心不古薦賢之際
多狥私情是以廉介之人皆推避嫌疑雖有實
才亦罔敢薦蓋以此也臣粗讀聖賢之書有志
古人之道若狃于流俗而忘蔽賢之戒豈直道
事君者哉是以不避踰越試舉在位之賢衆人
所共知者為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臣切照見今三年考滿南京禮部右侍郎
姚夔原籍浙江嚴州府桐廬縣人由進士歷任
吏科給事中陞前職本官學識純正識見超卓
存心清白立志遠大鄉試會試俱中一名且素
有聲望兼之體貌豐偉容表相稱誠有才有德
之士也南京禮部比之他部政務最簡如吏部
止是尚書一員禮部既有尚書張憲在任管事
則本官在彼實為閑散即目在京各部侍郎雖
無缺員然求與
朝廷幹事者實亦不多臣愚伏望
陛下特賜睿斷存留本官暫于在京禮部辦事使得
練達政體異日或文學侍從之職或兵刑綱紀
之任及公差等項隨所任使必能仰副

陛下之意無疑且兵部尚書儀銘素號剛介與人寡
合向在南京曾與本官同事亦極口稱本官才
德俱優堪任繁劇況臣與本官同郡素知其賢
若隱而不言是蔽賢也且夔一介書生官至三
品豈復更有所求而臣愚荷
陛下委以心腹亦豈敢妄有所舉特以薦賢為国乃
人臣職分內第一事偶有所見不得不言臣謹
具奏
題伏乞
聖斷

災異疏

題爲災異事臣等竊惟

祖宗大業十有三年夙夜憂勤圖惟治理天下之人

聖上嗣守

無不感仰

聖德視前代嗣統之君遠邁萬萬是宜天道協和雨

暘時若休徵叠臻而妖孽不作也夫何近年以

來災變實多去歲

宮門火災秋大雨水一冬無雪今春嚴寒河氷重

結

郊祀之際大風怒號二月朔望日月連蝕南京地

震陝西天鳴即目又有妖物害人之異此皆陰

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遠感召在人觀

此則今日人事之不修政德之有虧軍民之怨

困莫伸

國家之事变叵測不言可知此誠

皇上側身脩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

宗社爲念增脩德政講求闕失疏遠私昵節省冗費

以回

天意可也臣等又惟人君應天以實不以文事神以

誠不以物

祖宗創爲郊祀之禮每年一次出郊行極爲愼重邇者

傳聞

皇上推廣敬

天之心又於宮北建祠奉祀

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幷

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神降之日舉

行祀禮臣竊謂

皇上爲此非有他故無非上爲

母后祝釐下爲生民錫福用圖保安

宗社於萬萬年之久

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傳說

之告高宗曰瀆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釋之者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禮不欲

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況

天者至尊無對尤非其他神明可比事之之禮宜簡

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邇別立

玉皇之祠祀幷用南郊之禮樂則是相去一月之間

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且郊祀所

用執事幷樂舞生皆神樂觀道士爲之爲其雖

俗出塵清心寡欲刑喪病疾之人一切不預
祖宗制禮蓋有深意存焉
皇上為天之子其于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而
致有纖毫之不謹乎臣等伏望
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官觀侍奉祭服祭器
樂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庭一應齋醮之
事悉且停止今後
聖節等項脩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為褻瀆庶幾
天心昭鑒可以變災而為祥轉禍而為福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臣等無任區區犬

馬圖報之至謹昧死具題以
聞

請停採木疏

題為公務事該工部揭帖開稱起蓋
乾清門等處缺少松杉等木奏差內外官員請
勅前去浙江湖廣等處起運抽分木植前來應用等
因臣等查得數內南方松木止可造缸并鋪墊
倉廒等項其餘俱不堪用合無將抽分杉木板
枋照數起運其松木就彼變賣輕齎送部收貯
照依內官監奏

准事理差人先行山西產有去處僱人採取或兩
平收買順水撑放實為便利本部又稱除先奏
准打造糧缸一百隻木料及提舉司器皿廠枋木
仍照原數起運外其在廠并以後新抽木植盡
數起解其荊州所抽圓圓不及就將選退之數
變賣銀兩并在官錢物責令三司委官兩平收
買其在廠木植必然數少以後新抽須用等候
雖稱彼處產有木植俱係苗洞地方即今賊勢
猖獗客商阻滯亦恐猝難收買合無內外官員
且不必差候各廠扺積數多遏報稍寧然後差

人趲運況
官門被火深加警省無益之務一切罷去內外人
心不勝欣躍則益造之事亦宜稍緩臣等偶有
所見不敢緘默謹具題
知伏乞
聖裁

弭災疏

題為脩德政弭災異事臣等竊聞
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
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遏咎以格

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変禍為祥轉危為安
也
皇上嗣位以来
純仁大孝昭格上下
弘恩沛澤覃被海宇凡在臣民無不欣戴宜其嘉
祥至而景貺臻然而數年之間災変迭見今又
妖物頻興豈非
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爂・假此譴告示警寔欲躋斯世於平
康之域也徃因災変文武群臣嘗舉政事之當

興當革者上達矣荷蒙
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顧今妖物
之興寧不有在乎
皇上洞知災異以為
上天示儆憂懼修省不遑自寧誠可謂善於事天者
矣竊惟事天當以實不以文弭災當以行不以
言誠能推今脩省之心以修德則德無不修推
今憂懼之心以修政則政無不舉德修政舉殆
見人心和於下
天心和於上上下協和百福荐臻諸休畢至又何妖
孽之不殄哉人心之不安靖乎臣等忝職近輔
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覩茲災異惶懼寔深除
有関於
聖德謹陳愚見外茲復條具數事以
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則中外臣民不勝幸甚臣等昧死
上言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
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
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故我

子諭治國以節用為本其弟信數近年以来
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
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
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人等多估價值貴官規
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
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近京閒住者
徃徃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
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
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
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諭曉玉石之人辦驗等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諒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參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卻貢獻臣等謹按傳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也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獘將不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一物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至水路萬里之遙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侵內之患良由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

陛下明頒

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于乂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

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時或及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為泰不交而為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之典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

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人直言無
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柰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
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
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
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致灾之由弭灾之策悉陳
以開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於施行言之不善

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
不理灾害何憂不息哉
一慎刑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
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
可不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
詔寬恤于京師或値灾変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
刑之心蓋與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
化八年遣官詳審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
内一有寃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辯彼天

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豈惟刑憲者不知有幾
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窎遠者豈無經年含寃
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
欽分投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
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爽庶人無
寃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
苟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愁歎以
興愁歎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

營宮室而施鼛鼓綏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
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
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
師隄禦内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
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
佚道使人孰能然歟伏望
仰體先王軫念赤子宵旰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
垣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即
頒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愁歎不生和

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
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陜西山西河南三年租
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壹石用銀壹兩
或壹兩伍錢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
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
入河套復躡前跡民何以堪近者廷臣嘗議及
此臣等尤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仍查筭彼處各堡粮草實數每處可敷幾時
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

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數
開中塩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
粮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
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粮
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
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
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
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為我
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

滿都魯等脇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
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荊等關口
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近年點閘承平
日久未免忽畧合
勅戶部奏遣曆練大臣或曆練老臣給事中二員請
勅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
之時將各邊墻垣口子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
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壕塹以壘經久整
點烟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
有城垣堋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倚用去
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

酌多寡奏
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阯郡縣其
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
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
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
有警軍旅務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
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
衙門易生事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

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
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
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
等官處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狥有負
委任

請革西厰疏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

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
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
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綱太密
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
祕不見有
駕帖人心洶洶各懐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
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
資之以建政立事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
于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
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
群小汪直之失雖為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
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
者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
擅作威福虚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
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
異己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
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良虧

損
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
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
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
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
之後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
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
遂致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户不閉幾於刑措
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

致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
化
急而民愈亂致之前史歷、可驗孔子曰
道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
國莫不歸戴
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
震無處無之水旱灾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
灾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冀幸安人心而
乃反共所為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變
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
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層層於改易
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
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課功最責
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
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
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
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目足以順情而養神

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于萬年保
皇圖于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
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寘諸宥密之地一念愛
君之心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略
具題以
聞伏候
聖斷即賜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謹俯伏俟
命

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
及盜倉庫錢粮等項大事今西廠專却尋搜細
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觸避不
及者或加捶楚致煩瀆
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皇不安
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拏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
者請
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

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拏到廠監
禁数日輙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係正三
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為紊亂朝政莫大於此
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自
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
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黄夜越墻進入搜檢
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
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
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
偽何由而辨

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
朝廷自有賞罰今閱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
跟䠷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
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
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
情彼一聞知無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
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

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
司驚疑各
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
各處行事
皇上即位之初即已[illegible]差校三四[illegible]假充校尉
詐錢害人者[illegible]明[illegible]也不可[illegible]
一河道係两京各處[illegible]由之路要在通
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带遇
有船到即加盤閘閘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
致往来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

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
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
搜船刼人卒難禁止
一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月
外出跟随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
下馬雖大臣亦謹[illegible]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
朝皷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
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
臣如此至于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

卷供要親齋送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黄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
一百户韋瑛係無藉小人累技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自肏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拏人放人擅封門户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為
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関又與天

道災異相関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邊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害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豫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紊非
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拏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乞休致疏

題為乞
恩休致事臣見年六十四歲原籍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由進士正統十年三月
欽除翰林院修撰正統十四年八月内閣辦事歷陞侍郎學士等官天順元年正月被石亨等誣陷

原籍為民成化二年十二月欽蒙
皇上特旨取臣赴京俾復原官累陞今職此誠
天地再造之恩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是以朝夕思念寢食不安誓殫犬馬之勞莫效涓埃之報奈才力淺薄學識荒踈荏苒十年曾無寸補每自循省不覺汗顔邇來年紀衰加筋力愈衰眼目昏花肌體羸瘦兼以右手先因閃挫不時痛發艱於舉筆雖是日逐力疾朝參勉強供職譬之嬰兒學走終非自然况
宥密之地大政所関以臣衰朽之餘豈堪久玷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容臣退休田里以盡餘年則
君臣始終之義至矣臣不勝激切俟
命之至謹具題請
旨

辭陞少保疏

題為乞
恩辭職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具陳老疾類乞休致
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卿歷練老成朕方倚任但自陳衰朽力求退休

特兹俞允以遂優閑陞少保還寫勅給驛與他
回去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本以愚庸退處山林
自分與草木同腐誤蒙
皇上斷自
宸衷召臣復任重覩
日月之光再霑雨露之榮
皇上生成之恩實同天地臣雖粉骨碎身亦難報于
萬分之一柰何老病侵尋無裨於事仰荷
聖明俯賜俞允已為萬幸復蒙
陞臣少保之職臣聞
命戰兢惜身無地夫少保輔導之官宜處異才碩臣
衰朽之質豈堪濫預伏望
皇上收回新命容臣以舊官致仕庶幾
恩典不至於太過臣心頗得以少安將日與田夫野
老歌咏太平以終餘年則臣未死之日皆
陛下所賜也感
恩報恩何能已乎緣係乞恩辭職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卿輔導有年今乞休致特陞前職不允所辭

文敍公集卷之三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四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慈谿童有德校正

庠生汪士臣 王國光

六世孫商之相 之夔 同校

序

贈王侍御拜官序

監察御史王君宗銓山西稷山人家世業儒父兄皆儒學官君早以明經魁鄉闈登甲申進士筮仕淳安令時年二十有六邑人言令年少稷山去淳安數千里士風民俗未必遽知政務未必遽諳雖甚明敏固應有待也君既視篆即屏去舊嘗趨走公府曰黠猾能以便佞眩惑人是非曰豪胥能以深文輕重人罪狀及減去軍需之以一科十餽遺之以豐為禮者凡不經之費一切裁損而民以弗擾訴訟在庭虛心詰問據理斷遣而人以弗冤未幾政化通行人心翕然皆曰令誠賢者比云有待何見之淺也先是邑學頹敝學與隅有魁星樓勢壓閭閻居民弗戒於火延爇殆盡君慕義修建煥然一新作興勸勉士風益振三載之間政教兼舉聲稱籍甚已而獻績來 朝預風

憲之選聞刑半載遷浙江監察御史淳安士夫以君進擢之榮為喜復以君去邑之速為戚相與屬予贈言夫以進擢為喜者多風憲之得其才以去邑為戚者慮吾民之失賢令皆公義非私情也然御史出按方嶽何啻于一邑入糾愆違何啻于為令與其徼惠於淳孰若惠施一方乎與其擅名於令孰若名播臺憲乎方今 聖天子慎重風憲進必科目求實學也選必舊任責練達也以王君為令聲譽焯焯如是則於振肅憲紀以副 朝廷耳目之寄也何有雖然此儒者之效也家學之傳也存心正操行潔之所致也異時功業之遠且大可由此而卜之矣彼有名浮於實行不掩言者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欲政務之立是非之辨益戞戞乎其難已噫王君其賢乎哉

草庭詩序

臨安太守周瑛廷潤嘗創草庭於其居第之側蓋取茂叔窗前草不除之意公暇啓戶焚香讀書於其中怡然自適視簿書期會若未始一經於心者因以草庭居士自號士大夫嘉其志之有在也相與賦詩美之廷潤述職來 京介翰林檢討張順養正以序見屬予惟濂溪先生當聖遠言湮之後奮自舂陵倡明

道學時河南二程氏從之游問窗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於此足以見有道者之氣象矣人惟有道而後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不然私意紛擾方寸之中且有限隔况於物乎先生所以有得於此者蓋𢣷學力行聞道甚早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其視天地間物孰非吾與於戲嗜溪流之緋寒以之立號愛蓮花之浄直為之著說蓋與草庭交翠胸次悠然無間彼此真一代之儒宗後學之山斗聞之者起敬慕之者願學矧出於其同系哉是宜廷潤有草庭之號而惓惓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歟或謂廷潤受專

城之寄而游心庭草之間無乃妨於政息於事曰是未知道者治之本有志於治者必求聖賢之道有志於道者當求聖賢之心即庭草之叢蕪見生意之周流充之足以存吾仁達之足以廣吾愛推而極之雖位天地育萬物其道亦不外此尚何政事之足言哉廷潤明經飭行由甲戌進士歷今官政教兼舉吏民懷德可謂不負所志者將來功業詎可量乎廷潤近占籍貴陽先世家撫之臨川盂寄通瀛溪云

周憲副二親輓詩序

閫憲副周君弘璧予姻友也閙集縉紳士大夫所為其二親輓詩一帙致書其妹之夫洪侍御士直來屬予序予未及荅而弘璧之訃至矣嗟乎予忍負弘璧之請哉周氏世居淳安以詩禮聞弘璧之先君子景輝公為人寬厚好禮義樂施予比歿年纔四十有九至是已二十七年鄉人無老少猶嘖嘖稱道弗置予未及見公而見弘璧之母太安人袁氏太安人四十一而孀居時諸子尚幼誓守志節以起家教子為已任以故家業日盛而諸子皆卓然有立弘璧登正統丙戌進士仕為刑部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再遷閫憲副贈父承德郎刑部主事封母太安人弘璧在閫憲

迎母就養太安人至閩踰年而歿弘璧歸其櫬合葬邑東鳳洲之陽圖得縉紳士夫所為哀輓之詩將托予序以傳而弘璧亦相繼謝世嗚呼惜哉雖然刑部公以寬厚聞太安人以志節稱乃致有子如弘璧以光大其門則積德之報固昭昭可見已况諸子若孫尤俊偉幹蠱立家業其讀書志科第者方進進未已則公與太安人之慶澤殆汪洋演迤益弘且遠尚何涯涘之可測哉予辱交弘璧甚厚感慨之餘因為序此以歸其子恂葦俾藏之以詔後云

贈叅議方懋德序

聖朝罷行省倣古方伯之制設布政司置布政使佐以統臨一方牧養斯民凡郡州縣官自太守以下皆其屬有所行非稟命于使佐弗敢專既有所受命于使佐也即汲汲行之惟恐後以自罹於譴譲若是則郡州縣之政令有善有不善而施之于民有利有弗利者非郡州縣有所自為而皆布政使佐者實為之所係不既重乎所係既重故得人為難而凡布政使佐之選必擇京朝官有譽望及久於閱歷熟於政體者而後任之而士自進士諸科發身筮仕於時雖賢且才者亦弗克輒預其愼重之意可見已新安方公

懋德由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太常博士轉監察御史歷按察僉事逮今餘三十年始得以資遷湖廣叅議或曰才德如方公閱歷如方公譽望如方公曾幾何人彼固有自京朝官一蹴而至布政按察之長者而方公復授叅佐以去何難易不同如是耶予曰不然君子不以位為崇卑而以道之行不行為崇卑道苟行矣雖乘田委吏孔子且為之矣道弗行矣雖尊官重祿猶一夫耳矧今之叅議雖佐職也而均之為方面所統者郡州縣自太守以下古所謂良二千石者皆於我乎撫綏不有譽隆望重閱歷久

而政體熟如方公者任之而欲表率于一方惠濟于一方亦難矣彼有得之易而為之難内焉忸于心而外焉譏於人者以彼較此果孰崇而孰卑耶雖然今之時以方面而入為九卿者比比方公久勞於外

聖天子將必召之矣予固贈公行并期之

祁陽甯氏族譜序

祁陽甯氏族譜譜甯氏近族也甯之先本姬姓周文王子康叔受封於衛傳至武公子季亹食采於甯因以為氏子孫仕衛仕齊散處不一然皆以衛為宗國舉為郡望譜聞一書遠在所略也元時有諱卿者本

河南人以元帥來守衡陽遂家焉元帥二子次榮遭元季兵亂徙居祁陽是為祁陽甯氏之祖譜不一書近所當詳也榮子嗣宗　國朝永樂中仕為上林長官司吏目卒以子良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三子良其季也舉正統乙丑進士歷刑部員外遷浙江左叅政暇日合齊郡祁陽諸派之載籍貿以見聞列圖叙系萃為一帙題曰祁陽甯氏族譜屬予為叙惟譜之作所以重本始辨親疎昭世次而明尊卑敦宗睦族之道無以踰此誠傳家之要也予觀甯氏族譜因流以泝源詳近而略遠支分派別歷歷可紀視彼

韋合附會弗顧妄肎之嫌者寧無間焉矧祁陽之族至叅政未數世而家聲赫赫若是是雖本源之盛慶澤之長要亦培濬之功有以積而充之非偶然已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使爲子孫者繼此以往脩德行義引而勿替則祁陽之族又烏知不與齊郡之族聯芳比美並稱於來世也與叅政予同年歷官中外淸擧藹然光前振後誠甯氏之賢子孫也敬爲序之

壽尚書陸公詩序

司寇陸公今年壽六十八月三十日誕辰也同鄕士

大夫相與繪圖賦詩寓祝頌之意而屬予序之以爲公壽予惟自古有道之世仁漸義摩賢才之出多歷年所如伊尹於殷周公於周豈惟勸相一時實足師表後世書曰無遺壽耇又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是足以見老成之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我朝　聖祖　神宗開創積累深仁厚澤萃於賢才凡茲在位率耆舊德司寇陸公其一也公生永樂己丑于時偃武修文民物阜康而公孕秀鍾奇適當昌運積學致用克階嘉會所謂生也有自出也有爲非偶然已是宜位登八座望隆中外眉壽朋福詎可量哉殆見自今以往蹟耄耋樂期頤將蓍龜當世楷模縉紳誠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也雖然公之壽固本於　列聖涵煦之恩要亦存於中者有以致之孔子曰仁者壽夫以體段言則厚重不遷安靜有常公寔似之是得壽之本也以施用言哀矜惻怛慈祥平恕公寔有之是得壽之資也不然臯陶明刑也何以曰弼教曰種德蘇公典獄也何以曰長我王國由此言之公之德非惟足以壽其身且將有以壽其　國延景祚于萬年躋斯民于仁壽用刑之功至於如此始爲無負上天生賢之意

與　祖宗遺後之美又以見壽耇之用眞足爲斯世之福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眉壽無疆請以是爲祝而因以爲群玉之引云

贈監察御史方君考績序

河南道監察御史方君大本以三載考績居最例推恩二親同鄕士友相與徵予言爲贈方氏世爲淳安右族大本寔唐處士靜樂先生二十一世孫天資穎悟早有遠志父士豪別號耕樂暮年又號晩翠翁叢書明理抱材弗試嘗語大本曰人貴務學學則可以立身可以揚名顯親不然徒祿祿耳正統丁卯因道

游郡庠從博士受經習舉子業而大本亦刻意勵行銳志進修景泰癸酉甫弱冠遂以春秋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庚辰出宰江右之玉山邑當孔道使旆旁午大本處之裕如束吏愛民威惠並著數載之間聲稱燁燁成化己丑復除真定之南宮時值荒歉公私困乏百務皆廢大本課種勸分措置有法民既得食政亦修舉尋遷河南道御史適儀真濟寧河道乾涸糧運阻滯大本奉 命往治首濬泉源繼築雷公諸塘停蓄灌注河遂通行事竣還 朝復往通州等處巡視倉場宿弊頓革人心稱快茲奏最 勅封

其父以己官母妻孺人所謂揚名顯親士豪之言至是驗矣夫縣令民之師帥非明體適用真有子民之心者弗勝厥任用是選之進士御史 朝廷耳目非練達老成真有激揚之志者莫舉厥職用是拔之縣令蓋更迭出入試之而後用之此 國家盛典也若大本者政績卓卓隨所至而見稱豈非有用之學致遠之器與雖然此特其發軔耳自茲以往益慎厥操益殫厥志將来進陟崇竣果何施弗宜何功弗立哉傳言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予于大本有望焉其懋之哉

贈分宜令童汝器序

士入仕得其任足以行其志者惟縣令夫致君澤民士之志也士始入仕未易於致君故得澤民斯可矣苟有志於澤民非縣令其曷施是故令親民者也士而居此無志於澤民則已有志於澤民可朝令而夕行也可坐而致其功也可歲月而計其效也彼處令之上有郡守守非初仕者可得也其次則佐秩固優於令也然郡之政守主之佐弗得專焉雖有志難為也處令之下有邑佐秩復亞於令也然邑之政令主之佐弗得專焉雖有志莫遂也惟令也專制一邑無

攙其勢也無制其肘也苟善其政矣民有不翕然而從恬然而服者乎是則澤易施化易及不啻風之于草也影響之於形聲也然則有志於澤民者果可以令為輕而弗屑於為之乎蘭谿童汝器以詩書之胄近自太學釋褐授袁之分宜令予固喜其志之易行也汝器故監察御史居敬之子居敬忠義士也位不滿其德意者天其以未盡之祿遺之於其後乎不然何汝器之賢且才也汝器讀書學問銳意科目雖累舉弗利固科目之遺也茲行出宰大邑所以惠澤于民者蓋已慮之熟計之審矣然必庶而勤斯足以治

劉公而恕斯足以服衆盡是數者政其庶幾已乎雖然澤民者致君之實汝器知所以澤民則知所以致君將來政成名立雖崇資峻秩不難致矣予與居敬為同年於汝器有一日之長於其行也不以祝而以規汝器勉之哉

兩谿先生詩集序

兩谿在安成茨谿葛谿皆地名忠愍劉公以先世居茨後徙葛園自號兩谿重本始也學者遂稱為兩谿先生尊之也詩集先生所著也先生字求樂永樂辛丑進士歷儀部主事清才碩學見重於時正統初以

薦入翰林侍　經筵預修　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先生感激知遇力求報稱凡嘉謨嘉猷隨時啓沃人固無自而知而其直言讜論即事規諫有章疏存焉若此編者特寓詠之作也然忠君愛國之誠惻世悼俗之念往往於詩意隱發之豈非篤於忠義者乎先生死非其罪天下共惜未免言益驗志益白遂有學士之贈忠愍之謚　朝廷報忠之典厚矣先生之子釪由名進士歷官浙右按察使暇日掇拾遺藁得詩凡四百餘篇將鋟梓以傳屬予序之予惟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忠厚惻怛之心形而為陳善閉邪之意此成周之詩所以悉出於正而非後世所能及者有由然也先生志存忠義學探古今於是或感時動情或觸物起興長篇短韻皆足以發其胸中之耿耿者詩言志也其信矣乎然則是編之作豈徒格律之工而已哉雖然此先生餘事也若乃精忠峻節有光斯文者自有史冊書之茲不備録

贈建德令何君赴任詩序

予友何君宗宏由大學生謁選授池之建德令同鄉士大夫仕於　朝者相與賦詩為别屬予序何氏淳安右族代有仕者宗宏由邑校習舉子業雖屢試鄉

闈弗利然其學為有本又居大學久脩已治人之道與賢師友相講說有素言論侃侃於治今事宜靡所不悉其為政固沛然矣予何以為贈雖然令之職至重也前史云道揚風化撫字黎庶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寃屈躬親獄訟蓋禮樂刑政靡所不係於令春秋時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皆其職也孔門高弟如仲由如言偃如宓不齊之治蒲治武城治單父而夫子皆屢致意豈非以其所係者重而匪輕哉後世漢唐宋碩治之主莫不以令為重故令之政亦卓然有稱於時如卓茂魯恭何易于

范純仁數君子可想見已我　國家慎重縣令士非
由甲科由太學不以輕授而令之賢有治效者輒不
次遷秩其激勵之若是蓋令得人則民獲安民獲安
則本以固而邦以寧矣宗宏以有用之學專一邑之
政志可盡行而才可盡施信寬明察如蒲之治可也
不下堂鳴琴絃歌如單父武城之治亦可也如容邑
之教化中牟之仁政盃昌之道不拾遺襄城之民知
向學無乎不可也若然則令之職不足以盡其賢固
將進於崇高於遠大有莫之能禦者矣予日望之若
夫交游之情別離之意都門之景物所以興懷觸目

而一發之於言者有諸縉紳詩在予特序之耳宗宏
名璟今戶科右給事中陞其從兄子云

贈唐司訓序

司訓儒官也儒官儒者所視以為法者也非言與行
皆儒貌與心皆儒而欲為儒官為儒者所視以為法
難也天下之稱儒者多矣貌儒心非言儒行異若是
者儒之蠹也儒官云乎哉揚州司訓唐君俊民先世
浙人也以戎籍來京師今為京師人君幼凝重有志
請儒書遂鼓篋膠庠為儒官弟子求儒者之道而學
焉業成領薦京闈進游于大學業之日益修也三
載之間朝盤暮盥所以自奉其身與奉其親者其窮
約何如也而君怡然處不以為意見人之富贍然無
所求其操行如是茲會試南宮得乙榜人復有以積
學俟時留之者君曰進士固可力而為可待而得也
如吾親何於是揚州司訓之　命下即日就道蓋為
祿足以養也其交游相率徵言為贈噫予言烏足為
唐君重哉雖然儒者之道當厚於其親如孟子以告
夷子者為其愛無差等也而唐君為親而仕不計職
之崇卑誠無愧於儒者之道矣而且言與行一致貌
與心無異以是為儒官為儒者所視以為法其不可

哉彼其辨析經義作為文章以規進取而媒利祿曰
此儒者事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浸淫而不知
所止儒之蠹即道之蠹也予不欲為唐君告故略焉

都門送別詩序

戶科右給事中何君文達以歸省例請於　朝
朝命許可戒行同郡大夫士相與祖餞於都城之南
各賦詩識別屬予為序文昌何氏蓋淳安著姓文達
由進士擢戶科給事中遷今秩為　天子近臣諫行
言聽固已行其志矣比三載課最當受　勅贈其父
如已官母封太孺人　恩榮之盛光於里族顯揚之

穎可無恨矣文達奉太孺人来京就祿養父之有鄉閭之思遂奉以還時和景明安與就道母子之情喜慰何如噫此都門送別之詩所由作也士君子讀書學問所務者忠與孝而已方天下多事章疏填委所賴以駁正遺失維持公道者惟六科而文達摠誠盡情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其有裨於治大矣今邊方已寧境内晏然中外之臣或得以伸其私情於覲而文達首疏言旋錦衣歸榮豈徒歡動慈顏且得以展拜先塋於松楸之間以酬其孝思豈非忠孝兩盡者歟傳曰無私情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此吾黨所宜勉

者文達得之矣矧今 聖天子勵精化理文達以言為職遠大之業適自此始是行也毋遲其來益思有以慎厥終以求無負屬望之意哉若乃大夫士贊之於詩殆必美其光榮也期其忠孝也予言蓋有與之合矣遂書以為序

送洪君復任淳安詩序

齊郡洪君宗海尹淳安之六年獻績来 朝天官奏其最俾還任淳士夫之仕於 京師者善其政之有成而樂其終惠吾民也相率賦詩以餞之而屬予序淳為嚴陵吾邑古稱易治由今觀之信然何則詩書絃誦之聲達乎閭里功名事業著于見聞士易治也嫉惡雖甚而好善亦誠怙終遂非者絕無僅有民易治也土貨足以供貿易舟楫可以通商販民無負租官無積逋賦易治也是非曲直之未明不得已而辨於庭者月不過数紙訟易治也矧夫魚蝦蔬果皆土地所出取而食之是以眷廉此又宦游者之所宜也然比歲長貳類以傷錦而去是豈錦之不美製之者非其道耳洪君以科目發身積學于胄監歷政于天官人皆以重任許之而首膺是職直牛刀小試耳至而嘆曰淳安有易治之實而或以難治目之是誣之

也於是釐革獘政一新庶務廉以律己而請謁不行公以御衆而僥倖自絕教化興舉獄訟衰息百里之内熙然泰和人以是知君之才德真足以立政善俗而向之所謂淳安為難治者誠妄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噫若洪君者其平易近民者耶其民之父母者耶雖然始勤終怠者衆人之常情撫后讐者民情之適患洪君尚由此益持之以不倦抑強扶弱不替厥初則淳安之民蒙其休澤者又豈止如今日所言而已乎若夫都門之景物江山之情狀諸縉紳有詩以聲其實茲不贅

環水王氏重脩族譜序

淳安王氏系出太原其可攷而知者唐觀察使仲舒卒其子弘遷宣州孫翊遷婺源翔之孫仁諒後諱萬者復自婺源遷睦之始新萬之玄孫諱巻號梓溪者生六子皆析以居長文政居今環水次文晃居遂安文德居洪圻文崇居高山文翼居湖東文忠居湖西由萬而来逮今餘二十世子孫之衆衣冠之美非他族比可為盛已一日雲南道監察御史賔以譜序見屬因受而閱之自萬而上散居宣歙惟存派系疎遠在所略也自萬而下生婚卒葬譜不一書親近所宜

詳也是譜環水子孫所修者也於文政派加詳焉重本枝也間附以洪圻湖東西之派而弗及高山遂安者舉其所知而闕其所未知也神景有寺以先世祠宇所在子孫祭享歆福于此著之者欲時葺以圖存也贍塋有祠祠有田歲收其租之入以供祀事議之者皆已廢而今欲復之也嗚呼明世系别尊卑收人心於渙散非譜諜何以哉雖然此特見於文字之間者也若夫非孝敬無以惇宗而睦族非仁義無以濬源而引流王氏族屬之盛甲於閭里光於譜諜而賔發身賢科拜官烏府將来名位未量固有以見先世積累所致使為子孫者益務於孝敬益篤於仁義繼繼繩繩引而弗替則王氏之福寧有已乎傳曰源深者流遠本大者末茂王氏有矣用是書此以為序

重修金華府志序

聖朝改前元婺州路為金華府統縣八其山川之美人物之盛風俗之善為浙東諸郡冣郡志脩於宋元間歲久板刻残毁志無全書識者憾焉武昌周君宗智由名進士歷春官郎中奉命来知府事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問捜訪舊志於散逸中僅得三之一喟然嘆曰金華素號文獻之邦文獻足徵以有郡志

而志之缺略乃爾受一郡之寄者安可諉其責乎於是遍稽載籍詢諸故老參以見聞重加纂輯缺者補之訛者正之新者續之紀述必詳去取必當政務稍暇筆不停書而復校訂於同知洛陽李琢通判柳江丁璐巻分類别粲然成編擬鋟諸梓以埀永久介庠生朱鉞来徵予序惟金華在禹貢爲揚州之域在秦為會稽郡地至三國吳始分會稽置東陽郡梁武改金華郡自是或稱金華或稱東陽或稱婺州名以時易地無異同而郡之所為望於東南者以有文獻存焉是故道為出治之本如呂成公何王金許四先生

著書立言羽翼聖經其道足以扶世教正人心此萬世之功也文為載道之器如黄文獻公晉卿宋潛溪先生景濂學貫古今職司 帝制其文足以黼黻大猷藻餙鴻業此天下之功也又如顏氏子孝感烏傷至以名邑宗忠簡誓殲讐虜有光中興他如累世同居之義門倉卒舍生之貞婦大書特書不一而足是皆可以明彝倫敦教化山川為之出色風俗因而歸厚志之所繫豈小補哉殆見是書一出邦人快覩孝弟之心自生忠義之風益著正道昭明邪說頓息守之功偉矣文獻足徵於斯為盛雖然士貴學術蓋深於學者凡所舉措皆達大體愜人心如此類者多矣

予故序以俟之

二 青雲使節詩序

聖朝誕受 天命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而琉球居東南去中國為近奉職尤謹比其君中山王薨無嗣國人推戴其弟因遣陪臣奉表詣 闕請 命事下有司議皆曰兄終弟立於法為宜 上許之於是勅給事中嚴克誠充正使而以行人副之俾齎詔往封故中山弟嗣為中山王主其國人黄門諸君以克誠有命使之榮相與賦詩贈別題其首簡曰青雲使節介予友方廷臣来屬序夫所謂青雲者悠揚天際望之蒼然或從龍而行或捧日而出或彌綸乎四海之大何與於使節也而諸公贈別之意有取于此蓋以克誠奉 天子命遠涉海道使節煌煌下於日邊所謂乘雲氣而遊乎六合之外者也所謂乘虛而墜觸石不礙狎虎兕貫金石而浮游乎玄間者也藩夷君臣恭迓道左仰視克誠不啻從天而降蓋不知使節之為青雲青雲之為使節者也予然後知朝廷之主宰四海猶造化之主宰四時奉宣德意使海陬之民咸鼓舞于景星慶雲之下在此行矣克誠心術明正學問該博起家進士為名近侍青雲萬里

其功業固未可量是行也一言動之善足以為中國榮一言動之失適以為夷狄睥古之學者所以貴於不辱君命克誠必有以達此矣克誠近受 勅封及二親湖南便道也乘青雲而一往戲彩服而承歡此人子之至願也諸公贈別之意有及於此否耶予併為序之若乃使回拜受 天寵或從龍或捧日或彌綸四海予尤有望於克誠其勉之哉

文毅公集卷之四 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五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浦城徐一成校正
庠生吳明修陳嘉猷同校

序

會試錄序

聖朝做成周賓興賢能之典斟酌隋唐以来進士明經之制三歲一開科取士良法美意行之愈久而益精以故得人之盛超越隋唐而比隆成周焉景泰五年春復當大比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前期臣淓臣琦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輅臣紹徃蒞其事同考則臣昺臣齡臣潛臣溥臣諫臣吉臣聰臣儼臣穆臣陬監試則臣綱臣鵬及内外執事皆遴選其人以充臣等受 命兢惕懼智慮弗逺有負 朝廷求賢之盛心詟殫公忠力求報稱凡試士三千有奇取文之中式者三百五十人遵 上命也臣惟成周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故當時濟濟多士實皆吉人風俗之美治道之隆可想見已隋唐以後始專尚文辭雖曰文辭者德行之精華然靡麗之習既滋而敦朴之風寖失我 國家酌古準今罷詩賦之制以經義論策試士

必欲造理精純立言簡切而弗戾於經於道者始克中選科目取士崇雅黜浮於斯備矣 皇上中興大業圖惟賢才以資任用于是申飭有司益嚴去取杜僥倖而抑奔兢一洗積習之弊是以兹科得人之盛有加於前諸士子際此 文明之運何其幸哉雖然諸士子以科目進其造理固已精純立言固已簡切於經於道固已弗戾然所見者言耳行將奉 大廷之對膺不次之推其何以副 聖天子簡賢圖治之意亦惟踐其言行其學以求弗背於初心使德業有聞操履無玷隱然以成周之士自處則庶乎科目之光斯文之幸也故事登名有錄錄成因序以昴之

璽書錄序

國家建都朔方控制胡虜爲近自都城至居庸不百里至獨石不數百里即虜境其間城堡之設藩衛之寄視他處尤要於是宿重兵選驍將謹烽堠嚴廵哨蓋制敵禦寇法宜慎密總戎者固難乎其人而其指示方略防革奸弊勸賞黜罰之責則惟熟於政體老于世故廉公有爲文臣一人者是任又難乎其人焉皇上即位之三年獨石等處缺文臣協賛戎政 詔舉在位僉議以山西右參政葉盛才德卓異因具名

以聞 上曰是嘗任兵科都給事中者屢進讜言可
屬大事朕固識之即日降 勅諭俾徃隸其事時獨
石八城堡承漫散之餘兵皆新集倉無宿儲人無固
志盛奉 命惟謹晝夜規畫至廢寢食未幾庶事修
舉兵容振肅庫庾充實人樂戰守用是 朝廷無北
顧之憂厥功懋矣盛在邊凡五載所奏 璽書四十
餘通玆特具錄屬輅序將什襲以為 寶訓臣輅備
員 内閣每邊方有警 皇上御便殿召臣等預
議親授 成算俾撰 勅往諭如盛所錄是已雖然
璽書所及或因邊報或因奏請隨事 諭旨 皇上

垂意邊政此特一二耳而盛以雄才偉略其所施設
蓋有出於 璽書之外者如立社學置醫坊設煖鋪
築義塚利人之事難於枚舉可謂克當閫寄者矣胡
虜遁迹居人安堵有臣如此 上復何憂昔裴度節
度河東 朝廷遣使宣諭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盛
嘉勞賜級 璽書將復就道矣

重刊宋文鑑序

宋淳熙中呂成公祖謙奉朝旨裒輯建隆以後建炎
以前諸賢文集精加校正取其辭理之醇有補治道
者以類編次定為一百五十卷書成上之命名皇朝
文鑑周益公必大為序當時臨安府及書坊皆有刻
板歲久散佚其書傳者甚鮮近時浙督學憲副張和
節之偶得是書以示嚴郡太守張永劭齡劭齡欣然
命工重鋟諸梓以廣其傳其間題識仍舊款目無改
則以舉本翻刻懼謬誤也劭齡以序見屬歎以識歲
月云竊觀汴宋之時光嶽氣完賢才衆多周程以理
學顯歐蘇以文章倡韓范以相業著其他文人才士
後先相望諷詠之間有規戒焉議論之下有褒貶焉
上足以格君心而扶人紀下足以明善惡而別邪正
所謂文之有補於治道者如是然則文以鑑名豈徒

辭章云乎哉先是太平興國中嘗詔脩太平御覽策
府文龜文苑英華三書各千卷太宗日覽二卷因事
有缺則暇日追補曰開卷有益朕不為勞方孝宗銳
志恢復之秋干戈未息而能留意文事若此豈非克
守家法者歟雖功業未底於成而國家自是益振南
渡以後稱賢君者必曰孝宗是豈詰兵之力要亦右
文之效也洪惟我 朝混一區宇于玆百年涵養既
深大音斯振羽翼聖經鋪張洪猷著作之功於斯為
盛必有纂次而傳於世者矣予不敏敬識以俟

八城社學詩序

八城社學詩八首協贊軍務叅政葉公所賦也八城
皆口外曰開西曰獨石曰馬營曰雲州曰東莊曰赤
城曰鵰鶚曰長安城各有學盖叅政請之於　朝所
建立者也叅政既請立八城社學復各賦一詩以見
意上以頌　國家崇文之盛下以爲諸生勤學之勸
其用心至矣八城本朔方地武衛之設盖以控制胡
虜宜若無俟於學然而學校者固結人心之本使學
校弗立則詩書之道廢利欲之心熾雖有高城深池
誰與爲守己巳之秋其事可監也叅政協贊之暇而
汲汲于社學之建盖欲以詩書爲甲胄以禮義爲干

櫓使夫尊君親上之義昭然於人心而戰勝攻取之
術無煩於督勸然後閫外之寄始爲無負也已孟子
有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意
叅政興學之意其以此乎雖然此固以人心爲制敵
之本然而文教既修則遠人自服昔禹征有苗弗格
於奉辭伐罪之日而格于干羽兩階之後尤以見文
德之有益於人而武備之不足徒恃也叅政詩有行
見三苗入覲來之句豈非其所志者大耶鄉友洪文
綱敎西關學閒錄八城詩求題因爲識此叅政名盛

字與中姑蘇人與予同擧進士文學政事盖同年中
之傑然者云

贈行人劉僖立使西南夷序

我　國家混一區宇薄海內外凡重譯之地靡不臣
服乃滿剌加國僻處海陬去京師不啻數萬里盖其
地越占城琉球諸國而益遠所謂重譯之地是已我
太祖　太宗盛德覆冐海外于時滿剌加國王陪臣
嘗與　朝會受　封冊稟　正朔承　錫賚用以誇
示鄰境及其國人者數矣中更繼代其王不克自振
行李不通自外於聲教者已數十年而其國以益弱

茲速魯樌無荅佛那沙既襲王位輒奮自念曰凡小
國所以得安一隅而鄰國弗敢肆暴衆庶弗敢肆侮
者以有　天朝之命令是以鎭之也及今不以爲請
是自棄耳曷以有立於孤遠乎于是選陪臣之才者
使奉表詣　闕下請　命我　皇上憐其誠意特降
璽書遣使往諭俾正王位撫其國衆恩甚厚也時吉
水劉僖立以行人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餞
之而屬予贈言予惟　國家撫御華夷一視同仁無
間遐邇而人心之歸戴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此固　列聖配天之大德我　皇上

克篤前烈之所致然而殊方萬里威德所由以宣布
聲教所由以漸被則惟使命是繫故曰天道不言而
歲功成品物亨者四時五行之吏宣其氣也亦曰
聖人不言而萬邦寧遠夷服者廷臣之奉使宣其德
也偕立以明經進士拜今官嘗屢使四方廉介有為
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茲行也奉宣 德意于萬里
外使蕃邦君臣知有中國之尊與夫禮樂聲華之盛
以益堅其歸嚮之誠則奉使之功豈不偉歟異時入
覲 帝廷超遷重任于蓋深有望焉其勉之哉

驄馬行春詩序

驄馬行春為御史劉君士元賦也士元癸卯春奉
上命出巡兩浙遍歷郡邑問民疾苦省覽風俗鋤奸
剔蠹興利去害訴訟盈庭裁決如流舉措之公深愜
輿論所至率再宿或三宿出境每驄馬啓行觀者塞
途嘖嘖稱嘆言臺憲之良如此歲一按臨以嘉惠吾
民閭閻之下豈復有冤抑弗伸窮阨弗振者乎兩浙
士大夫謝政家居者如鄒宗伯陸司寇項司馬夏大
理輩因民之情取桓典乘驄故事謂侍御方春而來
再春而代爰以驄馬行春命題各賦一詩屬予序諸
首簡為侍御還 朝之贈予嘗承乏 內閣預聞大
政未始不以愛惜人才為首務今茲投閒林下雖見
賢而不能舉然側聞一才一善即翼然自喜稱嘆累
日劉士元清才卓識予所稔聞其能已於言乎或者
曰昔人嘗以秋隼比御史矣今云驄馬行春何耶夫
隼主搏擊御史之職似之然搏擊之中仁愛存焉彼
驄馬經行之處惡者去而善者立強者懼而弱者喜
變頑梗之俗為柔良化刻薄之風為醇厚使 聖澤
不至下壅而民情皆得以上通譬之陰崖寒谷一陽
氣之發舒復何秋隼之足擬乎且 國家設官分職
皆以安養斯民顧三司勢位相等其久也失於和同

郡縣遼遠 闕庭其終也安於懈惰而御史歲一更
易所以警其同而激其惰弼於刑清政舉康濟吾民
詞華乃其餘事耳士元世家山東之高唐早以明經
舉進士歷淮安永平二邑令遷今官閱歷多而智慮
益學力至而才華美將來名位殊未可量驄馬行春
之詠豈獨見於兩浙已哉

贈徐廷玉之東昌序

東昌山東劇郡當南北水陸之衝使節往來舟車輻
輳送迎之勞供餽之費日不暇給皆太守者有以總
之非疏通應變之才使之處此鮮有不至於廢事者

此則太守之難視池郡有甚焉噫太守之職誠如是耶夫今之所謂守即古之牧伯以養民為職者也書曰食哉惟時曰阜成兆民未聞以迎送供億之事責之者至漢唐之際益重斯職漢史云庶民安於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者以有良二千石唐史云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當時黃霸宋璟諸人政績昭然載諸簡冊天下後世頌之弗置皆以安養斯民而已我

國家稽古建官於守之職選之為尤重而任之為匪輕者豈直以送迎供億之事為急哉蓋以民生休戚所係重其職乃所以重民也近者東昌缺郡守

上命慎所擇得秋官員外徐君廷玉因以授之徐為衢著姓廷玉以名進士筮仕秋官主事陞員外郎清慎著稱斷獄不冤是真可以字牧斯人者或謂廷玉以古道自處送迎供億非所樂為是固然已然而

朝廷任用之意初不在是蓋比歲河水為患民弗聊生而東昌尤甚不有豈弟君子足稱民之父母者往拊循之其何能濟斯人於生養安全之地副　皇上奉承愛民之盛意哉此固廷玉所優為者若乃送迎供億則有司存廷玉其毋忽此而務彼哉異日者選治行之最以備法從之陟必廷玉其人矣予日望之

贈大理丞應文明序

大理古司刑之官舜命皋陶為士即其職也故曰皋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是已漢以後或為廷尉或為大理沿革不同然其職皆以詳審諸司刑獄諸司刑獄弗平者廷尉大理得以駁正之故在列星廷尉象左執法其為任重矣我　國家稽古建官設刑部都察院以鞫獄受訊而皆平其成於大理刑部曰然大理曰不然都察院曰可大理曰不可蓋欲使無辜不至于濫及有罪不至於稱寃大理之設如是然必得公恕之士任之若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諸人

而後刑不濫而人不冤不然非設官之意也淳安應氏為邑著姓文明予同年進士中之翹然者其為御史按閩中閩中人無老稚貴賤皆嘖嘖稱道曰良御史良御史至于今猶不釋口蓋其心術純正外無歆而中有主弗為赫赫之威而吏無不畏弗要煦煦之譽而民無不服其見稱於人以此繼復按東吳吳俗尚勢利多訐訟文明裁斷如流人咸稱快未幾強者懾弱者立方翕然順令而文明以功拜南京大理丞受代日民遮道欲留弗可皆歔欷而去其敬慕於人蓋隨所至皆然視彼矯飾以求譽未得而毀隨之者

相去遠哉玆其進貳法卿也天下刑獄從皆一有弗平
者乎夫御史以執法大理以平法二者皆衡鑑也近
時仕者皆以私意為之執法者或至侮法平法者或
至撓法於是鑑者昧而衡者曲矣此豈 朝家設官
之初意哉文明既為良御史必為良大理本之以公
而行之以恕無他以此心施諸彼而已異時乎反之
下頌聲洋溢雖不求知於人而人自知之其祿位之
來詎可量耶文明將赴任同鄉士夫皆歎以言為贈
予雅知文明者故特序其實以贈之文明其益懋哉

瑞雪倡和歌序

皇上嗣大位奉 天安民一以誠乃乙亥歲冬不雨
雪乃憂形於言曰農所望者三白玆雪弗一降農其
無麥歲且饑如吾民何爰 詔春官徧諭群工齋戒
卜日致禱 天地風雲雷雨暨山川百神之在祀典
者 命太常潔壇祠具牲牢醴齊盛香帛以俟有事
上即日御齋宮引咎自省存誠於念慮致敬於淵默
以冀感格而文武百執事奉 命惟謹奔走俯伏肸
蠁祀事越翼日同雲蔽空雪大降郊野盡白遠近一
色 上心悅懌臣民懽慶太常博士高閭倡為瑞雪
歌一章以贊揚我 皇上以誠格天之盛于時若部

寺若詞林若臺憲若黃門諸法從之臣屬而和之者
益衆閭彙次成卷屬輅為之序輅仰惟 皇上心與
天通見於感格之際者屢矣姑以乙亥歲言之先是
夏四月不雨至于五月 皇上以旱禱越翼日大雨
四郊霑足至秋七月雨甚傷稼 皇上復禱萁晴越
翼日雲陰四歛陽光昭晰至是禱雪而雪應兆豐年
之祥慰三農之望自非 皇上一念之誠通於天地
何以致感召之速如是之弗爽也輅竊以謂天之於
君猶父之於子提撕警戒常寓于仁愛之中君之於
天猶子之於父敬畏祗栗益嚴於譴訶之日然後天

不棄愛於君君不失愛於天而國祚有永壽祿無疆
若唐虞三代有道之世或以風雷或以水旱因天變
以省躬益側身而修德者其明效可驗也 皇上中
興大業今年平廣東明年平湖南又明年而北虜滅
又明年而西戎殄凡所以易亂為治轉禍為福者
天實佑之亦由 皇上奉天安民之誠有以致之也
皇上之誠不息 上天之眷愈厚自今以往雨暘時
若年穀屢登中國乂安四夷賓服太平之瑞莫大于
此輅請泚筆大書為天下賀先序此以俟

絞峰方先生文集序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言君子之道修於已而用舍以之故伊尹弗遇成湯終於莘野之耕夫太公弗遇文王卒于渭濱之釣叟而孔孟所以授徒講道開示來世者非素志也宋蛟峯先生學聖賢之學期以行聖賢之道制科首選才猷已槩見矣自是而入參法從可也進秉鈞軸可也而乃使之低回於群僚中位不副其名而才弗竟其施遂使致君澤民之術徒見於書疏文字之間夫然後浩然而歸與一二同志舉聖賢之道講而明之以詔示方來此石峽書院之名

所為與洙泗同傳於悠久也與子生也晚素勤想慕往歲家食時嘗散造石峽山中追尋先生遺躅而斷煙落日惟見殘碑數片欹斜于芳草之間而已茲先生裔孫淵膺貢來 京偕其姪兵科給事中輔持先生遺文見示俾為之序噫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類其為人覽者當自有得奚俟予言特以用世之志有未盡遂人固無能知者此予之言所以不容已也先生姓方氏諱逢辰字君錫別號蛟峰世家嚴之淳安擢理宗朝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禮部尚書階中奉大夫爵淳安縣開國男而其職止於脩撰而已先生所著有孝經章句易外傳圖說尚書中庸大學釋傳名物蒙求諸書是皆文集所未載者黃文獻公晉卿撰先生阡表有曰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真名言云

贈蕭參政序

今之參政即前代參知政事職也前代內有中書省外有行中書省故內外皆有參知政事我 朝罷中書省在外以布政司領之以故參政之名猶存秩三品位在參議上自太守以下皆其屬其職重矣近時有自京朝官選者然未嘗遷授以參政必歷參議或按

察僉事副使而後得至是故有皓首而弗得者蕭使君得之亦必在于三數遷之後其為慎重可知已姑蘇蕭君與中以兵科都給事中拜山西右參政可謂榮且幸矣然 命下之日朝野士皆譁然不為之幸而為之惜者同然一辭是豈以參政為輕乎哉彼其意以為與中學甚富才甚敏操行甚端潔議論甚平正比多年時凡政務之出章奏之入由兵科者十常六七與中處之裕如間有所參駁有所論諫務存大體略細故要之有益于時與事而已其為人如是豈非近侍之良者哉較近侍之良而為方伯之佐果孰重

而執輕耶噫人之論與中者善矣然未知　國家之
於賢才將大用之必歷試之則與中今日之出參方
岳又焉知其不為異日進階卿佐之地乎與中與予
同舉進士同官於朝已七八年於此矣與中之才之
德度異于人者予所素知第既不能荐其賢又不能
揚其善如人之言則予之有愧於與中者多矣與中
行其同科諸公有以贈言為請者予因叙此以復之
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與中
以聖賢之道自勉而慎終如始則何名位之不臻於
遠大哉而予輩之言又烏足為與中重輕哉

蒙軒先生詩文集序

蒙軒餘姚陳先生惟成别號也詩文先生所著也集
則先生子嘉猷懼手澤之泯取遺藁錄而藏之者也
先生次子嘉瑞與孫洵敬承先志欲鋟梓以傳今年
春洵来　京師特造予請序先生天資高邁心胸夷
曠蚤有志於古學酷嗜吟咏為文章必傳於理方家
食時取古人所著如李杜韓柳諸詩文讀之雋永其
旨而模倣其體刻意苦思久之有得下筆滔滔累數
百言不竭一時鄉邑稱詩文者皆曰惟成已而用荐
為杭郡校官進翰林待詔遷五經博士愈肆力於學
著述宏富盈溢緗帙大之足以藻飾治平小之足以
品題名物非復處鄉邑時比矣迨出參議廣東旬宣
之暇不忘著述入佐政容臺典司禮樂益留意詩文
晚歲退寓武林優游湖山之間撫時寫景樂而忘倦
蓋其心之所好在是不自知其力之尚艾也况先生
詩文和平雅淡類其為人於此可以觀德行矣然則
是集之出豈不足以膾炙人口而傳播後来也與先
生諱贊惟成其字官終太常少卿嘉猷官至右通政
父子濟美人以為難詩文總千二百餘篇比類而分
凡五十卷詩蓋十之六云

竹泉春雨圖詩序

姑蘇張廷義好古博雅士也居閶門西雉閣閣中得
隙地輒種竹以自娛因號曰怡筠太常少卿夏公仲
昭亦姑蘇人與廷義交最厚嘗為寫竹泉春雨圖以
贈凡善詩者多賦咏之矣廷義復托其友秋官員外
予同年錢君原博来徵序予惟竹植物也中虛外勁
蒼然森秀歷歲寒而弗变其節其物之貞者乎泉動
物也源深流長瑩然澄澈鑑萬類而莫遁其形其物
之潔者乎故君子於竹泉比德焉詩所謂瞻彼淇澳
綠竹如簀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易所謂山

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是也矧夫春雨既至發榮滋溢其蒼然森秀者必參天而拂雲瑩然澄徹者將盈科以達海勢固不得而禦矣延義以孝友之德純實之行為鄉黨所推重而又怡情於翠竹清泉之間其士之好脩者乎況當太平無事之時而得以優游於化日之中與文人才子往來觴咏譬之竹泉之得春雨吾知其德日益脩行日益懋聲譽日馳福祿來臻其為子孫遠大之業詎可量哉傳曰君子愛人以德予不佞請以是為序

凝翠樓詩序

大江東南百里至姑蘇距城十里許其地介虎丘天池間處士謝君希顏居焉作樓其旁以為游息之所群山屹立環擁前後而層巒疊嶂之秀凝入窗户映照几席如圖畫然樓之外蒼松偃蹇循竹千挺森森鬱鬱其翠可挹而入也樓之中積書數百卷有琴一張酒一壺左右布席容客可數十輩主人與客日飲于此時值溪雨初霽嵐風襲人清氣可掬足以舒暢情懷超然出乎埃氛之外者而禽鳥上下雲霞出沒同一光景中誠佳致也予友吏科給事中毘陵毛君良器嘗過希顏所飲酒樂甚主人以樓請名因為稱曰凝翠縉紳士夫各賦詩以紀其勝託予為序夫姑蘇為東南江海都會之地民物之庶衣冠之盛而大家鉅族如希顏者豈少耶崇臺高榭之絢麗奇葩異卉之芬馥管絃絲竹之嘔啞日相聚以為樂其於山川林壑之趣蔑如也惟希顏能脫去流俗收景象於尋丈間以享夫優游之樂宜其寓之於目得之於心而味之於詩人不已也然則登斯樓者慕希顏之風亦有以樂乎其樂耶昔歐陽子未始至杭其作有美堂文模寫西湖景物殆盡傳之於今弗泯乎雖未獲登君之樓樂君之趣然嘗過其境今誦其詩想其趣

宛然萃於目前其事誠有足紀者惜乎之文不足以傳之遠也

宋氏族譜序

蘄陽宋氏系出新淦之栢鄉公安教諭仲玉栢鄉人元季卒於官時子以泰侍值兵興弗克歸葬因居於蘄以泰生廷琛廷琛生維翼維翼二子詳誠誠知徐州間因考績來京出其族譜示予求為序欲重鋟以傳蓋因栢鄉之舊系增蘄陽之新派題曰蘄陽栢鄉宋氏族譜示不忘所自也宋實子姓微子受封於宋子孫因以為氏歷周秦漢支派益繁栢鄉宋氏祖丹

陽太守悰東晉時居常之江陰卒遂塟焉其後有諱
興者為袁之萍鄉令過新淦樂其山水之勝因留居
之二十餘傳而至仲玉是為靳陽宋氏始遷之祖蓋
靳陽宋氏即柘鄉之宋柘鄉宋氏即丹陽之宋等而
上之雖百世可知已嗟夫人之族屬譬則水木然水
之流派不一而其源一木之枝葉不一而其根一人
之族屬雖有戚疏其初皆由一人之身此譜牒之作
所為有益於世教也歟以尊祖以敬宗合族屬于疏
遠收人心於渙散其道莫踰於此宜宋氏子孫拳拳
於是譜之續其知所重也已誠字彥實由鄉貢進士

歷今官廉幹有聲其名位未量宋氏之盛蓋又自此
始有光于譜系大矣予與宋同出子姓於其請特為
序之

吏部尚書趙公輓詩序

致仕吏部尚書富陽趙公日新以景泰壬申歲十二
月二十七日卒於南京其仲子監察御史雯之官舍
訃聞 上悼惜遣官 諭祭 命有司歸其喪營葬
如制事竣雯詣 闕行謝 恩禮因集縉紳大夫所
為公輓詩屬予序公起家鄉貢士入大學預脩永樂
大典歷工部主事吏部郎中侍郎尚書致仕此公之
出處也初公以郎中歸省適江南旱請於父發所蓄
貫易米以賙饑人人德之為侍郎巡撫江右方歲歉
建白乞富民出粟賑濟者旌其家一時巨室皆相助
民賴以弗餒贛之洞民聚衆劫掠 朝廷遣將率重
兵往勦兵至湖口公止之乃獨往招撫誅首惡數人
餘悉縱令復業民因得免於兵禍在天官甄拔賢才
為士論所與尋後出撫淮甸安輯流亡斥逐貪殘民
便之此公之政績也初以贛洞功上 聞遣使賜金
帛給 誥命授公嘉議大夫推 恩封公父祖如其
官 今上即位特公在淮甸 遣使 賜公白金文

綺此公所受之 恩澤也公位先六卿而名滿天下
出處無愧政蹟有稱而 朝廷恩澤亦鮮與為比豈
非雅能者耶況名遂身退享有榮養以壽考終求之
於時如公者曾幾何人是宜縉紳大夫為之感傷至
形諸聲詩以哀輓之弗能已也嗚呼公可為無憾已
公之名史傳書之固無俟於詩若乃人情之弗忘于
公而令德之愈顯于後則是詩也庸無補云乎故述
所以輓公之意而序之

贈侍郎楊君分題詩序

關西楊君宗器以翰林編脩九載遷侍講其同年友

錢君原溥倪君克諒撫宗器入仕居官次第分為十
有四題合同官諸君子賦詩為贈而屬予序宗器蚤
游郡庠習進士業以易經中陝右鄉試禮部會試俱
第一 廷試第二拜翰林院編修故分題有曰秋闈
首選春榜魁名臚傳及第 詔賜登瀛此其入仕之
序也宗器在史館時嘗被選進學 東閣預 經筵
官纂修五經諸書成承 宴幣之賜策試進士為封
卷官又以歲旱奉 命函香幣代祠東鎮諸神及胡
虜入寇奉 勅行御史事募兵東兖故分題有曰
東閣進學 經筵勸講書成錫賚策試司封函香祠

鎮假節募兵此其居官之能也 上嘗親祀先師孔
子於太學惟翰林侍從之臣得預陪祀之列明日
錫宴亦如之時宗器實在行京官秩滿例得推
恩先世宗器蒙頒 勅贈其父文林郎翰林編脩毋
贈孺人又得請還鄉展焚黃之禮皆 殊恩也故分
題有曰侍 幸國學燎告先塋吏部司考課之典凡
任滿九載勞劾著聞者奏其最於 朝以俟遷擢宗
器以編脩遷侍講實美除也故分題有曰天曹奏最
翰苑遷喬述巳往之賢勞期方來之事業形之咏歌
備之篇章諸君所以屬望于宗器者甚厚顧予言曷

足以增益之雖然士君子之學惟在明體適用而巳
宗器為諸生時誦習聖賢之言以求所謂修巳治人
之道而拳拳服膺蓋將以行之也巳而致身賢科列
官近侍功名事業表表偉偉足以炫人耳目豈非言
行無愧者耶且以其募兵一事言之至兖纔再閱月
耳習民以武民忘其勞奮然感懷敵愾之志比去郡
之日民皆俯伏道左留之至有泣下者儒者及人之
効有如是哉然此特小試耳使由是而荐躋顯位以
盡展所蘊則其正論足以折奸廉隅足以範俗功業
之大尤有著於向所聞者矣噫明體適用儒者分內

事也若乃呫嗶有餘而行不掩焉豈予之所以望于
宗器者哉宗器勉之

贈張憲副序

士仕於時得以直行其志制人而不制於人者惟御
史惟按察長貳若他官則各有所司亦各有所制歟
直行其志難矣然則士之仕也既為御史又為按察
長貳豈非幸耶兩浙憲副滄洲張君朝宗先是自太
學釋褐拜山東道御史才識精敏士論推重嘗巡視
遼徼按治陝右時值番酋倡逆朝宗設策勦捕西鄙
以寧有司上其功進朝宗俸視六品仍御史弗歆以

閑秩處之也成化改元詔揚飢朝宗膺當道薦往賑卹民賴全活者衆近復出巡東吴鋤彊抑暴聲稱籍甚用是有按察副使之陟浙為今首藩吏之得失民之休戚皆於按察長貳是係為長貳者果廉矣以我之廉戢彼之貪是猶源潔而流自清寧復有違之者乎為長貳者果公矣以我之公禁彼之私是猶表正而影自直寧復有悖之者乎明於聽訟固難矣必期至於無訟之可聽勤於察奸固善矣必求至於無奸之可察夫然後按察之職盡矣張君前之為御史既已展才伸志馳聲中外今之為按察副使將來功業

又寧無遠過於前聞者乎士患不得位得位足以行其志如張君者曾幾何人異時兩浙吏民畏而懷之致績譽之盛膺不次之擢又當於張君見之君戒行御史徐君棐率同官諸君子徵言爲贈因序此以復張君其懋之哉

石鐘山集序

九江湖口有上下石鐘山直縣治南北懸巖絕壁下瞰深潭奇石突兀多空中而竅遇風濤湓激有聲如鐘山由是名蓋水經云宋元豐間東坡居士還自齊安嘗乘舟夜泊親聆其音援筆記之磨崖刻之自是文人才子經行其處必一寓目或登山縱觀留題而去廣東參議王恕尚忠世家湖口嘗讀書是山之麓若及舉進士通籍于 朝寤寐鄉山不能忘情因命畫工繪而爲圖公餘時一展玩恍然如覩巉巖之境如聆噌吰鏜鞳之聲蓋藉是以滌煩襟袪塵慮者數矣一時士夫高其雅趣題咏甚富尚忠合古今文若詩録爲一帙將鋟梓以傳來徵予序竊惟山川得名皆以形似石鐘之說以形以聲不必深辨矧東坡一代偉人胸藏彭蠡筆奪造化模寫之精形容之妙自足以破前疑而啓後信想夫磨崖之刻至今猶有光

焰地因人而顯豈非信然且不獨此偁耳裔夷之居因公之至尋变華風赤壁争戰之場經公一遊遂成勝槩況石鐘爲山奇麗峭拔秀出潯陽之間有弗俟於言語文字之加者乎雖然非東坡石鐘之名無由盡信於人非尚忠石鐘之文無由盛傳於後世是皆有功於是山者也尚忠博雅謹飭試禮闈時予忝校文有斯文之好因其請序以復之

贈徐士威封兵部主事序

聖天子廣錫類之仁凡在廷百執事克舉厥職者三載即推 恩及其親而兵部主事徐貫原一以三載

滿奏最遂得援例受　勅封其父士威以已官母錢
氏以安人方　龍章下賁而士威偕錢安人適登七
袠　隆恩遐壽萃於一門鄉黨榮之搢紳稱之噫何
其盛哉親友程敏恭吳大濟重交遊之好相率徵言
爲慶予以爲人子者孰不欲以其親顯然而賦命有
疾徐青雲雖力致如古人所云者何限是未可必也
固有致身仕途荐被　寵光者矣而親或弗能皆壽
是又烏足以盡人子顯揚之願哉原一以英妙之年
擢高科躋膴仕功業有聞操履無玷由是　恩光下
逮榮及二親人子之志願遂矣矧夫二親者又皆享

有高壽躬親顯秩錦衣聯輝閭里增光豈非尤難者
哉雖然膏之沃者其光燁根之盛者其實繁理固然
也徐氏還淳右族世以行義著稱而士威尤樂善循
理鄉稱長者錢安人克相君子母儀婦道表於宗姻
用能篤生賢子光前裕後膺非積德之報耶嗣是而
益躋上壽荐膺　顯命康寧富貴爲鄉邑美觀者端
在於是矣且予于原一有所感焉往年原一受經于
予友今大宗伯姚公公數爲予稱道其賢予心識之
已而原一求婚于今江西參議方公公未即許間以
謀之予予以姚公言力從臾成之今該原一之光顯

若是益信姚公之知人而又幸予之從臾於方公者
非妄也追憶往事因謾識於末簡俾知爲子之賢雖
但足以慰其親之心而凡相知之厚者靡不爲之深
喜也

送鄭彥成之邵武序

鄭君彥成淳邑庠士也言溫而氣和行修而學茂其
先世有延桂芳躅意君克踵其休乃値數奇屢躓場
屋僅得一貢上春官遊大學交友天下士多爲之傾
心焉景泰改元循例謁選銓曹拜邵武府經歷濱行
同邑士友相與祖餞于都門君若有弗豫者予謂之

曰奚弗豫吾聞志通曰伸志塞曰屈志苟弗行雖赫
赫入華要行呼倡於朝然無所事事其中已奄然靡
矣曷爲曰伸志苟得行即弗陟華要一日居乎其位
一日業乎其官已章章有聞矣曷爲曰屈語有之濯
不必江河要之洗浴已乘不必騏驥要之適道已經
歷職雖卑而其事事猶刺史也矧閩之邵武俗儉民
朴猶有古先哲之遺補遺以救敝在上而刺史下而
經歷之責也君其行矣尚與良刺史相可否度利害
師古而不泥偕俗而不流變而通之以應事變以承
接于上下務使屬邑之閒訟者平賦者均化行俗美

而民無愁嘆之聲吾見君之志行矣志行則道亦行
矣以位之崇卑為屈伸哉君良久憮然曰命之矣遂
書以贈且以寓規勉之意云

贈程君敏恭冠帶序

三代以下漢之治最為近古力田者錫爵入粟者補
官務農重教成周遺風猶有存者孟子曰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禮義生
於富足民有恒産斯有恒心此治所以貴崇本也我
朝以忠厚立國勸農之意猶甚惓惓近歲屢行入粟
授官之令雖籍是以實邊儲實義廩為兵民旱澇備

然而崇本抑末之意寓焉何者民知入粟為榮斯力
本者無不盡而浮末之習可由是而息矣淳安當萬
山中人稠地狹而閭閻為甚閭閻中知力田為重而
不務浮末惟程氏為最程氏之善繼善述而克亢厥
宗則敏恭其人歟程故衣冠族也敏恭承先君子懋
正翁之教慎守田園敦行孝弟詩書之訓既振擢于
前而庚廩之積復盈溢于後正統間嘗受有司之勸
出穀二千石有奇　朝廷既下璽書旌其義矣茲有
司復申勸之出穀千石於是受　朝命膺七品冠服
階承事郎於乎何其榮且幸哉人知敏恭荐承

恩典而不知其世澤之厚有以致之人知敏恭世澤
之厚而不知　國家崇本抑末有以勸導而玉成之
自是人起羨慕之心浸革浮末之俗衣食由是而足
禮義由是而興太平之象有不在於此乎雖然此固
敏恭之能事而其子愈從游庠序鋭志科目將來致
身通顯　恩光下逮其榮尤大矣至是親友當復徵
予言為慶姑其權輿云

鐵泉汪氏族譜序

宗譜之作非以誇生齒之繁亦非以侈軒冕之榮蓋
親睦九族之道然也而親族之道惟在於正倫理篤

恩義而已君子之重譜者必致慎于斯而後可予致
政歸庠生汪子紳挾宗譜徵予序惟汪氏系出周公
之後則所以重其譜者不必外有所法周公有言不
弛其親是已蓋親者九族之謂也不弛其親所以親
睦其九族也若其目則蘇氏譜亭記言之悉矣然要
其所大懸而不容者莫如所謂六行焉六行脩則倫
理正恩義篤而老老幼幼夫夫婦婦之道盡在是矣
族必如是而後為睦譜必如是而後為善也不然則
生齒之繁將以衆暴寡軒冕之榮將以貴凌賤亦奚
取於譜哉按鐵泉汪氏若書林諸先進出為良臣感

為良士而譜之脩於伯仲君者則用澤氏公之意合婺源旌德之系而叙之於前則亦可推其為能親族者矣汪子紳才敏行恪自是能繼先人之緒成先人之德而修身齊家使九族自我睦焉則族將益大以之而紹婺源之義學可也紹旌德之義門亦可也庸非振汪氏之家聲於不墜者歟且謂余以舊譜序未有垂教之語而欲得余言以為教余何言哉亦惟述蘇氏之記譜者以教其族人足矣用書為之序

南峰書舍序

淳安邑治之南群峯秀峙一水縈带峰之麓多良田

美地宜禾麻菽麥宜桑竹宜桃榴宜棗柿栗梨宜梅鑿方池引泉宜魚宜菱荷凡餋生之物殆無所不宜邑之士陳君本能因築室於此以居而扁其楣曰南峰書舍其意蓋欲耕稼之餘教子孫以詩書禮樂而使之進於仁義而求以窺夫聖賢之門墻而造焉者也舍之旁遠近田地聯塍接畛使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此本能之初心所謂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者也舍之中左右圖書盈箱積笥使子孫潜心其中足以廣聰明與凡人殊此又本能之素心所謂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以一經者也由是為子孫者居焉有餋以良田美地之足以贍其身也出焉有教以詩書禮樂之足以餋其心也然則南峰書舍之名豈徒然哉且本能之祖邦新嘗仕為邑學職其詩書之教有自来矣父均仁由青溪徙居學宫之旁扁其堂曰親賢則詩書之習非一日矣本能築室之麓而復以書舍名豈非不忘先訓而善貽厥後者哉異時陳氏子孫有翹然於士林中而為鄉黨出色者非南峰之秀所鍾即書舍之教之所玉成也至是而南峰書舍之澤弘矣遠矣予因其孚恭安請用為之序以期之

文毅公集卷之五終

文毅公集卷之六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大理楊　熙校正
庠生方之重 徐紹庸同校

記

重脩尊經閣記

淳安縣儒學明倫堂北景泰間肇建尊經閣以貯
聖朝頒降大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五倫諸書落成已久說者謂是閣基構偏西與堂之中弗稱宜非善蓋閣東舊迫民居勢使之然歟斥其地遷正之等在為邑者與因循弗果已而督學憲副劉公鈫按縣因典教彭公英及諸生之言屬意遷改適新令王君衡下車欣然[illegible]爲已責捐俸倡義衆皆樂助遂市閣東民地闢而廣之壘之使高築之使堅石其傍使固卜日遷正俾與堂等修葺[illegible]舊有加偏東得隙地復建樓三間以資遊[illegible]兩廡以便肄業於是傑棟崢嶸層簷疊飛重門軒豁八窗明朗閣之中與墳彝几牙籤滿目閣之外峰巒環拱如屏如嶂風晨月夕衣冠登臨可以滌煩襟消塵慮使人神閑氣定心靜情怡誠學宮之偉觀也僉謂不可無述與[illegible]走書徵記予聞孟軻氏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士之所學者正心也正身也推而行之正家也正君也是故跬步不離於正也況藏焉修焉之所而可使弗歸於正乎是宜憲副主之賢令成之舍其故而新是葺易其偏而中是適於是觀者有所感發學者有所興起維欲弗歸于正不可得矣雖然此士之得於外者也君乃閣之所尊者經也經之所載者道也尊經所以尊道也是故道以修身非經則道無由明何以為脩身之本乎道以治人非經則道無由顯何以為治人之本乎古昔聖賢之道弗行於當時而幸傳於後世者刪述訓釋之功經所由成也我朝　列聖之遞披肖于當時而垂裕于來世者闡明表章之[illegible]經所由盛也士生文明之世沐教育之恩固宜朝此經暮此經佩服此經使正心正身之功無不盡而正君正家之要有所資夫如是則道不在經而在我矣然則尊經之為閣也豈徒然哉今茲遷建之功豈小補哉用書以為記王君稷山人由進士為令勤敏清慎其所造未可量云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為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非以為身之榮以科目為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為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illegible]為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録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人心之一大機括[illegible]士之第進士者既皆刻石樹之[illegible]所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illegible]進士已[illegible]鄧君是瓚受命来尹是邑含[illegible]之暇見[illegible]　朝崇重進士超越前代而[illegible]之石未立

非缺典歟於是命工礱石自洪武開科以来凡邑士之登名郷試會試　廷試者悉次第刻之歷其左方以俟来者予之意非以為榮而以為勸誠知所重已兹以述職来京屬予為記惟進士之科始于隋唐盛于宋元而尤莫盛於我　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淑上之取賢士之行道此為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舎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為榮而以無玷于科目為貴未進于此者不可萌一毫僥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有一念自怠之意檢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脩學不加勤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為辱尚何榮幸之有哉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郷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勗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思親堂記

郴陽曾君唯中以大學上舎擢嚴[illegible]推官服日扁其署之東燕居堂曰思親間求予記因言曰孤不幸早

喪母繼喪父惟是升斗之祿弗及於親誦蓼莪之詩而嗚咽感風木之訓而悽愴名堂以思庶幾有警是故朝夕是堂思晨省昏定之禮無及也徃来是堂思出告反面之義弗遠也飲食是堂思歆為親視寒暖節弗可得也偃息是堂思歆奉席請何趾何郷何由施也入室也僾然若見乎其位思親之念弗以入室而間也出戶也肅然如聞乎容聲思親之誠弗以出戶而怠也見父之書不能讀思手澤之猶存也見母之桮棬不能飲思口澤之未泯也此思親之義而堂所由名也幸為之記非惟得以慎於終且將有以貽

於後云乎削之皆乎曰往而不可逮者親也故子欲
養而親不待初吾為吏祿不及釜猶欣欣而喜者非
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歿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
然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親也此曾子
之誠于思親者也君曾氏出也思親之誠無愧於其
先可不謂之孝耶雖然曾子學于孔子孔子曰立身
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思弗預焉
君以儒業亢其宗以勤慎脩其身以公恕臨乎民則
所以揚名在是所以顯親在是此又孝之大者蓋知
所以思親則知所以孝親矣然則思親之堂其孝親

之明鑑與君下敬聞命矣請以是為記君父恭稱鄉
先生母陳稱賢淑蚤已又所存惟繼母逮莫克就祿
養思親之義蓋併致意云

平谷新城記

平谷縣在薊州治西北八十里古漁陽地今為順天
屬邑西連密雲古北口東接山海道經遼東北臨極
邊諸大山永樂初置營州中屯衛以鎮之今諸團頭
等四關熊兒峪等四營官軍守備者常數千人蓋重
鎮也縣故有土城歲久頹圮今都御史閻本奉 命
巡撫至而嘆曰城郭所以衛民況平谷密迩 京師
為東北屏蔽兵民於此乎聚儲將於此乎積非有高
城深池將何所恃於是謀諸總兵焦壽參將劉輔督
曰都憲言是亟請于 朝得允爰命衛指揮袁忠等
督軍夫若干增築之城高二丈五尺址廣三丈五尺
頂殺址三之二周圍六百丈為城門四門有甕城又
各置門城之外為壍濶二丈五尺深半之沿壍植榆
柳幾萬株經始於成化丁亥四月訖工於明年二月
功之成視舊四之三於是居室晏然雖外户可以無
閉防禦之計遠矣僉謂是城也邑小而役鉅不可無
文以示來者縣丞宣議述增築始末徵予記予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易之有取於豫者素定意也天
下事未有不成於素定而況保障為政之首可使
之固循廢弛于宴息無事之時乎惟茲城郭既新人
心始安可以奠民居可以廣儲積可以繕甲兵蓋威
蓄鋭復何外侮之足慮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此之謂也都憲公可謂防患于未然者矣乃
若力出於閑暇之日而費出於規畫之餘於衆無擾
於事有功此善之善者也役之人能嗣而葺之其利
閑且遠哉因為之記以俟諸有功於斯役者列之碑
陰

重建西廟記

淳安邑治之西附郭之間立廟祀神其来久矣近歲廟厄於火居人裒財重建輪奐之美視舊有加首事者以予邑人走書求記按是邑東西郭皆有廟相傳神爲葉姓或稱葉府君或稱戈天將竟莫知其所從始及考圖志乃謂葉當音歙以爲三國時賀太守廟賀名齊會稽山陰人建安中以武威中郎將討平山越始表歙東之葉鄉新定里爲始新縣隸新都郡吳因以賀爲太守加偏將軍封山陰侯始新即今縣治也縣西北六十里之永平鎮有葉鄉土地祠又名賀

將軍祠蓋賀有功於民歿而廟祀人尊之曰葉公理或然也則此二廟爲賀太守廟無疑而府君天將云者因訛葉爲[illegible]遂爲附會臆度之說也然一神而二廟毋乃瀆乎蓋邑市分東西坊析而祀之便祈禱耳雖然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者謂之淫祀無福若賀之闢土置邑非以勞定国者乎非法施於民者乎是宜邑之人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惴惴然若子弟之事父兄豈徒專以徼福亦以報德于神云爾此其正直之氣殆與山川相爲悠久哉故能使人愛而慕之畏而敬之千載猶一日可謂靈也已若諸葛孔明之於蜀關雲長之于襄張翼德之于荆皆功施一時而廟食百世若侯者庶幾似之哉予故辨其僞而歸之真以明廟祀之正以洋時人之惑使来者有所考焉[illegible][illegible]工於成化丁亥之臘月至明年仲冬訖工凡用財力人皆樂助是用列其姓名于碑陰遂書以爲記

淳安縣重建布政分司記

淳安縣布政分司舊在縣治東南青溪之濱比因居民弗戒於火延燬無遺議者欲改造縣西閒曠之地

因循未就大尹丁君由成化戊戌進士出宰是邑勵清苦耳澹泊輕徭薄歛裁減冗費正賦之外纖毫不以擾民尤於分司之建惓惓注意蓋謂興廢舉墜在古人有不能已者此類是也乃節縮日用積累羡餘重拓舊基聿新厥制中後廳堂各三間左右廂房各六間前門五間門之前建駐節坊牌一座夾以申明旌善二亭瞰臨青溪材皆取其堅壯工必務于精緻飾以丹漆加之彩繪非欲以爲觀美蓋敬事奉公之意寓焉始事于壬寅夏五月至冬十月落成士庶環觀皆嘖嘖稱嘆以費自公出役不及衆尹之功偉矣

宂有紀述以示後来尹因具事狀以記屬予竊惟
朝廷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有如藩臬重臣循行郡邑
各置分司以處之體統尊嚴等威有辨優禮之至者
為民之深也而尹以銖積寸累之餘載新輪奐勞亦
至矣其視假公營私舉一費百而不惜人言之是非
者不亦大有間哉自今旬宣君子駐節于斯于以宣
上意而達下情興民利而去民害務盡厥心毋驟于
職則入將視此為南國之甘棠瞻者敬而過者悅非
徒輪奐之美而已尹名練字質純世家江右之豐城
學問該博經史貫通而其仁民愛物之意推此可見

誠無愧於儒者云贊是役者丞鄒端簿姚謙典史王
思明皆能體尹之心者也併書為記

重脩徐州百步洪記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勢極險峻舟行艱於上下外洪
大石百餘如獸蹲狀人呼為翻船石裏洪壩下數埠
屈曲如之玄字每歲官民船經過被損以百數賦稅
供給之需商旅之貨物淹沒至不可勝計甚者舟人
亦往往因而覆溺東西兩岸縴路低隘稍遇水漲遂
至瀰漫無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巉巖磊砢艱於
步履官府督工修治鋪草萬束聲土平盖費財勞民
僅取便目前已而水至則前功盡廢艱險如舊自是
樂間通漕以来所費不知其幾矣成化丁亥冬官主
事郭昇奉 命守洪至即相其洪勢度材量力銳意
脩治博詢土人廣採輿議遂具疏請之于 朝及移
文部堂并總督都憲咸以其言為然於是募工鑿去
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壩下數埠東西洪岸并縴
路各用石板甃砌扣以鐵錠灌以石灰既堅且固兩
堤各植柳濬井以蔭濟行者凡有關於洪道有益于
漕運如金龍等神祠觀音閣公廳閘廳鼓樓及軍夫
所居共二百餘間重脩增建煥然一新所費錢數以

萬計悉設法勸率所在軍民一毫無取是以人不知
勞而功易就始于成化戊子春正月成于明年冬十
月舟行至此如渠安流東西摔挽復履坦途往来之
人靡不稱快儒士弘敎等以主事有功是洪不可無
述不遠千里求為之記惟天下事無有不可為者但
安於苟且樂於因循以為人之受害乃勢使之然卒
至于功無所成害不可去者多矣噫此豈仁人君子
之用心哉昔李冰鑿石堰江范希文築堤捍海皆急
於興民之利而去其害郭君先在臨清三載曾造遮
洋船七百餘隻改修南扶等閘挑濬觀音嘴等河人

至今賴之而於此又克成偉績使去險即夷易危為安其利濟之功豈小補哉郭君世家崑山近隸籍潁川由進士拜今官庶勤幹濟將來名位未量其諸助財修建者列名碑陰庶使來者知所勸云

澤州重建廳事記

州郡廳事實牧守承流宣化之所群吏于此稟度衆庶于此趨令爭訟于此求平賦役于此取均仁政由此而出仁澤由此而施者也非高廣無以示聽非崖嶮無以示明非庭階森嚴無以辨分非門扉軒豁無以達情此而弗治如治人何是以有志之士必先整

飭廳事以為正已正人之本非徒侈觀美而已澤州本屬冀州域春秋屬晉戰國屬韓秦屬上黨漢始置高都縣隋改澤州取濩澤義唐宋因之元時領晉城等五縣隸平陽路 國朝省晉城領高平陵川陽城沁水四縣直隸山西布政司州有廳事前代莫考再建於至正五年而重修于洪武二年至是歲月寖久風雨震凌梁柱朽腐左支右撐日懼覆壓知州陳奎涖事之暇謀諸同知趙鳳判官王用等樽節公費佐以巳俸鳩工市材撤而新之重建正廳五間鼓樓五間儀門三間東西吏房各十五間經始於成化辛卯春正月閱三月畢工落成之日衆皆稱嘆謂是役也材力弗勞於民而規制有加於昔誠宜文諸貞石以示永久於是知州述脩建始末走書今戶部左侍郎原公傑徵予為記夫廳事有關於政令者也今茲輪奐既新吏民方改視易聽州之長貳將何以慰群情之望哉亦惟端本澄源使發於已者皆大公至正之道施於民者無暴征橫斂之失夫然後治化興行而廳事不為徒建也已知州由進士初任沁水尹以能聲遷今職清慎疏通州人感悅其功業未可量云

濮州新開河渠記

濮地瀕衍民以農為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戊辰秋河徙滎澤浸流州境自館濮迤北至港上地可萬餘頃悉為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道浸流稍息瞻濮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原公傑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曰土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即如此地農業所資非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況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徼後功乎衆皆曰然於

是都憲躬為相度地勢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同知陳僑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河長七十里深皆及泉以防壅塞兩岸築堤廣二丈高半之長與河等以防泛溢復令范縣延相濬築二十里許下接故渠以達張秋運河是歲水不為患農業驟興獲利者數千家是役也判官徐伯良齊諒典科辛寬撫綏有道民不知勞明年春都憲復按濮以水患雖息河堤未固又命新任知州張雲益工濬築高深視舊倍之兩堤各植楊柳培護以圖堅久州民相與語曰自今以始吾儕得享粒食之樂以免於墊

溺流離之苦者都憲之功與二三大夫之力也安可以無述乃群請於州守守不能抑因述始末走書求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嗣其功以求其利其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可以人力而成者况河渠乎昔者河決瓠子濮民嘗受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沉白馬蒼璧令群臣負薪卒以填塞築宮其上導河北行而水患遂息蓋以人力勝之也今茲河流既順而濮之為患特餘浸耳然河渠一開而水勢有歸地利可興民生以遂謂非人力成之而何矧今　朝旨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為急若

都憲可謂能奉宣　德意而濮有司可謂能舉其職業者矣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且溉且灌長我禾黍雖彼以瀦水其以濮水為用不同而為利一也濮之民寧無繼是而歌者乎用書此為記以復守之請云

重建西關社學記

西關龍門也龍門以北為城堡八皆武衛無有司比屋戍卒以故缺學校之絃誦聲正統初嘗一設社學以教將士子弟之在各衛者未幾輒罷已而虜騎衛斥人皆散逸戍守且廢何有於學參政葉盛與中奉

命協贊軍務興廢舉墜踰年武備益振戍守益固邊境晏然人以大和參政意謂文事武備相為用久矣武而非文曷以導人心廸彝教使知尊君親上之義之為重且急耶於是疏之都御史李公請復建八城堡社學而西關之學獨先就舊在衛東南今遷東北地寬廣面陽前築夫子燕居堂後為明倫堂東西為居仁由義二齋燕居堂東為藏書之室齋之旁為遊息之所為屋若干楹繚以周垣啓以重門其南當通衢樹坊牌二曰興賢曰西關社學學本龍門也而曰西關者衛之西有關焉參政所更也學既成擇老成

遹於儒者為社學師選將士子弟之俊秀者為弟子員俾從遊其中叅政親督率作詩勸相出公帑所羨積贖書凡五千餘卷俾之講肄於是絃誦相聞禮義並興而遐方之士始知有文學之貴其為風化之助大矣諸生吳亮黃用率同列礱石請為之記予惟禹貢綏服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此文以治內武以治外之意然內三百里非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無文教以武衛為主聖人嚴華夷之辨如此今叅龍門外控虜境實古綏服之地武衛固所當嚴文教豈容或廢叅政興學之意蓋欲明五

典以淑人心使知綱常之所當尊而君親之不可以或後久安長治之道無踰於此繼是而當北門之寄者恒以是用心則禮義可興風俗可厚雖無兵而守固胡虜不足言矣是役也贊成之者叅政周賢經營之者守備黃瑄吳昇皆有功於是學者宜書

重建正學祠記 二

正學祠在金華郡城東一里郡守李嗣奉勅建以祀先儒何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四先生皆郡人宋元間此地有陶氏書院四先生嘗講道於此後陶氏家日落書院尋廢其地為有力者蘇圃

成化丙戌李以郎官出守首訪遺跡意圖規復適僉憲辛君訪按郡守以其事白之辛欣然曰表章先賢風勵後學吾輩職也且四賢著述有功聖經固宜從祀孔子況書院乎即具實以 聞詔從龜山楊氏之例立祠鄉郡春秋致祭 賜祠額曰正學云守承命惟謹謀諸同知牛盛華相與聚材鳩工闢書院舊址建立祠宇為屋若干左右廂前門如數宰牲有廚齋宿有房飾以丹漆繚以墉垣傑閣峥嶸華扁炳燁經始於成化戊子秋九月訖工於是歲冬十月守卜日落成於是郡邑僚屬師生耆老瞻拜之餘皆嘖嘖

稱嘆百年文獻至是一新足以見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功賢有司興廢舉墜之力自是正學有傳斯文增光而邦人士亦求有所賴其為彝倫風化之助豈淺淺哉守以盛事不可無述因走書求記惟正學在天地間猶元氣也元氣運而後歲功成正學明而後治道著三代以上正學在聖賢治道在天下固無容言矣三代以下正學在六經治道在人心非有諸儒闡明之則天下貿貿焉又惡知孔孟之書為正學之根柢治道之軌範而佛老之言為正學之蓁蕪治道之螟蟘也哉四先生生東萊之鄉出紫陽之後觀感

興起術討服行師友相承所得多矣考之郡志如文定力窮伊洛之源文憲身任天下之重文安履蹈篤實文懿素志沖澹其操守同文定有諸書發揮文憲有讀易等記文安有語孟考證文懿有四書叢說其著述同夫正學具於六經原於人心者其體也見於治道者其用也六經既明則人心以正治道以盛而正學之功於斯至矣然則四先生既有功於六經即有功於正學有功於人心有功於治道天下後世蓋有陰被其澤者祠而祀之豈非有司之先務哉是舉也宣 上意淑人心厚彝倫勵風俗其功不亦大乎

僉憲河南人郡守廣東人皆名進士其相率為此誠知所重者後之人繼是而葺飾之斯文之傳為不朽矣予故為之記以詒之

梅菴記

菴以梅名寓志也志於梅何寓梅花之儒者也儒者之志蓋似之矣似之斯好之好之故名之也何遜之興林逋之逸其於梅誠好之矣而無所名名之者著其志之有在也好之而無所名則固以適一時之趣耳梅菴昆陵先生自號也先生素好梅家居寄邇梅村菜書舍吟誦其間花時啓戶巡簷徘徊索笑湛然脫灑塵慮其志之高尚可想見已既取科第歷仕途待詔詞林司業國子諭德 青宮遠鄉邑無復向者巡簷之趣暇日闢官舍旁室命善畫者即素壁圖之冰肌玉骨爍然瑩然公退靜觀宛若梅村之在目也因扁其楣曰梅菴先生既自序之而復命輅為記夫梅得氣之正者也先春而芳清標特立一塵不染昔人謂其有孤秀之心無奔競之態為花之儒者豈不信然先生丰神秀發同梅之清也操履純固同梅之貞也師道凜然弗徇於俗同梅之孤潔也位尊望隆聲譽藹然同梅之芳馨也然則菴以梅名豈非其

志之有契耶雖然此梅之質也若乃登商鼎薦和羹又有調劑之用焉先生以道德率人俊乂彬彬應時效用者多先生所造就其功固已著之天下國家而無施不可矣况當 聖天子詢用老成之日寀勿廊廟輔德格心措斯世於安恬之域者非先生而誰彼西湖之處士楊州之法曹趣則適矣其如用之弗竟何噫先生名菴之義豈玩物云乎哉儒者之志非梅又烏足以見之輅嘗侍講幄知先生真有歲寒之志而非苟同於俗者也於是即其實以記之先生姓趙氏世家昆陵云

清泉八景記

清泉去壽昌邑西不三數里勝景也所居翁氏簪纓族也翁君志常魁傑士也八景志常所名也因其地之勝而加以名之美此八景之所以顯白當世而見重於縉紳也夫地以人而顯固然矣而志常讀書明敏識見卓異才可仕而弗仕而甘隱于清泉之間囂然自得無慕於外者八景之勝有以玉其成而投其契也彼良田廣衍于耜舉趾不失其時者東郭春耕農人之力於本也觀此則龐公之志有在矣水波不興投竿取魚戴月而歸者西湖晚釣漁人之得其樂

也觀此則子陵之風可想矣因宋賢之遺址構屋聚書俾子孫肆力於問學而彰山書舍固藏修之所也即衢婺之通津造舟濟人使往来不至於病涉而南溪古渡實惠愛之施也馬堤以馬令所築而得名焉堤牧唱聞之而名利兩忘蓋與陽關之唱不侔矣杭嶺以浮屠之菴而可憩杭嶺樵歌聽之而塵慮頓消孟與滄浪之歌同調矣萬松之間梵宇巍然晨鍾初聲居人有警為善者自是孳孳也石橋卧波亭構翬飛夜月當空水光一色體道者貴々於黙契也惟茲八景環列乎清泉秀鍾於翁氏仁者知者得以擴其勝而挹其清此志常所以異流俗而號稱傑士也且志常好禮尚義延譽鄉邦以有義士之稱冠帯之榮固已光照山川衣被八景矣矧夫子孫蔚々秀將来掇科取仕以顯揚于世又烏知八景之名不由之而愈顯耶人以地而貴地以人而顯二者勢常相因予也謂地靈人傑之辭非獨為志常喜又將為志常之後期之因其請遂書以為記

洪音樓記

嚴州府鐘樓舊在府治之西玄妙觀東南歲久樓圮鐘併置之樵樓說者以為非制宜復舊規太守江侯

涖任三載政務脩舉人用協和間以建樓之意謀諸同寅僉議克諧遂出公帑羨餘市材鳩工闢地拓基聿新厥制樓為四簷高可七丈方廣如數既壯且麗卜日告成升鐘于梁聲聞遠邇士民懽悅以為樓觀載新不可無述侯因以記来屬予惟鐘者官府以之示晨昏之候警群情而一衆志誠治道不可缺者當夫五鼓戒嚴東方未晞鐘聲一振卧者興而作者出雖有宴安之人亦將惕然內省無敢逸其志矣及乎時臨昏暮初漏方傳鐘聲既晝作者息而行者止雖有不逞之徒亦將悚然內懼無所售其奸矣或謂道

德齊禮為治之本也何以鐘為然不知道德所以附人心者也鐘所以警人心者也書曰作新民作者鼓之舞之之謂也孟子曰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者提撕警覺之謂也譬之造化之於萬物既潤之以雨露而後震之以雷霆然後萬物得以遂其生成之功為治之道何莫不然本末具舉精粗靡遺而治道備矣江侯名祿家世太平之當塗由進士歷文選郎中出守是郡慈祥愷悌深得為政之體鐘樓之建特興廢舉墜之一耳贊是役者貳守鄺君才通府曹君泰推府鄺君昂皆賢佐也因併書之

重脩醉翁亭記

滁州城西南六七里舊有醉翁亭創於瑯琊僧智仙而名於歐陽文忠公宋慶曆間由龍圖閣直學士以知制誥守滁以平易為政民安之暇日與賓客宴飲於此自號醉翁因以名其亭并記之蓋寓情於酒耳後滁人慕公之德思前守有合於公者於亭後建二賢堂祀公及王元之元之明道中由翰林學士出守文章政事與公相埒合而祀之人心之公也久之亭堂寢廢僅存遺址 國朝宣德丙午歲重建於是始翼然如舊規迨今數十年風雨震凌梁柱摧折幾於復圮南京太僕卿盱江鄭君悠少卿天台管公崇志寺丞河南吳君篪毘陵李君廷芝知州安陸周君正慨然以脩建為任各捐俸貲以為衆倡一時仕宦及義士聞之多樂為助遂鳩工度材闢地廣基亭因其舊而增脩之益以梁栱餙以丹漆堂撤其舊而改建之高廣倍昔輪奐有加焉亭西南隅別構屋數楹召方外士居守割近亭周圍隙地界之令力耕自給亭下故有釀泉原無亭蓋圓亭覆之亭前後山瀕溪雜植松竹柳凡數千百株鑿石甃橋築巨堤水環遶亭前澄澈可愛經始於成化己丑冬十一月至明年夏

五月畢工鄭君暨同志具始末來徵予記惟文忠公治滁在慶曆丙戌至是已四百餘年而所謂醉翁亭者其興廢屢矣世之君子聞醉翁之名誦醉翁之記恍然如醉翁在目矧親歷瑯琊之間徘徊釀泉之上遐想芳躅寧不為之惕然有感於中乎此亭堂之脩建所為有補於風化非徒遊觀之樂而已且公以救時行道為心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而名亭之意特寓情焉耳顧使人思慕不忘如此何耶蓋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小人間之也不然韓范富歐皆王佐之才使得盡行其志宋之治將幾於三代矣然公

自是歷典名郡重升廟堂與二三執政同心輔治功業巍然有光簡冊此又以見小人終不足以勝君子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噫後之思慕公者豈獨滁之人士哉

重建岳陽樓記

岳陽樓在岳州府治西南右瞰洞庭左挹君山波光巒影萬景在目誠一郡偉觀也圖誌莫詳創始然考之唐李杜諸賢皆有賦岳陽樓詩其來已久至宋慶曆間郡守滕宗諒子京重建范文正公希文作記而後岳陽樓之名益顯於世慶曆至是四百餘年中間

興廢不知其幾矣成化丁亥進士眉山吳節以郎官有聲出守茲郡登覽之餘憮然有感謂湖山景象不減舊聞而樓之規模大非昔比詢之則後來郡人所構卑陋弗稱亟欲改作還于舊觀適視篆之初年飢用乏力未暇及乂之政務漸舉歲時漸稔廩有積粟庫有積貲乃謀諸僚佐稍出羨餘兼助己俸募工餝材撤其舊而新之始事於辛卯冬十一月訖工于壬辰夏五月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高宏壯麗有加於前落成之日衆皆欣悅以為盛事不可無述於是太守具事狀介太僕寺丞鄧君廷瓚來徵予記嗟乎物不自美因人而美此理也夫以岳陽為樓擅有洞庭之勝既云美矣而范公為記又歷叙陰晴變態之妙以寓夫先憂後樂之心使人誦而味之非惟不出戶庭而湖山景物盡在目中凡素存憂國憂民之念者自將惕然警省而油然興起矣然則是樓之建豈為遊觀之好哉蓋深有慕於公之為人而追尋芳躅思欲企而及之者也予聞太守治岳廉慎有為九載之間士安其教民安其政而吏亦怡然於禁令之下無敢偽然以肆者夫為郡而能仁於其民無愧於公之心也建樓而欲復於舊無愧於公之文也公何人也希

之則是予於太守有取焉於是乎書

愛敬堂記

蜀阜徐君廷進乃福建大叅原一之兄封兵部郎中靜樂公之仲子也君天性孝友事郎中公毋錢宜人極其奉養待伯兄廷傑弟原一克念天顯而篤友于之愛庭除之間棠棣琴瑟和樂之風藹如也且勤儉克家詩書課子田園克拓堂構一新誠為一鄉之著士堂成而賀者雲集適原一以考績赴 京師一日道乃兄構堂之意問名于予且請一言為記予曰盍以愛敬名一以志君家之樂事且以訓後之人咸知

愛敬之理而正家之道端在乎是夫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使能童而習之長而不失則人人皆君子比屋皆可封矣柰何人心不古習俗易移至有耰鋤德色箕帚誶語而愛敬之風鮮見於天下如廷進君者身雖不仕而能孝于親友于兄弟如此則斯堂之構豈獨為一時之美觀吾知宜兄弟和妻子父母其順不出戶庭而民行之淳風俗之美即此可臻矣其為益豈淺淺哉原一起而拜曰貫不肖兄弟原先生之教至矣歸以名堂俾世世子孫守之不敢忘遂援筆記之

文敎公集卷之六終

商文敎公集卷之七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大理楊 熙校正
庠生徐大美 余順祖
六世孫商之梓 之夔 同校

雜著

奉題高宗御書後

右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四章予友大學生方淵家藏舊物也相傳淵九世祖金紫光祿大夫闇休致陛辭日高宗適書此詩因以錫之時紹興辛亥歲也以其詩攷之良是闇仕歷右文殿修撰而階金紫光祿者階進而官不進也龍章御寶光彩如新觀此可以想見當時君臣相得之意然說者謂高宗是時金耻未雪宜詰戎兵以陟舊服翰墨非其所急殊不知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光武投戈講藝前史美之高宗惟不用儒而已使其真能擢用儒術則中興之業當不在光武之下而如金紫公者亦安能奉身而退得以直遂其山林之趣也哉淵字向本學識卓異先世遺物能珍惜若是誠方氏賢子孫云

題富山遺藁

富山遺藁淳安方先生一夔所著詩也先生生宋元間天資穎悟志學懇篤嘗從游潛齋何先生究心義理之學仕既弗顯因退而築室富山之麓授徒講學學者稱之曰富山先生今所遺詩多五七言古體紆徐渾厚弗事雕刻要其學有原委然亦足以觀先生沖雅之操矣昔歐陽文忠公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世以為名言先生惟弗大用故事業無所見有蘊於中皆於詩發之豈非窮而後工者耶先生五世孫文傑彙輯將鋟梓以傳屬予一言予未及荅適文傑之子中領鄉薦來 京復介宗人兵科給事中廷臣促予言敬為書此先生詩予友周弘璧言之備矣覽者當有得也

題應御史家藏 隆恩錄後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應顥文明世家嚴之淳安登正統乙丑進士歷監察御史大理寺丞按察司僉事副使陞今官旬宣之暇謹錄 累朝所頒 勅命勅諭萃為一帙題曰 隆恩錄將鋟梓以示子孫特屬輅言識諸左方輅惟國家著令凡升朝官自七品以上任滿三載有政蹟者例得推 恩封贈其親前勅命五道蓋文明為御史時所受者也其從弟頊繼由科目擢光祿寺署丞所受 勅命一如令典 恩榮至矣載惟 朝廷差遣非軍國重務雖大臣弗輕給 勅諭而文明所受 勅諭二道蓋一任御史時清理軍政一任副使時總督海道皆重務也故兩給焉文明敦厚廉謹歷中外四十年始終一致雖議退弗炫而所至之處軍民悅服縉紳君子雅相推重是誠有德之士所為寖躋通顯迓承 寵光者非偶然已且尊翁惟善暨弟惟賢以同産至親並受恩封烏帽錦衣享年有永此尤人所難者是固慶門積善之報抑詎非賢令器忠孝兩盡有以感召之歟今名位未量所以圖報 君恩顯揚先德者當自有在謹書此以俟

徐節婦傳

節婦王氏淳安人蜀阜徐君福壽妻也年十九歸徐仁慈孝敬深執婦道明年生子士華越七年姑亡無何夫亦亡節婦值二喪哀毀瘠甚幾不能生服既除舅以年邁莫給衣食欲奪其志節婦指日誓曰婦無再醮禮即有異志有如此日由是舅不能強節婦益服勤儉甘澹泊躬績紡養老撫幼備極艱苦舅歿營備塋祭無違禮其孤稍長擇師訓誨求名家女配焉

以故士華克底成立讀書習禮爲鄉善士田園屋廬日以充廣節婦志願遂矣節婦今年八十有七爲未亡人者六十餘年節操凜凜人無間言有司上其事於　朝旌其門曰貞節士華子廷澤好學克振以子備員太史屬其從弟鑑貫二進士狀節婦行求爲之傳云贊曰人有恒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婦以夫爲天者也若徐節婦者夫亡守志六十年如一日豈非順天者乎壽富光榮享有子孫之盛非彼蒼者有以相之哉噫順天者昌乎於徐節婦有徵矣

晉太傅謝公像贊

太傅之後子孫散處江東西甚衆若新淦吉州謝氏實其派系謝氏之良曰師軾者讀書好禮家藏李伯時所寫太傅像筆意精到卷軸如新非累世什襲之謹能如是乎師軾間託其鄉親子邑令丁侯屬予題跋故爲之贊而復其後以歸之贊曰江左之賢粵惟安石高卧東山累辭徵辟出爲蒼生茂揚聲寔談咲折奸從容勝敵王室奠安厥功誰匹簪組蟬聯才華傑特文武一門有光載籍遺像儼然垂示無斁

諭德梅菴先生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琬字叔琰晚號梅菴老人系出宋宗室魏王德昭之後由魏王十一傳至高郵錄事孟堙始徙居常州之武進孟堙生由彰元永興主簿由彰生宜賢宜賢生彥珎彥珎生公之父敏善以公貴初贈承德郎國子司業再贈奉直大夫左諭德母陳氏繼母戴氏俱贈安人進宜人公生而穎異自幼凝重不好嬉戲讀書數過能背誦八歲出就外傳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十歲值母陳氏喪哀毀如成人十四補郡庠生習舉子業爲文章日進月盛永樂辛卯歲以詩經中京闈鄉試第二名時考官評其卷有云經學則融傳註而成文策問則據事實而敷答簡而且明

詳而不冗非有學者不能也明年會試春官中乙榜擢浙之奉化教諭甫半載代還調閩之德化公善於訓迪士子翕然向方閱七寒暑以父憂去服闋除保定之慶都未幾聞繼母戴氏喪去復除山東之金鄉皆教諭宣德甲寅歲用衍聖公薦赴京辭三氏子孫教授職弗就遷翰林院待詔明年陞北京國子監司業階承直郎已而　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正統甲子春三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易之文言翼日　賜織金紵絲羅衣各[illegible]襲[illegible]宴于　奉天門明年陞左春坊左諭德階[illegible]訓大[illegible]又　命公兼

經筵官 賜織金紵絲衣一襲白金三十两鈔三千
貫景泰辛未春二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書之
泰誓 賜織金紵絲羅衣各一襲及紗帽犀帶復
賜宴于 奉天門公深自感激歷陳七事皆學政當
務 上命禮部議多見施行是歲冬得疾醫莫能効
遂卒時某月日距生洪武丁卯某月日享年六十有
五公丰姿秀偉言詞動止雍容閑雅所著詩文渾厚
典則類其為人其教學者每以古人嘉言善行諄諄
開導故所至人化其德久而益親在太學十有七年
規矩整飭脩德講學教人有序始至嘗議修胡安定

湖學之教職居佐貳勢莫得行公處己甚節儉而急
於周人之急太學諸生中有親在遠方弗及養者必
致書郡縣俾存問之貧弗能娶者助其費為婚
之喪弗能舉者厚賻之設藥房選諸生知醫者五六
人領其事以己貲置藥物其中以濟人之急又買地
都城之北環植萬柳名萬柳庄設義塚以葬凡喪之
不能歸者其於師生恩義可謂兼盡矣然好善惡惡
之心大明諸生有善行者曲加禮遇至忘其勢分敬
之如賓或少有過差則正色待之過而弗改者遠絕
之至弗與言其多取怨於人以此在廣都金卿時嘗

考山東山西鄉試及禮部會試在太學兩奉 命代
祀郊曾及會稽諸祠所至竭其誠敬於民秋毫無擾
[illegible]手書公為人親書禮祀二大字并為文送之而會
稽[illegible]亦以為詩歌稱頌其美公與人言必及聖
賢[illegible]忠孝大節於利害絕口不論蚤夜汲汲惟
以[illegible]為己任[illegible]有司失職則曰此我輩與教
者[illegible]也[illegible]門焉初娶龐氏累贈
宜人繼娶南氏累封宜人俱有賢行子男二長仲達
[illegible]次仲壽年方十有四歲[illegible]女一贅孔子五十
八代孫公獻為壻公比祀會稽還過家於邑之西

村[illegible]將奉公柩還葬之以辭嘗
辭公之門悉公之行請為狀其事如右以俟銘諸德
者擇焉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龔公行狀

公諱銘字克新姓龔氏世為揚之高郵望族曾大父
士信大父思誠父文[illegible]俱隱德弗仕母王氏有賢行
公自幼端[illegible]事父母極孝敬奉甘旨承顏色靡不得
其懽心親殁哀毀喪葬之禮一無所違弟鉦蚤世撫
其遺孤逾於己所生及游郡庠受詩經習舉子業學
行老成為師友所推許然累以鄉薦弗利[illegible]

春官入太學宣德甲寅擢知淳安縣事公下車務以
德化人不尚刑威而尤留意學校一時人材盛出公
勸迪之功居多邑之民方傾心向慕而公以讒言為
當路者所沮遂力求去位盖公待人一於誠蒞政一
於公不暇為利害計以是人或弗遂所欲此勢所必
至也公胸襟瀟灑偉貌修髯望之如神仙中人平生
寬厚仁恕與物無忤性簡靜方賓朋匝坐談笑之劇
譁聳撼屋公默然自如平居好施予里人以貧告者
輒周之無吝色緇黃之流誘以徼冥福者則錙銖弗
予退居十餘年優游里閈絕無復干進意日惟以課

子孫延賓朋為事户外之屨常滿郡大夫考德問政
率往咨焉郡人陰佩其惠公不自以為德暇則與士
夫酌酒賦詩陶咏性情日以為樂勢利事泊如也配
張氏子男四長誼次讓蚤卒次讃次議登辛未進士
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孫男女各
五曾孫男女各一議以三載滿推　恩封公文林郎
四川道監察御史母封孺人　命下公以疾弗起時
景泰乙亥某月日也距始生洪武丁卯某月日壽六
十有九公去淳安久淳士庶往来道高郵必泊舟湖
下往拜公於家雖甚匆遽弗廢及御史既貴淳人無

少長聞之皆曰是吾邑令龔侯子侯位不竟其德以
去茲已食其報矣天果嗇於仁人耶其愈久為人所
愛慕如此初公蒞淳之明年予忝領鄉薦還公喜迎
謂曰中科目易中魁元難此子之先世所積也慎毋
以學自畫尚勉其遠且大者逮玆二十餘年予以踈
拙竊禄於　朝未嘗不思公之言每期歸省之便敬
拜公庭下而公今歿矣嗚呼痛哉公訃至御史號慟
欲絕以予相知屬為狀其事因述聞見大槩如是以
俟銘潛德者擇焉

桃溪畊叟柯公墓表

桃溪畊叟柯公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潛之
大父孺人林氏其大母也卒且葬已十餘年矣玆潛
以父喪歸守制因持大父母行實造予請表其墓按
柯氏莆田右族公十六世祖五代晋評事實自晋江
遷莆田武盛里之西柯宋皇祐中評事六世孫賵承
事郎旦再遷安樂里之柯山子孫衆多代有顯者至
公曾祖復祖憲孫考君實皆以隱德自高公諱詮字
德平行四桃溪畊叟其別號也公早喪父兄奮自樹
立事母郭盡孝撫二姪有恩姪卒復撫教其子女至
號從遺孤咸加賑恤治家嚴而有法儉於自奉而厚

於供祀事宴賓友凡先塋先祠時加修葺後以所居構書屋命子孫肄業其中蚤莫躬為程督閒遺從名師資給之費傾囊弗吝與人交開心見誠人有善奬與之不善開導之因而改悔者衆或有侵其先世遺業及竊其貲去者公悉置不言以是人皆稱其長者平生以氣自豪脫落勢利娛情經史年四十即嘗治壽藏壽具別築室壺公山南之桃溪因號桃溪耕叟云暮年精神不衰遇佳時令節邀集同志登山涉水極觴咏之樂見者謂為神仙中人景泰乙亥七月二十日卒距生洪武壬戌九月十九日壽七十四配孺

人林氏同邑醴泉里王湖名族孺人淑慧多能嘗誦習孝經列女傳諸書曉其大意尤精於女工父母為擇令配得公遂以歸之勤儉之德雍睦之行慈愛仁惠內外無間言凡公所為孝義著于家庭忠信孚于閭里亢壟邁烈於先世而垂休委祉于後來者寔孺人相助之力也其賢矣哉孺人生洪武壬戌八月十七日卒景泰辛未十二月十五日壽七十子男二長淳封尚寶少卿兼翰林院修撰次滿女二適某某俱先卒孫男七長潛景泰辛未進士第一人累遷今職次江通州學政澍邑庠生某某早卒女四曾孫男五

女六淳等先後奉柩塟醴泉里山門洪林之原其墓公所自治者也世常言有德者必有後若公與孺人者即其生平所為非有德而何是宜肖子哲孫簪紱蟬聯譽望赫奕而方來功業未量有後之報豈不信而可徵哉予故為之表庶後之人有所考焉

贈禮部儀制司主事邵公墓表

邵公克宜以成化己丑五月十日卒于正寢距生洪武庚辰某月日壽七十庚辰十二月諸子奉柩塟章家山之原丙子以子新貴 朝廷推恩贈公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己亥新自主事陞員外郎奉

使南還特大理卿同邑宋弘澤所述狀來徵予文刻石表墓以昭潛德予受交於公父子義不容辭敬為表之公姓邵氏諱宗羲字克宜世家淳安太平鄉之石溪曾祖子成祖彥材父希本有隱德母許氏有淑行希本無子雲坡吳芳遠其姊之夫也生公之明日謂希本曰吾子頗衆此子宜為舅氏嗣希本喜遂鞠之以嗣其後云公天資秀異儀觀甚偉如翠竹碧梧清氣可挹少從鄉先生游涉獵經史博覽典故通曉大義年十四希本卒旁無伯叔兄弟奉母許庶母方煢然以居里之強悍者謂公單弱可欺欲以計侵其

由宅每以重科擾之、雖賴本生兄弟為之提撕而公
挺然自立卒不少損、欺者意沮、比壯躬率僮傭力田
治生外供賦稅內應賓客、久之市良田新別室貲產
寖裕、延師訓子敎行禮讓、嘗言人生衣食惟取僅足
而已、烏用什一之利以招怨尤、暇日朋儕孤艇徜徉
溪上、自號石溪釣叟、親友相過款洽盡情談論竟日、
人有善稱之弗置、有過面折之無隱、鄉人爭論是非
必取直於公、惟言是信、二母相繼卒哀傷過甚喪葬
以禮念外父母老無子擇婢僕馴謹者往事之終其
身有勸公復姓者公曰甥嗣舅義也况父命乎人雖

其言間語諸子曰吾幼而孤壯而多艱老今且至不
及用世爾輩能繼吾志吾不仕猶仕也乃遣仲子新
從吳氏姪武庫郎中福治春秋補郡庠生領天順壬
午鄉薦、成化己丑登進士第、是歲春公疾作、召子若
孫謂曰、吾無德壽及七旬、汝曹頗已成立、死復何憾
但新初入仕務宜盡忠報國以無忘吾訓、吾目瞑矣、
言訖而終、遠近聞者無不嗟惜、逾月新奉　命使湖
湘便道過家而公已即世矣、公娶西源方處士溫祖
女仁慈淑慎閑於內則、年十六歸公家事無巨細一
以身親之、奉養二姑孝敬弗違、歲時助祭必豐必潔、

義處族姻惠施鄉里恩御婢僕撫諸子女慈愛均一、
生永樂甲申某月日卒正統丁卯某月日享年四十
有四贈安人合瘞公繼娶漠洲方氏克勤內助無出
封安人子男五長祐次即新次仁早世次衆次齡女
一適某孫男十女五曾孫男二嗚呼公可謂傑出之
士哉使邵氏田宅不歸他人宗祀不至廢絕公之孝
義大矣升　朝有子推　恩錫秩增光門楣公之善
慶宏且遠矣况子之名位未量而諸孫學業方進將
來之福殊未艾焉故為之表

陝西叅議李公墓表

天順壬午某月日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致仕蒙陰
李公以疾卒於家壽七十有三後十有五年為成化
丁酉其子戶部郎中炯然奉狀謁予求表其墓予稔
聞公賢弗獲辭按狀公諱柰字時珎姓李氏其先隴
西鉅族八世祖諱元金牌千戶始從家蒙陰高祖彬
卿曾祖徽元遺功佐郎判益州路沂水縣簿祖燁考
昇皆隱德弗耀考後以公貴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
御史妣倪氏封孺人公自幼岐嶷如成人長游邑庠
治春秋深得聖人襃貶大旨齊魯學者多師尊之永
樂庚子領鄉薦第二、登宣德丁未進士、除行人司行

人所至宣布德意諏詢善道克舉厥職以薦授南京
四川道監察御史務持風裁糾舉不避權勢南京守
臣不法公率同列論之爲之少戢尤惡貪暴有王御
史者嘗納賄公按之或曰彼同僚也盍少假公曰御
史爲　朝廷執法不以私親廢况同僚耶工部王員
外尤黷貨每以賂免及是爲人所訐公卒按如法刑
部徐郎中素刻深有法不當死者而杖殺其母子二
人逮赴鞫治徐與公有舊冀得寛假竟以酷刑坐罷
由是有鐵板李御史之號蘇豪民擊人碎其首而死
公鞫之衆皆證非枉豪以尸無傷弗承公厲聲曰爾

殺人而陰易其骨將誰欺耶豪色動一訊而伏乃知
彼賂守尸者以他骨易之也衆驚爲神晋人邢小四
其里有富室同姓而戎籍者賂里胥移其籍于小四
後拘補伍小四按籍當行屢訴於藩臬臺省莫自直
公爲查遠年籍冊事始白於死獄尤重囚婦王季奴
隨其夫罰役北京其夫逃亡季奴獨携幼子還巡司
詰之謂其殺夫者季奴不勝拷掠遂誣服械送南京
法司録其無寃將棄市適公監刑閲其案不見其夫
骸所在且察其容色若甚戚者問曰得無寃乎季奴
泣曰寃誰復肯辯耶分一死耳若求平反必更加拷

掠又不知幾死也公疑其情不忍行刑同事者曰法
司已有成案何用疑公曰死者不可復生奈何局於
成案而輕殺人耶後於他所獲其夫季奴以緩獄不
死時荆南張都憲純掌院事凡他道滞獄弗决者必
以屬公吏抱牘至見有公署字不更視曰李御史所
録必無寃也其見信如此正統丁卯滿九載進階文
林郎推　恩封其父母妻及繼室如制戊辰春冢宰
柳菴王公薦補陝西右參議旬宣所至務以宣
上德訪民隱爲急事有便於民益於民者靡不盡心
爲之明年督理河西邊儲邊士賴焉王都督敬爲總

戎注意兵備故黄河迤西惟凉州兵號最精王以公
盡心國事深加禮重在河西及朞當代會邊報益急
代者逗遛河東弗敢進左右勸公趣駕過河以避公
斥之曰吾荷　國恩叨寄方面今邊徼有警宜以死
報　國奈何去之竟候代者至乃還先是　朝廷以
虜勢猖獗命陝西守臣預爲防守時承平既久武備
多廢欲委官簡閲之衆皆憚行公毅然曰主憂臣辱
今　國家多難正臣子盡節之日可以避勞耶乃請
自行往來秦隴延慶間晝夜不遑寧處一卒一矢躬
爲簡閲由是士馬精強兵威大振偏頭關戍卒乏食

姦公督運轉輸千里餽餉以足守臣以鄜州路當金湯白豹之衝恐虜騎突入議設兵防守　朝廷可其奏衆亦規避公復請往既至繕甲兵練士馬築城浚隍晝夜防守一方以安慶陽民苦飢有司不敢擅發適公至責之曰民以食為天七日不食則死矣為民父母忍坐視其死耶即令發賑之民有逋賦積歲不完有司厳刑督之公嘆曰民困故不能輸耳柰何以刑因鮮其縶縶從容諭之同官笑曰彼頑民督促之且不肯輸顧緩之彼肯輸耶民皆感激相語曰此吾父母也吾属可不自勉而使之貽譏誚乎於是爭假

貸以輸卒無負者故西人有李佛児之號參政孫毓因戲曰君為御史人號鉄板今為參議人號李佛何前剛而後柔乎公曰御史尚彈壓參議貴撫字官固不同為政寬猛亦宜有異可一槩施耶孫服其言景泰壬申壽逾六十即上疏乞歸　朝廷許之既歸築別墅於賓山西麓日與故人賓客談咲觴詠為樂敎子孫讀書課僮奴樹藝以自娛優游十年易簀之際神氣不亂遺命烱然曰吾遭時發身官至方面得保首領以沒固無所憾但念　國恩未報汝今忝科第他日當盡忠所事以補乃父之不足即吾死瞑目矣

公為人恬淡寡欲於世利紛華泊無所好性孝友蚤喪母事父能順適志意既沒哀毀逾禮及仕以禄弗逮養語及輙流涕歲時忌日祭必盡哀撫幼弟極友愛弟嘗鬻其田産為贖還之既而又鬻又贖終無怨意弟卒撫其二孤與異己子悉力為畢婚娶宗戚故舊有貧乏賑之恐弗及與人交至誠不欺或有過為之掩覆有片善則喜談而樂道之尤喜汲引後進督儲涼州時少暇即進諸生為解析經義教為文章學者爭自濯磨涼州素乏科第次年歌鹿鳴而升者三人公有以造就之也自奉甚儉約居常食不兼味嘗

營居第子弟務求堅久公曰苟蔽風雨足矣何過為千百年計哉遇人窮困則賙之不吝鄉人嚴剛負京租公罄所有為足之嚴貧不能償止一女欲歸公為侍婢公却不納且出券焚之其女後嫁良家子公沒女哭盡哀如喪父母持身廉介雖為寒士時非其義一介不取鄉有鉅豪少以不義致富晚年愛禮賢士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不往或隘之公曰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况不義之物而可受耶居官所在有氷蘗聲嘗使藩邸外國賜遺甚腆一無所受道經順德里人張時為　郡守延款數日見所持囊中意

必遠方珍物採視之乃黃連數累蓋公素苦目疾故爲之備也致仕歸所積不足充道里費身後家無餘貲惟遺書數千卷而已退居林下而心不忘 朝廷每聞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輒喜形於色否則慨然不樂者累日鄉人愛慕其爲人一言一行輒取以爲法其訟不平者是非曲直惟於公取决行不合義者不畏有司之戮而惟恐公之知邑大夫政有所不通必造廬咨訪藩臬重臣及四方賢達過其邑者未嘗不求見黃忠宣公曰士如李時珍當於古人中求之大司徒楊公亦謂公名實相符無愧於古人人以爲名

言平生著述有春秋管窺王覇總論藏於家初娶杜氏蚤卒贈孺人繼徐封孺人子男三伯煥然蚤夭仲即炯然中天順丁丑進士今戶部郎中季燦然邑庠生孫男夔龍中成化丁酉貢士嗚乎世之仕者與碌不振久矣蓋士必以理爲主而氣以充之然後足以有立觀公之所存所施其剛毅正直之氣莫之可謂而理實行乎其間故無往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嗟乎位不滿德未究厥施然想其爲人有足以廉貪而立懦者故爲之表使人讀之庶幾聞風而興起哉

前監察御史練君墓表

練君諱綱字從道姑蘇名家先世以官爲氏自周而來代有聞人宋時有諱京者仕爲河南節度使封南康郡伯君二十世祖也八世祖應祥累官江浙提刑始徙家嚴之建德元至正間曾祖文達海道萬戶府總管復自嚴徙蘇占籍長洲卜居尹山遂家焉祖則成洪武初舉明經爲春坊司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考諱哲封監察御史妣王氏同邑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君自幼穎異立志遠大爲邑庠生治春秋舉宣德乙卯京闈亞元會試辭乙科卒業太學正統己巳歷事都臺適 英廟北征未還 景皇帝爲臣民

推戴正位 宸極以安衆心九月君上中興要務言甚切直曰謹天戒急先務正軍法布恩澤廣言路辟奸邪公薦舉察廉吏大要謂守成與中興不同中興與創業無異其機在 聖心一轉移間則可因敗成功變禍爲福矣 上命所司采行之自是聲譽籍籍騰播中外十月虜遂逼都城君復上勤王急務謂黠虜妄想非止如前日侵我邊鄙留 車駕而已要我勒金入以汴京待我乞 勅兵部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統率精銳令楊洪等軍馬併力夾攻截其歸路使隻輪不返敢有妄主和議或請南遷以圖偷安者

即為奸臣急誅勿留是月拜浙江監察御史感激知
遇言之益力歲庚午又上言五事皆安穩至計辛未
奉　勅巡視兩淮監課君威名素著姦宄之徒望風
而靡宿弊盡革人心稱快壬申還　朝深蒙　獎諭
復陳時務八事又條上軍國之計　上皆優納是月
進階文林郎　賜勅褒美封贈父母及封其妻徐孺
人先是四方召募民壯聚之敢勇營歲久逋逃者衆
嘗道請治其罪編入戎伍君抗疏言初募之時許以
事定寧家不意稽留日久飢寒切身其所逋逃勢有
必至宜悉放歸鄉里以全恩信　詔允其言甲戌春

會闈監試防範嚴密縉紳推重是歲按巡入閩適官
臺山賊衆嘯聚渠魁未獲脅從逮繫者衆君至趣師
進勦而出其無辜激揚過峻人咸忌之按察使楊珏
素與君有隙因相訐奏逮皆左遷君得陝右邠州判
官舊官猶在復改擬并州前衛經歷貰擠之也檄未
下而外艱訃至比歸浮沉鄉里無復仕進意因念先
世田園甚廣更代以来十存一二迺戮力經營寖復
其始所得羸餘輒以濟人故人仲玘子貧無所止為
築室以居毋黨有子被掠遠方遣人齎白金贖之以
歸弟從理亡待其子恩義兩至嘗搆思菴于先塋之

側中塑范文正文忠烈二賢像人問之曰使吾遇其
時當學范公否則為文公死耳今皆不可得是以敬
而奉之君立心剛勁遇事敢為不顧身之利害人之
毀譽嘗誦解學士縉紳寧為有瑕玉莫作無瑕石之
言喟然曰士如此足矣是以侃侃之氣愈挫愈勵至
老不變者志有在也平生所著詩文頗多不欲留藁
所存惟奏議二冊生於洪武壬午二月日卒於成化
丁酉三月日壽七十有六子男四莊華萃埜女三孫
男七君預卜地於吳鳳凰山莊等以某年某月日奉
柩合徐孺人之竁葬焉予奉　勅南還道經姑蘇莊

等衰絰迎拜舟次出司訓陳頎所述狀以墓表為請
予憮然久之追憶往者　國家多事時予承乏內閣
晝夜從二三大臣籌畫贊襄急圖恢復至廢寢食于
時科道果決敢言如君輩無幾獨君相與力主國是
凡和議南遷之謀一切斥去幸而事機不失功底於
成以無負　聖明之所付託者有由然也第君性太
剛志太銳言論太激謂功業可立就而一斥不復齎
志以歿惜哉雖然仕歷臺憲不可謂不顯名播中外
不可謂無聞肖子哲孫繩繩蟄蟄不可謂無傳是可
以瞑目地下矣予故為之表

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公墓表

公姓徐氏諱震字士威號靜樂又號後初公系本偃
王後先世居衢之龍游十一世祖宣自龍游沙溪徙
淳安之蜀阜家焉七世祖埜仕松陽令祖參仲父宗
顯有隱德母洪氏有賢行公自少秀穎端重父母鍾
愛之日授孝經小學算數即記憶不忘八歲入鄉塾
書過目成誦晝夜孜孜涉獵經史旁及陰陽地理曆
律諸書靡不研究年十四五二親相繼棄背營治喪
祭一循典禮雖應酬門戶日不暇給亦未嘗廢書史
天性孝友敬事庶母王撫愛幼弟較無異同母兄禮

性嚴公奉之盡悌道情意歡洽篤於族姻惠及閭里
每遇歲歉發廩濟乏貧不能償者盡蠲之公外貌和悅
而中有定見是非好惡一出於公嘗為里正有錢姓
者被鄉人竊其錢告於公其人爭辯不已公解其衣
陰使人謂其妻曰爾夫令我來取錢不信則視其衣
妻遂以錢與之其人始服辜鄉人有為不義唯恐聞
之於公或爭論不平及田地疆界不明者必造門求
直得公一言皆釋然而去家素饒儲積而能散正統
間有司募民出粟百石應之里人鄭某年九十餘程
某年八十餘皆老而無子公給以衣食及死與棺槨
以瘞其他若宋亮諸人給棺以瘞者非一公言醫藥
可以濟人乃親製太乙諸丹遇有疾者施之或疫癘
之興疔瘇之發療之無不立効所全活者甚衆訓教
諸子及群孫皆以義方毎訓諸篤亮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之語勉之子貫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姪鑑舉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公遺書戒
之曰古人有言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汝輩不可不勉又曰惟忠以事上敬以處事斯可以
無忝於厥職癸未歲蒙推　恩封承德郎兵部職方
司主事成化壬辰　進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

制誥有眷恬樂善孝友忠信之褒烏紗命服感激無
已秉德執禮益堅晚節平生雅愛山水遇奇勝處登
臨忘倦嘗構靜樂樓復初亭為遊息之所又預卜壽
藏於天堂之原誠達生之士也邑人無老少貴賤疏
咸皆以公為忠厚長者卒之日聞者沾襟非其素履
有足感動於人能如是乎公生洪武甲戌二月日終
成化丁酉十月日享年八十有四配錢氏慈和孝敬
克相厥家先公十年卒初封安人加贈宜人子男三
長萬英次恒次貫歷主事郎中遷福建右參政名位
未量女一適洪坡王昂孫八溥淑鄉貢進士澄邑庠

生源濟浚洪順曾孫十三人諸子奉柩以卒之歲月日與錢宜人合塟於天堂之原貫具事狀詣予泣拜求表其墓用圖不朽其孝可嘉已於乎徐氏吾邑詩禮之家積德累善已非一日斗予所及知者若公立心制行真足以表俗宜家是以篤生賢子用顯於時荐沐 貤封之典寵承 天語之褒子孫繩繩福祇未艾夫豈偶然者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予於徐氏有徵焉敢為表之

文毅公集卷之七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八

後學渓陽劉體元偏輯

浦城徐一成校正

庠生徐大巾 方立本同校

誌銘

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安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定之字主静別號保齋曾祖溪廿遯弗仕祖元傑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父髦以易經魁鄉薦學者稱為石潭先生累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母楊氏累贈淑人生母留氏累封太淑人劉之先自安福剃山徙居永新藥湖至元傑贅居

于此子孫㳂家焉公自幼天資卓異書過目成誦石潭先生口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為之後因疾先生往視於几上乃得所為祝竈文及詠桃漿諸詩始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一日酒酣坐堂上公以所作文字進先生顧謂太淑人曰此子有八而受敵才宣德癸丑補邑庠生乙卯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第一人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乙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大要謂號令賞罰宜信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降胡宜遷近南地京官宜

出任郡縣朝官陞職宜令舉賢自代武官子孫宜習韜略廷臣丁憂宜終制僧尼蠹政宜過絶奏不報已而丁石潭先生憂服闋陞侍講己巳北虜犯順公復上言十事如戰陣守禦選將遣使總覽權綱　經筵進學所言皆切時政　朝廷嘉納之庚午充　經筵官壬申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侍講時北虜遣使來朝因邀我使往報廷議不一公復上疏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日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修內治所言曲盡事情預修寰宇通志進右春坊庶子兼職如故　英廟

復位改通政司右參議　命代祀中嶽暨瀼光武諸陵尋改翰林學士脩大明一統志為副總裁　今上嗣位進太常少卿翰林侍講學士兼　經筵官纂脩英廟實錄充副總裁丙戌冬入　內閣預知機務明年實錄成陞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又明年陞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　賜二品服未幾得疾疏乞致仕不允　命賜豬幣藥物遣醫診視至再竟不起遂卒時成化己丑八月某日距生永樂己丑十二月十七日壽六十一訃聞　上悼嘆　遣使致賻鈔萬緡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安命工部造墳兵部

給驛舟歸其喪至塋後　命所司致祭公天分既高而石潭先生庭訓尤嚴故其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書靡不精究為文累數百千言操筆立就且隨事變化如驚濤怒瀾勢莫能禦由是名重士林四方求其文者日接踵於門公悉應酬不厭所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三卷策略十卷保齋存稿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兩京鄉試禮部會試者各一次讀廷試卷者二教庶吉士者三公性孝友微時苦家貧嘗授徒於鄉資束修以養二親既入仕即分俸歸養而自處儉約無異寒素後俸入頗給始

迎太淑人就養京師為編修時嘗乞歸省修葺先廬與諸弟共之諸弟經公指教者今湖廣參議主敬鄉貢進士主仁泰州學政主義皆事公如嚴父居官耿介議論不苟與人交始終以誠比易簀惟諄諄以弟克報　上恩及終養老母為言其篤於忠孝如此先娶賀氏封孺人累贈淑人再娶張氏封淑人子男八稼盧州府通判稱邑庠生賀出穡國子生穟穜張出穆稺稿側室馬出女六孫男二曾孫男二穆扶柩南還將以己丑年十二月日附塋石潭宅後先塋奉森坊庶子劉紹和狀來乞予銘正統丙辰予與公同試

禮闈後同官翰林今又同處　內閣雅相好也銘豈
可辭遂按而銘之銘曰義山之靈禾水之清秀鍾於
人賢傑挺生廷訓服膺經史研精文思雲蒸才藻天
成進擢高科入直承明典司　帝制黼黻治平容賛
皇猷式竭忠誠胡不百年遽以疾傾恩禮隆備寳出
聖情吁嗟劉公永播芳名

太子少傅兵部尚書白恭敏公墓誌銘

公諱圭字宗玉姓白氏先世磁州人後徙隆慶再徙
真定之南官因家馬曾祖文舉隱弗仕祖進忠仕元
千户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妣馬氏贈夫
人父友諒累封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妣郭氏贈夫人
繼何氏封夫人公自幼天資俊偉識度過人進補邑
庠生從博士姚江沈彦常受易早夜討論得其旨趣
為文有奇氣一時倫輩皆自以為不及遂領鄉書擢
魁禮闈登進士時正統壬戌歲也明年除江西道監
察御史甲子胡虜寇邊分兵討之公奉　命監軍由
喜峰口出虜聞風遁去破其巢穴而歸丁卯按山西
威惠並行辨疑獄至三百餘事皆出人意表已巳虜
復犯順廷議擇人分守要害公得澤州募壯勇造器
械朝夕訓閱以俟勤王之舉會虜退乃還是年冬陞
陝西按察副使獄有冤因久不雪公一訊得其情遂
破械縱之民有掠官糧為食者有司置之法公惻然
曰民飢至此字牧之過也杖其為首者而已景泰壬
申陞浙江右布政使處賊鄭懐昌爵號公與擒捕功
有銀幣之　賜民徐其與富室有讐富室被盜連逮
之徐不勝拷掠誣服公為直之遂釋徐而坐富室以
罪浙右大飢徵税甚急公請諸　朝蠲之復勸富民
出粟賑濟民得免於流徙天順戊寅遷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　勅巡撫湖貴特東苗作亂擾石門公督
兵進勦獲其偽王干把豬阿王榜斬首數萬級餘黨
悉平會有　勅督造湖廣戰艦衆議歛賦於民公以
楚府抽分甚富具啓量借數月事賴以濟庚辰改兵
部右侍郎北虜孛来寇莊浪總兵仇廉失利虜勢熾
甚公往督兵至固原與賊遇以寡擊衆虜退走公率
衆躡之獲虜二十餘人牛羊萬數追至花馬池海納
都連戰連捷虜懼請和西兵遂解壬午　慈壽皇太
后崩俾公營整事事竣受銀幣之　賜癸未陞工部
尚書甲午　英廟升遐奉　勅營建　裕陵復受銀
幣之　賜成化丙戌荆襄流賊嘯聚　上命撫寧伯
朱永率兵往勦公奉　勅提督軍務躬冒矢石設奇

累敗賊衆斬首数萬級生擒僞王劉千斤僞軍師康子云等縱其脅從数千人班師之日聞工部府君訃乞守制　詔許奔喪公御衰歸埜塟之日有白鶴数十旋遶墓所人以為孝感所致丁亥加太子少保陞從一品俸兼兵部尚書驛　召至京　命不妨部事同完襄伯郭登等提督十二營公至辭所加官并請終制不允戊子　賜玉帶寳刀麒麟金織衣會彗見求直言公以民情不和致天變異伏乞命大臣巡行天下黜貪酷旌賢良以和民情庶幾天意可回己丑滿考　賜誥褒美贈祖父如巳官辛卯寢疾　上遣

中官　賜羊酒敎疏　命御醫診視壬辰考滿

賜鈔三千貫癸巳丁何夫人憂　詔塟畢赴　京

賜鈔三千貫為道里費未幾　詔還甲午閏月公復寢疾　上两遣中官　賜酒菓敎疏　命醫視疾八月虜寇宣府命公力疾出視事已而疾轉甚醫藥弗効屢乞骸骨弗許遂以十二月辛丑卒于京師之第

上聞訃震悼遣中使　賜賻鈔萬緡贈榮禄大夫少傳謚恭敏遣官　諭祭　命有司營塟事以其子鐄為錦衣百户公生永樂巳亥四月癸卯年五十有六娶秦氏先公三十年卒累贈夫人生男一即鐄女一

繼孟氏累封夫人生男四鉞庠生銓國子生鋭鈁尚幼女二孫男一孫女四公器宇英拔才識優長裁度邊務動中機宜雖羽檄交至未嘗倉皇失措嘗以兵行糜費害及地方故比年師旅簡出邊將不敢邀功四方賴以無事尤篤於孝友厚於故舊與人交開心見誠曾無宿怨同官有喪竭力為之經營且捐貲助之嘗舟行荊湖江中晚遇大風舟幾覆人呼號求救公曰夜静何所救乎我馳驅國事至此豈無天命汝等號呼何益既而進還登岸舟即沈在貴州時人有憤中使嚴酷夜持刄欲刺之誤入公所擁衾問曰汝

何人刺者驚曰誤矣即抽刄自刎仆於地公呼左右秉燭傳以善藥遣之畧無怒意其性度容物類如此鐄等扶柩歸南宮卜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塟于白塔先塋之次奉工部尚書王公所述事狀造予請銘因為次序大略而系之銘曰哲人之生夫豈偶然寔維先世積厚慶延南宮善地豈無才賢科目寥寥殆將百年挺拔自公振後光前位隆八座功著三邊雄才卓識稟之自天運籌決勝動中機先簡在帝心委任益專彼蒼不憖胡奪之遄其身雖亡其名永傳吁嗟恭敏復何憾焉南宮之山逶迤蜿蜒卜塋有石壘於

綿綿

封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講徐公墓誌銘

公諱琳字廷璽姓徐氏世家常之宜興曾祖千六隱弗仕祖福以子貴贈戶部郎中父鑑瓊州知府母吳氏封宜人公天性孝友自幼舉止不凡十歲瓊州知府官南京應酬門戶儼如成人一日府君退朝不樂公問之為祖母病於家遂請奉吳宜人歸省時年十二衆驚異之已而府君　扈從留北京以夏尚書諫北征坐逮下獄公聞倉皇就道抵揚州值冰凍即舍舟陸行至京舍逆旅終日惴惴夜卧脇不帖席如是

者三年會　仁廟登極赦始歸後府君官海南卒公迎喪歸葬龍潭山山深多猛獸方開壙一虎躍出人皆駭散公拜且泣曰無為我父供役毋噬我毋傷人虎遂俛首去人以為孝感所致吳宜人病逾年公日夜侍湯藥弗離側及卒哀毀過禮初府君殁衆子幼公極力撫教為畢婚娶比長求分不能止田宅器具恣其所欲從姪早孤撫教亦如之及以盲廢業復買田贍給為育其子嫁其女骨肉之間恩義兼至公早有志用世以父歿弗果家居嚴於教子諸子出就外傅暮歸必程督其業之勤怠長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公喜曰先人遺言子孫勿從為刑官兒今免矣數貽書訓以居官守身之法溥嘗再告歸省公趣令還　朝曰委身事君宜力圖報稱何以私恩為念哉溥分祿歸養公曰吾家幸足用斗祿宜推以給姻族之貧者率以為常遇歲歉必減租焚券發倉廩以賑濟鄉人前後所出粟不啻萬餘石賴以全活甚衆雖例有旌典不受始公在北京有老醫史仲文者里人也妻死以遺骨托公歸渡江風濤驟作舟人皆有異索之同行知者咨勸公棄水中公不應終獲以濟正統間里中苦糧長掊克群愬于巡撫願得公代公力

辭不就公素長者然性剛直是非無所徇人有不平事多質於公邑大夫有問則以吏弊民隱為言不及己私鄉人以軍役致訟連年吏受甲其私以坐乙事千里鄰公諭甲俾認之甲不聽鬻貲與吏得釋後二十年部使者廉得其情卒以軍歸甲時貲產已盡悔不用公言景泰甲戌邑大水里胥罔報傷重數多率分諸大家要厚利以免徵三百石歸公公謝曰吾家田實不渰敢欺公乎其人慙愧而去縣東南郭二里許曰洑溪公愛其山水清勝且密通先塋遂自城中遷居之堂構宏壯貽謀深遠前當查林黃瀆諸鄉孔

道公為造橋脩路以便行旅復造而渡以濟病涉割
善地為義塚以埜親戚之貧無歸者公善綜理家務
未嘗萌毫髮兼并意而產業日增有以田来售者率
厚償其直典質不能贖者有所求輒還之每戒子孫
以守禮法務質樸絕去浮靡之習平生不置妾媵衣
服飲食無所擇惟祀先宴賓極於豐腆晚年以家事
付諸子數從溪翁野老游狎自置別南漁隱以示遺
世之意客至必置酒張樂酣嬉竟日言不涉時事洽
浹有山曰瑞雲預營壽域其間并構福源寺為往来
游息之所讀書務求大義不泥章句陰陽醫卜亦皆

涉獵詳議慷慨事之得失及後来成敗歷歷有驗雖
智數過人然能持大體一裁以正人有過能優容之
以故人無貴賤老少皆知敬愛公及道公之德弗衰
公以溥貴初封文林郎翰林編脩進封奉政大夫左
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配何氏初封孺人進封宜
人子男四溥歷編修進庶子兼侍講其名位未量濟
淪澍皆克家女三孫男十孫女四公生洪武乙卯七
月日今年壽七十三何宜人亦壽踰七十先是溥求
同朝士夫詩文歸為二親壽不意公遽遘疾以卒成
化辛卯某月日也訃至溥號慟欲絕即日辭官歸奉

喪事　上聞特遣官賜祭溥以中書舍人李應禎狀
来乞銘將卜卒之明年月日塟公瑞雲山并刻石藏
之銘曰人之寔行莫先孝弟天降是衷匪由外至卓
哉徐公克全所畀孝親一念發於幼穉推而友于擴
而慈愛恩周宗族惠施鄰比信友忠君皆自茲始吁
嗟徐公鄉邑善士積厚發宏徵於令子存沒光榮褒
典未已琢石鐫銘以詔来嗣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文敏公墓誌銘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卒
先是　上遣太醫院判實瓚来視疾繼遣中官賜羊

酒米蔬　命瓚日一視之至是訃聞　上震悼賻鈔
萬緡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　命禮部尚書鄒幹
諭祭又　命自初喪至塟皆遣官祭　勑工部營塟
事兵部具舟歸其喪　恩典甚厚公之子壁奉學士
王惟臣狀屬予銘嗚呼予與公交好踰三十年以道
義相規約以古正人君子相期待方賴公啓益期以
進於晚成而公棄予此予之所以哭公者其能已於
情乎嗚呼予詎忍銘公墓哉雖然公之墓非予銘其
誰因序而銘之按狀公諱夔字大章號損庵姓姚氏
先世居汴來南渡徙家桐廬族數詩禮代有聞人曰

榮禄者以文行知名乃公七世祖也曾祖彤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厝皆贈夫人公生穎異一歲失怙申厝夫人極力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就外傅已鋭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從楊長教瑛李司訓伯與受春秋晝夜淬礪通貫經史爲文雄徤有奇氣下筆滔滔數千言弗窘李君嘗語人曰一夔足矣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琬一見知爲偉器待以殊禮少保南郡楊公溥尤加異賞因遣子埒從

學公門游劉忠愍公之門劉許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與從弟龍同登進士時人榮之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八事謂修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誥勅之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教職於便地多見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公翶鎮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立碑於廟乙丑秋母夫人疾醫弗效公籲天願以身代尋瘥丙寅持節 冊封 晉府徐溝等王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爲恨號慟屢絶奉柩南歸居喪盡禮遠近從游士雲集多所造就服闋復舊任已巳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群臣勸 郕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 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 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衆議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 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内外夾擊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春廷臣交章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刑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時刑部規矩廢弛公一以嚴肅之獄無滯囚辛未冬 賜勅以前任給事中

贈其父母贈孺人妻王氏封孺人壬申改南京禮部奉 勅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當癸酉還 朝遂留禮部尋陞 誥進通議大夫加賜祖父如其官祖妣妣贈淑人妻封淑人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强之出十四日率文武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上疏懇求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夕與子議定遂歸與王夫人决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公屬子具本稿有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躍然舉筆於立上添一復字時同

官郞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議合文武大小官
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遲延至十七日早變作弗果
進 英廟復位石亨輩竊弄威權勢焰可畏公視之
如常亨恨其不附已秉間調公南京禮部 英廟素
知公爲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驛 召至京
賜一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有眞定守以
横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案來
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藁事竟
止後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癸未遷禮部
尚書階資善大夫公辭雅敬謹明於典禮克稱厥任

上深喜之甲申今 上嗣位命侍 經筵賜白金文
綺寶襍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 幸太學皆從公所
請宴賜有加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
倖閏三月進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
公率群臣上封事其略曰 皇上當念祖宗之付託
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姿于宴安肆于逸
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
賚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
嗜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慰諭
甚至丁亥正月 賜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

見乞致仕 上曰卿謹愼[illegible]朕方信用不允辭職
朝鮮進海東青公言非故事[illegible]下 詔自今非常貢
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illegible]戊子四月以災變
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illegible]而震位尙虛宜均
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田阿叱哩
之流留心 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
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嘉納之 慈懿皇太
后崩卜塟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
公率群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 宗廟聖[illegible]
先綱常典禮 國家攸重萬一合塟祔廟之禮少有

疑沮闗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擾理政而從正者
上覽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彗星見公辭職不允己丑
會試公爲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
老成當朝夕輔㢥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尙書進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公熟於政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
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以爲得人庚寅雨雪
失時公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憂之事以冀
感激辛卯秋加太子少保進中宮 賜羊酒寶楮是
冬彗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
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

覺多故　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爲深遠之圖自古
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
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　上是其言會禮部郎
會議施行公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
田里不許已而病作日已愈甚臨終謂壁曰吾受
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塟祭以重吾過言
弗以私比卒自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士皆爲揮涕弔
祭填門殆無虛日公丰神秀朗器識宏偉言論侃侃
平居接人開心見誠汲引人才惟恐不及自奉儉素
雖貴無異寒士天性孝友每語及二親輒嗚咽流涕

處兄弟無閒言視群從猶已子遇宗戚中貧乏者濟
之無德色文章豪宕經書疏義學者宗之立朝三十
餘年憂　國之心老而彌篤每當　廷議正色昌言
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正直弗徇如古周勃
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富所存藁矗准稿一
十卷公生永樂甲午年月日享年六十配夫人王氏同
邑名家女有賢德子男三長即壁甲申進士兵部郎
中娶趙氏次璽國子生娶子女皆王出次瑩側室金
出女四孫男三孫女二公之塟以卒之明年閏六月
日墓在邑金牛山之原銘曰桐山秀拔桐江澄澈儲

和萃精挺生豪傑養氣剛大立志卓越問學該博文
章峻潔屢魁多士遂登禁闥正言讜論有裨衮闕春
官冢宰位望隆赫直諒如崇重厚如勃允矣蓋臣天
胡遽奪忠在　國家名垂簡冊嗚呼文敏無愧前烈

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徐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公以成化辛卯月日卒于家
其子昺時任南京刑部主事聞訃號慟亟歸治喪事
已而奉同官馬愈狀來乞銘按狀公諱瑄字子敬姓
徐氏蘇之嘉定人高祖道瑞曾祖廷玉祖公行世有
積德父茂宗累贈右僉都御史母王氏贈恭人公天

資秀穎自幼嗜學篤於孝弟年十八已有才名進補
邑庠生從師授易研極理趣業以大進正統戊午發
解京闈已未丁內艱乙丑登進士第觀政都臺尋以
外艱服闋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請練老成臺端推重
景泰庚午奉　命捕京畿盜賊法令嚴明奸究屏跡
壬申巡視山海關武備整肅內外寧謐癸酉出按西
蜀丙子復按東廣所至徧歷郡縣問民疾苦禁戢貪
暴疏滌寃滯人心懽悅天順戊寅北虜犯我西鄙
上特陞公右僉都御史　勑使巡撫延綏慶陽諸處
兼贊理戎務公至奉宣　朝廷威令訓練士馬撫輯

兵民借一二鎮守總戎大臣同心恊謀出奇應敵初
與賊戰於李羅池溝繼追至半坡墩明年戰於金雞
峪又明年戰於山海子斬獲無筭賊遁去公籌畫之
功居多 上聞而嘉之累 賜璽書金幣慰勞公益
加感激申嚴戍守督理屯田廣積儲餉修明學政使
人曉然知尊君敬上之義一時士風爲之變易無何
聞繼母顧氏喪乞還守制上以西事未寧奪情不允
自是出入邊疆觸冒風霜苒罹寒疾甲申上疏乞致
仕辭極懇至遂得請而還因念久歷仕途曠於祀事
即居第左偏創祠堂以備薦享延師就家塾訓誨子

孫處鄉黨有禮撫族姻有恩遇患難者扶翼之見貧
乏者賑卹之或輿梁朽壞不便於行者脩建之其急
於爲義類此初號順貞後於城東西各買田築室爲
遊息所更號野莊道人時與縉紳士夫往來宴會徜
徉自適人謂有香山洛社遺風公生永樂壬辰九月
日享年六十訃聞 朝廷特遣官即其家祭之配李
氏有賢行封恭人子男四長即滑由進士擢今官孝
友敦厚所造未涯次晃入粟授承事郎皆李出易邑
庠生杲幼皆次室鄭陳出女二孫男五孫女三曾孫
男一滑等卜以卒之又明年三月日奉柩葬邑城西練
祈塘之原附先塋也予與公同舉進士同官於
朝相知爲深而滑又余讀卷時進士執年家子弟之
禮甚恭遂不復以蕪陋辭因爲序次其事而系以銘
曰秀鍾山川志存經濟易道陰陽窮極奥義隨時變
易用適於治内振臺綱外肅邊鄙軺車所臨奸豪変
氣禦窛安民丕昭功載懸車里門優游桑梓天不慭
遺溘焉長逝訃聞于 朝爰 賜以祭 恩典便蕃
光榮終始貞石勒銘昭示來裔

正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夏公墓誌銘

成化庚寅五月十六日太常寺卿夏公以疾終于正

寢其子文振時任中書舍人聞訃號泣奉刑部郎中
孫瑍所狀公行實造予請銘按狀公諱杲字仲昭號
居易姓夏氏世家太倉清河里曾祖君實祖文通有
隱德父以公貴封中書舍人贈太常少卿母某氏封
孺人贈恭人公生有異徵天資秀朗父母鍾愛之七
歲知嚮學作楷書有法度御史范敬先按臨儒者周
暐以公見范公口占七字句使屬對公即應聲范公
稱賞十三受學於司訓盧從龍時郡守姚善值國難
死之逮速甚衆禍且及盧學徒駭散公獨誓死與俱
卒得免盧嘗語人曰是子德器不凡孔融流也稍長

治春秋有名永樂甲午領鄕薦乙未登進士第入翰
林爲庶吉士預脩性理大全諸書公初從朱姓後復
姓夏其名從永從日　太宗皇帝嘗召見謂曰太陽
麗天日宜加永上因改昶爲杲士林榮之公以經術
進而書法特妙寖承　恩眷　賜第宅免朝參時備
顧問丙申　扈蹕還南都　仁宗在青宮　命公與
中書舍人朱孔昜秀才凌晏知　同直東華門與春
坊贊善陳濟同校蘇文閣復與尚書蹇義學士楊士
奇同事　宥密越明年　召赴北都書　宮殿榜又
明年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善書者使各書

以進　太宗獨取公所書第一辛丑授中書舍人
仁宗登極以公直文淵閣封其父母及妻如制尋丁
父憂歸宣德中　召赴闕秩滿陞考功主事正統初
預修　仁宣二朝寔錄加五品俸　賜襲衣白金既
又　命書　御覧諸書　皇陵等碑褒承綵段楮幣
之賜已未秋乞歸省戊辰用薦遷知江西瑞州府事
公乃以慈良之心行簡易之政民便安之年穀屢登
盜賊屏息獄訟乃止遂修學校增廩餼闢射圃建秀
文樓以勸勵師生景泰壬申入　朝遂留爲太常少
卿　詰進中憲大夫加贈二親及配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特遷正卿階嘉議大夫公以老乞致仕歸
後九年以子文振舉職推　恩加公正議大夫資治
尹又以恩詔進公中奉大夫公生洪武戊辰八月日
至是卒壽六十三訃聞　上特遣官諭祭　命有司
營塋配任氏封孺人累贈淑人子男三長鉞以輸粟
授承事郎次即文振以善書受今職次鎰邑庠生女
十五孫男五公爲人寬厚樂易善交際篤於親舊家
食時兄昺仕永寧丞坐繫都下公徒步赴之後昺謫
戍隆慶而弟杲亦從坐當徙遠公間關百里爲得免
杲行會入翰林有　詔求能書士公言於當道擧杲

同事西掖竟脫其戍士論偉之公詩詞清麗書師陳
文事寫竹師王孟端泉石師靈仲圭筆法妙絕一時
見重四方士大夫競求之不得者以爲恨海外諸國
若朝鮮日本使至必重購以歸事狀謂公一代名人
位躋九卿壽考令終於人間之福已備蓋信然矣公
塋以卒之明年四月日墓在東城之原於乎公昔來
自瑞州大臣有奏留公者予亦綴名疏末瞬息二十
年詎意又銘公之墓耶重以文振請不可辭遂序次
其事而銘之銘曰崑山之靈鍾爲賢英生有異徵聰
敏夙成早擢科甲入直承明文學之富書法之精簡

在帝心中外馳聲爰從邇列晉陟九卿名遂身退壽
福交并卹典之頒終始光榮述行著銘永閟佳城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紹字克述號拙菴姓李氏世家安成之浮山曾
祖彗龍有隱德工詩文祖伯魁積學弗仕以公貴贈
禮部右侍郎祖母劉氏贈淑人父遵武三贈至禮部
右侍郎母劉氏封太孺人累贈淑人公七歲而孤賴
祖母撫育教誨甫長補邑庠生宣德丙午以春秋領
鄉薦癸丑會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秋
官繼奉使滇南北歸 朝廷合三科進士數百人拔

其尤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公其一也時 詔比二
十八宿 賜詩勉勵 命有司給筆札燈燭膳羞俾
積學以俟大用公感激淬勵學益大進宣德乙卯擢
翰林檢討預脩 宣廟實錄正統戊午書成 賜白
金文綺并宴於西苑加正七品俸滿三載贈父如其
官封母太孺人已未以乘覲歸其年 召復職充
經筵官丙寅丁太孺人憂服闋還官已巳滿九載陞
脩撰兼 經筵講官景泰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
經局洗馬兼舊職甲戌主考會試尋 命奉祀南嶽
還 誥進奉訓大夫贈父母妻如制丙子修寰宇通

志成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天順丁丑改尚
寶寺卿仍兼侍講掌院事未幾陞學士侍講讀
文華殿 賜二品金織衣明年陞禮部右侍郎滿三
載 誥進通議大夫贈二代并妻亦如制癸未會試
知貢舉甲申纂修 英廟實錄為副總裁書垂成稱
疾甚 詔許暫歸時成化丙戌秋八月也既歸優游
田園足跡弗至城市疾稍愈親戚或勸之出公曰吾
老矣出將何為辛卯春國子監缺祭酒 上命慎選
老成銓曹以公名進 上即日降 勅遣人驛
召公 命未及門而公已卒實壬辰正月日距生永

樂丁亥十二月日壽六十五配曾氏先公卒子男六
琢休寧縣丞玘國子生瑢監察御史璡國子生皆曾
出琛璠俱幼側室馮出女七孫男八曾孫一公天資
明敏刻苦問學六經書史至陰陽醫卜之書靡不通
究詩文清新謹嚴力追古作楷法猶美得晉唐筆意
善汲引後進其及門受業以科第功名顯者甚衆平
生抱負經濟明於世故達於政體事至物來處之有
餘居家務敦孝友與人交始終以誠見人急難極力
救援居官篤於忠義方比虜之變朝士家多南徙公
曰主辱臣死何以家為其在翰林職掌史事及考校

文字一循至公人莫敢干以私其知貢舉清宿獘士
論稱快初　英廟復位有邀迎駕功者彊公與偕公
辭曰天命有位豈臣子所敢干陛侍郎公卿往賀冢
宰王公舉酒酹曰天選侍郎也蓋譏一時附勢倖進
者久之有譖公者乘間言曰李某奏事多南音
上不為動眷遇有加間從游西苑　上問左右曰大
臣有曾至此者否對曰惟李侍郎賜宴於此是日
上賜群臣飲盡懽公歸著賜遊西苑記　裕陵上賓
山陵之事公實領之　孝恭章皇后喪禮　今上婚
禮斟酌損益多出公意前後賜予不可勝紀公性剛

直早年頗欲面折人過晚歲惟務優容然其端謹介
特終始一節蓋自為檢討時已有公輔之望籍甚楊
文貞寢疾　上遣人詢問人材獨舉公四五人對此
寔後來進用之漸公卒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上聞訃悼嘆遣官即其家　賜祭葬命有司營塋事
墓在邑某山之原其塋也卜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子
璿出巡兩浙還奉公門生太常卿劉紹和狀來乞銘
予與公同官詞林同侍　經筵又嘗同主試禮闈相
知益深義弗可辭遂略序事狀而銘之銘曰山川之
靈鍾而為人其人伊何蘊精含醞發策決科出際昌
辰文堪華國行足飭身孝友公忠蔚為名臣哲人云
亡不亡者存勒名藏幽垂示子孫

大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公墓
誌銘

成化戊子四月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廬陵陳公卒訃聞　上嗟悼遣官賜賻鈔萬緡
贈榮祿大夫少傅謚莊靖命禮部自初喪至葬皆遣
官諭祭工部具棺槨營葬事兵部給驛舟歸其喪公
之子環奉大理卿王同節狀來請銘按狀陳氏先湖
廣茶陵人宋理宗時大常丞蘭孫之子萬國客遊廬

陵遂家大橑里尋遷里之岡南傳八世徙大橑之瑞
溪即今所居也曾祖子時祖弘德父大訓皆隱德弗
仕後以公貴贈祖考皆資政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彭氏妣高氏繼朱氏曾氏皆
贈夫人公諱文字安簡號聚齋自幼穎敏七八歲時
即知向學為父母鍾愛十五遣遊邑庠從師受詩經
已而憲臺按臨升之郡學遂中宣德乙卯江西解元
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階承事郎已未滿考　勅進階文林郎封父如其
官母妻皆孺人時公在重慶奏乞歸省升堂拜壽鄉

人榮之辛酉復任癸亥丁外艱丙寅服闋仍舊職預
修五倫書丁卯　詔簡翰林臣十人進學　東閣兼
侍　經筵公其一也未幾充講官已巳滿九載陞侍
講景泰庚午秋主考順天鄉試號爲得人明年以少
保高文義公薦陞雲南右布政使時雲南民苦於供
給貴州粮餉令商賈往貴州者爲民代輸給還白金
溢其所代之數於是民商兩便歲省費十之五所屬
税課司歲課七十餘萬例給官吏俸率多逋負公痛
懲其弊爲立法俾守之歲課自是充溢其他政事有
益於公私者行之多類此三載蒙　誥旌異進通議

大夫贈祖若考皆如其官祖妣母妻皆封贈夫人天
順丁丑　英廟復位念公舊臣陞廣東左布政使以
内艱不果戊寅驛召至京拜詹事府詹事以母喪未
除上疏乞終制弗允時　今上在東宮公日侍　講
筵陳説經史多所裨益癸未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入　内閣參預機務甲申　今上嗣位以公
舊在東宮陞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時四方多事民
疲於供需公言於　上凡造作科差諸不急之務悉
以罷之他如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多密奏行之尋命
同知　經筵事賜白金文綺羅衣犀帶三月廷試充

讀卷官奉勅修　英廟實錄公充總裁官乙酉三月
陞禮部尚書五月　賜誥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
贈祖考皆如其官丙戌三月廷試充讀卷官　冊封
賢妃充正使封　沂王　徽王充副使俱受白金綵
段之賜丁亥八月　命釋奠先師　實錄成陞太子
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賜宴及白金綵段
襲衣鞍馬戊子二月奉　命釋奠先師三載滿吏部
以聞　上遣中使賜寶鈔羊酒未謝得疾　上復遣
中使饍問太醫院官視療再越月竟以弗起距其生
永樂乙酉某月日壽六十有四公器識宏遠剛方有

爲過事能斷平居不爲外飾爲文一根於理在詹事
時職務頗簡名其燕處之所曰需軒中置圖史客至
相與論文賦詩談笑爲樂平生急於賑人之乏揚人
之善事利於人毅然行之無所顧忌尤疾惡過甚不
肯依阿假借以是屢召怨於人配李氏贈夫人子男
三孫男五所著有聚齋稿需軒稿若干卷藏于家其
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墓在羅義山之原予昔與公同
官翰林同被選入　東閣同進　經筵爲講官雅相
好也文義之薦予實贊之臨別有不敢不勉以求無
負相知之語　英廟復位首召臣輅至前俯賜慰問

巳而問公何在予以任雲南布政為對　上頷之未
幾予被讒罷歸不意十年後復與公同事而公遽巳
矣為之惻然因不辭而銘之銘曰廬陵陳氏遷自湖
南積善累仁世澤渾涵篤生英賢詩書是躭制科魁
選近侍常叅牧伯端尹政務熟諳晉入宥密公寔奚
慚方玆倚毗曷遽云亡　當宁興嘆縉紳含慼爰錫
之謚爰進之秩　恩典頻繁式昭舊德羅義之山佳
城欝欝述行著名垂示無極

贈程進士二親墓誌銘

程氏世居淳安邑市之西詩禮舊族也程氏敏恭富

而好禮忠厚士也偕其配方孺人先後以疾終於正
寢子愈卜成化戊戌十二月甲寅奉柩合塟浪滄山
之麓從吉兆也已而愈登辛丑王華榜進士念二親
潛德未白奉郷先達胡鄭憲共之所述事狀來徵予
銘刻石墓隧圖永久也按狀程氏系出新安黃墩鄱
陽太守文爃公後文爃子康寧仕為青溪丞因留家
焉青溪今淳安也君諱俊用敏恭其字靜齋其別號
也曾祖斗祖庸皆隱弗仕父純字懋正精醫術任醫
學訓科有遺愛於人母鄭氏有賢行君性穎敏涉獵
經史通其大義孝奉二親友愛兄弟待族姻郷黨交

游善類仁而有禮敬而無失謙和遜順與物無忤處
巳勤儉治家有法中年曾置膏腴田地視舊數倍貲
產日裕積而能散人有假貸不年厚利或貧不能償
者置之不問正統初應　詔輸穀二千石以實官廩
事　聞賜　璽書旌為義民成化間復應　詔輸穀
二千石援例授七品冠服階承事郎先是君父長區
賦催科弗擾人甚便之有別業在赤洲廩多餘積赤
洲之人衣食婚塟之費皆取給於君德之尤深東鄉
余垠負官租被迫將鬻妻以償君見其契券惻然即
為代償之垠夫婦感激飲食必祝赴市必望門而拜

邑令汪君為誌其事以風勵郷俗君兄弟六人五皆
先卒撫其子女無異已出婚嫁以時禮必從厚平居
篤於教子特搆屋數十楹於所居之左延文行之士
與愈朝夕游處以資講學愈由邑庠生擢辛卯浙闈
經魁君戒之曰慎毋以是自足當志其遠且大者丙
申春忽遘瘋疾醫藥弗効謂愈曰我殆弗起汝宜勉
力以成吾志言訖而逝時二月十日也距生永樂乙
酉七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二孺人方氏邑東名
家隱士之女仁慈孝敬克稱賢配凡君之所以祇應
內外敬尊撫幼咸得人之歡心者孺人助相之功為

多、而愈之開學有成孺人訓諭之力尤至歲戊戌正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子男一即愈女三義官鄭珊士八吳讚庠生應爲其婿也孫男四文模文楷文桓文桂孫女一愈天資謹厚綽有父風將来名位未量推恩之典可計日而待矣予故爲之銘曰程氏世積篤生偉人惟敏恭肅望重縉紳好禮仗義惠及鄉隣輸粟助賑兩沐 殊恩鸞服銀章榮於其身孺人方氏内助稱賢家和而昌厥有由然惟子克肖詩禮相傳黄甲登名耀後光前行躋膴仕推 恩自天積善餘慶信有徵焉貞石勒銘貫于九泉

封御史應公二親墓碣銘

徵士應公彥質既卒且葬其子琎瑀復將礱石封其墓求予銘碣之應氏淳安右族世次見予所撰季文處士墓表徵士諱兆同字彥質季文處士長子也母沙氏徵士生而秀穎讀書明大義屢辭徵辟弗就居家孝養二親友愛諸弟惠於宗族睦於鄉黨晚年舉耆德邑大夫鄉飲每延至賓席隣里有爭必求徵士直之而徵士存心平恕人無老稚咸慕其德壽六十以疾終於正寢娶項氏稱賢配徵士生於洪武癸丑五月二十七日終於宣德壬子四月二十九日孺人生於丁未十一月二十一日終於甲寅二月初二日享年八十有八男二長即琎以子貴封監察御史次瑀女一適邑人何澤孫男十顥正統乙丑進士兩任監察御史今陞大理寺丞煥焞烱熔碩項景泰丙子進士次煊烯燧墓在邑之南鄉尚家源嗚呼予見徵士蓋謙和樂易非若世之悻悻者子孫貴盛方茲未艾則天之報善爲足徵巳是宜銘曰應之先世以孝友稱爰曁徵士式克紹承際時昇平屢辭徵辟素蘊未施厚德斯植肖子賢孫衣冠相繼既貴且富餘慶未艾天之報德不爽毫芒徵士善積奕世其昌南鄉之原幽堂深邃鐫銘其石昭示来裔

文毅公集卷之八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九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慈谿章有德校正
庠生徐鳴珊 汪學海
六世孫商之相 之蘷 同校

碑銘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謚恭敏王公神道碑銘

成化甲午八月五日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王公以疾
卒訃聞 上悼念賻新鈔萬緡 賜謚恭敏 命禮
官 諭祭有司營葬事明年乙未葬其山之原又明

年丙申其子翰林編修臣詣 闕稱謝退奉吏部左
侍郎翰林學士劉時温所述事狀遣予丏碑銘按狀
公姓王氏諱槩字同節別號恕齋先世河東人唐時
有諱仲銘者仕江西觀察使子孫因家廬陵之宣溪
曾祖維嶽妣劉氏祖子善累贈大理寺卿妣黄氏贈
淑人父仲起累封大理寺卿妣康氏累封淑人公天
資穎悟自幼嗜學正統辛酉領江右鄉薦壬戌第進
士甲子授刑部主事戊辰陞員外郎景泰庚午陞郎
中公才識超卓推詢詳明同官皆雅重之辛未陞湖
司右參政壬申調河南所至郡縣獄囚淹禁

公立為辨之奉 勅修理河灣措置有法民不知勞
乙亥陞按察使紀綱振肅囹圄空虛天順初被誣去
任老幼攀號如失父母時 襄王赴京見之 上問
官吏賢否首以公對即日宥還迎者歡呼載道己卯
賜誥旌異未幾以憂去民不忍別哭聲震野壬午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歲飢設法賑濟流逋
復業尋改大理卿處斷平允人以不寃官屬才賢推
援恐後甲申今 上嗣位及開 經筵俱蒙白金文
綺之 賜成化癸酉陞刑部尚書革除宿弊疏陳十
事咸切時政 上嘉納之諸司呈稟案牘填委裁決

如流無不曲當其情明年忽遘疾 上命醫調治遣
中官 仔問無 賜酒米等物竟以弗起距生永樂
戊戌某月日享年五十七娶劉氏累封淑人子男五
長渠舉人次即臣年十六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
今官次某某女五孫男二公為人剛直方毅不容人
過處事明決雖疑獄積至十數年一訊即能別其真
偽凡所論列務存大體事有不便即抗章直言無所
顧忌學問該博為文雅偉詩尤清新好集唐句見古
書必寶愛蓄積甚富至於衣服飲食之類未嘗經意
視之泊如也時論刑名之精識見之優剛果有為如

公者無幾 上方注意用之而公遽即世可慨也已

銘曰廬陵王氏系出河東由唐而来號稱名宗詩書承傳代不乏人惟大司悳益振厥聲立志高邁存心剛直内外法司更迭出入有學有守有謀有斷燭照數計群疑氷泮式敬爾獄長我王國昔聞蘇公今見同節椎才卓識如公能幾胡不慭遺僅止於此 諭祭有文 勅塋有墳穹碑勒銘垂示子孫

中順大夫通政司右通政陳君墓碑銘

中順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君世用以成化三年九月日卒於官 上聞悼嘆遣官 諭祭 命有司

給驛舟歸其喪其孤洵卜以明年秋奉柩窆錢塘西湖龍井之原謂墓道宜有碑奉魏侍御瀚所述事状来乞銘按陳氏世家餘姚宋時有諱庚應與弟龍榮同舉咸淳進士者君七世祖諱嘉猷字世用號師硯曾祖達道隱弗仕祖性善累官刑部吏曹郎中父名贊大理寺少卿母姚氏封恭人君自幼穎異立志超特侍少卿公宦遊南北從師授經習舉子業閒學該慱文采秀發景泰庚午領郷薦明年會試登進士壬申使東廣時少卿公參議廣藩因得奉姚恭人便道抵任還拜禮科給事中值灾變上言罷齋醮節供應

汰僧道清軍役祛民害凡五事又以秋霖傷稼歴言感召之由請 君臣修德以弭灾異户部奏加兩京市征以通鈔法君言京師根本重地民非土著且歳歉豈宜厚斂借使鈔法通如民疲何他如嚴科舉之禁以抑僥倖厚儲積之法以備賑濟所言皆切時務疏入悉嘉納之少卿公入官太常君獲侍朝夕備極孝敬甲戌冬丁姚恭人憂歸襄大事哀毁踰禮天順改元服闋改刑科給事中時方多事君立 朝正色敢言封駁彈劾不避權勢 英廟深器重之嘗 命左右識其姓名以俟大用已卯春奉 命使朝鮮詰

其與女直交搆罪詞嚴義正朝鮮君臣稽首謝過還朝未幾適滿剌加請 上復命君充正使賜襲衣金帶寳鏹至則宣布德意遠夷歸心逾年而還 上親𢿱勞不數日陞通政司左參議敷奏稱旨成化丙戌陞右通政踰月聞少卿公喪援例守制 詔令安塋畢起復上疏力辭弗允明年春赴京視事之餘衰服麻衣衣慕弗少輟因得弱疾至秋轉甚醫莫能療遂卒君生永樂辛丑六月日享年四十有七娶徐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一即洵增廣生孫男一 君儀觀俊偉心地坦夷孝友出於天性少卿公致政居錢塘以

恭巻属之第以故弟嘉瑞嘗一試有司即棄所學日娱侍親側而少卿公得優游晚景享無涯之樂以有子之賢且孝也君持身廉介所至餽遺一毫無取與人交誠意款曲久而益敬卒之日士夫皆驚怛失色至為殞涕詩文渾厚豐蔚才思敏捷所著有師硯集皇華集出使紀行銀臺寓稿於乎君之位顕矣志行美使假之以年其所造詎可量哉余辱交于少卿公而見厚於君非一日因洵之請遂為序次其大略而系之銘曰餘姚陳氏為邑著姓宦學相承於今尤盛吏贊太常爰及通政三世升 朝衣冠暉映有異遇

政才與德稱其學有本其志有定居家維何孝友忠信居官維何動敏清慎淵謀精識休膺顯聞具此衆善亦復何恨未盡之禄遺于賢儭銘以述之來者考證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趙君墓碑銘

君姓趙氏諱榮字孟仁別號三省世為陝西通渭人唐末有諱順者舉孝廉仕至嶺南安撫使南渡時有諱澄者舉進士福州軍推官皆君遠祖也君祖諱彥成 國初以人才仕福州府織染局副使卒遂留家於閩父諱仲敏與祖俱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祖母李氏母馬氏俱贈夫人君自幼穎敏嗜學涉獵經史工真草篆隷宣德乙卯以善書薦預脩 宣廟實録事竣正統戊午授中書舍人直 文淵閣丁卯母卒卜地阜城門外躬負土築墳壟之哀傷甚至有靈芝甘露之異己巳秋八月從 駕征迤北至土木虜寇犯順君被重傷而回冬十月也先率衆犯京師假以送 駕為名索大臣出議衆皆恂懼君獨請往遂拜大理寺右少卿充鴻臚寺卿偕通政參議王君復至德勝門土城外遇虜酋極口辯論謂爾等既云送駕何乃沿途殺人及今戈甲蔽野殺掠益甚豈是好

意爾等若能斂兵而退奉送 聖駕至德勝門非但文武百官雖 皇上亦親臨門迎候 朝廷所以報賞爾者當亦不薄虜不從但云爾急回別遣文武大臣數十人出議之君還具辭前職不允改授太常少卿直閣如故明年七月 朝廷遣使迎請遂奉聖駕以還陞工部右侍郎充正使往迤北脱脱不花王處報謝還陞左侍郎管部事壬申奉 勅往張秋督工築塞決口水循故道舟楫弗阻天順丁丑英廟復位陞本部尚書戊寅 誥封二代并妻如其制庚辰進資政大夫奉 勅修建山川社稷等壇及

東安門南宮西苑靈臺等處樓閣殿宇事畢受綵段
實楮之賜自是　眷遇日隆　上嘗呼其官而不名
每給　內帑高麗布綵繡雲鶴衣金帶器皿時鮮等
物君感激益思報稱已而奸臣曹欽作亂君率官軍
討之擒其黨　賜勅嘉獎陞兼大理寺卿仍賚白金
綵幣壬午秋忽中風疾　上命太監裴當挾御醫診
視并賜藥餌米鈔羊酒明年乞養疾許之成化乙未
三月日卒壽六十四訃聞　上命禮官　諭祭工部
營葬事　恩典甚厚君賦性剛直立朝侃侃出使虜
庭氣不少挫卒能讋服強虜蓋珮通磊落士也配金

氏封夫人自幼聰穎善柔嫺於內訓精於女紅既歸
事姑惟謹姑嘗遘疾籲天求代姑疾尋愈凡君涖官
勤慎弗避艱險實夫人有以相之入覲　中宮所得
賜物必以分諸親舊君染疾在告十有四年躬侍湯
藥未始懈君卒哀毀成疾相去五十二日而卒事聞
上又遣禮卿　諭祭工部營壙合塋于主河鄉三里
河之原子男二長珙隨父使虜授錦衣衛世襲百戶
次玹以父功擢中書舍人女二孫男七玹具狀謁予
請銘將勒碑墓道以昭不朽予往時承乏　內閣凡
君出使達虜及出涖部事予實預推薦追念疇昔為

之憮然因不辭而銘之銘曰閩西趙氏来仕于閩留
家占籍遂為閩人篤生才賢為國藎臣功存信史身
際　昌辰位登八座秩兼九卿夫殁婦繼無愧平生
勅賜塋祭同沐恩榮勒碑墓道式表令名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彭公神道碑銘

成化乙未三月日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彭公卒訃聞　上悼惜不已輟朝一日贈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太師謚文憲賻鈔萬貫　命有司給棺槨
營葬事禮部官　諭祭官其子順以尚寶寺丞俾護
喪歸終制順奉從叔侍讀學士彥實所具事狀以公

神道碑銘来請予自已巳秋與公同事　內閣至是
二十七年雖中間離合不一然相知為深銘其可辭
按狀公姓彭氏諱時字純道先世居番陽宋哲宗時
曰忠恭以判官知安福縣因家焉曾祖古清隱德弗
仕祖務威父縯義俱累贈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母王氏繼母佘氏俱累贈夫人公自幼凝重嗜學穎
悟過人甫長從諸父受春秋習舉子業肆力群書淹
貫經義為文有奇氣下筆滔滔皆驚人語識者異之
正統辛酉舉江右鄉薦乙丑會試辭乙榜入太學潛
心勵志業以益進言動弗苟縉紳推重祭酒李忠文

公期待尤至戊辰會試名第三 廷試第一擢翰林
修撰己巳秋 英廟北巡時方多事來 命入
內閣預知機務陞侍讀 賜金帶及五品服尋以繼
母喪懇乞終制壬申起復遷左春坊丙子修宗字通
志成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天順丁丑正月有邀南城
迎 駕者公辭之曰豈可貪天之功已而貪功者皆
得罪 上特召公復入 內閣進兼翰林學士與李
文達同事公輔翊居多李心服之天順末錦衣指揮
門達恃寵忌李輒已因中傷之李幾得罪公為力辯
始觧河南有衛官強橫或以謀反誣之公言其非得

末減冬寒病咳 上遣太監牛玉視疾且欲為營居
第而 宮車晏駕矣 今上嗣統進吏部侍郎兼學
士乙酉冬進兵部尚書兼學士如故丙戌秋乞歸省
詔馳驛以往 賜道里費 命中貴護送抵家未踰
月 手勅促赴朝丁亥二月至京六月以四川宣府
遼東地震上疏條陳六事皆切時政八月 賜金織
麒麟衣總裁 英廟實錄進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
士尚書如故 賜宴及衣服鞍馬戊子陳莊靖公卒
公欲避首僚疏辭弗允自是益務建白有事輒與同
官謀議獻替惟謹六月 慈懿太后崩疏請合葬祔

廟援引明切情詞懇至從叩閣力言請從禮制九月
彗見上疏言輔導無狀乞罷職不許又上疏乞痛加
脩省以回天意修省之實外庭大政固所當先而宮
中根本尤為至急伏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
宗社大計則人心自安灾異自止陝西土達滿四反
命都御史項忠往討之衆議洶洶欲再命將出師公
執不可未幾捷至 上喜賜所俘人口各一是冬改
吏部尚書 賜玉帶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近日光祿
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掊剋不堪而獻琢珠寶石
者高估價值以規取府庫之財乞盡革以恵生民辛

卯二月以疾乞致仕弗許十一月 冊立 東宮
命公充副使彗復見上疏條陳七事 上嘉納之且
曰卿等宜益勉佐理壬辰復上疏極言時政闕失乞
放歸田里不允公自己丑以後數以疾在告 上累
命醫視疾遣內臣致餽乙未正月滿尚書九載陞少
保病日轉甚遂卒公平生無疾言遽色至於論辨事
理確然有定性不喜華靡於物尤愛惜非其義一毫
不苟取與朋友交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論薦人
材未嘗私以語人嘗一主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
四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讀書深探性理曰此最

有益身心者為文章縝密純雅書端楷精勁類其為
人有文集若干卷正學階梯韻書正誤等編藏於家
配李氏累封夫人先卒子男三頎順顒女一孫男二
公病革從弟郎中彥允洎彥賓往問候公曰死生常
理無足恠但冐居大位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終養
老父為可歎耳無一語及家事於乎公與予心相知
而交相愛非一日正期同輔 聖明勉臻來效而公
遽往矣予寧無戚然於中乎此予所為哭之而至於
失聲也敘次其事而系以銘曰鳳山龍岡儲精降神
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重縉紳官居密勿

職典絲綸謨謀啓沃廸知忱恂歷事 三朝執心忠
純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

兵部左侍郎李公神道碑銘

兵部左侍郎宛平李公用初成化乙未某月日卒距
生永樂甲午某月日壽六十有二 上聞訃悼惜賻
鈔三千貫 諭祭 賜域以卒之年月日塟玉河鄉
之原祔先塋也其孤浦奉司馬項公蓋臣所述事狀
謁予以神道碑銘為請予與公交久誼弗獲辭按事
狀序而銘之序曰公姓李氏諱震字用初別號省庵
先世山西臨汾人元季曾伯祖希賢游宦于燕因家

宛平曾祖希曾贈禮部左侍郎妣滎氏贈淑人祖嘉
謨永樂中累官禮部左侍郎妣蔡氏封淑人父栗隱
德弗仕以公貴累贈兵部右侍郎妣王氏累贈淑人
公天資穎敏自幼嗜學稍長從經師受易習舉子業
弱冠以蔭補太學生徧友名士學業日進丁內艱哀
毁逾禮服闋領宣德乙卯鄉薦正統改元登進士改
庶吉士讀中秘書肆力問學詞林諸公深器重之辛
酉擢工科給事中職務修舉嘗持 節往河南 覲
藩行、冊封禮餽遺一無所受癸亥秋奉命掌科事
是冬陞右給事戊辰丁外艱哀毁如前喪塟祭一遵

朱子家禮己巳冬虜寇犯順京師戒嚴奪情起公守
東直門景泰改元 勅進階徵仕郎以己官贈其父
母贈孺人妻蔡氏封孺人辛未陞通政使司左參議
適南京通政缺遂改莅馬癸酉 誥進嘉議大夫加
贈其父如其官母妻贈宜人繼劉封宜人天順戊寅
陞南京兵部右侍郎辛巳 誥進通議大夫加贈故
父母妻加封繼室皆如制成化丙戌 召改兵部踰
年陞左侍郎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食正二品俸
辛卯奉 勅巡視紫荊關一帶山場置立界牌禁樵
採來[illegible][illegible]關隘防禦賊寇還奏稱 旨壬辰清理武

官甲千丁繼祖母趙氏憂 詔奪情公上疏乞終制上弗許塟畢復出視事忽遘瘖疾竟弗起公賦性醕厚才識高邁居家孝友莅官勤慎一門子弟皆教以詩禮從弟巽舉甲戌進士歷監察御史鳳陽知府姪瀛登壬辰進士觀政刑部皆公訓廸所致公任兩京除弊興利政聲四達尤厚於故舊冬官孟侍郎初仕南京住部堂後廡忽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斂廡外公往吊嘆曰孟公生為卿佐死可委於此乎立命後還舊寢宛平陳定與公祖為友及歿其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弗克返故里公至即為助舟歸

之其急於為義類此晚年創居室于太僕寺之右作祠堂于左以奉四代考妣建垣西學堂于北以貯法書名畫外壘石為山雜植花木士大夫至必延坐欵洽或留題而去祠之南結樗壽亭于古椿之陰以為偃息之所平生所著詩文有集藏于家娶蔡氏贈淑人繼劉氏封淑人子男四長浦太學生蔡出次瀚冠帶舍人次濵庠生次江女二俱劉出銘曰詩禮之族簪纓之裔有美若人克善厥繼科甲成名黃門筮仕進叅銀臺尋遷兵侍敭歷兩京幾四十祀才德足稱功業無愧穹碑勒銘昭于永世

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周公墓碑銘

於乎此吾友憲副周公之墓公之卒以景泰癸酉六月日其孤恂等以天順壬午某月日奉柩卜塟焉既襄事遂造予乞銘將樹碑墓道以彰潛德於乎予曷忍銘公墓耶雖然知公者莫予若銘固弗容辭因序而銘之序曰公姓周氏諱瑄字弘璧行丈一號勿齋系出唐司徒墀之後先世汝南人宋時有諱明者舉進士為太常丞建炎初扈蹕南渡僑居錢塘明後有諱天昌者仕為嚴罷博士卜居淳安之南隅因家焉高祖仁翁曾祖玄卿祖仲寧以隱德自高積而能施

鄉稱長者祖母童氏繼邵氏父景輝以公貴贈刑部主事母袁氏封太安人公蚤游邑庠授春秋習舉子業宣德壬子領鄉薦正統丙辰第進士明年授南京吏部主事庚申祖母邵歿公以嫡孫歸守制服闋改刑部戊辰陞員外郎明年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未幾以撫鎮建寧功進食三品祿三載進階中憲大夫景泰辛未丁母太安人憂還未除服竟以疾弗起距生永樂乙酉二月日享年四十有九公體貌豐偉舉止詳雅存心忠厚言不妄發居家篤於孝友逮事祖父母咸得懽心每恨祿不及父言之輒殞涕太安人在

堂官兩京時上章乞分俸代養入閣奉之以行扁所寓之堂曰怡萱晨夕之奉惟以悅親為念事二叔父如所生撫弟妹有恩父歿時弟未有室公為擇名門女同門友按察使洪君弼以妹配之手創別業與諸弟共太安人所遺物悉歸諸弟治喪一無所干而又仁于宗族惠于鄉黨叔祖父某伯父某某先後繼歿公皆市地塟之鄉人役於京師行橐弗自給者往往周之無德色其為學刻意勵行口誦心惟罔晝夜或獬賢師益友過從之暇問疑辨惑弗得弗措為文必傳經義才思泉湧下筆累數千言與人交開心見誠

視朋友事如己事力為處置識見卓異或以疑事見質一言而決靡不切中於理蒞政本於勤慎用法本於平恕剸裁之能同官嘆服詳讞之公人以不冤嘗審決南北直隸重刑多所平反所至人稱道之其在建寧撫傷殘之餘招新集之衆增城浚濠禦寇安民厥功尤偉　朝廷聞而嘉之遂有加俸之命復遣官齎賜織金文綺二表裡鈔百錠建寧士夫亦相率賦詩述公功德於乎公雖弗壽而其功德著於時若是復何憾焉公所造就士多成器至顯官所著有勿齋稿秋臺稿出使詠錄栢臺稿公配盧氏稱賢淑封安人子男五長恂次恬巳卯鄉貢進士次忻次忭戊子鄉貢進士次憘女一許適予次子良輔今為大學生者孫男十二墓在邑西月山之昜予與公姻為連襟交為莫逆方將資公啓益以底晩成而公遽巳矣惜哉銘曰汝南周氏祖太常建炎扈蹕來錢塘太常之後曰天昌卜居淳安世澤長自兹嗣續多俊良世以積德稱於鄉信知作善天降祥憲副承之益顯揚擢科入仕當富強歷官中外司刑綱忠厚平恕心之臧德業聞望何昭彰子孫如玉森滿堂餘慶演迤渾未量穹碑屹屹立月山陽銘以著之耿不忘

文毅公集卷之九終

後學溴陽劉體元編輯
浦城徐一成校正
庠生余嘉謨 方之望 同校

詩

五言古詩

甘露 二

遶人明至理佳城預卜築彼美東甌隅山青水仍
綠松栢種滿林翠色連岡麓拱特干雲霄中有鸑
鳳宿和氣能致祥甘露疑珠圭纍纍綴枝葉縱觀
悅衆目醞釀由造化非比錫飴屬達人忠孝士報
國心逾篤公餘無外慕詩書時展讀仰懷
比關尊
萬歲觀遙祝休徵天報喜式兆邦家福

淡味

大禹惡旨酒仲尼甘疏食飯糗與羹藜聖賢不我
鄙云胡百世下風俗日侈靡五斗解宿酲萬錢資
一饋賴有君子心汪汪淡如水遭時逢
聖主所欲無不遂顧乃安澹泊膏粱非所嗜立志在
廉潔飽德惟仁義咀嚼經書腴玩索蔬果味人言
咬菜根百事皆可理偉哉清白士端由味淡始於
焉慎厥終芳名垂信史

蘭蕙圖

蘭以比君子蕙比士大夫人物雖云異氣味乃不
殊托根深林下不與桃李俱妖艷任紛紛貞姿恒
自如共言王者香宜爲禁苑居一朝移植後雨露
沾霑濡芬芳異凡卉馥郁盈天衢採擷足紉佩把
玩堪怡娛發舒似遲晚蠲潔無終初誰將幽靜意
寫此蘭蕙圖對之遂清賞塵慮焉能紆呼童出門
巷止回俗士車

至日

佳節當長至相遇值休假三人重愛客開宴乘閒
暇香醪發新篘時殽供美炙獸炭擁巨爐銀燭照
高樹宗伯與司寇丰采殊醞藉同浙更同
朝同命嵇呂駕于時一昜復群陰漸退舍皓月清光
流此景天所借杯行不停手坐久寧問夜主賓嘗
飽儕才思李杜亞劇談意轉新勝味如啖蔗幸茲
際熙洽皇風邁爽夏顧予菲薄資職業慚造化良
會感知己素懷盡傾瀉醉後惜分携留詩一相謝

大椿樹

亭亭大椿樹欝欝高堂前高堂有老親對此增長
年於焉壽七旬初度當秋天賢郎官近侍阻拜心
懸懸分題索我詩為賦大椿篇古人云此樹春秋
閱八千滋培承雨露喬秀凌雲煙根深未愈茂歲
久天自全君子善體物操修勤且專優游懷道義
咲傲丼林泉烏紗籠白髮帶綰金花鮮
皇恩方浩蕩自視惟歃然存仁壽斯在處靜年可延
台背復兒齒遐算何綿綿頌言擬今始歲歲開華
筵嘉賓共稱觴慶此人中仙

榮壽堂

高堂屹崔嵬簷檻俯清灣長橋跨其東廣濟徒涉
艱名坊峙乎西科第連躋攀緊彼堂中人白髮膺
朱顏詩書啓後昆聞譽重鄉閭賢郎擢春魁列職
趍朝班三載象推
恩封
誥昭回鸞錦衣烏紗新銀帶腰圍寬老年逢盛事喜
氣溢門闌因茲榮壽美揭扁尚楣端榮為
君貺侈壽為親帷歡既榮亦已壽熹之誠所難榮如
川方至壽比南山安壯哉榮壽堂芳名永不刊

五言律詩

贈郴陽唐刺史

甲第才名重郴陽政令新東朝膺
舜日南土播
堯仁秩視諸侯貴人稱刺史循他時登法從志不負
經綸

挽胡忠安公

五紀
朝廷上巋然鶴髮踈望尊周太保職重漢尚書捧
日心常在包荒量有餘門墻儀範遠空自望懸車

偕壽堂

奕奕高堂上雙親共白頭靈椿長挺秀萱草自忘
憂綵服庭前舞潘輿花下遊嗟君得真樂此外復
何求

五言排律

贈畢僉憲提督山東學校

甲第登名日詞林進學年才華人共羡德行獨推
先粉署馳清譽霜臺荷美遷承恩辭
帝里奉
勑下
天逵憲佐威聲肅師模責任專儒官資表率士子賴

陶甄不但詩書富相期道義全文風從此振再詠

作人篇

題春景山水

愛此佳山水春来景更妍四郊青嶂合孤岫白雲連地迫楡蹊絶峰危石磴懸小橋臨曲澗遠浦接平田欝欝林間寺潺潺竹下泉桑麻凝慕藹楡柳繞晴川寶殿凌千尺茅堂敞数椽僧歸西嶺月漁釣北溪煙倒浸沉波塔閑横古渡船楼高平見日松老不知年鳥度浮嵐外鷗飛落照邊吟笻芳草徑酒旆杏花天隔岍聞鶯語閑軒待鶴旋砌苔深染黛林籟細鳴絃有路通仙境無塵遠市塵終依

丹鳳闕未結赤松緣家山在圖畫觸目思飄然

題程進士味道軒

道原於賦畀率循在乎人合之而不由焉知味之真中庸示明訓道本不離身静存并動察所貴功相因杏林有髦士軒以味道名嗜之如飲食求之忘苦辛遺言究六經行實登五倫孜孜仍汲汲〻新又日新味此如啖蔗膏梁奚足珍勗哉慎終始期與聖賢隣

七言古詩

應制西洋駒

天生駿骨真奇哉貢之遠自西洋来西洋神駒何所致雲霧晦冥初降胎身簇丹砂蹄削玉月鏡夾瞳耳批竹追風掣電氣如虹喬夷得此那敢富時

皇祖御宸極德化覆冐西南國海不揚波條不鳴重譯来朝靡虗日豈無犀象與珠貝不貴異物貴良驥玉階控獻

聖情怡振鬣驕嘶如有意天閑自此識龍種駑駘一見覺神悚孳生歲歲蕃且息廐櫪充牣如雲湧如壇有事備威儀錦韉寶絡光陸離和鸞前道悠容與凡馬不許争馳驅

山水四首

浮雲積翠山稜層煙波浩渺滄江横就中風景如武陵又疑方壺與蓬瀛高人妙得丹青趣展素揮毫若神助巖嶢峭絶瀉飛流嵐岫溟濛鎖雲霧楓楡夾岍羊腸遶漁舟蕩漾忘昏曉人問何處有竔景顧一登臨散懐抱

其二

蒼崖萬仞高揷天銀河直與南溟連畫工繹思寫繼素天崖地角来筆端晴巒曉嶂空翠濕水色湖光渺無極依稀遠樹含紫烟隱隱平林帶秋色夢中忽向君山遊君山一髮青如蚪覺来披圖賦新句瀟湘雲夢清氣浮

其三

天下幾人畫山水王維之畫世無比生綃一幅垂中堂咫尺應須論萬里十日五日一山水水雲飛動山盤欝孤峰絶壑結茅茨漁舟出入秋江夕問

君何從得此圖爱之不啻如拱璧還君圖兮贈君作白雲回首暮山碧

其四

誰寫江山妙莫比遠岫危峯向天起想當濡墨揮灑時無限風光歸筆底若濃若淡山嶙峋欲斷不斷雲縱横萬壑千巖勢幽絶羅浮姑射徒為名青林遠近不知數林下山房啓晴户今君鵠立雲霄端疑是當年讀書處

九鷺圖

晴煙曉散垂楊堤垂楊婀娜臨清溪風景依稀二三月蘭若杜若連芳蹊溪頭紛然集群鷺形影相随復相顧翹沙戲渚咸自適界水衘風飛更舞飢則窺魚飽則棲弋羅不到無嫌猜參差九鷺態度別緑楊深處恣徘徊孤高風格瀟灑性不逐烏鳶不逐隼平生雅趣雲水俱一片閑心煙雨静毿毿毛羽勝霜雪數聲叫徹滄波月宛如野鶴出塵埃回視凡禽總殊絶誰人巧奪造化工九鷺寫入冊青中非惟潔白堪比德所貴體物存心胸秉時高翥搏風翮充庭又向鵷行立遥看洲渚渺茫茫日近蓬萊天咫尺

小圖四景春

聖王御極仁政新斡旋造化回陽春淑氣先從大地至和風披物資陶鈞不須羯鼓催花發上林已覺生意津千紅萬紫匪雕刻群芳庶類随天真四郊遊樂足歌舞擊壤豈獨稱堯民

夏

祝融南来日初長火輪迸焰紅旗張暑氣蒸人如坐甑纖絺猶汗誰能當

聖情孜孜垂憫惻仁風及物咸阜昌憶昔武王蔭暍者至今千載名猶彰殿閣生凉炎熇遠清陰頓施

均四方

秋

梧飄金井天下秋璃楼玉宇輕煙浮長空澄清月
色皎對此可以忘百憂登場築圃農事畢老稚鼓
腹鬨歌謳風雲慶會良不偶匡時歎使庶政修致
君堯舜邁千古功烈豈肯早微休

冬

往聞天氣當嚴冬朔風凛冽寒氷重裂膚墮指膠
欲折小民無褐憂年凶于今
聖主崇邦本恩飜圖身勤三農賜衣發粟意恐後

温詔數下寛租庸
太平景象逐春轉坐令萬國躋時雍

春景山水

春山蘢蓯淨如掃楊柳依依春正好山頭不斷飛
白雲山下時聞叫黄鳥高人卜築山水間楼居面
面皆青山捲簾日長看圖畫閉門無夢来塵闤
中紅塵深没馬馬蹄不到青山下两翁何處抱琴
来良晤尋常共傾瀉東風入指拂桐絲高山流水
誇絶奇千古遺音足清賞黄金何必鑄鍾期幸逢
四海雍熙日才俊登庸皆遺逸弓旌行見下

朝廷来許斯人永泉石

龍

神龍神龍天下奇爪牙鱗甲光陸離潛藏顯現各
有時頃刻變化誰能知有時鼓鬣青冥端風雲慘
黯白晝寒有時揚鬐入海底奔濤翻浪摧群山馮
夷海若愁欲逸黿鼉膽落蛟螭泣固知靈異乃如
此豈比尋常池中物畫師巧奪造化工揮毫染素
有神通須臾又出真頭角便覺烟霧飛空濛耳底
轟轟聞震霆簷外颯颯疑雨聲古来張繇擅奇絶
乘史紛紛奚足評嗟公好古尤好畫得之不復論

高價相看自足豁心目萬里滄溟在堂下遐来暑
氣旱為雹安得致之昇碧落捲水作霖被八荒收
却神功入寥廓

虎

壯哉於菟豪且雄猛氣不與凡獸同呑牛伏豹爪
牙利空谷一嘯来天風黒為文兮白為質光彩斑
斑炫晴日妥尾横行不畏人百獸滿山皆股慄渡
河負子一何仁衔符化石亦已神蔡蕃因之不敢
捸固知鷙悍無與倫天生異物真奇特肅史如林
貌不得此圖分明意態斬絶似南山真白額心膽

氣定神揚揚眼如夾鏡雙瞳光向非筆端巧如此
此物安得来高堂卒然一見驚心目勢若負嵎誰
敢觸聴之不聞聲咆哮但覺眈眈徒躑躅吁嗟此
獸名山君狐兎屛跡維爲群五雲深處陪蒼麟餘
威自足清妖氛

馬

房星夜落月支窟化作驊騮真駿骨背凝紫汗氣
成雲鐵蹄高踏雪翻白番酋得之不敢騎重譯牽
来獻
中國椎姿天矯七尺强騕褭驌驦皆辟易等閑論

價値千金食粟應湏畫一石有時蹴踏烟霧開萬
騎追犇豈能及古来良馬不易逢一出終當空驥
北綠楊陰裏東風柔獨立驕嘶氣偏逸遭逢何幸
太平時素飽無由効材力待君千里掃胡塵爲君
汗血酬君德

山水圖三首

畫師盤礴作筆勢爲出江山數千里崔嵬絶巘欲
摩空彷佛高巖起雲氣浮雲開處見山骨紫翠重
重淨如洗飛泉落澗聴無聲幽谷含春如有意武
陵此去疑不遠似有桃花出流水隔江依柳起涼
亭開牕面此雲山青客来相對坐忘倦似說平生
遺世情我覩斯圖重太息淸時誰肯終泉石崇弧
蓬矢作男兒竹帛千春照芳績君不見當年伊尹
耕有莘幡然一出安斯民

其二

生綃一幅高堂上彷彿名山勢千丈雲霞變態不
可名掩映長流萬古青層岡疊岫斷復續怒虎奔
龍起還伏廓然天雨放初晴萬壑千崖漱寒玉雲
山峨峨何壯哉珠林物外無纖埃長松百尺出幽
澗飛橋横跨山之隈携琴曳杖者誰子疑是山中

招隱回君不聞蓬萊山三峰夐絶非人寰計来三
千餘萬丈惟有飛仙日往還龍眠畫筆奪造化仙
界移来指顧間公餘杜門無一事坐對斯圖心自
閑

其三

前山磊磊横蒼翠後山疊疊連峰起古木千章不
記年亭臺隱約淸陰裏誰人樂隱碩且寛山林泉
下成盤桓幽尋不見山路遠回首身在青雲端微
茫遠水接天際扁舟一葉横江干得魚沽酒向何
處遺此萬頃玻瓈寒倏然雲散天風靜山色如藍

箭精神烱烱明雙瞳將軍呼嫠躑躅来左右咆㘓
聲如雷山羊野鹿紛交馳俛首落膽悲鳴哀勇士
持挺擊奔兎壯氣如山力如虎扶桑樹折玉關闢
宇宙颯颯寒風度貂裘斜擁半酣醺韎門撾鼓聲
敋敋笳吹遂畨瀚海波旌旂遠蔽天山雲嗟我
湯王恩浩蕩仁愛及物見祝網贏得芳名照汗青
至今千古令人仰

題夏珪山水圖二首

夾江山勢如削玉夾岸人家茅結屋屋頭挺挺多
修竹屋外垂垂楊柳綠漁舟欸乃聲相續得魚沽

酒聊自足就中高人美如玉策騎前来訪幽躅

其二

石壁當年天琢成石逕迢迢縱復橫近山松栢如
列屏遠山糾宇何崢嶸方壺蓬萊終杳冥求若此
境堪怡情一見令人塵慮清乃知禹玉筆法精

山水

遠山濛濛雲作堆近山蒼蒼高崔嵬長林烟樹渺
何極飛流轉壑如奔雷石磎通徑羊腸廻虹橋跨
波何雄哉仙人家住白雲下門無俗履問蒼苔不
知何處有此境疑是匡廬泰華及天台又疑方壺

弱水與蓬萊突然移向圍中来高堂素壁絕纖埃
對此令人心眼開主人愛山復愛畫得之價重不
啻瓊與瑰

山水

憶昔夢入蓬萊島鶯花滿地春光好長松落落山
水清但見一咲即傾倒覺来不復記何處曉起朝
向玉堂署誰人寫此丹青圖畫是當年夢中趣淋
漓墨汁煙霧濃四山勢欲凌蒼空泉聲清灑紫蘿
兩雲氣晝散玄巖風松篁偃盖枝屈鐵桃李開遍
多奇絕丰姿宛似李謫仙箕踞忘形相對酌玉壺

滿泛金盤鮮醉中一斗詩百篇何須獻納麒麟殿
何須歌舞玳瑁筵携琴歸去日正暮閑門半掩山
前路盃行到手且盡歡家僮失咲還相顧筆端造
化如此真奇哉使人一見心眼開披圖為君歌此
曲天風颯颯恍疑挾我登蓬萊

馬

穆王巡遊遍天下乗風躡雲同羽化直從王母宴
瑤池寧知八駿為之駕穆王歸去幾千年至今此
騎令人憐兩目夾鏡口噴玉四蹄削鐵又連錢黃
金絡白玉鞭瑤階閑闥頻留連飢飡玉山禾渴飲

天淵泉陪龍上下同飛騰不須王良與造父雲車
鶴馭莫敢爲之先我
皇乘龍御九天輯寧海宇與風煙咲殺明皇縱游獵
還平武帝輕開邊伏櫪天閑皆此種恣肥苜蓿戀
華軒絲伎金門隨日下錦韉丹陛遶花旋天生神
物不易得寫入丹青與世傳

七言律詩

送吳希賢歸省

及第登朝事
聖明十年今始遂歸榮忠臣孝子平生志冀北江南

兩地情祖道分攜冠蓋盛鄉山入望馬蹄輕憫知
戲綵承懽後又促行裝上
帝京

輓朱少卿

蚤歲詩書貫琢磨廿年游宦侍
鑾坡才高會慶風雲早天近
恩承雨露多自信丹心懸
北闕寧知清夢到南柯託交愧我情偏厚忍向凉秋

續輓歌

送龍孔目歸省

曉辭
天陛出金臺伏劍分携亦壯哉玉署已看書最績江
亭暫共對離杯秋經吳楚霜初凜冬去江南梅正
開歸途松楸無久戀都門指日候重來

送李[illegible]衣督學

臺端久矣著[illegible]
命新從冀北行政教已[illegible]師坐[illegible]得宗盟
驛車到處秋風凜藻鑑[illegible]夜月明妝[illegible]渠應
有待好持忠赤答昇平

香山歸隱

陽羨峰前竹數椽搆來知已幾經年宦游不負平
生志老去重尋郊外田三徑菊松存舊隱一門詩
禮種家傳香山洛社今猶昨高會行看繼昔賢

送呂廷和之餘干

甲第青春早著名釋官大邑荷
榮恩雖憁不負三年學鵬路終摶萬里程綠野春畊
民樂業花村夜靜犬無聲政成指日膺超擢簪筆
螭頭侍
聖明

送陸公致仕歸四明

[illegible]八去幾經春幽躅誰能踵後塵間氣生才當
盛世遐齡歸老屬芳辰位登八座聲華遠忠在
三朝事業新仁恕寛平多厚積會看福壽更駢臻

挽吳編修母

堂北淒風捲素帷萱花一夕竟凋衰詞林有子登
清秩棫朴無人理斷絲鏡掩香塵鸞影寂䆫含明
月鶴聲悲平生見說多賢行銘勒何慚太史碑

壽江學士母八十

年登八袠孰能同況復高堂祿養豐天上蟠桃方
結實堦前丹桂已成叢壽筵喜值三秋景

鸞誥還期一品封萬里無由陪賀客緘詩碩效祝華
嵩

瑞蓮亭為建寧張太守賦

蓮亭瀟灑瞰清漪嫩綠新紅種滿池並蔕倚風嬌
欲語雙花凝露淨還欹遠追周室禾同穎近似漁
陽麥兩岐和氣致祥應有自佳聲從此播
明時

送鄭御史按江淮

芳年衣繡早蜚聲按節東南下
帝京月色兩淮隨去棹霜威千里逐行旌埋輪要使
豺狼殄攬轡期看海宇清古道于今甚寥寂碩擬
素赤吞
皇明

遊楊鴻臚南園次韻二首

別墅同追一餉歡喜陪車騎出
朝端花飄紅雨三春暮麥熟黃雲四野寛醽醁杯傾
鸚鵡滑櫻桃盤薦水晶寒遊歌何幸逢全盛仰祝
鴻圖萬世安

其二

咫尺南園接上林共娛風景聚朝簪花因春後開

遲落水自溪分淺復深綠筆倚欄題樂事冰絃當
座助歌音主賓歡洽難勝醉何用臨岐酒更斟

題王御史簡命行春卷

才名籍籍播中臺按節滇南荷
帝裁
詔獄每憐人命重遐方今喜繡衣來九重雨露隨
車騎萬里恩波被草萊便道不妨歸獻壽高堂有
待笑顏開

送張太守之建寧

分符千里撫黎民遠近俱稱太守循嘉譽喜[illegible]三

載績休光深荷
九重仁朱旛皂蓋重爲容碧水丹山舊結鄰懸想到
時當盛夏蓮塘花發錦雲新

贈陳侍講

此去南都握院章知君孝念在萱堂板輿迎養鄉
山近綵服承歡愛日長玉署有才堪著述金陵多
暇足徜徉
九重側席思賢舊趣拜行看荷
寵光

送顧教授之嚴州

錢塘西去是嚴陵士服詩書俗化敦黌舍倚天塵
不到阜比擁座道還尊橫經久擅春秋學拜
命重需雨露恩此後也應非遠別趣遷指日會
金門

贈蕭郎中還安成

太學從師憶壯年共看鬒髮漸盈顛玉堂事業慚
予拙粉署才名羨子賢解組曉辭丹鳳
闕歸裝夜泛蕩河船到家若過忠文里好把椒觴奠
墓前

贈胡二守之武昌

青年領薦上
神京太學從游業更精詮試登名先衆彥專城佐政
荷
榮恩薊門曉日雙旌遠鄂渚秋風一棹輕當
宁憂民心正切好施仁惠及蒼生

雪

朔風吹雪滿林端頃刻青山變玉山敝履尚思東
郭趣蹇驢應向灞橋還寒生短棹滄江濶光映疎
櫺卷帙閑三白豐年今有兆農家從此盡歡顔

山水二首

江上群山翠欲流扁舟閑繫渡東頭抱琴遠訪知
音去載酒同招野老遊一段風流如洛社四時佳
致勝瀛洲太平到處人行樂何用蘭亭禊事修

其二

雲山疊疊樹高低景色蒼茫望欲迷江上有舟人
蕩槳林間無路石成蹊柴門晝掩車塵杳茅屋春
來野鳥啼

輓沐陽伯尚書金公

昭代徵賢勤束帛高才未許學幽棲
老成凋謝獨傷神文武全才見幾人萬里出師勞

贊畫三邊供餽餉經綸匡時已罄平生術歸路俄驚擬視新身後

恩榮誰得似褒封有爵在麒麟

題山水圖

山間景物四時同松柏森森翳翠中案上書編閑白日簾前花影動清風小橋靜看行人過野寺遙從曲逕通辟穀他年如有分肩輿還擬覓仙踪

送方蒙城致政還淳安

芸牕曾共對韓蘇幾度相逢在上京窮巷違施酬素志急流勇退見高情半肩行李青氊舊千里歸舟綠鷁輕洛社香山頻入夢何時尊酒敘同盟

送徐巡宰之莆田

與君兄弟意綢繆不惜離筵重勸酬紅葉馬前牽別恨白雲江上動鄉愁舟移劍水腥風遠春到閩山瘴雨收况是莆陽文獻地宦情詩思兩悠悠

送孫學士還河南

甲第魁名屬壯年詞林職業更超先編摩筆削存中秘啓沃謀猷在

講筵何事思親心獨切也應行道志還堅田園未必成真趣會見

徵書下邊

復初亭

恒性由來天所賦都看外誘苦相縈知行兩盡中庸德業俱崇萬里明綠野蕪英苗自秀滄浪泥淨水還清復初亭上觀仁處不愧風雲樂道情

送吳司務出使貴陽

才思飄飄沂水長參官贊政著賢聲九重深眷違悵念千里遙持使節行王化槪今無遠近殊方從此荷昇平懸知別後成功易早把佳音達帝京

汪教諭之官舞陽

分教淳鄉已有年諸生深喜得師傳天官最績登優選學論清高荷美遷闕下衣冠多舊識墻頭行李半青氊朝廷正爾崇儒術會見飛騰下日邊

送傅春坊省覲還嚴陵

封勑頒
恩㦤二親高堂歸拜錦衣新風雲慶會人爭羨父子
同官世罕倫玉署馳名推碩學青坊兼職際
昌辰鄭翁若問
朝家事四海昇平荷
帝仁

挽黃廷廣二親

椿萱凋謝幾經年時物傷情倍黯然里巷至今談
厚德椒漿無處薦重泉簡編零落存遺澤機杼淒
涼瑣幕煙有子青霄曾進步

褒封擬待賁雙阡

挽楊夫人

師臣仙去幾經秋鸞鏡孤懸嘆白頭零落機杼塵
夜月淒涼石獸掩荒丘母儀婦道稱賢淑
錫誥推恩荷
寵優令子啣哀千里道鄉山觸目不勝愁

送楊大尹之官吳縣

九載江村善撫循聲華從此動朝紳東吳劇須
賢尹
北闕晴咨用老臣耕鑿會看民樂業絃歌有待俗還
淳來陽豈足淹龐統超擢懸知沐
寵新

贈達知縣赴官金陵

叅歲才華動縉紳拜官正喜際昇平雲開旭日辭
金闕帆掛秋風渡石城政有餘閑心自逸案無留牘
訟常清考功他日應書最超拜還期沐
寵榮

題鷺洲書舍

分符出鎮幾經秋結屋還依白鷺洲萬點霜花燕
遠近四時綠水共清幽詩書滿架存遺澤事業潛
心繼遠猷自是故家文物盛子孫賢達異常流

送周學士赴任

皇家根本重
金陵列職諸司總俊彥內相久塵鰲禁席遷官爭
慕石溪名登瀛自昔稱嘉會拜
命於今荷
寵榮愧我才疎叢業迪祖庭追送不勝情

挽杜郎中母

霜砌萱花怯曉寒高堂無復覩慈顏機杼零落人
何在塚樹淒涼月滿山三徙芳鄰追往躅五花

封誥錫廻鸞平生淑德應難泯誌石新鐫墓隧間

送葉御史提調學校

繡衣卿

命出

神京一道霜威逐使旌學校又爲當道重綱維須

體

聖君情刑無鞭扑從寬典士有絃歌謳頌聲自古賢

才關治化也知此擧任非輕

贈田隱翁　吉水藍君永清

聞說林泉有洞天惟君托隱在藍田開雲種壁連

城價過兩看苗穗穎堅既醉詩成志

帝力嘉魚宴集慶豐年高風雅趣誰能似況復盈庭

子姓賢

贈申僉憲之官江右

兩拜

除書佐外臺蜚聲籍籍重瓊現鶖車按部好豪儸驄

馬行春淑氣回江右古來稱善地憲臣今喜得奇

才故人握手情難別暫向離筵對玉杯

挽姚處士

桃李聲華舊有傳兩居

京邑遂喬遷罇對客渾忘倦愚愛周貧不計錢梦

入邦卿人已遠鶴歸遼海恨堪憐詩書世業今何

似藍藝兒孫總俊賢

贈王掌教考滿

座擁臯比飽一經芹宮九載播芳名詩歌棫樸功

堪述化被菁莪教有成已喜銓曹書最績更看超

擢沐

恩榮方今

聖主崇儒術好展才華贊治平

送曲阜孔大尹

令尹才華逈出群烏紗銀帶荷

君恩膺知

聖澤同天地致使餘波及子孫學道可能忘祖訓推

仁先欲庇同根公餘進士如相過好說深居遠俗

喧

挽鄭夫人

八十餘年樂且康一朝長逝竟漫漫秋風寂寞萱

堂靜夜月凄涼蕙帳寒鄉里徒能談懿德賢郎猶

自泣熊丸仕途喜有青雲翮

褒寵行看賁壟欒

貧樂窩

人生得失總前緣無忮無求樂晏然道在箪瓢真
有味趣存琴瑟不須絃鶉衣可諫重茵暖斗室粗
安一覺眠多謝東風似知己吹噓時上草廬顛

送龍太守之毘陵

早從春試見雄文駐馬山中識使君
京闕趨朝承
寵命客牕叙舊對爐爐也知撫字多仁政應有聲華
達
帝閽自是高才雖久滞超遷還擬立殊勲

送周憲副赴任陕西

奕世衣冠重貴溪登科况自少年時郎官閲歴馳
清要憲佐擢遷荷
寵私按節豈徒資餽餉巡方有待肅綱維極知此後
相逢處榮捧徵書覲
玉墀

壽周母七十

寶婺光華映碧天慈闈慶誕啟芳筵七旬共訖人
間少五昴爭誇福禄全貴主供來珎饌美諸郎舞
擬綵衣鮮題詩每效南山詠為祝瑤池不老仙

春

陽和煦煦回山川千紅萬紫爭芳妍草亭寞然隱
喬木幽人咲傲共林泉携童策蹇踏春色抱琴遠
訪知音客料應相見無一言流水高山心自適

夏

屋外群山青如葱屋頭翠柳清陰濃松根白鶴起
欲舞藕花香散西湖風愛花少年顏如玉畫槳輕
搖浪紋簇羽翁凉生香袖飄恍在若耶溪水曲

秋

一片秋光素如練滿山黄葉霜初染斯人巾屐晉

風流松竹閑依白雲歛筇杖兒童不暫離筆床酒
竈相追随好似柴桑陶靖節歸来孰與同襟期

冬

千山萬山雪壓雪翠微失却尤奇絶屋頭銀砌掩
松關猶有孤梅幹如鐵推蓬舉棹興何如剡曲王
猷迹豈殊何處有山如此圖老年歆問山中居

贈王大尹之如臯

如臯縣屬維揚郡人尚耕桑俗頗淳茂宰之官逢
舜日絃歌為治樂
覔仁安成詩禮推華俗奕世賢才表縉紳百里豈能

淹驥足還看迎拜展經綸

送李編修歸省

姑蘇自古多賢地忠孝應從間氣來史館編摩資
正學詞林制作得真才雙親共沐
皇恩重千里爭看晝錦回此處宵教垂淵久衣冠指
日會蓬萊

送毛二尹之官江都

蒲東家世舊簪纓諸父聲華重月評經學獨承庭
訓早除書新拜
寵恩榮潞河曉發孤帆遠淮海秋高一鶚橫撫字他

年多善政佇看清譽達
神京

送喬編修歸省

玉堂清姿出衆才詞林聲價重瓊瑰高堂菽水馳
情久遠道風雲得意回
誥錫龍章恩典重詩歌春酒壽筵開親賓若問
朝家事為說
皇仁遍九垓

挽友義畢居士

名家詩禮著淮安應

譜曾聞累拜官穀帛每因貧者施琴樽多為故人憐
平生友義誰能及沒世聲聞定不刊令子青雲方
貴顯行看
褒贈出
朝端

贈李其章還官

桐鄉二尹西昌彥為喜居官有政聲農樂耕桑勞
勸相士耽詩禮藉陶成
九重奏最
恩榮重千里歸裝去路輕懸想到時秋正熟紛紛

老稚盡懽迎

贈御史徐君按廣東

烏府才華獨老成又看䘖
命出
神京
九重耳目資臺憲萬里風霜逐使旌攬轡定須追往
躅埋輪應不負平生極知驄馬經行處老稚歡呼
謳頌聲

挽王布政

曾持使節過嚴陵謁我山中道舊情

上國重来開峻擢雄藩荐歷揚芳聲游從每念賢昆
季訃報俄驚失俊英頼得故人敦友義為求來挽
表平生

送唐員外赴南都

芳春甲第早登名出刺西川藹頌聲報政不辭千
里道遷官深荷
九重情韵門餞别朋簪盛准句經行着氣清比歳恤
刑頻有
詔好將仁恕荅
皇明

送兄弟歸省

安成文獻君家最兄弟連年擢甲科三載儀曹敡
望重二難玉署
寵恩多使華暫向覲藩去閭里行看晝錦過回首都
城秋正好對床風雨意何如

送其歸省

賢郎承
詔日邊回正值椿翁壽宴開甲子一週期再數緗桃
千歳擬重栽錦衣誰似華宗盛珠履爭看賀客来
懸想高堂稱慶處弧南光彩映三台

贈徐主事赴任

尊翁擢第我同年喜見雲霄令子賢楚楚丰姿凝
湛露滔滔才思注源泉
恩霑
比閤登科早官拜南都得意先順道不妨歸獻壽錦
衣掩映慶華筵

挽劉方伯父

梅莊居士五忠孫隱處林泉道義尊教子一經成
令器
封章兩拜

君恩故山人去烟霞遠高冢雲歸草樹昏餘慶積来
渾未已又看
褒典出金門

送羅翰撰歸省

三年史館已遷官千里親闈缺問安子告暫辭
天上去承
恩遂向日邊還到時春酒堪為壽舞處斑衣足盡歡
侃侃每聞懐直道會將民隱奏
金鑾

送陶進士出宰魏縣

制科得士總賢英百里居官豈稱情為是
聖明崇字牧期將仁政𢡟蒼生春農綠野安耕耨夜
犬花村絶吠敲三載奏功書最績定應超擢沐
恩榮

送劉二尹考績還淳安

積學成均幾歲寒官為佐令嘆棲鸞蜀川弭盜功
堪紀淳邑臨民政尚寬請謁無私人事簡催科弗
攝衆心安他年述職重書最擬向朝陽振羽翰

送王太守還三衢

專城分閫見才賢籍籍聲名遠近傳千里化行民

樂業
九重奏最政超先朱旛皂蓋還官日白叟黃童滿道
前喬木若存清獻宅幾番憑式思悽然

送鄭彥成之廣信

信州南去近鄉山便道爭看衣錦還蓮幕多才勞
擘畫玉峰有暇稱躋攀半生勤苦甞鹽味千里歌
謠撫字間別後要知重會處天香兩袖覲
龍顏

送齊憲副之山東

鴈塔曾同題姓字烏臺誰似振綱維

九重耳目資賢哲數載聲名播
玉坪佐憲已承新
寵渥秉驄不改舊威儀豺狼當道應須問莫使蒼生
苦怨咨

送陳繡衣出按江右

繡衣嘶
命出楓宸欽恤當推
聖主仁江右威名聞遠邇臺端風節動簪纓獄無枉
滯資明決人樂更生仰化鈞驄馬到時春正好幾
多枯槁倍精神

題重恩堂

青年佐憲際昌辰兩拜
恩封及二親父母俱存能有幾衣冠濟美更誰倫華
堂共享千鍾祿眉壽齊肴百歲人籍籍聲名振
朝野還應
天寵錫來頻

雙壽

七十高年世所稀况今齊壽介繁禧仙翁矍鑠顏
如玉阿母康强鬓未絲果獻蟠桃來閬苑酒斟瓊
液宴瑤池遐齡願祝同嵩嶽日沐

褒封向盛時

七言絶句

聞

皇子誕生三首

聖祖

神宗慶有餘祥開椒掖誕

皇儲司天昨夜頻占候熚熚紅光遶

帝居

其二

朝来瑞氣藹

彤庭宮掖傳宣

聖子生福壽

天齊

宗社永謳歌處處動歡聲

其三

聖德巍巍契上蒼虹流華渚降禎祥本支繁衍

天潢盛共祝

鴻圖萬世昌

山水二首

別墅樓臺俯碧灣柳陰深處隔塵寰主人無限登

臨趣都在煙雲出沒間

其二

緑柳成陰化日舒扁舟出水勝安車高人罷釣沉

思處志在經綸不在魚

梅二首

挺挺新枝冒雪開江南此種號花魁天公有意憐

幽獨特遣陽和到早梅

其二

玉骨冰肌不染塵雪霜深處倍精神莫言歲晚無

生意南北枝頭總是春

山水圖

青山綠水望中寬牧豎樵童任往還不慕功名甘

畊釣此生贏得幾多閑

墨竹三首

一林蒼玉發新梢彷彿朝陽見鳳毛勁直不隨霜

雪變也應素節養來高

其二

直節真心異衆葩數竿蒼翠拂牕紗衝來歲晚冰

霜少日報平安達

帝家

其三

淡墨何年寫此君牕前彩鳳見来頻虛心不改歲寒意為有清風是故人

題仲昭竹

數竿修竹倚雲栽雨過春林翠作堆勁節不隨桃李變芳叢有待鳳凰来

桐江獨釣圖

拂袖長歌入富春滄江深處獨垂綸短簑不換軒裳貴千載高風有幾人

山水四首　春

楼閣嵯峨遠岫明此中風景似蓬瀛抱琴未遇知音客閑倚銀鞍信馬行

夏

十里芳塘景最幽藕花香裏水光浮望来不識人間暑羽扇綸巾樂自由

秋

青山遠近白雲重誰識當年把釣翁千載嚴陵灘上路令人猶自憶高風

冬

同雲黯黯雪漫山繫却扁舟傍水湾被擁蘆花酣睡後不知身世在人寰

鴈

春去秋来似有情海天空濶任飛鳴翀霄擬作鸞凰侶肯逐鷗鳧過此生

金梅為瞿廷用賦

羅浮仙子逞精神幻出金衣不染塵商鼎調羹終有待東風且占一枝春

柳塘三鷺圖

素質飄飄絶點埃幽棲常傍水雲隈自從筮羽鵷班後時逐仙禽上苑来

魚圖

聖澤深涵四海清萬方民物遂安生江湖機網從人設魚躍魚潛自稱情

觀音

佛不負人人負佛我心即佛佛即心平生忠信貫金石俯仰無愧觀世音

文毅公集卷之十終

商文毅公集後序

自古相天下者曷嘗不金玉其言瓔璨其說惟是德業與文章並茂乃稱完人焉故咎繇伊傅周召著之典謨訓誥者迄今膾炙人心此不徒有其文毋亦發揮於德業而文且寄以不朽代而下也或辞耀簡編而作用鈌或功垂竹帛而涵養踈可尚而傳者

寥寥也若吾淳商文毅公自幼穎敏書過目永不忘下筆千餘言立就甫弱冠以文章丼兩浙繼而冠南宮首臚唱海內翕稱三元學者仰若星鳳然此未足盡公也乃其德業猶足多焉按公履歷蚤直經筵薦登內閣洎
英廟己巳之變中外洶洶公殫赤恸勤請
郕邸即真以安反側時有妄議南遷者

而斥之與同邑姚文敏公壹心營職期社稷金甌而後卽安無何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竟以誣謗坐免家
憲宗日月之明洞鑑其枉復召入相自謂如唐太宗之用王魏而公亦以古名臣自期問嘗取其遺藁而誦之進
經筵講章定
太后典禮則啓沃功多條陳事宜倡議建

儲招撫流移則根本計遠續史鑑綱目遠紹考亭心傳而道脈衍乞罷西廠之狐鼠請宥林誠之誣劾力救章綸林聰之重譴而賢関闢蚓主會試者一為
廷試讀卷官者五而龍蟠鳳逸士皆激昂青雲號稱得人是公之德業固以文章而顯公之文章又以德業而傳其

大者若章疏諸篇達白盈帙總之浮
英華湛道德根極於身心性命有關
於天下萬世誠足鋟金版而鐫盤盂
書玉簡而銘鍾卣諸如詩序雜著莫
非昌言確論廣調洪詞譬之四瑚八
璉可陳宗廟黃鍾大呂足和神人郎
與咎繇之謨伊之訓說之命周召之
誥方駕寰宇毫無軒輊安得求公於

三代下耶答宋爾不愧科名哉三人
然王沂公鄆州一去竟不復起馮宋
二公或猶議其晚節孰如公受知
三聖眷注特隆卒之身退名完海內仰之
不少替哉獨慨遺文散逸未睹大全
隆慶間莆田鄭君嘗梓其概復遭燬
殘歲辛丑漢陽劉君洮茲下邑搁然
以興起文學為已任旁搜家藏捐俸

鋟梓工既竣徵余序其後余縱而觀
之金君前序字中科斗蔬落文河安
能復贅一辭第先大夫安所公恒齋
公抑庵公與公同朝道合膠漆靜齋
公亦後公而顯世締姻盟余寔公甥
外孫不容以不敏謝也敬書簡末

旹
明萬曆癸卯歲季春上浣

賜進士觀政吏部後學吳[illegible]書于[illegible]
文昌閣

商文毅公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一名素菴集明商輅撰輅有商文毅疏稿畧已著錄是編爲萬歷中淳安知縣漢陽劉體元所編凡文九卷詩一卷多館閣應酬之作不出當時嘽緩之體

菉竹堂稿八卷

〔明〕葉盛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菉竹堂稿八卷》提要

文莊公自序

菉竹書房詩文二冊凡八卷文若干首四卷詩若干首四卷多官嶺北時所作韓文公五歲何如其文也文哉文哉後雖有作無以加矣方公之為此文年財三十有八而余為此編蓋始于壬申終于丙子年亦上下于公而其於文也范乎其若槎行海中莫知所之幽乎其若雛禽之言莫能觽人漠乎其若浮漚野馬無所于用何哉文以道為本無公之道斯無公之文顧余小子學不加進德不加脩年愈滋而道愈遠其卒為小人而不為君子如公之謂乎嗚呼其不懼而俛焉可也天順己卯三月廿日仲盛書于西廣之冰玉堂

刻菉竹堂稿引

菉竹堂稿者

先公官嶺北及撫廣時所作詩文八卷共若干首

皆

先公手自編定茲于是而刻之者存手澤也淇嘗

于

京師接

東齋老先生語及廣中故事數稱

先公撫廣時恩威並著寬猛兩宜每有大功輒推

于人雖近時名臣聲譽之赫赫者而其實殆不

若也蓋本於為己之學以成夫靖國之功天下豈多得哉故廣中至今德之未常寘也夫廣人之被其澤者尚不忍忘其德矧手澤之藏于家者子孫容可不寿諸梓乎推被其澤者之感以重繼其世者之思蓋不容于不刻矣凡為我葉氏子孫者尚當世守之

嘉靖八年季冬月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廕

孫葉夢淇題

菉竹堂藁目錄

送畢指揮
癸酉正月
觀鳳竹枝
孫峯独秀
記事
由名
哭烈婦
八成社學

卷之二
七言絶

寓懷安佛寺
送龔布政
雲州
送楊季翁
次韻答張巡案
用前韻
乙亥正月
淒清
雞鳴驛
送張寅甫

丙子
百五鵬
擬題
題画
七月
焦廷用
永昌
野人
雲山
崇明

四月十九日
朝下被
召至
文華殿
聖諭再三且促以亟行 賜酒膳而退三首
六月十五日南安道中見梅嶺山椒大雨
擬題紅梅閑示過関吏
小嶺中站雨晴馬上作
淩江驛
答王生韻三首

題楊僉事知四会善政五首
清海凱歌四章
怀仙詞
龍門峡
去年今日八首
題雀磨蜂猴画壁
甘棠渡
聞与謙浮第四男喜甚走筆四絶句
嶺中寓言

黄邦

石康道中
右江凱歌四章
後右江凱歌四章
謁南海神廟
上京過飛来寺
南安舟中
士謙小画
大家鄒節婦詩二首
定遠李主事挽詩二首
題小景

韓母趙恭人挽詩
晴雨竹二首
題竹送衛体仁帰吴
題馬二首
奉挽外舅恒菴尚書二十首
題王孟端竹
題顧定之竹
題仲照竹次韻
次叔簡奔喪韻十二首
玄妙観閣蓑衣真人卷

題白頭双喜
新会謡二首
題鷹熊図
沈文敏登黔淡閣送存侄帰次韻二首
莊副使挽詩三
王照君用唐人韻二首
李昌祺韻
叔復墓下作
王恵州寄王給事
恵州感事

七言律

壬申三月初七日早謝恭政恩答同命者

送方秀才之南監

仲蕊將歸崑山感謹以先被

賜五經四書五倫書列女傳并先世燒劍圖等

奉歸

四月廿三日涿州感事

保定道中述懷

畢先生合葬挽詩二

楊布政晚翠軒

謁元遺山墓

過雁門關

泰安驛馬上口號

宣府即與次楊林簡韻

亡妻周箴爲文祭之

次韻答周拱二

有感用開封感懷二

十一月初九日協贊軍務　勅諭至

寄定襄伯郭公兼簡刘竹窓

次韻答王錢都司二

送張御史還京

口外八詩八

癸酉六月十六日喜昂侄至

李老峪

先世遺囑并買田宅券書通五紙百三十七年

物也感謹授姪昂歸且作詩告之九月廿一日

次韻叔玑見寄

有感走筆送林春荐人會試

寶山書舍爲程進士作

祁門程氏和溪十景十首

殘年

東莊

次韻答朱希仁見寄二

次韻答王元吉鍾有源兼簡李中諸友二

宿雕窩

送張恭將

赤城夜歸

送呂昇

次韻酬馬博士

次韻感元高送別

鄭介庵
陳汝成
湯参将
題跋
楊尚書稿
楊鉄崖
松雪帖
張墓銘
圣矣経訓
良御史

告身
遺勅碑
朱氏譜
鄭氏帖
寿寧堂
又
沈御史
山陰
清溪
玺書後

画冊
介庵巻
残書
方恔峰
卧雪図
永思録
袁氏譜
孫孝子
方輿勝覧
刘氏

祥刑
謙齋稿
余忠宣
聖賢経訓
支言集
国初科試録
君臣百家
道園
詞科
過耳集

三史
王大理
又
养蒙大訓
經訓
衛生
楚辞
梧州廳記
寒食題名
列秀亭

王乳岩
廣東行犯
网鑑
東里集
理宗七札
文章辨体
方与勝覧
多宝塔
李古録
歐集

沈少卿書帖
又
思矣録
包孝肅奏議
篠庵書帖
鄭進士書帖
襍記
批示土官
田宗一州
宣府考試武擧策題

又
原謗
門帖
春帖

菉竹堂稾目録終

菉竹堂藁巻之一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諡文莊崑山葉公存稿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曾孫葉夢洪刊行

鄉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詩

三言

書厨

讀必謹鎖必牢収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教借非人亦不孝

法書厨

臨必謹鎖必牢曝必勤閣必高歐陽家子克肖尔後人是則傚

畫厨

看必謹鎖必牢掛必時閣必高展一巻過一朝俗客至莫開包

四言

廣西讀虞道園明逹平猺二文因作詩曰

經世之文用世之才彼何人斯乃邕乃台先生優游芸館蘭臺元之元元亦不遇哉

辛氏宗譜奥大常寫竹巻首題曰爽葉清风

爽爽辛宗累累清风竹君何人抗顏其中梁世凌雲唐家淩范父子弟昆德義之遠詩歌杖杜亦云陟爪寄意則然作聞靡他

題画

斟飲不田桴浮不止雲海茫茫長风悠悠如乘𪇆鶋坐萬斛舟逍遥容与樂矣兹遊

五言絶句

梅花便面

残雪消将盡東风吹早春誰知江郭裡先有探梅人

乘槎圖

滄溟漲百川中有泛槎仙衹待江風便吹嘘直上天

嶺北雜詩十首

其一

赤城半指韭独石一寸霜天時与地脉咫尺異温凉

其二

半城君城扉五更鞴槽馬翻煩労𢒂軍往来照新把

其三

萊園亜城隅春晴比画図越羅驕蜀錦文綉雜擁褕

其四

梧竿長不多龍門險如削一朶碧蓮花遥々望金閣

其五

一騎如飛前鋒赤虎帰傳衣領皮去聣與作乃衣疾

其六

報帖下周廬雕窩過

勅書衣冠当馬前如在玉階除

其七

好山如玉阜碧水似呉江五年官領北不覺是殊邦

其八

黄並蕙初綻青荳蕨正肥蘿塩一年物收拾趁晴暉

其九

雨多秋穀強晴多夏田好下種合如何占年問屯老

其十

顆々胡榛白枝、都李红山中风味好莫放酒盃空

長洲陳氏佳城十景十首

靈岩晴旭

佳城已卜吉靈岩西北陲皎、白日光照見嶄玉碑

震澤秋蟾

震澤浩無極行人思禹功千年祠廟在簫鼓明月中

光福烟光

光福亦名利朝烟濃淡中壁間有題字云是松雪翁

穹窿雲氣

穹窿石上雲時出為霖雨黄由去不遠又見陳同甫

寄心脩竹

何處無脩竹庵前種特蕃老禅母前代歳、長児孫

古廟喬松

蒼松凍不死神明為扶持方需梁棟才煩君一致之

天平嵐翠

如何天平山晴嵐翠于洸堂々范魏公先人託遺体

海雲茶席

皇々

太宗業名篤恭晴公不愛山茶花甘棠歌国风

沃壤西成

呉郷大有年處々謌豊穰圭田既復古经训那能忘

伏龍暁眺

帰人不可見秋梧生夕凉鳳雛五色文翺、在朝陽

瀟湘八景　八首

點々下汀州飛々動烟霧同群天在末鶩啼復回顧

其二

罝浮帆檣好帰舟不誤身歆将风与浪说与後来人

其三

既多事弦歌亦有充耕織空翠逐人飛衣冠浄如拭

其四

北風怒不休雪片大如席四郊有寒鵝对此成太息

其五

萬頃浩銀海天邊凉月孤試邀道田者携手過蒼梧

其六

孤櫂宿湘灘沉沉聽春雨明朝玩芳去蘭芽長几許

其七

身在澶江上心馳王陛前鍾声似長樂双珮款朝天

其八

魚肥宜作羹魚多須換酒醉飽臥斜陽帝力吾何有

龍門峡玉山泉

玉山我故國龍門吾旧遊西舡来峡裡為尔一遅由

龍門

姑蘇有龍門到處有龍門本是龍門人相逢如故人

靈川怀鄒忠公次宋人韻

鄒子曾過此南山節盖高照州祠好在誰与薦溪毛

題竹雀

竹鳥会秋興山禽集露臺一枝何處好故待鳳凰来

題李樂庵先生守墓民家梅花畫次韻

不識江都李梅花彷彿同停舟欲相覔誰是主人翁

書所見

一樹独邊江嵯岈飽雪霜寄生憐小艸纏繞借春陽

出関連日大風二十五日抵宣府是日融和

竟日

連朝寒北風今朝暎西日曾聞古人言晴雨不可必

九月廿六日早聞鵲

昨夜華開蠟今朝鵲噪檐

君恩憐母老放我過江南

五言律

奉寄親友十首

清遠郭翁尊老

平生薄声利叅望在田園池雨鵝千掌林風酒一尊

秋霜柑実重春雨莔苗繁应有南轅便閒情得重論

野牧沈先生

半世風塵苦投閒日醉吟故人家有塾高士槖無金

函丈恩何厚槭封誼独深伏生書好在此是別来心

東皋沈先生

偉矣東皋丈童年接緒餘老無新召檄貧有旧儲旧

胡玹真無忝房橋槐不如山西動行色何日候巾車

南溪孫先生

人說南溪老工詩最有名百篇過太白五字李宣城
鄉里平生会文章曠古情何時載尊酒来与訂深盟

景照徐翁

咫尺南隣地君家傍水涯黍麻連沃壤魚蟹樂深池
酒債乗春有書聲向晩宜東床吾故友久欲問佳兒

看雲姜親家

溪上棲居好栖遅懶入城白雲迴俗駕緑水浄塵纓
愛客樽常満思親涙独傾小詩因小弟千里致深情

微之張君

名門好兄弟独得隠君名官籍題三代家書寄両京
氷霜堅晩節桑梓向春栄世契同交契悠々百世情

孟文陳君

楚々好容儀凨前玉樹枝厭聞官事府能誦国朝詩
一榻由君處孤舟別我時此情情真不薄千里寄想思

景顒蔡君

少小為歡日交遊未捴如々何十年別不寄数行書
酒熟鷄豕社沓梵水竹居故情君莫忘公府会懸車

汝器鄭生

之子吾邦秀何妨抱病身仲連天下士脩静社中人
鄉里思前輩文章属後塵衛祠如未立書報莫辭頻

贈過千戸

濟々諸公子翹然独数君學詩兼学礼能武復能文
照乗珠騰海追凨馬逸群三邊尚烽火有待策奇勲

平定州喜雨

好雨当深旱榆関試一臨錫民元有極潤物本無心
敢望随車恵聊為撃壌吟楼名是環翠徙倚豁塵襟

奉寄都御史卞公

稷卨本同類朝行第一流諳書

明主辨実録史官収選将材偏逸憂民疾未瘳帳前
揺白羽何日定従游

秋日感事

塞下秋凨起憑高百感生虚名亦何用直道故難行
容々浮雲嘆悠々遊水情曽聞故人説到處有魚羹

癸酉九月十八日都給事中封贈　勅命

至

衷情達九重

御勅賜双龍詔許中出恩承望外濃一門舊煥爛千
載慶遭逢感極渾無措嵩呼祝華封

十一月廿五日以脩復城守恩　賜白金十两金織絲段二表裡

賞典一何高浚城百雉豪朝廷𠆳威德将吏必勤劳
賜服無能稱腰金有幸遭不湏銘碣石聊復继風騷

置社李書籍次洪文㑊韻

武衛兴文教捐金為置書古詩陳法戒大易論盈虛
要使㑊常重家容礼法跡鄉才如美玉待價一藏諸

畄題庆化寺

金壁城中寺歷深別掩扃救声風外葉一軸紫頭径
下榻枯禅定推窓宿鳥醒官閒曾到此遂睇八峰青

次韻贈答張寅孟

首应徵賢詔東南別故鄉通經知李富挟策見才長
戚里簪纓貴天街雨露重寄来詩更好情思入中唐

范氏二子入社學 文正嫡孫今閒平衛千户吳兄弟子

之子名賢後相逢是謫居祖宗能略記鄉里已全跡
喬木千章在堅鋼百煉餘甲兵真旧物努力事詩書

題吕士良西

誰寫山中趣依稀似赤城石橋千嶂合野渡一舟横
雨氣兼霞氣風声雜水声等閒暇对此亦馳情 正

答周拱

孤城萬里身況復柳條新風雨偏由客鶯花正惱人
参元端為富曲逆未应貧且莫傷遅暮書鐙自可親

尨房溝道中

楚色亂霏霏遥山接四圍馬前黃葉落天外白雲飛
遠客休怀土征人未授衣平生丘壑意始竟与心違

韶州懷古

曲江山水秀聞説自童兒持節扨行處推蓬爱玩時
開元良相業慶曆諫官詩二子今何在悠悠百世思

過清遠峡

出峡路非遥人家簇羆熊青林蔵白鳥绿水近红蕉

邊海常防盗沿山慣撫傜沙頭有民吏暫駐木蘭橈

喜饒秉鏗陞廣府知府

一詔下宸京蕭蕭五馬行潁川無限好河内若為情
已想珠还浦还聞賊罷营先声人㥩喜官不愧州名

靈川即事次宋人韻

輀車先小縣十日住靈川驛騎来天詔湖湘到米舡
帳前皆納款嵓下已畬田暗喜傍人説今年是稔年

靈川回軍次宋人韻

平賊且帰鎮登舟不用嗟軍麾收夜柝漁網掛晴沙
鷺白絲絲羽楙紅葉葉花鷂呼摠語岸上是誰家

南征紀行十首

藤縣

同出古城東叅軍与揔戎鼓鼙奔虎兕旌旆仢魚龍
二水清渾别長洲上下通程期如火急渾欲駕天风

又

西江帶北流云是古藤州列栅人烟少缘坡卉樹稠
鹿羹和骨剁蛇酒帶鱗𦵏李靖雄文在精光徹斗牛

平南縣

行〻去路微神馬見应稀地闊三家市江流十二矶
黄茆随雨長白鳥傍人飛見説軍容盛前山已鮮圍

菉竹堂稿卷一 廿

又

寒江滙一工云是古龔州地恶多炎毒人頑半賊酋
巨魚宜作唇怪鳥恐為鴦珎重程夫子当年辱此游

潯州府 城北大黄江瘴特甚

黄茅又黄大可道瘴非常卓午还多霧冣冬不見霜
捕蛸皮餙箭飼犢糞塗墻何必從軍去经過已断腸

又

何處是潯州過江見驛楼熊羆連夜宿猺獠隔山愁
毕湿仍過夏蕭條况及秋賢哉姚太守千載仰前脩

貴縣

水蜒舡為屋林蛮土作牀飯乾蕉葉褁衾厚荻花装
禾米今秋賤科差旧日怴軍行如不覺雖大自踉蹌

又

城郭在江頭人云古貴州灘皆沤竹屋石或繋闌舟
一雁烟中急双旗雨外柔古今多守令谷陸更誰儔

橫州

十日驅馳苦三軍意氣閑搜奇尋紫水冒險過烏蛮
欲活溝中瘠須銘海上山満期三月裡齐唱凱歌还

又

何處是横州江聲拍岸浮愁聞山子掠厭見土人儺

菉竹堂稿卷一 廿二

蕃貨時常集山田夜亦収秦郎真国士謫去未忘憂

題五色菊

聯駢有叢菊秋至轉放妍五柳誰堪比孤松自可憐
移送金殿側開向玉堂前九日年〻好看花近
御筵

南中

湘水南頭頭路從来説瘴鄉出林山鷓鷽隔岸野蕉
香親老須分甖兒嬉亦弄檳市中何所有蕃葉褁檳
榔

武利営怀耿用裕

文彩助風神杳羅照晚春慣持青鎖筆曾是玉堂人
讓德先僚寀誠心悅吏民仍聞家教在庭户絶游塵

又

兩地相思處空憐歳月過判花君正尓傅檄我如何
掩鵠庭中樹微茫泗水波何時倚長劍对尓一高歌

為僧題画

飛雲不到處疑即是禅関拄笏重〻樹開窓面〻山
中泒掉遠林下一僧閒欵借泉頭水清冷洗瘴顔

挽張少卿

我憶南坡老交游再見稀紛泥同奉詔青鎖独能官

孖〻江湖遠蕭、蔓艸寒何人是知己清淚不勝彈

番陽阻風奉怀榆軒兄

白髪吾兄老先公旧業存未使吟驥子且復美諸孫
風雨添新恨江湖慘別魂黄昏独凝睇〻説好家門

新会曉行 其一

碧水共天遠青山与岸長舡来獅子国人在荔枝郷
一騎衝烟起双旌帯雨翔如何王化旧軍事尚云忙

其二

平賊発南轅舟行望海門岸高連影色沙薄過潮痕
魚蝌津頭市牛羊竹裡村民炙犹未鮮尸素与誰論

其三

劍戟倚青蒼旗旌拂曉光從軍雖可楽怀古亦堪傷
赫、舡楼将區〻左纛主
皇仁大無外一雨浄炎方

陳侣事正使度海不果詩以慰之

萬里思違城崇舞陟険行蛇龍元有宅烟浪本無情
到岸知聞喜逢人説更生
皇仁正丕冐指日看仰迎

哭王癸四首

其一

爾曾随母拜久別道深情名我須吾舅嗟余識汝甥
親喪愁浅土帝命促脩程思憶当時事潸然淚雨傾

其二

爲尓錫嘉名忠君望不軽誰知白崔吊已自玉楼成
豚犬何曾死芝蘭不得栄西風送斜日腸断渭陽情

其三

有志人皆説髫年也自奇常時勤頌讀休日謝遊嬉
本望田鷯寵（癸嘗見祖母命語告其母日兒讀書他日必致此也）翻成祇擯悲
九原相見處母子淚双垂

其四

尔父學從軍邊頭荷主恩宗親在門户鄰舍托鷄豚
白髮重闈健紅顏一弟存老天如有意亦足慰愁寬

三月初二日夜喜雨 偲夜雷

憂国関心切春来欝未開已聞偬得雨况值久無雷
盜賊奔谿峒耕人辟艸莱大平應有望喜雨一時回

龔參政系自　京師

人来自鄉國我日𤼵京臺鄉報知还問家盡閤又開
百年真俯仰萬里独徘徊愁绝成何事挑鐙喚酒杯

題耕織圖十首

其一

聖主重光日三農慰所思張堪多善政李沆不違時
化洽昆虫育　恩深艸木知家〻遵礼　制拜跪饗
先祠

其二

浴尒為農苦田桑手自捦天災犹未必人事敢言劳
雨久偏愁葉螟多或害苗工商终不及斤斧与风涛

其三

否極時当泰衷窮志慕華官軍應破賊隣曲尽还家
便擬収禾稼还堪漚苧麻何時甦息好蓺竹且栽花

其四

尽道今年歉城中試艸鞋喜然欢旧店糴穀認新街
不仌官私物仍無遠近差老妻多喜色新淂這銀釵

其五

盡力吾農事奔馳日夜忙藏星柔入箔冒雨麥登場
蚕老仍多变斗寒尚有創誰知治遊子仇袴足粱梁

其六

夫婦安耕織紅顏匕白顛公門身不到邊塞事空傳
才武将軍貴廣明御史權也知蒙
帝力載拜祝尭天

其七

兒侄思干禄公卿族本寒朝耕先授簡夜織更和丸
童子傷華晥詩人戒素飡他年有民社知亦念𮮐艰

其八

繅車偬罷響隣杵已相呼半擬还収債先期了負租
帛成翁媪喜酒熟弟兄酤更羡群兒女朱陳漸𠀧圖

其九

中禁年華遠頻看雨露覃
君王曾秉耒嬪御尚親蚕世出三皇上风移五嶺南
翺嬿曠官者民事𠀧曾諳

其十

田里瘡痍極相逢淚未乾農人稀醉飽紅女正号寒
孝玉詩偏好西山跡不刊此圖端有自慎莫等閒看

憶鄭輻

思尔玉娟々猶疑在目前飲形三宿事居指五經年
柳子傳猫虎韓公念席氈梅閑旧行路不覓爲潸然

逐老壽蔵圖爲龔鉉庵先生外孫周雁賦

万古只須臾何人得令譽臺御肖主像司馬外孫書
多難漂零日承平雨露餘紛々漸滅盡撫卷一踌躇

中秋夜酌即興

銀漢初光滿華堂漏轉遲不知今夜月還似去年時

忠孝何由極功名不可期出門心正切应有老天知

跂

五言古詩

真定蘓氏墓

郎中乃能吏天爵即英才云胡一抔土百年便蒿萊
石人不解語石馬朴蒼苔盗發之何慘白日玄堂開

又

郡侯本虛名能爲身後災子孫或微矣守令亦傷哉
古城今何處寧論舒嘯臺踟蹰未忍去颯々悲風來

朝玄覌登玉皇閣道官蕭某出東里西廻庵

從詩刻覌回次韻首篇 九月廿一日

自出諫諍司荏苒歲將半誰言滿溢小朝宗愧江漢
負荷一重輕朋交同聚散回過玉皇閣低頭起長嘆

比年屢得故人之訃其一文選員外郎宜興尹廷佐其一武選主事開封李朝陽其一武庫員外郎合肥方景炳其一陝西僉事餘姚陳永言其一四川參政淇県王明理其一兵科給事中京山栗充誠其一兵科給事中衢州鄭伯森尹李旧交方陳同年王以下皆旧同僚皆君子人也詩以泄哀思云

山中無過客咫尺論万里云胡故人訃往々及吾耳
交游苦不多況乃皆君子文選美且仁謹飭聞朝士
縫掖過閑書龍蛇字盈紙朝陽有廷教兩京亦云仕
囊中無一錢能貧乃若此武庫不凡材驊騮与騄駬
氣高官同借行俊亦遭毀僉事姚江彥曒潔臨風紀
逢人問起居相期在終始參政端人直道真如矢堂
堂七尺身表裡無塵滓充誠楚解元撐腸飽經史新
詩馥春蘭素心澹秋水伯森子楚傳師魯亦可儗一
朝見除目曾爲山東喜諸君豈私交吾言非溢美所
嗟後死者摧折凡委靡本乏理人術亦欲懈知已耄

生自無福見此伯淳死中童情不得淚下何能已

龍門廣絃倉寫怀

龍門莫春暮疾風吹早寒貂帽尚恋頭塵沙壓檐瑞
軍書馬上接北頑算克残下馬太倉前盤量对倉攢

又

箕子揮不停粒：念狼雖親交或憐我愚拙乃所安
安邊亦王土忝政非小官但恐乏勳績但爲歌素湌

出倉門閑有怀楊非玑忝政

曉下倉門閑雁：即長路悠、團保雲歷：柳溝樹
忽憶去年時故人送此去残雪在南山疑有馬行處

獨立謾知𢌞西風乱愁绪

旦起偶成

東坡在嶺南睡美日高起我今在嶺北閒懶如或此
一爲人事稀一爲邊事理嶺南是謫居嶺北乃强仕
栄辱雖不同蹤迹固相似

心遠堂三咏 三首

五穀畦

穀熟吾所慕治畦公田喚切ㄑ劭農念詎今時候從
嘗恐繁霜早復恨白艸瀼霜飛秀不実艸贼苗不前
傷我心戊兒若辛誠足憐邊人素仰给海内頻豐年

浚檜屏

嶺北少蒼桧遠自独石移何須作屏障相對亚怡ㄑ
僛如古吏齊並立不受欺又如雌雄剣誰得而間之
邊秋好顏色所取良在兹歲寒有松柏与尔更称宜

百花欄

邊城及四月卉木各已敷闌干用椽栈花逕間荼待
山丹簇：並山杏低、株蕿萱間芍藥亦有葵蕚俱
大小異發育雨露一沾濡但教先後開日、携酒壺

申氏重慶堂

豈無戚季勳亦有宣孟忠斯人苟無後天道成昔：

懿彼申伯家眉寿相輝映荏苒六十年團圓两重慶
将門元有将作之須述之申子暨若孫勗哉加緝熈

靖節帰来圖

我家老曾祖功烈高古人愚生愧生世親老家復須
門前五株柳不能想閒身既嘗領祭酒亦復忝鎮軍
豈忘建威幙敢負彭澤民斯文衣未丧此志良已勤
昨朝坐公堂小吏労吾神區：斗升禄濫得非所欣
園田亦無恙松菊日以新長歌帰去来那復返天真

挽顧芳

白日西陸馳鬓髮中夜変衆賓在高堂忽復淚如霰

涙盡各还家斯人不可見野鳥或悲詩痒々蓮池院

感遇二首

嘗問高廉高亦見滄溟潤万種与百川蔵納咸罔缺
才器苟不充遠到何由達功利詭區々巧智矜察々
不知大观者睨之等毛末丘軻古矣圣遺言堪照淅
犹惜曾夷吾況乃盆成括

性偏善眈事行詐能取譽矣哉老人泉当時識荆舒
神皇本明聖拜陛非遠跡如何選用間亦復迷厥初
後来禍蒼生徒讀周礼書拂衣誠高節食餌不食漁
荆舒犹若此況乃非公欤

蒹竹堂稿卷二

挽陳孟東

我昔游城中始識安止翁肥軀復廣顙高論差寒鋒
時々說詩書亦復談稼穡涂路偶相逢移時停為策
送我赴　京国期我多名譽如何忽今日使我発長
吁儒迂不足惜時方重能吏神明会稽逶父母淳安
治斯人不可見徘徊空戀々嶷然有賢子充肖人所
頋山堂石方々上有介庵筆鄭重父执書千載應不
没

澄江艸堂為江陰夏珙賦四首

其一

江水蕩晴綠江花開故枝故人江上来袖有嬉春詞
欣々未能去共酌黄金卮

其二

夏日吾所畏水風能凉已無車馬喧況有芰荷香一
榻当卧起為喜亚洋々作

其三

閒居昧時序西風落虛牖肥添網底鱸香壓霜前柚
為我問炭郎能如本堂否

其四

雪落不可止飢鳥啼野田如何簑笠翁独釣方悠然

蒹竹堂稿卷一

吏憐鄰曲好奔走賀豊年

徐医野雲詩

世重青雲士我嗟白雲翁青雲出霄漢白雲羃蒿蓬
托迹雖有異濟物心恒通彼美延陵彦浩氣形神充
軒岐有恒業刘李亦研攻懸壺都市間厮夲林野中
朝行雲藹々莫宿雲溶々尔雲作霖雨枯槁皆芃々
吾藥起沉痾惟愉变疲癃乃知尽吾心物理将無同
吾心敢不尽傷哉被瘝恫我歌野雲詩相从頋為龍
青雲或有愧為尔心忡忡

鷺圖

有鳥潔清姿行〻皎于玉白石是同心澄波可濡足
朝從渚雲飛莫傍蘆花宿班行或有愧江湖未爲辱

感寓

其一

初日出城東微月墮城西日月自來往直与天地齊
城中古時人浩〻不可稽令人寡百齡即与古人諧
莫拯城下土〻中多冥棲來〻孟嘗君对此当觴啼

其二

舉世好飾緣誰復知任真雖哭未必哀雖笑未必欣
知音古亦罕而況郢中人爍金䫫逾劲蝕月光恒新

君子貴自重流俗不足嗔

其三

鯨鯢非不深鼎銘亦得施猛虎入叢薄高堂寢其皮
若人昧德義威利祇自怡豈知炎〻後亦有漠〻期
善惡異報施大易著往規

其四

我有棠氏筆夜夢生色華凌晨續殘簡沉吟自咨嗟
公且不可見此物其奈何壯怀不一酹老至類浮夸
南箕与北斗感嘆涕滂沱

其五

讒人自足畏信讒抗莫測天道謂可欺反覆眩名实
五音賜屬鏤屈子沈沅湘斯人固不淑朽腐有餘芳
山中豺虎多不食楚子常

其六

孔艱詩則云竭忠礼所誡此心異人我〻或人可責
父兄乃狼虎茲事吁可怪彷〻靡不然默〻独心鮮

其七

鴻鵠不外蔑鴟梟可群譟隱惡当如何務本亦務早
始謀或失之末路見紛擾禹兒卦弗頤孔席暖弗校
聖智恒若斯勗哉慎樞要

其八

才業不足貴所貴与時遇〻時亦其宜不遇自有素
嘗聞吞舟魚或為螻蟻聚風濤起須臾溟運不知處
莫鋤門前蘭且惜河邊樹歲晏雪霜多殷勤懈行路

其九

楚人不識鳳宋人不識玉鳳將凡鳥儔玉耻珉石足
河圖諒有時韞匵宜自珍而或多謬語的〻献乃身
中林有蘭珮万古同此春

其十

鮑生進夷吾〻〻耻群盗玉石本殊科駑驥不同皁

若人朗明鑒而我久言耋扣角有遺歌携手非旧欢
頤言務旌別豈曰帝所難

其十一

中庭見残雪感槩欝中情百亦眇何之蒼伯何亭ゝ
陽和衆所欲寒冱独見凌行ゝ勿復道堅貞以為宝

其十二

古人惜内省今人悪信ゝ彼我奚足恤所仗義与仁
時方毀郷校僑也志則勤浴来江都子道誼歴ゝ陳
尽粋闘武候之死不顧身猖狂惜此輩軒軽由他人

其十三

吾聞仲連子削迹权貴門礼義苟不合寧復知華軒
平生有計書絶口不自言独遊仗高節揮手謝平原
寂寞東海上令名終古存皇ゝ走愚薄碌ゝ奚足論

其十四

少小慕六籍恒言耻荘老晩探荘老餘謂彼竊乢眇
漆園固區ゝ养生勤身保無已師吾聃反身合天道

其十五

栄馬眺崇岡夕景薄崦嵫素食愧此日白壁競斯時
束髪預聞道擾緑已纷絲忠直焉可負敬義期無隳
悠ゝ弗勉力悲嘆将奚為

其十六

先民有明訓准𥫗士之常唏彼不識察乃有鄭子陽
悪木罔可蔭盗泉亦可漿斯洵慎其微涇渭當濫觴
請看固窮士百代垂休光

八城感興

八城旧所治上谷今我土仲春只日佳賀駕言往循拊
準時寒尚凝積雪在林莽龍門見属吏迓候頭拜俯
童冠嶺儒師牛羊近蹊圃似喜容重来亦為問覘倭
明朝赤城山亭臺儼如故曽為山川的棲遅此深處
城社固有神雲祠欝蒼更相見無厚顔十載復一都

東荘東復東去ゝ循涂鋪龐眉百什輩扶携亦傴僂
欣ゝ或悵ゝ道旁跪如堵言従使君行種作稀喬涂
似兹生养艰聞之為股楚悽涼古雲州往岁此聞訃
茹毒真自知無言涕如雨独石不改色阜尓青一柱
恐有旧題名苔荒不堪数黄鵠久不来凭高一延佇
馬営由滞久尚憶
先皇語天順二年四月十九日文華殿顧問有日尓在馬営児裡几年報答鮮毫髮
激烈劇心腑壮哉三千士英姿尽熊虎戈矛森若林
校武衆督府猛氣壓陰山腥膻敢予侮彫寓古驛道
幾内停旗鼓同官三四人亦有在兜部牙校半成翁

兒童已称父惟餘馬頭松蒼翠攬而耻登：楮竿嶺
水沚如酥乳安浔挽銀河為霖復東下嗟予本樸陋
南北恒羈旅去年困炎蒸今朝説寒苦奔波豈不労
奈尔乏裨補敢有挂吳思聊為伐檀賦

五言排律

挽鄒僉事

鄒君閩中秀秉時謝高卧歘歷亦既久同官每交賀
真淳不易及撝謙未容挫表裡皆君子吳名日云播
竭来臨廣海夸政越頽情善人乏百年斯文弱一箇
彼昏豈不死歘如流電過君有臨絶言可以律貪懦

僉事辛時語其子曰只憑天理

陳文璧先生挽詩節之求

哲人今已矣清議惜沈淪皎、匡時略堂、報主身
豪吟知俠氣痛飲見天真湖海數千里鶯花几度春
白龍潭上路天禄閣中人別有傳经涙臨风涕滿巾

哀張篠庵兄六十韻

我家大江南為農久田里翹然見先人荒凉説家世
維時兄弟吳偉此張仲氏師友不出門英声動朝市
年德君最先栖遅未云仕念我世好情愛我頗識字
見我非郡黌洋：動色喜明年君奮興有司浔佳士
瑒璩未足多軾轍良可儗慚予寡自量玉樹兼葭倚
又如天驥群駑蹇步足齒以曾李程文辛酉亦继起
從兹嘆索居彼此各有以雖云天一方同心不逾咫
無由对面語時復遣双鯉謹厥天禄書落拓阴山矢
謙言謂區：我老将愧尔淺湖每傳鞭南海或達使
迢遥万里餘欣戚犹在己中間一再見：輒迎倒屣
豈不重金蘭職事苦填委会晤僅旬日睽隔動年歲
為欢恒不及作悪反為累俩思少年日樂事那有此
若翁鄉之耋酌德亦良似如君皆白眉上堂奉滫瀡
踉蹌走諸兒聪慧詫吳妕王盐对散羞銀鞍照羅綺

我忝隣里間蓋亦童稚耳或倮太丘車或厠姜肱被
開卷論圣吳張燈搜洺理吾人即古人肯屑文章枝
北陌道桑麻東園醉桃李連鑣双桂芳一舸三江涘
富貴等浮雲豪雄付流水当時真意氣旁人誰问此
回首易星霜悲欢可勝记世故亦多端青春况难恃
晩歲副深期曰吾女汝子松羅永结盟百世從此始
前年入覲行造謁日移晷相看頭数雪尚隐玉消髀
力疾咲且言世路有譽毀亦知厭衰薄吾道固当是
聞子将北征听夕竚以俟平生数書者請校蒙不鄙
前烈豈易追五十徒自耻吾志必欲酧帰我謝

恩旨頻覺精力疲慰慰荅惟唯、柰何靡泱旬嗚呼見
君死過兮熟予規疵兮熟予指况彼祠林人不忍問
残史浩蕩天宇寛盤欝坤与峙逍遥想其間畢竟何
所止松柏近先营泉香土云送顧方困覊東何時薦
蘅芷篋中檢遺墨小大近百紙縹軸知襲蔵淚落弗
能視交遊非不多鮑子今已矣遺恨一何悠奔波入
東海

大行皇帝挽歌四十韻

慟哭
先皇帝深惟正统年万邦齊拱服五葉正流傳经幄

師賢哲
宮閳仰聖 洄自朝勤講讀终歳謝游田千里頻帰馬
横汾不命舡内廷元有数外戚定無权㕔亦從三覆
求言眞万全槃苛先簡節逋尽除蝕海宇陽春育屯
营日晏眠自缘当破賊非是爲開邊漫説平城甲何
殊泮水翩使田論社稷胡論奉連娟威德柔羣醜英
风蓋八埏狼荒鮮虐馭与天旋喜極都城動春田
草木妍爱兄群棠語友弟一心堅南内居应久東朝
讓必先怡然身自遣阜尒道無愆復辟帰人望升中
格上玄床琴雖諶闇華蕚本勤拳朕志端如此臣謀

盡勉旛紀元䟽諂佞恤淺任陶兎神武掭其枋従容
鮮化弦石崇徒狗苟曹節竟羊牽長楽晨興早関雎
内助專好吴宜裕淺急治允光前共覩来仪风俄聞
拜杜鵑蕭笳雲外咽剣珮月中捐宝曆盈三十遺民
泣万千待𨿽那可及附翼已無缘文子今
明聖孤臣愧细涓憶従宣室召親把御爐烟
天語真加慰龍顏似見憐　詔稱新進士心慕古名
吴白簡曽除恩青泮持鮮愚慶頌書躚、仍藉帛戔
戔狂逆雛犹在皋稽咎可湔独嗟傷貝錦未獲献陳
編

九廟神靈赫三年涕血漣酹恩何日是垂死僅成篇

七言絶句

酬叔簡

宣武門西十里餘往来不断故人書相欢未必輕相
别还待清言一起予

涿州寄伸益

鮮韧征鞍日已阴逢人犹欲寄新吟帰舟試看朝宗
水是我怀親恋主心

聰陳都指揮

才兼文武独超群薦奏頻煩

聖主聞更歘贈君王鉄管燕然高處勒奇勲

舊聞韓信在中有韓范過謁題字晩至井陘
𡊮首問及之云在早間所经土門之側為
之悵然

千古淮陰有壙相過相失恨漫〻不曰懶見将軍
面自是無緣遇范韓

鳴讓驛夢早朝

夜寒孤舘未聞雞夢裡班隨玉筍斉参郤青綾犢起
坐不知身在大山西

楊布政永慕巻

通犀簇〻尽垂腰瑞寉啣雲上錦袍況是推恩到泉
壤天書五色重恩褒

又

自昔顕揚終孝道独憐罔極受恩深秋霜春雨終天
恩此是佳児一寸心

花鳥画

金谷銅駝春已深百花香裡乱鳴禽須知别有朝陽
风常占梧桐在上林

黄母挽詩

汾水閩山万里餘訃音到日痛何如麻衣雪色南奔

日盲顧天曹倩𡧖書

又

执法西臺久不帰泪珠和血上縫衣雲冠珠翟知何
處萱艸叢〻露已晞

又代作

盛福天教寿考終一〻時女德有誰同豸冠黼服臺端
彦云是夫人教育功

懐友

六月驅車望代州晩风吹樹已如秋美人何處愁無
那欲上層楼最上頭

九日同畢指揮酌李子素家

西平家世氣桓〻吏部才華旧從官𥘉改無能偏笑
我白城高處共清欢

又

人生四海揔為家尊酒相逢鬓未華世事往来何足
問年〻随地看黄花

西巡雜詩十首

其一

複嶺迴岡千万重馬蹄到處是尭封朝廷有道蕃夷
服近日邊頭不举烽

其二

野狐嶺外月蒼蒼万里城西路渺茫行過墩臺德人說艸頭昨夜有微霜

其三

吴淞山水東南都欲問高堂寄遠書西北似酬弧矢頗眼中咫尺是穹廬

其四

紛紛白艸起蒼烟旧是膏腴万頃田老校不知行客恨相逢只說太平年

其五

斷碑道畔斜阳裳古真書字兩行莫怪摩挲頻下馬元朝李士漢文章上

菉竹堂稿卷一　三三

其六

西風八月渡桑溝溝水無情日夜流莫道曉寒渾不覺馬頭先擁黑貂裘

其七

倉衛雖小可容身鄉關餉心入夢頻未到雞鳴巳騎馬睡高紅日是何人

其八

塞下貔貅三百萬元戎隨處有張韓相逢多是知名姓曾得中興奏疏看

其九

悠悠羌管引双旌又是西巡第几程浅薄未能司出納路邊逢吏莫譚兵

其十

邊城一飯敢忘恩报答無能未忍論黄鼠正肥黄酒熟万年三祝望金門

送畢指揮承召还用九日韻

邊城三月共盤桓君去仍為最好官日莫銜無一事可堪追憶故情欢

菉竹堂稿卷一　三四

又

萬年一統帝王家五采天光絢日華逸羨将軍扈仙蹕承恩偏揷御筵花

癸酉正月廿一日晚至長安嶺有怀李聡叔簡二契兄

撲簌西风雪满肩夜深騎馬邊古城遥西楊尚宝林司直高擁青绫正早眠

觀风竹枝

其一

塞艸青〻沙鳥飛黃脂片〻鹿羔肥营裡客傳挑好
馬明日官軍要打圍

其二

一愁死熱一愁寒養牛养馬一般難旗官揔吏分不
到那淂皮觔来送官

其三

新来幼兒双脚軽走向軍前聽唱名少不識書識鷄
兎選去西莊李打牲

其四

室柴取将挑又馱秤頭燋少又添多雲州城小包未

了長安嶺高愁奈何

其五

太倉門前日色𣆀斛面量来多浅深古時人心照鏡
面如今斛面見人心

其六

高莫高似揔高墩眼裡灤河清又渾添土築墩高百
尺淂見阿孃朝倚門

其七

龍門関西黄㝡多虎門関裡尽奔波一千軍帖缴不
去可有工夫収早禾

其八

古城壕邉双髑髏是何名姓甚鄉州不下鷹房下狠
拍開是開非部態休

其九

前無村店淺無津婁時臈月婁時春新城昨日渴死
馬旧站前朝凍殺人

其十

半年輸守半年遅一番便是一年期不如帰去河南
好峡裡而今無子規

孤峯独秀蔚羅八景之一也道出峰下因留
二詩

疊巘連崕擁翠鬟行人説是蔚州山叫峰更在高容
外可望其如不可攀

又

屹立雲霄几歳年下臨青壁上青天衆山不用相猜
忌孤秀從来出自然

記六月十六日事

其一

不奉龍顔又隔年几重関路几重天擧頭惟有長安
日照見孤臣塞北邉

其二

書館深沉白晝長近臣承召对

君王如何亦有寒微問對亦应知進講章

其三

蕭颯蛾眉已著霜衆中誰敢慕清光感恩一掬风前

涕应逐東流到帝鄉

其四

刻骨書紳未即休御環信此語云酧平生报国心如

鉄只作平将不作鉤

由名

菉竹堂稿卷一 三七

人死由名要自强古来不朽是文章君看李杜文章

在黄四娘兼段七娘

吴烈婦詩

崑山县吏兵曹沈濬妻吴氏縣民吴澤女也

濬病将危時貞烈鄭宜君方死又後月餘

濬卒吴泣謂其十岁子曰若知有鄭宜君

乎吾不復撫汝矣乃飲夫畢即自经死後

于濬五日耳年二十九欽庵龔先生詩以

詩美之鄉人復求予詩予因為作小詩三

首其二心以寫吴之心耳纪其实使鄉里

童稚歌之不問可知其詳其一特致美刺

使聞者知戒或有補于风教之万一云

其一

幾多能武復能文忠孝还如耳不聞誰似崑山吴氏

女清风能夲鄭宜君

其二

嬌児十岁亦堪憐無那孤孀廿九年一别几時将五

日尋君只合到黄泉

其三

宜君往日事何如衆口喧傳一歲餘我亦有夫当有

菉竹堂稿卷一 三八

死敢将名節愧州閭

八城社李詩 八首

独石

独石巍、鎮嶽臺邊頭李館喜重開中興

天子重文德行見三苗入覲来

馬営

馬営貔虎枕天戈近日諸生要决科夲与唐人风教

别不聽絃管聽絃歌

雲州

雲州自昔号名邦新搆書斋洞八窓他日朝廷得兵

士才兼文武定無双

赤城

赤城斗大甲兵餘閑趂潮州捴来如常衮偶来師赵德看他比屋是詩書

龍門衛

西関城裡讀書堂濟濟青衿捴俊良務李莫言文藝好要令風俗到虞唐

龍門所

東莊東去接漆河洙泗分派有漫波下馬来時須問道源頭活水意如何

雕鶚

雕鶚山深山復山頻年戦馬不曾閑今皇有道同文化謝却孫吳慕孔顔

長安嶺

長安百尺俯関楼勝有書声徹上頭曾見入朝天使説邊州文學過中州

菉竹堂稿巻之一終

菉竹堂藁巻之二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公存稿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雁孫葉夢淇刋行

郷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詩

七言絶句

寓懐安佛寺

前年七月懐安過寺裡留茶第二廻驛馬繫門今十日山僧應厭客頻来

送龔布政彦文赴山東

大山東面展長才煜煜新恩出上台四馬都門須及早派離無數待君来

雲州

清晩黄昏放両衙無縁得到野人家雲州城裡住十日開遍滿山山杏花

送楊季桑歸省兼簡廷獻　四首

其一

江右楊家舊有名前看文節後文貞交遊幸得賢孫子不盡眉山慕范情

其二
尙賓中書寵命多朝、分直在鑾坡况兼延祐題名
淺幾見諸郎世科甲
其三
小陸文章会出竒從容六館育才時忠臣孝子平生
志帰省先看慰母慈
其四
雲州倉裡望天涯亦為思親不為家為語故人黄非
度潘輿湏傍紫薇花
次韻答張廵按

其一
臺端風来近如何肅々清霜撲面多別有陽春能及
物遠人隨處起謳歌
其二
邊事驚心可奈何西関風火夜来多叅軍莫道渾無
用歌斬楼蘭奏凱歌
其三
宣府行々路几何赤城霞彩望中多一酌濁酒湏知
乙会内尊前共雅謌
用前韻簡李副使
古来共飾説蕭何裴度臨邊績更多試問文章李憲
使幾時执筆假鐃歌
乙亥正月十六日同叅将諸公殺賊班師
十丈红旗捲雪開六軍齊唱凱歌迴将軍将不用開
弓力溥浔妖胡入塞来
又
縳得妖胡入塞来早衙人去晚衙回從前不杀帰神
武写就封章進御闻
雙清小畫為宣府二舉子題
武州進士多才俊中有林孫双凤凰好趁秋凤齊六

翮上林高處看翺翔
原御史徐僉事二同年偶会雞鳴驛
其一
徐卿下馬拂黄塵驚見昂藏柱史身塞北叅軍来独
後雞鳴驛裡共三人
其二
鷄鳴驛裡共三人一日龍墀賜出身買酒浔来連夜
飲明朝分手各風塵
其三
明朝分手各風塵善保天生七尺身張詠諸公多特

達也知同是榜中人

送張寅甫歸崑山

兩京文采貫晴虹總是名家阮嗣宗又見阿咸歸故
里錦衣稱詩興無窮

丙子二月四日夜州場災詰朝群山滿目詩
以觧嘲且志愧云

積毀轟：公堂下一朝多帰烈焰間知是天教除蔽
塞大開双眼看青山

又

積毀轟：公堂下要米龍媒護北門浪說反風能滅（策竹堂稿卷二）
火此心應愧漢刘昆

百五鵰鶚途中遇雨

江南嶺北路重、嶙、松秋在夢中又是一番寒食
雨馬前和淚洒東風

擬題馬营二賢書院壁

英々（出歐公閩古堂詩）赫：（出范公閩古堂詩）從儒派此地偏教慕
范歐願尔子孫同夸者早將名德继前脩

題画贈孫寬

雲白山青照碧沙画堂晴放紫荊花堂中接席人如
玉知是高郵都督家

七月三十日得允高去年八月六日書

其一

我曾八月寄君書八月書来已歲餘君若得書应似
我一回開看一長吁

其二

一回開看一長吁回数無多数十餘此去宗州了公
事閑門还好著方書

其三

閑門还好著方書蓮慕風清雨露餘万里賜環知有
日暫時相失莫吹吁（策竹堂稿卷二）

焦廷用歲寒三友卷

举世交遊說歲寒幾田平地起波瀾老梅疎竹長松
樹莫作尋常圖画看

永昌官溝二橋跡

溱洧前頭楚水間几回持跡向人看一磚一木皆吾
用只為風波欵渡难

野人

臘月融和正未冝一冬無雪更堪疑野人不識天公
意只問吁謨是阿誰

雲山小景為未嘗举人題

細柳新蒲處〻春幾家矛屋浄無塵白雲只在前山
下恐有清時未用人
崇明盛氏聽月楼
月光如水浸層楼好景從春復到秋兄弟相欢不知
老任他海屋又添籌
又
弟劝兄酧在一楼〻頭宜晚復宜秋誰家有月应同
賞却与红群共酒籌
四月十九日朝下被召至　文華殿
聖諭再三且促以亟行　賜酒膳而退三首

其一
上全公議下私恩訓諭諄〻荷
至尊敢是
聖情由恋處倒思南国有黎民
其二
文華初日動金隄燕罷婦時樹影夰
王旨再三教急去吣心先到廣東西
其三
奬慰丁寧数百言
天恩直欲擬春温服膺豈但愚臣事感激应須到子

孫
捧得
六月十五日南安道中見梅嶺山树大雨盖
入廣第一程也
天書未敢開岧、五嶺是行臺山靈知我来時意化
作甘霖到艸菜
擬題红梅関示過関吏
紅梅高与白雲齊南物多逢北客携〻浔入関空費
力不知此物另東西
小嶺中站雨晴馬上作

天瓢一滴車前瘴霧蛮烟便豁然嶺海妖氛須盡掃
更欲從何處洗貪泉使
凌江驛
一道凌江下碧灘前人遺迹後人看文章道德知誰
是只說功名也自难
王生鋼名家子也往日数〻来過墓所似甚
敬礼予及予北行又独能持詩来送営中
無事採行篋得生所為詩因倚韻答之亦
以勉之期之為生報云其一
血淚乾枯春色闌傷心寸艸報恩难〻從領却

天書去郡淂終宵夢寐安

其二

日晏忘湌坐夜闌從来經濟亦云难自慚身在崇高地百萬閭閻尚未安

其三

曾談憲使到吏闌接武如生未覔难忠孝狀元当自負声名一日動長安

陳瀌僉事極言亡友楊僉事德濟前知四会縣時善政及其捺履之詳德濟名渙泰和人与予守同榜

其一

為縣災荒已独难仍聞当日被劉残看民死淺児童老只説君候是好官

其二

奉堂日夜苦经营赤子情如父母情近説遠来親淂見四山猿猱為乘城

其三

廵撫封章辭薦吴外臺僉事已超遷辰才固稱氷霜吏百里桑麻不似前

其四

陥終一事託同官祇認廉名負盖棺千載関西有孫子再将清白与人看

其五

聖代從来重牧民令皇編誥復頻頻如何眼底循良少有幸同年見一人

清海凱歌四章

其一

牙旗玉節下南中帷幄全収破賊功猛虎遁形山霧黒老蛟啼血波海红

其二

捲地長風吼地雷艨艟巨艦一斉開鯨鯢自此皆誅絶魚鳥依然淂往来

其三

象齒南金謾作堆明珠香藥閒瓊瑰努児不用多驚詫舡在番王国裡回

其四

皷角宵聲殷石臺旌旗日暖照春苔伏波欵艸軍前檄誰是陳琳玩瑀才

怀仙詞 梧州作

蒼梧城鎮欝嵳峩城上悲笳向晩多田道冒来須及
早月寒無寐奈尓何
龍門峡（在平楽府南高隋同嶺北葱欝深遠中界灘江舟楫不絶尤奇也）
雲州峡似照州峡南北経過荷
主恩咫尺天顔嘗在目此身到處是龍門
去年今日八首感　恩也
三月一日　遣使
萬里雲霄望紫微去昨今日使星飛廻行已自経寒
暑一事何能稱衮衣
三月十四日　勅至金潼
菉竹堂稿巻二
東望家山泣慕廬去年今日輝
天書閭閻有米知多少列邑重恫得似渠
四月初八日　早見
簪後千官粛九閑去年今日覲
龍顔悠々十載渾如昨記得抽毫侍従班
四月初十日　拝命
白髪天御捧命書去年今日拝新除中臺本是非常
選寧謂恩栄到腐儒
四月十一日　乞終制
私抱何由達

聖明去年今日寫陳情緘封縱有千行字不盡區々
一寸誠
四月十五日　不允終制
移孝為忠急用人去年今日荷編言不才虚負
君王寵罔極誰酬父母恩
四月十九日　召対
便殿従容駐六龍去年今日對
重瞳
天言未了
天顔喜嘗在心中与夢中
菉竹堂稿巻二
四月二十日　早辞
聖主垂憐活廣人去年今日降綵綸祇慚浅薄無裨
補邉檄还飛戦闘塵
題雀鹿蜂猴画壁
爵禄封侯豈偶然要将方寸荅
皇天奸雄悪少真禽獣看取曹瞞与董吴
甘棠渡
寒渌消々杜若香渡頭人解説甘棠范張已遠山韓
死名与川流共久長
聞与護得第四男喜甚走筆四絶句其一

姜家自昔望金城宅相惟应出貴甥㪯出㪯奇人㧾
羡蘭房玉潔与氷清

其二

曽祖孙猿幸独存祖翁多子又多孫光前裕後先人
是我董当知莫大恩

其三

两家積德已多時四顆明珠生绝奇桂有五枝应未
歇人云七貴好相期

其四

阿兄一男已四十今弟男方妳年多子多吴更多寿

共将陰德事
皇天

廣中禽言

廣中啼鳥太無情只説休由劝客行海隔山是行不
得不如帰去立通明

黄節

去年青州山中宿今日黄節海上行弱質更能禁得
瘴前身只恐是元城

石康道中

幾條溪澗几重山鞍馬劳〻可暫閒应有老天知我
意行人不是不知还

右江凱歌四章

其一

天王一剣下四州乱領腰妖血尽流従此两江〻上
月島夷無處不謳歌

其二

逆賊如陀又似嘉通逃今夜入誰家于今大理能供
戦函看行首迭傳車

其三

臂下雕弓満月開手中白筆舞风来六蕃子弟休相

詩自古書生有将才

其四

岑家元住右江堧忠孝相承六百年臣子一心曽納
土
君王万寿頡斉天

後右江凱歌四章

其一

逆賊如嘉又似陀區〻窟穴竟如何富州亦是天王
地此處更能容白波

其二

霜華満弓刀嵐翠濃熏入戦袍剥隘挙烽関月小横
山立馬陣雲高如雪

其三

四野貔貅十万営従来不殺是天兵城中市肆家家
好道上壺漿處處迎

其四

只説覊縻極邊天偏国法正茫然田軍聴得行人
説重見開基
太祖年

謁南海神庙 庙中神牌有宣府封某某王号令易之

菉竹堂稿巻二 十四

其一

阜見
高皇百代無当時海嶽尽欢呼如何習俗翻难変大
字青書亟改図

其二

歴代脩崇到漢唐唐人人如淂見文章三神河伯元推
譲況有文章日月光

其三

神在幽冥散百祥祠宮奕奕冠南荒朱函翠箱黄金
合犹是
高皇御賜香

上京過飛来寺

金仙元自住流沙飛去無因定憶家我亦飛来曽此
過片帆今日上京華

南安舟中

嶺南嶺北石磋峨新水平添緑満河未必天公非送
客連宵売淂雨声多

又

首蓿蒲萄事已非文淵薏苡頗多違画舡只有清風
満不載南中一物帰

菉竹堂稿巻二 十五

士謙小画

風外蕭蕭竹数竿石闌明月夜生寒幽怀難与傍人
説半巻残書独自看

又

紅塵白日浩茫茫一雀相随坐夜涼童子不知心裡
事只言松露湿衣裳

大寧鄒節婦詩

河竹漫天古大寧已無城郭有獯猍貞魂不逐西風
散陰火連宵滴滴青

又

陰火連宵滴々青劍風吹雨血波腥良人已卜江寧
土犹有行人說大寧

定遂李主事挽

陰君仙逝我何求山自青々水自流使欲夜月騎鶴
去玉簫吹月下滄洲

又

直道曾聞古人蕭然林下一間身吳郎有志兼忠孝
褒勑皇々下紫宸似

題小景

問柳尋花過野亭無邊風物在郊垌夜來一尺平橋

雨減却新荷葉數青

韓母趙恭人挽詩

珠翟雲冠兩受封訃聞仍被渥恩濃鄉邦嘖々咸稱
羡有子人云似魏公

又

魏公勳業在朝廷盛世推恩照汗青待得他年榮晝
錦崇階还看勒新銘

晴雨竹

青草河南驛路長十分晴翠倚瀟湘綠陰賴多處賴
霞熱消尽珊瑚石上霜

記得官船問客從滿江烟雨玉叢々湘漓未必分南
北同作春波日夜東

題竹送衛体仁歸吳

高出宮墻玉一柯繁陰連日雨声多靈禽五色遊何
處会見重來瑞作窠

題馬

萬里沙場累策勳平生知己霍將軍自緣別是神龍
種不入尋常俗馬群

又

一匹亭々一匹嘶東風洗拂下晴堤功成未必皆曰

馬何用駑駘百万蹄

奉挽外舅恒庵尚書廿首

其一

王事賢勞四十年　五朝名節更無前騎箕非夜天
邊去由得声華照簡編

其二

陰徒曾聞活里門还看倬楔慰貞魂詩書一脉誰能
及世有科名受　國恩

其三

名題黃榜立黃門歸到椿廷拭淚痕酧尽黃门釀官

官俸時〻花底壽魚軒

其四

豪商巨室滿淮濱勢燄熏天金繞身公館無私閒白
日不知誰復似前人

其五

雲滿山前驛馬鳴两淮明月画舡輕都將疾苦廻欢
樂不忍攀由父老情

其六

樽酒逢人只謾沾家傳清白是良圖誰言儉德同鄉
裘还有園地二頃無

其七

正色班行独未安娥眉只合老江干如今欲与官僚
說生不同時見亦难

其八

一出潼關幾歲年勞心焦思夜無眠重臨曾使西人
訝秋鬢飄蕭雪滿肩

其九

近臣蹤蹟
危門日便殿從容虎拜時行已本求天不厭虚名却
有九重知

其十

玉上青蠅驀地生圜扉燈火照殘更艰危苦乏扶持
力賴有
重瞳日月明

其十一

江右舡来上峡遥怀吴恋
主两心馳使星飛下促歸去千載
君臣見此時

其十二

晦翁寬自天成迫狭何人李吠声不時他年閲青史

蓋棺命日見平生辰

其十三

恭承大拜出鑾坡多少陽春及罔羅從此太平階下
水消〻端的是澄波

其十四

湖上西風去復廻曉衙人散不重来波澄未是無情
物鳴咽还能助八哀

其十五

高館銀章坐省臺臣時真倚出群才幾人中外行金
紫曾是明公遣就来

其十六

七葉衣冠也自奇仍聞父子共朝儀森森已有孫曾
在誦得尚書老祖詩

其十七

幾度承軺歸故鄉錦衣繡斧晝生光白頭伯子驚聞
訃離恨千里淚兩行

其十八

誰從董井誇新汲此日恒庵已得名一着泥沙水還
濁有時不似使君清

其十九

同領
天書出殿中後來門下得乘龍先生真不愧元獻拙
我自憐非鄭公

其二十

行行祖奠欲臨岐廣海孤舟去有期盡道士林公論
在短章聊為哭吾私

題王孟端竹

王子才華偃白虹誰云寫竹似文同九龍山下遺蹤
熟欲向蚤坡進衛風

題定之竹

腸斷東風見竹枝粉香零亂王參差王猷去後誰知
已只說丹青顧凱之

題仲照竹次韻

要是伶倫未受知歡栽筠官尚遲遲歲寒林下誰為
伴南山松樹枝

庚辰夏自廣入謁過太和祭楊母郭夫人時
卅簡少卿有謝恩之行因次往年叔簡所
送奔喪詩韻十二首

其一

龍洲倚棹不勝情南海人來望北京長恨人生不如

烏雙雙飛去也尋盟

其二

丙子憐予在制中戊寅相見病何窮斯文骨肉偏多
事又忍萱花萎北風

其三

思君一日九回腸母弟那堪迫兩喪況是白雲營未
久楸梧恰得與人長太師英慶

其四

累膺封典重綸音
聖澤皆知似海深不獨相夫仍教子朝廷端為感人

心

其五

牛眠浙卜路深深前是清溪後碧岑不有老臣遺德在如何勑奬動
当今

其六

微軀無力报乾坤派負先臣侍寢園長跪玉堦稱謝訖叩頭到處是啼痕

其七

萬古稱吴孟子與誰知孟母数還餘奠杯欲擬前人

菉竹堂稿卷二

作筆力空踈愧未如

其八

扁舟容与正須誇何處青山碧水涯載得阿咸同驥子明珠無價玉無瑕

其九

門倚黌宮绝塵埃婚婚蘭玉揔奇才欢迎自有通家意記得如今两度来

其十

文如東里薄雲天續集还須手自徧天下父書誰不讀至今人説小歐吴

其十一

三尺區區细瘦身堂堂龍馬好精神心同不論従容似似是前生别有回

其十二

老我变中久素飡片時清話見名難従教四壮匆匆急他日相期一鮮鞍

玄妙觀閑簑衣真人拳

不是漁郎不是農簑衣倒影碧波中須知領袖仙班者曾着宮袍黻錦红

題白頭双喜

菉竹堂稿卷二

天星尚有隔河愁人世雙雙喜白頭青鳥翠禽都奉問只従南国駐雎鳩

新会謡

四月五月剥蠔肉三年两年栽荔枝潮連海口黄雲熟正是太平官府時

又

西山有木十圍大南海多魚三尺强少年行役老人坐也是越中鄒魯鄉

題鷹熊圖

古来誰得号英雄牧野鷹楊渭水雄慷慨興周是我

事不無心去覓芥封

沈文敏登縣淡閣送存琛歸次韻

手持憲節下南荒幾度堤兵歷渺茫縣淡閣前何所
有一株棠樹拂雲長

又

少年文彩劲者英蘭玉多应在謝廷見說吾心劳道
藝夜窓涼雨一燈青

莊副使挽詩

其一

中外才名四十年歸然双鬂已皤然仙遊不返知何
處多在綠雲野鶴邊

藁竹堂稿卷二　五四

其二

磻溪艸木也輝光犯豸人誇龍二郎还有父書兼祖
狀秋堂風露夜生涼

其三

臺省高：得路难名臣自昔重儒官因君倍憶鄉先
達同有清風百世看

王昭君

唐人韻

欲把衷情寄北風：：应得到深宮殷勤吹入君王
耳只說防邊用總戎

又

華夷今日本同風莫問青瓊与紫宮褒姒荒淫寧似
我只將烽火召西戎

李昌祺韻

其一

從他胡虜據中廷且得中原暫解兵自是妥身生太
晚當時不用築長城

其二

虜酒厭：睡起遲宮中奉帚憶当時：：得嫁官人
去应有風流李画眉　退之云女以嫁官人

藁竹堂稿卷二　三五

其三

征伐誰能問不庭謾教傾国去休兵可憐柱杀毛延
寿好手真堪比扞城

其四

嫁我单于悔已遲元封家法誤前時堂、中国万年
事遺恨何時得展眉

其五

多少刑人在後庭何人又弄邪反兵漢家昔人嫌周
政女樂至今到魯城

其六

莫怪黄金贖我遅玉顔不似出宮時得免却傍人妬
兩点霜花是両眉

起復墓下作

杯土纔封樹未培去非今日両堪哀虛名畢竟成何
事慈淂頻頻起復來

至恵州寄王倍事 恵州西有嶺州驛東有水東驛予嘗以水東自号

行過嶺州望水東恵陽風物似呉中異鄉便家鄉看
只欠黄門語笑同 作

恵州感事

菉竹堂稿巻二

居庸関北故年時曾和坡翁睡美詩今日恵州烟雨
裡閑門惟見日光遅 𡕷

恵州按察分司 有元僉憲周伯温歷石記并所篆氷玉堂扁

墻角疎篁翠作叢門前榆柳裊秋風惟应数点青峰
石曾見前朝玉雪翁

又

嶺海當時淂憲臣令如秋粛恵如春須知氷玉堂中
吏曾是宣文閣下人

寄虞啓東家

其一

難兄難弟奉慈親門巷蕭條遠俗塵尾咼有香書満
案不知紈綺是何人

其二

咫尺金潼間玉迴清風須使後人誇豈惟百世姻婭
好更是同朝法従家

其三

天涯海宦宦情懸已見紅梅三着花便道逢君知有
日早秋時節上京華

宋徽宗所題徐熈墨魚

五国陳橋万里餘漫教人惜痩金書当時不得求伊
呂辛苦徐熈品畫魚

菉竹堂稿巻二 𡕷

逸老堂詩四章為龔大章先生作

其一

傍花随柳水雲邊邊肚新鶯又一年試問朱門弁紫
陌幾人頭白未帰田

其二

迴莫驕陽若作蒸緑陰遮我樹層層徤時拄丈都抛
却独立池邊看釆菱

其三

香稲鱸魚喜及時菊花多處是東籬昴嘗酔到君休

笑同甲生人看有誰
其四
一窓殘雪夜娟〻教吼諸孫事簡編可是眼明開不
得自題詩句慶豊年
予往年西行時餞飲于牀簡兄家与季聡同
仁聯句数首当時有金本清次韻頗多軍
事侄偲犹能記其旧韻偶見趙松雪詩喜
其句法淳古因依前韻集之寄諸公云未
首用帰字者雖本趙公所　亦以著予志
焉耳

其一
我来君去若相違蕭索山川樹影稀知己如今居昜
舄休文何事不勝衣
其二
正坐清談与世違相思何故信音稀千年只有陶彭
澤誰似先生早拂衣
其三
把酒論文与志違交情如手定应稀誇莚宝瑟何時
会共挽清溪浣客衣 雅
其四
重嗟出處寸心違寿母康强世所稀準擬明年乞身
去还愁艸露湿衣裳
其五
志養堂前驄馬帰湘纁踈織浪紋稀半生落魄江河
上可是班衣勝綉衣
肇慶欢桃花
窓前一樹小桃紅他早芳菲着夜空自是易開还易
落莫教軽薄怨東风
即興
其一
朝看科斗作文書暮聽蛙声鼓吹如自笑眼皆兼耳

贖毎觴時物一欷歔
其二
菜甲連畦雨作晴行間悪艸也數榮芟夷莫怪園丁
嬾春意来時一様生
其三
米浔山雞比凤凰一般毛羽絢文章雖然未是明廷
瑞俗客相逢喜倍常
其四
手植新松数十栽通頭連日困蒿萊誰言骨格难分

別霜雪陰冬好看来

題四時花鳥図

其一

桃花昨夜雨中肥夹竹齊開趣不稀更有悩人春色

在鴛鴦欹睡燕于飛

其二

馴雉将雛傍石田黄鸝千囀立花前南風一段溪園

景不是中年是輞川

其三

金粟花時忍〻新天香馥郁更無倫飛来山鳥休残

菉竹堂稿巻二　三十

却畄得蟾宮第一人

其四

霜風烈〻振梅花雨〻鸊鷉瞰雪沙俯仰乾坤同潔

白妖紅不復数山茶

擬題院人雑画弁瑞応諸図　時在病中

桃花瀨鶒

春雲載雨落誰家催得妖桃忍着花最愛一双灘鶒

好相親相近浴晴沙

荷花鷺鷥

属玉朝来冐受飢行〻何苦自怀疑荷花荷葉分明

處莫道游魚不尓知

芙蓉鴛鴦

芙容如面水如神不見凌波起襪塵料得香魂多变

幻一湲文鳥是前身

梅花喜鵲

寒花一樹雪中開靈鵲喳〻去復来不比尋常軽报

喜遠将金卬蔡州廻

雊雉

語言曽累晋司徒進入唐家困道途争似一枝斜立

處暖風晴日自相呼

菉竹堂稿巻二　三十一

練帯

桃花不譲海棠紅白練風来立暁風誰信馬嵬坡下

路三千脂粉一齊空

鶺鴒

尝向人家問弟兄燃箕舂粟恨雖平多情誰似秋原

鳥不冐離群独自行

蠟嘴

野棠枝上雨初過独立山禽奈晩何吽徹数声君莫

厭如今人世蠟多言

鵓鴉

點點飛鳴箇箇馴郊原花艸正如茵方当大厦重脩
日恐有儒衣類尓人

鸚鵡

雕籠不到隴山陽飛去花枝亦故鄉誰謂巧言能害
物祢生元自恃文章

白頭双雀

雙却双親賦遠遊榮親有志未云酧高堂雀髮垂垂
老忍対山禽称白頭

歳寒双鵲

玉樹梢頭亚雪花和鳴翠羽立交加紛紛燕雀真堪
菉竹堂稿卷二
笑只恋春風王謝家

鶴

整整脩翎只欲飛傳書親自海南帰龍楼日護青宮
駕見慣元僚一品衣

鳩

懶教鸚鵡怕聞鶻惟尓鳴鳴最可憐記数声何處聴
黄梅雨看裡秧田

鷹

鮮縧易容下韛难莫作尋常鳥雀看能事底須誇撃
搏要從天上別梟鸞

鶯

拂樹穿花何處尋海棠枝上緑楊陰金丸只打鴛鴦
尾好是君王愛物心

魚

江湖筒箇正憐渠曾寄殷勤尺素書為感故人情意
厚霜刀不遣入吾廬

蟹

八月團臍分外肥偉蕭常掛緑簑衣平蛮会有功成
日持酒持螯願不違

龍

菉竹堂稿卷二
九淵頭角暫從容蛭螾區區可得從一日為霖上天
去也知無處覓靈蹤

虎

弘農昔日政声多見尓携家北渡河不用虚名事椃
噭山中藜藿近如何

麒麟

尨頭亀纹出苑墻不須徴貢去遐方唐虞已往成周
遠盛德于今見
我皇

风凰

不是明時不並游自然群鳥避風流梧桐老大琅玕
寔千仞还他最上頭
獅子
東巡当日見軒皇西域今来被寵光十万毛群皆辟
易可応人説獣中皇
駝雞
飲啄西南雨露甘丹翎玉翮總毿〻家雞累百何曽
見傳与人間作美談
馬哈
奇獣逡来自海山等身玄壁角弯環試看霊囿徘徊

屢応与神年伯仲間
福鹿
素質玄章綉尾軽貢来初向玉階行番王万里知欢
舞為喜承
恩得賜名
白象
炎州人訝雪山来汞毳脩牙絶点埃曽見斋宮時饗
後親駄法駕饗春雷
白鳥
従来此鳥号曾参況復毛衣雪已深不是
聖皇崇教治哑〻那得感人心
白海青
鉄爪金睛間雪翎虞人偏重海東青宵衣
聖主疎田猟随例何須進
閤廷
白亀
八陣規模玉雪操魚龍隊裡久同朝天戈正欲平西
冠霊物来時応不遥
騶虞
名重周詩似有因獣中惟尓独称仁雍〻还許麒麟

並豺虎何縁絶後塵
玄兎
區〻三窟正徒労天近玄雲地位高月裡嫦娥応識
守墨池光滑試霜毫
馬
剪拂蕭梢歳月深柳営多暇自沉吟主家恩重青芻
秣萬里何人共此心
牛
十年鞍馬走風沙萬里檣烏泛海涯羨殺牧児牛背
上弄雛帰去夕陽斜

鵶

寒影常隨日影低不憐朝暮逐東西君王只解憐飛燕莫向朝陽殿上棲

鴈

歲歲南来只一冬春回那得与相從鴈飛只到衡山住人過衡山几万重

孔雀

不是金屏画不成文章五色最分明莫教軽比山中鳥夫子家禽久得名

鸜鵒

城中官長不知名只在溪山險處鳴公事近来行不得耳邊安得寄春声

百舌

從来君側怕讒人此鳥多言恐未真蚯蚓飽時飛去好太平歡樂萬年春

巢燕

一度啣泥一度春茅簷華屋揔棲身翟公門下重来客不識何顏見主人

鵝

王氏佳兒晋右軍遺经玩物豈無聞平生厭説籠鵝事道德黄廷未足云

鴨

昔人曾慕陸龜蒙從此移家甫里東养得千頭花鴨好也曾親試竹枝弓

犬

莫說尋常守夜功一生多賴主人翁陳家豢养吳家賣同有清貧孝友风

猫

淳于棼鼠只梦書許迈靈符患亦除惭愧貍奴供职懒不知覌蜡意何如

蜘蛛

羅網高張一面新青虫無命自亡身王生毁去偏多感恐有机心害物人

螳螂

青草邊頭怒足舒齐莊此日且回車披圖不奈無人嘆猛士如今見有渠

絡緯

络月缲风夜夜声独憐今日倍傷情寒衣未寄邊城遠自别残燈聽到明

蜩蝉

萬年枝上學和鳴風露淒清称雅情未必金貂解謀
國莫教飛去污冠纓

螢

自逞光輝處々過兒童將謂見星河不知一夕清霜
後荒艸寒烟奈尓何

蟻

神龍得水豈無時大樹誰云可撼之指点蚍蜉憐尓
輩營々竟日終何為

牡丹

華屋朱闌傍幔遮天香国色揔堪誇無心不管群芳

妬自是君王第一花

芍薬

一種靈根雨露濃当階翻處好顏容盧仝未必過韓
愈莫向東風嘆未逢

冬青

帶雨移栽數尺余先塋前後路東風西隣寒時節花如
雪要着慈烏在上啼

椶櫚

異種分来自蜀門青々密葉似雲屯如今割剝無征
斂黙受中天雨露恩

螺

纍々寒玉護春泥拾得盈筐手自提白酒儘堪同一
酔水車声裡夕陽西

蚌

秋蛤雖々偏海傍人云合浦自非常一般模樣休相
訝中有驪珠耿夜光

鷗

一從朝籍去
皇州玉羽相看憶旧游早晩尋盟何處好桃花春水
釣舡頭

鳬

西風喚々下烟蕪稻滿沙田水滿河怪底漁郎輕蕩
槳一群飛去隔菰蒲

雞

如何不遣去充庖日出桃都尓便号晨省朝早皆有
力不言五德也功高

鶻

梳翎砺爪炯双眸猛氣英々万里秋我有條鏇犹在
手艸間狐兎莫深愁

猿

生長南洲素有名一声長嘯晩清風太平
天子非狂楚容得山林引子行

鼠

不慕陳仓慕潤松廁中何地更相通莫因微物忘脩
省只以呉思自不同

蜂

春風吹蜜有奇香花裡经営号最忙寄語腹中怀剣
客語言何得媿蜂王

蝶

一年春色似鶯波日々花開得几何縱有滕王是知
菉竹堂稿巻二　四十
已断後残粉恨偏多

九鷺

烟雨秋塘立九鷺画図名義许誰知只因善李覃怀
許推廣千思与萬思

三鷺

両々春鉏玉雪匀飛来一個謾相親画師出出非無
意為鷺多思反感人

慶喜

人間何事喜連慶送喜黨禽亦異常将是天門金榜
下永恩帰去拜高堂

五馬

太守何人出漢廷童謡在晋有誰联看来彷彿周時
業貌得明堂聚五星

草虫

碧艸春来満地生蠕々百物姿游行須知勤積関元
氣総是皇家発育情

花鳥

花開花落愁何独自飛時独自歌莫謂一枝棲息好
春光不似上林多
菉竹堂稿巻二　四十一

花擔

春風吹出賣花声満擔妖娆画不成犹有往時児女
態相逢歡問未知名

瓶花

嫩自嬌紅朶々新䁆瓶情漾十分春已無年少風情
在閑与爐熏対病人

紫微

一樹猩紅満意新南風吹雨湿津々絲綸閣下重逢
處青眼相看似故人

海棠

娉婷雅麗見応稀愛賞来看尽日帰深夜定須明燭
昭荒渓誰説比楊妃

芭蕉

風捲紅蕉未可停幾回和雨帯愁聴間来得臨懐素
書破雖闌幾葉青學

水仙

薄々烟籠渺々波柔香淡影晩来多仙魂寂寞知何
處不奈良宵月色何

薔薇

托根庭院是誰家満架香風度碧沙望々東山人不
到几回開尽月中花

蜀葵

不種名園種吏衙丹心一点炫朝霞奇言有志忠識
者莫看紛々埜艸花

瓜

尨啼獣掌種般々几度窺園帯雨看林下客来茶話
久呼児削出水晶寒

茄

近来三月病腸疽止毒惟応愛落蘓況是小園苦旱
久自携新水灌新株

菘菜

野莧相高馬歯夯玉盤筐篚動春畦青々自有嘉蔬
在偶尓園官看眼底

蘿蔔

朱門酒肉怕招尋氷玉蕪菁是賞音憑仗莫呼諸葛
菜老来仍有厭邪心

竹

黄陵祠下記曽過青艸茫々自緑波隔岸似聞瑶瑟
怨一簾明月奈秋何

梅

万朶寒花凍不消玉人何處路迢々相依只許瑶臺
鶴不見飛鳴過六橋

松

秀色雄姿接杳冥氷霜歴尽正青々樵夫不解憐枝
葉誰識根深有茯苓

栢

昂々千尺虎龍姿雨露栽培閲歳時大厦若需梁棟
具工師相見莫相疑

桧

團々香葉綴樛枝不占山巓占水涯結伴自多松栢

在根深何用世人知

桂

擢桂当年到礼闈至今香霧撲人衣自知不是忘情者毎到花時有夢飛

萱

慈母堂前手植蘐見花那得見魚軒惟応朶々頳紅蕚是我餘生血涙痕

蘭

亭館池臺耐久看潭邉澤畔也能安従教冷落無人採自有幽香自可惟

枯木竹石

老樹年深兀老蒼竹君石丈共徜徉独憐叢棘非儔侶都属山翁細品量

蘭蕙

看他蘭蕙在中林接葉連枝雨露深小草也知同類好廣頗貫復何罙心

红葉

白露為霜日漸加青林遠近爛蒸霞自憐老眼晶光少認錯嫣红二月花

落花

狂風一夜着繁枝或作高飛或倒吹金石從堅难比並春(还)是再生時来

杷枇

石同音器不須誇顆々攢金味更喜薦入氷盤消溽暑令人追想雪中花

蟠桃

六千年裡一花開春満瑶池特地栽周漢皇帝真好事不知王母可曾来

蘿(蒲)萄

高架扶将近水開纍々馬乳漫成堆莫欺一斛扶風酒曾博凉州刺史来

石榴

種移西域或新羅结実開花錦作窠一瀉玉盤三百顆可応人比子孫多

梧桐

髙岡髙處与雲齊坐使人間草木低衆鳥只応回避好々枝由待风来棲

杨柳

莫嗟杨柳易彫零人到中年鬂已星霜鬓爭能如柳色一回春到一回青

橘

洞庭霜後熟累々三百書題寄我時昨日買来人不
識更憐酸澁似棠梨

槐

三公屹：在朝行嘉連樹陰護朝堂只恐位高能変
節看花須念為誰忙

菊花

不喜東西蝶繞枝秋光冷淡正相宜于今處々花開
偏只欠韓公老圃詩

梔子花

蒙竹堂稿巻二

林蘭雪白異群芳六出还聞八出殊未必上林移不　四六
去人間合着許多香

夜落金銭

花前别去走花街處卜金銭若未諳小女也知憐阿
父曉庭収拾上銀釵

七姊妹

婀娜参差箇：奇香風吹到返魂時封姨號国休相
擬貞烈多应是七姫

草

東風吹緑遍天涯何事王孫不到家最是可人三月
節一堤新雨一川霞

萍

星：数葉在前池雨打風斯未定時飄泊偶然何足
笑充飢还有楚王知

杏花

咲殺蔡：鶍鼓催明清誰問酒家来廬山熟比嵩山
熟要使貧人飽食叫

桃花

年：春色住京華看盡玄都觀裏花不用刘郎憐道
士残红落流已塵沙

蒙竹堂稿巻二

李花

無言又放一番春朶：軽盈不涴塵只有葦俏差可　四七
擬讓他元稹作詩人

梨花

何處東蘭雪一株百年身世只須臾看花又過清明
節惆悵令人憶大蘇

蓮花

浅紅滌碧水東西不惹塵埃不染泥一自濂溪題品
後艶詞誰聽若耶溪

拒霜花

傲然西風拒暁霜江頭十里錦雲郷誰言不得東君
意儘有人誇晩節香

桑

官家催俏不停机半作襦衣半鐵衣我従号寒也無
怨年〻春雨一簑帰

麻

錦衣紈袴漫風流富貴繁華不到頭何似小園青苧
好婦姑耕織子孫収

麥

芃〻覆壠午風按南畝西疇万頃多無復王師当此

菉竹堂稿巻二　四八

際两岐随處駐謳歌

稲

香稲穣〻歳有秋一生勤苦自為謀王祖甫畢先祠
退白雪翻匙飽即休

張布政墨竹次王抑庵韻

宣徳堂前一枝玉几番雷雨恐成龍清風披拂薇垣
露滴〻能令海宇豊

又

昂〻直幹青〻葉雨露多情日夜滋待得蕭韶成律
後廟堂高處助威仪

廣民屡上集古詩

句〻牽聯首〻奇体兼古近称共宜翰林典籍孫蕢
遺風在怪得人〻会集詩

横石硯夜雨中悶坐

風雨連朝未休潯陽峡裡湧潮頭無情最是苔硯水
一夜潺〻送客愁若

又

客愁何處髪成皤嶺海頻年盗賊多民食上供兵軍
餉不知春種竟何如

胡参政竹石

菉竹堂稿巻二　四九

英皇進士初科盛花甚崇階到處繁別有忠貞由柏
府况聞清誉満薇垣

又

誰在薇垣不厭看珊瑚石畔碧琅玕時来富貴何須
問但保清身共歳寒

程深伊墨竹

秋雨垂〻湿未乾緗簾風起玉声寒知君素有凌雲
志暫向廬陵郭裡看

怀玉水馬驛感怀

怀玉山深匱未開山前惟見白雲堆白雲咲我能多

事十九年中五度来

溪邊書所見

澹澹裳衣婉婉身没溪双蹇揞頭匀如何不在深閨裡莫是深閨鮮妬人

題扇面贈王文靜次鄭介庵韻

富貴浮雲未足誇夢魂元不到京華問奇艇子来尋處進福橋邊弟幾家

菉竹堂稿卷之二終

菉竹堂藁卷之三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公存藁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㢘孫葉夢淇刊行

鄉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詩

七言絶句

周孝子詩

其一

從来下濕是吳東夜火燔屍習俗同誰似古塘周孝子遠尋石槨到山中

其二

旛竿不倒見東家又見西家説呪沙獨羨古塘周孝子一編家禮侍公爺

其三

王程火急夜無眠南海帰来暫泊船見説古塘周孝子寫詩相遺一由連

老節詩題竹次龔鈍庵韻

萬紫千紅不當奇此君奇處自家知看他老境氷霜節直到風雷变化時

題傾氏墓所梅花畫壁次鄭介庵韻
昔聞陳墓塔層〻今日凄凉不可登惟有梅花舊時
月夜深還照定中僧
其二
隴樹年深綠幾層故人今此兩田登春秋拜掃君家
事可用蓮池託老僧
其三
湖上風高浪作層畫船偏向月中登馳驅畢竟成何
事却把閑情愧野僧
訪虞氏子孫得觀久文伯生遺書故物介庵

由其家因次韻
前朝宰相有聞孫學士文章幾卷存騎馬偶來尋故
事一谿寒玉映高門
至蘇州聞虞氏旧物已廢失因復次韻寄之
青城曾告尓諸孫無田無宅惟書存遺書不多且收
拾莫負蜀西忠孝門
次韻題梅贈人
片帆昨日下江城相見知君旧有名除却梅花無可
贈慇勤持去作双清
賈氏先墓表
眉山譜牒謹前聞又見歐陽表墓文誰有風流繼前
輩邯鄲郭裏賈坟
其二
鶴有宮袍豸有冠何人得似早能官
君恩祖德真無忝孝子忠臣百代看
賈氏世宗堂
邯鄲猶是古時名今見高堂出縣城
宸翰有書皆動色絃歌處〻總聞聲
其二
風雲千載會而今雨露三朝父祖榮如此受

恩知有幾祇將忠孝荅昇平
崔侍郎挽詩
通却稀年又進官金鑾繡服下朝端須知賢子由賢
父莫說君臣際会難
又
鶴比清癯玉比温廣中人物有誰存看他
勑葬坟前樹桑葉〻多承雨露恩
宣府察院有懷南華李公且予故李公宣府屬累有書存焉又
適交
承焉
元儒松雪號名流入院先須拜雪樓塞北行臺那可

継長官班壓殿東頭

重過龍門峡解嘲自和

雲州一住五年與十載重來誰得知說與州人莫相厭龍門峡裏看新詩

又

粤南薊北總無期往〻来〻只自知不是天教不帰去龍門峡裡要留詩

三月三日清明

今朝上冢家〻是亦有長安邏綺羅我独霜臺吟看雨尋常日子不爭多

蕙竹堂稿　巻三　四

又

金潼阡在玉峰前不哭清明已七年能慰父心惟愛女東阡澆罷到西阡 虞氏女先塋在東吾家金潼阡在西不遠数十歩

贈別好問判官 有引

内子之弟耿好問進士庶吉士戸工二科給事中以其先尊甫御史大夫公之請改翰林檢討大夫公以劾權貴出官於外遂并及好問寔非
上意權奸媒孽之耳甲申更化逐客多自陳復官或以強好問好問則曰裕知者除而已何敢尔耶至屡有當道顕人强之竟不能從噫好問志節如是不忝其先矣茲以定州判官相見
京師予亦有關北之行歌小詩三以章為別夫豈徒曰惜別恋〻云乎哉八月二十二日

恒菴不愧古名賢家学箕裘頼尔傳已見行高人不及耻言陳乞玉階前

其二

驛路西風菊有花自騎羸馬出京華官卑見說能修職十日書椷况近家

蕙竹堂稿　巻三　五

其三

奔走憐予病未休又携書劍赴邊州傷心怕作河橋別衰柳寒蟬是客愁

殿御史竹軒

金榜輝〻下玉除繡衣驄價有誰如到家還向幽軒坐緑竹邉頭讀四書

燕山地冷不產竹近日軒墀緑数竿李白紅非不愛歳寒與一般看桃難

六逸文章世有傳七賢風致亦超然由来取法須從

上還詠武公淇澳篇

定襄郭公以像贊見寄用舊韻作小詩六答

首答之

聖主恭勤洪
祖宗大開麟閣賞元功千城若說當年事先向雲中
詠國風

其二

五朝人物自洪熙宿衛邊藩盛一時況有閑情多著
述書成當繼古人為

其三

百万貔貅被寵光还将燮理論陰陽朝回緩步歸青
鎖玉殿西頭月滿廊

其四

迂愚學術本空空只有清貧是父風江海十年人老
大鯨鯢猶在敢言功

其五

陳情一疏九重知病到中年不可為最若
國恩忘未得區區結草是何時

其六

陋貌何由近末光錯將丘壑置岩廊品題却有三都
笔紙價逢人問洛陽

梳頭白見髮

少小勤渠老六籍一官千里未成名固知人事相欺
得白髮于今也世情

題謝孔昭小画次韻

五十餘年著政聲甲申治公知王文端公 天順初元始太史部
文王當日御層城至今崇禮坊中月直斜照吾伊斜
晚晴

謝孔昭先生吾群清脩雅尚士也所著有葵
丘集行世永樂几年客寓南畔時亞卿楊
公勉為翰林庶吉士與先生相往還遂有
此詩画之贈夫當詩時諸公祇承德意勧
學之餘其所以充廣見聞優游藝苑所與
不失為先生者流其志意氣象可見已秀
才朱佐知蓄此吾恐其不知所自且重有
感予
文皇之教也因亦次韻歸之若夫
文皇帝教養之盛諸公報稱之勤佐其尚有考焉

对雪山作

今年雪多且雪早處處青山常白頭浩蕩春何日至

眼前還我舊交遊風

十七日感事

彼閣廬坦対黄裳未見湖州出賛皇古往今来多有
此不須辛苦問蒼蒼

二十二日立春志喜

萬物彫殘已不禁忽聞春至獨傷心憑誰挽得東風
住莫使人間見積陰

七言律

壬申三月初七日呈謝参政恩答同命者

双闕沉ゝ望不送内班綫捲外班齊四人共命絲綸

菉竹堂稿 巻三 八

重万歳同声雨露低奉職莫教孤上下分藩何必問
東西江湖赤子真吾事此是青雲第一梯

送方秀才之南監

風流文采独超群云是蛟峰幾葉孫抱藝久知淹試
苑承恩今喜入橋門青燈夜雨書千巻碧草春泥酒
一樽相好相逢会相見莫将離思向人論

仲益将歸崑山盛謹以先被　賜五経四書
倫五書列女傳并先世焼劫図等奉歸四
月十九日也（因作于元季之亂五郷多被禍而吾家独免焉）

迢遞關河望故郷

君恩祖德共流長昭回雲漢書千巻須洞風塵字幾
行異色未誇唐内庫独存真擬魯霊光須知襲什仍
加勉忠孝相期永不忘

四月廿三日涿州感事

郭外閑亭逓客車手揮清涙欲何如山河四塞金湯
固花柳千行雨露餘野老西川歌杜宇詩人南国詠
關雎太平總是
朝廷力猶有為郎未上書

保定道中述懐

五年簪筆侍朝儀慙愧非才負盛時父子情多虞虎

菉竹堂稿 巻三 九

尾君王恩重愛蛾眉朱衣象簡雲中散緑水青山馬
上詩惟有寸心長恋闕双旌欲發更遅ゝ

畢先生合葬挽詩

涙血汪ゝ孝子情旅魂歸自莒州城雲迷絳帳秋無
影雨滴青燈夜有声星象昔為ゝ
明主瑞文章今入史官銘松楸一路西山下長使門
生下馬行

又

華髮垂肩老漸稀那堪一日病長違墓頭艸長新蔵
石窓下塵生旧断機贈

勑皇、多氣象旌門奕、有光輝當時手筆还由浔
五色雲中作繡衣

楊布政晚翠軒

愛尓軒居深復深當時種植已成林松頭月出蒼龍
臥竹下風来綠鳳吟蘇子雪堂同傲睨韓公老圃独
蕭森平生嬾與群芳競歲晏何人識心此

過鴈門関

登、壘堞重攀躋回首中原入望低晴雨不妨分上
下提封直欲限東西重関幾度秋聞鴈疋馬何人聽
晚雞虎北居庸真可擬壯遊從此合留題

謁元山遺墓

麥隴邉頭是樂丘路人遥指便生愁百年金国帰全
史一代遺山屬舊遊下土文章名不朽中州人物更
何求停車細讀蒼崖石晚雨霏、濕未收

泰安驛馬上口號

清辰騎馬入黄昏風景蕭條不可聞樹到花時偏着
雨山當青處轉多雲鶉衣弱卒寧知武閣筆諸生未
善文山館一燈呼枕去滄洲烟月夢紛、

宣府郎與次楊叔簡韻

塞下殘秋似暮冬書生偶寄客邉蹤炎風朔雪皆王
土瀚海陰山極據衝金帯自慚縻好爵白衣誰可作
先鋒諸公勝有防胡策朝報頻、下九重

亡妻周氏為文祭之

寒日蕭、過鴈聲感懷酸楚恨艰平四千里外淒涼
淚十年丘中伉儷情白髮老親思養志紅顏稚子望
成名奠杯別有傷心處未卜山丘未勒銘

次韻答周拱

邉城西閣起哀音浩、風塵滿素衿誰信文章千古
事自憐忠義一生心武侯表向閑中讀杜甫詩從醉
後吟近日情懷偏作惡大河南北苦相霖

又

常日山中覓賞音逢人何忍話分衿浮雲流水悲人
事銀燭金尊慰客心立馬每簪春草歌对床時伴夜
蛩吟新詩贈我如金玉却咲前人賦憶霖

有感用閑封感懷韻

一自雄藩拜美除馬蹄隨處是安居中朝自信皆君
子盈箧何緣有贈書美酒香茶春睡後清風明月晚
吟餘逆跡得此多優幸誰謂千般總不如

又

猿鶴山林不負吾浮名雖好本来無臣心似水誰為

客妾貌如花自有夫酪蒙到家黄耳犬生憎當路白
裘狐而今顔悟行嵗理細説濂溪太極圖

十一月初九日恊賛軍務　勅諭至

頻將　当累諸公乞得天書下九重出納未能宜委
吏指麾那可替元戎寥々幾處関城月浩々常時沙
漠風讀罷褒詞感泣擔惟忠亦对宸衷

寄定夜伯郭公兼簡刘草窓

昨夜東風到㴾瀛雲中消息近何如總兵第一當邊
閫醫国無双属使車
聖主思深金作券先王功在竹為書相逢料得多相

益只待清寧学隠居

次韻荅王鉞都司

通明殿裡謫仙人可有才華邁等倫海宇一々分漢室
風雲千載会君臣欲憑赤手扶青嶂只把丹心奉紫
宸我有故人錢給事典君鄉鄙重恂恂
塗泥汨々夜来融便覔陰山虜騎空廖闊幾層堪好
爵烏栢千里避災風営田雨足春將緑斥堠烟消夜
不紅边事只知也守重別無長策稱元戎

送張御史還京

春入桃花々正殷離歌一曲破愁顔江南仍我鄉書

荐山後看君驛騎還千里王畿三日到百年塵世幾
人閑朝端若有叅軍問欲奏平胡入漢關

口外八詩八首

居庸以南率以旣出関為口外而関外則又
惟以長安嶺北至獨石八城為口外非以
其孤懸北狄之境為特甚歟余来口外適
朝廷清明邉境遂以無暇日喜從舊將老
校問
祖宗以来守邉之法与今日之所當為期有所用力
而未能也足跡所至興輙与俱背偕僃八

題各賦七言近體詩一首由中城八城者
鵰鶚郎旧鵰窠長安嶺即旧槍竿嶺又名
桑乾嶺馬営舊為西猫児峪宣徳中始營
哨馬龍門在雲州而近其龍門衛治赤城
之西即旧龍門縣今稱西龍門有龍関在
焉故西龍閣所治赤城之東稱東龍門又
稱李家庄故曰東莊獨石雲州赤城皆旧
名蓋八城在亡元多為上都驛道當時詞
臣韵士如郴侍制馬雍古黄文獻虞道園
袁伯長柯敬仲陳郎中学監丞旅諸公往

来皆有詩然其地尚棄而不治則大高城
深池以耕以守可以伐驕孽之謀更以為
北門之屛蔽可以固万年不抜之基業者
寔自五朝始題各挙其一可以互見覌者
以意求不而泥爲更也

独石春耕

塞下膏腴万頃連雜無数見人烟満将豊稔與期今歳
不把荒蕪閒往年百囷千倉同赤縣五風十雨荷皇
天漢廷諸将皆雄武克囷于今漢独賢耕

某竹堂稿 卷三 十四

馬营夏牧

奚官前後引鳴笳豊草甘泉路去賒幾隊玉花衝暑
雨一圑雲錦下晴沙良材未盡清時用逸態偏於老
将誇中房有精泊不得天門行看六龍車

東莊秋饒

軍中足食仰天顔万斛秋租出漢関餽餉有程千國
計轉輸無力濟民艰飛芻合與坑灰冷流馬元同羽
扇閑日給五升应咲我伐檀詩在莫教删

西閣冬衣

八月邊風特地寒賜衣先自出東官軍容整肅礽從
好聖澤汪洋製作寛緩帯書生初揲節白袍元師已
登壇戍年要旐邅裘去生致胡酋定不难

雲州暁角

小隊巡行曙色深角聲齊起古城陰凤高楊柳終無
頼霜重梅花自不禁慷慨平生憂国涙凄凉此日望
郷心
皇威蚤晩收殘虜歸責吴牛聽鐸音

赤城晝漏

玉漏遅傳下碧霄好凤清晝共飄々餘音慣逐更籌
起箭水潜従日影消壮士從容看掉鞘將軍閑暇坐
聞韶合勸却憶西垣裊條悶銅籤候午朝

某竹堂稿 卷三 十五

鷓鴣夜雨

門掩斜陽驛馬嘶湿雲将雨過寒城蒼茫不辨遮山
色颯沓惟聞満磧声白骨精霊何處哭青燈孤戍幾
家情甲兵知浄洗知
天意萬歳千秋樂太平

長安晴日

星垂箕尾洞天開況是晴雲捧日来直北関山同淑
氣向南花鳥自春臺従看使乗槎去又報蕃王進馬
廻几度閑登最高處分明樓閣見蓬莱

癸酉六月十六日喜昂侄至

鄉里家常話未休無多歡喜許多愁来年故友誰青
眼老至慈親易白頭喬木漸從霜後落薄田偏向雨
前收何由得遂南歸計携取綸竿蹈釣舟

李老峪 峪元人多有李老峪閒子規詩

李老婆婆若箇邊青山寂寂水溅溅夕陽茄鼓東西
路秋雨黍蔴上下田
皇祖再来猶有轍胡人歸去已無鷳太平容得偷閑
者騎馬行吟又一年

先世遺嘱并買田宅券書通五紙百三十七
年物也盛謹授侄昂歸且作詩告之九月

廿一日

吾家祖德多零落片紙如今僅見之區處不為曹操
令卜居曾用杜陵貲百年舊物過金壁八代諸孫重
本支 昂己有子吾家八葉宗嫡也 伯魯已忘無恤在男兒當与古
人期

次韻叔璞見寄

客心何處似懸旌霜滿貂裘月滿營數點残更敲絶
漢一声孤鴈度荒城省中豈乏忘年友囊底無無使
思兄如此別離那可惜祇懸無計吝昇平

有感之筆送林存忝人會試

胡雲吹黑山陰送客情如愛客深莫把文章空下里
直将声價重南金素琴孤劍朝天路殘雨残燈去國
心有約尋君何處好紫薇花發漏沉沉盡

賓山書舍為程進士作

賓山昔日程夫子築得書堂禁水濱統砌芝蘭偏帶
雨滿庭槐葉正如雲曳裾令子同年友擢貴賢孫奉
使君我欲相從空結想五原秋草控諸軍

祁門程氏和溪十景十首

賓山五桂

山到黃山已絶倫行行芳桂更精神居人好比胡仁

仲積德应過竇禹鈞香滿清風今夜月叢生綠草古
時春程門子弟偏鍾秀科第相承不乏人

綠袍萬松

峭壁攢崖卷雪濤看他松樹在周遭不勞仙子来玄
鶴試與山靈挂綠袍万古寸心同鐵石四時一色異
蓬蒿紆青拖紫知多少名節從来相对高

日國晚晴

山頭旭日上搏桑山下清光照画堂晻靄嵐霏迎淑
氣蘢蔥草樹發天香万家耕鑿春風裡一簇雲霞擁
座傍高卧起時知帝力載歌天保答恩光

月岡晩霽

山雨纔從落日収好天涼月澹悠〻風歆樹影鐘初靜露沂芹香水自流蘇子高情遊赤壁庾公清興坐楼南相期只在中秋夜爛酔西岩最上頭

和溪桃浪

溪上尭花〻正繁異人曽説是仙源煐蒸晷画和烟重晴泛臙脂帶雨渾鬧鴨無媒山口店賣魚有路渡頭村善和自愛御名好不用爭名到禹門

珠浦板橋

古欲名家幾変遷浦雲紅樹故依然還珠在昔誇良

吏進履從今學大賢残月暁星猶烱〻雞声馬跡自年〻褰裳病渉誰能了舟楫還當濟巨川

報慈古构

新甫移將第一株尋常艸木本殊途参天黛色清於洗拔地良材老不枯祠屋已能齊勅額僧僚那得蔭浮屠春秋来拜如雲者須愛枝頭反哺烏

摩雲脩竹

赤嶺摩雲已絶奇拂雲仍見玉参差秋風鸞鵠和鳴夜雨蛟龍並起時最愛諸王談孝友独憐六逸酔淋漓蓬萊近日俱登用可是伶倫未受知

梧岡書院

鄉家祖父住高岡武略文辭總擅場老鳳一聲山月小碧梧千尺墓雲涼前朝石皷同消歇當日鵝湖正渺茫已見鵷鸞皆五色明時喬翼在朝陽

蘭峰文筆

花發峰頭是國香紛〻木石覺心降天平卓筆元無敵道倅文山又一双架上空青攢五老硯中親綠漲三江雲箋和得猗蘭操肯寫離騒句小窓

殘年

口外殘年兩度過滁州當日較如何元之氣節元無忝永叔文章永不磨八堡豊登公事少一家館暖聖恩多分明記得前賢語收入新歌吟对酒歌

東莊

灤江一曲抱城斜雞犬声中畫不譁芍藥滿山多是草棠梨隔葉大如瓜鱗鱗碧瓦藏書屋點〻青帘賣酒家最愛嶽祠西畔路数株松樹老烟霞

次韻答朱希仁見寄

紅亭酌别正青年憶着風姿尚儼然報答未伸揮翰手應酬還贊作詩肩九霄鴻鵠难為繳万里驊騮不

用鞭早勉看君軒冕貴直将聲跡到常賢

又

同遊同載記當年時復轅門一悃然楊子渡頭曾共
被范公亭下慣隨肩一從祖道傾壺觴几度天山拄
馬鞭如此懷名那可説只慙勲業負前賢

次韻答王元吉鍾有源兼簡学中諸友

元吉韻

嵩刹鍾王妙入神後人于我最情親梅花過影閒齋
夕竹葉生香別墅春數奏定皆名進士起居須慰太
夫人待問若有邊頭問三品新御只旧貧

菉竹堂稿 巻三 廿

有源韻

故人多在五城樓祿祿諸生不足儔燈火已探顏氏
樂山川當付子張遊錦心繡口才偏好白壁黄金償
莫酬見説更亭亭下水晩潮声裏漲春流

宿雕窮

茫茫何處拂雲堆日暮邊愁慘不開玉塞正當燕趙
重青山曾歴漢唐来射鵰公子塵為幕戯馬将軍宇
作臺不用登高頻吊古一梧山館自徘徊

送張恭将

馬頭今日挽留人輯睦當時荷
聖神河内穎川皆赤子冦恂賈復総名臣白浦灤水
偏宜雨青擁桃山不受塵此去更期聲價好蒋書多
少在楓宸

赤城夜歸

公事帰来月満床床頭児子謾癡狂故山迢逓四千
里久客凄涼十二霜天外白雲還自散雨前鴻鴈不
成行浮生富貴非吾願高揖終堂問草堂

送呂昇士良之子

居庸北出路崔嵬千里寧親又独迴自古忠臣推孝
子于今武略重文材兼葭霜冷征鴻翥首蓿秋高貢
馬来定有都人問邊事
皇仁直過拂雲堆

菉竹堂稿 巻三 廿一

次韻酬馬博士

京國交遊盛昔年就中君似柳誠愚西高稷薛王維
上詩到開元大曆前玉椀酒香攢綠醸竹爐茶熟散
清烟相思相会知何地極目名山與大川

次韻盛允高送別

宣武門西歎曙天尋思離別又三年提兵北上慚孫
拙按節南巡羨独賢自擬金蘭元不改人言膠漆未
為堅何時重展平生會惆悵東風斗酒邉

寄范啓東

蒂子齋居翠作帷尋常還往稱深期秦碑漢刹精評
處羨酒香茶扁飲時別去十年渾不見開来一日便
相思主人好事今能否应着秋霜攪鬓絲

呑陸主事

天上懐人嘆索居數書珍重意何如氣高不讓陳同
父材大偏憐董仲舒紫陌紅塵鴉唱後西風湖雪雁
来初勤渠王事須相勉中外宮寮是特除

華亭徐氏水南別業

見説東湖孺子亭如今別業在南溟水禽沙鳥銜烟
白岸芷汀蘭帯雨青場圃禾乾秋浸潤釣船將到晚
潮腥宦情元少郷心切一曲滄浪不忍聽

送張騰霄御史巡按回

封事聯翩起内臺又看持斧出関来清霜載道猾狐
兎好雨逢時動草莱豪傑定為經国用艱難須仗濟
川才埋輪况是君家事行見澄清徧九垓

張之微六十

君家稱壽共稱宜六十相將百歳期有子能吟青玉
案何人同在白雲司繁絃脆管薫風裏菱葉荷花晷
雨時郷里耆英知滿座不妨千里奉歌詩

馬營 東南有岈峒山

崢嶸絶壁真崆峒萬國車書保障中帳下盡垂金鎖
甲柳陰長繋玉花驄春蒐御苑天顔喜夜哭沙場虜
計窮從此屡豊亭上月只談農事不談功

乙亥閏六月二十八日以殺賊恩　賜白金
二兩綵段一表裏 詳見奏草

金帛煌煌走使車感恩懐愧欲何如塞翁只合専韁
土部吏無能奉簡書杂悍論功真羡尔韓琦投劾尚
憐渠從来雨露同春酒万事都将一破除

贈送王進士須給殺賊賞賚後还朝二首

淮山淮水三千里不惜移家近帝郷一日風雷從地
起百年科目破天荒椿萱歳晩多嘉色蘭玉春深有
異香如此光榮誰可得好持忠赤侍
君王

其二

秋毫万里見皇明使者多才體至情金帛滿函纔出
塞鼓笳連騎又還京山雞引子寒烟薄野穀收花凍
雨晴到日朝端如有問只言受賞愧書生

将至西書閣院

渺渺平蕪接遠汀東西城子短長亭水從曲澗流直

直山到白雲多處青上界諸公動燮理邊頭万戶樂
清寧近來頗覺無公事下馬焚香對一經
次韻季聰學正　懷之作兼道鄙懷二首
凜凜霜風滿座寒凡陪清話到更闌好才元是無双
士盛世當第一官共荷国恩真曠蕩独憐民業尚彫
殘諫垣存業誰收得莫謂新恭不用彈為
其二
經旬積雨自生寒况復邊城秋色闌烟火万家聯地
着弓刀千騎擁材官召來天上恩何厚歸到江南夢
已殘惟有素琴還好在不教容易向人彈

獨石道中
不斷溪流漾雪沙傍山籬落見人家牛羊十里風低
草禾黍千村月照花蕩蕩輿圖今一統巍巍
聖德古重華誰刊独石前頭字元宗文章未足誇
病中次韻秦員外見寄
詩法真一字師曾聞鍾秀出南陲昆陵本是淛西重
淮海由來天下奇学府已看森畫戟吟壇便合豎降
旗思君不見知君去極目清朝白玉墀成
其二
清世何煩再誓師東夷無事到西陲枕戈壯士難為
用常中將軍未出奇甘雨隨風回草木暖雲扶日上
旌旗迤邐邊頭病吏蓬窓臥想見鑾轝過赤墀
同前韻寄員外同行曾同年主事
往年為別住京師今日收書在北陲咲我病魔猶展
扶看君文采正瓌奇酒傾卯得論三昧茶熟何緣奉
兩旗莫惜情多吟不盡曾同簪後拜龍墀
其二
本是陘陘章句即偶然承命到边陲交游已怅跡三
益籌策何曾見一奇只為守邊皆赤子非関破賊有
紅旗太平總是朝廷福

聖主尊安九尺墀
過雲州
征馬蕭蕭不住嘶肩因王事厭驅馳水声偏到岡頭
烈山色多從雨後奇沙漠有時卒蟻穴江湖何日泛
鴟夷西風落木雲州路一曲長歌有所思
楊母郭夫人壽詩
陶母軻親想未如鶚巢曾得和関雎两膺一品鸞迴
誥幾見諸鶵荐書愛日遲遲焦壽酒清風奕奕護肩
輿黍于令子推兄弟再拜高堂奉起居孫
方太孺人王貞節詩（夫元于淛遊膠子今官居給事中）

二十婧居將七十此心如鉄鬢如絲江横欲度縁何事祁國當封幸有児碧草露滋春夢遠黄扉日轉晩衙遲題詩不用匜〻者已見旌牌与勑詞

四明豊氏園居十詠

其一

山隠翠屏

四明之山何蔚然競秀獨与園偏居天童育王近在眼玉筍匡廬遥北肩光彩初疑孔雀下空翠又似琉璃懸房喬家誠不可泯石崖百丈煩磨鐫

其二

水環碧帯

消〻一派来天潢有如玉束朝明堂数罟不入喜魚出委佩取足秋蘭芳中流更在鮎亭裏東逝直到蓬壺傍我聞便欲訪君去拍手一曲歌滄浪

其三

疏畦舊業

断盤曾説范老賢清敏尚書尤可憐丈人抱灌只数畝賢良不窺知幾年秋風蕭〻紫芥熟春雨濯〻青菘鮮從渠紈袴厭粱肉一生枵腹空便〻

其四

薬圃餘香

中存仙去不復存治人活計傳児孫九節菖蒲磐石罅千歳茯苓松樹根班〻肘後未足擬匜〻指下徒為煩中州民瘼迺如此醫國豎時心正殷

其五

農畝躬耕

食禄平生麋俸銭由来食力不愧天蒼顔白髪可帰去村人野老想周旋為犍引犢晩烟裏香稲作花秋水辺却咲半山不解事縣中歆去愁無田

其六

漁磯獨釣

鄞江主人號天隨一竿盡日揺晴絲啣魚上岸馬飛處換酒到城人去時心同止水自足楽道在小鮮誰得知有時泛舟赤壁下還与二客同襟期

其七

南窓琴趣

家有嶧陽三尺桐此心不異柴桑翁窓開南北可入處弦在有無真趣中黄簾緑幕塵已寐流水高山春不窮布政如今利權重阜財好為歌薫風

其八

西塾書聲

堂〻西塾鄰東坡當年不斷書聲多青燈俎豆還揖讓黄昏燈火先吟哦絳帳典邦教又見黄門登甲科吾家種子亦好在敢負穀城光化謌

其九

柳岸春風

垂楊吞處烟冥〻東風染得長條青淡蕩春光近寒食葱蘢樹色当鄉亭時人不識程明道弟子幸有朱光㐲漑豈先友皆可記千載柳文如日星

其十

藕花夜月

蓮塘過雨日白晡踏月偶得秋風扶紅衣落尽素娥泣碧海不動青天派清光皎〻亦堪玩淨植亭〻今已蕪此理应惟有深契志言不問濂溪圖

送前知県張寛還京衛

髀却銅章久荷戈独能内洗沐恩波天邊此去心逐赤塞下重来鬢巳皤暁日都門迎賀客北風亭障咽离歌極知今子才無敵褒秩还看錫命多

讀怀吳録有感

南渡君臣久不帰偏𢹂況復計全非重華夜冷烏啼切五国春深雁到稀激烈封章犹未達漂零河海歎何依怀吳數紙誰由得讀向西風淚滿衣

次雎陽老五詩韻

几多身老未曾聞最爱雎陽早晩冠共擬東都尋白傳假從西府說烏桓清且遂山中樂盛世兼無海内寒此去耆英还可計前人名節淺人看游

用前韻簡太常夏公

幾及稀年便乞閒鄉人從此識衣冠山中倚角曾推夏天上駢蕃更賜桓心事也知同水淡官御尽說帯氷寒歐陽素与祁公善五老詩成許借看

鄭伯森挽詩

鄭子〻〻真可憐只得浮生三十年南金拱壁盛名下碧艸黄鸝荒塚前奏疏聞君似鄉袞(趙清献論備黯等去戢奏)才名愧我非時吳區〻吾私不足道云亡爲尔成潸然

挽侍郎薩公

宣皇在御承平日濟〻英才起万邦独対丹墀誰第一皆傳白壁自無双諸生亦喜趋春院大夢俄驚断夜窓尚有几多門下淚随潮相送吳江

又

年少嗟予忝士流閑中二妙得同游輩中一謂姚都信
若門華落籟风雨內翰文成動斗牛今日底須論往
事後生当復继前脩感怀不独回知己悵望南天恨
未休

送小兒医王諫还松江

医予傳家几世過年来賴尔起沈疴君臣藥好方仍
好父子情多感亦多微雨浥青江上艸暖风吹绿渡
頭波臨岐欲别增惆悵民瘼难瘳奈我何

四月十五日有旨不允终制

吁咈遥傳下玉京感懷惟有淚沾纓巍巍

帝德同天大浩浩親恩海未平作相九齡非我願上
書六丈豈吾惟傍偟終日成何事只把忠貞答
圣明

德州遇楊叔撤主事因怀伊兄叔玑崽道郇懷

底事官船歇御河怀君兄弟欲经過藩垣債最人皆
仰郎署才名日漸多五色天書圛玉璽一江风雨暗
蓬科送来知己須相念忠孝無能奈我何

哭亡友梁文輝知州

六世簪纓羨独吳牧民衣鉢更相傳翩翩彩风丹山

表濯濯紅葉绿水前親見一州譚美政绝憐千里寄
華牋如何忽有銘文托忍对孤兒哭几筵

贛州寄示大昂

憶我高家是几時異鄉情況可曾知望塵固有諸公
候行李能無一僕隨烛忍常山燠鋪遠浪高南浦怕
舡遲重闈若苔途中問試誦途中寄汝詩

用睢陽五老詩韻寄朱士宗先生

三五青衿相对閑秋蘭為珮竹為冠好同呂尚興周
武不比伉脊遇漢桓破屋久無賢令耻敝衣今有故
人寒浮雲富貴君休笑那得清名百世看

橋南一首美夏廷威廷器兄弟

半山橋南君子家家有紫荊棠棣花兄弟相看頭雪
白一門和氣蒸春霞閱墻伊誰古亦有况乃流俗争
紛拏我行四方正多慨作詩且為鄉人誇

南雄府

出得関梅不下巔孤城屹而纖纖人家生計惟憑儋
官府文移半為塩榕大十圍偏倒長松高千尺又添
新我来摠為安民俗毋用前呵苦戒衆

韶州感怀

衮衮諸公着儒羅幾人功業在山河如臣之比元非

少与同同休亦已多
朝廷欲下平蛮詔田里須迴擊壤歌五嶺蒼生正災
焚清風先汎此江波

英德懷古

縣城今在竹棚頭曾是前朝最遠州毎見謫衣来别
騖还聞玉局此停舟山川不掩千年恨艸木何知一
種愁欲洗残碑詢往事苔花風急晩愁〻

清遠峡有怀郷邑知己

島外青蕪樹杪嵐嶺南渾不異江南斜陽倒影千峯
碧急雨平添一水藍個〻蘭舟横野岸家〻茆屋住

江潭美人何處心如信兩月無書到及庵

廣州作

廣藩遥控海南夷宝舶連翩到水涯十郡関城分節
制万山酋長肅威仪米塩墟市青蒸葉魚蝦杯盤赤
荔枝明日観風出城去焼香先過祝融祠

肇慶府

寒城十里夜雲開樹有微霜岸有苔遠水迴環通桂
嶺好山飛舞近崧臺数声銅角塩船去一點紅旗哨
馬回聖代只今多俊乂莫言包老不重求

登封川城楼

獨騎驄馬古封川登覧那堪更上楼臣節似山同北
向客心如水自東流雕題亦服論公事青艸黄茅住
驛舟風景此時吟不得夕陽笳鼓下城頭

梧州嘉魚亭早発

嘉魚亭子厭星河此日憑闌奥若何二水遠通交廣
外一一山高北太行過蛮郎蕩槳筒帽小蛋老移家竹
筏多祇説澄清須我輩馳驅莫遣負恩波

平楽道中

照州風物已堪悲況復清笳月裡吹到處縦横容盗
賊誰家残破泣孤嫠一江波浪兼天湧万樹藤蘿匝

地垂明日停舟入城去瓣香須謁道郷祠

傷避寇民家

遺黎相見使人愁未説艰难涙已流効死只憑千丈
石全生都在一孤舟瘡痍真是諸公恥社稷能無
聖主憂平賊有期応不遠龍旗先看月支頭

陽朔即事

陽朔人家屋数間冬携烟火上孱顔共残野戍犹開
角人去公廷不掩関民命可憐軽似葉揔戎須得重
如山一封書奏従三月極目天邊几日还

桂林道中

官棹匆〻几日閑桂州風物暫開顏青蛇出匣矶頭水蒼玉成林海上山刀笠每乘天雨去皷笳尝帶夕陽还行人只説山韓事曾有威名動百蛮

桂州府

東江南市復西河榕葉当門駐鷓鴣長剣短鎗兵未觧红蕉紫芋酒頻沽山多洞穴渾無樹人少絃歌謄有巫独覚古祠曽下拜吳如張呂圣唐虞

霊川県

毁垣三里歴山形辟荔叢深暮雨青主客到時应嘆息熟猺降後清家魚跳峡口銀江溢龍出潭心白石

腥一派水声偏入耳夜涼人静坐来聴

謁尭庙帰用軒轅弥明韻

一徑幽深艸樹荒遥君何代降蛮邦裳衣不改新祠貌旨觧犹存古石幢碧殿暁雲行桂嶺白蘋秋雨下漓江義農已去華胥遠伏　人帰卧北窓

擬題山搃兵祠

氷玉心軒虎豹姿庙中犹似見当時金貂鍊券英雄恨碧艸黄鸝父老悲雷電過時飛号令雲霞開處見旌旗我来代得天工手欲彿平𡋯鋳子期

廣州府

万山行尽覓廣州〻在黄茅海上頭刳竹往来径户屋傳藤浮去蛋家舟塩開白石和烟煮珠出清池帶月流州去南郊殊不遠夷歌時復使人愁

過三州岩

喝起春雲訪玉㙜山林应訝貴人来千年石乳腈犹滴一樹琪花湿未開周子乘驄江外見坡仙騎鶴海南回当時題字渾無恙更為勤殷拂翠苔

挽與濟伯楊公

国老才名壯士顏慶声長到殿中間早于潜邸從龍起晩向虞淵取日还楸隴已成春雨積艸亭犹在莫

雲閑重瞳屡顧还能識祇在東風玉筍班

浴日亭

乘興来登浴日亭長風吹月送雲軿茫〻弱水連天白藹〻扶桑接地青下視衆山如培塿仰瞻北極是朝廷千閭万户皆春色一曲升平自在聴

哭林雲鵬

一咲相逢話十年賞心楼下烛花然賜環有詔誰將引点玉無自晰可憐尚想緇衣明故里忽聞華表立新阡行臺不隔潮陽路目断西風落照前

自梧抵桂作

蒼梧靜江十日間吽号湍舡清淚潛荒茅篁竹一千
里急峡危矶三百灘山村尚苦打門吏谿峒慣出攻
城蛮恩威在天作雷雨坐看赤子𢌞歡顔
聞平定和響秀才中舉
和生年少藝文僊鄉榜題名上頭濯濯风毛和雨重
棱棱駿骨帯雲流𠒇山不改千年色汾水長涵万里
秋遠大功名好相継九重宵旰正旁求[illegible]
送洪松窓受封歸鑑湖
八月扁舟發潞河郎君阿父意如何官高五品心逾
赤寿擬三朋鬓未皤處處烟霞由杞菊年年风雨漲
蒹竹堂稿　卷三
菱荷鄉人見説多豪俊从此書来比旧多
壽夏母太宜人
九十慈親荷
主恩平時忠孝出親門龍蛇字畫重頒
誥蘭玉階庭凡見孫栢子旋燒香謁屋籍花高放錦
雲繁憑誰挽取西湖水阿母筵前献寿尊
送祝恭政陞秩回山西
黄菊初肥白雁飛看君騎馬發金臺十年美政蘇民
瘼三品新銜出
聖裁天上故人𩿨遠別河東父老幸重来同官為道
常相憶香向薇花几度開
夏太常喬柯竹石為汝成題
華髮蕭蕭老奉常酔中拜翰德星堂太湖石畔起雷
雨若木梢頭𢌞鳥霜年少风情如隔世歳寒心路是
同鄉生绡一幅思無限坐对此君歌慨慷
題万玉岡
故園曾在玉山前開到梅花雪共妍萬朶正宜当户
月一枝横絶渡江烟能寛酒量由人酔慣入詩脾惱
客眠清賞不如歸去好隴頭春色自悠悠
送張元禎吉庶士歸娶
蒹竹堂稿　卷三
玉堂年少出金鑾都下人人着意看愛簡大夫仍視
艸乘龍女婿更驂鸞碧山明月来時迹烛红芳尊到
日懽暖眼故鄉君莫恋瓊樓高處不勝寒
又代
襟度煇煇玉雪明文章能使鬼神𩿨滕王閣下曾相
識楊子江頭又送行合巹告成阿父喜門里先下故
人荣盛年道際誰能侶遲于遥来答
聖情
紫薇精舍為陸主事作
石畔湖上紫薇星村一帶青山繞墓門碧水浄涵金

雍温丹霞晴護玉芝繁軒窓處〻由人客雨露年〻
拜子孫前輩風流重鄉里東崑还有古藤存崑山范公亭前古藤數百尺或以為文穆公手植云

崔氏具慶詩

具慶堂深命服崇霜髯雪鬓面如童满酌绿酒人皆
醉細看黄花與不穷
聖主日邊曾賜丈吳郎江外正乘驄推恩更有絲綸
詰早晚皇〻出殿中

寄致仕李參政

奕世簪纓罷渥頻賢名况復满朝紳來時報国登三

省擁節还家見几人氷玉久知翁婿好薑鹽盡說子
孫貧澶洞別後長相憶悵望天涯艸色新

挽安国夫人代李聡

宫闈几度謁
慈顔一夢游仙杳莫攀恩聘盡從天上出佩環多在
月中还悠〻祖奠秋風裡屹〻穹碑暮雨間双壁下
潛知不朽红光長夜烛西山

挽諸翁

瀾溪只在郭門東中有昔時陳孟公别墅客来碁局
在离亭人去酒尊空飄零錦樹西風後冷落黄花暮
雨中莫道朝端少知己數篇哀挽意無穷

挽某母

華髮蕭〻老漸稀可堪一日竟長違墓頭艸長新歲
石窓下塵生旧断机夜雨残鐙心独苦西風遠道淚
頻揮当時手線还由得五色雲中作綉衣

宋子誠挽詩

紅塵城市到应稀小隐由来碩不違教子一經躬誦
讀治生千頃稲粱肥生前義槩書
乞勑身後恩封出綉衣可道松湖埋玉處水光山色
有餘輝

秀才朱守礼告行乞詩因併示守恕

鶯啼燕語寛春多吟别多情奈尔何他日弟兄期相
国誰家父子老吳科晴霞乱影湘山色夜雨微添桂
水波遥想到家真可樂重闈深處舞婆娑

挽梁郎中洞

天上初游竟不歸風流文彩世应稀謫仙豪氣憑詩
酒王吉英名在橐衣官迹不随黄土化旅魂疑与白
雲飛尚書知己当銘筆盡説秋梧倍有輝

官窑驛由别陳王二倍事

二十年前識面時一凄白壁照

京師飛騰已見登金榜献納仍聞侍玉墀化淌月基
春並傳酒香官驛夜聯詩祗慚浅薄叨邉吏明日弓
刀又别离

刘封君合葬挽詩

長洲北去路依微清隠年年趣不稀万頃秋风香稲
熟一池春雨子鵝肥書回北闕恩何辱夢入南柯事
已非痛我先人亦久齐㠯君不覔偕沾衣

又

芝蘭同秀玉同情況是于飛又得名班氏有兄文字
好張郎無主夢䰟驚雲霞旧賜衣仍在风雨新阡艸

自生褒德已蒙
天子詔不須辛苦問韓銘

哭周大兄

瀲湖风雨晝昏昏極目都堪拭涙痕南粤新霜千里
隔外家文物几人存閑山正憶趣邉戍卿国犹傳望
里門欲向輀車歌此曲士风衰薄底須諭

感怀

千里蒼梧接始異旬宣重任我何能未論下士曾推
食但保初心慕佶绳政錯事敢因忙裡錯憂危偏向
乱中增東风逐息陽和至消尽阴崖万壑氷

元韻附

日晏忘湌夜半興薄書煩擾為無能秉心初擬逢衡
鑑任意寧知越凖绳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獘逾
增前非未晤差遼瑗耿嘆微軀践薄氷

白雀峯謁東坡先生祠

為愛眉山積長公不辭驄馬路重重北門暫别金蓮
炬南海求瞻白雀峯満目江山如有待当時人物竟
無蹤徘徊不尽平生感坊于堆盤酌巨鍾

和正使安南錢幹翰林見寄兼東王信事副

使

銅柱犹存漢将營百年礼詩事
皇明秉軺暫徂雲中節負弩遥迎塞下兵五嶺正如
元帥重両江还比使君清邉人到日知恩澤天上旌
旗不遠征

次錢翰林謁張文献公祠韻

此日君臣万寿觴独持金鑑衮衣傍于今廟貌崇俻
謁自古君王戒怠荒鼙鼓未鳴知賊起鉄胎空鑄嘆
人亡我来識得先生意只説䨇陽諱洛陽

廣東校文八咏次韻改郭訓導

其一

礼聘

郡城迢遞接通津方岳徵吳礼典新謗李忝為箴內士異才曾見嶺南人錦囊得句忝行色画鷁乘风不浣慶明到文場搧俊彥從知幽谷自回春

其二

郊迓

青燕绿樹水邊城珎重諸公特遠迎文字飲時人意好皷笳喧處馬啼輕從誇錦繡胷中满便負风雲足下生自古南州說仙境共胥東去是蓬瀛

其三

鎖院

重〻魚鑰敢輕開邏卒巡行更幾廻坐久影移磚日去吟餘凉荐渚风来豈同複壁重関事要取徑邦洛世才

圣主臨軒圖治理諸生不日到三台

其四

入簾

華筵初啓至公簾賔主相從礼意兼案有琴書真可樂座無絃管不須嫌先生老大才華好御史昂藏号令严明日諸公来試藝文星光应夜中占

其五

命題

踈星淡月轉華堂命席分題也自忙漢策未論名爵濫壁徑先耴股肱良烛花犹在爐烟冷人語無多玉漏長門外白袍雲集處天開公道餘望光

其六

閲卷

鄉書文價重高低秋水双矒迥不迷傲几漫憑諸子席範模須命試官題英靈秀氣鍾河嶽光燄文章動璧奎要裊驊騮誰易得輕风獵〻在金蹄

其七

撤棘

三試文場属我公大書秋榜暁当空預期黄甲魁天下忍道青錢入選中文運興衰欣赫〻人情冷䁥厭烘〻遺才失意須加勉他日登庸此日同

其八

鹿鳴

省堂今日徜筵陳歌撤呦〻樂衆賔百種珍奇兼河陸一時青紫輝金銀讀書已得邦侯譽報国当推圣主仁科目未須誇第一直教名節似前人

再次周巡撫感怀韻

乾乾終日又宵興經國安民若未能上国久違頻入
夢乱民雖治正如縄催科改比他人拙萋斐言從近
日增惟有故我心尚在迎风寒露玉壺氷

次韻贈荅戈允中時允中分巡海南

其一

吳下名家淂見稚山形奇處水容寛田園毎足三時
雨竹樹長添五月寒万軸牙籤登上舍十年驄馬走
長安平生倹德非元載咲杀琉璃一尺盤

其二

经李文舜具美稚唐朝元结漢兒寛真成磊落主人
傑不比尋常下士寒百事要從髙處做一心惟内静
中安仍聞雅量人难及不愛裴公瑪瑙盤

其三

一念憂時一咲难腰蟠頗覔近来寛固知有脚陽春
在只為無衣赤子寒華衮声名千載後金湯城郭万
年安若人凤誼誰堪比岱岳高高五十盤

其四

萬人叢裡嘆才难惟尔能将猛濟寛燕雀豈知鴻鵠
志陽和能散雪霜寒從来謦望昭昭著此去閭閻帖
帖安見說海山风景好青螺一点載銀盤

其五

瘴海遐頭欲别稚南溟況溴水雲寛粤王臺下鷄声
早蘊子祠前樹色寒我幸未蒙
明主棄君行須使遠人安古来直道天公識險道無
劳嘆五盤

其六

圣王恩重振云难朝夕憂兢敢自寛弱弁毎聞猶冠
溢寡妻仍見哭飢寒澄清志切人云識经濟才踈独
未安況有髙堂老親在几年春日負春盤

其七

自古功名两字难看他衆處看他寛寛如袂擴三冬
暖衆比怀氷九寒夏須信恭心斯道在还聞侑已要
人安晉唐人物真堪比不問樗蒲問涅蕩盤

其八

市中酤酒亦非稚多少愁怀仗此寛秉矢庚公寧足
論俤绝范叔本非寒青蝇触處情怀悪白日光中寢
食安況是
主恩渾不忘櫻桃曾賜赤英盤

其九

別業經营也自难只容旋馬肎容寬階前惹竹春雲暖席外身松暮雪寒此日浮来知意满今朝說着便心安多君故有瑕玕贈安得双〻報玉盤

其十

白雪陽春和本雅詩成能使百憂寬勤劳無補人犹在清白相傳族正寒道泰可期為国泰心安未必是身安匡時自有平生本不数毛生歃血盤

送医生刘讃还江西

之子娟〻玉雪姿江湖声誉早能馳自言南浦為吾里識得東垣是我師暮雨孤舟浮海近西風匹馬度

閩遅殷勤来往多縁我〻歆從容問上池

增城不怀崔清献公

羅浮飛翠落增江仍出先生重此邦服嶺以南寧有幾始興之後本無雙廟堂七扎人皆仰卿国三賦請降好是大名垂宇宙投詩那用筆如杠軍

送王貢士之京

火延南省事非常方里帰来秪自傷不見阮咸随阮籍翻令韓愈葵韓湘朝辞嶺海風烟厚春入天門雨露香孝友名家今独見好持忠赤侍君王

金利村夜泊

喧〻笳鼓夕陽邉又是滄江夜泊舡十里寒無飛白鳥数家脩竹起青烟西山悉盗何人滅北闕封書几日旋自咲鄙夫無倩最謾從征伐度流年

癸未除夜

孤烛尋常照客眠瑞州今夕倍堪憐故鄉遠隔三千里明日新登五九年浮世風波非偶尔壮怀氷雪故依然何時报荅君恩了帰問先廬皃旧田

元日閑筆

五嶺南頭寄一身鶑穴度異鄉春鶯花有恨青山老風雨無情碧艸新曾為邉傍图献策歆從江海李垂編夜来犹記还朝夢咫尺文華見聖人

雷髙發兵告二司官時隨兵有岑黄土兵万二千人

淨掃南夷在此行元戎威重十連营迯生鼠輩应無類仗義狼荒尚有兵若箇循良当劇郡几多彫瘵泣孤城使君到日知相念宵肝憂勞是

聖情

題蘓武忠節圖

此幅為錢塘戴進筆也山川黯慘之容沙塞淒涼之苦蘓李泣別之藏于御忠義之氣李陵冨貴之態皆宛然可見但不知其果為置酒設樂後泣下沾衿時耶抑其以雲中之言見語武因南向号泣嘔血時耶圖中彼將軍者亦若為于邑然者豈陵因武号泣尚亦動心耶或者武以李將軍沾衿為可憐忠厚惻怛之誠不能自已因亦為之慟也覌其旁有色紙大小成群數十則知其非河梁執別泣下數行時明矣要之此皆不足深較頗記二百年前文山丞相在清遑堂見此圖有近体三詩聊用一再奉和之云

其一

青海邊頭兩鬢華只將忠義作生涯一生自保來時節万里誰憐死後家雁足有書人尚在羊群無乳事堪嗟当時慱陸何湏數韓信犹知李左車

其二

英俊当年得並游天涯相見淚交流生还上国誰將引由滯労邊死即休痛母哭妻君自尽樂天知命我何西憂五言可是当時語後世詞人继得不

其三

善悪分明自可知少御為虜亦吾師傳車絕域重逢處揮淚何梁歆別時二十年来我易老五千兵散尔何期平生一種堅貞操不敢因人有𠎝惱

其四

黄沙白草度年華望望南天隔海涯武帝去来因有隧杜陵帰後恐無家乘時躍馬何能及垂老看羊不用嗟一語歆于明主聽開邊慎莫遣輕車

其五

衣冠濟濟昔同遊君是麒麟第一流竹帛有名千古在犬羊亾状几時休志如洪皓生堪舍迹比文山死不憂老桧虔炎邪可問欲知曾見此圖不

其六

屬国誰云尚未宜此生何幸到京師謀踈張勝帰营日義重于靳在窖時溢賊一時能作孽纲常万古要為期素衣犹是先朝物不為胡塵便涅缁

挽進吴王濡仪

林下優游一布衣曾聞声誉達王畿父兄家教誰能

及叔姪科名古亦稀春暖石田牛自飯夜寒華表鶴
同疎他年國史看佳傳高士題編爛有輝

石窓

拱北堂前石作捲移從湖水不知年陰連茂叔庭中
艸清引溫公屋下泉一片暖雲浮玉氣几番秋雨洗
蝸涎杵縻我欲尋無色好手何人補漏天拳

菉竹堂稿卷之三終

菉竹堂藁卷之四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
山葉公存稿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應孫葉夢淇刊行
鄉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詩

七言律

八月初十日奉天門見蒙　賜酒饌

大明高帝聖神孫日月光華見
至尊一德只今垂統緒萬年從此慶黎元青宮蕩
聲名溢縞服煢煢禮典存江海小臣初入侍奉天門
下拜天恩

十四日有
旨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具疏以衰病自陳
疏凡兩至銀臺皆不偶竟為李聡長官大韋
尚書同仁侍郎吳綽御史等所力沮因賦

自慚年少一寒微況復中年病髮稀故舊屢煩投杼
走鄉園只合賜環歸炎風朔雪將愁遠台水青山與
願違惟有主恩真浩蕩欲將塵土浣征衣

周教授挽詩

記得南康城下過桐楊同上汎湖船我無狂客一斗
酒君有冷官三十年春樹暮雲傷遠別青山碧水見
新阡客遊今子清于玉坐對題詩思惘然

朱御史褒旌堂

王謝高堂久不支卿家何事共稱宜君臣幸際千年
運母子当為百世師夜雨青燈勤績處春風綵服奉
觴時也應別覓閑田地樹却萱花更種葵

畫錦棠帰送蹇卿

去々離亭駐馬鞭送君殊覺思飄然君臣道合三千
載父子名高八十年綠水青山先壟店碧幢紅旆上

策竹堂稿　巻四　二

江船不知當日韓忠彦可有于今畫錦篇

又近体一律送王民望

二十年前過汴州青山歷々傍河流送君独擁緋袍
貴老我偏驚白雁秋畫堂錦有堂人已遠甘棠無樹
迹还留人間才業誰能似行見忠勤動冕旒

九月二十日辞蒙

賜勅諭酒餅太監粧昇齎賜宝鏹二千貫

強扶衰病早朝天寵錫偏蒙
丕主憐上界玉書親拜賜中官宝鏹又承宣
宮車不見逾二月閶塞重過未十年世々受恩何可
報巳知駑鈍不勝鞭

昌平道中書贈同李朱教諭希仁

北風吹馬出居庸去國懷鄉意萬重義重君臣当自
激情親兄弟更誰濃少年豪氣尊中酒晩歳心期石
上松謾道功成身即退未知何日可相從

恭聞
聖駕有籍田幸李之盛覌衰病小臣不勝欣抃
謹成小詩一首与邉人歌之亦以遥致慶幸
之私焉尔

万乗々時大有為周南由滞不勝思嘉禾定彦躬耕

策竹堂稿　巻四　三

處旭日应迴進講時謾擬歳餘租税詔未誇共後大
牢祠千官扈蹕皆揚馬誰上
皇明圣德詩

寫真李生

雲中画史筆生春到處争誇妙入神燕頷虎頭随尔
相楚麋山鹿任吾真安排景象千年在点染丹青一
色親独有靈臺描不得也应由巳不由人

中秋中月

試問中秋月若何一年此景十迴過不緣天上虧盈
別自是人間毀譽多我亦有情同李白誰能無恨似

嫦娥顔由一点清光在夜〻相看対酒歌

送王懿庵尚書还河州有引

頗聞承

渥有養痾之行且信且疑竊念不肖者衰病
無能之首尚犹靦顔在列其于抵事是行
難欵中不加热而顔不加甲又可淂乎用
成小詩一律求教　左右惟有以亮察之

犀槃朱绂重如山苦為憂民未鮮顔
圣主早聞方北顧尚書可淂便西还半窓風雪孤鐙
在萬里江河一棹閑同是往時青鎖客独将衰鬓貢

朝班

馮氏栄寿堂詩

花縣帰来不受詔又看丹招下青霄黼衣金豸
恩何厚華髮朱顔酒未消膝下兒郎将五世眼中人
物過三朝一時曹濮誰能似撃壌同声荅
帝尧

陳緝熙侍讀父母挽詩

呉樹呉雲入望微一時人物亦応稀空懐海内陳無
已不見遼東丁令威此輩可能為浅薄我生何必慕
輊肥傳家自有呉郎在

御勅頒恩倍有輝

又

七十萱親老病餘不知栄辱竟何如遼陽謫去征人
涙天上帰来使者車截髮無縁応念汝升堂有約正
愁予賢哉臨絶分明語只説諸郎好讀書

汪仲義挽詩

太平時節住年〻只在銭塘与古燕抱藝久為前輩
重承家今喜後人賢龍香夜染龍楼月玉笙晨携玉
珮烟士論已聞誇善教不須揮涙過新阡

和陽編脩陸尚書四首

其一

清白相傳几世来于今家孝重金臺詞垣一子傳書
種浙省諸郎継易魁出處久期瑚璉器安危終厭斗
筲才莫将科第誇声價学取雷州鼻息雷

其二

河東三鳳又重来啣出新詩自玉臺館閣自応陪夜
直科場还擬奪春魁極知美璞将高價共待長林出
異才大易経綸君子事且須由意玩雲雷 守阯

其三

千里何人看傍来賀杯闘已出秋基正憐萱〻労三

易肯為區々占一魁秦漾有誰行制舉孟韓從此擅
詩材尚書能事蕤春早应笑滄江十月雷
其四
南風吹得好音来更有鄉書達内臺楊子独高諸子
号梅花原是百花魁異時兄弟多聯甲近日公卿正
選材老吾一詩千里贈未緣交誼託陳雷
用前韻自述
老怀端欲賦帰来邸有才華称省臺每為荐吳慚國
老也曽平賊献渠魁山林久負漁樵約廊庙还資杜
名村却笑晦翁能好事謾題詩句託閻雷

和奚元啓徐字韻詩
見刘陳正楊諸君和韻之作聞中甚欲學
和数首但念先正丧志壞詩之戒又尔中
止又必作一首寄去者重咈雅命故耳所
謂沃湯止沸之譏寧能自免邪呵々
東壁餘光念李徐今人那得古人如多君特達堪為
相愧吾衰遅未讀書一字推敲心独苦両軍南北計
何踈惟应雅志同金石不改閭門識面初
七言古詩長短句
西康謡答楊廷秀倅
德慶旧是西康州大山長水人烟稠魚肥笋高好皮
漆村郭家々号盈实近年土官能作災幾多白骨生
蒼苔猺人已比獞人悪更怕廣西流賊来總兵昨夜
文書到十万狼兵盡隨哨白牌阑子画已成招至引
路廣程行閙刀便泛龍水県直通封川列開建快劍
軽骾毒弩箭深着滲艸都樓偏羅傍水口楽耕民逍
遥山裡净风虔這迴官軍真好漢失机玩寇羞前人
我願官軍九十九吏着府州賢太守連声快活斉拍
手龍毋庙中浇細酒
靈山道中

前山後嶺如蛇蚭傍溪近澗仍糾纏高崖去天纔咫
尺亦有絶壁臨穷淵白日虫蛇或来往艸氣水毒聞
腥膻山中樵子也稀到只許猿狖相攀緣多年雜樹
不可識大葉小葉皆蒼然林間一線是行路傴僂半
日迷青天排山洪濤頃刻至驟雨只在前坡前徒杠
壞時已難度羸馬直汎鳧鷖邊短衣未湿穿病休荷
擔僕夫知後先千呼万喚纔得見雖欲換去何由湔
擔頭銀鐺依石角旋燒活火騰吹烟嵐霏滛々下不
止拙用一傘籠其巔功名富貴固所欲千金之子垂
青編人生衣食已如此那復飄々論李仙有労無補

亦徒耳恩深何日教南旋漿浮白糯双壷醑沙擁黄
泥百畝田

怀夏雲岫歌

南風椽出瑶天雪九峰尽壓珊瑚折玲瓏朵朵香王
温一握純綿拳寒烈商韻黄公惜分别鶴背横䭾訪
奇絶笑呼山雨洗龍精劉却顛厓坐明月

奉挽安国夫人霊源行

大山之東董与孫款款兩家忠孝門有如古昔摰任
氏宗周旒聖鬧霊源夫人配安国已矣不可浔夫平
天子母家親悼惜非常賜顔色桓桓五児郎諸孫数

十森成行腰金拖玉拜
恩典青山合璧萬古犹煇光古来外族多如雨忠謹
独能遺
圣主珍重夫人臨絶言漢家特進何須数君不見黄
河流霊源直從崑崙山上頭千里百里滚滚入海何
時休挽歌行君莫愁

邢検討寿詩浔旨字

邢先生天下士三晋人稱隠君子郎君置身玉堂裡
推封一朝騰
勅笙感恩采斯良有以稽首丹墀強拜起　重瞳屡

顧天顔喜退朝冠蓋集閭里維時陽回風日美壽觴
溶溶掬金水酒热逡巡甘且旨奉觴者誰真肖似宫
袍楚楚香旎旎衆胥皆欢酢而止人生至樂有如此
邢先生樂無比先生之樂何有已

雨林清趣為大倉施均王賦

大倉城城何深上有英英之白雲下有脊脊之長林
白雲庭断長林樹城中車馬如水流誰識雲樹有清
趣朝看雲從林中生氤氤氳氳如有晴暮看雲向林
中宿猿鶴秋夢熟清哉吾趣有如此富貴從他万鍾
緑我歌雲林謡有約不待招行当騎龍

帝郷任扶摇明堂再侶拜仙
朝各使顛危早暵皆陶　帰来上下八極与子同逍
遥

題松

昂藏百尺虬龍形樛枝容葉叱雲青班班古苔不動
色恭得活人千歳苓陰厓峯寒雪花重南風滴露奇
香送萬夫力挽奈尔何捕材豈是明堂用憑誰為語
公輸子幾多老大空山裡

送刘秩行人交阻还京次韻

南交自昔多嘉祥方里梯航来

帝鄉銀甕白環何足道一寸忠識君爪將緣江州色
青〻多可奈連朝風雨何嘉魚亭下送人去不聽啇
歌聽劍歌

謝陳翁

廬陵陳翁六十餘眼明愛讀岐黃書平生不識都下
路南逾五嶺今何如嗟予久抱維摩病到處迎医〻
不得今年瘴毒病非常升斗量來血便赤群医鶩去
愁何奈劑出寒涼徒尔多陳翁一來滿屋喜謂有奇
技蠲沉痾開口從頭問元氣更生東垣論脾胃先教
烏附歛虛寒仍取參苓蓧崇衛且言治瘋須治身信

義不藉兵戈頻吾医有道未殊此笑殺區〻攻擊人
六載深慚我巡撫任重兵民無寸補吏才儒術總迂
踈祇有憂時心独苦陳翁〻〻真国医養生之說有
餘師從今民疾不難愈歛与海宇同熙〻

病中即事

飲食尋常到口难病餘腸胃正虛寒黃雞白鴨都嘗
遍空對廚人說素飧

補題長樂鄭氏毓犁生卷

白頭錢吏諸王孫晚扶書囊遊国門孟子館中多暇
日毓犁傳衷竟晨昏毓犁生語錢叟老我毓犁尔毓
酒扶犁酌酒且高唱此樂人間復何有方今
聖主開虞唐朝埜相逢總俊良却笑往來陶令尹秋
田辛苦種柴桑

仰高祠詩

仰高之祠何巍〻粵昔十吳子城坪晉室滕脩繼隱
之廣平朝隱唐白眉曰與曰勉亦曰戩盧均蕭倣皆
旌麾王伸暨脩肪之奇八賢名宋作者誰滿美敏中
余靖隨魏瓘築城儂賊衰邵張官政久弗隳二陳相
承厥聞馳兗篤諸公古樂伊後先臨廣安婷婺廣公
孔仁民所思烝嘗匪独傳當時傷哉老屋今不支遺

民有後誠齋咨我
皇文治開重熙崇德報功心日孳孳飭有
詔來彤墀守臣載將图籍披合祠豈容仍廢啇宮墉
有章相參差万古千秋星日垂士行宦迹那可遺過
化吳哲亦何疑東坡已矣東山萎好德僅見梁雄飛
勝國弘範安阽危
国朝楊憑清風吹尚論鄉社僧在斯嶺南二獻同一
夔方大琮氏能捐貲若春李郭崔是期後來名德真
守吏古庚宰蜀曾見催有其舉之礼所宜多求濫及
非敢知式旌前脩劝後來或云元公道李師提刑轉

運欽攸司不見庿庭從圣尼濟泉況在仙河湄礼不
貴煩爲瀆爲突兀祠下躬衛弊仰高揖我穹碑詩

西湖景爲尹翰林題

西湖近在杭城西湖邊斷岸名蘇隄兩峯南北峙相
內十里河波趁晴浪一株烟柳一紅桃聞之陳少卿云此前朝故
声也萬朵芙蕖帶雨嬌碧樹霜紅最深處此是淨慈名
特著宜春宜夏復秋宜踏雪更稱梅花遊水底魚龍
識珠翠曾見唐朝白公醉翩々吉甫玉堂仙西舡紅
袖憶当年我亦乘閑曾過此第六橋東昊清洲唫能
暗香踈影詩怒髮独爱忠吳詞
菉竹堂稿　卷四

士

麗進士瓊林帰騎図

英宗皇帝今朝舜南内一朝重出震方切人思正統
時其年斯改稱天順々々龍飛第一科考官親命下
鑾坡萬里英雄彀中得盈廷濟々何其多臣淳聯名
臣勝者早歲家傳季弓馬也嘗子弟尽詩書揔是
朝廷佐陶冶当時榮寵人間無誰寫瓊林帰騎図相
訝相欢賀客満好鳥好花過雨初賜出藍袍著来稱
醉揷宮花春掩映玉音更奉題名錄上及宗親下妻
属臣勝科名今十年歆以區々答昊天大夫新遷五
品貴已有海内声名傳盛亦
先朝新進士天語哼々犹在耳天順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御文華殿問及尒同榜士華何人上咲曰臣以商輅朕新進士也榜進看図無處引龍髯潸然
涙血如洪水勝也蜀我加進俯日々感恩何日休縱
令勲業麒麟上萬一
君恩未足酬

公座書感次白楽天浩歌行韻

紫牘紛々犹未畢不覺東方又紅日我生自省今几
何四十于茲又加七年来年去復年々燕然越絶又
燕然誰云一萬三千里仗劍耻為遊子顔黄金宮闕
僕如故憶得当時受恩處孤臣隕血登朝来
菉竹堂稿　卷四

圭

大帝騎龍上天去思家更有涙成河々流去作東海
波奔流直過崑山下山前馬鬣高峩々愁来对人默
無語強作銅斗鳴々歌一寸丹衷尚云在数莖白鬢
何其多功名已自隨人老奈尔區々富貴何

題赤壁図

赤壁小山亦峩々江流齧趾奔洪波黄人故國傳已
譌名山大澤天下多何独数此青陂陀眉山長公玉
樹柯平生直氣凌羲娥二十八宿胸中羅万言出口
如懸河時復作詩義非佗所期韓国無偏頗宮中妬
杀揚双蛾況乃趾脫力士靴素冠李之其如何据摭

以此為訊呵更有穢木庚私髭先生老矣秋鬓皤但
知抱道談止軻力薄未解降諸魔一州團練良蹉跎
自況且復論名未人生豈必求蜂窠容浮閑人是委
蛇幅巾芒屩游東坡樵人斤斧漁郎蓑笠舟与客来
往過白銀盤裡堆青螺眼中何物堪吟哦横江之鶴
掠風荷一梧一酌欢徵酡使欲仙去騎青騾不然帝
旁鳴玉珂思与萬姓翻沉痾酒酣樂及出滹沱周郎
孟德皆蓬科蓋世雄豪真幺麽有時扣舷傷楚歌洞
簫不絶愁雲愁和安得美人同踏步翩然合舟登磵
阿手兲明月一擲梭東山作硯蒐〻炭磨文成徙筆揮

萊竹堂稿　卷四　古

金戈鐵呼虎豹啼龍鼉至今光怪騰盤渦千年陳迹
窔炯蘿好事有人縑素拖我見欲退犹摩挲文章莫
言郭橐駝字畫肯換山陰鵝請君一尋春夢婆

題陳汝成小画

行路难彫朱顔終日奔波無日閑紅塵飛〻下長坂
白浪衮〻廻驚湍行路雜君莫嘆年少功名不可攀
旋乾轉坤頃刻間瞬息万里寧盤桓浩乎春江孚風
便坦途易〻無推殘王良造父齊拳手長年三老皆
欢顔行路難君莫欢聽此不必彫朱顔

過井陘一首

井陘之險不于当瞿唐蜀道皆尋常盤〻百里通太
行下有硯磊不平之逆境上有嶢岩萬仞之崇岡鷙
濤隆〻起溝澗峭壁嶄〻攢鋒鋋道傍狼石戴車轍
問人云是古戰塲
圣人建皇極蕩〻闢八荒要官鑿治處尚爾詰曲細
小廻羊腸来我叱馭欲西去羸馬辟易不進使我回
顧神飛揚山靈劃然向我咲物情世故君豈忘井陘
雖云險可度亦可防請与險人之險相交量君不見
唐朝義甫与林甫害物如猫如翼虎口有蜜肸腸有
劍笑中有刀喜亦怒又不見宋朝秦相君老筆慣代

萊竹堂稿　卷四　圭

中司文顛崖暗壑轉頭是对面往〻通殷勤人生行
止皆天命得失犹来多預定畏途未必非坦途征寳
何曾勝平正浮雲蔽野白日高魑魅跳舞狐狸号快
心得計应自許当時萬代公論安能逃三子欺人欺
不得良史評之號陰賊傷哉三子亦無益何苦浚人
犹接迹嗚呼井陘雖險人所識未若憸人之險不可
測

楊布政三友図

君不見洛城東桃紅李白吹春風不又見柳江上一
夕清霜色彫喪何如晋潘東頭晩翠軒〻中主人乃

是閑西夫子之雲孫清白相承有家法軒前種木非
蕪纍々々何足数歳寒三物真亜耶対門蒼松色不
渝雪中翹然烈丈夫時方困窮見節義特立肎借旁
人扶繞攙脩竹三千箇々拂雲高且大粉香欲傍
研屏飛空翠偏于茗甌随就中更有梅花枝氷葩玉
並紛衆差淺来江北無此種近自羅浮移得之主人
對此亦云久忘形好比平生友移床或撫五弦琴席
地時開一尊酒吾聞昔日廬陵翁文章事業声隆々
晩年優游傳六一此身置在五物中人主々人古貞
士尚友高情亦如此天寒歳晩山谷深定有人求四

叢竹堂稿　巻四　十六

君子

書歐陽譜後

馬営城頭沙浩々羽書乍歇軍門悄入門誰氏歐公
孫手捧一編如重宝我生爱公思見公讀公之書恨
不早紙裝旋脱字几行犹是前時譜初葉開巻分明
見支派此法元淺漢年表上穷渤海下浏陽歴々親
疏皆可攷徙公格言照日星曰廉与孝惠忠孝淺来
傳守非人一
皇明重脩歳己卯勤渠会族子善甫永和宅裡稱宗
老諸本偏名盡周易遯字于玆独完好寒微有志復
公侯世胄無閑化與皂請罷仍还什龍藏鼎哉後人
當遠紿

七子

政事固不易文章良独難偶良已為人愛惜兼美由
来天吝慳我生重七子瘖寐常若見文帝政事標泉
美桃柳諸公何足羨黄楊遠在江山西大藩声價翔
詞林鳳生好綵鳳丹山表太李有林君早時電与雲
与齊張刘總在郎曹裏従東璁詞満人耳嗚呼安得
眼前七十為時起兀々森々華于此作明一経上
天子君不見韓丞相歐李士天下之文云至矣

叢竹堂稿　巻四　十七

湯泉曲

巨霊裂石金虬沈元氣不消炎液深百斛明珠自吞
吐暖香作霧重々陰龍宮鮫室三千輩夜語丁東漢
臯珮温雲晴雪両相高十里光揉緑萍碎宝刀斫破
蒼崖痕一泓皺玉秋温々倒捲黄河海波熱寒氷捆
出玻璃盆仙基無塵白鷺下露華月色空中瀉綉羅
春服踏青泥馬頭一碧山如画

楊節婦 主事相之配

今朝断根州昨日同心花夫子文章冠天下楼成作
賦天之涯才豊寿不永嗚呼其奈何一点貞心四十

秋玉雪同之無玷瑕嗟：楊節婦不愧青白家

孤凰引題泰和羅氏聞閔携幼圖

老凰垂翅天西頭孤凰叫月蒼雲愁胡沙撲：不得休：：將九子老住相看淚如水知已憐渠有朝士舌姿迴頭進一言頃刻大風迴万里：：河山勅放还提挈閩闈尚如此兮兮：：凰之雛寫聞出閔携幼圖嗟哉此圖不可無何為不可無親恩固足重要知

大明天子重文儒

賀吳主事受封

吳家宅前塵霧：賀客填門擁高蓋主人烏紗新着冠鸕鷀綉襖銀盤帶道旁借問事如何能官有子沐恩波昨日街頭騎馬過家：教子書聲多

葉竹堂稿　卷四　十八

王檢討挽歌

我憶十年前識君金陵竹橋邊誰知十年後哭君欲酹尊中酒君才磊落不可羈倚髯拂：清風隨開口能談清子易信手欲寫唐人詩袖中有書可三上光範相公知是誰：言廣文官独冷玉署高寒应始知吁嗟富貴寧不死好是浮雲与流水誰浮如君墓有銘作者謚君為孝子

銅山雲隴為范啓東賦

二親昔時在高堂浩：白雲居帝鄉二親已宿銅山下犹指白雲問親舍嗟吁范子真可憐故鄉不帰今几年汪：兩眼思親淚西風吹墮白雲邊范子：：古純孝少壯思親今已老生児為臣須勸忠：臣請看狄梁公

楊助教訥庵

楊先生膽氣何桓：平生能言敢自許出口不竭如層瀾自從還官入太李囁嚅偃蹇乎其間胃中浩：人不識且笑且惑来童稹先生之意豈不曰我非御史非諫官我之職分宜其然君不見韓昌黎南夷帰来幸投閒又不見石守道贏得傍人思刻棺楊先生智則圓而之遇也容之矣不道黙：道不傳終日峩冠講堂前六經諸子千万言千万言一言黙識誰当先有欲聞之磨兜堅

葉竹堂稿　卷四　十九

塗松陳氏爱蘭卷

宣父操猗蘭傷蘭不逢時宣皇製猗蘭招吳賛無為前圣寥後聖作道同迹殊那復疑陳君云是爱蘭者蘭我相投不相舍擷蘭夜帰空谷中灌蘭日没長林下君尝李孔称才雄况復

遭際今神農宵旰拳丶重先德好佶蘭佩来從龍

過宋刘龍洲先生墓追和陳同父韻

龍洲丶丶氣如虹胷蟠万卷不得空鷄鳴風雨渡江去淚泣乱流江水红黄鶴楼頭一杯酒犹子滿前觴且𨑳豪来捉筆寫不平字丶分明大過手頻年献謀端為国六郎懸金底須有壽皇辛勤付神器万里胡兒更生致忠言不信奈尔何慷慨長歌擊如意龍洲自是人中龍丶洲故人亦吾宗憫醉題詩付知已遂令百代同高風吁嗟龍洲称独步𥘉食具臣真女婦吊古重携古錦囊誰曾過此謾思量英雄雖死犹不

菉竹堂稿　卷四　廿

死莫問他鄉与故鄉

謁沈簡庵先生

古河北岸荒山口竹葉重丶埜烟孚破屋推坦不見人夜寒应有魑魅守千首曾覌卷裡詩一滴聊傾墳上酒先生欲知我為誰我亦平生一小友先生何事竟長眠已見碑横蔓艸前傷心秪堯今朝重何必他年始惘然

表母挽詩

表家老姆九十餘昉并三十良人殂良人迢遥廣西路白骨誰收竟誰訴只将氷玉保恒心还把詩書作先務詩書今日有曾孫九原含笑見良人

菊齋丶

佶節齋兮山之麓绕前栄兮盛秋菊望南山兮俏倚竹鐭寒香兮日不足丶丶兮奈何尊有酒兮歡且歌慨人生兮若朝露吾何為兮苦馳鶩有怀兮昌已湘潭兮栗里心焉兮孔労两呉兮千禩

澱東老漁小詞　三首

其一

我儂家住古蘇州洞庭笠滓是漁舟身老大未帰休鷗鷺逢人問白頭

菉竹堂稿　廿一

其二

澱山湖水碧油丶澱山寺前多勝游应想我舊風流倫竿不到又逢秋

其三

自從失脚釣舡頭北去南来未得休帰夢裡繞滄州明月蘆花水自流

集句

彴軒　三首

其一

約礼之時已在中誰言妙處費形容試当事上深加

察惟有能加克己功
其二
曾子尚憂三省失事来心向礼中行殷勤夫子明斯
意具体顔渊罷不能
其三
三省真傳入道門急将此意省吾身莫教事過方倏
省輌死何如道乏人
戯贈文綱
小来學文耻李武份〻軽薄何須数公門百事皆有
期百事勝人徤如虎罷官昨日今如何世上功名不
菉竹堂稿　巻四　三三
觧取世上未有如公貧布衣不得干明主欲将書剣
李從軍深山窮谷不可處由是蹉跎一老夫事官上
下無言語到家但見妻与子遼東小婦年十五前年
上書不得意絶胭断骨那更補誰料翻外嶺為行千
山隔于万山阻闇道遼西無闘戦神兵庙略頻破虜
天地再新法令寛各使蒼生有環堵龍門雨裡識君
時絲縄玉缸酒如乳説道平生隠在玆我酔横眠枕
其股皇恩若許帰田去相李如今種禾黍今日天涯
各避秦東過梁宋非士烹暌摘果告我行使我三軍
涙如雨惜君只欲苦死畄庙中往〻来撃鼓于公大

咲向余説中貴由来尽相許詔書許逐陽和至可憐
光彩生門戸関東尺書酔懶題山高海潤誰辛苦
過浩門嶺（嶺北有松万株望之鬱然相傳文皇北巡日當禁剪伐）
又来此地避干戈此地曾経翠輦過木樹犹為人愛
惜太平功業在山河
長安嶺候叔玑汝成不至
郷里衣冠不乏真春風双佩好朝天可中三日得相
見独上江楼思渺然
又
能觧閑行有幾人惟君于我最相親更中三日得
菉竹堂稿　三三
見重撃蘭舟劝酒頻
清明日金潼墓祭後仲益令季十郎誦陳刚
中安南十首因取刚中所棄餘如数集成
付之皆唐句十首
其一
四千里外北帰人 柳宗元　陌上愁看涙満巾 刘長卿
正是落花寒食雨 韓偓　毎逢佳節倍思親 王維
其二
洛陽城外清明節 韓愈　身逐戎旌未得还 武元衡
今日登臨惟有涙 司空曙　石楠雖好懶頻攀 司空図

其三

高墳新起白峩峩 張籍　碧樹如烟覆晚波 趙承祐
不用清明兼上巳 王維　東城南陌强经過 皎然

其四

窓燈欲滅夜愁生 羅隱　事事堪傷北客情 高蟾
寂寞遊人寒食後 温庭筠　一塲春夢不分明 張健

其五

杜陵寒食艸青青 韋應物　独坐東南見晓星 薛能
小弟鄰庄尚漁獵 王昌齡　昔年親友半彫零 竇遺直

菉竹堂稿　卷四　廿四

其六

千村萬落如寒食 韓偓　多少楼臺烟雨中 杜牧
不用憑闌苦回首 杜牧　故人墳樹五秋風 杜牧

其七

寒食家家送紙錢 張籍　紙錢那淂到黄泉 王建
山頭松栢半無主 張籍　零落殘魂倍黯然 柳宗元

其八

万事傷心在目前 司空曙　清明几處有新烟 張繼
丘坟發掘当官路 韓愈　落日深山哭杜鵑 李群玉

其九

美人寒食事春風 薛能　萬里秋千習俗同 杜甫
更上高楼望江水 顧況　人歌人哭水声中 杜牧

其十

十年抛擲故園花 薛能　寒食東風御柳斜 韓翃
莫怪臨風倍惆悵 温庭筠　男兒所在即為家 杜牧

副都御史年公晨以户侍同領巡撫之命別
去既久音問杳然間假唐詩以代予意

其一

司徒清鑒懸明鏡 杜甫　御命山東撫乱師 韓愈
聖代祇今多雨露 高適　青春衣繡共稱宜 刘長卿

菉竹堂稿　卷四　廿五

其二

百越南濵統外臺 刘禹錫　一官常惧處非才 薛逢
哀哀寡婦誅求尽 杜甫　莫遣黄金謾作堆 張祜

其三

知公不久歸鈞軸 韓愈　世路干戈惜暫分 李商隠
共荷發生同雨露 皇甫曾　莫欺荒僻断知聞 韓愈

再清明十首寄与謙

已邜清明前七日瀧水班師至德慶時西
廣逿报益急且追惟金潼墓祭已及三朞
而不肖掃松之役僅淂中間一週耳不勝
家国憂思隕涕不已因再集唐句十章用

續去年故事耳

其一

桄榔椰葉暗蛮溪 李徳裕　曲岸籠雲謝豹啼 張泌
料得心知寒食近 李紳　官情羇思共悽悽 柳宗元

其二

風景依稀似去年 趙嘏　毎逢寒食一潸然 趙嘏
不堪腸断思郷処 李徳裕　望盡黄茆是海邊 柳宗元

其三

寒食花開千樹雪 王表　梨花梅花参差開 崔魯
把酒看花想諸弟 韋応物　為君移向故園栽 曹鄴

叢竹堂稿　巻四　二十六

其四

持節東行捧徳音 劉禹錫　西山冦盗莫相侵 杜甫
飛天杏醴清明近 羅鄴　長使英雄涙満襟 杜甫

其五

從今直到清明日 陸亀蒙　莫動哀吟易惨悽 張泌
誰道桂林風景暖 戎昱　古城陰処冷悽悽 王建

其六

十年流落賦帰鴻 韓用之　一見清明一改容 鄭準
今日嶺猿兼越鳥 韓愈　此身飄泊苦西東 杜甫

其七

何日友施勤燕然 劉長卿　早是傷春夢雨天 韋荘
両地山川分節制 武元衡　清明日出萬家烟 王表

其八

流水桃花満澗香 宋邕　清明時節好風光 来鵬
旧山山下還如此 羅隠　望遠思帰心易傷 独孤及

其九

烟花零落過清明 崔櫓　況復看碑対古城 盧綸
從此憂来非一事 柳宗元　百憂如草雨中生 薛逢

其十

倚陌塵香曙色分 楊巨源　鳴笳畳鼓擁回軍 岑参
看春已過清明節 竇常　回首姑蘇是白雲 皇甫冉

叢竹堂稿　二十七

庚辰廣中寒食時予将有入覲之行再用故事集唐十韋楚郷秦川去者予十年前嘗游楚今潯州有秦川堡在焉

其一

龍馬精神海鶴姿 李郢　楚郷寒食橘花時 劉禹錫
如今贏得将衰老 羅隠　相望長吟有所思 柳宗元

其二

日照双旌射火山 曹唐　幾回青瑣点朝班 杜甫
若為化得身千億 柳宗元　寒食離家麦熟還 王建

其三

禿支鳥飛不覚長韋荘　新坟空葬旧衣裳曹唐
衣裳着浔寒食下張籍　牽引春風断客腸韋荘

其四

秦川寒食盛繁華崔顥　少女風前爛熳花薛逢
雲物不殊郷国異杜甫　不知墻外是誰家郎士元
柳不成絲艸帯烟温廷筠　踏青過後寒食前韓偓
可憐特節堪帰去趙嘏　泣把山花奠几筵皮日休

其六

叢竹堂稿
遊客春来不到家崔顥　応将性命逐軽車李頎
今朝寒食行野外韓愈　不見人烟空見花韓偓

其七

回首東風一断腸羅隠　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
虚霑周黍為寒食杜甫　何況扁舟非故郷鄭谷

其八

春風倚棹闔閭城刘長卿　万里帰心対月明盧綸
鵙鴂声中寒食酒趙嘏　一盃思与孟嘉傾張南史

其九

忌当冷節賜餘憔張籍　罵嘲皇州春色闌岑参
弱柳未勝寒食雨張泌　和風時拂玉闌干王貞白

其十

終日思帰此日帰韓愈　況逢寒食欲沾衣韓偓
江江東過連山下柳宗元　恨不身先去鳥飛韓愈

辛巳清明節興集唐人語首数亦与前三年

同其一

寒食宮人歩打毬王建　不須高起見京楼王建
閑通州県斜連海王建　玉帳牙旗浮上游李商隠

其二

春寒併歴近清明陸亀蒙　城上応多藥艸生張籍

叢竹堂稿　巻四

明月珂声出城去張籍　最無根蒂是浮雲陸亀蒙

其三

絶塞愁時早閉門杜甫　千家今有百家存杜甫
寡妻稚子応寒食羅隠　慟哭秋原何処村杜甫

其四

花間只恐看来遅羅鄴　為報春風且莫吹李渉
惟向眼前憐易落司空図　不因寒食少閑時王建

其五

惟有垂楊管別離刘禹錫　怕寒愁雨尽低垂段成式
明年寒食重相見李山甫　馬首東来知是誰王昌齢

其六
可憐寒食街中郎 王建　三々五々映垂楊 李白
此江若変作春酒 李白　与君連日酔壺觴 李白
其七
偏承雨露潤恩濃 銭起　与別諸侯総不同 王建
寒食内人長白打 王建　少年天子重遺功 王建
其八
東風節気近清明 張諤　水国春寒陰復晴 劉長卿
江客不堪頻北望 皇甫冉　柳條藤蔓繋離情 戎昱

菜竹堂稿　巻四　三十

其九
一年春色負帰期 羅鄴　柳通清明絮乱飛 李中
春盡絮飛留不得 劉禹錫　高楼独上思依々 皇甫冉
其十
清明時節好烟光 李中　城上高楼接大荒 邵宗元
聖代牧人無遠近 薛逢　不知何處是他郷 李白

二月二十九日清明節予在大藤峡営中客有帰呉来言別去因集元人詩為短句十章亦之蓋亦年例云

其一
寒食江南烟雨春 欧陽玄　萋々碧草正愁人 趙孟頫
壮年易動離居感 范梈　落日悲笳涙満巾 成廷珪
其二
蛮夷須用伏波兵 傅与礪　樹羽遥怜鼓角営 趙孟頫
擬些招魂歌未了 盧摯　春風拂面又清明 周伯奇
其三
今朝寒食天気好 楊維禎　千樹春紅照眼明 張翥
誰種閑閑門外柳 王蒙　春風葉々是離情 黄清老
其四
風沙萬里一征鞍 陳孚　每見除書作要官 楊維禎
寒食心摧涙如雨 袁桷　頗祈穀熟小民安 楊載

菜竹堂稿　巻四　三十一

其五
李道青山几歳華 王士熙　烟波慚愧旧漁家 宋本
東風寒食吹烟散 虞集　誰為掀簾看杏花 陳旅
其六
夢寐無時不故郷 趙孟頫　山中春雨石田荒 丘民
梨花寒食東風悪 黄溍　似怪淵明作吏忙 袁桷
其七
餘生堪嘆復堪憐 成廷珪　少日空期魯仲連 杜本
正是落花寒食夜 黄溍　不堪夢覚聴啼鵑 虞集
其八

幾度家山入夢魂張伯淳 一春心事在清明周伯琦
何当拂衣遂歸隱董佐才 有水可漁山可畊元明善

其九

行人朝暮短長亭鄧文原 念旧思親淚最青劉因
煮酒青林寒食過許衡 題詩誰復扣君扃丁宜年

其十

春風此日送歸舟楊載 倚徧闌干十二樓劉因
遥望長空意無限辛敬 料应寒食到蘇州周伯琦

癸未歳廣東察院清明集李朝名人詩十首

其一

鶴書徵起赴京華胡季安 歳歳清明在在家楊士奇
昨日先人潜德卷胡槩 摩挲旧物倍興嗟周忱

其二

南紀来公聖主憂魏觀 英雄終作濟川舟郭奎
尋常一種清明節張昱 此日憐君賦遠遊王恭

其三

我家住在澱湖東管訥 四郭青山處處同劉崧
况是清明非偶耳楊基 芳菲到處競新紅李禎

其四

聖人在位天下平姚廣孝 一百五日又清明袁華

老夫竊祿慚無補貝闕 莫謾澆醪花下傾吳志淳

其五

愁中又絶看花遊張羽 復說清明又一年孫蕡
正有千行哭親淚陳璧 阿孃今日在誰邊殷奎

其六

江南只見清明雨解縉 銅柱雲埋雨過城任立
郭外行春頻借問曾棨 伏波何事早知名林賜

其七

夢魂無夜不廷闈吳裕 歸寄鄉書過雁稀王英
書卷栝楼俱寂寞胡儼 清明不見紙錢飛呂誠

其八

處處閑行揔是花徐賁 清明無容不思家高啓
我今亦欲尋幽隱朱佑 便到清尊賞物華胡廣

其九

南紀安危寄一身劉貞直 年年寒食是愁人唐肅
羽書忽報諸州捷王沂 嶺海重瞻宇宙新吳琳

其十

丹心日夜戀蓬萊王佑 来歳承恩定可回李時勉
遥想到京寒食後浦源 望春吟倚最高臺林鴻

天順八年春清明節即景感怀集宋兵詩句

十首越臺一首用楊東山先生木犀語者
廣州桂樹春花盛開亦化異之一云

其一
落々千年一越臺 文天祥 木犀香裡絶纖埃 楊長孺
東風也作清明意 陳与義 自是遊人不上来 朱熹

其二
新壘高峙見南溟 翁龍 訪古高臺半已傾 歐陽脩
左眼試尋天下看 方逢辰 人生看得几清明 蘇軾

其三
蕭々三月閉柴門 王安石 夢覺流鶯時一声 蘇舜欽

羸得児童語音好 蘇軾 為翁寒食少留錫 歐陽脩

其四
三月清明天婉々 歐陽脩 功名須有大規模 謝枋得
春来無以消長日 司馬光 大学中庸両巻書 真徳秀

其五
部歷廣東従数都 周惟顒 心源未了几時閑 陳搏
街頭買餅作寒食 張耒 深在扶胥黄木灣 蔣之奇

其六
我来正直寒食天 司馬光 細雨青燈思欲顛 文天祥
安得明年此時節 謝枋得 民夜歌謳共晝眠 陶弼

其七
端州正在翠峡間 郭祥正 綰結湘娥十二鬟 黄庭堅
況是清明好天氣 程顥 片心聊与白雲閒 李綱

其八
海棠時節又清明 曾鞏 長送中宵風雨声 蘇軾
佳節屡逢愁裡過 蘇轍 願推一滴活蒼生 方逢辰

其九
賜火清明忝近臣 歐陽脩 死生惟有一君親 趙潤迨
這般意思难名状 邵雍 事迹还随墨迹新 杜衍

其十

束髮河山百戦功 王安石 一年春事又成空 張公庠
龍蛇澤裡清明五 文天祥 今日誰為太史公 彭汝礪

菉竹堂有清明集句故事盖唐宋元名人以及
国朝之作略備矣乙酉三月三日閑北清明以
崑山雜咏為主徒以崑山前輩之作若時代
則有不拘者焉

其一
忽見清明在客邊 殷孝章 夕陽回首共悽然 沈南叔
後看报政来京国 盧充脩 老鬓一年衰一年 呂敬夫

其二

崑玉峰前娄水陽 袁子英 先人坟墓与祠堂 殷孝揚

于今身在三千里 盧為 一見清明一斷腸

其三

御賜衣冠色色新 呂克明 京華遠寄白頭親 林仲鏞

三春恰過清明節 偶武孟 日夜哭哀髮似銀 秦文仲

其四

大江南去是姑蘇 衛寧深 半載平安未得書 殷孝章

春是淒涼寒食後 沈南叔 弟兄南北恨離居 張節之

其五

沙頭恐有白鷗盟 王用節 送臘迎春一歲成 項彥周

想得故園諸弟姪 殷孝章 扶衰上塚過清明 胡仲達

其六

梨花雪白近清明 袁子英 三月三日雨初晴 呂敬夫

自咲小才過用小 奚元美 新封詩將一軍驚 馬少伊

其七

石室清明正好天 朱季寧 不禁双淚洒風前 王之深

嗚呼执友多淪没 陳潛夫 留得香名滿石川 衛寧深

其八

梨花開過又清明 偶武孟 青鏡那看白髮生 沈文敏

朝夕望思惟憶父 陸良貴 浮雲富貴一毫輕 鄒義仲

其九

五月江南花滿枝 李彥平 故人消息幸应知 鄒義仲

滿天風雨過寒食 馬公振 點點歸舟夜望移 余茂本

其十

先生高隱玉山裡 虞彥祖 省墓歸來雪滿頭 呂克明

料得到家寒食近 偶武孟 陸虞橋畔話綢繆 馮公振

崑玉一首用唐人一見清明一改容之句用半山例僭易二字足成此詩蓋崑之前輩輩別集収輯未完而記憶亦有限

也唐人為鄭準吾崑在宋鄭庄中之後寓公亦有名準者正十八日得耿翰林報老母太淑人

誥命以是月五日頒下謹書志喜且以寔恰過清明之讖也

成化丙戌三月十一日清明節蓋寓宣府再見清明矣怀親悼昔莫能為情偶閱宋人小詞因摘用清明寒食句雜用諸家語成詩十章云

其一

四海笙歌属一家 楊鵬翼 千官吉日聽宣麻 馬伯庸
乱鶯啼樹清明近 孫大人 遥想仙人立露華 雅正卿

其二

塞垣重鎮雪雲堆 鄧文原 城繞青峰錦繡廻 梁貢歆
門外西橋寒食路 謝無逸 龍門有客去还来 馮伯庸

其三

鳴鳳朝陽与世開 虞伯生 蓬萊紫氣天氣□ 吳山體
梨花榆火催寒食 周景成 湛露承恩未足云 鄧文原

其四

庭軒寂寞近清明 張子野 何處登高望二京 鄭各

葉竹堂稿　卷四　三六

聞道王師犹轉戰 皇甫舟 未衰应見泰階平 韋莊

其五

黄壓歳月若駸尋来復 楊柳人家花満林 張仲举
寵柳嬌花寒食近 李易安 一時黎庶盡傾心 丁復

其六

三月十三寒食日 歐陽脩 澏江日莫涙沾衣 対長卿
須知此恨消难浔 温廷筠 疑有仙人化鶴帰 黄晋卿

其七

燕子人家又禁烟 楊孟同 空将衰涙洒昊天 元遺山
啼痕止恨清明雨 赵徳麟 一滴何曽到九泉 高九万

其八

誰乞長安取酒金 胡宿 閉門十日自悲吟 何太虚
愁聞一霎清明雨 晏叔原 风木蕭蕭慨感深 楊孟同

其九

楚些歌成涙満巾 藍静之 一杯無計洒松筠 成廷珪
誰家寒食帰寧女 辛幼安 偏与人間作好春 元遺山

其十

壽觴南極望星辰 宗泐 只恐陳情乞侍親 銭惟善
寒食江村芳艸路 秦處度 不知风月属何人 諱用之

聯句

葉竹堂稿　卷四　三九

看雨聯句

火雲不入山 葉 吹作一天雨来与南风俱 周 兆自西
畢主脚拖銀竹匀 刘 声逐鉄馬聚地温何時乾 葉 屋
漏教人補連綿尚如麻 周 優渥方起徐翻盆势未已
刘 跳珠点雖数豈厭 □席多 葉 不免移床屡倏為溝
浍盈 周 彷尔柯葉俯朱簾捲暮爽 刘 白羽歌朝署初
疑蛟龍行 葉 忽訝商羊舞催詩本無意 周 潤物良足
取雖聚非終日 刘 諒啓亦阜午墻隙上苔蘚葉楼頭
翳鍾皎偶逢天地觧 周 幸免雷霆怒老僧寧浮同 刘
君子思与伍振衣詫新晴清风満環堵 葉

今日撿旧書偶得片紙蓋景泰中予在京師
与同年周次玉刘欽謨对雨所聯詩也惜
当時篇章未成今只復記落謾録次之

辭

双寿堂辭

双寿堂在華亭莅溪之上周尚文氏以奉其
父母之所也尚文以文学擢中書舍人駸
駸顕融已而其高堂俱慶孫曽滿前樂有
不可得而名者蓋回以名其堂余聞為作
堂中之辭三章寄之使歌以侑春酒焉其

辭曰
堂之中兮龐眉樂偕老兮洋〃先公兮盛德以積兮
餘慶謨与訓兮吾師亦女範兮自坊邈富貴兮何心
終吾生兮倘佯
堂之中兮瑞芝雜、闘蓀兮玉樹懿書詩兮旧業慶昇
平兮盛遇吹塤兮韻箎奉嘉桉兮清醴朝勤斯兮夕
斯頤百年兮多祜
堂之中兮奕〃
明恩染龍香兮摛繡文鷺服兮霞裾
褒綍兮春温顧淺薄兮何能天所佑兮善仁臣一心
兮父子祝万齡兮
天王至尊

詩餘

漢武慢　述怀

五嶺南来依稀六載彷制魯魚而鎮赤脚瘢痕白頭
老成〃度停車尉蘭節呉萬国除暴安民績効竟無
分寸細思量只好帰休敢望致君尭舜　不閑世他
路崎嶇人情翻覆也有之生命運逢厲犹存民當未
鮮況乃德涼不鈍得嗔如屋任謗如山管甚傍人懵
恁都只緣

圣主恩深勉尽區〃戝分

長想思　憶弟妹嫁娶

終殺羊又殺羊丈人勸酒我敲糖木爪的六油郎酒
也香菜也香須勸哥〃醉一場竹整的小壞

天仙子　与家人夜話

青燈搽尽消長夜家常語笑何曾罷偶然提起十年
前兒已娵女已嫁痛憶先人乞泉下　我有慈親闇
閱舍白雲南望無冬夏
令皇孝治定推恩先乞假後入謝同挽鹿車帰去也

御街行　寄陽公淙太將

虎頭燕頷猿通臂人都道英雄師東甌裔武老王孫
直是壯心豪氣榆林塞下小〻胡兒敢不知迴避
豈但傳家諳武備百賦羡千詩麗興来筆力重如山
壓倒紛〻俗子此行努力敵捷还朝領取彤弓賜

浣溪沙

回首相思二十卜曾因鴈去把書傳至今矯首望南
天西夏久聞婦殿貢希文何事尚臨邊歸来黃閣会
群仙

萊竹堂稿巻之四終

萊竹堂稿巻之五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
山葉公存稿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應孫葉夢洪刊行
鄉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序

南海神祠事錄序

南海神祠事錄若干巻廣州知府沈琮編惟
太祖高皇帝祀典正名　詔旨為萬世不刊之典
列聖暨我

今上皇帝祭告之文極一時備崇之盛故尊居其首
由唐以迄于元敕牒詩文次之洪武以来自行部使
者方面郡邑以及名人魁士祈靈紀跡之作則又次
之浴日亭本無関于神而亭在今廟之神隅不百武
諸作亦間有及于神者故為附錄終焉嗚呼惟天生
人不能自治而以付之人君惟人君典人天謂人君
不可独治而以命之人臣天人相與之裁上下相交
之義蓋如此則夫彼凡有神焉而不知畏有民人焉
而不知恤者其為負國孰甚焉負国斯負天矣南海
神祀事昉三代而特加顯于唐蓋亦以昌黎韓子之

文而韓子之文寔由孔戮其稱道戮亦惟曰治人事神兩得其道爲尒然後以全德令終廣人德之弗能忘至位之十賢之列刻于今祠之与南海神等然則今之有官于廣而讀是錄者得不愧然以惧惕然以思曰彼人也我独非人哉嗚呼而亦豈独可爲有廣官于廣者道哉

方氏遺澤序

夫忠孝者天地之大經人生之盛節也得之則名可立于一時澤可傳于後世也失之者身有所不立何有于名又何有于其後也惟名既得矣而又有其後

矣若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雖謂之聖且賢可也神仙固不足道也吾于方氏遺澤得不有溪望于是乎惟方氏遠有代序今淳安青溪之方盖自漢黟矦始大有聞于時矦舉孝廉以忠誠事上不得而死當時愛慕之因有跨鶴尸解之說以仙翁目之而廟祀之至于今不絕矣之後世代有顯聞有靜樂先生以忠烈嗣于唐蛟峰先生以道季鳴于宋愚泉先生以文章風節振于元之季世數名子者皆不屈于異代皆無愧于前人他以官閥濟世以政績能官以隱德居德以孝友名家不可數迨入國朝而方氏之文物彌盛矣若千世曰定者卓有師道自号止軒仕長泰教諭辛若千世曰轉字廷臣起賢科官給事中今爲江西布政司參議贊寔益流矣之澤益遠且私矣廷臣尚取自黟矦至止軒所得累朝誥勑之文以及名人簡寄哀挽碑志等作凡有關于家世可以示法後人者萃成巨編將梓行之所謂方氏遺澤是已予与廷臣盖科中舊僚也于是知廷臣之志有足尚矣有疑之者曰神仙儒者所不爲無乃遠爲方氏疑累之何如曰惡是何言也唐顔魯公何如人宋之韓魏公何如人世固嘗謂其神仙矣而

亦曷足重輕于二公顧方氏後人跡乃祖之矣名而求其忠孝之寔求魯魏二公之所以爲人者而爲之耳神仙無之則已有則聖賢後身之名不避也復何疑哉遂書此爲序

征夷凱歌序

凱歌作于六年春不意兵後被畄不果錄出是年冬賊且復作矣

天順五年春
皇上念廣寇之弗靖也
命征夷將軍都督臣彪佩印率師往討之而兆撫兩

廣都御史臣盛與贊軍事郎中臣俊董糧餉既而復
以神機遊擊諸軍繼之以命監丞臣敬等偕行而遊
擊將軍都督臣勇則以都揮指臣麟臣能臣忠輔爲
北至其諸鎮守臣廣東則監丞臣隨副將軍都督臣
信廣西則少監臣祥征蠻將軍都督臣興協贊御史臣
禎右參將都指揮臣信左參將都督臣麒而太監臣
閏平蠻將軍都督臣震巡撫兼贊理都御史臣儉左
右參將都指揮使臣端臣文相繼至自湖廣征蠻將
軍泰寧侯臣又以代至而監閲饋運則有巡按御史
臣歆臣曰良臣渊臣純布政使臣陵臣瑄臣鍊參政

臣歆臣拱辰臣煒臣奈臣玠參議臣英臣序副使臣
慶臣漁臣彥磬臣復僉事臣鼎臣立臣祚臣泰臣澄
臣凱公部將吏則都指揮臣真臣宏臣福臣英臣義
臣通臣啓臣寧臣通臣清臣錫臣福臣瑀臣衛臣斌
臣琛臣瑄臣震臣瑞臣霖臣麟爲九月之吉兵發自
廣州声威所加諸蠻震驚旌麾所指無不克捷斬首
萬數千級俘獲賊屬輜重兵械粮畜暨奪還受虜良
民子女皆無算凡閲月而賊平餘從無辜乞免来降
者踵至咸縱釋而撫定之遵
聖諭也明年某月　詔班師凱歌既成謂宜有序嗚
呼至矣哉
上之德也竊觀夫
上之過四夷也有道矣其武至于用兵而誅亂討逆
有甚不得已者焉然用兵亦止于救民未嘗窮兵以
殘民也
上之所以爲至德也然今之治廣寇是已維二廣寇
連接湖湘邈在百粤古称畔服靡常之地
國朝洽于治幾百年化其間雖不無一二孽窟要在
乎其在上之人時因以撫治之而已茲數年来寇日
以猖熾

皇上蓋嘗易其人以治之别幣政以安之嚴文告以
諭之發詔使以来以而寇卒弗之定蓋弊滋久而悪
滋甚矣于是與發
宸斷王師下臨人謀既同天道助順屯營至止瘴癘
消熄不數月而元悪在抗餘党就平兵無留行役不
再籍俾嶺海蒼生復見太平之治嗚呼
上之德其至矣哉昔成周之時興師振旅有六月車
攻等詩當時則歌之至于今傳焉則夫今日凱歌之
作序而傳之者固亦宜然臣盛謹拜手稽首而爲之
序云

征夷凱歌十章

宮軍亦日下南荒行處山川盡有光刁斗夜寒江月
白大旗春入塞雲黄

其二

滿載軍儲十萬艘救江南下陣雲高馮夷也有除兇
意暴漲洪流作怒濤

其三

可憐雲錦濕爛斌猛氣雄姿未肯閑飲處直須枯廣
海來時元自破天山

其四

軍府新壓翠微連營接幕見應稀誰言燕雀相能賀
才致門前不敢飛開

其五

破虜將軍意氣豪滿營明月看龍韜舊穿楊葉千鈞
弩新賜團花五色袍

其六

兵如霹靂下遥天殺盡蠻中到極邊壯士何曾有飢
渴他任血肉滿山川

其七

萬里祥雲掃瘴雲一方從此絶妖氛帳前人看掬椽
華州淨平旓露布文風

其八

歸奏星馳達
至尊臨軒此日降殊恩黄金鑄却封侯印還有金書
到子孫

其九

收拾降人放脅從歡呼父老樂三農王師破賊如時
雨功勒充山第一峰

其十

漢時銅柱尚亭亭京觀平蠻数狄青何似
聖皇今日事要全
天道慰生靈

重刻養蒙大訓序

養蒙大訓自三言以至于七言終於孝經凡十卷元
儒豫章大熊年所輯今提督廣東學校按察僉事鄒
允隆所重刻以教社學之書也於戲三代盛時国都
閭巷之所建司徒典樂之所掌何莫非學亦莫非書
善治善教于斯為盛不可及已盛極而衰勢亦宜然
盖學存于周衰教弛之餘書全于秦火坑焚之後固
已鮮矣況夫以道術未純之君相事虛名無實之奔

校而異端曲學非聖賢之書則又從而旧禖爲其治
与教也皆不復古矣乃若千載一軌者豈無其故哉
我
太祖皇帝有天下将十年念鄉閭之独未有奉也詔
有司立社奉教文勃然矣
太宗皇帝中命脩纂五経四書大全頒示中外當是
時道洽政治四方向風
二聖之心三代盛王之心也
皇上以聖継聖重光復辟罔惟至理迹者
璽書載下復識內各道提奉憲臣之選且惓惓以復
菉竹堂稿　卷五　八
社學謹師範爲言
上之心
烈祖之心也惟社學在洪武中嘗以有司弗克将順
而罷由今觀之當
聖天子赫然與奉校之初而炎天漲海去國萬里之
外有司即能奉行唯謹舉前人惇厚本原之書以爲
教是知社學之興將有隆而無替由是而升于郡邑
上于太奉進于明廷人才之多治化之美跡于古昔
俾民生復見太平之盛端在是矣雖然晦庵朱子以
以曲禮多古人教小兒語其爲小奉書採程夫子之
說欲取洒掃等事爲韵語以教人則熊氏養蒙之書
固亦朱子意也朱子之教學者多矣有白鹿書院學
規其誦說之外用力工夫尤爲切要允隆竝凡爲人
父師者其尚加意于斯
奉使安南序
天順四年安南國王黎濬爲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
弟灝与国人共弑琮以聞又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公礼科給事中大梁
王君持節充正副使往册灝嗣爲安南国王使命在
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之
菉竹堂稿　卷五　九
請爲序夫安南古交阯南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与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
洽所謂先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
者間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絶近数年恭敬
自往事不一敢萌動国人有據珠合浦
上降旨詰責之即首伏請罪盖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势則然況又
重以
皇上神謨妙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耶乃者廣迻作

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致而文告之
辞旁達遠土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
訛以為王師將有事于彼一國震恐踰月而始定盖
印即
文皇吊伐時故物可噫安南誠畏威矣而宣
皇上光昭
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位妙
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知海濱酋長當
恩命自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夏易而今日懷德之
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必矣于是既書

為序復為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辞曰維
帝之仁興絶继世禁乱誅暴斯
帝之義維義所加仁則在是嗟尔南人勿怠勿怠勿
為獝狘勿為鬼方尔維虞洵暨尔越裳使車闐：思
言是宣交人感慰抃舞而前專對之餘為我謝焉

南夷使節詩序

兵科給事中王君民望崑山人刑科給事中陳君世
用餘姚人二君皆名臣先後自科第入官日侍
上左右以能官著稱于時前年陳君充正使冊封滿
剌加国王来廣州例先期造巨舟而前之為使者所
造舟費民錢伍千緡陳君曰廣人勞矣不可以浮費
重困也卒費三千緡陳君既行風迴舟海島中壞于
礁石不果行未幾王君亦以占城国冊立正使至偕
陳君同造舟二君意向胸合令不妄施人樂趋事方
舟斉發祀告成己卯歲六月辛未王君既入虎頭
沙距廣城僅一舍許梢師弗戒使舟膠焉是月己丑
陳君歸自滿剌加距城十里而舟亦膠焉噫亦異矣
哉予聞之則曰災不足吊也盖有喜而可賀者三焉
請為二君言之夫占城滿剌加皆岸南海而為国二
君奉

天子命為萬里行王君行海道幾月陳君則又倍而
過之且餘兩月使舟之往返不駴于浩茫之區不届
於窮鄉絶屿而舟之人無貴賤彼此皆無恙二君固
若有相之者其憑籍寵靈誠厚矣此可為
朝廷喜可賀一也廣自黄冦竊發與兵踰十年加以
水旱頻仍而百需所費皆迫于民如造舟計惟百之
一二民無禄而吏無状盖亦久矣二君耳聞而目見
之歸復于
上献納敷奏之餘將不開口為
上一言矣乎此可為廣人喜可賀二也易有之利涉

大川孟軻氏亦曰動心忍性益凡人事之倚伏有不可期而君子之自修有必可恃車恒保于羊腸而或尼于康莊慎与不慎之間耳観物取喩可以為吾徒學道進脩者喜此可賀三也有此三可喜而又為有関于国有益于民有益于吾身有非區々失得而遽尓洋々焉戚々焉者同也吾安得而不為二君賀哉予亦今待罪廣吏而王君為里中旧僚陳君亦有師門之雅要皆有麗澤之義故于南夷使節贈言之首序之以此云

送郭廷輝序

郭廷輝較文東廣而言還出邑士沈先生所贈言曰子能無言乎嗚呼吾遠有感于是也古昔敷奏敷納之言遐哉邈矣漢唐而下言如賈董今可知哉人偉然如刘蕡又哉人范文正公賦金在鎔蘊氏制科六論如是之可徵者又哉何人吾猶及見百年前元氏科試文字皆细書顕刻極其精妙以今而求之行数千里不復可一遇矣吾意夫方當其時上以言取人下以言動人天下之大人才之多言辞之工意氣之文章之美蓋浩々乎莫可以億萬計而今果安在哉以其言之行于廷陛官府之上且然山林草澤後心思窮日力編摩者述之士尤可念矣夫非庸人孰不欲以道德功業自期待而其人固皆不能百年于斯世必貴乎有言焉以垂之于千百世矣故功徳之在前人者茍非言焉其何以示法而功徳之后人者亦非言焉其何以取法彼功徳有餘而語不言足固頼夫有言者以發明揚厲之耳世無孔子則無六経無六経則吾人之道熄矣人道一熄則天地且不可得而為天地也况其他乎而孔子之于六経得不謂之有言矣乎言之必奇無如是則夫褱勤乎夫人而以公世道為心者固不能無慨于斯而又况夫孝子慈

孫之于其先者乎廷輝崑山人崑山之文献自昔有傳但亦寖遠無聞矣予嘗集邑之前輩遺文別集僅二十餘家故之郡乘益惟什之一二而廷輝高祖廷善先生之友楊廉夫所序林外野言先生子員外郎寿鵬公之作皆未及一見廷輝幸為我致之若予言不足道也

送李先生還容城詩序

容城教諭李希直先生東安人也今年来主攷廣東郷試文字事竣而還布政司張君其高第弟子又有連西率諸同官作為詩歌巻而送之曰宜有序先生

之弟大僕寺丞希正于正統景泰中与予為給事中
予以是知先生慕先生而始識先生于其行宜不可
無一言矣予聞先生之教容城也其既以憂去容城
之野人諸生大夫相与言曰先生今之靜脩也靜脩
不可得已則見先生如見靜脩也先生其奚可去相
与詣　闕請留
上從之先生之善容城蓋至于今幾二十年矣竊嘗
求之當元之季世䟽請順皇赫然有赧者有翰林奉
士荻旨楚國公為先生之曾大父進士奉祀檢討以
及

國朝受知
仁廟有春坊清紀大行人副是為先生之大父若父
詩書簪組蟬聯不絕而先生之伯仲又皆傑然並驅
自足表見于當時辭之泉為靈秀之氣得之于山者
既異于常流而又溢之以溪澗之濱貞松之液三秀
之滋乃湯之以祥風潤之以時雨則其芳馨而衍迤
成章而遠到及物之功深且長豈非宜哉或曰吾為
子略言先生々々之學宜侍　講讀行先生之風範
宜長成均一容城云乎哉予亦在公卿後公卿下士
古常行道可何以言為則應之曰予言則然如吾力

噫

不足何難然今
明天子在上方注意學校士先生其升矣予行見之
予言吾為子書以序送先生之詩

袁御史禱雨詩序

天可動乎未易也匹夫而可以動天乎尤未易也天
不雨御史禱而雨是豈偶然乎非也御史之誠所致
也然則誠可以動天矣天順壬午夏廣西久旱巡按
監察御史錢塘袁純告於有官者曰水旱天災廣人
王民吾与若皆命吏也夫吾與若為
天子命吏責在安民茲旱矣是天有弗格而民將有

弗安吾過甚矣亦豈非若等事乎言已又發諸聲詩
以播告之詩皆寓罪己責人意蓋不以過歸諸人不
以數諉諸天御史之心也于是衆皆謂御史言出御
史之心之誠我無有不動心相率禱雨既而得雨却
未幾又旱又禱而又雨嘆今騤雷且滋至矣吾儕小
人為命吏有王民視天災而弗之戒者亦有之使人
人皆御史若則天意不亦少回吾人不亦少瘳也耶
御史詩士大夫君子多属和之至明年三月予始見焉
蓋予時方憂旱而喜聞雨也感嘆之餘為序而詩之
詩曰

尭仁如天湯〻洚水湯非不仁旱數千里動天以人
一惟尔誠維御史純視民猶己欲雨而雨易憂以喜
載雷載濡弗足弗止民曰隨車亦曰御史御史曰噫
我寧有是歛福錫民拜稽
天子

南遊稿序

文章施於軍旅多矣有羽檄焉露布焉有鐃歌鼓吹
焉鄰交有書疏焉凱捷有表奏焉于以壯軍容于以
推廣心于以宣
皇威而憫勞恤下之情慨古傷今之意一于是乎寓

軍旅之有資于文章誠不可一日無也諸暨士陳洙
文淵讀書於鉄崖山中早有能文聲累以才舉不就
前年游擊将軍和公副征夷将軍顔公提兵來南中
文淵寔在行其人志銳而思深学博而才充于是軍
中之大謀議大規畫皆得与聞而凡簡書行遣筆翰
奏劄盖多出于其手間以其道路所見征行勤苦時
時發舒幽憤肆為獻歌而又以其餘力應人之所求
連篇累牘珠玉輝映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因自名其
編曰南游稿他日傳諸方四不惟使知一時且将士
能振揚
聖天子威德於萬里之外鏗鍧炳燿為可称述而文
淵能以文學論議佐軍旅有成績如此儒者用世之
効不亦于斯而可見耶雖然予与諸公同事文淵固
予幕中客也盖雅而江漢風而伯兮則既有聞于是
編矣彼臨敵重慎之篇壯士天河之作尚當為予等
図之其母讓予文淵他為文如鳳山稿金臺稿尚多
錢翰林張提學湯東谷皆有論著此則其一予為之
序云

五嶺奇觀自叙

予僻性平生於書籍外酷嗜古碑刻盖嘗自言性此

物或從人取求雖恒窮自鄙咲然不能已也用是吾
家所藏之碑本甚多自三代先秦以迄於今皆有之
猶記壬申歲赴闕北已載滿一車比南来貯之先塋
寓舘久不省覽念之動心南中軍書獄議無止息時
然亦好時〻問古人遺跡所得亦頗不少非惟習氣
難忘抑憂勞困極之餘忽念及此政可使人躍然耳
迩者伏蒙
聖恩務念不肖者力薄役殷俾專理東廣因暇日採
竹籠而數之得名碑十餘種皆奇跡盖漢熹平時始
刻周府君紀勲碑端州石室唐李邕記李紳公垂題

名韓文公南海羅池二碑宋胡澹庵上高宗封事稿
張孝祥仰山祠記濂溪周子三洲岩斗光洞題名者
二蘇長公暨摩園老人詩帖李伯紀玉乳岩扁字張
魏公陽山題名南軒先生韶音洞記元名臣呂忠肅
公梧州路廳壁記周伯琦僉事書篆分司廳石及惡
臣箴廬陵陳謨氏逮韶州府治文其書其文要皆奇
偉妙絶其人有足起敬慕其事又多有關于風教有
補于身心皆非苟焉者乃志取而潢飾襲藏之自惟
嶺海之行歘五六載篤劣迂疎終無報称汰去有日
意夫當斯時也回視嶺南如落夢境终無报称汰去

顧瞻左右而吾碑尚存時一覽观以慰懐思其誰曰
不宜而或者則以為服嶺以南数百年珍美瓌奇之
物一旦俱為吾有而尤取之未已不亦作荒矣乎夫
古之人不可見矣古之道千載一日也吾之有取于
斯亦将少為稽古之資于以奉戒而勤民使古之人
之道行于時吾人皆得如古盛時之各得其所夫然
後可以叁大观而不復有遺憾也豈徒區〻紙黒之
間哆〻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已哉然則吾于是物
誠貪矣荒則未闡也如又以為山海之墟珠香象犀
金玉可宝之物衆人之所同欲而亦貪而有之則吾
又奚敢

張先生文集序

張先生早讀書馬鞍山者餘廿年一時其郷學者多
從之游称先生出游　京師策名
大廷文名播天下俄以病歸而從先生游者蓋不獨
東南之人矣未幾拜　命明刑南都庶介剛決卓然
能官遷
朝廷有大脩纂即膺驛召起入翰林是非之公筆削
之嚴學問之浩博文辞之高簡有文法同舘之士咸
推遜之則又不久而南歸矣比者

明天子之治天下必本於教化而斈校為先顧左右
如初政求明經飭行士以振起之第一得先生授浙
江按察副使俾督两淛斈政先生感激
恩遇務求報称单車独櫂早夜行山磎幽僻之墟而
列郡之風化翕然以興菁莪子衿皆彬〻有文就正
師法辟諸禽之宗鳳麟百川之赴溟渤何有異乎哉
學者有集録先生古賦近體詩序記碑銘等作為文
集凡若干巻予观先生之文出入唐宋三四名家而
駸〻乎在先秦楚漢之間可謂閎且雄矣今日在上
之人所以用先生而先生之斈所以自見其果在于

文乎其不專在于文乎将有以伺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和其名節之其字崑山人自號篠庵遂為李者所称云

觀過稿序

觀過稿者清江黎潜輝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恬潜輝其字清江故家子与其兄充輝姪大綸俱以能詩有盛名于世永樂中先生独取進士官為監察御史于時

朝廷求直言先生卒同列上封事語侵諸貴臣諸貴臣至不可耐欲寘重法

太宗皇帝憐其才

詔原之且超拜交阯南靈知州未幾膺知者薦授右春坊右諭德仍執筆在翰林正統戊午謁告歸卒于家先生清介勁直所至毅然翕然与人處務求規益既不在言跕用游廣座中酒酣耳熱尤喜指斥人所為過奉惟其言公朋游不為訝多樂從之豈亦其性然欤昔蘇文忠公受知于上嘗為書萬言上之卒為匪人所憪父子兄弟顛踣嶺海名還不其久而文忠公卽以厭世先生出典方州継登禁近當論思承弼之寄清文雅度善譽籍、至于今不衰其所視得蘇文忠公不既多矣乎念先生忝次阯時予生髮未燥俯仰今昔幾五十年其間名臣志士以納忠為作善以畏途為雅俗㴱先生之風嗣先之為而為之者生多矣謂非祖宗長厚之泽優容保全之德而謂之何哉先生之子統嘱其婣廣東提學胡僉事榮編校其遺稿以傳予樂道先生事為書予所樂感者如此若先生家學淵源所自述作之工楊文貞公有黎氏倡和詩序言之詳矣固不容置喙云

四皓詩序

四皓者赤松黄石之流耳奚必有是人哉何以言之

四老人盖當時有道之士亦巢由沮溺之徒夫安得不識漢高之為人猛厲雅近加以晚歲宮闈之惑使名命不由于君父而可枉道辱身以見之安知其不嫚罵耶不溺吾冠耶不乃公自尊豎儒我耶故凡謂四老人輕見高帝者是誣老人者也非知老人者也老人肯為是哉觀夫自古帝王之有為于家國天下者未有不頼夫大臣以相之仁如帝堯而帝舜之絡堯也猶决于諸侯之覲暴如嬴政而胡亥之亡秦也寔成于斯高之謀高帝提一劍取天下其有資于良者帝嘗自言之矣而家庭身後之事有不資於良者

耶一旦帝有易儲之心良有称疾之舉良之從諫媒孽或無之責在不諫有不得辭焉者矣或曰史固書良諫已則應之曰良非不諫也諫而不力爭不諫耳且帝之信倚于良孰愈于周昌又孰愈於叔孫通兩人者以諫言帝且為動焉有良諫而誠焉力焉帝有不聽也哉夫既不諫矣又不為之圖不可蓋不得而已為此之圖非惟可以自全而亦可以始為帝后兩全之計其於誠意之學正家之義他日之事良蓋有所不計者焉大抵良之學本黃老其事功多尚權謀智術平生所為率類是予故曰良所謂四皓者赤松

黃石之流耳非必有是人也騷人墨客疑四皓者亦多矣予独以前元鉄崖楊子萬古乾坤之詩与李太白冥翳茫昧之說令有以取之蓋疑皓者宜然而責良者備矣

楊布政文集序

文章儒者事也而俗吏易焉曰若稽古臯陶夔稷言出為經言語文斈列諸四科蓋古人之所甚重不可得而輕也雖陽虎能言似為有言之累然而以什一遂例千百可乎自是而下漢世有重厚少文之士固非唐人中不識字義之流彼末流之弊賦詩退虜讀書讀律之評又奚足算哉噫文章政事古儒者一道耳後世岐而二之于古道乎何尤俗吏而知此紛〻之論其亦可以少熄也已陝西右布政使楊君璠字叔璵常之無錫人自為進士為主事為郎中出為山西參政至今官在部署尚書以下奏疏文移皆屬君稿定在方面教條榜諭其屬吏至簿録傳誦而師法之君之政事如此而於文事尤勤自公退即手不釋一編兀坐夜分青灯熒〻猶吾伊繕寫不休由是而所作古近體詩記序文銘等不啻幾百餘篇皆可觀予竊慨夫世之通患有謂為名文章者以勤政事為

俗流急事功者以脩文辭為末務而俗吏之嗤詆儒者加甚夫婦而不達則非儒矣使誠儒者其于俗吏何有哉惟夫二者恒胥失而恒難兼孰得而一之無相非之失而能有兼至之長寔于吾楊君見焉予与君非一日之雅為取其文稿序次之而致予文章政事之說如上不徒以信楊君且以為世之失焉者告便有志者變而通之兩忘而交進焉亦幾庶乎愛人以德之意哉

送王民望序

吾蘇之仕者異時内之兩京臺省未嘗乏人法從給

舍曹司郎官大夫凡一官至联官率數十人以為常
補外之多不與焉今年予自南中来京師即所見計
之惟臺中予一人給事中一人編脩一人御史一人
同
中書舍人二人諸司屬亦不過三四人噫何其寥寥
也或曰司銓有言蘇士或浮因鮮銓不然此流俗游
談持已見托為詆訾之人言才之不係于地尚矣昔
非孫武非管晏之後亦齊魯所産耳遂因之以槩孔
孟可乎蓋君子之心其必曰不于其地也不于其俗
也惟其人何如耳或又曰氣運有盛衰人才亦与之
相為盛衰昔也其人命然而然數然而然今也其人

時之使然天之使然是又有大不然者夫君子求其
在我者而已使其人而賢焉不以外而歉固不能以
其少而少之其人而不賢焉不以内而移又其可以
多而自多耶果若人言夫豈理之謂哉彼循環之理
無不復盛衰之理
所謂給事中者今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王君民望有已
已民望蘇州崑山人工部尚書梧竹先生之季明經
取進士吏兵兩科給事中其為人磊落奇偉負美才
予叅議
命下即慨然有兼濟江湖之志蓋非常情重内輕外
者所可比而其所至正未可量也予於民望相知惟
雅瀕行不能已于一言民望其行哉若臬司有副憲
事項廷輝劉欽謨者民予同年亦蘇人也其亦以此
言告之

送崑山王訓導序

予與范君元德同研席邑庠者五年相与最厚領鄉
薦于南京始得王君元吉為文字交又三年予始取
進士去其鄉于是違遠二君者今二十年矣今年秋
歸自行臺而二君者不以年踰強仕循例選教官相
見蓋不能無嘆老嗟卑之意既而元德得畿内高陽

訓導元吉得湖廣咸寧訓導噫二君以儒術領儒官
固宜優為之矣予何言予独不能無所感而嘆老嗟
卑不與焉二君独不知曩時所与學焉者謂道必可
行謂古人必可至謂天下事必可為其志意可知已
而予也二十年中法從方岳官無不為中兵錢穀跋
無不洛
帝澤民隱事無不知炎風朔雪地無不經而上不能
有補于
朝廷下不能置身于寡過方夙夜褱譯任之謗不暇
是豈學之罪哉亦以出之太早斈之未進故耶假令

二君不幸亦早出如予又烏知二君之所値有不同于予也由是觀之予固當以早出為不幸二君則当以今日為自幸而又以予為戒可也二君之志惟其始予之志惟其終道非不可行也古人非不可至也天下事非不可為也在吾徒志之不懈而已可不勉哉二君之同游同應
詔同日受命為訓導又三人焉曰東光則蔣緄宗瀚曰石門則王曰敏仁功曰枣強則陸幽宗罷陸曹掾均政之子蔣前慈利教諭奎章之子王前監察御史謙伯之孫而元吉之父菊庵先生翰林檢討范元德

則高平文正公十四葉孫然則諸君固瑚璉之玉也非又王之出諸崑岡者乎且諸君同志其文可不勉乎哉

南溪艸堂集序

國風雅頌四詩之後有楚漢有魏晋有盛唐後之言詩者莫尚焉我
朝東南多才子高楊張徐名滿天下而皆出于吳其皆有得古詩人之遺意者欤吾崑山藝文儒術寔三吳之望孟郊張祐畄題尚存是以詞人韻士代有不之予也早歲亦尝有慕于此志趣卑陋四十無聞蓋未尝不與夫老成彫謝無所師資之感間為裒集百年來前輩著作之可傳者如袁先生華郭先生翼馬先生磨殷先生奎盧先生熊朱先生吉沈先生丙偶先生桓范先生能亦不下数十人也意夫百年之内名世大家必多而其篇什之存否其亦繫夫其人之門生子弟收拾之者何如其為感則深矣要之数先生者皆大雅不羣寔可以揚芬一時流響百代其亦聞諸君子之凨而興起者欤若今同里孫叔英先生者蓋亦一人焉先生世家邑積與村所築南溪艸堂曼乎竹樹泉石之間日偕故人知己觴咏自娛至生

業歲計不暇問埶利之塗足跡不到而又嘗獲登偶范二先生之門号得詩法之傳故其為詩也清婉流麗和平典則瞻而有章寔而不滯蓋可傳于世者甚多也先生之子源茲以詩集刻本見遺塞垣求序言予甚幸夫先生之有子而其詩之可傳必矣故不辞而書之

周氏家譜序

譜非古也古之道存焉耳先生之世宗法有稽小史有戒自諸侯之国以下其繫世昭穆莫不井然有條不紊譜雖無作可也惟夫世事日降古道日微于是

乎譜牒之學興而始有不恒然不皆然者矣由今而觀之大之爲世譜宗譜次之爲族譜又次之爲家譜以吾身而言生乎吾前雖百千年孰爲吾之先吾得而知之以吾子孫而言生乎吾後雖百千年孰爲吾之先吾得而知之若然則譜無作可乎故曰譜非古也古之道存焉耳矣以譜之必不可無也如是世有視之漠然而不加之意者尚得謂之知本乎且夫飲食花果之爲物何預人事昔之人猶或有譜後世不得而議之而況于譜也者譜吾之先人以示法吾後之人其不輕而重也亦明矣吾崑山周德元氏其先

居之崑東倉墓宅之遺今在焉方冦乱来居崑城而其家世之詳則不可知矣乃據其可知以曾大父文彬爲初祖至其子爲五世列爲譜圖于凡諱字出處生卒葬配皆一一可徵周氏由是而代有與得以者不昧于其先而皆有以作其孝悌敦睦之心德元宣開先爲德元善吟尤長于書画累應賢良之舉觀于是譜可謂知本矣非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其能然乎蓋嘗以譜序求予予不辭爲著所以爲譜之説亦將以爲人心世道萬一之勸焉然則周之子若孫可不知所以自勉也哉

東里續集序

論文者有言六經而下凡文章之可法于人可傳于後者其所自大率有三曰人品曰家學曰世運是已世運之復文從而復家學之醇文從而醇人品之高文從而高之言也茲諸古可見已觀于今若少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楊公不尤足徵也夫公廬陵人天資明爽嚴重忠誠懇惻在少壯時即慨然有志經濟國家生民而其家自其昆季父祖皆業儒其曾大父元翰林待制吟先生所与學者則吳文正公虞文靖公諸賢入

國朝公猶逌事其婣刘尚書子高諸名公蓋家庭師友之閒所得深且厚矣而又遭當
皇明熈洽盛時
文皇帝親見擢用出入兩京皆論思輔導之職
經筵講官執筆代言更事
四朝踰歷三紀中国乂安邊鄙無事忠謀嘉謨裨益為多然則論公之文而不知其所自可乎由今而觀公之所作高文大冊秘之天府雄篇雅什播之四夷傳寫鐫刻布滿海內蓋其片辭隻字應物而出皆犁然有以當乎人心彼凡當時之同游廟堂接跡詞垣

与夫山林韋有聲聞之士何可勝數而言文章者無
問其人之高下必顯〻焉以巨擘推公六七十年無
閒言噫是豈人力勉然之所能為哉而或者則云宋
之歐陽子公之鄉人也為人寔類公而其作為文章
上儷古昔下飫來今而公之文章亦酷似之予非知
文者因公之子少卿君以東里續集見示為書其概
如此知言君子尚其審諸公字士奇以字行自號東
里居士少卿君名導字非簡賢而甚文是不忝家李
者也

百戰奇法序

百戰奇法一書不知何人所著自計戰至忘戰凡百
篇其為說多主孫子雜引傳記以寔之可謂博辯矣
夫近代兵戎之說蓋莫先七書而宋昭陵嘗命近臣
亦既別為一書後來如張預戴溪之徒亦各有書雖
其互存得失各有淺深高下之不同要多可以為訓
即戎之士其亦可以盡心矣是書其果有出于數書
之上哉嗟乎言兵莫古于易〻亦莫善于易〻既曰師
貞丈人吉無咎而又必曰小人勿用聖人之為天下
後世慮何其深至而其為言又何其諄懇而著明也
哉蓋天下之事亦惟曰任法任人而已矧兵又事之
之大者使不于其人而於其法其又可乎哉雖然有
志者之於是書廣見聞欲智慮審取舍則亦存乎其
人焉鎮朔將軍都督顏侯既新刊是書且堅以序引
為言因相与一商酌云耳

臨淮李氏譜序

臨淮李氏譜者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仕致李徽子
素之所脩也予素故人嘗以譜序為言属予未暇為
茲再来上谷則多暇而予素不作久矣為取而序之
吾嘗聞宋盛時金壇李氏能藏其先自唐武德以来
十八世告身凡百餘通元之季尚多存者故常時詢

林大老喜誇道之子素臨淮譜則有不然譜族望出
隴西以世遠且多仕而散處四方其于本支疏戚一
不能詳僅能得于元之樞密院濟及其子
國朝陝西都指揮僉事庸蓋家臨淮者知有濟而譜
其族之始祖亦惟其濟而濟之上皆不可知其所知
者祖若父兩世而止耳視金壇亦甚遠绝矣乎嗟夫
宗姓一也而有幸不幸存焉自昔賜姓命氏上而有
官府小史之掌降而猶有私家譜牒之録原本不失
細大不遺甚幸如金壇之盛者固有之尚然亦鮮矣
其或不幸雖譜牒僅存或壞于兵災或替于庸俗或

厄于弱貧孤夭或迫于以官以遊之轉徙不相值由是而世之昧于所從出者恒化丶也蓋雖有吳智之人亦將感焉其無所歸咎付之莫可如何耳如予素素者政亦然也流俗之下從而乃有妄人者不知安於所過遠誣近襲獲冀于其先者亦有之要之寧為此而不為彼如予素之為罔不軼常流而過之遠哉又聞金壇之族在宋有一時十人登科之盛因以十桂名堂後來趙槐公于昂為易題曰千桂槐公之意則厚矣譜稱予素今五子綏龍父官自餘皆知讀書而經為良經乎鼎之式其能承為臨淮李氏五桂之

一乎

淳安茶坡方氏譜序

淳安茶坡方氏譜者乃方氏之孫江西參議輔本其舊譜而重脩之且為茶坡本派而作焉者也方故睦望族舊譜脩于宋秘書省檢閱鎔再修于太李教道彬載其受姓祖雷漢軍師望及司馬府長史紘唐睦州刺史亮雖間徵于祠墓之存而其間世次禪續之詳則邈矣惟夫諱昊號靜樂者唐末隱居淳安之上貴再世其子大理評事祁徙邑之東郭九世曰閭居東郭龍亭里錫號龍亭居士嘉閭崇寧二年霍端友榜進士累官金紫大夫光祿行太傅事与其從兄弟閎閒皆有大名于時称兩浙三方十七世逢嘉無錫縣尉調有年轉般兩倉司門事又從方村之馬岩逢嘉從弟逢辰蛟峰狀元也十六世曰壽是為參議之曾大父逸齋先生洪武初又自馬岩從茶坡今家焉自靜樂而參議凡四易代為年八百為世十九其遷從所在官位年卒葬娶子女之所由詳以及吉身官牘名人顯卿著述文字歷丶皆在可攷參議之重脩是譜斷自靜樂為始祖重所自也以逸齋為茶坡之始祖厚所親也既原本始以紀其蹇復即地望以尊

其近其用意不亦至歟若其舊譜則敬藏之不敢置一辞其慎之之意又有在矣參議間出譜以求予序嘗竊慨夫凡今林丶之生曰姓曰氏而為人者不降自天不産于地孰非古帝王聖賢之遺而前其父祖三數葉之家字諱范乎不能舉而道之者有矣固當有說存乎其間而繫夫其人子孫之賢否則其大者焉方氏之有參議独非幸乎哉又聞方氏之族在淳若富山若碧溪若石峽其派尚不一而止又有轉而之和州不知所在者矣安得皆有如參議各本其所所親博其異而約其同為他日方氏無窮之幸哉嗚

呼吾于此蓋亦多慨也已

薛烈婦詩序

大凡忠君孝親秉義立節名教事在天地間雖去之千萬里之遠千百年之久夫人而知之小或動心大或動色甚者毛髮凜凜為森聳之崇徒其人之不死其思之猶生亦人心天理所在氣類所在氣機使然有不容于自已者若蘇蘇焉悼惜之表著之歌咏之而為之不已不啻若自其親且厚則斯人之尤異者使斯人而當夫若人之時不尤有甚焉者乎此固可與智者道也若曰吾耳聞之吾目見之若無聞知非愚不足道則亦未免為凶人小人然亦甚鮮矣吾于序薛烈婦詩而于吾友進士鄭君時又特有取焉烈婦世家崑山半山橋其父薛某匠也嫁烈婦為縣吏郤某妻縣吏坐法法司遣人賫檄拘桊去之時烈婦年二十餘頗有美姿旦暮飲食吏法司人見而悦之欲私焉因以語挾吏吏不得已以告烈婦烈婦泣且言曰妾之潔汙君不可復得主矣容暫歸即来歸即自經于家鄰里高其節解而瘞之所居之側相傳今西溢瀆村彭氏菜圃即其地也茲事在洪武中鄭君蓋近得之于九十老姑彭氏故語不能語詳鄭君即

為之作傳而同志者聞之皆為之聲嗟氣嘆大篇短章相繼有作積成卷軸已復授予序之張宣公有言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世固有微名不足自利而取信于人者矣薛烈婦遺丘殘骸杳不知其所在蓋餒而不食者久矣尚復論其他乎然則鄭之名言固可信也鄭君之心獨何為哉独何為哉

宣府禊咏序

宣府雜咏者何邦人林春孟陽采輯自漢以来聞人韵士詩文諸作有関于宣府者類為一書訓導遼陽張升又從而校正之而刻焉者也曰宣府者何宣府泰上谷郡也後来沿革不一有宣德府之称今治萬全都指揮使司而上自朝廷下及民庶通称宣府者名鎮之所在也禊咏之者何地靈人傑有奇産焉過化之多言立而名著有寓公焉有名宦焉人以言而知地以人而重文有古文之体有今文之体有不得而一也蘇李事邈不可稽宣府何得而專之独石西北不數驛曩者開平隱道之側李陵臺在焉疑訛相踵襲而前人之題咏因在今華夷一統而欲遺之則固有所未能也詩文所

列其人物行第何為先後不倫弓刀絕漠之地五車
三篋不能家畜而人見之隨得隨錄宜不得序也前
人之作有成書矣茲亦有去取焉而獨于宣府則存
之抑又何也雜咏固為宣府作也予近得是書而閱
之其名義之善類例之精亦甚覧矣其亦本之于古
乎古者土地有圖地理有志兩京三都之有賦而豈
徒哉亦欲以知廣輪之豈縮民物之榮悴觀風俗之
淳漓係國家之盛衰所以感今而嘅昔為勸于一時
而垂示于後世所繫亦重矣然則雜咏之云其合圖
志与賦而兼之者非歟雖然宣府在古今宇宙之間

彈丸黑子而已惟君子之所為雖近且小者亦動必
有益于人是編也上下數千百年人物之博大弘偉
文章之豪傑典瞻吾不得而悉請自其一二猶遠者
言之子鄉以節顯于漢其節也百世之師表昌黎以
文顯于唐其文也六籍之階梯是蘇韓天下之蘇韓
也萬世之蘇韓也非漢唐所得而專非宣府所得而
私也夫既非宣府可得而私矣則凡宣府之邦人取
法而視傚之不能有加于人人而徒以誇諸其鄰或
從而諉之曰此吾之東家丘耳其亦甚不可哉若是
者要皆編輯是書之意顧引而未發也予故特為書
之簡編云

圭塘小稿序

相臺許文忠公有壬以文章治績著聲前元時其文
章有至正集百卷歐陽文公序之既極其論而傳名
臣者取以為信矣所謂圭塘小稿亦出集中而再輯
於公之弟有孚蓋公沒僅十年其子禎起南從全集
遂以亾逸有孚乃亟收得十有三卷又以倡和其所
得為一卷聞過集得之于其友者為一卷而其殘編
斷簡得之野人家者為外集一卷通一十六卷自叙
以為斯文闕失遺恨無窮也嗚呼有孚亦勤矣哉公

五世從孫今太僕寺丞孟敬寶藏其書歲久而殘缺
益甚且外集又厄于假而不歸者矣來求引語將命
工人刻焉予嘗以為元承宋統宴當四海混一之盛
而其一代弥文之盛由至元大德循乎至正之間渾
渾乎洋洋乎誠亦不可誣已然窃覌于大者如魯齋
姚文公元清河詩文述作之可見亦晨星落落耳而
況于其他乎他如容城雪樓雲莊草廬道園吳興豫
章諸君子雖間有傳者其間州廬諸經叙正論說特
多耳即此而求之于今雖千百之一二何有哉門生
故吏之賢否雲仍克肖之有無後之君子為此為彼

吾於是益有不勝其感嘆矣顧何意許公之後猶有圭塘小稿者在欲非幸歟就公初舉之同年言之今盛行于世黄文献集有閩浙二本浙本之闕亦已過半而當時久專文柄之太史歐陽公兵燹之後雖在燕七年之作今亦無存乃若張夢臣馬伯庸以及丁文苑之徒則又可知矣吾慮夫黄集今雖盛行後數十年又安知其若何而自餘諸公閭里小生將欲使之遽能道其名乎難矣文章云乎哉孟敬勉之哉或曰昔者盧陵楊先生嘗奉至正集殘書對客言世好之詳不知其果然否孟敬盡思所以勉之哉宗亢垂

後其尚有繫夫斯文之外哉

贈朱評事序

大理評事古廷評尉之左右平任重也在今制為尤重大理寺秩在刑部都察院之次而比肩共事称三法司御史曰可殺評事曰不可殺御史不得而殺之秋官曰當輕評事曰不當輕秋官不得而輕之合御史秋官之所不敢專而為評事者皆得以約其歸而制其中評事之任不亦甚重矣乎夫重其官者重其事也天下之事蓋莫重於死生一人之為幽為明在是一家之俯仰得失在是而国而天下之盛衰興廢在是而所謂祈永天命遺殃降祥蓋莫不繫于是司其事者國家之法制當明今昔之典故當知辞牒之情偽當盡微隱之曲折當求耳目之偏徇當祛在人之威福當嚴在我之公私當辨而又必恒以欽恤仁恕為本過非平也不及非平也流于姑息入于慘刻俱非平也是道也法皆然事亦莫不然也而官以平為戒謂不審於此而欲以號于人口吾善于吾戒可乎崑山朱樹之以名進士得宮理屬謂予有一日長書来請予言樹之將不為大理之善于戒者歟樹之勉旃有

僚之長貳可以資講益有堂之尊官可以決是非而又能存仁廸廉以為本明法以為用他日槐棘之下聞有赧烈烈然如于如徐可以名當時而傳後世者必在吾樹之無疑矣毋徒若予之迂愚濫名法司久而不聞為負戒也哉

引

紀年図引

廣東叅政嚴陵胡拱辰氏有通鑑紀年図一書以六甲為經編年為緯蓋其法一本于司馬公資治通鑑始自周威烈王無上及茫昧無稽之失開卷之際上

下数千年一覧可歴〻也嗚呼茫〻堪輿往古来今
前乎千百世由斯図而可知後乎千百世由斯図而
可知有吾人焉物于其間生焉死焉固有臣焉而忠
子焉而孝吏焉而廉者矣覧是図者其試一思之否
乎思其人而弗若其人豈惟与物俱泯雖欲求異于
物其可得乎嗚呼鑑之為言鏡之謂矣図之為言絵
画之謂矣鏡一出而妍醜了然絵画既陳而黒白莫
揜吾人以萬古之身而不以萬古之心自處其為人
蓋亦自暴自弃者矣聞司馬公又嘗作歴年図廣布
於時然則是図其亦得公之遺意者歟公之意其又

不在于是歟若曰正閏之辨興衰之迹當別有在焉
不在是編也

皇明詔旨録引

大明麗天混一天下蓋百年于茲矣　綸綍之頒一
風霆而露之流行以生以粛莫不以済時成物為心
故凡四方萬国九夷八蛮海内海外衣冠礼楽甄裒
辮髪之人怡悦恬熙長子老孫而死焉生焉継〻無
窮于覆載之間泯然不知天之為高地之為厚而其
得以仰窺一二知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以有
綸綍之頒耳意夫藏諸人心刻諸琬琰捧持而尊奉
之者一是之謂矣而纂輯全書未出不亦一闕典歟
臣盛巡撫之餘躬自採録洪武首編永楽洪熙宣徳
正統景泰天順次之而成化萬年則以次而續増焉
其龍鳳呉元年等所頒与夫間或有特
諭臣下或一方一事亦随見随録各循巻第附焉而
不敢有或遺也若夫聞見不博采求未備廣而傳之
不能無望于卒土之臣

記

漫泉亭記

漫泉亭在今梧州城東二里氷井南初唐大暦三年

本州経略使元公過泉上作氷泉銘貞元十年監察
御史某為碑焉宋紹興中州守任通直甃泉為双井
碑至紹定已剥裂字猶存十之七八郡人趙善郢立
之元廉訪僉事臤某又重立天順六年
王師有事南徼師旋駐蒼梧予与征夷将軍前軍都
督僉事顔侯彪得是井于莽蒼中重浚之其旁復得
一角断碑可辨識僅数字而公官位姓名独存因命
知府李璡扶樹而亭覆之題今名漫泉云者漫叟公
所自称也嗚呼元公天下士當時用不及而惟道州
之政最有聞天下後世推之者無間言元道州至不

欲名字之然則人有土地人民之寄可不知所取法
于公者乎公之文僅存片石悯歷数千百載屡仆而
屡植盖可石泐而文不可蝕字幾盡而名不可泯非
公之㫖其孰能致是乎古之人語言文字多矣如公
之舂陵賊退寄薦磨崖頌當時和者有杜甫氏書者
有太師魯公天下後世家傳戶誦至今不衰而公忠
君憂國之心尤莫切于道州廳壁記其言顯顯真有
若當今日然者謂人不以類文不因人而傳可乎蒼
梧當二廣之衝小大命吏往還京国多道出其下間
為刻辭于亭將使來遊于斯飲于斯讀公之文求公

之政慕公之為人有如公所謂徐李欲夫彼不為徐
李者知感發而懲艾焉則吾民庶幾其有瘳乎是宜
泉以湧名亭以湧泉名蓋又欲天下後世人人皆知
食人之力而居人之上者有公也或曰氷井以厭郡
火或又曰双井泉高下異嘗得異人言兮愈疾疫玆
固不足究已記作于是月廿四日其辭曰
湧之泉兮在南州南州之人兮樂且無尤有亭翼翼
兮泉之窈酌泉清兮頫亭幽羌至止兮夷犹我思古
人兮有賢湧叟
泉有銘兮石有伍我昔求之兮寒烔壞礎泉甘如飴
兮亦潔如乳爲雲上升兮雨于下土賢哉湧叟兮其
誰可語我思古人惟顔与杜吁嗟尔泉兮曷究澤于
天下

廣東進士題名碑記

廣東進士題名碑者左布政使陳亹尚勉等所立詳
列
国朝洪武迄今廣東士之登進士科者之氏名貫籍
以為勸也
國朝之制進士登科後踰月勒名太斈門外而天下
郡縣學因又廣而為之各詳其人者皆是碑意也廣

之屬多矣而于廣州特碑焉者廣州會鎮進士發跡
所必由之地也進士之科昉于前代大備于我
朝廣東之士以是科進者若唐之張文獻公九齡宋
之崔清獻公與之碑不及書者蓋多不勝書而碑固
為我
朝設也我
朝取士于學校亦非一途而獨于進士若是焉重者
何也重科名也吁進士之名固与恒衆殊而進士之
責蓋亦重矣今天下承平百年廣東之士出高科取
聲名効用于時如文獻公清獻公其人者蓋有之矣

而前者曳裾後者接踵固彬彬乎其方之盛也竊復
以為
国家所以望天下士而天下士之所自任必皆古聖
賢之事不繫于科目不惟于文献清
献之所能而止也吾意夫文献清献之在當時必不
自足而彼凡自足者非文献清献之徒也然則廣之
士必若二公者斯可也茍毫末有未至而徒以名自
重寔爲弗繼固非
國家待士之意亦非父兄師友之所願望于無窮者
也予亦忝叨于廣故于刻石之辭申鄙意焉固不敢

以諛而一于頌亦劝相之道也
廣州府重脩儒學記
聖天子受
祖宗成命有天下今三十年其為治也一以賢才為
本而必以學校為先者何也賢才之用世雖不限之
以地不必之以人而學校者自古迄今專于成教化
厚風俗育賢才以資任用以安生民也然則求治養
賢非
聖天子之心
祖宗列聖之心亦孔子之心也烏得不以為先務哉
廣州府儒學有孔子廟如近制在鎮城之内向鎮自
宋屡修于元我
朝南方既定守臣即奉
德意加脩于舊永樂宣德以来皆以時脩之皆有記
正統初廣東按察僉事彭琉以
朝命来視李列郡之廟學得一新時廣李未甚壞補
葺之而已黄寇之後兵敷十年學亦弊矣天順癸未
僉事胡榮再奉
璽書督學政曰學且弊其何以為教從事莫先于此
矣於是左叅政胡拱辰与協謀知府沈琮提李毛瓛

皆能辰至酉歸積勤累力其力役之人旁郡邑皆懽
風踵至而百需之費悉自公出一不動煩于民禮殿
倫堂兩廡四齋燕居杏壇櫺星戟門泮池位廪庖湢
更衣之室前之摧圮者易湯遽者飭別作周垣高厚
堅好番山有亭舊名九思後以山名以舊名于學者
有警也復之若仰高祠為故八賢十賢堂廣吏祠若
雲章皆閣潤澤爲校官廨宇學徒號舍又以其規模
褊陋且溷于倫堂之下則拓鹽倉廢地改為之而學
之基地始正以完肅如煥然盖三閱月而後成礼行
舍菜以告復以記為請嗟夫今之士學校居廟焉而

享學為而經師焉有教也廪焉有養也固已異乎他
之為士者矣教養異乎人而所學所立視乎人有弗
迨而復有愧焉可乎廣州嶺海列郡之望也而弗迨
乎嶺海之人已求無愧于天下士又其可得乎其為
廣學之士亦難矣或曰嶺海遐州蛮醜弗靖頻年用
兵惟昔在泮兩階之舉類若迂而寡效李其亦可少
緩歟噫懦夫流俗之言概若是耳孔子不云乎我戰
必克祭則受福而孟子之論王政亦惟曰三代之享
皆所以明人倫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
是則先王學校之教文武一途之義尊主庇民之術

而君師之責將帥之事皆于是乎在蓋皆天理人心
之寔亦轉移感化之機而格有苗服淮夷當時之所
以極其盛者要不可誣也是道也窮天地而一致亘
古今以長存而非廣之士所獨當知也夫亦知所勉
乎後之君子其尚繼是有為而勿壞乎與脩學之議
者巡按御史王朝遠布政使張齎陳宣按察使夏塤
他効勞官属名銜与凡工費有述位置有圖則刻于
碑石之陰

恭萱堂記

朱文公輯小學書取古人善行以寔明倫他所未遑
首江革薛包王祥次以何子平朱寿昌盖于母氏特
詳焉文公以聖賢之學聖賢之心為一書以幸萬世
是豈無意于其間哉夫五倫於父子五教莫重於親
父子而人于父子之間未有生也嚴胎妊之教既有
生也勤鞠育之功盖立命成性資于母德為尤切而
當変之際亦于母氏為尤甚何也有吾母而後有吾
身不幸吾身存而母亡吾一身之変也何子平是已
母亡而母継亦幸矣又不幸而有伯奇子騫之遇或
不幸而母也見出于父吾一家之変也薛包王祥朱
寿昌是已具慶眉壽親安而子養幸矣萬一不幸弃

背母慈偏侍其亦幸矣或又不幸焉而遭當夫不逞
失寧之時此一時之変也江革是已嗟夫為人父母
止于慈也為人子止于孝也曰慈曰孝皆古之常道
焉耳而尤或変焉處常易處変恒難况世変日下又
從而変之耶氣化不齊又從而変之耶変有出于天
天固不可必道恒存于己己則有當盡吾人子之道
果何謂哉此特為人子者言之耳或有人焉頑焉嚚
焉傲焉曰謹母若斯人斯可以為戒而凡為人之子
則曰吾何為不若人斯可以為勸是皆可以為訓已
不然其何以為萬世之標準也歟文公之意固深矣

雲間士某早失父獨養母某能極其孝養間作堂以
奉母縉紳大夫為取詩人語名之曰奉萱介予友某
官某求記於予々喜其甚幸而盡得事母之常不罹
其變其于古之孝子有望也為次前說以遺之若夫
萱艸本木類也其說有箋者在無閑于世道故畧之
焉 詩

虞溪書屋記

駙馬都尉處訓道崑山梁文著氏一日請記其家虞
溪書屋者曰畔不佞亦忝倫官使幸有幸教也文著
崑山名家其徙自開封大父以上號世官其兄文輝

菉竹堂稿 卷五 四十八

令太學卿貢進士文著則又出贊水部郎中龔君彥
文之女弟虞溪是為龔氏別業因得以屋之而藏書
焉嗚呼古者人生八年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々
之所先亦唯曰讀書焉耳由是而四十始仕五十服
官政七十致事其間出處進退事上臨下紛紜酬酢
萬有不齊一惟書焉是循是則所謂大士君子化屋
可封其所以致之舍是書何以哉後世仕者不必一
由于書其或由讀書而仕者蓋亦有名存寔喪魚兎
既得而筌蹄遂亡者多矣書言忠而不知所以忠內
或欺于心外或欺于人也書言孝而不知所以孝隳
名敗節節忘身辱親也書言廉而不知所以廉白日
攫之昏夜乞之而亹々不厭也書言仁而不知所以
仁愁恨傷憐若聞知無而不知其在人猶在己也自
是而推吾未暇悉焉而彼凡若是其于書何有哉其
于生民之屬望賢者君相之求賢用人造物之生吴
与才意果何如哉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惟行
之艱而孔子之教人亦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則是
君子為學知行貴乎交盡也尚矣文著其可弗勉哉
或曰子言韙矣如文著一侯門教導之戒何是不然
書之所載道之所在也道不離乎民生日用之間矧

菉竹堂稿 卷五 四十九

一命之士謂道而去之可乎使斯人而守道于小官
將見重珪累組弗己其榮千駟萬鍾弗以為泰而斯
民被斯世之福可冀也已按崑山志邑有大小二虞
浦虞溪即大虞之別名夫虞浦之名當自神禹奠功
始文著何為而別名之蓋溪有水入大川之義要亦
加美之云噫昔之人有竹溪者矣有愚溪者矣有濂
溪者矣之人也胷蟠萬卷心醉六經蓋一也尚論人
品者不能無吴否高下之殊然則虞溪之上清泉白
石他日豈無因其人而重之乎文著其尚慎之景泰
三年三月朔旦

豐氏復故園記

河南布政司左参議豐慶宋禮部尚書謚敏清追封縉雲公之十二世孫也公世居鄞子孫轉遷不常若于傳為参議之曾大父茂四自奉化徙定海考名寅初御荐授九江之徳化教諭乎参議轉占籍瑞昌登進士第授官兵科給事中盖鄞之人不識豐氏之子孫幾四百年矣正統乙丑参議丁内艱始克奉其先人之柩合葬祖塋陟山之深刊林之密剪治荒穢久乃襄事而旅寓栖〻皆則又二年于斯郷人一日言郡城西故紫清觀地棄可居也参議筮之得豐之革

菉竹堂稿 巻五 五十

曰卦符吾姓且有変革之占意者地吾所有乎未幾訪求得表伯長前元所脩郡志又得观所謂砧基旧簿于民家志云紫清观在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簿与志所書合特加詳焉参議躍〻喜民居亦感其神人之允協且高参議是舉義也請贖于有司于是営正寝建祠堂而豐氏之舊業復矣参議悉著其事之曲折与凡祠堂高廣工費之數并取其所居山水園池景物之奇者疏為十題附以名人巨卿詩文諸作題曰復故園録謂予有僚旧請為記予再辭而請益勤因敬告之曰大矣哉復之為義也其見之于大易在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言既失而復非剛明之君子不能唯失之不遠而復為可貴也彖又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為訓之義盖益切而明矣其在春秋則曰歸〻者歸復之義君子曰濟西讙闡皆魯之故疆侵地帰之不一而惟鄆讙龜陰之田特書曰来帰序聖人之債也然則参議之能以義感義復先祖之業于數百年之後比言之春秋其於豐氏亢宗之債偉矣為参議之後人可以不思所以懋熈前人乎以復之為言求之于易厥義博矣則凡為公之後人如参議如若子孫〻〻可不思体之于身心見

菉竹堂稿 巻五 五十一

之于徳業以光前裕後于無窮者乎昔之人盖有以不遠復為三字符名之為入徳之门者矣非又夫人所当勉乎独豐氏云乎哉若其園居十咏要非大指所在茲故不贅

呉山墩對図記

昔者孔子葬于泗弟子喪三年而後去唯端木賜氏廬于冢上凡六年嗚呼弟子之于師則然矣人子之於父母寧不然乎彼凡宜然而不然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夫人之生也師以成之君以禄之而父母為者固生而有之所謂三事則同要亦不能無謂君

也者執公尊嚴非夫人所能致崇師之為振亦視其
淺深而處之惟夫父母則自天子至于庶人同一生
育之恩罔極之德宜無有不盡而亦有不得已不能
盡然者要適于義而已吾于吾友夏德乾吳山櫳奇
之图不能無感吳山在蘇城西夏氏之先壠在焉初
德乾以進士高科出宰應城母夫人某氏出歿喪聞
即斷葷酒鹽酪行不入内梱既歸封樹如禮廬于墓
側哀戚哭踊聞者感動德乾吾崑山故家其尊甫文
傑翁旅寓閶門貧無別業而食指頗多諸子多未昏
大父年幾九十矣於是崑山學者謁德乾就迎許氏

塾執束脩請受經翁命為德乾潛然言吾母吾不得
而見之矣庶幾有以慰吾父乎敢不惟命盖哭於墓
而後行居二載崑之李多有成而德乾之長老以下
皆安焉以樂有察德乾之心而憐其情者作斯图贈
之以紓其孝思云嗚呼此德乾之所以為不得已歟
亦其事親之孝變而適于義哉而德乾之志則有可
悲者矣抑感于斯图尤有感焉盖先人云亡有奔訃
趋遭之今幸而
朝廷更化得返故廬德乾時過予金潼墓次凶麻相
對一語不能而出涕沾襟者屢矣又不能一年淹而
迫於
名命与德乾相向哭別去于今就六七年而男湖之
龍馭且上仙矣既無能分寸效报于時烏足以言親
榮盖情事如戚迨有甚于德乾者安得不于斯图之
記而并及之天順八年八月

慕萱堂記

鄒孟氏有言大孝終身慕父母衛詩人之言曰焉得
蘐艸言樹之背後世之不幸早丁何恃之人率有取
于慕萱固皆本諸此矣貴州道監察御史濮陽馮昱
生七齡而母卞亡繼母呂撫之如卞而相繼亦歿世

賴其父合水儀封两縣知縣今封監察御史大侄与
其母之再繼者曰趙氏勤躬教養致有今日而昱也
綵繡色養之餘盖不勝風木無窮之恨于是其官居
之官亦以慕萱名志孝也嗚呼孝其制行之本源行
道之權輿也歟夫人之生父子至親而孝所以盡父
子之道者也必能盡父子之道然後處而善乎一家
出而立乎朝廷近而比閭族党之間遠而邦國天下
之大以之事長而悌以之御衆而寬以之臨民而惠
以之下賢者而畢以之接僚友而和以之友官長而
恭以之事君上而忠隨所處各當其道一由乎吾身

之當然以尽夫吾性之本然孰謂有不出于吾身之
孝之推也歟世固有忘身危親為世嗤鄙者矣彼之
人蓋不知慕其親使知慕其親寧不知愛其身惟忘
其親斯忘其身斯亦無所不至矣所謂求忠臣必于
孝子之門自昔觀人之法取人之則盖尤致謹于斯
焉昱為御史今六七年嘗按甘涼燕薊之墟皆虜衝
而人皆知仰之茲来上谷相從者一年其為人敦敏
不勌要亦本諸父母之教而于斯堂又足見其孝也
故為之記而遠大以望之

来恩亭記

今宣府将臣于緑邊孔道在〻有腰鋪之設腰鋪云
者郵舍便宜之名亦唐人邊鋪之謂蒙燕巡邏且有
成周候館廬宿之遺意焉其為處六十九為屋一八
百二十間肇于都督孫安继于顔彪積十有五年而
成而盛固始終典閘其事者宣府故上谷郡北垂第
一邊鎮也自昔周道既衰戎狄猾夏城築于秦亡降
于漢和好于唐為孽牙之異類為避暑之逸遊蓋沿
歴于宋元斯極矣我
高皇帝大膺天命丽天之輝曜一出元之孑遺奔軼
故壌于是乎中国封疆之大悉復其〻舊垂百年于

茲矣由今而觀塞翁邊吏知田食而井飲養生祀死
以子以孫以恬以嬉其于
祖宗功德之大
上恩之深有罔焉而不知亦有知之而能道其萬一
者乎如盛者亦嘗以暇日偕其仝事諸公登高而望
遠東指玄菟樂浪北俯陰山其西顧則平城馬邑飛
狐之口未嘗不悼夫昔之生齒不幸而魚肉左衽于
斯時又從而追慕古豪傑之士有不得見之而為之
低佪惋惜焉乃若仰瞻京闕于日華五雲之表意夫
明良相遭唯諾吁俞政教所敷蹐夫人于太和之世

使人感切恭敬之無已也噫
上之德澤浸涵乎萬物至矣矧宣府又為今畿輔之
域之内乎則夫
恩命之自天源〻乎方来踰萬億年其有既乎我編
第腰鋪有叙以三物四教不足復益以杜甫上韋見
素詩語所謂賢字腰鋪在馬頭山下泥何之上寂迩
宣府且加飭于衆
天詔下頒所必由之地也顧独有亭屹然其中為榜
曰来恩并為之記使邊人皆知
上之恩有如此者不敢或忘云尔是役也累歳從事

諸凡将臣官位姓氏名具列諸亭楣

守泉亭記

守泉亭者鄭金履賓先生求
大誥諭官之任語名亭以為二子訓也二子者長湜
太僕丞次溥中書舍人皆達矣先生受
封命于家今年太僕以覲省帰先生亭其所居之井
遣成因以守泉字揭諸其楣又從而訓之曰若等所
當知也寅始能言即能成誦
高皇帝之聖訓犬馬之齒于今八十有六年奉之者
昌失之者亾吾見亦多矣影響之于形聲不翅也若

等其不勉乎哉而二子受命唯謹而皆於予故中舍
因以書来属記唯
高帝躰天之心行天之道綸音渙發乃
大誥嘉与臣民咸躋皥熙猗欤盛哉夫天下未嘗無
善治也而恒患于不得其人々才未嘗無所用也而
恒患其不得于廉
祖宗訓廉之戒屡須而益勤用是百年之間吴才輩
出儕伯起而執公権者比々而是雖簠簋之不飭時
或不無其人要不足以為多賢之累然則此士風于
不振寿国脉于無窮寔皆自我
高皇帝淵泉一語有以啓之而亦本諸父母之教而
然有若金氏守泉亭者是已不然諭官生身之恩其
為臣子之訓諄復而懇至視之任之重加切也彼闻
焉而不動心者尚謂之曰人可乎哉嗟乎人有恒言
是君是臣是父是子詎弗信矣夫雖然窃又不能無
告焉自予昔忝南庶往来石門岸上隠々有亭巋舟
即之蓋好事者循呉處默故事鑿一池命以貪泉之
名顧其旁白壁之上題贊甚多而以其墨敗去者予
亦嘗濃墨大書廁言其間噫孔子不云乎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又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由是

觀之
高皇帝之言孔子之言也之言也非一人之私言亦
天下後世人臣之亀鑑不可一日而忽忘者也因重
為守泉之亭頌焉成化元年十月

聽雪軒記

暨陽周維瞻氏巨室子也蚤坐累謫雲州六七年雲
州極濵塞地比苦寒而多雪維瞻执筆從事大将軍
幕下一日雪退坐寓居中靚悠颸之態聆淅瀝之音
而其中不勝隠焉走拉其友人張翼大書于屋之楣
曰聽雪翼固莫測也未幾得宥暨陽歸乃復以聽雪

題其所居之軒堂或者疑之維聸既已言于人而疑者穉矣特詣予而有請曰拱生不辰父兄重不幸既蹇以死优子〻趍邅陋执戎役幸而其官長念其家之素務善拱愚不更事也存撫甚厚于時也羈寓淒然米珠薪桂而又值夫朔風怒號雪深氷沍鄉土懷思乎居親知人故舉目何在所聞邊聲戍角相鳴〻連晝夜不休此昔日之雪是吾情之所不能自已也迨夫

天恩下矚先公蔭庇所及得昭雪而歸戴白之慈母髫子弟悲喜交集甘旨滫瀡日益以共丘壠之莽蒼

園田之荒弃日以脩葺書逸而復收器亡而更置真有若寒灰復然惟吾親者不可復見霜露既降雪旋及焉吾俯仰今昔不自知其慨嘆悲傷之至而喜幸感激继之矣此今日之雪是吾情之所不能自已也乃若恭謹一心儉勤自勑以為蓋愆以求寡過以迓續餘慶用不過佚我前人光則固不以今与昔而有殊亦不以雪不雪而有間此吾之聽雪所以接于目而驚于中亦吾情之所不能自已也頋有以記之焉嗟乎予观维聸之所好可以知维聸之所存夫雪乃天地間物之至素者也其色皦然白不汙也其聲洒然清不襍也非如他紛色之可以移人奪志者也而維聸不他之好惟是之好也其亦有志于中庸所云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乎吾無以語子矣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以記為而必欲記也遂書茲以為記

宣府神祠記

宣府子城之震隅直大柔遠館之西石橋下不遠數十步旧時有古庙一間盖里人祈歲者所為一日出城候

詔使偶至其中神位叢襍而誕頋時有灰骼懸幕榱

桷間又纍〻其上下也頗詬病之守土既有收瘞之令曰撤其屋而新焉屋成乃扁其額曰神祠予以宣府固耕守重地而軍中所重尤先于馬者乃為之攷古準礼作木主十有二盖八蜡為主者八馬祖先牧馬社馬步為主者四而择委方外者一人守之戒之毋使叢雜及他有所瀆也有言于傍者曰今天下祠屋類是者有之矣符師詛師土木而醪牲其多不可勝数子何以屑〻于是且異日他人一見各持去則子之所為其又安可保邪予聞而哂之擬之以对曰君子之所為惟其善而已一日可為則遂一日而為之

一事可行則拠一事而行之夫君子之所以惟善是与則固也其行与否其暫与久亦惟其力之何如盖亦曰尽吾心而已矣吾復何校哉遂使華亭朱佑葦之于辟間作神祠記云

宣府龍泉祠記

龍泉祠中祠五龍左泉神右則浙江廉訪副使潘公澤民今鎮朔將軍都督顔侯劉于宣府総帥廳事東菜圃之中以備祀事蓋極當泉流一勝處也泉在城北数里之外出山谷間清冽而甘肥居人作修隄迤邐引之入城以飲以濯以瀦以灌艸木蔬茹之區雖

旱暵不梏侯嘗率將吏躬畚鍤從事于斯間語于衆斯泉惠吾井邑之人厥功甚大其必有神司之者矣則有應之者矣曰昔者藩公嘗為鄉郡即今之宣府善政在人有祠龍泉之事柳城姚文公燧有以取之見之于文幸有攷焉于是有祠祀之舉而以記来請按姚文公所為潘公神道碑記公以太保劉公薦累官至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早及游魯齋先生許文正之门与文公有同門之雅而斯文詳考平生履歴蓋不一書固非祠龍一事而已惜乎今昔事殊朝市迁革欲求其子孫丘壠湯不可知所可知者独賴文公斯文之傳而已耳嗚呼吾党之士得不有深致慨焉於斯者乎潘公勤民之績偉矣而特賴夫文章以傳文公之言信矣固必本諸其功業而著二公之所自見于當世是亦可知雖使之配泉流而並立以同垂于不泯其亦宜矣然而有志之士即是之所謂文章事功欲夸以自是其可乎由是而考求二公之所自俾益知所効法以求造乎其極不亦可乎觀夫文正公之退伏于鄉則足以正家而善俗其發之為言斂之為書則足以垂世而立教其乘時舊庸直道大行進而立乎天子之廷則足以尊主而庇民光

明正大磊磊落落流声寔于穹壤等百世而常存文正公不謂之人中之龍矣乎予也記龍泉之祠亦得因潘姚二公而推本乎許公之道如此吾党之士其或因之而興起焉則凡及物之利將不止乎一泉之云而已

棗階記

予自壬申歲来宣府而丙子始去甲申而復来則寓今西察院中院之西耳房陳年公案充塞滿屋丙戌之夏六月十一日門者告曰隣有猫来乳焉吾惧其或瀆也亟啓鑰視之辟三面塵積不可近開戶即之

簷牙相屬平居遠山歷歷皆隱去獨堦下有隙地從橫不踰尋文有棗樹一株青子大小者七枚樹不滿數尺意亦非三五年中之物也而其枝葉扶踈蒼欝可愛矚目者久之顧時屋中久不治蓋院自宣德中始有巡撫而作迨今且三十年巡撫者已更八九人考辟間字正統中嘗宿書椽于此自予壬申所見扃已久矣吏士偕集連數日治其文籍棼者以斉蠹者以袪鼠者以剔更為掃別室而高架之千戶魏亨乃於其中畧加繕治粗具熏炉筆床几席之類以為自公退思之所又以棗之故稍西展地少許使得婆娑

樹影間于是自非寒月塞扃凡予之於是室行坐偃俯繙閱之暇茗飲之餘擧目之伸眉無不与棗接棗非今日之遇乎噫棗乎棗乎吾去而復來吾來必復去今年明歲吾不可知後來者何人吾亦不可知吾惧吾之去汝誰恤復汝耶伐而去之無甾植耶抑将去尔而他易其植其然耶其不然耶雖然始也棗不吾識吾非有心于棗也今也吾非棗之憐棗非有求於我也為諦思而得之人也萬物也同天地之一元同隂陽之一氣也同一死生也同一榮悴也遇不遇有時盖亦無不同也故君子之于物無大小無寡衆皆知愛之不知害之耳而何尔我彼此之間哉吾後來之君子為某為某安知其不愛仝于我乎然則吾于尔棗也奚其憂

藻竹堂稿卷之五　終

菉竹堂稿卷之六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公存稿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雁孫葉夢洪刊行

鄉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襍文

黄氏兄弟字說

將樂黄氏宋少師忠簡公之後族之惟本有四子曰澄字源靜曰清字源潔曰濟字源達曰澤字源順前年清以充貢來爲太學生介吾友黄廷猷求說其字

廷猷盖其從兄弟行中人也乃告之曰若兄弟所得名皆從水而水之本曰源字則又皆繫之以源若父之于其子若賓之于其友得無意乎水一物耳猶不能無本人爲萬物之靈独可無本乎水静而清曰澄孔子之論仁知曰知者樂水其體以動其效則樂也清者潔而不汚之謂昔有人謂水清可以濯纓言其與濁者異矣孔子聞之以告門人孟軻氏之言仁政則亦有取于水焉字曰源靜清曰源潔宜矣濟者舟船涉濟有賙救之義已不濟不足以言濟人宜字之以源達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已澤則水名耳水有二合而衡流其歸則皆順下而入于海宜字之源順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而先儒以爲順其自然皆是之謂矣廷猷起而言曰子之言悉矣請言其本則如之何夫若兄弟之名父兄賓師之命義各有在要皆自孔孟門中得来而曰仁曰知則其大者耳仁者萬善之揔名天下之善统於一仁言仁可以弁綦而無遺况又言知乎仁知非所謂本乎吾又以語若兄弟者若兄弟出簪笏之名家守詩書之故習不過仕与處二者而已仕者与處者不同以以其有事君治民奉上馭下節目繁多而不欲以善

之也善之〻〻要不在他求其果有出于若之處家者之孝弟乎由學以明之由孝弟以推行之天下無餘事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廷猷曰命之矣請書以爲字之說景泰三年三月

朱氏三子字說

吾友朱日南三子長曰文次曰質次曰彬皆未有字日南以屬于予朱崑山之士族其先出雎陽宋五老兵部郎中貫之後衣冠相禅簪詩礼相傳守盖前輝而後映也文則又爲大理評事王君世英之倩王君王君亦以爲言予不可辭夫三子之命名本孔子之

言著在魯論傳粹者倫矣則何敢贅雖然今五老之重於朱以當時圖寫之圖尚存其家無恙也予嘗以士隆先生所得傳觀焉請以圖喻如何凡今繪西家筆墨必精采色必鮮好夫然後點染之工可以臻衆妙字文曰德昭昭者彰著之謂文也其務德乎哉然其筆墨之所以施采色之所以設必先于紙素之良次及夫粉地之称繪事始可得而成也字質曰德存存者有源本之義質也其亦務德乎哉後素具矣采色倫矣由是而葆之藏之可以傳遠久而不渝不謂之成矣乎成之難要亦非苟且造次所能致矣乎字彬曰德成成者有終之之謂彬也不務乎德其又可乎哉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孝祀忠信固德之謂而德也者寔得于己而非冒焉不寔之謂矣吾以德昭兄弟家世之高內外之矣人之所望者固重矣其尚有以推行之者乎若曰外炫而已矣卻朴而已矣小成而已矣夫亦豈今日吾寔祝之意也哉

說玉

有為寶玉之說者曰美哉玉乎宝族之尤乎其為宝也亦豈易乎哉方其未出也山輝而水秀璞也不掩其美其既出也雕琢之切磋之由是而後可以為琮為璜為圭為璧為瑚為璉以奉靈祇以班諸侯用之而王公無歉周乎礼樂而無遺是誠可宝也已雖然君子配德于玉吾人所之寶當必異于是何則之人也才智非不通也才浮於德矣謂之曰賢而宝之可乎文章議論非不辯且麗也文過其寔矣謂之曰賢而寶之可乎必也孝弟行于家乃一家之宝也則一家宝之忠信行于鄉乃一鄉之寶也則鄉一宝之右之人如曾閔者是已陽武王彥方之徒庶幾似之辭命之善輔益之勤惠愛之敷施為一国之所利賴則一國宝之鄭之僑楚之圍是已正色立朝純誠亮節坐于廟堂之高折衝千里之外君德以明民生以寧使百官大夫皆有所務式乃天下之才天下之宝也則天下宝之漢之鄧禹汲黯申屠剛諸公唐之裴狄二公郭令公皆可以當之至于道德之高功烈之盛前無過焉後無所繼若昔達焉如皐禹窮焉如孔孟是為萬世之寶則萬世宝之者雖非夫人所及而禹皋也孔子也亦夫人焉耳人無志則已苟有志焉於戲舍是而儒焉其立言曰我其敢取法于聖矣若是者其可乎其不可乎悠哉頑公之子玉字宝卿予昭以

是說蓋不徒宝玉告之而且重以人中之玉期之也
寶卿勉乎哉

碑銘誌

硯銘

包硯則亾吾研則一名不務同務有其寔交承君子
守而無失噫此東廣行臺菉竹堂中之物

王賢婦葉氏墓碣

嗚呼此吾王氏妹葉氏洲英与其子葵兒所葬處也
嗚呼吾妹賢矣宜壽也而天速之咎吾甥慧矣宜成
也而天閼其生孰之為之謂之何哉嗚呼悲哉孰謂

隕珠毀璧足以云吾之悲痛也哉為碣其墓而書之
曰淑英諱秀字洲英一字妙英出崑山葉氏考君諱
某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贈中大夫山西布政司
右叅政前母湯氏贈洲人母陳氏贈孺人繼母沈氏
封孺人洲英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初五日生笄而為
同邑王綱婦：道完整舉族師之天順三年正月二
十八日疾卒于家冢子葵生十二歲矣亦以疹次年
十二月初四日相繼卒皆瘞于此是為南戴原遺孤
子女各一承祖蓋葵之弟母卒時二歲女弟臘梅五
歲云

兵部主事趙克周墓誌銘

克周予友也二十五年前嘗偶予試御史院中時克
周丰姿娟：玉雪独先呈卷詞氣英：然其可觀也
後予出官嶺北克周方称捷進士科亟作長書貺予
予奔訃南還克周曰從數十御人騎馬踏氷凍出宣
武门慰劳予候予就道始還有徘徊愛恋之意自從
予凡兩有赴廣之行克周累軏予直房晤語時則克
周之交与日益多而其聲譽日益起矣嗚呼克周今
其沒也已克周之兄国子助教克強狀克周之行求
予著葬銘嗚呼吾忍忘情吾克周也哉克周趙氏諱

博其字克周蘇之崑山人世業醫大父子良父止敬
以克周貴贈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母曹氏贈安人
繼母朱氏封太安人克周七歲能暗誦大季書註十
二三通易經善屬文朋教兄每奇之曰吾難弟也景
泰庚午中京闈鄉試禮部會試名在乙榜乞歸卒業
繼登甲戌科第二甲進士第奉使命江西既還擢兵
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武選成例冗多克周精勤弗懈
歷練習三載書最
賜勑命進階承德郎封贈其父母妻于克周有公勤
茂著時譽益彰之褒天順癸未聞喪歸丶而道病：

歲餘而卒甲申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四十又六以
成化元年二月十三日葬于玉峰之陽先塋之次兊
周元取王氏贈安人繼室沈氏封安人生一子同人
方九歲女三具王氏出長女適龔紘克周闓爽疏達
謙和能覺聞人有非辜事有不平心不問其識与不
識每為之解紛人有所托必委曲為之如理己事喜
納交勝己者意有所合即觴咏談咲竟日夕所在公
卿詞林大臣之彥必致其詩文愛玩之一兄秦贅附
葬其外族為鬻地迁葬求文表之雖責顯不事圭角
故士無戚疏貴賤一与之接靡不傾心聞其卒蓋多

惜之克周多能軍旅法律筭數陰陽醫卜琴弈書画
等事皆涉獵爲工詩有新意所作效顰集味易稿藏
于家銘曰
質美兮材良天衢兮翱翔驥當御兮劍発藏孰摧其
鋒兮孰逸其輶我懷君兮心孔傷

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篠庵張先生墓誌銘

英宗皇帝復大位之五年庶政時叙悉如其初制于
是
詔在廷舉文學行誼士仍理李政廷臣合辞以南京
刑部郎中張和等名上
上特陞和為浙江按察司副使餘陞擢各有差皆畀
之
璽書乘傳以行蓋今天下藩臬十有三浙江固其首
云今年夏戚自廣赴
闕過浙江浙江之三司言張先生病矣張先能仰祇
德意涖事庯朞巡行徧屬李者且至再勞億故甚病
矣既而見官屬學官弟子皆如三司言未幾先生竟
卒于其家其郡邑之賢皆走哭吊里巷之人多咨嗟
悼惜浙之諸司亦皆致奠其門人學子相會哭者數

郡畢集閒作為文詞以致其哀傷之意公卿大夫詞
苑名流聞其訃莫不嘆息曰善人亡矣噫先生果何
為而能得此于人：哉蓋先生天姿頴敏絶人成童
讀書數行俱下尤債李不怠至忘寢食稍長即知謹
義利吴否之辨為文章立就已鏗鏘有奇語倜先生
長者有賢名即趋詣請益同邑張伯緒華亭陳文辟
翰林尹風岐皆与重焉正統已未偕弟務同登進士
第廷對之文稿無竄抹讀卷者奇其才請寘首選以
病目劃不果擢第二甲一人不久移疾家居一時碑
版之請戶外之屨恒滿執經問業學徒踵至先生率

語以科舉易事學者務治身心他日當有益國家耳有以程文請者學擧題多或百餘言少則二三字先生兀坐默誦經傳以箋釋一無所遺言出成文諸生泚筆左右伸紙疾書至迫速不及書數十人人各不同莫不滿意而出後頗厭苦之而諸生屢却不可去歲庚午主考江西鄉試五經文字得士爲多辛未授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三法司有重獄就諮次所上奏牘皆經詳定尚書侍郎待不以郎曹禮稱以先生遣子從之學俄膺驛召入翰林与分館脩纂宋元史書事翰林素韙先生名旣從事皆以同事得人自慶

天順改元還南京陞署浙江司員外郎明年寔授又明年陞署陝西司郎中未及書考而提學之命下矣今之士大夫君子經先生指授者内而侍近外而藩臬州郡稱能官者皆有人假使處先生養士儲才之地其所就不旣多矣乎提學之任亦重矣天與之年其又可量乎蓋先生之不忝其用殆非人力矣雖然士之見重于世用不用其果足校也夫先生性孝友治父母喪一遵朱氏禮以家無厚產恨嘗節俸給製衣帛寓其兄以及其弟與全名節鄉前輩溧陽家章士希老無所歸嘉興朱國庵其校師也皆爲之倡醵

金以圖其後事介潔自持權貴之門不一濡足聞忠賢節義之爲喜躍如自己出直無他腸有所知必以語人不問交處久近朋游有過嫈怒面折之是丶非丶未嘗少容貴近是嘗有以事懷金過先生者雖怒斥之然猶委曲掩護不顯于人以是人多憚服之先生臨沒之日家無一金之貲而遠近敬愛先生者多致賻以畢其喪先生諱和字節之號蓧庵張氏崑山名家世有令德其生邑横塘里曾大父道祚大父文裕豪士父用禮贅致和北横塘何氏遂家北塘又家廟涇之南後以稍貴贈其父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

吏司郎中母何氏宜人先生之妻丁氏封宜人子男二人懋甫直甫懋甫邑庠生女三人長嫁諸天霽次受配聘葉晨皆出丁宜人次尚幼側出也先生永樂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生卒于天順八年六月九日卜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塋于馬鞍山城西隍庙之先塋先生之平生見其友吳刘昌華亭夏寅所爲傳蓋于史館秋臺之事加詳焉其于盛累世通家其相視異姓兄弟也南都之會剪燭劇談有互表祖塋之約而今其已矣蓋先生之所厚莫如盛雖不忍銘而義宜銘：曰

南峙維崑婁江湃奔代産豪賢匪獨樸雲噫嗟先生
超前軼羣百氏揚瀾六籍穷源昌言王廷載華詞垣
粤有文衡式臨大藩兩贊刑書寔多平反豈無他人
或深以繇士行公才名子之存五色光晶亦大而毀
淅俗熈〻重别訛〻朝勤夕劳軸車軒〻往而不来
引領含嚬若人云亡天胡不仁高坟欝如一丘序分
後欲求之于我斯文

顧處士墓志銘

蘇州進士顧珣喪其父處士君治葬有日不遠四千
里奉狀来上谷求予為銘予忝相知君臣父子间誼

不得辭顧之先見予所志君之父墓其祖德甫考思
聡妣張氏生子四人而君居二諱寛其字孟惠雲泉
又其别自號也性警敏嶄確嗜學問從里中狄有中
先生游先生元之遺老時高季迪諸公方以詞章自
若先生独日与諸生講明正心誠意之李君成童即
知重師訓而力行之年十八父被役于淮君請代行
伯兄以君夙疾未瘳難之君曰父兄非可重劳而諸
弟尚幼兹固寛事也幸勿憂君服劳数年卒以無恙
伯兄嘗遘危疾藥弗能療君每露香祈祷至刲股作
粥啖之疾忽愈人以為精成所感一日歸自淮家已
折爨即儆屋挈妻孥行不问財産有無旅即迎養父
母父母疑其力有不任君泣且告曰請試為数日茍
肥甘旨有不充兒罪則不敢辭居数日父母安焉而
忘去盖君志篤倫誼外劳于公内歆于私自少壮至
終其身如一日然也平生不妄交与交則必有始終
鄉之達官顯人非布衣交未嘗敢入其门自奉儉約
身無羅綺之飾有劝以稍從俗者則曰吾庶人分宜
若是工為詩尤善楷書雖老臨寫不倦至目眊乃已
識者謂其詩得唐人体裁其書温润中有方正嚴毅
氣象類其為人天順八年十二月十日疾卒于家得

年六十有八以成化改元八月壬寅葬郡城西五十
里光福之鳳凰山娶夏氏崑山大族男子四珣最長
柯潜榜第二甲進士次曰理曰琦曰玹理出少房吳
氏女子三嫁柳謙許翔朱継孫男一曰逢泰昔者予
偕計上京師始識君吳閶門之西時君家　廢舉相
見言不及貨利觴予小齋中出古書名碑数十種指
顧評品剩談微論至日昃意猶勤〻予固謂翛然塵
外人也盖于今幾三十年矣如斯人今又何可多得
也哉銘曰
敦虞非信軌頭非犇我則我循惟善与仁繄雲泉人

不亡者存

虞處士墓志銘

虞自雍公之後有邵庵先生道德文章袮雄一代卓乎不可尚已繼而有勝伯教諭際我
國家興隆之運應時而出昌其家季寔多處士蓋勝伯孫也予嘗遇處士于荒江寂寞之濱潛潛言蜀山邈矣崇仁不可知矣望滇南之白雲顧吳中之丘隴有誰知予中之感焉者乎予聞其言而切悲之嗚呼雍公盛德澤流子孫一盛于邵庵再盛于勝伯而今其衰矣衰其有不復盛矣乎吾于處士固不能無望

于其後人處士上泝雍公九世諱漫字正清號學憇曾大父炫大父堪字勝伯博季多才
高皇帝得其所試京華雪霽詩大加称賞授雲南郡學教諭卒于官不得歸父鏞為今蘇州府吳江縣笠澤里人為人質寔清脩言若不出口一室蕭然賦詩飲水晏如也先世御誥畫像遺書手澤亦多能守之生于洪武乙亥四月初六日卒于天順甲申九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歲娶吳氏子男三人曰樞曰機曰權女之壻同邑高杰唐潤孫男四人燁煜燔烔墓在某山某原吾崐山之虞相傳亦出雍公而譜牒亡逸矣裔孫啓東嘗據其所知累葉家諱質之處士處士初謝不知既而得其五世祖棠元統中復田公牘于敝篋間即寓諸啓東俾攷之焉于是啓東介其諸子来乞銘銘曰

乹復伊始吾係吾志于嗟乎處士

仲二從兄墉志

兄葉氏諱昌字公大行仲二崑山人曾祖茂林府君祖敬明府君我先叔父景新府君其考君也母姚氏先叔父惟一子加愛屢更名師延金汝礪先生不出家塾者十年竟以先世父早世迫于幹蠱而輟其學

兄醇和敦寔平生不識矯僞傾側之行養母撫諸妹称孝友若無間言先君先叔父南北里居不肖忝科第縣官將表建坊名先君以所居地隘辭兄聞之懇曰昌地祖宗所遺吾家顯榮祖宗所致夫又何辭讓地若干尺為之于是先君為喜而從之以成其志蓋其知重倫誼而明于義利之辨寔多類此成化元年五月十七日以風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五宗族鄉党莫不哀之嗚呼天何奪吾德善之亟也猶記兄之初生也四柱皆卯星翁或言他日當貴不則有後福兄今于壽畜已尚奚云貴若茫茫無情之後福其

又可必也耶嗚呼天乎痛哉兄娶邵氏生四子諮諲諆謨而諆謌皆夭謨甫知讀書女三人皆已嫁孫男二人涞溱以某年某月葬于北湾祖塋之次戚既畢兄于行塋復忍哀而為此志使謨泣血書石刻寘諸壙云

顧文之墓志銘

嗚呼文之歿矣予安得而不悲也初文之擢第時予官西掖以鄉郡故每日晨文之即偕戚允高過予談政事析疑義或至夜分甚或觴咏歔呼擁榻不能休蓋兩人同年進士志趣同其不同者允高杯酌後輒

有雄辨而文之則愈益自持吾固皆知愛之重之天順初予与夏德乾俱制服東歸而文之亦先予告家居德乾乃文之後一科進士兩人時復下上吾廬中直道清言有起予之益焉嗚呼三子者居同里仕同升皆嘗從吾友張蓀庵先生游其學有指歸其志行之高皆非予所能及也顧以萍梗孤跡江湖萬里數十年山行水逝矣多三子者不能不時〻往來于懷德乾宰一邑困于上官其毀蓋略同于予聞允高稍迁郡守志得矣何文之亡訃倏又及乎吾耳耶予安得而不悲吾文之也哉文之蘇人姓顧氏諱珣幼有美質父雲泉翁特器待之篤于好學為文章醇深不肯苟有称説尤善筆札景泰二年舉進士

賜進士出身觀政吏部以疾得請歸益進于斈文益奇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竟以疾卒毎四十一初娶同郡閻氏繼女生一女側室張氏生乙子進泰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文之端勁有守動接人雖和頗好規切人文游中有不可人意事輙有言徒之而人亦多服之養疴于家非公事不一至府縣門如流俗事干請嘗自誦曰廉者士之恒亦士行之大端世好言官當廉而不聞言人當廉官不廉雖

逭于國典人不廉必干于清議清議之重固與無踰焉吾其敢弗慎乎嗚呼使文之而一見于用其所就當何如而其不幸也疾病而早死惜夫文之世家已具其先世墓版蓋予異時嘗銘文之大父母矣去年銘其父今年又哭吾文之而銘焉吾于一家三世之銘則不勝悲矣銘曰

才難于生難于成不難於隕傾噫嘻文之其永寧

王舜欽墓志銘

嗚呼自古賢聖君子忠臣志士豈必皆能保其身哉顧其人美否何如耳舜井廩之下傅巖險之中其不

死者幸也屈平以懷沙死伍名以抉目死子推以抱樹死因本諸其志若負才如孔北海文章如班孟堅忠恵如王章龔勝何武韓延壽之徒而皆不得其死亦豈非数乎者之尤要亦有命存乎其間故曰夫人亦在乎賢否而已苟賢矣其不幸而死于非命庸何傷苟不賢焉雖老死牖下悲鳴自愛于兒女子之手亦澌融泯滅或遺臭于無窮也何益之有鄒孟氏之言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亦吾友王舜欽之謂欤舜欽王氏諱汝敬其字舜欽世為蘇之崑山人正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用節公之

第四子也曾大父元吉大父子禎皆以尚書恩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母夫人陸氏尚書公五子長汝賢大理評事最幼汝霖兵科給事中未仕者汝奇汝翼皆如玉瑩然皆才且良舜欽自岐嶷不凡讀書在昆季中独先穎悟且至孝尚書公已已扈從歿于行營継而陸夫人亦以悲慼卒舜欽哀毀骨立杖而後起久而後始能行人多其行已而補国子生天順七年順天府鄉試名存高第有司為刻書經義一首行于時又三年入會試初場抵暮官烛弗戒燔及席屋舜欽体豊腴不利走趨遂及禍得年四十有五永樂己亥某月日生卒以是年二月九日娶監察御史致仕蕭山沈某女有賢行子男三人曰玠曰璪曰瑄女子尚幼舜欽和而端且介早承家学之懿而用以己志所立卓然不激不随也為文章脱略近習根拠至理雖不苟作：則必于過人今尚存詩賦序記若干篇皆諳古人篇章字至不可辞識兵科名手録藏之於是玠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舉舜欽衣剣葬于尚書公兆域之側泣而来請予銘嗚呼舜欽予之良友也予嘗有以語舜欽舜欽因不予弃也夫安知吾舜欽之進而遽止也哉乃按監察御史朱鋐之状而為之銘

銘曰

物之终窮盈虧変迁孰云魚鱉孰云烏鳶祝蝸何辜凤伯奚冤孰之為之匪人也天惟夫東城之壖叢塚鬱然藏焉祀焉

天子憫憐又奚傷乎是阡

後軍都督府僉事贈光禄大夫都督同知周公神道碑銘

公姓周氏諱賢字思齊世家滁州昌城之南湖曾祖庇元季從軍帰附祖礼永楽中積功官至宣府前衛正千戸考安襲正千戸贈驃騎将軍僉都督府事母

楊氏颜國武襄公之女弟贈夫人繼母刘氏封太淑
人公生氣貌偉特有胆略尤長于弓馬弱冠仍父職
嘗從颜公巡白塔繁敗三岔口兀良哈賊衆陞本衛
指揮僉事歲己巳追達賊于懷安城東生擒猛克兒
麻帖木兒守又于大同栲栳山擒賊首則不丁公寔
先登既而颜公被召公從征荆紫口等處遇賊皆有
戰鬪功景泰初元還宣府虜近南坡及潛伏閔子口
官軍拒戰公皆與焉閔子口之戰也虜軍衆我軍寡
主帥頗犹豫未決兵士皆色沮公獨奮前手鹿角榨
木釣連鉄繩而颺言于衆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正在

今日叱咤之間人人用命虜為之懼一夕自遁于是
累陞至萬全都指揮僉事二年副揔兵都督高郵孫
公安請倩守独石等八城堡馬營極當寇衝衆難守
倫之任孫公即日奏薦以為材勇可使固莫踰于周
賢者
朝廷從之高郵公蓋公婦翁也時衆論不以為私而
公翁壻亦不以是自嫌也未幾協同孫公鎮守孫公
既得風疾遂命代之公在独石八年威懷兩盡人用
倚重今
天子初政追録舊劳進都指揮同知尋勅後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天順二年六月以寨下兵期嘖有煩言
就逮
上察其無罪释不問遣北虜犯凉州及延夏邊急沓
至公踴躍請行
上大悦召至便殿慰劳而遣之從其請精選馬營壯
士千人自随仍給以素儲羨餘白金乃行既至河氷
方堅公自十二月終旬日內率衆要擊破虜于硝池
稍引避去三年正旦日駐軍安邊營虜飽掠退自內
地公大怒即以精騎為前鋒轉戰四晝夜斬馘奪獲
甚衆揔兵者非人援兵不進公死焉是年正月四日

也揔兵奏捷
上亟閱奏至公与其同行前錦衣指揮李鑑死事玉
色為之不怡曰奈何喪我兩得力人蓋公与鑑皆受
面諭簡知有素也
上悼公不已贈荣禄大夫後軍都督同知製文賜祭
悲愴之詞前所稀有
皇太子亦有祭有司給棺治葬予粮布有差遣官自
窀穸至禫除又凡諭祭者四兵部又以其子玉當襲
言有
旨特陞都指揮同知皆異数云公素有孝友之行事

継母如所生待諸兄弟不殊同出尤好賢礼士遇事惟善之從而舉止端重言論英発嚴整而朋肅延待屬使至使跦蹴不敢仰視今武强伯能彰武伯信皆時名將公外氏兄弟也每如推讓以為非己所能及可謂一代偉器者已死時年四十六娶李氏継孫氏今贈封皆夫人子男二長即玉次奎女嫁指揮使慕昇都揮指同知孫成孫男女若干嗚呼甚矣將才之難得也累数百年不能得一人累百千人不能得一人有若人焉而復奪年壯志徇義以死為国家不得尽其用豈不大可惜哉然則公之既沒其所得褒恤

寵眷有加而不已者亦以是歟予昔從軍外者久公始為部將後復得同事寔相知玉既葬公宣府沙嶺先塋之次遠踰萬里奉書狀来南中請銘予不可以辞為作銘曰

巍々公也国豪英白袍紅帙双瞳光教場有辛赴火陽所至醜孽無披昌數惠種德譽亦揚顈国往々賢吾甥高郵副戎騰煭章自言臣壻能挽强武強彰武今兩椎兄之弟之曰莫当誓同国為吞陸梁老我疇昔叨舉將兹行嶺海塵沓茫過眼正失驪与黄望美人天一方有如不死々也臧今公死矣吁何傷長雲亘天誇慨慷未須嗟旧懷吳章維山可夷川可[illegible]瑤鐫在斯永弗亡

墓表

黄徳裕甫墓表

華亭黄徳裕甫孝友士也初徳裕甫之兄祐徳嗣其父戍安陸母氏在行辛葬之戍所後改戍桂林継母与俱徳裕甫請于其兄曰兄共役于官共養于家無以為資固不可且老母異郷丘隴曠于展省可乎此則裕所當事矣于是徳裕甫貿迁者挈一舟日夜走湖江三卿間不少息而時則迁逶過安陸奠献封尌

哭必尽哀蓋既老猶然徳裕甫事継母如母事其兄如事其父孝友之德人無間言家人化之其家食指頗多凡男女兄弟娣姒行冠履裳衣不問彼此貨財一髮毫之微不入私室余所識徳裕甫之後若其猶子秋子今兗州同知瑜皆能守其家法不少変嗚呼孝友之教大行于周而周人以孝友見称其灼々可憑者亦唯曰君陳氏耳張仲氏耳其不迨君陳張仲者豈少哉今後于周又數千百年矣求其人不亦難哉而況夫五筦之間古號南夷其俗可知也得孝友一人焉不尤可喜也哉瑜初授官同知以能官閒甫

三載而德裕甫即
褒封之命孝友固為政之本百行之首歟德裕甫他
善行尚多孝友擧其大者則其餘固可畧也然則予
之有重于德裕甫者其為勸将不特為黄氏後人五
甞一隅而已也嗚呼表德裕甫之墓曰德裕甫諱裕
黄其姓也世居華亭張塔橋今為桂林人曾大父仲
名大父均寔父友文皆無仕者母馬氏継鄒氏德裕
甫以子貴封奉政大夫兗州府同知配歐氏封宜人
子男四長瑢次瑜次瑝次璲女二適百户朱銘及千
户李福之子淙孫男三女二其生為洪武壬申十一

菉竹堂稿 卷六 廿三

月廿七日享年六十有八天順戊寅德裕甫自兗州
受封還以六月九日抵桂林翌日得疾又五日遂不
起其葬以　年　月　日墓在城南之羊角
山云

太孺人胡氏墓表

贈監察御史桂陽朱思諫之配封太孺人胡氏春秋
八十以天順六年八月十四日卒于家其子英聞訃
官下哀服如礼将還過予泣且拜以表墓為言按英
所自為狀太孺人姓胡氏諱桂娘同邑委溪里名家
女有女德考遠蓭妣朱氏思諫之父陽朔主簿攀麟
極知愛其子謹擇子婦納之思諫後從事州郡以介
潔聞未及有為而没于京師太孺人時年尚少能挺
然以秉節保家教子承先為己任且辛勤植立故家
業賴以不墜生二子英最長哭父時纔五歲稍長即
知向孝太孺人遣從其從兄惟善游手麻学以為紙
筆供需無倦色英今成升縣庠登進士第授浙江道
監察御史
朝廷以年勞　賜勅命于是太孺人有
褒封之命英因以就養請太孺人復之曰道遠非者
者所宜汝居官能廉能慎戒斯不辱

菉竹堂稿 卷六 廿四

君龍不妮而父不負老身勉之而已聞者謂有崔母
之風未幾英超遷得叅議廣東廣桂鄰也往返不踰
旬日太孺人喜甞一至非久即歸而英在廣東數十
年以公事便道輙得過家天順初政又得分俸于家以
為養而其過家擧觴為寿一堂之上母歡子恭冠雲
翟珠金緋烨然郷人之有子者莫不曰夫人其能教
者歟有親者莫不曰朱氏子是真能孝于親如是者
蓋于再于三于五七焉噫太孺人亦榮矣太孺人之
冢孫為英之守孚与其宗人之子曰守恕先後皆選
貢守孚之弟曰守顒曰守譙曰守恒曰守益曰守巽

曰守蒙曰守節多秀朗有志于学太孺人之教与其
盛福覞于其家有是夫二子惟英即英也其次惟慶
女二嫁胡注何福洞曾孫男女若干人其葬以
年 月 日穴在 山 原英卓犖負才
畧与予同年進士今為廣東布政司右叅議蓋將滿
三考而廣之人譽之無間言予方欲奏留自助而遽
聞以憂去固不能忘情況又以太孺人之德之榮有
可書也遂不辭而為之表

錢母陸氏墓表

航練錢度既礼葬其母于先塋之次以予自官下便

菉竹堂稿　巻六　廿五

道相見求表墓之文錢于吾家世有好姻不可辭按
狀母姓陸氏諱妙慧其先長洲人祖華甫偶俛才藝
之士元季避兵乱徙崑山之石浦鎮父 母 氏鎮
之南數里航練涇有錢某良族長者世掌郷之公郷
賦聞母有令姿聘為其子某配入門不為脂粉冶容
恭事有礼家庭雍睦無間言未幾舅沒夫亦繼沒生
計亦頗隕落母哀毀過甚幾不自存姑氏撫而慰之
曰吾今老矣尓孤兒孤女三人其若之何于是事姑
愈謹姑且病母事之益尽力不傷其心躬事田桑顧
頼守節偹子而婦之女而夫之姑没而送終之又不
幸而子婦亦早歿為長其孤孫而教以成之蓋母凡
婦孀居者四十餘年辛勤不懈不知年之過乎八袠
逝矣其生為洪武十九年享年八十有七以天順六
年 月 日卒子男一即度女適 孫男一衢女
若干曾孫男女若干衢吾葉氏壻也好學而治文自
言九歲失母非祖母不能有今日言及輙涙下間出
其哭祖母詩數十章示予益悲傷悽楚使人有陳情
令伯之思烏噫有是如錢母亦可以為難矣予為之
表其墓也不亦宜乎

周涇杜先生墓表

菉竹堂稿　巻六　廿六

周涇杜孟璣先生之歿也其子璁奉以权厝周涇之
高原于今二十有一年矣茲將伐石表志其墓道來
徵予文刻焉先生為吾先妣祖芳府君之執友交最
厚先生教授里中之時予以童子見先生教先生教
屬对稍有動人語即忻然喜予入縣庠先生喜持酒
走賀予迨赴試金陵先生私灼龜喜揚于人曰吉哉
吾卜葉其升矣乎夫先生之于予如此其奚可辭先
生杜氏諱琦孟璣其字也髫年好学化長屹然如成
人敏于記問尤精于史學每言論可否往事人莫能
難立志不狥流俗与人交氣敢誼重然諾有儒人達

士之風然性雅好閑靜闃崑山之周涇仁里且有園田之勝買宅居之開門授徒多所造就族人子弟亦有從而學者惆喜教人講律令曰此
国朝典章熟此可以治己可以治人平居不妄言咲雖處私室亦不端己正容不嗜酒親賓過從則欣然罄飲必至醉乃已自奉至儉冬不就火夏不使人揮箑悪衣菲食晏如也歲壬戌松人以先生有理才要之督其區賦萬石君聞之搖手避讓後迫于州司不得已至漢城視事竟抑鬱以卒正統九年五月初三日也得年六十九其世家松江蓋杜自祁國正献公

之後有細三承事者自汴南渡徙淞之漢城里子孫寔蕃以姓其村故為漢城人称周涇者中歲所居重先生之志云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子温妣石氏某娶金氏賢而早世子男三長璁次珩子之從姑夫也又次其側室出孫男四人瑞璘瑄復孫女若干曾孫男女若干嗟夫世之人蓋有其腹枵然其行已蕩然多岐營營或者倖僥利進耆艾而考終者矣杜先生隐居持行端確不肆于埶利退然如懦夫乃卒困于勞役視一督區賦為勝且將有所浼焉而卒至于死其果命也夫其果命也夫

兵科給事中鄭君墓表

君諱林字伯森姓鄭氏衢州常山人也面稍黧身長聳如鶴然學通羣経粹然其文楷法亦遒美登景泰二年柯潛榜進士第在衆中不事表襮与之處者輒知詫之曰鄭伯森佳士人不及也未幾授兵科給事中在兵科凡有言皆切時務多見施行踰年予自科中出叅外藩君于予蓋恋恋焉自是不復与君相接而傾聞君愈益有言時發三營伍卒建大隆福寺君即言營卒所以熟練習備非常如建寺不可已請以監局匠為之雖不能從而時論翕然韙之又聞君丁

母憂喪如古孝子足跡不出墓廬之外不肯干埶[illegible]竟以是不合于人鬱鬱得疾卒噫惜哉初予得君之訃累為詩哭之此者每一過常山未嘗無山陽聞之笛之悲見君之子某尚幼家故貧今亦微矣問知其家世將為文侯再見其子授之使刻諸其墓以墓慰吾亡友云尔君為人沉清淡泊有濟經之志其于善人君子所為聞之欣然若自其已出祖彥通父文璀母曹氏娶　氏子男女若干卒時年三十幾以景泰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邑上埠灊溪之西嗚呼初君授官未久即上法祖四事予猶能識之其畧曰為

天下国家者法祖則治不法則否何謂否下焉為民
之厲中焉為國之蠹上焉或于氣之和治亂安危雅
迎而易失且今天下百姓貧困多而冨足少以官吏
廉恕少而貪酷多也民滋為盜蓋率由是即如京師
收養孤老一事全類虛文可見
祖宗時有著令分命廷臣考察今可行也舉郡縣親
民正官今可行也方今之急務先于制狄制狄先于
練兵而典兵者多非其人有名而無實昔漢文勞軍
於細柳太宗教射于殿廷彼二君者豈專以兵為尚
哉我

祖宗有閱武故事
陛下可得而躬行也僧道度牒雖
祖宗行之亦有定額不如今日之濫且近日奸利不
已至為悪逆
陛下細思之輦轂之下豈當如此庶吉士之選寔肇
於
太宗皇帝
列聖継而弗失皆有明効今必俾天下後世謂今日
真有養兵之寔而非務養兵之名可也嗚呼君之言
如是使君而久于官使君而稍進樞要使君而不夭
以克則又不知其所言與所行如何嗚呼鄭君其可
惜也夫吾是以表之

錢節母傳

錢節婦祝氏上海祝公傑之女崑山航練涇故民錢
晟之妻也晟之父蒸善翁与公傑好聞其女有淑姿
且与晟年相若也聘焉入門沈默莊重動循禮則處
尊卑馭僮奴皆有法閭里多善之晟故倜儻名士亦
宗目其妻曰此涅墾人也晟一日遘奇疾卒〻時口
不能言而顧及節婦〻〻歔泣而言矣之不幸即妾

之不幸也但妾亦人耳必不辱已必不辱人晟首肯
之遂卒後節婦謝膏沐荆簪素被朝機暮杼辛勤百
出以終養舅姑迎養其母養教其二女宗族有遺孤
子女亦撫存之教之詩書女事今皆克成立以故族
人益賢之節婦嫁時年十五夫亾年一十六今年七
十矣
賛曰予去年還自廣中偕吾友進士開封鄭文康詣
節婦請受拜是日節婦立其壻楊瑜家閣門而見焉
顏古貌素髮如雪舉止端凝不輕出一言予等顧思
下水竹陰森清氣来逼人不自勝告出既久猶罔焉

若有失其欽揖若人之風也有是夫有是夫時成化
改元三月
贊

陳教諭遺像贊

此文昌教諭陳桓玉先生也貌恂〻而溫〻其德之
似也教循〻而善誘其李之美也莆有龍坡孕奇蕃
祉也寶璐之陽歸藏于此也豪墨清風其人如在也
我不識其人而能知其人蓋嵬科膴仕濟美于時懿
先生之胄子也

張尹像贊　布政瑄父

梗楠豫章舉世所珍蚤出用世公惟其人中更險夷
出入中外處之有道孰戚孰泰公之能官人或可擬
公之善教人誰其似惟公之子維　国之楨本〻源
源猗歟令名

王俊伯憲使像贊

在
高帝時名御史也終事
文皇賢憲使也無忝于都廡可美也吾休委祉繇胤
嗣也猗嗟若人豪傑之士也

林陽伯先生遺像贊

璞玉含貞寒松挺秀先業雖貧己德則富詩書之樂
杖屨之精遺像儼然吁嗟先生

金應龍像贊

即吳越所稱金元七摠管先五世祖妣之
叔父也
鄉之壯士國之茂材辭著呼白玉海金臺日神明後
靈熙日開處以叢祠不謬誤哉

衛夫人像贊　應龍之配文節公之孫

秦國令孫金堂佳婦三十孀居紅顏皓首既光其先
亦篤其後遺像百年雲仍是守

與謙弟行樂像贊

尓冠尓衣尓詩尓書家庭之教世澤之餘宜尓優游
重我友于敬之　永矢弗渝

顧孟裕像贊

肅〻威儀謙〻德履其行之本則孝友行于家庭其
存之厚則忠信孚于州里是亦為政奚必曰仕有李
有言曰詩曰禮善教克成曰有賢于千里神駒聲綽
以起蓋壽福之方臻猶兢惕其未已噫之人也徐仲
車朱長文豈皆有志于儼美者歟

夏季益像贊

其貌温〻其中坦〻野鶴孤雲一是蕭散其壯歲樂
矣湖山之外其難踰然蘭玉之前顧德善之在躬宜
慶澤之綿〻恩詒自
天别服有幨介尔寿祺永錫蘇祉

范啓東先生賛

論高而稚行峻而誠士林之特藝苑之英許紡所在
月旦有評黄荃崔白亦齊其名噫此都人大夫所重
而為呉東南之范葦丝先生也

補西叅政像賛

平生不識初相見一点靈臺我識君落〻江南窮措
菉竹堂稿　巻六　三十三
大行〻塞北舊叅軍龐拳大踢成何事和氣春風和
到兴公惟有朴忠思报
主賜衣猶染街炉熏

兵科像賛

尔在言路人或尔怒尔方外補乃或尔許噫所謂求
全之毀所謂不虞之譽非汝也耶

甲申像賛

尔癯病起尔寡謗駛惟尔一心如氷如水

乙酉像賛

尔綉其服尔政肅乎尔金其槃尔德完乎尔君尔親
思立尔身尔師尔友思执尔咎庶一幅之生綃或千
載而不朽也

朝服像賛

南北馳驅二十年涓埃未有報
皇天惟應謝却朝簪去薛㵐湖邊一釣舡

公服像賛

文華峰前淞水南数椽喬樹道人庵父書一〻可畫
讀兩游兩〻能清談緋衣象笏立廷陛艇子綸竿空
石潭稍紓邊急謝
天子都門暁日登峙騋
菉竹堂稿　巻六　三十

金衣像賛

邊人擁路看卿　命自金鑾愿節懃非称
君恩欲报雅流年九五内愁緒萬千端不奈吹蓬鬢
西風滿地寒

亡妻金恭人像賛

我昔學宮鄰汝能嬰程氏之薪我忝侍從臣汝能知
儔之貧父母姑章僉曰汝孝有子有女維汝之教汝
不永年切我悲
天恩荐須千歲有耀

耿恭人像賛

生碩大之宗秉儉勤之德肅穆婉愉以承以式德耀少君其為女婦也皆得師文伯〻奇其為人母也知所擇恩封鼎來輝光赫奕既曰遭逢亦自平昔吾与子盍将樂偕老于期頤綿福祉于無數也哉

麗郎中像贊

風沙裘劍亦云豪別取賢科賛六曹壯志盛年須努力　恩波萬里正滔〻

文山先生像贊

予嘗于　京師丞相祠中拜觀遺像其一舊本意是

故元時筆其一是近年所摹去舊本遠甚近又于張郎中遂處見此本蓋又加遠矣雖然圖像之於丞相其似不似皆未可知竊嘗有以仰窺丞相之心焉請為之辭曰

宋運既暮噫彼云何若噫君親之故噫人臣矩矱噫一身萬古噫

菉竹堂稿巻之六　終

菉竹堂藁巻之七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公存稿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旅孫葉夢洪刊行
郷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祭文

祭李衛公文

維天順六年歲在壬午夏五月乙未朔二十日甲寅具官某謹率廣西按察司僉事袁凱并布政司理問丘春以牲醴之奠告于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之

神曰惟國公巨唐兮乃将乃相聲皇〻兮功蓋一時勤四方兮南踰服嶺無留行兮有惠在民〻弗忘兮睠茲古藤世承嘗兮西嶽有書令壁藏兮銀鈎鐵畫鸞蛟翔兮英風勁氣凌寒芒兮我嘗俯謁心辯香兮鵾鷀薜荔遊頹廊兮猙獰粉繪混冠裳兮爰撤守土斥淫荒兮靈棲載新潔且明兮仍主以木傍厥堂兮名正禮存神樂康兮茲惟告成辰之良兮桂酒盈樽薦蕉黃兮公佑遺民壽無疆兮　越

祭張郎中先生文

維天順八年歲次甲申十二月庚辰朔越某日契家

生葉　謹遣弟蔬莘男晨郎以柔毛剛鬣庶品祭于
故三哥尊契親家篠菴張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天
雲錦其文之工龍宮寶藏其學之充其古心直節
寒庭獨稍皓雪青松其完德懿行良金美玉若鳳獅
龍嗚呼巍哉焉哉先生之風雖極其辭亦何能畢其
形容也耶區〻小子辱愛童蒙莕南莕北宦轍西東
提携誨蒞訓執與同䏻息之托寔金始終何修文而
莫返嶽銘筆之我當顧不腆之繁蕪誠何足取重乎
幽宮況乎山邈悠奔走匆〻轜車麾柳有路奚從睇
南天而長慟托幽怨于悽風或翩然而被髮來歆我
菉竹堂稿　巻七　二
乎此鐘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篠菴文

維成化元年歳次乙酉六月癸未朔越九日乙酉眷
生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葉盛謹即上谷寓所以清酌
庶羞之奠告于
故提學憲副篠菴張兄之靈曰惟兄與我世契斯文
而子而女結約以昏請昏届期尚存手筆事有不虞
兄殞于疾兄服必期弗克成禮自處〻人其敢不致
祥琴在御三星在戸六月之吉見我冢婦二姓一門
百世之期庇祐惟兄用告于私尚饗

祈雨文

維成化二年七月初一日鎮守宣府太監王受鎮朔
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顔彪巡撫左僉都御史葉盛
同奉御張遐管粮戸部郎中張遂謹率萬全都司指
揮都指揮等官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宣
府城隍之神社稷之神風雲雷雨之神山川之神五
龍之神曰聞聰明正直之謂神惟神有能福善而禍
淫也福善禍淫而或毫未爽焉則奚聰明正直之有
宣府邊郡雖曰仰給于内郡蓋特十之一二而亦瘕
矣于是乎私有私田公有屯田皆一方倚頼歳計所
菉竹堂稿　巻七　三
資而今年自春以来父老莫不曰禾苗茂敷雨澤節
均又幸邊報頻稀蓋自正統年来幸而見今年耳神
之福吾人者可謂厚矣首夏稍或傷旱滿望秋田之
稔以称大有之書茲爲夏末秋初黍穀弥望秀者始
花實者方液乃有積旬之旱萬口嗷〻無能爲計神
于吾人獨又何忍乎意者其或不由于神而出于人
欲我等假令是非不明心口相違狥私播惡毒軍而
虐民神之禍淫必及其人又豈能移禍于無辜之衆
人以傷神之明聰明正直惟神是与禍淫福善各從
所處神靈不昧必賜以雨神其許之哉尚饗

祭孫御史文 郁

惟公生長朔陲抱負才器秉時奮興起陟顯位重閑
戒嚴時不逌志嘗未及旬終此王事
明聖知憐公不死矣蘭芽玉雪況公有子子寄隣封
之頑亦有蒨知當兹双璧送葬之期一觴旅奠公惟
鑒哉

祭祭酒陳汝同先生文

嗚呼士大夫之氣餒也亦久矣上焉者狗君父之嘉
怒而不知有諫争下焉者阿所畏者之意向而不復
知有事理之是非雄唱此和草偃波隨鬚眉徒具妾

婦同歸如吾祭酒汝同先生者真歲寒之栢松礫中
之金玉鳳凰之于衆鳥麟趾之于群狸也耶先生胸
襟磊落高論差差立乎經筵則忠謨是告進于史館
則直筆莫回貌儉小以如無下玉堂而若遺再登朝
署出入徘徊誰云脱達六館之師傲睨千古俯視一
時大官顯人有不如意先生遇之不少假貸憤之嫉
之而彼亦知斂避而不敢抗者先生之大公至正于
理有所憑依寓情于酒放意于詩昂藏抱負不服于
人其猶可見者對客揮帚時復有草聖之淋漓人皆
謂其孝友似岑文本風度似李謫仙又或謂求之近
時豪傑亦石曼卿之所為頹然既老飄然而去蒼然
而遊吾徒為之短氣習俗為之委靡嗚呼先生腸明
聖賜還亦知念其往昔憐其既老而將就衰嗚呼哀
哉予于先生井邑之私恨承教之日淺辱采抱之相
知不死之神有往莫來荒日宿草南望悵思一緘萬
里有不知涕淚之俱滋也

祭朱教諭先生文

維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十二月戊戌朔十八日乙卯
里後生中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葉盛
謹遣子增虞臣以清酌庶羞之奠謹祭于故陽信縣

儒學教諭致仕睢陽尊老朱先生之靈曰猗惟先生
金輝玉粲清言要道有若珠貫平生山水番湖日觀
于公于私肅穆自旦非法不言非道不玩徒步蕭然
何有輪奐義利之嚴不輕一餧予聞之太卿曰夏公曰朱先生日見過對奐樂甚但迎午先生揮手即行欲留一飯不可得也得也嘗以請于先生先生曰公意固孚如累人館何
邑有大老晨星爛爛前年來歸相顧而嘆慰勞尤勤
言笑晏晏遠大見期于國楨幹再拜請益愈益慙汗
我復來還遂此閑散適中閑之懇懇折簡輕車執路
努力勿悼至今襲藏如畏識弹梁木其摧一夕捐館
胡不百年八齡少間仙遊華胥式燕以行郡行焯然

曷易論貧不鄙謂予粗識文翰固不敢辭亦其可謾
牽率草具十不得半彼紛吾徒孰疑孰難懷賢同心
悲勤閭閈塞恒千里亦斷魚鴈走哭柩前奈尓覊絆
緘詞告哀爰託童冠𢇁酒在尊山有在梥懷哉先生
仰視雲漢尚饗

祭顧文之進士文

嗚呼吾年未半百有感于世故者何其多也始吾之
客雲泉翁也時文之娟秀白晳挾書還自舘中不十
年而文之即以進士題名于朝而歸于鄉而宗于親
可謂盛矣今也文之既哭其父又哭其母而又先哭

蒹竹堂稿　卷七　六

其妻文之竟亦長往為文之〻後者二歲之藐孤童
耳吾之感何如也自予昔者聚處京師豪俊滿前左
採右取心賞意合謂當世事有不足為者力薄道遠
迄于無成平生朋遊或窮或死零落之餘其存幾何
如吾文之英年銳氣而猶至是則其他可知吾之感
其何如也前之所感一家之盛衰後之所感亦一世
之盛衰也雖欲不動心其又何可得也嗟〻文之金
玉其相雖鷙鳥之累百何一鶚之足當嗟〻文之人
之云亡其命矣夫我又奚傷雖然跖也不死顏也何
之彼萬鍾之与千駟恒不在于子輿之与伯夷則吾
之有感于斯也又當何如哉

祭鄭介庵墓文

嗚呼有生曰浮有死曰休與臺卿相同歸一丘惟德
立為不朽惟名存為不摯彼眛者不知利勢娛困智
力相繆朝夯暮逐螺蠃蝸牛惟吾介庵擾〻塵俗中
獨出輩流弥仕之年棺衾皆豫曰死即薶我夫復何
求不見吾鄉山之下壘〻之土不知其幾千萬數吾
得知名而數之者如近代之王彥光李江都劉龍州
蓋亦寒烟白草狐兎啾〻吾安得而知之以數公者
之德立而名留吾嘗觀之介庵之于此也或為續書

蒹竹堂稿　卷七　七

或付歌謳或干縣令或托比丘拳〻乎朽骨爰及乎
松楸知介庵者謂其興懷于往事慨念乎前脩夫豈
亦曰有我之私誅嗚呼介庵孝友之行瑰瑋之文伊
誰与儔方之古人何有劣優安知他日不有如介庵
者其人過介庵之墓而式之曰此鄭進士之故藏也
則吾介庵之名不亦萬古而千秋

祭陳汝卿成鄉老文

嗚呼人云汝成美質可称沈浮里巷義俠馳聲脫畧
戎行就實斂英憣然然歸其謹厚曾莫盡其平生觀
其鬈〻天理之言凜〻歲寒之盟雖搢紳其或愧豈

餘子之抗衡至若一介不取一唯不輕一語不欺烝
出中誠是亦足為一鄉之善士千古之獨行叶平奈
天道之無知豈有生之非偶不有名死不有後固斯
人所不計而為吾徒之所當究盛雖晩未得預交親
奔波南北屢辱殷勤予誠巢谷我媿顏濱數言一酹
清血滋巾

祭湯公讓叅將文

維成化三年歲次丁亥正月朔戊辰越五日壬申友
生崑山葉盛謹以清酌庶品致奠告于
故贈都指揮使延綏叅將都指揮僉事湯君公讓之
靈曰嗚呼公讓之才卓犖不可覊公讓之文獨步不
容先而又有莫能窺之學莫可窮之辯稠人廣座品
評人物為賢為愚不問尊賤聞之駭服見之者目炫
我覩他人頑頓不立一惟巽輭論是非而首鼠涉貴
權而股顫而徒謂斯人者之為跅弛為狂狷吾恐未
足為与人之公而徒道之變也公讓昔者称王公子
于一大布衣中平步禁垣之高揚鑣絕漠之遠亦濟
艱難亦動
宸眷數十年來徊翔隱見彼所見之云何乃或厄而
或薦是固人事之使然亦必有造物者司之有不可
得而識辨者也于是乎公讓以百十之羸卒當千萬
之強胡處一隅之方面雖齒云嚼嚙而氣欲豪吞竟
我戕祀之血濺嗚呼哀哉吾于公讓十載交知京華
惜別南北馳驅歌詩尺牘之間每辱見期之過我忠
告以為酬亦雅雅之或拒顧往返之再三竟忻忻以
從之復歡言而謂予公益友之庶幾茲忽焉具承訃
往靈輀于故里閱百年兮何人懿衆制之得死粵追
惟曩昔炯双瞳之若神聊脩辭而奉奠知諒察乎情
嗚呼哀哉尚享

題跋

跋楊尚書手稿

昔之論相者曰學重少文曰不學無術而又必曰宰
相須用讀書人然則文學非大臣所先亦豈非大臣
所急乎尚書錢唐楊公政事有聞已而其詞翰炳然
有如此者見諸行事不亦宜乎彼徼幸苟且弄麞伏
獵輩其亦曾有是乎噫雖欲無愧于楊公得乎

書楊鐵崖先生詩文稿後

鐵崖先生出會稽而寓于淞卒老于淞故其遺稿聞
亦多在淞予所見淞之産松谷林氏所蔵今在廬陵
周文襄公家南京夏主事寅所亦有先生日記一冊

文稿附其間此皆先生手筆皆有評品批抹殊墨爛然日記紙背則其學于陳壁文東等所呈改稿也此巻為文凡八十有二首嘗借觀于翰林王君云亦得淞人士巻中有先生之言曰梓吾文可以惠百世嗟夫先生之同遊文人別集模傳雖尚存而不足以示法後人者亦有之矣先生之文乃獨零落斷編残稿中豈不甚可惜哉君子益有以悲先生之志而當時賢人君子有不得而辭其責矣昔之人所謂棄周鼎寶康瓠吾于是請亦云然

跋臨松雪帖

趙魏公文學冠絶一時而尤以經濟自任然時喜遊情于圖繪書翰間要之書為特多故凡今以書論公者皆知公者淺耳此巻為公手書者九皆今侍郎華亭張君永錫所臨間来嶺北出以見示予觀君之臨筆可逼真已意者君之知公深而慕公之大者必不專在于書也謹為題諸巻端如此云

題張知縣墓銘後

右前知湖州德清縣事江浦張侯墓誌銘一通今吏部尚書致仕王抑菴先生作也先生文章妙一時位望天下點墨隻辭不肯輕于人其于侯非通家密友非有平生結約言之也泚筆造銘不少靳惜者雖侯之賢有足称直得不亦以侯之有子而然歟蓋侯有令子瑄字廷玺者素為先生所知得銘時為刑部主事後進官郎中未幾即薦出守先生鄉郡今赫然有殊績九邑之人皆愛仰之自先生長天曹迄今還政歸第与廷玺往還倡和詩文筆札尤多然則先生真知人廷玺可謂不負先生之知而侯之賢豈不愈彰彰也昔魏國趙文敏公銘田師孟之母不過叙田趙相識定交之意耳此或者疑之不知魏公學古之士語言文字有古道存焉如王先生是已豈如流俗草

諛詞妄施苟焉而求漫焉而与者比哉天順二年六月

書聖賢經訓後

廣東濂泉書院新刊聖賢經訓凡十一書蓋以五經四書為主輔以小學必先之以養蒙大訓而其直音翻切経本鄱陽鄒氏小學本海虞吳氏餘多本官書皆可以便童蒙也夫為學有本末讀書固為其次而讀非其所當讀与夫躐等陵節之弊又有之矣然則是編也豈惟為童幼之計今天下安得家置此帙人熟此書使為學者可以善来學為公卿士大夫可以

善天下其有補于治教不既甚博矣乎經訓止于題繫外簽而諸書各仍白為書不敢加之標目者盖与世所称四書六經者類也亦尊經意也

題宋德慶守淳安胡一之告身後

胡守是告為守之裔孫今廣東叅政拱辰所藏也予嘗聞宋乾淳之間有廬陵曾丰者真文忠公德秀之師也亦嘗守德慶累官朝散大夫既歿而遺書亡其其五世諸孫德安力購得之而後草廬吳先生為叙其譜虞學士為叙其文集由是曾是愈有聞今胡自德慶守至叅政十世矣是告之存去守之亡且将踰

三百年得不為尤難乎叅政云告在先世嘗失去近始得之里中它姓民家是兩人身後事又若頗同胡紹興丁丑王十朋榜進士曾差役于胡亦乾道中高科入仕之時亦同所不同者胡官位有不及耳然耳君子觀人之德官位果足以盡之乎古云德厚流光又云用不極者有後福此固于叅政乎有政抑豈非叅政所當引之于繩〻不已者乎為書其後而歸之

題夏御史草書便面後

嗚呼君子不可以不知命也夫孔与孟也何人也非可毀也非可沮也非德不足以澤天下智不足以臨天下也而亦有所不可必去不可必得者其如命何使君子而不拘于命則皆富貴使小人而不出于命則皆賤貧故君子未必不屈于小人而小人未必不容于君子然君子安命故常有餘小人違命故常不足常有餘故樂常不足故憂雖然此變也非常也命也非性也君子守常以處變盡性以俟命而已監察御史天台夏埙宗成嘗得古扇頭零落之餘有前輩草書嘉言數字達契于心尤有驚發焉者因為推廣其說以歸之御史以名門高科顯宦收善譽而其好尚又如此固君子之得常理者歟一何幸哉勉之勉

之

書德慶太守胡公淳熙遺勑碑後

右朱阜陵淳熙八年所給德慶太守嚴陵胡一之勑牒一通一之十世孫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拱辰既宝藏之于家間復摹刻寘于今德慶州學廳事之西隅予為題曰三代而下漢東西都亦云治矣而號称循吏者史所列何其寥〻也固本諸其人無乃亦以文承者鮮其類為其子孫者之非其人歟自一之為德慶迄今三百年間郡乘失職遺民何在将泯焉而已者盖不止一之而一之德政之美褒寵之榮當時之

得于其君者一旦巍焉焕焉聳動耳目不以令日之有叅政其能然耶是以君子貴有後而有後則非其人之有德不能君子其亦知務德哉然則叅政是舉于吏之有土于為人之後之有其先者皆宜有勸盖不徒曰以慰郿遺民之子孫而已

題桂陽朱氏譜

桂陽廊木朱氏外沙譜譜廊木之毗以原本始譜外沙之保祖以紀其實也夫譜也者譜其實也廊木七世而下疑矣曷為而譜之盖疑不敢從亦不敢棄敬慎之道也作譜者尊祖重宗示法子孫而至于是亦

可謂至矣而其繕寫題署不徒自托又必托之蔣錢唐之楷法程太常之篆八分其用意何如哉為朱氏後人者其一試思之

題陳德遵先生所寄詩後

德遵陳先生予鄉舉座主也予忝侍從先生遷專理內閣辛未冬先生愬家事而六科有言予實預聞後予北行聞內廷有甄收之議卒為先生所格及予竊禄數年于外又數聞先生有愛厚意皆不可知也天順壬午先生蒙恩歸老忽以二詩見貽知獎誠過己方謀請益而先生之訃至噫先生之厭我固不敢疑而先生之愛我于斯可徵矣是用裝潢或軸識而蔵之思有以副先生愛享之知獎意焉得是詩之甫踰月為十二月廿七日崑山葉盛書于梧州察院之公堂

題鄭氏定帖後

右崑山鄭介庵先生家蔵宋景定中乃六世祖與其姻往來婚帖禮狀也婚禮之大者古婚禮載諸傳記可見已夫禮貴得中而行之必以正後世文日以盛禮日以繁而婚禮之乖謬如唐人之轉褥五代之女坐馬鞍汴宋時之壻坐馬鞍皆大可鄙笑觀鄭氏當

時歷舉人門之貴盛筐篚之多儀不知古亦有之乎無之乎而所謂可鄙笑者則無有也鄭至今在官籍而儒素泊然先生嘗患令婚禮尤謬又不止如唐宋五代之云而已也作俗禮歌數章以曉之鄉邦習尚為之一變君子謂其有功于名教不小嗟乎吾聞之孔子云禮不足徵文献故耳足則言斯可徵有若鄭先生者其有得于是哉其有得于是哉

跋周伯温所撰耿氏壽寧堂記後

按元浙省左丞南臺御史鄱陽周公至正九年五月八日自翰林侍制國史編修陞崇文少監兼經筵官

明年春出代祠継而還官又明年則崇文監照磨耿公亦以婺州路知事歸養平定而耿公行状有云壽寧堂記周少監作則此文其為至正九年之作欤以歳計之今一百一十又三年矣天順七年五月十三日崑山葉盛謹識

又

天順四年南京吏部郎中周旋中規是為雪坡翁之裔孫且知周氏家集在鄱陽者皆翁所自書甚富也因以翁嘗為先曽大父所作壽寧堂記文為請中規諾焉近始得此録本益自東廣轉寄至捧讀欣快如

菉竹堂稿　巻七　十六

獲至寶感中規之高誼幸斯文之尚存而先德因賴之不朽顧所恨者先尚書公不及見之耳爰用刻寘家乘尚俟訪求當時諸公詩什附焉庶幾先公平日承先啓後拳拳之志焉

書沈御史墓表後

昔者定安胡先生以教道振起蘇湖間及門之士甚多復来如孫莘老銭公輔諸公皆表表有聞于時要皆不倍先生之教者耳未聞先生盛有以称之許也觀故國子祭酒致仕四明陳澹然先生所作沈御史墓文乃極口称道之不已傷其不幸早世継之以悲思痛哭至上擬孔顔而人不以為非先生亦不自以為贅嫌者則御史之賢可知使天假御史以年必大有可觀如孫如銭皆未可知又奚止先生所称道而已先生為

明天子教育天下英才幾三十年教條規矩終始如一日不少愉益令之安定也其為言夫豈過情也哉

御史名律字公貴嘉興人

書山陰陸氏譜後

虞文靖公所作吾崑山朱母太宜人墓文載鬱林太守墓在今撫州陽祀山而雲間志諸陸墓中亦獨無

菉竹堂稿　巻七　十七

陸績墓予固已信之今觀陸氏譜云績墓在閶門而益信前輩紀載之真不可誣也噫志一國之史也譜一家之史也而史則天下萬世之書也人有恒言史多畧又多失真何哉益非徒以其編簡之多亦以述之信之者不出于一人一家故耳然則陸氏後人有一家之史者其可忽諸

題沈氏清溪十景巻

天下名山勝境以景物作咏名于時者亦多矣獨所謂湟川八詠人樂道之而不厭其故何與誠以張氏父子兄弟有魏公之忠義有南軒之道學足以為之

增重故尔不然　山培塿然崑山一衣帯水何處不有何人不得而區〻連陽遐僻之地又曾足道我吾于沈氏清溪十景盖不能無感于是矣則凡為清溪之沈嗣其人而擅斯景者其又可不勉乎哉

恭題正統元年戒飭　重書後

右

大行皇帝正統初元所須戒飭臣下勅諭識廣運之寶盖當時模刻分賜羣臣本也今為廣東布政司左參政臣根　拱什襲珮蔵臣㦤拜觀之餘廢巻長慟于是先帝之上賓三月矣低佃瞻戀不勝遺弓之感為書

篆竹堂稿　巻七　十六

近日忍死所為挽歌辭四十韻于其下方雖繪天地畫日月無能畢其形容而臣愚惓〻寸心聊以自盡焉耳臣拱辰正統四年施盤榜進士屢任顯官其為荣遇實同于臣則其感恩施報之心又焉有不同于臣者乎謹稽拜泣血識此云

跋尚徐賓画册

右画册二十四幅素紙不一惟三幅出宋人餘皆元人雲間徐尚賓所蔵甲乙品定装潢其飾已予与尚賓暇日得一一縷指其人馬和之葉肖岩皆杭人和之紹興中登第仕至工部侍郎肖岩宝祐間人錢選舜擧霅川人景定間鄉貢士其第四第五幅則元之趙松雪仲穆父子二趙事夫人能言之六幅以下多有未.題者張觀可觀華亭人張渥林學亦杭人吳鎮仲圭號梅花道人嘉興魏塘人曹知白字又玄嘗以大府薦為校官朱德潤字澤民吳郡人征東儒學提擧徙崑山今其後家焉楊基孟載亦吳郡人山西按察使李昇之雲号紫雲生濠梁人王冕元章會稽人王蒙叔明号黄鶴山樵松雪公之甥馬琬文璧号魯鈍生撫州知府張遠画署梅岩必其号也知白琬遠与相子先者皆華亭人子先未知其名以字行

篆竹堂稿　巻七　十九

唐棣子華松雪同郡人休寧縣尹趙元善長山東人卒老于吳朱芾孟辨洪武初中書舍人黄公望子久号大癡道人常熟人張中子政与朱孟辯亦皆華亭人倪瓚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曹慶孫継善号安雅生淳安教諭知白族侄也諸君子筆墨源流所自品格之高下自有画家書其言行之畧予獨念夫諸君子以一藝見称尚為後人愛慕如此矧其間文章學問節行材業固別有可傳者耶昔之儒先君子嘗云素不識画非真不識画也士固有所重不在画也有大焉者矣然則覧者毋徒以画為評其尚知所務乎

我因書以歸諸尚賓云

書介菴卷後

古今人名字称謂有取于介者要之祖魯大夫展禽耳大夫以一德名得聖之和矣而又以介称之盖介有分辨意和有含容意初非有二義也大夫之和〻而不流此其所以為介欤孔子推之為逸民孟子尊之為聖人且曰百世之師宜我後来文山丞相言有介石之介為孤峭唐介之介為直方鄭介夫之敢決之介王介甫之介執拗之介三公之介純于天資荆舒之介襍于客氣諸公之為介不同而同有可觀者

如此予亦曰今之世吾于介得将相者二人其一故少保戸部尚書永嘉黄公淮其一前征西将軍定襄伯鳳陽郭公登两人皆嘗以介名菴而吾友進士開封鄭先生又適与之同焉噫大夫之介聖賢所与無議為矣文山之所謂介是非既定其賢与否不容掩矣予之所謂介方將与鄭先生者考觀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鼎我先生尚慎夫其所以觀

書行篋残書後

往年在京師購求五經正文四書小學十九史略楚辭三子風雅翼李杜韓柳集性理群書唐音篇韻等数書少者集為一册多不過二册盖將以為行篋之需便收拾也徐尚賓時未選官裝飾題簽多出其手間有求而未得者尚賓嘗資予曰君方致力近臣何汲〻于此予咲曰吾平無他長亦無他嗜好顧獨喜觀書時事如是吾齒且壯萬一有奔馳之役山城水國覊愁岑寂中孰從而求書耶尚賓以予言為然閲此書俯仰于今十五六年南北覊旅寔賴于此而忽不自知其年之將老且衰也為之一嘅舊書亦多散落存者四書標題李杜詩選蓋禮科金達所惠小學集觧得之章韶鳳風雅翼得之松江趙荃史略楚辭

唐音玉篇廣韻皆鬻之角頭市中楚辭元缺一板云

題方蛟峯先生墓表後

右江西布政司叅議淳安方君輔所蔵蛟峯先生阡表墨本盖元至正中年翰林侍講學士黄溍撰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御史中丞許有壬書皆為曽孫先生曽孫國史編脩嘉興路推官道堅而作是本模搨精好宛然如新叅議盖先生六世從孫也宋有天下三百年状元及第在睦惟先生一人在吾蘇則衛文節公涇黄尚書由兩人三人皆出渡江後黄衛淳熙中两科相継方則在理宗淳祐中宋史三人皆

不為立傳所賴者其後之人耳尚書之後寖寥無聞文節公雖族屬遺詰僅有存者塋域碑志固已無能辨識之矣而獨方氏子姓繁衍鬱然郡邑之望聞之叅議其世家蓋自漢以迄于今詩書相承衣冠不乏如叅議是已方在三人中獨非幸耶尚書未暇論文節公寔甚同里人其立朝論諫行事与其挺然大節不附時宰竟為権臣所抑弗克振蓋与先生伯仲之間其尊崇正學以淑人幸世之志亦同夫同于為善而獲報不同豈惟身後則然蓋有一國之内同其為而異其應古今人若是者亦多矣吾安得不為方氏

喜且幸哉

書卧雪圖後

袁司徒卧雪事可謂廉且介矣而其為政乃不忍鞫人于臧罪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司徒有焉

題顧恂惟誠永思録後

盛不幸幼年哭母中歳又哭吾母父其為不幸也甚矣昔人有聞人譚虎傷人而神色獨變者吾于顧氏永思之作不覺重為泫然

題袁氏譜後

袁氏譜者袁氏之宗老宗魯氏所以譜其世也譜其家譜其族袁之世明矣而其髙大父静春先生与夫一時名人若虞閣老若于尚書之詩之文悉附焉者何也蓋是為袁氏一家之書所以專于紀載而為言也不徒譜也晋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是物也宗魯氏者皆若是以譜之哉

題沈孝子巻後 孫

孫庸事大率与盧陵趙孝子相類惜乎予以倥偬之際不得如揭文安公作為四百言者以發揚之耳驛舟語次聊為一執筆焉

書方輿勝覧後

方輿勝覧上中下巻元時脩曰大明者書坊以明易去元字耳此書予以進士使湖廣過家時范元德所惠中有紅點抹及批字皆乃祖從文先生手筆先生洪武中人物晚以學官致仕家居優遊數十年以終今觀此書于汀州批曰連城王珏尹上杭北河袁翁取先考骨殖時厚德未報蓋先生之父潮州通判元良歿于官先生在幼即能間関數千里負遺骸以歸事具縣志此必之潮時取道于汀或者一館穀之供一行橐之需有資于王尹袁翁因識不忘噫之世受人恩而不旋踵視為仇讐者有矣先生非厚德之君

子者乎

書劉氏先德卷後

元之世趙公子昂豫章鄧文肅劉高仲皆一代人豪而草廬吳先生尤所謂道學之儒天下士也之數公者人有得其一人一言亦足以假重一時而為其子孫千百世之重今副都御史萬安劉公之高曾世父如清如桂平桂寧兄弟乃屢得諸公之言若銘若贊若序記詩文纍纍然不一而止則劉之世德可知劉之后其知愛重之固宜也雖然古有之既歿言立諸公有之矣聿脩厥德劉之子若孫不自加勉其可

乎

書祥刑要覧後

先儒朱文公嘗欲博采經史及古今賢哲議論及于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与凡執法治民之官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吳思庵是編蓋庶幾已

書謙齋存稿後

謙齋存稿後海虞錢魁吏生著有吳思菴張宗海前后序元又有附刻王彥强所為吏生墓銘今無以錢之孫曄為鄉人訟其自稱王孫因藏去尔錢蓋武肅之裔云

書余忠宣公与李希賢手書六通後

盛嘗于元詩人廼賢金臺集後獲覩忠宣公字画雖出刻本而忠義之氣尚奕奕可想見其人今又獲覩此卷抑何幸也因敬臨一過寔藏于家諸跋亦錄焉同展此卷者進士顧珣之文也景泰辛未九月三日崑山某拜識

書聖賢經訓後

聖賢經訓十一書雖予所擬定而其校對之精督工之勤寔多參政淳安胡君之力予既率一時諸君作

跋語而此中本遂為藏焉盛憶自童稚時先君一日出家藏書以教有蔡氏傳一册禮記句解一冊手授盛曰兒讀書必主于經讀書而不主于經猶農而務䟽耨工而務末藝可惜也後往往求市五經正文于書肆中惟春秋禮記卒不可得每以為欠事景泰中嘗被賜五經四書至是可成此書平生之願亦少酬已惟是顧先訓之在前慨末學之不進不能無愧感于中謹筆諸此以示吾後人云

書文言集後

文言集一百卷得之張寅甫訓道草廬先生諸經皆

有論著校定此集之外有外集又有私録惜乎皆不得也

書國朝初科試録後

洪武四年辛亥會試紀録并御試洪一册録于松江葉守拱宸益榜中上虞葉砥其曾祖也會試第一場四書疑一道尚循元之舊聞之國初三科皆然洪武甲子始改為四書義楊東里云

書君臣百像後

此所謂君臣百像盱江程氏本也程本較他本特多益于近代名賢續有所增耳嘗于北京元世祖廟中

蓑竹堂槁　巻七　三六

見當時御容面如春玉神氣溢出筆墨之外非臨模本可及近日又于吳江虞湜家觀道園先生玉冠竹杖像亦名筆湜云此巻近脱落乃知紙雙幅疊標上下皆上下有像則出一手林太守為重裝而畱其一矣此又可見古人傳遠無窮之意其用意深至有是夫

書道園遺稿後

道園遺藁虞文靖公之詩樂府附焉板為虞堪之孫吳江虞湜典在陸守道家未贖此册妻舅氏蕭墅張世昌所見惠者考圖書則陸大用家藏書也陸名天庸號吳淞漁隱与袁子瑛華游益世昌内人之外大父陸無子世昌今有其家業予所得世昌家書尚有雅正卿詩一册記纂淵海十二册其家他書尚多亦零落矣

書詞科舊槁後

周益公詞科舊槁宏詞所業二百十四首益宋紹聖中循唐制復詞科紹興增為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賛頌序十二體凡應試者先進所業第優劣始就試也丁丑程試制序表頌記銘六首即公中選之文也後有益公及羅克開程卓彭元之跋語皆親書入

蓑竹堂槁　巻七　三七

刻也此刻録于沈文壁云蓀庵嘗見之自録一過且祝文壁曰必録一册寄葉与中噫蓀庵之見厚于予如此文壁東皋先生之子予幼嘗學于其家師友其父子間然則是又宜在所珍矣崑山鄭進士家有益公文集斷簡一册板刻大小与此同又聞張布政瑄言吉安士人家藏益公集尚數百巻亦不完之書然則是編益特百一二耳

書過耳集後

予嘗考其衛族詳矣今按周涇金六総管為先五世祖祖考秀實公婦翁七総管之配衛夫人考之朱月

山下火文為文節公孫八総管見吾家燒劫關本然
管兄弟為令鈇鉞之六世祖予又因衛鎮遺囑定衛
録為六総管孫婿而鄭母衛夫人壙誌夫人子公節
令進士文康五世從祖也近者得見此書則知月山
先生培之生年若泰定甲子歲先生年六十六而秀
實公之遺囑作于正至六年相去是歲不遠合是數
者觀之月山先生盖秀實公行輩但差長一二紀代
書葉氏遺囑之伯恭必月山子姪而令衛之城等余
之鈇鉞鄭之進士葉氏之賤兄弟寔同一輩行而令
而後四家者之子姓尚知先世交游婚媾幸而有可

考之略念吾輩今日考究所遇如是之難而益歎世
好哉

書湏溪評點杜詩後

此本吾家舊藏予幼時所讀者前後頗脫落文集尤
甚而後來所得分類本有之因取年譜附録之僅完
者贅分類本後此特存之盖亦不忍棄舊之意云己
巳二月望日

題趙鄧虞表遺墨後

右元趙文敏公鄧肅文公虞文靖公手帖各一紙謝
彦寔趙由鉉胡伯衡跋尾并詩一紙此卷初為三公
又表袁德平書鄭以文氏所藏也後為鄭之傳生者
所得然趙鄧表書已亡去乃益以虞書他幅而以公
揩擦其名題外封為鄧書余本清得之以遺徐尚賓
尚賓自藏虞書而更分趙公此帖并以遺予陳士謙
見之復足以鄧公此帖而趙鄧二帖皆陳無逸誠亦
偶合惟表帖不可得間裝成卷本清署其前曰趙鄧
虞表遺墨還其舊也噫四公皆一時名流詞翰在人
間者何限而是卷者既聚而散〻而復聚自傳生得
之三轉而至予生之前又不知其幾易手矣物之得
喪離合如此予于是益不能無人事之感景泰壬申

三月六日某識

菉竹堂稿卷之七

菉竹堂藁卷之八

皇明名臣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公存稿

奉議大夫同知衡州府事曾孫葉夢洪刊行

鄉進士衡陽門生朱希賢校正

題跋

書學思集後

學思集一冊自永思堂近體至玉虛觀跡詩文凡二百九十九首副都御史鳳陽年公子穉也篇篇皆可觀惜中不能盡錄因錄屬臧同年琦摘選如右共五十五首予頗知公為人識而藏之景泰甲戌十一月十九日識書

書括蒼劉氏書後

翊運錄一卷補遺一卷春秋明經四卷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拾遺二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四卷自怡集一卷易齋集十卷附錄一卷無隱集一卷盤谷集十卷盤谷唱和集二集得之前主事洪君緝皆括蒼劉氏書也蓋明經郁離覆瓿犁眉寫情誠意伯ゝ温公著自怡為公長子參政孟璉著易齋無隱皆公次子長史仲景著盤谷為孟璉子龔誠意伯士端著

國初渊之文學大老称劉公与余華宋王二公劉氏世有學者可謂盛矣宋王或未及也景泰乙亥二月庚辰亦城心遠堂寫

題李子素都司行狀後

壬申之夏予自并州而之雲中之上谷止焉是年冬始為獨石之行予時年尚壯氣方銳初出兵科視都司官屬稍不足之蓋兵科在

天子禁近雖微賤上公有事出入科中皆色温ゝ言語謙而都司官在外藩頑頑布按司屬者甚或褻亢

而誕謾語座中至不可近而獨于上谷得吾李君子素焉子素致政家居終歲不入官府治生館生賓讀書教子而已因吾友監察御史潮人林廷舉寓子素家而始識之自是予往來予亦屢往造焚香鼓琴坐譚者久而不一語及公事間設蔬果茗飲予亦欣然為之留去或留詩其家一日予獨自石來子素輒出城以迎語次盛頻言公遠器奈何好忤達官徹閔世久矣望公為戒予聞不覺馬上笑舉手謝子素而子素亦為之輾然蓋時有一二奏事与兵部不合故子素云尔噫數十年于玆矣而予迂愚之癖猶存安

得復有如予素者出忠悃以砥我哉偶得天台林春所為予素行狀讀之謾附其後而予素之風致此亦可一想見矣天順五年三月十日

書韓柳文後

韓柳文六册書坊近年新刻本余以廉米易之廣州市中近年書坊所刻書成不逾于往昔非惟寫刻俗惡而脫落誤外顛倒錯置僞易而目種種不典展卷令人厭觀甚者
朝廷制書亦或妄加增損附列姓名則其他可知已噫今人不逮古人而亦豈獨刻書一事為然哉庶幾
菉竹堂稿 卷八 三
得古本之彷彿者僅見此書耳

書性理大全書後

性理大全書十册得之尚寶司丞建安楊允寬氏允寬蓋文敏公長嫡也此書板刻在閩中一依官本比之四書五經大全本有間矣性理之學明于宋而晦于宋至我
朝始得而大明焉于是
文皇帝主張道學之功蓋萬世而不磨矣

題楊宜副使稟帖後

天順六年征夷將軍之復留二廣也十月二十日予等梧州會官議今年兵極困流賊在來況廣西近又自撲古河毛峒賊又加多當今該帖參將孫麒從橫貴進范信瀧肇進合兵逐賊御史吳禎陰咴朱鎮守以告楊忠官曰廣西二參將西哨不留一人設有不虞則公等亡歸期奈何于是楊中官者且持且乞必欲留一人而前議不果從卒以陳泰寧朱鎮守吳禎孫麒治賓柳范信等治橫貴與和游擊歐信總兵為高廉之會兵行數日肇慶知府黃瑜言瀧水流賊加多且力請狼兵十一月初三日遣旗牌校李寔追取范信狼兵回瀧繼而沓報賊流不已初五日水陸走
菉竹堂稿 卷八 四
檄速范信并調孫麟兵從橫貴而東會歐信等蓋即初議意也是月二十一日官軍遇賊于赤水失利既賊奄至時梧之總營兵已四出不及數百總戎尚病予制服被佟肩輿籠燭出城賊已乘黑突往肇慶又三日范信狼兵至營東行累擊破之賊始引去楊副使此帖亦畧可見先是數日前廣東阮鎮守以進時物四廣阮火礮頗精初不知許懇以時物雜稽從之繼又以新會報警議謂楊中官火礮多當助三司所遣兵從其行楊濱行又乞都指揮廉忠達軍偕行楊廉既行不半日江上告急都指揮推南京鄭真廣西

韓瑄在帳下真頗輕賊瑄素肥而怯而予以其熟地利也令以副真且授以閫司江西南市中江長洲亘数里我惟按兵據其兩南口彼探我軍聲不来則已来則尾擊之真潜詣總戎卧内言瑄當同事怯甚不可與成功總戎因使来言責在一人可耳瑄竟留真銳越長洲二十里過赤水迎賊与戰初火礮齊發賊碼棄船陟岸京軍不知奪船且中流一火礮船偶失火烟焔起我軍稍却賊復得船遂不可遏矣又前此平樂哨江都指揮葛宗蔭禀来参乃有吳序班者捧皇太后遺誥上桂林予以北江叵側宗蔭素有虚名

可使者因止勿来令候序班田程護行来梧州噫使非吳禎撓初議狼兵既東賊謀自伐梧州之賊固無有也阮楊火礮不行廉忠違軍具在賊其可即却乎以韓瑄之怯必不違節度越長洲至赤水葛宗蔭之亦素有名其怯其勇其或有以處此乎陳泰寧且言孫麒明日將從柳州進兵令脱南陸改改調檄書至范信之監恭政崔與言廉州知府饒秉鑑迎范信兵至橫州而李寔亦至不爽晷刻況孫麒自橫而東亦能奮彼廣珠池内使梁端鮮歐信雷州之圍由是而觀偶榆所值前後大異天乎人耶理耶数耶是殆有不可曉者矣

題吳禎書帖後

吳禎書帖最多以其邪詖不實多即棄去此七紙天順二年者九月二十六日是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是四年若二年月二十九日一書則八年新得都御史時所發一帖無月日言王周二賊首事當是六年春也廣寇猖獗之狀畧見予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所上奏明年吳禎狗都指揮黄鉞利己狂謀以為賊屬萬数避勦可圖之説（一小帖在田州一宗内）大集士兵全師擣河池賊衆得賊不過百数而賊東流益甚（南寧府申文流賊云如令）

（大軍占我窩巢只得来討與）亦以珠池之役各城銳卒皆遠調出護中官在行数月間二度連破賊堡者四先是總戎歐信懇予曰地方事至此非得會請重兵恐冬益難制時信在廉州予于梧州察院以語吳禎禎深然其言予曰我兹當入議計尚在途若會奏中必明言之庶不誤委用禎唯唯信竟以促赴珠池不果冬閏十一月予還自京遼璺州人以城叛即趋新會而南俄報流賊突過官窑相去廣州纔一程急調備倭都指揮張通先哨幸聞璺賊平予亦田軍継進田廣州極言郊四受禍禍之慘使珠役不役不休官兵不至危

亡無日也時有市採珠必得百石御史閻爲方以言
銀場得罪衆頗疑懼因集衆言止役請兵固知忤
上旨然一方滋災總兵巡者言而入奏屬筆則文吾
事也吾兩人文武重任則任之內臣固無預御史三
司職畀無憂也信又言不能殺賊而統兵此尤信事
耳于是衆樂從會奏且賢歐之言獨以兵當趁秋期
雖緩而急不得廣西會奏乃以留副使復馳告促奏
吳禎言廣東奏已先半月不及矣且兵未必行而彼
敢言珠池衆必且被詰責兩御史獨不識閻御史耶
就逮必矣兩御史者巡按莊歙珠池呂洪也竟觀望

不奏廣東既奏入
上即日降旨吳昱等還京侍而總戎顏彪等佩印領
征夷之命吳禎遲于于平樂舟中相與言是舉期于
殄逆抹民所惜兵部覆請不調湖廣土兵大是欠事
西廣賊巢固多而東人所切齒惟大藤峽爲最會奏
亦首此況當二廣之中可以威懾諸蠻不得動但連
山縣治未復此必再徵湖廣兵姑先往疑兵一支庶
賊不敢北窺而連山亦可辦也禎避席曰征峽人人
見同此疑兵二廣將官頗何及此哉禎所比小人如
朱驥黃仕偶輩而鎮守少監朱詳巡按御史劉淵皆

啓庸布政張文昌等二三君子又皆高年至誠皆願
共衛中不自覺總戎過興老病一無所知惟禎所欲
爲則爲之如黃鉞失機被
旨就鞫經歲興兵如故等事甚多予每諭導之砭切
之巢有悛改張文昌間言禎嘗蒙委田州請行賞典
予曰吾非不薦禎者但田州事彼近告我有察者官
校二人田未久若然則疑謗尚未明也予既來廣東
禎用三年前偏乞諸公營救巡按時故事仍自草一
章極言其堪大用征夷用人乞陞官陰使人于全用
敝一奏事還者詭言某太監某尚書有言禎于公論

當陞急保奏來黃仕偶爲之鼓率鎮守總兵巡按三
司四奏齊發而禎則陽爲辭卻之言聞者羞之顏彪
既至禎使人言欲彪邀其合議時八月將終廣中丈
老常談山總兵官能殺賊以不候霜降出軍安遠侯
之不迨山公以出軍遲四畢早此衆口一辭不能從
之禎遽以爲憾托朱少監公文來云不遵勅會議珠
不念兵貴速而二廣往復須月餘不誤兵期而又循
安遠舊失耶朱少監者禎通家素挾之而爲公文爲
奏章爲書問皆賄益喜怒禍福惟禎所使皆禎所爲
利也峽山前險爲東南後垣爲西北法當徒卒攻其

前而驅土脚夷民躡其後征夷公文云合兵先攻大藤峽南哨大營攻前險其北哨前營趂武宣東鄉依先年例誘土賊進攻來會禎既債于事曰我北哨不當進攻且策前雖攻險使我後哨不繼賊級何可多得乃私寄聲総戎曰公此來京師從官百餘人所先者當得賊級功薄耳総戎然之以為言范信大駭曰事壞矣此必自勦武宣東鄉峽事既不可成武宣亦動佽偱朱少監報功者至矣公文省去全文謂総戎檄其勦東鄉書帖中亦云承有東鄉之命營中將吏稍有知者皆相視愕然且賊多驚遁所遺生口貲畜

悉餌京師從官又人許賊級一功小人不知其為營己行而顯大事翕然以德能歸之大營從官從而怨謗紛〻衆以為此子乃尔令大事在即不小有所忍權以濟事則決裂之禍有之如國計何莫若收之來營而不知其既來營也一逞如簧之口眩惑愈多往往扶土官重貨結納于人諸公鮮不為動亦有恨相見之晚者楊監丞酒後大言閧座言峽兵不退賊早晚寔至當得大禍皆禎等醞釀所成左使之言是為十二月其日是夜震雷大雨達旦次日受賊降移兵龍山布政熊鍊梭親見峽賊言天兵圍急一日不退

則我策死矣雷震之後兵退我生然則豈亦偶不然欲禎之所存如一日予言大水有四期賊無盡期二廣當同心禦賊而水哨防截亦先務也范信因謂自梧州抵南寧一十三驛一千五百里通賊江埠大者凡一百五十于從其其關既成他日被禎酒脫且言曰防截固難使賊可截而四則我廣西如何當得予曰此向來將臣不為國計之私謀彼尚知諱而不言御史秀才何為此言禎雖塞不知愧也其狂謀異論如自峽中發兵征龍山衆因以謟之自畫策目首云半夜發兵五更進勦脫諸哨不齊埋伏一日次日齊

進范信掩口笑歐信大以為非曰此柳州孫叅將平日掠人畜計所得幾何賊子之強盡往廣東覔妻耳竟用范信歐信踰月始殺賊二千級次年兵復被留語在楊州宜副使稟帖跋中泰寧侯陳涇廣西受代初政禎以隙官未遂而與之好黄仕儁以計動之又為容上一薦章吏部言禎嘗以過調官使功不如使過不果從當時泰寧之奏甫行後禎即與揣隙對客輒舉其過闒揔衆議泰寧在肇慶以語所知如此于時某極力薦譽之謀不惟屢見于道禎之自言亦已徧知未幾而僉都御史分理廣西之命下矣今年入

議有處置兩廣賊情十事上陳云廣西賊已向化惟
是廣東未寧只須盡數起發流獲而已遂得誅勇之
號督調之權又如梧江戰船數百艘議行既久奏中
乃云因其發謀造船守江流賊始退蓋其為人語言
不實雖對君父皆然公牘書札之間常事亦他始為
譏詆為矯偽為無名子詩為匿名奏事文書口是心
非出入變幻下惑愚小上惑賢士大夫機巧恐狀汙
人牙頰之為日百出而不倦又孰得而悉記之哉

題歐陽元功所作虞文序後

道園先生文集往時鎦伯溫所刻大字本有歐陽圭

菉竹堂稿　卷八　士

齋此序今板已亡矣近見崑山新刻幹克莊建本遂
于先生四世從孫吳江虞湜家模得此序并書一通
冠諸首云

題高昌王世勳碑後

此碑尚存永昌今甘肅境內聞王忠毅公嘗拓數本
惜不得見也今見是譜因取道園學古錄叅校為互
正差失數字惟勵相我國家學古錄與此皆誤作勵
相云

書北京八景詩後

北京八景詩後永樂中侍講鄒仲熙首倡和者一時
翰苑名流有若胡若思楊勉仁金幼孜曾子啟林崇
璧梁用之王希範王時彥王行儉王孟端許鶴鳴皆
不用韻後胡光大兩和鄒韻繪成卷軸冠以序引勉
仁復為跋于各題之并題其後今山西所刻本是也
間見禁中賜扇所寫有十景詩蓋是洪熙宣德中所
製八景外又益以東郊時雨南閭秋風兩題因謹錄
寘之諸作之前云

書崑山雜詠後

崑山雜詠三卷龔昱立道編蓋與中吳紀聞同出一
手但其間頗雜唱和贈寄之作較之近時高季廸姑

菉竹堂稿　卷八　士

蘇雜詠似若未精且亦編次之法不盡同也有范清
獻之柔嘉定初所為序〻云別有編續今不存

恭題御製猗蘭操後

右
宣宗章皇帝聖製猗蘭操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臣楊士奇手筆也考
之去年二月有招隱之詩示勸中外矣至是未朞歲
間復成是作蓋
聖明思得賢才共圖治理其心寔惓〻焉後三十有
四年臣威得之于士奇之子尚寶少卿導不敢自秘

用勒堅珉傳之無窮亦欲使遐方下邑之人皆有以
知
明聖之心而益知所感勵云尒大雅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又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臣拜稽首敬為
聖製誦之成化元年四月朔日中議大夫贊治尹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臣葉盛謹志

書大明律分類條目後

此書出
高皇帝所命治教之心至夫今有刻本在大同但為
安人郎改何廣律解辨疑序寘之于首宜去之

書葉水心文集後

十年前令李少保在部時曾寄此書至赤城當時錄
出衛氏文字即還之蓋李又從令陳尚勉布政借得
也今日得洪文綱主事寄來此本遂識而寶藏之成
化改元重陽日其書于上谷察院之不敢負
朝廷處

題張平道先生手筆後

右紙版五今斷為十所記經傳子史小說別集凡二
十二條故姻老張重椎先生手筆也先生野牧沈先
生之繼父寔為先叅政府君之童子師先叅政嘗言
先生學極博諸書能暗誦且精勤不懈繕寫書籍文
字以為教日數十紙不厭不倦又言先生善筮而一
本于易每晨起即有占就諸生學歷附書之以驗一
日之休咎鮮不驗者雖塵甑屢空而歗歌自如于一
毫非義之入弗視也蓋亦清尚不羣者矣野牧先生
令存先生手筆甚多予幼時及見吾家所藏今所存
惟此謹裝次于先生手書葉氏分書之後俾後人尚
有考焉

題歐總兵二書後

右二書一為天順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一為是年七

月二十七日皆令鎮守廣西征蠻將軍總兵官予都
督同知歐信所遣初臨高縣民王紹祖謀襲土官予
稔知廣東土官得襲多由貪吏害事而紹祖克渠其
祖与父皆以土官毒厲民黎禍敗死力沮其事紹祖
因偽自稱官肆虐鄉里勢稍張然予策其無能為既
有以處之矣歐副總兵時在信宜聞紹祖事大驚愕
走驛騎馳羽書凡十餘紙託予致之征蠻總兵游擊
內官鎮守巡按三司府衛急、徵兵討叛予哂其所
為裂其書一不為達卒賴副使鄺彥譽如予始謀得
紹祖就獄死他日三司有語歐者曰都堂匿書大類

傷寒醫士汗不汗也歐有愧色曰此擔子我則何敢
擔十餘書者予一書辭尤懇惻令偶存和游擊都督
此書耳天順六年夏潮州夏嶺賊復叛西賊時尚未
流予會征蠻檄以歐總兵預擬高雷流賊都指揮張
通副使陳濂等則專夏嶺蓋予等所料潮本愚民通
濂等足辦此而西賊秋冬必甚非總戎重兵有不可
者而歐之中甚怯高雷之行乃因潮報陽自請行御
史亦不能察書所具是已得公牘予等持前議駁歐
抱怨不得已而行是秋西賊果大至歐被困雷州適
時賊退得歸而遂潮之賊水陸愈熾歐有後言咎予

菉竹堂稿　卷八　十五

予不与辯幸而一方悔禍非久潮賊悉平陳濂之力
居多焉王紹祖事有三數權宜容切公文及有九千
九百六十餘字裕詞夏嶺賊平有天順七年閏七月
二十日所上會奏可考閒閱此二書不勝痛定之悲
謾志之

書草堂詩餘後

草堂詩餘前集八卷後集八卷此則書坊本前後集
上下四卷始周美成水龍吟終蘇東坡卜算子有脫
板校之別本字稍大者則此本闕七十四首疑此是
續刊節本然又有別本所無者因錄補遺一卷附後

盛幼時先叔父家見此書手之不置先叔父見之作
曰童子未讀書何用得此即奪而藏之先是先叔父
嘗一日對客坐讀仁孝勸善書時盛垂髫還自塾中
旁立侍叔父初不知盛之稍有知也他日復對客偶
及勸善書某事取檢未得盛即請曰在第幾卷第幾
板果然由是以穎異見稱期勉甚至也嗚呼言猶在
耳今三十餘年矣碌碌無成其于先生長者期待之
意何如哉

書周禮句解後

周禮句解嘗得之錢御史所此本則亡友鄭時乂所

菉竹堂稿　卷八　十六

惠簽題猶人手筆也此書正統中廣東提學副使安
成彭疏刻在按察司有題語後來黃翰削去彭名易
為己刻矣吾家所有書如張養蒙又集崔清獻公遺
事金氏靈濟廟碑等皆為其後來子姓偽自易去初
刻人名此皆薄俗不肖子弟所為甚可鄙也然其所
補刻皆麄醜傾仄開卷可見惟此書則寫補如舊不
覺其偽蓋翰又善于作偽者矣書之以為世戒

書指南錄後三卷後

指南後錄三卷楊文貞公錄于鄉人盖較之房中所
刻則此本多予景泰壬申春從叔簡借得進士顧珣

文之代為錄焉者也文之清介士好慕前賢甚篤而
于予序編未有文之題字而今已矣惜哉成化二年
閏月初六日

書思庵文粹後

思庵先生文粹十一卷南京大司寇前南畿巡撫副
都御史同年劉公所緘寄也思庵詩文有前後續集
此書則擇前後續集中之尤粹者并先生致政家居
日所作而刻之題為孫監察御史淳所編次惜乎其
間多譌字甚者語句之辭理有不通記序亦混淆卷
首多刊落莫辨盖吾亡友摮伯御史早卒而先生高

年目耄不能正也惜哉丙戌四月廿二日

跋嶧山碑後長安本

此宋淳化中鄭文寶于長安國學所刻秦嶧山碑此
碑盖鄭得之徐鉉所模刻本此當為最也

跋嶧山碑鄒縣本

右嶧山碑字行與長安本同而筆畫特瘦碑末鐃去
跋尾數字隱隱有洪武鄒縣等字痕當鄒縣本也

跋岑石頌

此碑至正元年東平申屠駉刻于紹興其跋云李斯
嶧山頌淳化間守太平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所模
本刻于長安國學太山頌至開元間行臺侍御史李
處巽獲劉跋所模本刻于建鄴郡庠予攷之始皇及
二世抵越取浙江岑石刻頌于山亦斯筆也乃以家
藏舊本模勒置于會稽郡學与嶧泰等文並貽于後
又考石刻与史記不同者四五處俱依刻石云

跋顏魯公座位帖

西安府學顏魯公座位帖得之按察使李俊此帖与
北京本字行微有不同處字亦稍剥不若北京本之
精好也北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
又得二石始為完物然予所得于洪常秀才者亦四

幅但視此則首缺六行尾缺八行不知其如何也

跋沂州普照禅寺興造記

沂州普照禅寺建于金皇統四年此碑集柳誠懸書
裝本破碎頗闕失數行東倉張巽持來留予金潼墓
次時予不閱封寘篋中偶一閱之而巽已不可作矣
可勝故人之思乎 得

跋羅池神碑

韓文公柳州羅池廟碑沈傳師書尤放逸可喜此碑
歐陽公考論極精當矣獨疑秋鶴与飛一句猶不滿
後人之議嘗觀諸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既曰九族既睦百姓昭明必曰黎民於變時雍其烈風雷雨弗迷人惟求舊之類亦然如是者槩雜偏舉大柢古人言語文字叅錯成文自然如此初非勉強造作而然沈存中謂錯綜其語以為矯健自後人觀之其論則如此尔歐陽公之不必致疑固當然若捫蝨新話以為此法本出春秋且以為自予始發之則又過論矣噫之學之識如歐陽文忠尚或不滿後人之論彼未敢望古人萬之一而欲侈然高論者可不戒哉

跋端州石室記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在今肇慶府城北数里七星巖（光岩洞称）斗洞門外槩石壁而為之開元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也後又有宋乾道己丑秋九日等字歐陽公嘗定為張廷珪書然考廷珪孔林隸碑字頗不類蓋此刻夏潦一至輒為所淬浸磨盪且或經宋時重刻已失真矣

跋李紳石室題名

唐李公垂端州石室題名其文云李紳長慶四年二月自戶部侍郎貶官至此寶曆元年二月十四日將家累遊考之短李穆宗時為翰林學士与李德裕元微之齊名號三俊自長慶後累官遷于外至會昌中始拜相卓然以文藝節操名于時較之崖相才子似為獨優此其可尚也此刻至今壬午六百三十八年兩廣唐人親蹟如此亦僅見云

跋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

此碑吳元年前一年廬陵陳謨氏跋云按此碑後漢靈帝熹平三年所建唐文宗太和九年重刻也太和乙卯距熹平甲寅凡六百六十（當是二字）年漢刻蓋不復存今丙午距太和乙卯又五百三十六（當作二）年唐刻

亦磨滅過半其字倖完整者極奇古可尚其訛舛者疑太和已失其真況今又加剝蝕乎漢刻本在隴上唐刻在曲江廟中不知何時從置郡學已斷為三太守錢旭既新府治以韶在漢屬桂陽乃從置府治云此跋僅踰百年今亦磨滅過半府治今為王府碑亦已先在曲江廟中矣周府有歐曾諸跋在但歐云闕經無名得後本知其名憬曾又閞圖經云名肵而今本正如憬字但字欠明白古圖經又不可得闕疑可也

跋貪泉銘

廣州石門貪泉銘宗乾道進士德慶太守樂安曾幼度文書廬陵者樂安未置邑時屬永豐也文則陳讜書而石列于撰文人之前讜字正仲興化人官至尚書〻名與張即之相上下此銘極清潤可玩似出褚河南非即之所及也此石近年獲于石門田間此本得之通判黃諫惜乎紙墨皆劣耳

跋仰山廟記

張于湖書楊誠齋所推重而虞翁生極不喜之仰山二王廟在桂林城中蓋肇自于湖此記出親筆而其門下士所模立其鐫刻尤為工緻要之名下無虛士臨學之家亦未可全不著目也

蒹竹堂稿　卷八　主

跋韶音洞記

韶音洞記南軒先生文洞在今桂林城北舜廟後此記洞之頂書刻皆仰面為之用筆與程氏遺書後跋真出一手蓋先生筆也無疑

書春秋集例後

春秋集例七卷外錄一卷洪武中番陽齊宣輯乙友監察御史潮州林廷舉所蔵也最便初學經者因亦錄之

跋周元公題名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自左而右乾道己丑洛陽程祐之刻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

軍事推官譚允寓要縣尉曾緒同至茂字至正字當泉溜慶尚

隱〻可見後有浮祐壬子呂中等題字

右濂溪先生題名二其一在今德慶州三洲巖其一在今肇慶府七星巖俱在石洞上點〻畫〻端重沉實無一毫茍且姿媚態觀者可以想見先生道德之風夫以先生之片言隻字流風遺跡小而名刺賤如守墳之人莫不重見于人如度正之所錄則過有道矣然以嚮慕尊仰先生之至如紫陽夫子尚止得其拙賦愛蓮說墨本亦未聞其為親蹟入刻也而盛也區〻廣中之役乃得接聞先生之盛如此獨非幸乎哉于是既模得裝潢襲藏復謹用誌之

蒹竹堂稿　卷八　主

書宋學士文粹後

宋學士文粹十卷劉伯溫所選洪武十年義門鄭濟所刻而此則書坊翻刻本也吾友鄭時乂家多蔵書而與子厚家有無書常彼此相易此其一云

書元豐類稿後

元豐類稿五十卷近年刻在蘇州得之董都督因取

李古廉祭酒所選文粹各點識其首以備考究文粹有新安朱徽跋云家藏曾文百卷蓋宋太學直講王無咎補之所編校蘇州所刻本也補之曾氏壻南豐先生同年進士朱之世姻前先進士族伯祖彬倬昆季寶藏是書洪武丁丑失于回祿矣然則重刻于蘇亦非偶然所惜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不可得也

書張篠庵四書義後

篠庵平生程式文字不下萬篇門人學子携而之四方者不知今收存幾何耳此一百八十一篇稿于杭州葉敏蓋初淨本也其中尚有篠庵親抹一二處覽之惘然

菉竹堂稿　卷八　三三

書三史後

遼金宋三史元時修起至正三年四月迄五年十一月総共七百四十六卷刻板在浙江燬于兵久矣遼金二史御史展毓從代邸假出印本分手模得二本誤字不免若脫行闕板無之惟宋史則沈公禮知府從廣州鈔本所傳則不止誤字矣蓋鈔書貴模影不然闕誤者不勝多也二史吾家本蓋元刻之子若御史本則又其孫也不可不知

題王大理處置椎臣奏稿初正本後

副都御史祥符王公處置権臣奏稿二紙秀才李經能藏之初本叙列附麗之人文臣有沈固張用瀚黄仕儁霍瑄後来圍去張用瀚黄仕儁霍瑄所存惟沈同孫宏而已要之沈霍有徃年從幸虜營之故似難与數人者併黄仕儁無恥之尤亦難居用瀚之次而又不可与孫宏涉彼姻戚者例論也由是觀之反不若初本者稍得之豈時尚有所忌株連窮治理或難之因之而不能盡發其所蘊耶予庚辰廣中入議公時貽書于今侍郎崔公致起居于左寘軒公及

菉竹堂稿　卷八　三四

予崔于德州驛船視予以書〻中畧及茲事嗚呼公今已矣尚復奚云

題王大理挟詐欺公謝恩二奏稿後

王公素以清介見重縉紳間其来宣府感工知遇首嚴貪廉之別永寧守備都指揮郤佐等數人皆就黙佐容為謀使中官阮敵奏云佐良將有五百餘人乞留佐者兵部遂以聞降勅詰責公總戎者尤不樂拘檢交章譏公自専再降勅極其譴責之詞且數人者皆仍舊任天順二年十二月也明年乃又易公新受勅削去訓練軍馬管軍頭目等字如今勅

之所云矣八年予寔来繼繼公踰年而郤佐者始以
貪虐敗去盖兵部當時惑于奸欺以五百餘人者為
實有此事耳此稿則公十二月十二日所上謝恩奏
觀其憂畏之誠引咎之深雖欲不使人太息流涕其
可已乎夫以
睿皇帝剛斷英明而公又為令李少保所薦真受九
重特達之知乃猶不能自白如此然則士大夫以孤
危之跡騤然于君臣之際而欲必夫世事之悉如其
志豈不甚難乎哉吾于是所感則多矣此後筆稿一
通又公天順三年八月奏馬草為戸部所詆因正色

誦言極陳戸部之弊亦可見公勁節不詘直氣不衰
云

書養蒙大帖後

此書非賢父兄後良師友則雖有賢子弟不得讀盖
句讀俗師惟欲狗之父兄之意而世俗庸人下者喜
雜字酒詩百家姓稍有知者則惟名賢詩文而已故
往々以是書難讀有蓄之而不省覧者焉噫古道雖
行此亦一驗也已雖然朱子亦尝以叙古蒙求為與
泚雜讀非啓蒙之具而欲取古學府杜于美詩為之
若然則莫如沈易之五倫詩去其未精及近代人詩
庶乎其可也惜乎有未暇耳

書聖賢經訓後

程子教人讀書之法必先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然後
及乎六経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有不可乱者如此
朱文公又尝謂中庸雖七篇所由出然讀者不先孟
子而遽及之亦非所以謂入道之漸若柳宗元所云
先讀六經次及論孟則又有不可從者故往年廣東
題係此十一書恭蒙大訓小子之次止從
今制科場出題次序先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後易
書詩春秋礼記以為次第也又有欲每書以至吴訓

經為目却以本書各附之者其説類于僣妄不當從
之

書衛生易簡方後

此書胡忠安公所著群經乙覧備見群公序跋之文
而其施用之法則惟東里楊先生之論的矣予辱胡
公胡爱知最厚題品褒揚之過每形于面言公誠實
不欺人也心恒愧之往年在赤城道士仰弥高来浔
封寄此書手筆尚存而籤帖数字亦出公筆也嗚呼
今安得愛我胡忠公者哉

書楚辭後

楚辭近年書坊本闕首板第七卷結尾板張廷玺為
録得六月晦日寄行今日始収淂遂為完璧廷玺江
浦人廣東右布政使余同年鄉挙極好文事予在廣
嘗從其借書予家杜詩分類六册失去一册亦廷玺
為録補云

成化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跋梧州廳壁記

呂忠肅公此文傷後世政務之皆不古咨故多叙当
時經制之実且惟責以郡與之長然而不强其所不
能可謂經濟之略絜矩之推有用之文者已元統初

菉竹堂藁　卷八　三七

蓋順帝進登大位未久而梧州已燬于盜此為可考
所謂二年為番分輪鎮守即今河廣等處一年一易
輪班官軍其民義即今民壯敢勇大款夫之類元末
在〻有民義不独廣西也

跋張類公連州寒食題名

廣東清河郡張浚彸與丙寅秋被　命謫居陽山姪
杅男栻侍行重陽前六日抵郡境館濯纓堂回晴夕
以登列秀亭周覧風物少釋怀　親之思眉山史光
弼自星沙偕来表弟臨邛計孝你以　泰国意從至
省問丁卯寒食題

跋南軒先生列秀亭三字

張布政廷玺弌僉事允中兩人連州軍前田以石刻
数通見遺此亦其一蓋南軒先生侍其父魏公謫居
于連日所書列秀亭三字嘉定九年所刻石也又有
先生湟川八景五言詩八章是近年刻石但傳稱魏
公当時有四德銘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
儉則心逸連人嘗館之于石今不知存否惜乎兩人
未有以及之耳

跋李忠定公玉乳岩大字

右李忠定公玉乳岩三大字刻在今廣東德慶州之

菉竹堂稿　卷八　三八

三洲岩石上疑云建炎庚戌夏梁谿病叟書考之是
年西京已悉没于金高宗在昌国海中金人方屠潭
州屠明州焚平江建康入常鎮秀州是時韓世忠方
与兀术大戰江上迭為勝負人心国势可知已斯時
何時而使忠兵為国如李公者流落間散于穷山之
谷瘴海之濱高宗之無意中興一何至是耶抑公自
宣和元年言水異有名至是十數年間屢受知于上
下持不見容于小人蓋屢用而屢出前此丁未罷相
鄂州之行蓋三出矣後来雖以張忠献公補過之勤
亦無復賜環之望内徙外還奔走不暇公身与大事

俱去而不復可返蓋此後僅十年而為佑與庚申則
公五十有八之春秋止矣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吾于李公安得不三復其書而悲之

跋汪廣洋廣東行省記

右汪丞相為廣東行省時重脩公署既完刻此以示
後人凡八十九字篆筆似出鍾嵒字徑四寸許跌宕
奇偉信常流未易及也予所見汪書惟泰山詩行草
及此而已汪嘗學于予忠宣公故其書李亦有自云

書通鑑綱目後

通鑑綱目若干冊旧僚刑科都給事中涿德林李聰

所患李聰初以刑科起復来与予先後入科頗相得
已已多事同日掌科事封駁糾奏合議実多淺来稍
為諸公所不喜其所指目輒以吾兩人為言誠不虚
也犹記一日款款閣中泰和陳先生季聰約晩過予
寓館李聰自作奏本底而以四六劾章諉予李聰先
就是日角頭相識適饋一鮮兎而吾家惟一僕守舍
李聰忻然為入廚咲謂予曰吾宅且熟予劾章不既
脫稿耶既而各引滿數酌夜分始散蓋于今几二十
年矣老大無成壯心犹在噫成化丙戌十一月二十
三日追感旧事書之此書之後

書東里文集續編後

東里文集續編并補遺吾家録為十二冊前十冊叙簡尚実用
東里集例編次詩文甲字冊曰録曰家書曰家信酉字冊曰代言
録曰聖諭録曰奏対録戌字冊曰御服詰勅詩諭朝祭文守亥字
冊予所為録補遺予嘗見圣諭録別本公序簽帖有公序無今增
三朝并出若干字又嘗見南帰紀行傳寫本前有公乙帰葵艸後
附歷葬録并往还諸詩此書初為東里續編文集予謂續編當
在文集字下叙簡答書亦以為然又略為校正教處有重東里集
則鈎去云

跋宋理宗賜崔清献公七扎

清献公与之廣之增城人也宋紹煕中入仕歷官三十餘年所至有
良吏風宝慶紹定兩詔不赴理宗端平嘉煕中二年之間七扎諄懇
虚端揆以待之而公以年幾八袞堅卧不起蓋嶺南人物張曲江後
一人而已嘗問其家七扎之答所謂十三跡今已無存其文奏議等書
亦然今遺事一編掇拾蕪雜無足觀此七扎則至正初周伯奇
僉事所書今碑在李中

書文章辨体後

文章辨体十二冊凡五十卷吳思庵先生之所編也
始于古歌謡辭終于祭文每体自為一類各以時世
為先後每類有序題略叙制作之意復以四六律賦

律詩襍體詞曲凡變體諸作為外集五卷附爲先生之意固主文章正宗特以正宗四類每類之中未免衆体並出此則專以辨体制為先善矣但其云場屋經訓性理之說不當施詩賦及贈送襍作之中故于太極圖說西銘等作皆所不載且以西山之意亦出于此則不能無可疑耳黄晋卿太極賦今亦在辨体中而太極非所謂性理之云乎先生孫御史厚伯嘗以碑銘襍著等錄本二册留予所者久矣前年寓還厚伯之子木而木患予此編今考其中去取亦多不同蓋先生用心此書良苦予也甚恨不得承教左右

卒有所請耳

書宋方輿勝覽後

方輿勝覽七十卷宋嘉熙中建安祝穆和父編首浙西路終利州西路階州蓋時都杭而中原以北非宋所有偏安之書也和父晦翁母黨之親云嘗受教于翁其所著今可見尚有事文類聚一書其于小學固不為無益惜乎皆不精詳舛誤闕畧有不滿人意處此書又頗主四六愈覺淺陋近世脩志書者遂取法于此愈誤而愈下矣吾家六册先人為粮長時南京聽宣諭回買得以授臧手澤尚新而先人不可見矣嗚呼慟哉

跋多寶佛塔碑

右顏魯公多寶佛塔碑岑勛文勛既極言建塔光恠夢寐雲物感應不可致詰之事以及一時人主崇信之篤賜予寵賚如是之隆而魯公又為大書而深刻之令千餘年家畜人其有見重于人蓋不但如予之所取以魯公之大即名書而已佛之道累足重于無窮哉蓋當時刺血塗金寫經祈福雖宮禁之嚴亦已靡然為之降及後世又可知已近代能書如趙文敏

公之徒則亦汲汲為之雖一草廬吳先生不肯奉詔撰文其如衆楚何予嘗以為大道異端正如君子小人判為兩途小人之惑人也恒易入而世之為小人所惑者恒多故其為害愈深而不可捄不然六經具在其于死生禍福之理言之非不詳且明何惑者之為學見之于彼而罕見之于此也

書道園學古錄後

此書鄭令既得印本于淮雲寺中即以元紙黏版刻之此傳刻舊書第一義也各卷後有附刻是鄭令所增亦良是鄭酷好虞文收拾真蹟尚多嘗以示予惜

不曾刻得其子槖歸襄陽令不知如何也

書歐陽文忠公集後

吉安守常熟程宗淙伊新刻歐陽文成亟以見寄此即周益公家善本

仁皇嘗刻之禁中淙伊益以胡光大先生家賜本依樣入刻亦最得當近世聰明喜事之人凡刻人書集輒任已見妄加增損更改致失本真甚者謬誤可笑如予所記文山水心等集可見已此書雖間有訛字及分明欠畨然大段皆如舊可喜也歐公所著新唐書五代史之外尚有詩本義等書不在此集

中世傳名公簡劄亦有不見于此者乃知所遺尚多然其大者此皆具已

題沈少卿書帖後

右沈簡庵先生手帖一十六紙皆在京師所遣時予初第進士先生之甥顧衎從予遊故諸帖時節饋遺禮物為多七月二十七日手書一盖景泰改元先生以大理少卿致政家居日所遣申言初得夏存良員外凶問可知先生以書遭遇于時優游華要三四十年予以諸生相見先生已皤然一翁而過相禮待以友生自列称先生如帖中所云可考見也先生孝悌忠厚謙恭雅飭數者悉備精勤問學雖老猶然今鄉邦人物如先生不可得已頗聞其家書画賜物悉已散落盖其後人不類士大夫中多能取之天道之于善人何哉

又題沈少卿書後

右臨義獻三帖鶩郡在後皆民望沈先生筆有圖書顧衎携以見惠者也聞之衎先生嘗云右軍大令書吾兄弟見每帖臨榻數廻然則先生之書名非偶得而後生小子甫能執筆輒欲方駕前人者不亦可鑒矣夫丙戌臈月二十五日

書思賢錄後

思賢錄五券又有續思賢錄昆陵士謝子蘭為其鄉先生宋鄒忠公浩作也有至正十一年于壽道尚書所作復墓田記楊廉夫序是 十五年作鄭元祐序則十九年作後有子蘭題識云此書既成二十餘年不能刻洪武十五年夏訪崑山故人得王克明仲昭而始刻之且推本克明之父均盛甫之賢六今觀卷中復墓諸詩吾所僅知為吾崑人者易久成顧仲英袁子英郭義仲殷孝章陸良貴秦文仲馬公振凡八人吾幼且外未及知者不與焉而吾于此有慨深者

矣于尚書楊廉夫鄭元祐三先生皆吴郡之望而久
或諸先生又吾崑山之望亮明亦必巨貫一時文物
聲華之盛可知已百年之間王氏莫知為誰于楊鄭
易袁陸秦馬皆不聞有子孫易墓在馬鞍山闻楊有
墓在華亭于墓在郡城西顧子孫在鳳陽者亦已微
盖惟殷郭二姓尚在人耳目餘吾鄉人後生不復知
其子孫尚奚丘壠之有嗚呼吾于鄒忠公謝先生有
未暇論而觀于吾鄉有如此者吾安得慨無焉　于
中乎

書包孝肅公奏議後

篠竹堂藁　卷八　三十五

包孝肅公奏議十巻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其
門人張田編近年翻刻板在廬州此册吾得之沈氏
望先生夫色公清聲直節名塞一時施及後世至今
雖兒童女婦皆能呼其官位是固不待言者獨歐陽
文忠公嘗有學問不深之語則不能無言不觀于斯
集乎凡言天地變異論禮樂法制倫國本抑撓倖尚
寛厚闢異端去奄豎别白君子小人以極兵刑財貨
政治邊防靡不推古及今出入經史究極表裏明白
洞達千載之下如見其人則公之不學其亦異乎今之
不學者歟吾恐或者不察既以此妄疑公而亦以妄
疑歐陽公故持書此以曉之要之其為僥倖富貴之
徒之警勸者多矣

題張提學書帖後

篠庵平直快易平生處朋友一見若素相識知有過
必規不啻如自其已有：善必為之助喜考道惟恐
不聞于人不獨于盛然也盛自幼承教篠庵為多所
得往来書翰多至百餘通大藤峡營火中失去太予
此幸獨存吾後人觀之亦可以知篠庵之有益于予
予之有負于篠庵者多矣天順八年二月十一日二
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帖中言以勞致疾之故若為告

篆竹堂藁　巻八　三十六

語訣别然者蓋是年三月篠庵已病識絶筆也末一
帖劉煒叅政持来猶拳、以毀譽不足動心為勉嗚
呼篠庵之墓宿草已生而予也德不加脩學不加進
猶在毀譽汩、中予真有負于篠庵哉予真有負篠
庵哉書凡四十二通此外景泰中南京人妄傳予升
宮見賀一通别在他巻付晨子三帖亦附此後蓋此
巻晨所次第云

題鄭進士書帖後

右亡友鄭介庵先生書蹟共二十五通尚有在崑山
寓館及有手筆成書冊者不與焉先生名教家子登

有儁聲庠序間學傳而能文得官養疴不出而惟汲汲于扶掖名教者其為人可知于予忝同硏席之歡晩有交親之好最莫逆也其葬也子山齡旣刻予所為志予復令兒子葦集其翰墨成卷噫南望故山朋舊何在時復一展閱間與昔聯車對榻笑談抵掌之時亦何異哉臘月二十四日風雪中小帖蓋天順甲申歲暮寄宣府言張氏姻事且至再矣九見故人惓惓存念之辠然自是僅一月而先生卒嗚呼重覽遺墨可勝愴然

襍記

批示土官都指揮岑瑛

字付岑瑛尓家祖宗五百年之忠孝期至尓而益延尓身六十年之忠義期尓晩節之益堅尓能竭力盡心精忠報國則生民福固為地方之利尓之名位必崇亦尓身之利尓之族姓必昌尓尓家之利亦尓子子孫丶無窮之利非利則有害矣機不可失時不再来字至思之尚勉之哉十二日押

田州一宗

岑鏞者田州土官知府岑紹子土人無倫理寵則為妻鏞毋何本嬖妾鏞之兄鑑亦嬖出而毋亡紹且為鏞毋請封矣正封統中鑑鏞爭襲紹力佑鏞而抉鑑為逆者家奴呂趙也安遠侯柳溥言當從其父所請朝廷從之景泰初鏞赴調柳州遼紹卒于家趙自名義扶携鑑入據府治鏞不得歸落丶無所依令冢宰王公為調停計鑑授知府理府事鏞仍其官隸総戎聽調趙本西江人其悪萬狀畧見予奏中亦貪漁上官醸成其忠為多天順二年予初入廣一日鑑死于刺趙因謀襲鑑之幼子玹以固其權総戎守臣勘事委官恭議朱驥等汞而誘之以利其財其族類都指揮岑瑛復垂延其傍而鏞族困中莫之問恭將范信

瀧水営中嘗告予曰鏞名正趙悪貫盈官府一主張彼賊不死則適耳予耳予博詢之衆及覆熟察其情言人丶同因以語総戎陳旺曰鏞故命官加以會府諳練久彼今請復官將来必得其力数日旺述鏞之言曰大人恩言鏞非不知但事
朝廷且鏞兄不辰惟子玹使鏞一言是重得罪兄矣衆頗異其言未幾族目岑朝等采乞鏞歸都督劉深以総戎新命至予詳道之于是同奏深与左少監朱詳巡按御史吳綽三司惟左布政使張文昌按察使計澄与開都指揮使彭英以其于趙故不使之知是

日惟計澄言比來辭涉重貨者多命錦衣籍得無累
此予為益羈縻土人山谿巢穴等數字三年七月朔
日也征蠻將軍巡按御史布政司鎮守內官曁予凡
五印俱識自院中第頗秘逾月吳禎以協贊來從行
至梧州尤月十一日得總戎謄
勑承依奏予謂禎曰此島夷賊耳取之當以計兵其
次也今歲例用兵有名若與廣西哨總兵參將駐賓
州范信廣東哨總兵從予駐廉州且撫且勦寔以圖
趙則廉之中十五人採珠事亦辦而圖趙者岑瑛范
信其人蓋地脚也而人皆嗜利我等不制其利而復

重以
上命動之以名擒賊必矣不然春初珠池事訖西哨
合兵未晚然信等爾同事此出于爾可耳禎聞躍然
喜聚信等謀議者三日夜復云信等有奇謀誓必擒
賊俘戮惟命禎還桂林初主予議而總戎者主急急
稱兵已不合又屢以他事忿爭禎馳報此意且從范
信急兵抵賓抵州俄報總戎卒予甚憾總之志在徼
得且不幸矣死兵已不可掩如大事何而禎儇利非
敢專倚以范信將官之副亦禎素謀亟檄具行禎亦
不得之至南寧尤勤勤公文促范信時報多持两端
惟委罪岑瑛以為把瑛等先行十二月十三日禎在
道得報初四日夜賊已遁初六日岑瑛入府明日參
孫麒送知府歸復舊治蕭程趙府後而敢為大言恣
為文飾沮范信以不必來且誣予以鼻信分其兵權
嫉其成功手口交譏不已而其織蜀之行亦寢聞逆
予見之横州辭色皆異以大功自居出其駡或撓章
矯妄不可言甚而謂予尝至南寧予大驚立命易去
認請多易則諭之曰我昌尝敢欺人况君父耶愈愧
恚所得重貨又皆曰亡矣惟以趙予多與其奄人等
進奏既入

上亦頗寘疑法司亦以所奏奪王印龍鳳旗等與所
鞫多不同亦皆不承伏多等止就頌繫賞典皆不行
他日以告予曰禎不更事嚮見執事比海賊嚴欣盛
重貨入官一帖禎以
朝廷惟欲得賊耳而執事以利疑禎誠不知為今日
先見之明蓋禎面謾以此其噂沓背憎固自若也嗚
呼呂趙不足道也今知府鏞一土夷不雝乎親不忘
義而卒以
朝廷之恩官府之命享有官位非天道乎彼禎者乃
狂愚不測如是若不知有天道曾不鏞若多矣禎故

予所薦予誠不明自咎因具田州一宗凡
勑旨奏案公文書牘聯為一巻以自警而覽者亦必
有以得之

宣府察院考試武舉 三月十二日

問世之談兵者率好言孫武子十三篇武子之書具
存其篇目可得而聞欤其言有所謂五事又云兵法
亦有五其火攻亦有五可得而詳其目欤或曰此書
多出風后遺意果何所指欤其說然欤漢唐宗以来
名将行事其亦有取于是欤尓他日設當軍旅之寄
則專有取于是欤抑別有所取法欤一一陳之毋畧

問邊事多矣姑就宣府言之名傾中外金緋滿門往
年非無将也何憑陵之患莫制帶甲数萬儲積数年
近年非不足食与兵也何斬馘之功不立茲欲主于
力戰或衆寡不敵利鈍難期孰為善戰之方欲一于
固守則川谷多岐人畜在野孰為長守計宣府領薦
之士宜知宣府之故試為我言之

教場考試武舉 七月十三日

問教兵有書若風后力收之說鳴條收野之事邈哉
邈矣行于後世目為武經有類為七書者矣有輯為
総要者矣又有為百将者矣有為将鑑論斷者矣所
謂七書総要其篇目次第編叙之法可得而言欤所
謂傳論有可得而舉其一二欤其所列諸将始為何
人終于何人果皆當欤否欤其亦有得失之可議欤
試一言之問宣府沿軍堡雖創置不久實為宣府要
地左挹黄花之古戍右居庸之重鎮雲中上谷聲勢
屬聯遼海灤江指顧在即而
列聖園陵臨乎上誠為我
國家萬古橋山之地拱衛所在關繫大矣然而山川
盤鬱形勝所拘言乎城郭則無踰数里言乎兵食則
不及千数非力則然勢使然也守備之官處以中材

則弗称厥任處以大将或馳騁未能況
聖明在上夷虜革心邊境遂以無事雖安不忘危頃
刻不可無備而華戎一統邊将可以無功中軍盖有
籌焉而未得其道說茲于是方領薦而来必有確論
務聲竭力尓謀以備擇

原謗

夫所謂謗者旁人之言毀絀之義大都有二焉有當
得之謗有不當得之謗當得之謗非謗也諱惡護過
強名而謂之謗也不當得之謗〻也明君賢相善人
君子明其為謗而謂之謗也可非受謗者之罪也書

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營丶青蠅止于棘萋兮斐兮成是貝錦皆是之謂也不幸而身罹讒謗之人其于自處求無僭于道無媿于心亦唯曰知自脩而已矣辨不辨不足計也有不得已而辨者夷齊之怨匡章之不孝陳仲子之廉是已有不得已而不必辨不足辨者一年之鄭子產三月之魯攝相是已與謗辨誠無足加損于人顧在人在己有不同焉尔嗚呼謗亦可畏已三代而下若西京之文景東都之世祖有唐之太宗不謂英明之主可乎而季布之召賈誼之疏亞夫以誣告而下獄忠成以薏苡而葬賢

如魏徵謂錄讓辭忠如遂良尚譖劉洎彼數君者猶然數君而下他可知矣謂直道可自恃耶彼既放寄相又儆宰相翰林謂唐韓愈者然也而謂愈有是乎無是乎謂是非必死而後定耶彼長于治國短于將才謂漢諸葛亮孔明者然而謂孔明然乎否乎且伏波之勳代鄭公之忠讒彼捆載之私要譽之細而孰謂其肯為是乎況乎韓葛二子一以王佐才業一以名世大儒而謗猶若是下二子其人則又可知矣大抵不情之謗其為態多不同或以忌嫉或以憎惡或偶不相知或惑于人言之先入為態雖多無能出此數者要多可以理遣也可以情諒也萬一其言切吾之病則吾固將德之而所以為忌嫉為憎惡者其人既不吾若吾將有以憐之捄之且不暇尚烏可尤人也耶然則謗可弭乎曰不可期丶之言無當乎喋丶之口嗷丶之行曷勝乎汶丶之為彼猖訴矣而此待之以清淨彼三至矣而此持之以默謗其可弭乎夫君子不得而謗又不得而尤人其終也則如之何曰付之公道而已耳付之神明而已耳明則有公道幽則有神明公道在人神明在天在人者長存時有時乎屈信在天者弗泯時有時乎若弗聞不然何謗書

云〻今皆不復可見而公天下之是信史書之歷萬世而長存也哉吾故曰所貴乎君子有在己者亦唯脩諸其身而已矣作原謗

丙戌門帖子四首

胡兒遠遁三千里
巨鎮重臨十五年
人喜優閑當盛世
天教豐稔在今秋
客路偶從青嶂裏
歸心常在白雲邊

分文刋欲非男子
毫髮偏私是小人

丁亥春帖子 十九首

秋草五原當納欵
春風萬馬不聞嘶
千里邦畿百里近
一方春意萬方同
身由道義門中路
心慕羲農世上人
白雲南望三千里

蒹竹堂稿 卷八

紫塞邊廵十六年
此日承平日
今年大有年
行藏自有命
存省要無私

社學

義學只今升社學
武臣從此作儒臣

城隍廟

保障功高侔社稷

尊崇望重自朝廷
遠迩乞靈来闔境
春秋加祀重當時
善良宜受福
監察本無私

神祠

禮神經有據
造福世無窮

藥局

人未病時先服藥

蒹竹堂稿 卷八

馬當瘠處便過門

宣府驛

門前絡繹三邊使
座上咨諏六轡詩

柔遠館

寸地尺天皆入貢
陰山瀚海已澄清

賓字睒鋪 来恩亭在内

春入邊頭好
恩從天上来

使者馳驅曾下馬
居人来往或停車
佐字煖鋪 来遠亭在内

春城十里近
野宿萬人歡
境土無虞貿出將
朝廷有道遠人来

儒學
詩書宗正學
文武望全材

菉竹堂槀卷之八終

菉竹堂稿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葉盛撰盛有葉文莊奏議已著錄是集乃盛所自訂凡詩詞四卷文四卷詩詞皆非所長文有勁直之氣稍勝於詩然亦無傑搆惟碑志諸篇尙頗整飭有法耳

卞郎中詩集七卷

〔明〕卞榮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六年吳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卞郎中詩集七卷》提要

卞郎中詩集序

三百篇弗得論矣漢魏
而病於陳隋之流風盛唐興
矣而病於晚唐之纖巧黄陳
動矣而病於宋末之麄鄙虞
楊則矣而病於元季之雕琢
乃知善詩者一代不如人數
代凡幾變矣
國家文運丕興詩壇多將近
世擅孫吳名者擅江陰卞華
伯焉華伯自進士歷官户部
郎中居京二十年朝請有歸
應持續者輙擁限日應百篇
風揮雨灑故詩名動天下及

讀緣而還山邀水請燕求越
睽筆抳硯勤而詩益奇以其
自歸蘭堂故江湖之上觀蘭
堂署者詩未誦而心先醉焉
蘭堂詩各體凡若干首其
門生無錫吳以榮謀爲繡梓
儒士徐廷齡而領爲校正之以

浙江左布政使祁陽甯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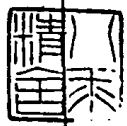
六郎中詩集敘

詩難矣乎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飾芙蓉露下落楊
柳月中疏李之詩本乎李之
天才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
排奡韓之詩由乎韓之豪雄
也詩著於心發乎性情即之
事物一皆自然有是人有是詩詩
不難也詩其易乎三百篇雖
興與則周孔筆削以成經春
秋之世登高能賦以觀人賢否
兩漢魏晉不衰近體開之天
寶特盛而李杜韓柳世稱大
家不讀萬卷書胸無秘府監則

不能者、已不能況作之乎詩
於是乎其益難矣昔齊輪
扁之告桓公有曰得之於心應之
於手夫得之心者機之熟應之
手者功之巧其非難而非易爲之
不言語得以形容也余同年
江陰卞君華伯學博才敏而
喜吟詩興之所至援筆伸紙
咲談應物有思若湧泉其奇
語層出頃刻多至數十韻袞
袞不休清意深麗嘗不經之
至思刻畫之作則嚴整精
切令人悚敬要識然不凡
若鑿空此人所以爲難而華
伯易之蓋其機栩于胸中
者若思物以爲之役也豈
易窺其涯涘無錫好事吳
尚朴嘗遺其子繼從君遊繼
手編爲若干卷鋟梓以傳
君屬余曰盍一言之辭不獲已
以復

成化十二年丙申冬十一月望
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巢居
老人仁和夏時書于城隍
孫至衡之所

卞郎中詩集卷之一

門生錢[illegible][illegible]經編刊

七言古風 歌行附

松石

蒼松亭亭白石齒齒白石曾為黃石公蒼松元是赤松子松不摧石不爛雲之根鶴之伴有美人兮樂考槃撫松坐石六月寒往往白雲生澗底時時玄鶴下雲端于以采兔絲于以斲茯苓丹厓翠壁斷空青一滄石髓三千齡松乎石乎吾語汝汝今且莫作棟梁亦莫化作金華羊待我山中來射虎滿身風露松花香

牧牛圖

清時考牧歌周詩南山白石徒爾為鬛來枕却蓑衣卧牛不觳觫亦不飢明日從容向南畝怕逐征車苦奔走年年租賦足公家社鼓如雷飲社酒我亦曾看黑牡丹一犁雨後東風寒考堂南畔披圖處杏花邨裏思漫漫

春遊圖

東風花開未花謝溪山處處春如畫野人不遣官長罵蹇驢豈必東家借行行踏破苔花碧詩懷自覓天地窄旁人相見莫相猜不是華陰縣裏客

許由棄瓢

天下何重瓢何輕又恠風吹歷歷聲棄之水中不復顧瓢與天下俱無情而夫戀祿苦難舍焉知軒冕倘來者而足奔波塵海間何曾夢到箕山下

漁樂圖

漁家樂樂何如占斷烟波萬頃餘扁舟穩載如廣居不釣璜只釣魚得魚即沽酒此外無所須終身妻子恒相娛笑他釣名與釣利百憂千慮何其愚

時齋

若夫甘作褦襶子觸熱來造時齋裏時齋主者通古今凡百隨時而已矣天道時寒時暑地道流行坎止時乎時乎天地且不違吾人豈敢違天地有時默坐虛白室有時行覽青山色有時抱膝梁甫吟有時夢鶴遊赤壁花晨月夕不樂將如何時乎一去兮忽若東逝波遲遲乎接淅三宿而出晝我師古人丘與軻為君試作時齋歌

挹翠樓

挹翠樓在何許苕霅二水交流處乾坤清氣結成翠俗物與之不相遇獨有樓中人以手挹而取取之左右逢其原放之則散卷則聚苕兮霅兮一碧涵青天併作寒泉掬入膽瓶裏弁山橫挑太湖之南如畫障雲月硯屏能蓄此翠光晴晃水精宮翠色冷浸鴉青紙一塵不落冰壺中萬境都來淨如洗閬風千里安在哉元龍百尺而已矣我欲時來卧此樓醉騎濕雲飛不起

漁樂

一生踏浪不踏土足跡何嘗到官府大罾小網作生涯
日得魚蝦漫無數少小為漁今已翁日日快活年年豐
釣鰲手段吾不試誰知尚父之非熊顛末西風來淅淅
江南吹箇開江北醉來不覺雙眼白仰看青天大如席
農耕商販足催科漁家之樂樂如何操舟穩若在平地
平地風波世上多

澹然

澹然子澹澹一心清似水濃如醴者吾所恥不恭膏粱
與紈綺巡簷索笑有梅花何必春園實桃李芬菸蕭蘭
六月寒花中君子常相看秋風三逕有松菊松可撫兮
菊可飡君不見他家甲第連雲起車馬填門耀朱紫一
朝運去成落寞門外雀羅而已矣何如澹然無所營坐
令寥廓清風生恬澹無為歌太平身乘六氣三千齡

驄馬行春

金烏拂羽扶桑曉乘驄邐遲淮南道四蹄寒挾霜蕭蕭
五花雲䏲日杲杲千金燕市未足多疋練吳門空自好
豈徒山嶽能動搖直使豺狼淨如掃叱起白石是神羊
種來萁荚皆棄草金牛岡下有畊農白馬湖邊無餓莩
澄清天下收大功踏踏亨衢歸去早

宗叔順心翁休休亭

我本勞勞亭上客來向休休亭上游主人呼取百壺酒
酒酣為我歌休休世間萬事都不挂心頭任帆昨日疢

東海歸來繫纜蘆花洲一漁翁對雙白鷗刷燕秣越馳
騂騮于今伏櫪不戀亦不愀貴為萬户侯草頭露落誰
能留富有千金埒脂膏化作然臍油狐白何如百結裘
死盆羞腞黃金甌山肴野蔌當珍羞安樂之外復何求
東封函谷非我謀南尋禹穴將焉求飛天八重刺八州
我獨一壑兮一丘緬懷箕山巢與由此輩與我真同流
震驚百里不落耳巖巖萬仞不入眸仰無愧兮俯無怍
既無喜兮亦無憂類平江漢之漂浮兮天地之蜉蝣浮
兮休兮千秋萬古同悠悠彼勞勞者肯來從我休休不
試問休休與勞勞二者孰劣而孰優

松石圖

君家庭中石媧皇補天餘五色至今猶帶紫霄烟拂拂
霏霏淡無跡石旁一松樹種來根不高千尺子規未得
來上啼海鶴尋巢下空碧鶴兮千歲松萬年石也與天
相後先主人飡松啖石髓平地可作蓬壺仙涼風飄飄
金粉落山中酒熟獨自酌醉眠石上毛髮寒松聲如奏
鈞天樂不射將軍虎不叱道士羊巢雲亦學李太白騎
鶴東去扳扶桑十八公我無夢石穴便是華陽洞球琳
琅玕皆入貢惟此雲根移不動

蕭竹

金壺倒潑一斗墨綠毫染出瀟湘色六月高堂爽氣生
蒼雪洒衣冷無跡嗟哉丹山有飢鳳何時啄此琅玕實

似裁嶰谷製六律坐使陽春回萬國又欲東海釣六鰲長竿下拂珊瑚石鬚來再鼓南游舡酒酣卧吹月下笛

鄒佑之十丈蓮

十丈蓮在何許泰華峰頭玉井庭翩然一葉隨溪溪載我玉人美烟水玉人前身是太乙手把青藜光滿室錦雲鄉裏坐看書晴虹照夜如白日與取佳人來雪藕蜜脾香沁碧筩酒醉唱南朝相府道翠盤涼露真珠走龍驤萬斛於我何有扶不帆不楫自往四人閒淤泥永脫去直欲度海登蓬萊菱花影動南風急芙蓉水濺荷衣濕空明不入小洞房仰看青天如翁笠

善卷寺涵碧軒

龍巖古寺如龍門峯律橫枕西南坤龍向人間行雨去水深千尺清潭存上人結屋潭之側潭光倒浸一天碧禪心包涵天與潭天淨潭空兩無跡潭花的的水底紅恰如燈影落鏡中上人隱几澹無語色相本來都是空龍巖老宿依然在知我袖中有東海更須涵碧濬一源散作千流與萬派

莫善慶南溪草堂

鴻溪南浸龍山足有美人兮此卜築九朵芙蓉翠欲滴一泓流水清如玉草堂亦有浣花春誰鬭東吳與西蜀看花賦詩飲春酒不減蘭菊三百斛餘酣晚漱南溪水毛髮生寒肌起粟清秋夜半霜月高一榻仍借南溪宿

明發主人更苦留堂下黃金花簇簇一舉累十別筵飲插花滿頭香滿屋新詩寫入五雲箋光照牙籤三萬軸

得山樓

他人只結山中屋不見衆山真面目斯人獨起山中樓衆山都在書案頭有山不見山如失無山不見山乃得吾山之賓出無心吾山之水流不息天開圖畫列左右九朵芙蓉落吾手山花飛飛能送酒山鳥嚶嚶自求友或如游龍或舞鳳白石秦鞭鞭不動得山樓上攬秀色不礙胸中九雲夢

題吳履明雪竹

古云無竹令人俗今者有竹美如玉玉鸞銀鳳相向舞此君歲晚邀滕六幽人一生抱高節皎皎白駒在空谷搖風環珮鏘然鳴擲地琅玕淨如沐四座無塵斗室虛徹夜寒光照讀書老天既降豐年瑞平安消息復何如梁園授簡未足數郢曲歌罷樂有餘山陰小舟不必上呼取龍杖行徐徐

鴈

雙翎高逐秋風起天北天南千萬里晚來棲泊楚江頭雪白蘆花照秋水上林帛書今已無北門納款有匈奴天空野濶少矰繳只衘菰米不衘蘆夜寒飛夢落何許多在烟汀與月渚身辭虛沼年復年那得更尋鴛鷺侶

月波書屋

君家有屋如林屋爲删徒多數間足浴沂童子六七人
插架牙籤三萬軸夜深明月生海東一塵不翳白晝同
吾伊書聲振丹壑晶熒劍光横白虹有漪瀾兮繞屋下
湛然一道銀河瀉豈無六六黄金鱗泥蟠只待春雷化
瑩然氷壺瑛衆雪吾心與之俱皎潔青天倒浸碧琉璃
吾心與之共澄澈翠芸香拂書帶草脉望飛空一髮小
容光必照萬境空逝者如斯體吾道

張介菴

舉世一於和惟君和而介介介或無所容未免伯夷隘和
而不流介而通與今人異古人同介也三公不可易陋
哉千駟與萬鍾我来張諸十日住四座春風吹玉樹擷
蔬小酌擊缶吟指點雲松結巢處一揮金錯囊無盤義
薄雲天郭元振荆南白屋卧雪人雪深三尺誰存問介
菴之介介于石不顧萬金變白壁洋洋之水可樂飢坐
對青山太古色

綠珠圖

齊奴不學守錢虜三斛真珠賤如土娉婷飛下彩雲端
一朶芙蓉賸秋浦香塵小步金蓮穩直得千金買一哂
髻雲斜嚲金鳳釵眉月輕匀綠螺粉金谷春光煖如酒
閒将玉管調纖手新詞舊曲總堪憐落盡梅花折楊柳
孫郎錯料梁家女日斷畫樓高幾許飄然正似落梅花
楊柳含嚬泣春雨

春牧圖

東風煖霧散林薄海上晴光眩遥目牧人盡說夢維魚
兩兩三三成一簇烏犍白牸紛相逐搏虎力強無觳觫
縣官子民翁蓄息不但添丁又添犢半溪新漲花流紅
十里平原草鋪綠横風竹笛無别腔盡是田家太平曲
蓑衣覆地更堪卧何必文茵紫瀌褥牛兮犢兮爾將肥
村北村南啼布穀今年貢賦料無逋到處一犁春雨足

遊盛時正富村別墅

九龍直北十餘里五畝之園茅屋庴盛家別墅於此開
風光占斷東南美清溪繞屋花連天白鶴鳴皋月照水
喬木千章藹若雲秫田十頃平如几王屋山人今已矣
王維輞川何足擬主人邀我三度遊一度便作十日留
布谷雨晴楊柳曉鯉魚風起芙蓉秋共和陽春與白雪
誰憐楚舞并吴謳豪天席地大家醉一笑蕩盡萬古愁
北里薰天多富兒長金積玉無休時齊奴金谷果何在
夕易芳草空離離君家常棣天下士先憂後樂同心期
倒衣命駕曾數數慣看蜻蜓立釣絲

卞式之烏来堂

昔聞烏集府今見烏来堂四時于此烝且嘗祖攏堂之
後神位堂中央堂成烏乃集惟孝斯致祥東家豈無數
仞之樓題烏乎於此不足棲西家豈無百尺之高樓烏
乎於此不肯留人不留烏烏自小丘隅黄鳥亦如此卞

氏六龍有孝子烏之来也豈偶爾君不見顔烏墳上烏
啣土烏傷之名傳萬古

趙廣洋海舫

前年渡河将一葦河上招招着舟子今年渡海豈渡河
要泝弱流三萬里誰言海水杯来大撒作千支與萬派
不必貞人十丈蓮片帆如葉舟如芥颶風不作波不揚
瑩然一鏡涵天光鮫室流珠舟側畔蜃樓撒彩天中央
海上三山色不改扶桑一樹千年在請君轉舵歸去来
神中亦自有東海

節婦為朱将軍賦

君不見南山松霜鬢雪雹不改色世上幾度春花紅又

不見北堂竹歳去年来只自青人間烈火多焚玉将軍
之母抱苦節一片氷心冷如鐵良人遇害正青年再不
移天向天説将軍乃是遺腹者呱呱夜泣寒燈下辟纑
織布仍乳孤五十餘年甘守寡将軍入直麒麟殿退朝
奉母設華饌曽申大義復父讐白日當天九泉兒母兮
節兮良在兹茹苦若甘天所知天教有子更有壽松竹
相映蟠桃枝蟠桃結子千年後松竹因之亦不朽觀風
使者采吾詩留取清光照宇宙

六龍圖

風雲際會良不難神物豈得終泥蟠桃花吹紅春水暖
霹靂裂石鬼膽寒一龍隱見雲之端一龍廻旋在急湍

四龍相狎列左右進退從容有先後延平寳劔已矣乎
葛陂竹杖今在否何如六龍駕五雲直與天地同悠久

何竹鶴山水

袁州太守何其賢胸中之鳳人中仙眼空四海胸雲夢
懸車早賦歸来篇鋤雲自種竹三逕養鶴只買二頃田
明窓净几拂縑素興至落筆生雲烟雜花幽草各縟麗
蒼藤古木相鉤連雲門若耶在纖末只尺弱水蓬壺天
蓬壺可望不可即聊上米家書畫船其間亦有好事者
卧龍人去一榻懸吾鄉風流徐孺子太守下榻三年前
青絲玉壺送春酒碧桃花底開瓊筵醉傾墨汁如流泉
幻出斜川及輞川分明孺子卜築處蒼蘚補茅三四椽

左圖右史看不厭光風霽月浩無邊逍遥莊叟室虛白
澹泊楊雄草太玄塞予買鄰乏百萬所蓄舊物惟青氊
肯與數許造竹所江空歳宴相周旋

愛菊

陶潜采菊賦歸去靈均飡菊嗟不遇殿君愛菊豈屬陶
昇平世世金陵住笑移九畹置坐旁家有三逕何曽荒
縲筆題詩照晩節玉壺載酒涵秋香頽齡可制飢可樂
何必三山覔大藥東園桃李發狂花顛風一夜成蕭索

題龍

一龍居中巨而尊只尺可上天之門兩龍旁向勢若奔
濤翻石走陽烏昏一龍欲掉連雲尾回頭似與明珠戲

兩龍浮游各延頸會合誰知靈物意吾聞
天子朝元駕六龍左右前後彼此無乃同龍兮龍兮亮
天工雷雨下土年年豐

芭蕉美人圖為吳署正世隆題

楚天玄雲墨作堆飛向美人頭上來翠翹金鳳插雲際
明月高懸玉鏡臺春衣熨帖淡粧態蛾綠微匀遠山黛
猩紅空涴石榴裙美人心中殊不愛所愛平生只貞素
襪塵懶逐金蓮步盈盈一水未成橋皎皎三星虛在户
小倚玲瓏山骨寒高樓閑却玉闌干幽懷暗與湘靈會
巫山十二天漫漫欲將白苧題扇羅不是尋常踏踏歌
秋風若到芭蕉葉此扇此時將奈何

寄寧波太守張宗踏

太守胸中吞四明呼吸氣通白玉京太守眼底窺東海
海上蟠桃一偣當桃花桃實三千年太守學道不學仙
學道由來學顏孟君民堯舜非徒然自携謝朓驚人句
登山聞天天不語五馬前驅振烈風山陰恠物泣如雨
向來傲兀水曹郎一基二妙誰能當今守東南昔西北
兩郡何幸逢龔黃前年尹慕寄書去訴我平生不平事
今者問訊托尹来如得清風掃炎氣君才只合領三組
跌宕騁㚒一千古蜿蜒彪炳不可測人中之龍詩中虎
卞和三獻荆山玉畢竟其如失雙足宋畊漫爾守株兒
鄰叟終焉失其處欲趁西風十幅蒲四明之下遊西湖

憑君送我百斛酒醉呼狂客為門徒聞說象山亦可梯
梯雲采采紅木犀釣竿拂着六鼇背海波高跨雙虹霓
天雞三唱人間曉扶桑枝頭日杲杲我自江湖君廟堂
霖雨還貞潤枯槁

送友出使

崑崙發源溶百川一道上與天河通獨乘星槎萬里去
餘子碌碌誰敢綴黄門自是人中仙高秋銜
命下九天手持天上瑶華篇乘槎如坐萬斛船清風來
從弱水外紅日飛上扶桑巔海隅之島一小國仰荷
天恩况萬年使旋玉節凌空烟摻我天涯之雲帛槙哉
胸中之闊然假令拾得支機石君平知道在誰邊

送施郎中紳使山海

八座古今重奕葉當青雲劍氣斗間見履聲天上聞十
年出入司徒署寸步何曾失規矩寧論有脚是陽春未
許商岩占霖雨果然昨夜　勑旨嚴山海遮運勞行驂
萬廩邊儲軍餉足一方節制掌握兼黄沙捲地朔風獮
豈曰從事吾賢勞皇華杕杜歌有日孔雀銜雲上繡袍

賀劉方伯崇善得子

蟠桃結實三千年枯楊生稊或偶然爭似身居大方岳
五十得子在眼前始言一子萬事足今喜雙雛美如玉
殘冬雨雪正飛飛別有春風生嶰谷俸錢都買屏斂散
上客簪花後堂宴一經何必滿籝金好讀何辭三千卷

今之劉公古徐卿積善公侯衮衮生縱橫綵筆作歌賀
誰是前身杜少陵

傳畊為朱文之作

方寸中有萬頃地畊也可傳千百世傳畊端的是傳心
心地未可岐而二乃祖乃父以此傳子孫不畊亦徒然
若能克揣又克纘戎庭維億多豐年仁為五穀種之美
義除稂莠無荒穢穰穰百禄自天来時時稭囷周負𧷤
東家傳得黃金埒西家傳得白玉屑一朝運去金玉散
浮雲捲盡空花減不如傳畊無盡期旱乾水溢終不罹
予生亦有傳畊志穀日東風為賦詩

耕雲

朝出雲相迎暮歸雲相送雲冷苗根枯雲和土脉動生
計年年事一犁耕遍壠東復壠西雲深恐雨耕得浚布
穀飛上雲林啼我愛耕雲客為作耕雲辭我欲呼龍起
墨池相從耕雲種紫芝

氷蘗

氷寒寒徹骨蘗苦難為舌二者能甘之一生見清節世
人紛紛不耐寒趨炎炙手無厚顏貪婪美味不知足毒
疾乃生心腹間何如氷蘗翁神爽氣自充富貴有時盡
清名垂不窮

劉貟外廷震所藏夏太常竹

我家不在湘江住我客曾向湘江遊琊環鷥回翠華夢

鸊鵜喚起竟陵愁千竿萬竿直挺挺五月六月寒颼颼
別来每動湘江吟相思一日如三秋湘江之吟吟不絶
更有竹枝歌慘切空谷佳人瘦如削黃州謫官心似鐵
月中孤鶴怨離別蓬底殘燈半明滅憑誰招得小遊仙
接將琅玕青玉玦我今何以懷抱開青天白日無陰霾
之身君子列左右丈人兀立長相陪怳然悟却丹青手
容臺老卿世希有伶倫一朝作律後龍種千年根不朽
紵懶鼓湘江舵雲夢胸中吞八九歲寒貞素永相守
何必黃金印如斗

壽鄭質菴其子循初學録

三月之望又一日長庚光射瑶天碧而翁行苐東華東

元是鄭公鄉褒客郎君年少才無敵駙馬都尉之西席
殷勤迎養到京邸美雖戚綵翁之側翁年于今近七
十顏如渥丹雙鬓黑登堂何以為翁壽崑崙高積蟠桃
核既有三千年之玉枝亦有五百年之銅狄郎君官貴
身復閒何必黃金兼白璧桃花飛入流霞紅鶴南飛曲
闌吹笛笛聲穿雲且裂石何獨東坡遊赤壁翁能作詩
又作賦玉振金聲随地擲陽春一曲郢人歌玉塵九斛
巴園奕𩖋沙碌碌焉足數神仙中人不易得我今為獻
南山篇招邀赤松與黃石明朝報我以何物九節菖蒲
雙玉舄

贈談員外憲章

去年訪君白雲司北城官舍宴我時火龍横飛熇焰熱
賜我八尺黄琉璃今年訪君無錫城未秋已覺凉風生
尚書氣與秋天杳副郎懐抱氷壷清若翁方拜小秋
勅蒼顔白髪生春色月中丹桂能幾枝半是君家弟兄
得小秋自擬商山老手種琅玕拾瑶草副郎一歳将九
遷五雲飛下金花誥再三勸我金陵遊太白千古空
悠悠江波爲我釀春酒醉裡踏翻白鷺洲

奕碁圖

巴園木奴一千樹而有二叟其中住奈無深根固蔕何
化作白龍上天去不如洞庭人家好水閣無塵浄如掃
楸枰相對白日閒一代風流屬二老蔗漿茗飲随所有

手談不數談天口丁丁子聲出戸来鶴夢揩前安穏否
勝固欣然敗亦喜但求適意而已矣王郎争道何足云
羊曇賭墅亦堪耻優我游哉聊卒歳破賊休誇小兒輩
凉風蕭蕭水面来爐烟吹斷黄雲穂

過廷章寫松

天地爐陰陽炭烈日煊剛風煽鑄出屈鐵真可鍊凍雲
壓山山欲頽鐵色蒼蒼終不變前身應是宋廣平天與
鐵心并鐵面月斧雲斤且休斫六甲六丁空自徒等閒
化作老鐵龍三百萬衆莫與戦此鐵鑄作上方劍秋水
芙蓉吐清豔斬罷樓閣斬佞臣魑魅魍魎莫敢犯

登瀛圖

吾聞唐十八學士有房玄齡杜如晦風雲際會在一朝
飛步瀛洲若平地瀛洲春風吹五雲仙樂時時天上聞
黄封酒注白獸樽葡萄潑緑生波紋樂哉醉醒復飽德
論思宜盡儒臣職其中何以有奸邪涇渭混淆初未識
二十二人舜之相欽哉天工惟時亮丹青妙手能絶倫
何不先圖舜臣像

夏廷用桂仙圖

憶昔夢上天飛步青雲路九關誰守之蕩蕩不我阻踏
翻金蟾走玉兎親見霓裳羽衣舞一毫不虧大寶鏡功
成八萬二千戸嫦娥初竊后羿藥桂樹旋斫呉剛斧斧
聲丁丁朝復暮樹創随破亦随補種樹問何人非今又

非古先天而生後天老交枝接葉紛無數中秋歳歳復
年年花落花開知幾度嫦娥愛花手自折露纈烟綃濕
風露嫣然贈我第一枝頃爾傾心若平素插花疑来拜
當宁錫宴瓊林寂深處十年不續上天夢玉宇瓊樓毎
延佇中間消息兩茫然自料此生難再遇偶遇君家圖
畫裡人面花枝宛如故渇心一洗不生塵玉液玄津生
肺腑知君来歳上天去金粟香中應少住君年獨少才
獨高信手折花莫敢妒此花占斷状元紅而白與黄何
足數月明待踏丹鳳門天香飛下清虚府

送梅户侯

憶君送我春明門春明門外三月殘落花飛作雨紛紛

春涙深淺雙車輪斗酒且酌城之闉憶君贈我玉如意
人生聚散真夢耳願得如意長如此百歲光陰一彈指
憶君贈我珊瑚鉤文光萬丈沖斗牛珊瑚出自東海頭
捲我珠簾十二樓十二樓中白日静心旌搖搖風不定
風兮吹我尺素書飛到君家問起居只知君在京華住
焉知君向滇南去滇南萬里若咫尺老眼摩娑古銅柱
飛騎南来三百驛尋盟少駐周郎宅維時相見如夢中
置酒高堂話夙昔青童兩兩吹玉笛翠娥娟娟彈錦瑟
曲中不奏長相思夢天謡與遊仙詞君昔年少從錬師
誤讀黄庭天謫之宦海茫茫将奈何渺渺浩浩皆恩波
飛步雲臺與麒閣文夫勳業無蹉跎老我衰遲多伏枕

景陽苦索囊中錦獨留一片清氷出萬壑坐遣六月炎
炎成凛凛明朝又踏金陵道江上青山一螺小舉頭北
望五雲深封章入奏　龍樓曉

九龍圖

巨壑一劈九龍山九龍飛去不復還僧繇自是豢龍手
形體置之圖畫開向来捲海入天漢從此海波不得淵
爐氣成雲上　九重世間浪說九仙館古者人龍茍與
卞文如彪炳目如電九龍合八又合六上天下地飛騰
遍

畫竹

珊瑚枝高十尺照乘珠連城璧何如君家千琅玕四時
不改青青色珠沉璧碎将奈何嗟斷珊瑚徒自惜千紅
萬紫如蜀錦疾風一掃皆狼籍琅玕心既虚琅玕節又
直紫葉畫遮炎日赤枝枝夜篩涼月白葛陂一龍露頭
角丹山雙鳳振羽翮東海任公罷釣緡君子堂中宴佳
客誰把并州快剪刀截破瀟湘半江碧

翠蓬為金太守題

郡中新起小亭子覆以仙茅庇風雨根無寸土終不死
紫紫叢叢翠如洗太守名亭曰翠蓬草名得與亭名同
此名一日播千古惟天[illegible]在[illegible]風中嗟乎物各有時遇
無忘角弓殖嘉樹翠蓬翠遺紀郡志召伯甘棠同蔽芾

王星士梅菴

兩目閃閃電光紫一心烱烱照秋水東都門外信馬蹄
何及景純識龍耳空山亦有金谿地踏破寒雲一指示
釣臺曾結梅花菴羲畫先天在胷次北枝奇與壠頭人
南枝散作江南春春風一路吹行李路人爭送青烏子

題卓太守所畜張廷端畫

夜堂夢度西崆峒玉泉倒瀉如白虹南海北海不可辯
但覺八面来蓬蓬須臾看石似池曲九峯玲瓏翠一簇
瀟湘洞庭只尺間日出烟銷淨冥蒙夢回十日成坐馳
此景恍惚不可追朝来卓侯展並卷竹石風泉兼有之
掀髯對畫發長嘯乃知昨夢為先兆夢乎非假亦非真
但愛此畫入神妙我侯君子之德風才思萬斛湧泉同

落落出群人，手石挺挺不屈貞如松張君袖有春秋華
大書特書書不一贈之以畫不以書畫亦傳心即心畫
石中之印忠孝侯琅玕雜佩珊瑚鈎世澤浩浩閩江流
清風洒洒三千秋

送趙郎中鳴盛

天王軫念念吾農吾農年来罹厥凶捧　詔纔下蓬萊
宮先聲已滿東吳東云是司徒正郎趙姓者前有清獻
後有公十萬兵五千卷與天二十八宿一一羅心胷鳳
凰鳴兮噎啾百鳥寂無語騏驎出兮蝢令巽北之羣空
大江之南四郡中察民疾苦觀民風皎皎一鏡懸秋空
下照逃亡屋繊翳不可容千里春回少卿筆一道霜飛

御史驄肅將天命代天工卹天民兮減租庸封章行矣
奏九重上以補　衮闕下以甦疲癃台階不日可立致
大旱霖雨收成功嗟余潦倒雙鬂蓬大夫之後不可從
世人往往狎謫龍九仙館裡聊潛蹤江湖雷雨自来往
獨抱驪珠睡正濃知我者誰失馬翁丈友事未定君子
道豈窮勿為出處心忡忡揮五絃兮送鬉鴻鼓腹而歌
兮歌年豐江湖與魏闕跡異心則同嗚呼人生安得如
公今日之遭逢

酹歌行為鄧佑之作

買舟南遊泰伯鄉望見喬木之蒼蒼乃是忠公雲孫之
舊第主人一笑迎我登其堂堂中有書三萬卷寶劍在

匣琴在囊讀書鼓琴聲琅琅斗牛之間射龍光看劍既
罷掃地焚香一言一話何慨慷塵斥奸佞崇忠良下談
晉宋上窺虞唐俯仰今古皆茫茫既而同上東皋之別
墅秋陽皜皜秋風凉墅南墅北一縱目千畦萬頃如雲
黄輞川辛夷塢杜陵百花庄兄弟樂且湛賓從趨而蹌
文采風流不可當歌以青玉案舞以白霓裳酌以黄金
觴啖以紫璚霜一觴一歌復一舞不知孰賓孰主爾汝
忘亦不知誰為太白之謫四明之狂二豪若蜾蠃泰山
真毫芒芙蓉湖上雙鴛鴦鯉魚吹風揺釣航濯纓往往
同滄浪重来約我明年二三月風吹野水一洗梨花粧

隆平侯梅花

氷花不涴京洛塵玉蘂中涵萬古春問渠何事骨太瘦
要比飯顆山前人花光風流吟如鐵　令代隆平擅清
絕花下題詩花亦寒吐出胷中萬壑雪

松月為施克莊賦

有恠物兮虬其鬚的皪頷下明月珠珠光下燭九幽破
萬斛心塵一掃無此鬚不受執政拂此身不封秦大夫
有恠魁兮髯若戟時向空山倚寒碧簸弄明月坐磐石
為汝作賛表孤直

徐惟初席上次韻

寳蕉百和爇螺甲天風吹簫海牛壓引年即是老神仙
不用藍田飡玉法瀟瀟仙姝集璚館當筵争勸金杯滿

庭戲宵零五粒凉爐烟畫拂三花腰誰其主者曰徐卿謂我舊有能詩名醉中再索作長句雪色壁上墨汁傾

張少參聽月

月如一團氷流空夜澄澄倒映山河影豈有桂樹生浪傳吳剛斧斫桂聲丁丁世人誰遊廣寒府那見霓裳羽衣舞升沉圓缺乃常度陰精胡爲藏玉兎誰曾擣藥將玉杵豈有望舒作月御羿妻孰從月裡去斯人聽月君知否只聽於無不聽有聽有涯其跡聽無無莫測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其惟聽月者能識我欲從之讀周易月白夜庭凉露滴

贈蕭舉人漢文

而翁　當代文章伯大篇勒我南山石我嗟生晚不相識幾度臨文三歎息君家舊譜承八蕭祥麐有角鳳有毛大都才子多如雨榜花獨數人中豪予時我願聯丰采官路無由一傾蓋我且南還君北徃春燕秋鴻不相待各天萬里明月同何況密邇東吳東昨朝下馬胡塘上君亦柳陰繫短蓬引鶴叩門尋將詡詡也於君舊賔主笑談四座清風生過雨殘蟬淨秋暑綠荷作篇白玉醪歌聲晚遏行雲高君才倜儻意慷慨眼底碌碌皆兒曹行見天街飛步濶等閒出入黃金閣贈君一言居勿忘丈夫落落存大節

邵允南天香雅調

碧玉枝黃金粟散作天香三萬斛秋高氣爽淨無塵夢落神仙豔華屋試將銀甲弄秦箏鶯鶯絃上相思曲一絃一柱緩復促聲拂黃金搖碧玉不化白龍飛上天斷絃自有鸞膠續

梅花爲吳以榮賦

花魁壓倒天下白花神氷肌玉骨格洛陽不識羅浮仙酷愛鼠姑好顏色羅浮夢斷今十年偶然一見空江邊天寒再索不成笑但有鐵石心彌堅豈徒漏泄春消息金鼎調羹待佳實殷勤傳語傅巖人莫負君王夢良弼

贈鄭徵君

子真谷口清風在海桑一變三千載有斐君子其雲孫玉樹丰標甚瀟洒有足不踏東華軟紅土有手不摶南山白額虎畫船日日載春風月明醉卧水精府舉世誰能半日閒一生無事任盤桓達人大觀有如此者何必區區欲留富貴待所懽

王玉振春林圖

我嘗讀書秋樹根不似春林讀書好春風吹入仲舒帷青山綠遍康成草書聲出林曙色開時有扁舟問字来莫道山深天漢遠夜夜虹光燭上台先生白髮春俱慕掃地焚香日幾度相尋願借與書看只恐高眠不開户

宋丞相障綠堂詩卷後

高堂六月展詩卷天際颯颯清風来誦之未了髮已竦

白日射地陰霾開忠臣烈士生氣不可摩一時其奈奸雄何剛腸不回吐厲語砥柱獨當千丈波障綠堂之右與左蒼官青史紛無數應有鬼神為呵護便須鋟筆鐫貞珉一字一句傳千古恐有六丁雷電下取將金匱石室未必終能藏

蘭亭卷

世有黃金高北斗青李來禽幾家有蘭亭真本始見之神出鬼沒龍蛇走曲水流觴安在哉茂林脩竹荒蒼苔惟留筆法宛如昨石鼓不落秦坑灰後來作者頗相逼我欲從之不可得井闌蕭蕭井水清柿葉滿庭秋月白

贈張都運文吉

偉哉天上張公子京兆風流未足擬昇衢發軔自賢科拾芥易如取青紫涇水一石數斗泥投以寸膠則清之海鱷百萬供國賦奸吏不敢偷毫釐烏紗帽上青天在荔枝壓重黃金帶西湖百頃共襟度南嶺孤松同節槩憶昔並座尚書臺司徒清鑒君多才君今三品若固有老我拂衣疑去來一年兩度見君面花枝滿堂動高宴不誇金印正纍纍亦似綈袍能戀戀諸郎森然玉樹高不獨超宗有鳳毛鯉庭五色斑衣舞他日春雲宮錦袍

書余都憲士英往歲餞行詩卷後

少年大播作方伯胸中文章蟠五色自有甲兵數百萬金版六弢乃陳迹周家文武尹吉甫誰謂今人不如古

紫薇垣裏開蓊生白雁塞邊驅點虜壯乎西北之長城奉　詔又向東南行東南兩浙較西夏彼此未可分重輕　詔令馳驛汝往哉父老遮道徒徘徊南山如獻青玉案灞水爭濺黃金杯穆如有頌清風起詞源出自天潢裡先憂後樂本同心借寇留蕭草尊美春光浩蕩蘸公堤觀潮秋閣江之湄一方按堵奏成績北門鎖鑰將疇誰

四逕為括蒼致仕　户侯賦

蔣家三逕少楊家九逕多君家開四逕其所植者何一逕柳春色薰人濃似酒一逕槐夏陰如幄無炎埃一逕黃金花爛熳直把秋色都買斷一逕篔簹落蒼雪清詩題偏琅玕節何心問九烈無夢作三公滄英豈教大夫獨抱節直與君子同四時之樂樂無已蔣家楊家未必能勝此乃知括蒼諸將中而獨斯人隱君子

送蔡貳守時中之京

五色雲中騎綵鳳天雞驚破朝天夢起來為作朝天歌春風吹開硯池凍別駕一行向永嘉倏忽六載辭京華每憐孤嶼亭前月曾照宜春苑裡花雖然考績惟三載公事誰容及瓜代舉頭日下是長安江漢朝宗入于海膏我車兮秣我馬理我舟楫過吳下計程十日上揚州直抵金臺始稅駕東方曈曨雙　闕曉萬年枝上春光好赤墀尺尺覲

天顔天語從容爲爾勞褒功若較東諸侯黄堂上佐爾
獨優安得有此百别駕布列一洗蒼生憂前年御史爾
旌異驥足焉能久淹此此行峻擢其誰疑請以赤心報
天子雙親將膺五花誥洞庭鏡𡨋當便道湖水恩波
同浩浩我登爾之具慶堂歌我朝天歌酌彼崑崙觴祝
天子兮億萬年雙親之樂樂無央

金梅爲吳處明題

誰將金汁和雪汁寫出寒花金氣濕金屋雖然貯阿嬌
若比此花應不及阿嬌未必心如銕此花氷清又玉潔
只合高登群玉峯豈宜誤落千金埒驪黄牝牡不足論
惟良能空冀北群如金如玉色相爾百花之魁天下聞

畫爲徐延齡題

丹砂牀暖芙蓉媆蒼松骨摧白石爛十年畫劍山中居
夜夜紅光燭霄漢終南捷徑將無同古来豈必一卧龍
天子神聖百辟從吾徒立壑聊從容冥心太古游冲漠
巢許清風動寥廓溪上蘭舟載酒来一醉高歌良不惡

畫竹爲過允明作

英皇泣天天不語翠翅滴濕湘江雨重華一去不復回
愁結秋雲蹤秋渚鉤輈無聲鳳凰老蕭颯西風何太早
多情獨有文洋州霜毫漬墨和烟掃

彭玄中山水爲華芝蓄賦

吾鄉道士名玄中八百歲者其同宗傲睨乾坤雙白眼

元氣變作五彩虹游戲三䏲發天趣趣在不求工自工
投之金壁若土塊一笑相合即相從之倒瀉金壺汁
安排非緩亦非急化機斡旋纛翁動元氣淋漓烟霧濕
二豪叱退股且慄兩兩玉童拱而立自言醉旭號草聖
於我未可分等級解衣槃礴意閒閒閉門五日十日閒
胸吞雲夢凡八九手縮巫山十二鬟錦城花開若繡嶺
赤岸水滿如銀灣木杯泛海神僧度銕鎖懸崖仙客攀
方今車書混一家浪跡何必窮天涯千里萬里静散地
掃除魑魅驅龍蛇太行恒山至碣石合黎餘波入流沙
坤輿三百六十軸形勢交錯如犬牙鍊師出世終厭世
一夕飄然乘六氣崆峒西極過崑崙上叩天閽謁天帝

帝曰咨汝居太清雲錦爲裳素霞珮白玉樓中雪色壁
好畫人間畊織事

送同年齊憲副之山東

城南古道平如掌蹋雲驄馬連錢響云是霜臺憲使題
今我中心殊快快金莖千尺出風塵同年如君能幾人
憶昔看花曲江上驟鑣連轡誇青春轉首十年成落落
數人飛步入臺閣大才莫抗君之衛烈烈風聲動山嶽
豈不欲學孟與韓雲龍相逐六合間人生去住理固然
青鬂易點秋霜斑願言忠鯁各相保碧海澄澄日杲杲
借取羽翰登日觀九點蒼烟望中小

畫册爲劉方伯題

老夫槪遣無具眼恐繆千里差毫釐維彼解衣槃礴贏

元君始許眞畫師試觀此畫皆名筆儃儃然者乃其匹

一種逼眞孫彥古一種抗衡易元吉墨竹造端吳道子

影落夏卿硯池裏東坡老人令復起竹君石丈亦相似

黃筌父子能寫生熙也意匠勞經營翎毛擅場古崔白

惠崇小景良足稱歷歷千餘年作者非一手此畫信兼

美琳琅雜璃玖鴝鵒語蝴蝶飛妙意惟有語翁知十日

水五日石王宰豈肯促迫爲無聲之詩有聲畫輞川流

傳滿天下草草題詩奈畫何半簾疎雨看山罷

小畫爲鄒以明題

演漾烟外知何處綠蘿倒挂長松樹謂是鴻山梅李村

道綁雲孫此中住清溪窅窅少人行白日或聞雞犬聲

安知不有子眞輩種玉呼龍谷口眭

竹鷺白頭圖爲穢秋厓賦

寒塘清淺遊魚少雪衣照沙光皎皎鵬程九萬鵷班齊

有時同飛上蓬島忍飢不啄青琅玕此中日日猶平安

霜根雪節凜然在白頭晚景好相看

畫松爲金尚德郎中題

斷厓削翠一千尺松梢排破秋雲碧流肪如玉動盈車

赤松子在中郎宅冥乎招我陶弘景高卧石牀毛髮冷

世人卧夢十八公縱有松風吹不醒

傳神謝袁性敬

袁生老祖手段好一生傳神不草草四海多識丘壑姿

九重曾睹

天日袁生亦不減老祖風筆法妙與心法同都令之者

若存者豈必褒公與鄂公體貌相符何足許宛然神情

與咲語雪裏騎驢客冊來屋梁落月人復起五十五年

吾老身渥丹入面回青春多少商巖夢裡人不遇袁生

寫不眞

過嚴子陵釣臺

一讀祠堂記仰止五十年今過祠堂下再拜意亦虔他

人若識漢光武必仕一朝登宰輔先生獨自着羊裘狂

奴之態還如故寧然爲節天寠臨白日照見先生心釣

竿一擲先生死客星冥冥烟霧裡坐令四海貪夫廉舍

廉爲貪誰个甘彼甘貪者是何物狼呑虎噬餓狗饞仰

瞻遺像若親覿一洗塵心如月白萬鍾九鼎又納賂何

顏來之先生側有手莫折先生祠上樹樹頭有鶴孤棲

處有足莫濯先生祠下水水深千尺清無底嗚呼而夫

之甘貪者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不如先生釣魚之

餌一粒粟暫爾享富貴終焉遺殺戮曾不如澤中逍遙

一生足安得雲斤月斧伐石鐫我詩賞廉誅貪敢竊春

秋辭祠前再拜放舟去那問先生知不知

黃葵爲淮安畢進士玉題

吳興妙手衆所誇而況寫此傾陽花舊題一絕寓深意

頭之令我三歎嗟傾陽花染中央色葉葉龍惹帶青碧
一枝彷彿動薰風千古分明見真墨誰陽進士酷好之
斯以百金良不惜不獨愛此花色好願保中心如此赤

贈鄒山人

鄒君鄒君善地理前身應是青烏子翩翩兩袖生春風
炯炯雙瞳湛秋水吾家有地君未相自料平原豈龍耳
吾母原頭為樂丘亦不曾見牛眠此秖知土厚松柏深
佳氣如雲鬱然起當時未葬若遇君指示要處何其美
老我駸駸六十年所備在我命在天清時豈葬江魚腹
馬革裹尸良未然四天無壁任飛步八荒我闢從醉眠
一朝觀化乃常事造物與我相周旋但求狐死正丘首

身後萬事如空烟請相我心如相地皎如明月平如田
君不見青海啾啾鬼亂哭寃魂一往何由復又不見髑
髏狼籍在蓬蒿螻蟻烏鳶隨所欲我願化身千百億盡
埋枯骨如埋玉眼前便見塚纍纍若斧若堂若夏屋煩
君借我尋龍經風雨茅齋燈下讀

徐尚賢古畫

吾聞天上五城十二樓又聞金銀宮闕海外之瀛洲今
觀此圖非天亦非海千門萬戶平地起連延直至山上
頭一重一掩一結構積蘊累塊不可佯想惟雲斤月斧
所取鄧林木丘山之重田萬牛牛困可奈何人困將焉
尤一朝落成千載計爰居爰處無他憂琪花發時瑤草

秀霧閑深處雲窓幽雕甍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翠旗半捲珊瑚
鈎王孫公子三三復兩兩菻天席地爭遨遊黃金爵勸
騣白馬綵絲牽繩移龍舟欲傾東海作杯酒更握北斗
斟河流楊柳風生袖陰澤嬌歌艷舞何時休嗚呼杜少
陵八月風高捲茅屋屋破何以不自愁大厦萬間且為
寒士謀亦有頹垣敗壁臨荒陬屋山夜夜鳴鵂鶹眼中
一或見此突兀不攔不聞大禹卑宮室堯也茅茨土堦
不外求執玉帛者來萬國其仁如天獲九州至今寶訓
垂皇猷驪山江都成古丘繁華變滅如一漚此圖聊為
玩物爾請君從儉追前脩山上飛泉往往作風雨但洗
煩熱不洗荒亡羞

鯉魚圖

紅濤翻海金烏浴浮動三千六百軸紛紛水族盡辟易
赤鱓軒騰獨神速龍門萬丈高莫攀奮鬣一躍須臾間
迅雷霹靂訝裂地巨靈屓屭驚擘山由來神物為天用
天遣風雷欻相送霖雨明朝沛八荒　九重會獻豐年
頌

梅花為鄒以行賦 二首

驪珠洒空亂如雹綴向南枝作寒玉玉光照地爛不收
洗盡流塵三萬斛氷輪碾破青天痕金波冷浸氷花魂
玉人飡花倒綠樽坐覺春意回乾坤白雪為蹊珠作骿
罷卻微吟且高卧一聲羌笛五更風滿屋梨雲吹不破

坐窓不遨破硯壓一咲見此南枝春春風鵲然吹滿室
花神便覺通詩神少陵老去何曽見巡簷索咲身猶健
留得平生鐵石心相對玉人好顏面西湖骨朽林先生
孤鶴歲晚難爲情賴有斯文不墜地清詩首首追咸平

盛舜臣秋亭漫興

勿謂秋亭小九龍山色欄前繞勿謂秋亭孤爽氣滿挹
遶蒼湖湖小聊云此境界浩興悠然天地外黄花迎節
縱東籬白鴈叫霜來北塞坐對湖山一杯酒酒酣擊劍
蛟龍吼長歌短詠及千篇秋興若爲惟八首不登王粲
樓吾土信美吾何憂不作潘岳賦且樂吾生谿吾度太
玄尚白豈其然光風霽月浩無邊許觧自汲第二泉呼

取月園亭上煎

索瓦戲作

布衣作官三十年家無儋石囊無錢捲茅風急屋脊穿
劍光夜夜射青天我思昔日張中書家貧無屋船中居
齊帝聞之一大咲世上貧者誰能如我今無船亦無屋
草堂之貲長不足書屬于茅齋索納與衣買得青松木
經營三年若道旁及肩僅比賜之墻燕子不嫌絶低小
繞梁啣得芹泥香但恐八月秋高時捲茅仍被大風吹
吾宗窑中碧色瓦價重不減青琉璃願以舟載千萬片
浪花如雪飛湖面鱗鱗及屋上鳥三間兩間都蓋遍
斗室喚作安樂窩雨脚如麻空自多假令陰陽失變理

霤霤以風奈我何玉川先生屋自破老杜有願廡我
苟完尚美而已矣時語時言無不可韓子辛勤三十載
京師始有屋廬在我今幸得歸故鄉門户不被緇郎壞
雖無定國之高門聊學龐公遺子孫雖無千萬可買隣
吾門通德吾里仁作詩傳語老宗姓況愛亦故溝壑辱
大庇寒士俱歡顔同姓所敢敦薄俗

周惟瞻聽雪

閑閑子閑閑軒軒中默坐隆冬天窮陰久合彤雲連須
臾雪花下飄翻紙窓撲簌聲不絶竹間樹裏蕭蕭然聽
之陡覺清兩耳何必洗以水瀕水呼嗟世人不聽雪只
聽繁聲而已矣掃雪自煎雙月團高堂奉母母心喜午
夜殘燈寢未成雪光如月入窓裏有時延我平生友同
慶豐年酌[illegible]有酒酣爭和白戰詩咲看雪片大如手翻
思朔漠十[illegible]飡雪更嚙氊鄉纏天南地北骨肉遠黄
沙白草連蒼烟此時聽雪戎夫共淚和雪落紅冰凍豈
無報　國一寸心亦有思家千里夢
重瞳天光照覆盆脫兩戎伍疑竄親從敖平地一丈雪
高堂和氣回陽春陽春之曲非踏莎請君滿酌金叵羅
胡笳不聞羌管寂更聽高歌聽雪歌

宜興贈友

錦袍夜着采石月鶴氅寒披東郭雪椒軒主者一咲迎
掃雪看花兩清絶硯池不注西湖波銅棺壓倒瑪瑙坡

廣平心腸如鐵石一生無夢落紅難

春遊圖

遊絲百尺蕩空濶天上有人落白髮人生行樂及少年
金縷一聲盃百罰翩翩兩騎出郭東桃花如雨吹東風
頑倩遊絲絆西日不教使入咸池中

莫善慶宜遠樓

千家萬家俯南郭有樓高高參碧落下視洞庭之岳陽
歷倒武昌之黃鶴[illegible]縱目豁懷抱坐令納納乾坤小
帶礪山河信不虛摘星[illegible]月天公惱主人山立口懸河
二十八宿胸中羅[illegible]作五色石補天力比媧皇多
天公一笑不勝喜硯池倒瀉銀漢水水清蘸濕霜兆臺

宜遠詩成泣神鬼閶闔吹來萬里風累縣積塊眼[illegible]空
從今百尺不足數下床醉卧陳元龍

林廷器梅月

驪珠洒空如雨栗綴向寒枝作寒玉玉光照地爛不收
洗盡流塵千萬斛氷輪碾破青天痕金波冷浸氷花魂
玉人飧花倒綠樽坐覺生意回乾坤白雪作詞珠作唾
調高能有幾人和五更羌管空自吹一榻梨雲且酣卧

嘉興留別諸友

春波門外上春船春漲蘅蕪綠浸天共君細細酌遼庭
西望落日橫孤烟倚篷橫玉㩁三弄飛花誰遣四風送
須臾月出光瀰座盃泛灔灔金波動美人相逢良不多

美景豈可成蹉跎為歡未久又為別空勞春夢落春波

飛躍圖

魚依于水鳥依木其源深兮其葉沃彼魚鳥兮樂自如
子釣不綱弋不宿山人習静畫掩扉鳥飛魚躍識天機
吾將喚起嚴棲子三月東風共浴沂

壹松為鄒顯之賦

彼矯矯兮澗之松清高不受嬴秦封天憐受命獨也正
風雨為洗雙鬚龍看松有容堅氷節自向松根掃晴雪
紫烟一逕下山去山庭寒泉如井冽

咏松壽邵二尹性乃翁

大哉乾坤内萬物皆受命松乎受命獨也正正氣凛凛

不可犯高標落落誰能並棟梁之用良在茲豈是尋常
作談柄兔絲纏綿茯苓老神功可療蒼生病白石既云
爛康干亦或枯時有好事者移之入畫圖花封自有兩
松樹畫圖掩映雲模糊少府哦詩在松下天風颯颯吹
吟鬚迎養而翁於此憩幽處了不聞喧呼歲寒我師魯
一儒不羨秦封五大夫松花釀酒介眉壽青絲屢送白
玉壺與松同歷三千歲虬枝往往懸絲弧少府行膺大
夫爵何忝龍門登列岳吉夢先占十八公輕身可跨萬
里鶴南山之橋北山梓翠蓋共排青雲裡無愧廣平鐵
石心要與梅花作知己

瀛洲春宴圖為過九皋作

弱水萬里誰能度羨爾瀛洲尺平步發中箇箇是英雄
海內何人不歆慕蓮池膾細宮壺深大斗罰依金谷數
喜氣蒸爲島外雲恩波灑作花閒露玉堂政爾重論思
朱紱由来起寒素區區敬宗何足道一代元勳佐房杜

咏蘭

同心之人既不存同心之言亦不聞我留苕溪餘十日
見蘭三沐復三薰空谷徘徊歲云晏獨喜光風吹不斷
琴操追思魯尼父德馨景仰周公旦世人紛紛市道交
同氣相求惟我曹夜堂月白蘭雪冷坐擁青燈讀楚騷

遊卞遜之式之西園

壬辰冬十月不雨南帆来尋東道主主爲同姓亦同心
序有少長忘爾汝携手一上城南橋下樓迤邐西園遊
西園五畝宅一畝溪聲灖灖從東流廊流洗盞更酌我
一舉累十殊未休山禽睩睩落霜葉竹裡幽花紅一朶
蕭蕭不怕北風吹牽挽各向花前坐君家進士今亞元
讀書三年不窺園泉流不息學海闊請諸子弟窮其源

吴近禮金粟軒

桂樹叢生小軒外主者愛之吾亦愛萬金買斷九秋天
一粒果能蔵世界公侯子孫必復始信手月中攀桂子
流光灎灎黄金汲浩露溥香入詩髓寄聲玉兎行且遲
吴剛快斧休斫之再長千枝與萬枝人間天上影離離

宋文學文禮新居

芙蓉城外横官道愛爾年来卜居好門泊東歸萬里船
林宿南飛一枝鳥上堂鼓瑟樂嘉賓滿庭交翠生芳草
飛飛風幕燕銜芹鱍鱍霽潭魚在藻由来四海皆兄弟
何啻五家作隣保負郭有田可播穫揷架多書足探討
卑列三千弟子行母年七十祝難老斯干之時乃秩秩
王者之民今皞皞宅邊更起元龍樓東望滄溟一杯小

寓宜興送翁七兄

長橋如虹卧霜月老蛟千年尚流血三尺長劍青芙蓉
明發辭之將贈别别君爲作短歌行短歌情長比渭城
春来相約金陵道桃花萬樹迎人笑臙脂坡頭美少年
走避劍鋒跡如掃

浙江李僉憲三峰圖

謫仙豪宕天下無昨日携我遊西湖西湖百頃看不足
須臾袖出三峰圖三峰參差碧雲裡一峰中立擎天柱
媧皇補天此作梯不然那得高如許二老風流有仙骨
雙聳吟肩鬬突兀桃花桃實六千年一笑相看如昨日
飽飡石髓吸雲液鐵鎖懸崖手攀得鞭鸞笞鳳遊八極
歸来試躡雙玉舃不學具茨七聖迷不學三笑過虎溪
不學潘閬倒騎驢不學山公醉似泥胸中雲夢吞八九
如電之目懸河口致身上界趨鴻濛下視華嵩真培塿
峰頭一朶金芙蓉九華旁綴青玲瓏卷還仍挂栢臺上
蕭蕭六月吹霜風

虎為陳汝悅題

矯矯其勇眈眈視臣靈焉得獨與威四山一吼腥風生
百獸聞之無處避或寢或訛或負嵎馮婦而今不下車
山君之號信不虛彪炳文章七尺軀誰編爾鬚伐爾毛
太公韜爾成六韜隴西李廣誤發矢東海黃公空佩刀
羅詩李峯重千古子建之才誇七步曾從刺史境中來
又向弘農河上渡丈以辟邪厲端午盃以獻功享于魯
於菟乳養楚子文白額除害周將軍市中從來無此物
三人之言所當察寶鼎煉成絳雪丹銅符須出黃金闕
兩人刎頸情如許並坐相歡悟帝語飢蛟力能掉長尾
渴飲慎勿臨江渚

天師龍為羽士王志玄題

轟雷擊碎金陵壁欻火律令縛不得雙飛直到扶桑東
在領明珠照天白天人妙幻出毫末叱退唐僧三藏鉢
天獸滴罷騎上天遺跡人間識靈物

挽無菴居士王亞卿偉乃翁也

無菴居士落落者　誥曰贈之少司馬恩典由來出至
公名器毫髮不容假昔抱遺經登上舍聲名肯在何蕃
下擢官武選兩遷秩豈為繁劇妨閒雅歌投壺祭潁
陽旅柵聯詩孟東野武夫在錄為干城祥金就鑄不躍
冶大將出師嚴賞罰秉筆論功定多寡寀紫寧數訖曰
沒貴游誰復相因藉大諧作參益彪炳聲縣秩負初下

令免租累上流民圖救荒式合周官政亦知萬機賴裨
補何但一方蒙鎮靜退思巖對紫薇花名南人播甘棠
詠西山爽氣過空翠東序金鍾聞浮磬所嗟人生僅百
年胡為舊業荒三徑琴鶴相隨請獻篤圖書滿載長源
乘層層雲嶠興來登歷歷風泉醉中聽無菴菴中一事
無白丁滿地非吾徒紫陽口授參同契濂溪手畫太極
圖潛心至理入渾淪挨迹遐躅軽涅塗崇蘭擢英出澧
渚白雲送雨来蒼梧遊畫幽滿牋繭紙文彩爛若紅珊
瑚三斗剖開雙叟橘九節種得仙人蒲漆園傲吏夢胡
蝶湘江騷客題鵩鵬會向長沙吊賈誼還從東海尋方
壺鄞城之東寄窀穸疾風吹花幾寒食鳳毛翩翩下千

仞朝陽煇煇呈五色少年已在英雄彀士林爭說文章
伯往者朔方飛屬塵鋭武先鋒出奇策胡酋羅拜汾陽
騎元功首勸燕然石間世人才秀所鍾過庭詩禮誰之
力駟馬門閭闢華第雙龍　璽書褒舊德九原良足慰
神靈千載猶堪沐恩澤我心耿耿抱深谷不遇生前呼
小友徒步願執晏子鞭仰止寔切韓公斗壠樹天清白
鶴飛辟棱夜冷蒼龍吼中郎何慚有道碑東坡曾羨談
天口江水猿聲月下船桂香松暖祠前酒大招小招賦
亦成千里萬里魂歸否殘膏賸馥沾丐多看雲立馬徘
徊久三槐後人天所祐瀰瀰力牧興風后

宜興沃叟號樵隱

黃鳥嚶嚶鳴谷口懐我平生伐木友夜衾幾度夢丁丁
尺半鯉魚能寄否買臣富貴不可求斫破白雲千頃秋
行行曲徑下坡去落日青山在擔頭

畫馬

肥馬如龍欲飛去瘦馬亦作衮塵勢兩馬元自胡中来
付與胡人勤秣飼瘦馬曾經百戰塲肥馬不識華山陽
瘦者無飢肥亦飽玉山禾如春草長

嚴公素泛萍軒

有舟一葉如浮萍八方泛泛成八溟太乙馮虛啟前道
玄真擊楫隨揚舲世人軒居在平地我軒只在烟波裏
飛雲眇視烏衣國扶桑咸池任游戲天風飄飄着處吹
進兮非速退非遅鷗鷺夢斷鸘鷞飛涸烏與我俱忘機
旁人莫笑無根蔕富貴功名一夢耳何如從我泛萍軒
同逐仙槎上天去

贈許德容

少年赤手能縛虎踏遍東華軟紅土纓頭百萬輕買笑
挽弓兩石漫好武江南風月誰平分拂衣歸卧龍山雲
姑蘇臺下為別墅招要三友詠五君金屏如花人去早
北里薫天跡如掃平章不必與張侯来往風流成二老

陸元之郎中叢桂堂

六龍城中十萬家連甍接棟何繁華東園種桃南陌柳
爭似君家多桂花靈根移出廣寒府葉葉枝枝拂庭户
祖孫父子盡折之平地不費登天步初折一枝如碧玉
再折瑚樹黃金粟三折四折五六折散漫天香十萬斛
後来折者良未艾乾坤雖老靈根在国應笑毅河西人
斤斧徒勞千百載叢桂亭前畫錦堂郄林只尺採花坊
知己燕山竇十郎抬隱不識淮南王中郎舊是同年客
夜来坐我亭中央手援北斗酌桂漿醉筆為寫叢桂章
吾兒傳經心事違年年看人折桂枝二郎若也折此子
諸孫手段能如此堂後亦作叢桂亭同年賦詩大攜喜

湖上宴別圖為吴處明題

吾觀湖上宴別圖憶昔放舟遊太湖湖烟湖樹春糢糊
一雙赤手鋏網無等閒拾取紅珊瑚見圖如見中書面
恨不同日相歡呼為君沽酒提玉壺細切金虀鱠雪鱸
留者自留別者別南北東西無畏途及觀宴別賦長句
一字價重千驪珠風流與則可歡服落落見此真丈夫
賡歌亦有釣鰲客筆法頗素非吾徒鏗訇金石振天地
一掃秦筝聲嗚嗚最能敘事抱拙叟文錦爛若天葩敷
惜哉樂真缺手澤北溪賓賜信義俱老成人去典刑在
撫卷三復朝而脯古来神物自遇合千秋萬歲同須臾
陽春白雪誠寡和遺興聊爾歌吴歈

胡馬圖為姚君句賦

熊皮作褥着地鋪絳帕抹額老鞨胡盤金禿袖青糢糊
辟鷹牽狗皆爾徒彎弓之外一物無有馬赭色明月虛

来胡奔走獻大都悍氣索然成懦夫天南流矢殪厥狐
狼烟永滅天驕殂
房星光熾狼星死胡馬還俾胡人飼白布裹頭胡俗衣
鬅鬆蓬蓬亂不理生芻細莝小豆匀銅瓶倒瀉甘泉水
天閑十二足飛龍神駿權奇旻莫比胡馬胡人同叢爾
無乃畜之而已矣

十景為孫郎中延蘭賦

仙人鑿開井底天旁與川水相鈎連不須更種蘇家橘
一滴入口沉痾痊兒童學書井欄側井水中有蝌蚪黑
只今飛步上巖廊霖雨蒼生井之澤
有亭巽然山之巔人傑地靈非偶然鳳㘅圖後更無事
化作此山千萬年梧桐生孫竹生實天際凉風響琴瑟
鳳兮五色之文章付與亭中舊遊客
芙蕖花開滿清沼人云此是豐年兆天光雲影日徘徊
西湖酒船撑不到千紅萬紫空自多其奈亭亭学植何
作詩刻在沼邊石如刻漁陽麥秀歌
文昌故事不可求文昌祠立山之頭靈光巋然可彷彿
山石可裂祠不休孫家百尺青雲閣翼然鸞飛兩相若
文光萬丈射斗牛萬古千秋不落莫
生當封侯死廟食鍊峰神靈不可測四時以祀惟馨香
一方之人蒙惠澤迎神有歌歌送神廟前古木如幻身
芙蓉旌旗七星劍雲霧捲朕空堂春

鴛鴦偶成瀨鶒羣金沙石礫何足論玉堂學士来作守
灘水一清終不渾三月三日修禊事五馬雙旌駐於此
磨崖文字照琳琅不須真本蘭亭記
玉床平地承丹砂素練白日飄晴霞希夷先生一夢醒
洞口仙桃幾度花花間滴露研朱在人世浮雲空變態
看取留題慎獨銘何必其他求勝槩
有山偃蹇如曲肱龍眠虎伏忘飛騰清流可枕石可漱
煙氣化作玄雲蒸羲皇上人真不死謝安托跡宜於此
山靈夢入洞天深縱有泰嶽撼不起
天不愛道地不寶黃金夜踊得多少鳩工伐木金乃費
長虹飛下青雲表為政豈容施小惠乘輿焉得人人濟
從今無復涉溪流南去北来若平地
白沙無涯白如雪沙鳥飛去篆痕没人家正住沙上頭
朝市喧喧夕市歇酒帘斜逐東風飛賽社人從郭外歸
青雲閣上捲簾看滿地烟花不上衣

卞調元萬竹圖

文洋老守萬古名繼之者誰夏太卿都將胸中琅玕十
萬箇撒作半窓風雨聲夢中夜騎蒼龍去飛入瀟湘舊
遊處夢驚颯颯雨聲寒又被涼風撼庭樹由来是畫卻
非真勸君莫向堂中挂分植琅玕滿世間吾家荆玉同
聲價

劉方伯宗善畫册

昌黎當年作畫記我不作記惟作詩古今人物記所載
今觀此畫能無之高宗夢帝賚良弼厯象肖者惟胥靡
磻溪坐茅八十叟一出便爲王者師瀛洲學士凡十八
豈不朝夕皆論思太白人豪天上謫坐邀明月將金巵
江州司馬心獨苦老淚江水俱淋漓海潮蹴天海神泣
盤渦出没輕吳兒誰信春遊杜陵老白髮日短憂時危
濂溪胸中包太極開軒坐愛南風吹咸平處士徵不起
踏雪折取梅花枝坡翁泛舟赤壁下二客亦與同襟期
乘興而来興盡返棹破剡曲清漣漪富春山高客星在
濠梁魚樂蒙莊知仙人樓居倚空碧綵雲瑞靄春遲遲
名花異種一籃裡狂蜂浪蝶成團隨擔頭雖無百朋貨
市童叢集相娛嬉九夷八蠻各通道旅獒厎貢將何爲
迎貓以爾食田鼠金穰四海豐登時
方今政化平如水大藩民物皆春熙珊瑚木難屑金翠
頌美愧乏璚琚辭

孔雀圖爲宜興沈貞外[illegible]賦其子時暘

桃花紅酣竹枝綠隔斷金屛艷華屋少陵空賦赤霄行
一生何曾遭抵觸花影滿身紅日高花露滴香雲翠毛
明年擬辦五色綉飛上郎君宮錦袍

顏主事山水爲俞春官振恭賦

郭熙平遠何處於瀟湘晚景真復古顏郎宋郭同此流
朱粉少年莫輕侮白首爲郎東駕部公餘往往拂縑素
蒼烟淡暎夕陽山白鳥低飛秋水渡短篷觀書者誰子
茅屋人家白雲裡我欲敲門借石床醉卧松風呼不起
顏郎今從宋郭游此景此意渺莫求請君珍重十襲收
恐洩人間寒具油

題徐應嘉白扇

倒騎玉虬飛上天信手拈下玉嬋娟一揮滿座風泠然
掃揮如濯玉井泉池亭月出照白蓮人如蕊珠宮裡仙
皓鶴起舞當吾前

畫龍爲劉尚賓中書題

躍入延平津裡劍飛去陶家壁上梭時來吸我硯池水
旱天三月爲滂沱坐令四海歌年豐成功不居潛乃踪
一靈變化渺莫測世間亦有人中龍

趙惟章畫松月石泉圖

雙松樛樛蟠翠虬孤月皎皎懸清秋千年雲根不可拔
一泒寒泉日夜流虬乎似欲上天去石上雲生讀書處
月光照面泉漱耳氣肖秋空澄萬慮世人紛紛愛桃李
空花變滅如夢耳何如撫松坐石復飲泉招邀月裡乘
鸞子

歸舟圖爲張大參宇中題

天寒野陰秋色暮驟雨顛風當斷渡一舟掀舉銀屋庭
江之廣兮不可泝賴爾篙師知心腹百丈徐牽傍平陸
緬懷曾歷太行險後車必戒前車覆而今舟戒若車戒

自幸急流能勇退退乎退乎進之兆亨衢萬里前程在
若濟巨川作舟楫戮力殿邦樹勳業有時誕先登于岸
坐看江波平怗怗

送慶壽覺上人

叢林老宿十年別西湖一見萬想滅再聆軟語坐移時
東風吹落梨花雪明發又買江南舟欲向金華覓舊遊
金華不見牧羊客但見白石能點頭休問歸期何日是
到處隨緣且隨喜一瓶一鉢栽行李歷歷雲山與烟水

樂鶯吟

有鳥有鳥好羽儀巢我瑣窗瑶樹枝其穀雍雍復歲歲
和我白雪彈朱絲倏然而飛渺何處後者又逐前者去
惆悵斷魂招不來十二紅闌漫延竚珠沉玉碎翡翠寒
菱花青鏡空團圞魂隨精衛填東海海水連天何日乾

沈廷美春意軒

三月三日天氣和春意軒中春更多酌罷蘭亭修禊酒
聽我高歌春意歌春滿其人腔子裡八荒我闥廓如許
百花爛熳開春風四澤汪洋沛春雨春陽一脉回九淵
意在庖犧未畫前聖人如天體天德坐令四海無顛連
會登寧牖同燮理伊周事業吾其然廟堂自古起巖野
其人豈是悠悠者有脚陽春復見之美譽芳聲滿天下

沈貞外萬松樓

南遊陽羨里訪我沈夫子夫子好門墻高樓西山起山
中種松一萬株萬松名樓良不虛吾聞古有萬松閣若
比此樓良不如松風徐徐來翠濤滿樓響分明太湖三
萬頃置我樓中之几上松月皎皎出蒼烟淨無跡誰遣
驪龍頷下珠照我玉容如雪白祝融空自鞭火龍烈燄
不落清陰中殿其雷在南山下蟄龍何曾戕于野兒女
花易謝鬚叟獨蒼然與樓相好三千年星辰拂閣虬枝
摘白雲招入鶴帳眠長材直幹作棟梁夫子 敕賜尚
書郎會封十八公有夢占其祥勸君多釀松花酒我欲
登樓共醉崑崙觴

鏡湖

有錘莫落鏡湖水有手莫折鏡湖樹樹高只容野鶴巢
水清不是濯足處賀老乞歸來此地一曲親承天子賜
金貂換酒醉不起眼花往往落水底風流一去三千秋
而今又見張安丘安丘勇退在急流桃流漱石湖東頭
海鷗忘機日日來野人爭席漁爭隈樹頭喚下白鶴舞
風吹湖水添金盃

百雀閣為徐惟初題

梅花帶雪皎如玉竹枝翠映湘水綠爭飛競噪戀清景
此地原無漢車粟野田栖栖在蓬蒿宮殿鳳儀空自高
何如梅竹就閒嬉世上網羅終不遭成群好入王祥幕
翟公之門亦不惡棟焚突决奈爾何處困而亨嘉而雌
五月五日五色異三足仍為孝子瑞徐外池館春風多

請看来集琅玕樹

雲山圖為前人作

大江之南多沃壤喬木森然似爭長徐孺名家三百年老榦孫枝足培養虬龍之骨虎豹䕀並干雲霄而直上嗟彼牛山旦旦伐此中不聞斧斤響但聞好鳥鳴嚶嚶時有祥鸞来兩兩青山十里帶平田流水孤村連宿莽考槃在澗隱君子處世幾曾嬰世網敲門看竹青藜杖載酒尋花木蘭槳詩讌彈琴太古天飽挹夕佳與朝爽吾将卜隣或左右東柯西枝數来往明堂大厦自掄材石田茅屋從偃仰

倪良弼號鈍夫

陰陽為炭天地爐劍師百煉成昆吾天生豪傑即利器恠哉倪公稱鈍夫切玉如泥一何利寶匣深藏待時至澄澄秋水芙蓉光鬱鬱碧落虹蜺氣小試虞公指日手鬼神雨泣蛟龍吼廼知始鈍者終利其不利兮時不偶鈍乎鈍乎壽所徵為公致詞公試聽人皆喜銳公喜鈍曾讀手西古硯銘鈍乎若利利天下豈是區區解牛者上方請劍公其人立斬佞臣如斬馬

山水為陳楚華題

何公以翰墨游戲恠殺旁人謂能事元氣混合鴻濛初不獨區區遠山勢絕擬陰厓老樹横濃花細草側畔生天機因應自流動意匠未必勞經營公今飄然乘白雲

見畫如見其丰神元龍鑒賞在此幅其他焉得如其真邀予披玩堂西廡簾捲東風雪花舞臨風咀雪吐新句併作清輝照千古

紅梅為徐延齡題

丹霞飛上水玉姿腰暈半醉凝臙脂誰遣西湖明月夜變作江南春雨時旁人未可輕相視鐵石心腸終不異結成佳實請嘗試依然金鼎調羹味

成天章草亭

九龍山高峩峩連甍接棟何其多莫道成君草亭小森然萬象俱包羅君家東南有金鼇亭前小金峰可配鼇地便作滄浪池一勺之中百川滙試問亭中之物今何如一琴一劍萬卷書琴将脫錦囊雅樂自我正南薰殿前奉
天聽劍将出寶匣芙蓉鑿光瑩納之上方斬奸佞讀書不萬卷不已亦復致　君堯舜理四海蒼生歌泰平伏鸞高飛卧龍起請看草亭書帶草春風葉葉恩光好滄浪一脉通瀛洲小金峰壓蓬萊島

挽将敬夫室氏

孤鸞西飛杳無跡一夜壓生金粟尺北堂其奈霜風吹慈竹萱花落顏色蜀錦如雲淮江水不若斷機刀寸縷珍羞盛以白玉盤不若一粒熊膽丸皇天賜爾賢孫子慈訓諄諄宣在耳九泉含笑見良人孺人雖死猶不死

夏卿竹為阜太守題

老仙胸中有何物十萬琅玕森玉節等閒吐作清風枝要與人間洗煩熱琅玕曾伴球琳貢玉節不逐珊瑚折恠我朱夏非玄冬白日高堂落蒼雪他年結實何離離丹山之鳳休啼飢更看一躍化龍去若歲大旱作霖雨嗚呼人生有才用也亦如此顧其所遇何如耳平生一片歲寒心不媿長身六君子

金臺褒醫士號恒齋

春有常年年来花有常歲歲開人心有常常濟物物我二者奚擇哉昨日扣門緜藥人今日扣門誰厭頻不須金一餅錢百緡為我種杏千萬樹淵林蒸作紅霞春春来春去渾不覺纔見花開又花落淵腔春意自藹然采花食實皆靈藥嗟嗟乎天有常霞萬物兮阜且康地有常載萬物兮同無疆人心有常常濟物參元化兮翊亂綱大夫立世要如此休論江湖與廟堂

何小痴聽鳥軒

有琴不彈鳥夜啼有曲不和鳥啼曲作詩須作聽鳥詩詩可作兮不可讀讀之他人聞亦哀孝子云胡心不摧鳥兮鳥兮能返哺人無母兮良苦哉鳥啼庭樹霜月白月照寒機倚空壁機絲已與腸共斷霜色還兼淚俱積鳥兮鳥兮鳥中之曾參曷不如參兮亦不如禽何君之孝若參也少釋春暉寸草心

泰山春雲圖為留方伯作

携里張道士能作泰山圖泰山生春雲為雨無處無此圖易作不易得得者山東老方伯披圖豈曰雲乎哉雲吾膚兮雨吾澤雲兮起日觀扶桑朝旭相隱見此時来盪方伯胸胸中佳氣鬱葱葱雲兮靄天門輪囷蕭索稜氤氳此時来覆方伯車隨車按部行徐行徐徐察民隱雨澤一方無遠近乘葱葱昔從龍今分膚兮山之東雲五色兮表斯世之昌亦爛若方伯之文章泰山不動兮雲自行時維春和兮乃發生方伯将侍
帝左右兮霖雨下土何獨視兹青未了兮在齊魯吾知夫春雲圖兮同其所

漁樵圖為趙惟英題

漁謂樵汝樵勿上山之椒椒有虎兮何其虣樵云虎不在山今在市市人於我無招邀山中暮暮復朝朝負薪行歌兮樂逍遥樵謂漁汝釣弗釣雙鯉魚鯉魚能報平安書漁云平安不待魚書報無榮無辱無毀譽少小持竿八十餘與魚俱樂兮樂何如

二畫為阜太守純嘏賦

洪濤駕空海門濶剛風盪開廣寒闕長魚閃目赤若電老兎浴毛白如雪金波撒漫不可收玉龍横戰誰能截安得量如東海心如月旁燭九幽皆洞澈於帶不留兮容萬物

海若種松受松直亭亭千霄一千尺驚波噴薄根不析
下踞補天五色石世人可望不可即老絲苍兮爛琥珀
海風颯来夜露滴海鶴一聲秋月白

彈琴圖為華守宏作

聖人御極天下平鳳来調律琴乃鳴琴乎琴乎堂上樂
八風大播中和聲中和聲淑人心遂令四海皆知音良
哉二子廊廟器潦光養素游山林手揮五弦響泠泠目
送飛鴻入冥冥世間萬事不可嬰聊皷琴兮樂吾生琴
初皷兮猗蘭杳曲終更請彈文王文王千古有耿光令
逢　堯舜垂衣裳不作履霜操且和南風歌民無愠兮
樂且多民財之阜兮以莫不然頌聲洋洋兮入吾弦吾
弦不絶兮大音以傳祝
聖人兮億萬斯年

雙松為華汝器賦

大山五松受秦爵至今遺名不可雪何如雙松清且高
與天為隣伴雲月雲来白鶴與之俱月出兩龍孳寶珠
太和元氣無處無凝作松根白雪腴雪腴且致斯人壽
明堂柱石待時須

榮壽堂為貢御史題

吾家老祖陵陽侯金印斗大不肯留令者解后陵陽客
已羆頎識韓荆州客也基端老風恩霜作威稜鋏作面
首選裁簪獬豸冠崇班立對麒麟殿名門種德三百年
二親強健皆華顛崆峒不老廣成子瑶水長生阿母仙
教子詩書當淵㲀機絲自斷遥自續眼見澄清最好官
心喜平反不冤獄三年奏最拜　敕封翟羽豸角衣冠
同北樓文物增勝槩敬亭草木藹春風　君恩曠蕩何
以報自矢一生盡忠孝舊第新開榮壽堂堂下稱觴来
便道吾聞仁則榮又聞仁者壽　帝德好生君體之福
如春雲壽如阜綺疏雕鏤玉玲瓏紅毯刺繡金芙容吾
嘗登堂賀倚老紫臺露滴薔薇濃絶境紅塵飛不到門
外三峰插天峭十里清川一鏡光明年煕見金花　誥

贈錢醫士

錢君醫名重九鼎不許尋常定差等舊宅呼為董奉林
大江變作禴耽井故人抱病三槐堂扣君之門一葦航
再拜少叙雞壇好千金不吝龍宫方贈人以言敦古道
索我作詩何草草見詩如見故人面鋏甕城中曷雲曉

雲山圖為華守明作

胡公昔年居粉署公餘揮洒發天趣他人能事何足數
此老胸中有佳處白雲溶溶出山裡勢欲載山入海去
須臾雲盡萬境空習習凉風生碧樹西崦人家盡掩門
數聲啼鳥落花村風光絶似舊遊所蠟屐踏破蒼苔痕
公乎翩然乘白雲文采風流今尚存神交千古如一日
何況同時叩　帝閽

雙鳳鳴陽圖為金郎中尚德題

皇仁浩浩如天覆奉　敕明刑小司寇南圻圄圄一洗
空采得民風將入奏季方執法烏臺郎考績共載龍江
航餞行冠蓋紛如雨歌咏擬之雙鳳凰鳳兮鳳兮為世
瑞昨昔銜圖獻黃帝萬年枝上集九苞五色雲中呼萬
歲律呂克諧堯大章文采黼黻舜衣裳阿閣突起天中
央亦有千仞之高岡于時飽食琅玕實慈烏借豕無飢
色群集遂出六合外振鷺飛鵷聯羽翼河東之薛休爭
雄同日拜恩崔侍中蹇予安得五鳳手揮毫作賦追羣
公

鄧法師毘山祈雨

汝南太守十世孫舞雩善禱三吳聞挽將鴻隙陂中水
化作毘山石上雲群呼蝌蚪戲之耳即龍乘雲欻然起
天瓢倒瀉若懸河我稼勃然田畯喜世人善禱能幾何
鄧君昭格天心多安得如君者作相年年三十六滂沱

畫虎為童內翰大章作

空山落日寒無暉腥風捲地行人稀咆哮一聲震崖谷
百獸莫敢當其威羅公詩與李公筆千古英名同赫赫
只今誰作鄭家群綉爾不成空嘆息

松鼠為侯陽華守振作

樂矣哉松間之鼠無所憂飢食松根之茯苓渴飲澗底
之清流松花洒洒落金粉松風六月涼颼颼既無穿墉
之患又無托社之誅彼在太倉大田者貪廉之性奠不
侔樂矣哉松間之鼠無所求不礙於張陽之堂不墜於
虞氏之樓不易腸於唐宅不齧猶於梁州松鶴同其潔
松猿共悠悠世有求之不得者憂之無休其見松間之
鼠能無羞嗚呼其見松間之鼠能無羞

送蔣仲學還宜興

樓中讀書春日長長安陌上落花香書聲琅琅振隣屋
屋外東風空自狂朝來別我何太急淚血亂洒麻衣濕
自言欲去掃松楸只恐春殘歸未及尚書令望重古今
太學有才恩意深讀書須窮五千卷許身好比雙南金
明日都門與君別流鶯聊當歌聲發人生忠孝要兩全
早來獻策黃金闕

春草圖為南塘鄒琳賦

萋萋復萋萋叢叢菁菁齊得此生成處無憂逐輪蹄夢
回靈運西堂裏情遶湖南萬餘里綠羅不剪自成衣醉
倒蜻蜓飛不起楚客漫相思王孫歸未歸金谷多春雨
銅駝幾夕暉何如眼前物色好生意沖融滿懷抱便須
邀我瀨溪翁吟對春庭同一笑

山水為冬官楊永明題

國朝以來畫山水有誰一洗陳腐空譬之畫馬不畫骨
運斤安得生郢風蹣跚老叟何為者但聞　朝野聲隆
隆白頭箕踞一木榻揮洒力健身如墉金鄉去京一千
里誰將此畫隨詩筒半幅縱橫僅盈尺峨山沱水俱涵

容莫辨連江與絶巘四塞烟霧蒸鴻濛中閒摩挲得佳
處老樹骨朽無纖攢盤渴驚浴白灩瀩列嶂花綴金芙蓉
居人明鑿安時論作息去住各不同四時變化自榮瘁
秋氣颯颯春融融金榜懸爲古佛刹玉書附鶴神仙宮
昆年採芝者誰子志願未果尋崆峒人閒鈌網不到此
珊瑚十尺如霞紅我欲覓之惜無路苦搔短髮如霜蓬
安得辭明置左右虛無一一求其蹤會將九節之玉杖
或駕五色之長虹天門夜义日夜守許我直上騎赤龍
此人此畫得眞趣應有金骨雙青瞳我生不仙亦不畫
何以倏忽精靈通作詩要如作畫工九泉喚起浣花翁

老竹爲鴻山趙汝明賦

或釣六鼇東海濱或協九奏黃金門或爲簫管薦清廟
盡是此竹之兒孫其餘分植徧天下所用一一難具論
風霜無情局老節造化有意培深根紛紛桃李易零落
竹祖歸然而獨存清風洒洒滿乾坤

鯉魚圖爲庠生王國英題

海門日出金波湧三千六百軸浮動紛紛百恠蓋辟易
赤鯉軒騰獨神竦龍門萬丈高莫攀舉頭一躍斯須閒
轟轟雷鳴正出地隱隱巨靈方擘山古來神物爲天用
天遣風雲欻相送霖雨明朝沛八荒濡毫重作豐年頌

葡萄月圓爲劉都督用章題

陰精光射三千丈草龍不撩眞珠帳老蟾心煩白兎渴
偷飲人間甘露釀西域歸來凱歌作將軍開卻青油幕
幕中烟霧晝濛濛水晶無數掛絡索

徐延齡南山書屋

君家積書不積金草堂搆在南山深堂前種得書帶草
亦有嘉樹團春陰王立森森諸子弟朝窮經兮暮閱史
風雷會向山中來硯池龍躍桃花水

屈原圖爲過思容題

江水恬恬似鏡平風乎欻來波浪生一時憔悴萬古名
醉者以醒濁者清江魚腹中沒吾寧烏鳶螻蟻何必爭
吾已矣夫漁父行落日滄浪歌濯纓

梅花爲前人賦

乾坤一洪爐鍛我心如鐵誰能同此心湖上梅花雪湖
水清徹庭梅花瘦無比咀雪吐新詩月白山窗裡

畫草爲四弟華季題

天涯處處皆芳草王孫不歸佳人老西堂昨夜夢如何
湖南萬里情多少金谷園中秋雨深銅駝陌上春風早
秪拾黃蝶亂飛來不管蜻蜓都醉倒

洞庭蔡□山南草堂

縹渺之峯與天高居南麓者今詩豪草堂何有有花竹
杜陵野老爲吾曹桃花千樹竹無數橘奴千頭供國賦
儺狎時同白鳥閒醉卧不覺青春暮金庭玉柱杳靄間
何如草堂碩且寬賦詩酌酒不減橘中樂吾將與爾卒

歲同盤桓

雲山圖為施用行賦

山重重雲濛濛雲兮作雨致年豐山不動兮萬古同物
物皆由造化功安得直上第一峰灝氣呼吸與天通都
将心事訴天公洞徹老天明與聰歸来祔掃一亟官吾
君堯舜臣夔龍十日一雨五日風坐令四海春融融

三醉圖為王朝元作

大江東注葡萄緑一吸頓竭三百斛四風落帽漫不省
醉鄉春暖如暘谷有冠峩然者誰人醉亦非醉全天真
玉山頽竟推不倒平地見此孤嶙峋

侍渡圖為同年蕭亞卿元褏題

秋江無波鏡面平中有不測予心驚毒龍吐涎蜃氣腥
一舟往来如葉輕岸上人家住之久碧樹團團遮戸牖
隔江待渡夕陽殘况是天涯重回首

壽王廷貴内翰母夫人

玉堂仙客歸不得遥憶北堂初度日月當十二蓂五莢
歲在庚辰年七袠蟠桃移来東海東梅花雪白桃花紅
寳函　金敕不易致雙鳳啣出蓬莱宫九霞晝是黄封
酒殷勤再祝六千壽人孰無子孰無母如此休徵世稀
有

捕魚圖為馬大尹文麟題

大江吞天碧千頃兩兩三三出漁艇撑篙振柁掛签篰
水清照見鬚眉影撒網罥着鮲人居得魚勝得珊瑚株
有罾一舉復一舉任公之釣亦不如泰平處處得其所
一生踏浪猶踏土蠙珠暨魚入貢畢足跡何曽到官府
坐觀漁樂樂亦多物無暴殄天時和寄聲今日杜陵老
不須更作捕魚歌

山水為安遠侯柳公題

謫仙曽過金城剔秉燭夜照蓬瀛圖此圖無乃得真跡
赤城霞氣春模糊桃源窈窕隔幾許雲帆海客知有無
乾坤清氣鍾長在墨汁往往流金壺謫仙天才我豈敢
鉄網冷落紅珊瑚短歌歌罷一回首落日蒼烟浸緑蕪

百子圖為遂安伯陳公題

彩旗懸鈴落官裡化生暖浴銀盆水莫愁繈褓弄璋詩
且詠螽斯好孫子晬時各已脱錦棚三三恭出向宫街行
玉闌干邊折花剩凋弄百種騰懷聲頭玉硗硗按覆額
瞳球炯炯黑如漆都稱天上麒麟兒試啼識得真英物
鶯鸞碧瓦捐翠襆銀潢一派通十洲千金尚致垂堂戒
若為縱爾出而遊嗚呼願得萬方赤子鞠于母箇箇安
樂無疾苦滿堂湯餅客来賀王果扉錢不知數

壽徐懋正中書

春来十日條風動為我吹開硯池凍拈将綵筆瀉新詩
昨夜夢吞五色鳳其詩何謂謂長生長生者誰曰徐卿
二十四考中書令三百六旬一歲成折得梅花和雪嗅

插花起舞為公壽再再晚景椿萱學黃髯喬林松栢茂
玉樹芝蘭满庭下江左風流豈王謝飛騰九萬是前程
連城十五闇高價我從中臺早乞身酌公壽酒凡六春
下榻論文庭須約借錢買山不計緡憶昔京華承眷眷
曾隨劍履　金鑾殿裏淺惟存貴池心辣膚孝遂依劉
顏今者盤礴滄江頭閒如野鶴并沙鷗仙客藍田勸飧
玉老人海屋來添籌天寒贈我錦繡段散米時常助耕
犢從前感德重丘山區區一辭豈容黃酬恩愧乏千黃
金獨有老天知此心為公放飛金籠鸚歌詩再和雙飛
吟

夜遊圖

玉堦平如幸蜀路刼灰飛來作花霧他時促迫馬嵬坡
可得從容一回顧二姨相從花陣狂豈解古有英與皇
權聲將變漁陽鼓殪氣暗入薰衣香燭光奪月夜如晝
渴龍捲水添官漏誰道翩翩十六蹄踏轉開元一宇宙

　楊都憲𢘓璣請兄弟同遊陽湖

酌我一掬龍泉冷胸中吞盡湖山景吐出新詩醉裡吟
千年癡龍夢一醒楊君清絕湖山主樓船載我遊花嶼
忽發狂言觸龍起白日青天作風雨雨來不見山亦不
見湖水但聞馮夷擊鼓銀屋底須臾筆掃風雨散湖上
驪珠光爍爍我生抱玉不抱珠楊君楊君莫斫𢡟折將
湖上花掘取峯頭黥人生一世此風流何必金印纍纍

大如斗

　摩友徐世重乃翁[　]號愚樂

燕石為大寶太行亦可移此愚人多笑此樂人少知彼
愚之樂猶拙之逸紛紛智巧棄勞幾時息不作狂泉
狂只學愚溪愚參也魯大賢賢名世莫俱簞瓢陋巷樂
不改一貫之傳吾道在我亦西家非東家羨君之樂樂
無涯人生無如愚者樂刻棘屠龍且漫誇

　中秋偕吳廣明賞月

有客有客泛舟東湖頭既不泊袁宏之渚亦不登庾亮
之樓月色皎皎當高秋金波倒浸白鷺洲洲兮洲兮謝
眺曾來遊千載之下誰風流吳剛一生愛明月兎吸夜
落使吟眸自汲洲前水淨洗黃金甌美酒如澠不足惜
但惜清景易過難相留桂子香濃露滴滴蘋花影亂[illegible]
颼颼月圓月缺乃常事何勞八萬三千戶虛費玉屑將
他修太湖三萬八千頃和酒一吸入我腹浩歌綠水曲
把玩雙吳鉤廣寒之宮水晶窟盤礴偃仰老即休謫仙
騎鯨去已遠剛乎剛乎與我今同儔

　畫竹為姑蘇朱揮使[　]題

梅花道人天下士弄舟濯足湘江水湘江水落硯池裏
幻出翛翛衆君子道人直節君子同一笑六合生清風
無端白日雷雨作猙獰頭角爭擘空縱橫淩亂不可數
倏忽雲開月當午鳳凰𡸣𡸣向人吟翡翠翩翩隔岸舞

海訣不禁蒼雪爽多情贈我雙琅玕道人骨朽名不朽玉立高標萬古看

琴月爲王庭芝賦

浮雲捲盡天如洗明月流光湛秋水山窓永夜寂無人只有桐君是知己老桂一叢吹古香玉軫濕露氷弦凉坐臨脩竹奏清商閒以戛擊球琳琅人生幾何對明月安得月圓長不缺月兮琴兮兩清絶好爲人間滌煩熱

烏来巢爲姚公綬賦

烏乎来巢来何爲以爾一家孝與慈昔者三遷教今也亦斷機養志養艱爾不踘烏乎一物耳何心亦何知感應之理不可欺其来也以速不以遲其巢也以安不以危不啄琅玕實不戀珊瑚枝門前高柳烏可依柳葉青旆旆柳條綠絲絲烏不来我而来誰不遑寧居烏哺兒兒亦反哺恐母飢高堂七十且強健眉壽可以登期頤君登進士擢御史卓㦸立身天下奇母顔以悦心以怡烏乎巢乎宜在茲君不見鳳来巢于梧兮九苞相輝又不見鶴来巢于松兮千歲爲期烏来巢于柳兮柳亦不衰烏乎生雛之多兮或于府中集或于冠上栖子孫孫子咸如之

嘉興三塔僧號雲閒

天閒莫如雲人閒莫如僧天人一漚不可分雲閒合作僧之名白雲豈是青雲伴上下四方從散漫僧雖在世能出世世間物物不可絆雲兮雲兮朝隨飛錫千里遊暮隨破衲宿巖頭野花自落水自流雲油油兮僧休休傅巖之雲爲霖雨泰山之雲觸石起羨爾人間有如此我欲號作天閒子

朱孟勝號曉菴

金雞一鳴天下知跋烏飛上扶桑枝玉虬噴水吻欲渴東蒼開㠚迎朝曦主人夙興整衿佩萬境聆融與心會頃爾遊神入化初八荒盡在菴之内日華可餐霞可飡玉津發源流肺肝尚餘沆瀣三千斛平旦毛髮生清寒林花冥冥早鶯語芳草池塘夜来雨無端回首海門遥一抹空烟細如縷

畫竹爲張玄靜賦

籜龍變化紛無數苞鳳聯翩下烟霧瀟湘江上春又深黄陵廟前日欲暮鼓枻南遊負此心夢中騎鳳呼龍吟摩挲此畫益珍重琅玕不數千黄金桂觀羽人不稀少唯君酷愛此君好悦然紫極聽秋聲六月煩襟淨如掃

贈永嘉開元寺僧

浮生百年電一掣三宿開元豈貪佛上人早歲亦儒流祝髮憑師寄衣鉢青蓮社裏一物無軟語飲我眞醍醐皎然心如大圓鏡洞見萬象開迷途欲借慈航泛東海願力未能雙鬢改東海邊頭有石髓神山一合三千載吾與上人亦奇遇俗緣未斷留不住明朝浩笑江心去

田首空青雨花處
括蒼葉伯廣號五松
括蒼之山有風門蜿蜒磅礴如崑崙五松出猶其勢尊
下視衆木猶兒孫一松獨得氣之元六丁莫敢撼其根
一松夭矯若騰騫翠濤白日當空翻其餘三松亦長存
雖玄鶴兮啼清猿茯苓兎絲深且蕃神功濟世不可言
處士於此搆層軒松下白石開渥樽與松歲晩交誼敦
外無雕琢中粹溫身躋壽域何　渥恩彼封大夫何足
論不如五松淸氣淵乾坤
杜用嘉號鹿冠子
有美其人氷玉姿鶴髮一簪冠鹿皮借問此冠何日製
太古民如野鹿時冠乎冠乎世希有上界叱令六丁守
歲之玉櫝薰寶香不遇眞仙不以授其仙奇跡姑蘇臺
曾度弱水登蓬萊一朝騎鶴上天去覩藏此冠頭上回
鵾冠見之避三舍鵕鸃獬豸風斯下鼎瑩曾見七星符
瓌奇未數千金價山岳山澤癯今代世南行秘書十年
教授白鹿洞紫氣爭候靑牛車東坡老人着椰子蓮花
笑殺女道士在囿濯濯野呦呦世人那得知其意銅䍐
誰記宜春苑坐看蓬萊又淸淺我將鹿車披鹿裘願與
鹿冠長作伴
任廷蘭號梅軒
踏雪空山訪姑射不是羅浮夢中客平生亦有廣平心
擧世何人同鐵石任君招我宴東軒軒前雪落花正繁
于時對雪歎花蕊雪如學舞花無言杜陵詩老骨欲折
我骨不折勁如鐵凜然氣與梅花淸中含十二瑤臺雪
知君愛梅心似我枝南開行枝北坐不勞羲畫見先天
㴇㴇春光第一朶山中獨鶴湖上船翩翩來去如神仙
莫道無言竟落寞此膂索笑亦忻然
任廷芝號松軒
任公任公　當代之賢豪斬南山之白額釣東海之六
鰲中年無事日遊遨開軒種松子坐看千尺凌雲高淸
風落金粉白日喧翠濤四座客常滿酌以松花醪天籟
忽然寂老鶴雲中嗥此境不易及此樂眞陶陶流肪一
車許惠我靑鏡流年無二毛
張渚張[illegible]號山溪野人
荊溪一帶如雲潑黃山嶭立屋頭上野人今作溪山主
溪月山雲從放浪一生軒冕不累身掃雲掬月溪花春
無榮無辱無箇事誰更逍遙如野人
勸學示兒邦慶邦會
道若大路然讀書分內事不獨韓公訓阿符人人自有
佳子弟五千卷三萬軸包括在胸中一一須過目汝若
不自勤被人笑空腹朕雪螢猶且讀天寒日短繼燈
續人能弘道道在書道不離身身不辱休學顯孫只干
祿

觀奕圖為過九苞題

伐木丁丁何所求浮生豈入神仙流彼何人斯兩相奕
從而觀之奕未休須臾斧柯已爛卻白日在天猶未落
回首人間不記年恍惚人民與城郭神仙欲求求不得
偶爾相逢若相識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上何人不觀奕

長洮漁隱為薛御史為學乃翁題

雲出洮湖湖上山隱君身與雲俱閒洮湖湖水清徹底
君心之清亦如此客星在天人在地文星直教南斗避
直鉤無魚可換酒飯飽六經心自醉釣絲不逐遊絲絕
釣竿不共珊瑚折磻溪非熊且謾說東海六鰲何必掣
高唱滄浪弄明月

贈宜興周生

羽蓋高張庭樹柯明珠倒瀉風翻荷美人當筵唱金縷
周郎一顧意如何長橋斬蛟十世祖波心聽擊馮夷鼓
火雲煽焰渾不知感君坐我水晶府

任廷蘭燕賓堂

燕賓堂在何所任君別墅荊溪滸賓來多如雲樂有東
道主賓主肅肅仍雍雍戶外屨常滿樽中酒不空堂上
日日生春風聲鼓淵淵舞僛僛美人爭送黃金卮玉山
之頹自不覺金谷之罰誰能辭胡不夜遊更秉燭奈此
西飛白日促今人亦有鄭當時邀我為懽懽未足溪上
葡萄浸天綠為君再歌金縷曲

贈劉振之

我住南山下久飲東海名揭來乘風到海岸俯拾瑤草
兼瓊英劉郎乃是人中傑升堂詞翰奴周越眼如巖電
口談天身在江湖心魏闕倒海作盃鯨量寬和氣一掃
霜天寒翠娥停御小垂手兩兩玉童吹紫鸞英俤不減
石萬石海上高門號通德十五城為白璧酬四千錢作
青桐直日月行天如蟻旋惜陰家學能相傳歲飢發廩
千人活河決鋪土萬指填世人恨無半面識諸葛惟應
管樂匹未須牛角掛漢書自愛床頭看周易考父鼎銘
不記年太阿寶柙蛟龍纏鹿蕉螺蟻揔成夢變弦風蛇
空自憐老夫出卜幾握粟至竟亡羊似臧穀感君化腐

以為奇朽木從來生腹育

南軒

有偉人兮金玉質生當四海文明日昨朝卜築向明都
坐對南山青崒嵂南薰先送四月涼手挹南斗傾天漿
只今吾道亦南矣大鵬九萬同翱翔周南名南自披誦
不作南華胡蝶夢斗南一人更屬誰南州高士聲華重
南帆百里來相尋相許不忝雙南金南陽卧龍幾時起
抱膝且為梁甫吟

書卷為嚴武子正學題

我遊兩京三十年一劍上倚高高天手招傑鶴白雲外
目送孤鴻落日邊揭來買醉金陵道酒香吹破春湖烟

少府鐵書至于冊邀我醉月池亭前徘徊不覺成信宿
看畫百幅書千編畫中風景入桃源又如摩詰住輞川
桃花夾日紅錦簇楊柳舞風青縷牽斷港有船可往復
窮厓無路難攀緣行行抱琴者誰子海山何處尋成連
浮磬百尺出樹杪隱隱時聞鍾鼓傳寒潭深深不可測
老龍抱珠於此眠龍兮何日奮而躍行雨立致大有年
蓬海誰能外富貴丹丘自可求神仙一揮醉筆畫卷未
墨花五色增其姸

東丘書舍為少顧之賦

讀書結屋東丘頭男人莫道東家丘丘頭種得書帶草
草色交翠芸香浮插架數侯三萬軸五經篋貯便便腹

有人載酒問奇字胸吞石渠與天祿老夫甘作西家愚
安得如君能讀書何時摳衣趨館下亦學低頭拜東野

施克莊南樓

十年不作湖海遊白雲黃鶴成悠悠來登百尺之高樓
一笑洗卻萬古愁主人換酒不惜千金裘按劍起舞白
日飛蒼虬萬家烟樹渺無際一時併入雙眸十二闌
干都倚遍醉後亦復相勸酬富貴草頭露功名水上漚
與君且盡今日之懽樂豪髮芥蔕不可胸中留

何太守畫為將朝會題

芙蓉九朶天之表乾坤一點青螺小月斧雲斤琢不成
自是神工奪天巧何侯靈臺與天通墨池暖浸春溶溶
戲拈禿筆一揮灑咫尺擁作千萬重銀灣半泓水花淨
千古無人藏地鏡何當借我木蘭舟東風載酒尋香逕

林良雙雁圖為王學士廷貴兄廷彥賦

林君善畫天下無海注墨汁傾金壺金門承　詔屢揮
灑餘子碌碌非吾徒既不畫丹鳳栖碧梧又不畫文鴛
依綠蒲特作槐堂雙雁圖涼風颯颯吹黃蘆一雁俯啄
秋江菰一雁翹首如相呼乘軒恥隨衛懿鶴化鳥懶逐
王喬鳧上林一札寄消息衡陽萬里來須臾江空野曠
絕繒繳何必屑屑勞其奴吾知林君有深意此圖將以
比兄弟槐堂兄弟今二難同德同心本同氣一以睎華
樂古人一以探花登學士槐堂終日披此圖以行以序

亦以贊芳名豈但動一時勝事終當傳百世丹青我已
重林君手足誰能似王氏宣王有道美鴻雁周公多忖
賦常棣顧予淺薄敢題詩三月紫荊花庭醉

卞退之號秋庄

浮雲卷盡秋天清秋崖壁立高崢嶸丹梯接去窅無路
銕鎖倒掛皆花生六龍後人氣蕭爽與崖為隣從偃仰
洞外晴霞素練飄澗底寒泉玉琴響枯藤亞石驚欲墮
蒼鷹側翅飛不過天開圖畫眩人目一片劍稜橫界破
斯人凜若霜橫秋貞松千尺屋西頭宋纖邈矣不可求
其人如玉吾其儔

天台圖

不須方朔三偷桃不須黃眉三伐毛不須解珮漢江皐
不須振衣東海勞自是君身有仙骨豈待金丹傳妙術
半生苦被塵網牽如逐浮萍泛濆渤一朝步入赤霞城
樓居縹緲凌青冥珠簾翠幕半舒卷芙蓉掩映雙娉婷
紫雲風髮紅蘭色偶爾相逢若相識胡麻飯熟幾多時
碧香酒醉三千日神工琢出白玉梁曲闌下浸玻瓈光
巖溜泠泠仙樂響谷風習習桃花香垂沙回首紛如許
至今誰作烟霞主勝跡長留天地間相尋恨乏雙飛羽

山水為趙惟明題

竹鶴老人天下奇有聲之畫無聲詩餘子碌碌不足數
千古可作龍眠師萬頃滄波天渺渺點破漁舟一葉小

人生行樂須及辰宿攀已斷新知好筆端造化妙奪神
雜花野草江南春春風揚揚何處來遊絲吹墮江之濱
遊絲豈是尋常物天上有人應白髮乃知浮生奈老何
況復天涯感離別陸渾只尺水石間武夷仙翁時往還
萬山深處九仙館謫龍無數藏其間琪花瑤草誰能拾
石髓流香斷厓濕丹梯百尺難寅緣鐵鎖千年土花澁
紫宸班中一回首十年孤負黃花酒歸來看畫更題詩
山靈泣雨寒蛟走清獻雲孫美如玉好事好奇心未足
高堂濛濛起烟霧霧散須臾見紅綠匡廬秀色九江遠
一幅生綃畫不捲太白騎鯨飛上天下視蓬萊幾清淺
詩豪草聖從此窮月光冷落金樽空挽回形勝佳此畫

老夫亦欲巢雲松醉掃長歌歌主客雅量高風誰可匹
一雙白璧千黃金畫裡青山買不得

述懷効生肖體

鼷漦初生如鼠目蝸牛緣樹磨新綠馮軒高吟坐虎皮
一掃頓令千兎禿墨池之魚曾化龍三尺青蛇在袖中
失馬休嗟塞上翁忘羊岐路迷西東沐猴而冠良足恥
五百鬭雞同夢死狗監明當薦上林牧豬長揖商立子

葛天辟家譜

葛洪家住定山陽紫氣夜徹牛斗旁或云其地即劍井
或云老仙丹井光焰來示我舊族譜爛然五色之文章
玉堂學士親洒翰蛟龍盤拏鸞鳳翔　國朝文章皆李

杜吐燄豈無萬丈長乃知劍井未足信丹井之說猶荒
唐譜閒歷歷紀所出水木本源義不忘衣冠繼述僅百
世南北播遷非一方後来脩譜者誰子其名清隱仕太
常而今承之曰天辟直欲繼美垂無疆文章可貴金玉
賤子孫孫子宜珎藏嗚呼子孫孫子宜珎藏

山水為葛天寅賦

五色石曾補天一拳儵在山之巔五色絲曾補
袞黻作錦樹連錦川何庚平生補天手自瀉金壺墨一
斗酒史雲霧生高堂巨靈擘山霹靂吼我才其如補
袞何歸来咲拂雙盤陀盤陀可坐亦可臥醉攀錦樹成
婆娑山中人家幾時住彷彿桃源舊遊處桃花亂落如

紅雨山人不管春歸去彼遲遲者果何許或樵或漁或
行旅仙凡只尺隔萬里凡夫敢望芙蓉主十年端居學
草玄蕭然四壁囊無錢雕胡未熟蕨漿涸飢餐石髓渴
飲泉也知金印繫肘後轉眼空花復何有文章小技亦
徒為頗作至人千古交弱水茫茫不可度回首虛無斷
歸路扁舟載酒且潤奇況是人生少良晤何侯懸車更
懸榻萬仙雅意能相合等閒三昧為遊戲老我題詩不
斂捷

不二堂為淮安史戶侯孟哲作

連甍萬戶淮南鄉落落見此不二堂史侯阿母失所天
猗彼女宗當戴陽矢心向天不再適心與白日爭晶光

飛霜一夜萬木落孤松千尺摩穹蒼柏舟之詩可以續
後有史母前共姜西湖湖上春水碧照見頭白孤鴛鴦
此堂之名永不忘乾坤賴爾扶綱常

陳文魁迎碧軒

太湖三萬八千頃未敢凌風放孤艇乘槎亦欲泛天河
詩骨秋高嫌夜冷我溪衍迤繞我軒鏡光十里涵青天
因之名軒以迎碧朝迎碧雲暮碧烟疋練平鋪幾曾捲
雪團碎浸玻璃碗翡翠交飛楊柳深鴛鴦雙宿菰蒲短
雨濕荷花晚涼動月照明珠神女弄我軒迎碧有如此
何必兩山排闥送

姚公綬席上聞樂有作

儻遊徽吟一謳吼高歌過[illegible]世希有主人風流客亦豪
手搦南溟酌北斗酒籌東折扶桑枝跳丸在樹光陸離
博教玄夜為白日注海作漏散遲遲酒沃詩腸不落莫
義膽忠肝露圭角一湮動氣卷浮雲萬里青天見孤鶚
昨日泊舟鴛鴦湖湖頭兒女爭喧呼焉知今來御史府
寒色凜凜生冰壺黃衫年少城中子平昔何曾到府裏
只應念我僕僕苦故送春聲落雙耳新腔屢換哀絃急
劇歡拔劍向天立咲殺潯陽江上人琵琶一曲青衫濕

秋浦卷為姚公綬甥[illegible]題

秋浦無風如鏡平秋花鏡裏爭鮮明永寧詩客老柱史
浦上題詩無限情甥也相從千里道歸期及此秋光好

斜日如催落浦帆瞋烟不礙投林鳥人生浪跡海上萍
北堂白首且歸寧此歸此樂世應少前日郎星今客星

楊孟賢歸秋林

秋林清秋葉零葉聲和露滴林影逐人行掀髯一咲向
空濶世路崎嶇此路平

慈烏羔羊圖為吳以榮題

老烏哺雛雛翼齊雛烏反哺老烏栖不比燕燕雛長大
飄然一去東復西更有梟惡慎勿効請看慈烏知孝道
王孫金彈打流鶯不打慈烏念烏孝
羔羊飲母乳必跪羔乎羔乎亦有禮羔羊大夫古所美
[illegible]烏執羔良有以春秋[illegible]相屬詩請君如三復白圭

嗚呼羔羊圓可以配慈烏人為萬物靈曾謂不如鳥獸
乎

送大理丞同年應文明

蓬萊五色春雲起剪作朝衣拜
天子少微執法漢郎官直筆紀言周柱史欻然驄馬之
南臺平明一道風塵淸要使窮民菜色活先令酷吏狼
心摧勿謂南臺公事緩東海一婦三年旱此行端似手
兩平坐見煩冤如霧散知君胸中飽五經皎皎霜刃新
發硎馬周何但二十條別有諫議聞　朝廷金陵俯瞰
長江水艤舟酌水秋風裏滾滾東流萬古清君心之清
亦如此

送友省覲

菖蒲不多花明月豈長滿念我北堂人倚門當歲晚東
華香土多軟紅錢塘江水幾清淺最切三春寸草心焉
知萬壑千山遠風帆快如飛一月到慈闈爛然五色雲
如錦剪作老萊身上衣玉壺滿注碧香酒一滴再祠蟠
桃稀北堂自有三千歲白日不用雕戈揮抱承經綸萬
言策翩然來謁　黃金扉

送王克正進士東潁性之賓之

少年及第芙容鏡便得南還拜家慶此樂古今良不多
虎踞捕翼氣何盛鄉里紛紛狐白裘維桑與梓必恭敬
二潁兄弟皆同袍為我寄聲無所贈東南風從天際吹

搖我心旌幾時定由來軒冕倘來者萬事不求當俟命
月夜生花飛羽觴安得卞和同此興三槐堂前歌此詩
天籟無聲足清聽

送月舟李叟

騎鯨一去三千年又見後來之謫仙碧天明月照懷抱
夜泊滄江萬里船船頭酹月酒如注金波冷浸桂花樹
船尾酣歌夜若何玉杵聲沉白鸞去盈虧出沒萬古同
人生安得長相從素娥靈藥一朝覓長是娟娟氷雪容

送舉人朱舜文

黃金臺前舞劍歌劍光如雪落酒波歌聲激烈入雲裏
富貴不來將奈何東爾之書且歸去望望白雲渺何處

蛟龍自有雷雨時松柏終為棟梁具曲江江上杏花紅
去年花與今年同君來看花未遲暮我當花下醉春風

贈張指揮

人謂將軍勇我謂將軍孝勇者如君多孝者如君少白
頭祖母年八十將軍心如李令伯朝朝暮暮奉甘旨征
戍歸來解鋒鏑自云少小失怙恃所賴祖母提携力祝
之願得長康健五色　龍章自天錫將軍銳氣掃龍沙
披肝瀝膽答
皇家列侯都督有時做倚雲畫戟看排衙

柬錦衣戶侯馮孟仁

紫石玄香試霜兎玉蟾小滴薔薇露題詩欲贈錦衣侯

半日搆思知幾度向來小子披雲霧青天如在夢中覩須臾傾蓋若平生以漆投膠恨遲暮風流之餘存典則麗澤及人無德色丹崖峭拔不可攀玉海汪洋豈能測閒書孝友尹東郊魯論忠信行蠻貊揚州十萬屬他人珠履三千非我客前年衘
命之金陵六月萬騎生寒氷今年單騎入西晉霜威劍氣爭風棱成功往往奏
當宁異數小心如不勝只令犴獄司聽斷要與法家為準繩高門駟馬不須說萬釘寶帶皆餘物涓涘圖報意何勤葵藿同傾心更切恠我經年少來往知君當道嫌干謁神交千里同肺腑對面九疑乃秦越若翁近者駐行軒朝囬戲綵承懽酒欲攜[illegible]花酒一甌共君[illegible][illegible]南山東園久矣絕我迹落花滿地苔痕斑煩君命寉門外候瘦馬一嘶雙戟開

西湖春雨為貟外劉廷震題

天祿閣中校書客分得嶺南之疏勒等閒幻作西湖春烟雨冥濛蹐白日湖頭人家竹作樓二月三月涼颸颸鳳毛軽護牙籤架羽襟亂拂珊瑚鉤求羊諸子日容與相對此君作賓主洛陽豈無富貴花一夕紅顏隕如雨不如此君耐歲寒殺青可簡籜可冠何況春來好生意龍孫突出林之端坐見淩雲最高節元非太守胸中物付之東海任公子蠏手六鰲成一掣斵粉含香暖欲飄

蒼雪成團寒不消時時亦有林和靖引寉携琴度六橋六橋千樹梅花好更羨琅玕世之寶平生豈肯隨委靡至竟何曾歎枯槁朝来三薾披此圖草堂恠底忝糢糊無端思入湘江曲彷彿耳邊聽鷓鴣

畫雉為潘漢章題

帝作衣裳十二章此物昂昂登廟堂胡為獨宿山之谿不逐彩鳳鳴朝陽幸逢祝網開三面飲啄從容在商甸不數能詩謝鷓鴣從世品流終不見

翁都帥靜遠亭

有亭巋然甲第東作之者誰翁元戎森森兵甲在武庫落落星斗羅心胸仰荷
朝廷布威德海不揚波邊不烽春花秋月兩堪賞騷人野客常相從扶桑挂弓日出麼足蹋五綵之長虹能文能武尹吉甫令人古人無不同堦前種得書帶草色與細柳搖東風有時投壺雅歌發人謂翁公即祭公有時五絃手自撫青天目送雙飛鴻雲臺麒閣等閒事桃林歸獸非吾功靈芝甘露好獻頌回首只尺蓬萊宮作詩邈向亭中石元戎盛美傳無窮

牧馬圖為　揮使題

胡鷹不飛秋草黃沙磧人稀寒日光將軍手中握金虎紫髯如戟面如霜天驕年來已深遁長城不廢防秋令余微牧馬晚蕭蕭玉壘揚旌秋凜凜今之[illegible]將或少文

將軍文武兼一身論文有道若大路講武妙略如過神
邊軍氛氣烋烋壯此行端的資林藝寒雲飛盡廣塵空
將星光燄三千丈

進士胡廷慎世德堂

會稽城中世德堂堂前喬木參天長問彼栽培有何術
在德不在人力強仁根深植貫元氣蕤蕤直立當春陽
葉葉滿階受其蔭常棣韡韡荊花香梧桐既可伐琴瑟
亦當爲棟梁沃以中天之雨露鳴以高岡之鳳凰
世澤無涯由世德以似以續不可忘堂中君子我所好
手招長路同翱翔草草題詩不成什敢託金薤垂琳琅

趙郎中鳴威重慶堂

堂中鶴髮白映白江上好山青復青涇陽趙氏有重慶
江東副將流餘馨春風揚揚吹不散芝蘭玉樹森滿庭
平生何曾積金玉關西清白韋賢經五常之中最良者
手揮三策對大廷只今作官礪名節凜如霜刃初發鉶
紫泥　金誥爛五色仰承
恩命來皇岡大鵬昔舉九萬里蟠桃今熟三千齡我欲
乘風拜堂下獻以桃實酌醁醽我家重慶亦如此文軒
安得聯雲軿作詩頌德致深意遥托彩鳳雙飛翎

癯軒爲梅郎中齊常乃翁賦

君不見九臯之鶴癯而清吸芝飲露三千齡一聲上徹
白玉京寐者以寤醉者醒又不見三湘之竹清且癯前
趨後擁十萬夫潔身不受紅塵汚歲寒爲友天爲徒吳
江江上隱君子山澤之癯清莫比一菴蕭然百事無竹
鶴相從而已矣去年天降紫泥書　恩光燁燁生門閭
癯哉癯哉只自如竹間舞鶴清酣餘我欲借鶴不可得
敢乞琅玕寫秋色癯哉癯哉列仙流蒼顏素髮雙瞳碧

海壇卷爲謝上事題

碧梧一葉落中庭遥望海壇山色青東閩故鄉先隴在
秋思飛入天冥冥人生皆欲得其所桑梓松楸同此土
奈何中道有變遷少陵老去思韋杜樂府雲仍尚挈家
只住長樂非天涯東嵐可望不可得幾回搔首成吁嗟
翰林待詔作圖贈海天空淼浮雲淨孝思不盡目力窮

有淚經天如海迸老成前輩多品題文光白日橫虹霓
省郎往往理家乘寶之不減雙桓圭殷勤爲瀉金壺墨
墨花飄飄風瑟瑟若爲吟罷重摩挲我亦乾坤長作客

鳳池染翰爲中書溫元善作

世無青李來禽帖零落昭陵白玉匣不學公孫渾脫舞
千古神交得心法鳳皇池上春溶溶墨花暖逐龍香濃
錦箋五色淨如拭老兔飽霜鈎畫工金蟾小滴薔薇露
錯落驪珠不知數真行毫髮妙入神借問我　朝誰獨
步七閩文物屬晉江溫與右軍真頡頏回首當年學書
處柿葉滿庭秋雨涼

孫廷爾郎中雲山卷

青青蜀中山山中白雲間連連不斷數千里雲去雲來
若流水南宮故人別我歸我身願作雲相隨明朝回首
停雲處雲兮山兮知不知

胡進士廷慎號玉巻

春雷未驚九地蟄嶄然雙筍中庭立不因占得元氣先
秀穎發來何太急命之雙玉良不虛而今廊廟登瑚璉
瑚璉信蕃美吾當大書不一書

瓊林宴圖為吳郎中天錫題

瓊林村近蓬萊島紅杏千株春正好甲科多士鵠如雲
蓋說亭衢致身早承恩宴罷白日斜東風烏帽吹宮
花紅旗閃影滿歸路白馬翻蹄踏暖沙遺蓬酬卻平生

志同向曲江江上醉城中多少痴兒女悔不千金致師
帑

山水為陳志明題

芙蓉城南花冥冥元龍宅裏孤草亭拈取夢中五色筆
醉題太守之丹青太守風流冠今代老去高名聞海內
等閒戲墨奪化工一水一石皆可愛此圖真跡更出奇
遇總是無聲詩詩成石榻掃雲臥夢騎赤龍遊武夷

廣凝為徐士亨題

剛風捲地崑崙折并刀截斷琅玕節老仙飛入廣寒宮
玉杵玄霜擣成雪雪碾㿃汁如天漿太白一咲輕擲觴
步兵醉倒八百斛飲此毛骨生清涼荊門太守徐卿子
不忍文園渴欲死消消酌我黃金甌炎炎蚋渚寒潭水
嗚呼安得此漿浩浩如滄海下以蘇蒼生無渴亦無害
上以寧
君軀垂衣萬萬載

彭玄中畫為陳志謙題

飇輪一去不可見見畫如見彭仙面底須落月照屋梁
翠辟丹崖色不變行雲有態白英英流水無聲清練練
憶昔草蘆補茅屋屋頭松花落如霰再續小山招隱辭
歲晏可無懷往怨

分題織絍壽丘太守母

冰蠶作繭白如雪親手繅絲絲不絕千絲萬縷上寒機

雙鳳銜梭夜未歇鳴雞膠膠在風雨啼烏啞啞當霜月
織成匹帛衣舅姑溫暖不知寒栗冽盈箱更製木綿裘
葛覃為絺更為綌諸矦祿養及千鍾猶事女紅勤晚節
北堂設悅慶初度杼軸縱橫窓下列并刀剪下五色錦
付與諸郎補
袞闕

庠友葛大用號支菴

六鰲斷足皆浪語大塊茫茫有如許白面書生負豪氣
以手捧天天不墜尺令大厦安如山手持一木且自開
胸中六經作經濟坐令四海淳風還劍鋒差差白如雪
一擊群魔洒妖血支菴支菴作天柱萬古千秋撼不折

節推孫公[illegible]所藏計秋官墨菊

小秋胸中有氷雪幻出秋花寒冽冽殷勤贈與尚書孫
移向黃堂見清絶秋花天賦黃金骨染卻陳玄池上墨
黃堂執法持三尺面與此花同鐵色會須平步上烏臺
霜風捲地花正開晩節欲分甘谷水有約尚書宅裏來

判鄉吳公祚藏過廷章溪山圖二首

溪不必遊若耶溪山不必登天目山但令胸中別自有
佳處一水一石相對俱歡顏雲山烟水不可一一到霜
毫寫入半幅生綃間笑言未了公家事黃堂退食何其
閑况是昔吞雲夢者八九下視洞庭十二之雲鬟憶昔
泛舟洞庭水水聲月下清潺潺袖裏分明有東坡酒酣
夢入依池還友于溪花與山鳥豈爲新知斷宿攀
我昔夢天倚天表九朵芙容望中小而今看畫在人間
螺綠半勻青未了興來欲寫夢天謠百頃平湖作硯沼
少陵詩句宛然見春花冥冥日杲杲人生得意且爲歡
莫坐春愁天共老

鴻鴒圖爲前人題

鴻乎鴻乎若比翼相逐天南與天北萬里年年送霜信
三湘處處逢秋色脊鴒在原飛且鳴宛宛急難兄弟情
鴻飛鴻止不失序好似人間弟與兄吳侯濟濟六兄弟
同道同心本同氣一圖雙鴻四脊鴒此是良工寫深意
或居鄉國或天涯風雨連床有所思安得如鴻又如鴒
伯氏吹塤仲氏篪嗟嗟尺布與斗粟其人胡不念手足
莫教空對紫荊花此圖此詩宜三復

鷹爲前人題

海東萬里如雲飛百鳥不敢誇雄姿若爲父立枯樹枝
爾輩正合當軒墀太公凝爾揚牧野未可漫作決雲兒
雲中鵰鶚且勿擊妖狐狡兎一掃之

寄蔣宗儒

六龍城中春如海知有君家杏林在阿兄承　恩侍
九重兩鳳連飛端可待東風倚棹甘棠橋橋頭一笑約
明朝刀圭如神君莫吝老去文園多渴病

次韻題顧孟溥所藏古畫

客舟不繫大堤柳搖搖武昌過樊口春波怗怗鏡面平
不似昨日怒濤吼非河之滑非河渭鸚鵡洲前草離離
踏歌無聲遊女散東山山頭月出避世路來牛與去馬
一生誰是悠悠者欲騎黃雀凌紫虛大鵬何獨風斯下

題永嘉趙司訓諫草堂

白鹿引入甌城遊下馬先到墨池頭墨池主者趙夫子
炯炯文采珊瑚鈎東山不忝謝安石草堂何異杜陵客
山靈自是華蓋君終日相看不相憶我今何幸亦升堂
老懷對君重慨慷薔薇花上月欲白行酒賦詩殊未央

金蘭

洪壚鎔出黃金汁老兎霜毫輕鮮濕等閒一掃衍波牋

湘水光風來習習蘭玉君家諸子弟古人亦重金蘭契
同心不減骨肉親金兮可斷何其利披圖如見鄭廣文
猗蘭千載留餘薰贈之紉佩永為好人間蕭艾自紛紛

施充洪芝軒

一別山中采芝客歸到人間頭雪白偶然飛夢落芝軒
眉宇分明見顏色靈芝豈是尋常種交柯接葉金光動
九莖昔產銅池中羞逐琅玕歸禹貢河水樂飢不㾓飢
㾓飢直須飡我芝商山四老出山去復歸乎來良在茲
春生一室香風起庭下露華凝夜紫永願相從蕭靜之
何必更尋赤松子

聚禽圖為秋官陳公佐作

空烟滃抹琅玕節谷風先隕臙脂雪天雨飄翻六出花
一片韶光鬬奇絶兩三羽族良有托時和池館春寒薄
虞羅不來意自樂懶更為巢向阿閣

墨梅為鄒廷儀作

翹空老幹古鐵色千秋雪與蒼苔積世人不識天下白
一夜玄霜染作墨形容雖變貞心存依然寄蹟江南村
老夫試筆寒梢底併留清氣滿乾坤

寄余司馬士英

泰平無象亦有象濟濟出將復入相獸舞簫韶曰后夔
鷹揚牧野維師尚前者邊塵一掃餘兩度寄我空中書
以身既不生羽翼又不縮地將何如今年有客自京至

謂大司馬余公是西川浩蕩注懸波北斗低昂酌元氣
歲乎歲乎不我與願言夙夜酬
當寧雲龍風虎遙相從霖雨舟楫方用汝憶昔贈我青
箬裘玉環價重珊瑚鈎無忘角弓殖嘉樹轉眼又經三
十秋翻雲覆雨誰不然自信所盟金石堅禹稷顏回本
同道江湖廟堂一天東閣郎君正年少九萬搏風望
不杳明當射策瞻臚傳五雲捧日龍樓曉

雲軒為陳德光太守作

太守讀書淮上時滌筆淮水清漣漪一軒藏書五萬卷
天際白雲來護之雲來無心去無迹有時一片頭上黑
須臾飛入硯池中有蜿蜒人不識往往開軒留我坐

滿地苔花雲點破門生載酒問奇字子雲不厭頻相過
而今五馬入武林雲擁皂蓋黃堂深百萬蒼生正雲望
若歲大旱為商霖潤物無心體至公成功不居無迹同
老我梨花夢落莫安得相逐如雲龍南遊駐馬西湖路
殷勤更作雲軒賦墨花亂濕彩雲箋王樂水滴薔薇露
雲軒移在凝香處拄笏看雲度墻去江東日暮亦馳情
惜昔雲中辨烟樹

題陳秋官公佐趙仲穆馬

連錢不動玉蹄健太平百年無鬬戰未應燕市買千金
從此吳門失四練玄霜染作雲滿身龍池罷浴桃花春
披圖為爾三歎息世上伯樂今何人

題陳秋官公佐王孫耕群雞圖

故人舊宅臨桃都天雞一鳴飛織烏天雞只合供天用
世之畜者其雞雖二雛啾啾成老大錦冠鐵距令人愛
既不從賈昌鬪亦不受季子介堪伴玄鼓宋處宗誰敢
縛之向市賣兩兩三三復有雞雛兮豕食時相呼嗚呼
一物之微備五德何以人而不如鳥乎

定襄伯山水二首為公佐陳秋官題

秋光無處不清絶天際孤鴻望中滅小山叢桂主人居
洒洒襟懷湛氷雪浮生有限樂無窮樂與古人心跡同
我亦平生最相好和君長嘯振天風

鵝氷鏤玉天輸巧一樹寒梅着花早林亭虛敞客懷清
世上紅塵空擾擾在途不是行役者要向氷壺遲瀟洒
歸來雨雙踏黎雲詩在梅花枝下寫

節孝堂

節婦之節人所欽節婦之孝天寔臨海可枯兮石可爛
萬古昭昭節婦心栢舟盲節不啻孝節孝之詩今獨吟

忠孝堂為錦衣金文英作

黃金積乘高北斗一朝散去復何有不似忠孝存此心
此心傳之乃悠久食君之祿無以報葵藿傾陽耿懷抱
昊天罔極欲報難以孝奉親親乃安永嘉金氏忠孝堂
大書扁額墨香勿謂皇天無老眼從前降福何穰穰

鴒原感懷為吳以榮作

以榮先弟綾天折故曰鴒原感懷

秋風清秋露寒原上鶺鴒飛且鳴胡為乎不忍鴒原行一
行一度百感生鴒乎鴒乎亦有兄弟情形隨影逐不於埤
吾弟胡為乎二豎嬰一夢不醒成遐征常棣之詩為誰賦
春萼之句空自成淒涼之被安得如姜肱如手又如足睽
離合并人皆有兄弟我獨恨不平秋風蕭蕭吹袂反秋
露瀼瀼作泪傾落日原上孤烟橫更堪獨雁下寒汀一聲
叫破秋冥冥回首却羨雙鶺鴒嗟嗟人為萬物靈不如物
兮愧益增悲謌歌兮思轉縈憐君友于如此者鴒原當復
森紫荊嗚呼世間之人皆君之為兄尺布斗粟之謠何由興

釣魚圖

秋風蕭蕭秋水碧釣得銀魚如雪白以魚換酒獨酌醺
醉倚篷窗看秋色灑然襟抱同天隨豈是尋常踏浪兒
平生怕說非機心鷗鳥與我俱忘機

聚秀樓為莫善禮賦

錫之山為九龍蜿蜒起伏露頭角隱隱鱗甲千萬重又
如九朶青芙蓉秀出平地凌蒼穹錫之溪為梁鴻其流
南北亘西東倒浸天光與雲影一脈直與銀河通溪山
之秀古所鍾攬其秀者今豪雄樓居高高一百尺八牕
洞然纖翳不可容可以納九峯之玲瓏可以延佳氣之
葱葱下視溪水春溶溶桃花片片逐浪紅秋島月浸波

黎空漁郎唱斷蘆花風登斯樓者文章鉅公舉手摘星辰吐氣成長虹大杓酌我銀河水于以充汪洋之量于以澆磊硯之胸主人撫掌向天咲便欲倚劍于崆峒目送萬里之飛鴻元龍湖海士我亦不願從但願再登斯樓住十日身騎彩鳳奏賦蓬萊宮

鄒以勤號聽泉

少陵詩中十九泉惠山二泉天下傳鄒陽家住泰伯里清華亭外泉涓涓泉涓涓亦復潺潺然聲如鏘玉如鳴絃聽之兩耳清如洗置身若在箕山裏聞韶三月不知味聽泉未必不如此豈獨洗耳還洗心中胷耿耿晝沉沉不聞孺子謌濯纓不聞漁父來拏音天籟不鳴人籟寂隱几無言坐虛白文園老去渴痴生幸得此中分一滴區區十九成何益亦不見漪瀾堂中煑茶客

掀髯子李[illegible]明乃父

不識掀髯子敢賦掀髯詩掀髯子吾知之子之髯也既不謂宰相鬚亦不謂州元髭一心無愧四體舒吾髯吾掀兮吾樂熙熙一掀披素襟對越神明天定臨再掀發浩咲萬古一息乾坤不向人論事即挽之嗔喝二豪如小兒參軍參軍何足數徒爾令人喜復怒亦不謂尋常丈夫意絶倫逸群庶乎類君不見南山白額之虎勁如鐵馮婦搏之則可截又不見東海蒼虬之鬚如許長風雷未發空潛藏不若吾掀吾髯肆吾志吾樂不知老將至許語東山勿將此彼孫曾楷何必紫從来不作彈冠容山中縣吏同顏色

咏白蓮

吾家盆池尺半許移取白蓮根一綫初生三葉小如錢柔脆不禁風與雨假令風雨太綏頗性命寔悲難保全及至出門一月返驚見翠蓋遮青天有葉無花亦云可況乃連開六七朶小如玉簪小中稍大若瑠盃天上墮玉簪来自淩波步留與幽人表貞素瑠盃出自蕊珠宫貽我渴飲金莖露二物聊彩容兩絶憐旋結青蓮子蜂房玉蛹含蜜脾齒破寒漿沁詩髓太華峯頭花十丈西湖百頃紅雲障吾將擬此盆池花傍人咲道不知量吾聞秋毫能大泰山小百不為多一不少地靈物自誘人好鳥亦好誰信河陽千樹花不及漁溪一庭草無航入西湖無梯登華峰皦然天下白落我盆池中會心之處不在遠千里萬里只尺同紅蓮敢與白蓮伍白蓮心比紅蓮苦啖藕何如只啖心齒頰回甘味更深

病起謝古醫胡時本

跰躚照井覺老醜胡為乎椰生我肘良醫許誰三折肱困物藉君一舉手甫也真成太瘦生聖者豈得無病炎壁間掛弓訝蛇影床下戰蟻如牛鬭針芒風入屈鐵胃藥汁海注淡天口一朝蛇滅蟻不聲是翁鑠鑠仍如舊造化小兒莫我苦膏肓二豎果何有不須跨鶴上揚州

何必金印大如斗

江山風雨圖為蔣田鄧繡衣作

周郎下直

金鑾殿賜得龍香麝鐵硯霜毫初出風雨圖歷歷村居
眼中見漁舟斷纜流下灘客子持蓋行踣難雨沾林梢
酒旆濕風捲窗間書慢寒或樵或牧各生理誰是晏眠
呼不起天時人事日相催百歲之中半憂喜嗚呼江湖
廟堂同一心周郎此圖寓意深春城花柳乘驄者聽我
淒淒風雨吟

上舍蔣仲學席上同進士乂元啓聯句二首張汝
弼掇遺共三首盡廣韻十二齊之字時天順七年

秋寓江米巷

井梧凋兒覺淒淒乂乘興来看紙尾題和樂第兄分左
右〻咲談賓主坐東西時清武庫橐弓矢乂烽息邊城
卧鼓鼙外户居民寧用閉〻餱粮行旅不須齎南蠻跡
斂獠和獞乂西戢膻寒羌與氐田氏紫荊談舊事〻閎
公棠棣入新題酒香出自神仙府乂魚美来從碧西溪
霞灩螺盃深似海〻雪凝犀箸净無泥擘開火劑閑中
劣乂嚼破氷丸谷内梨門巷頗迴長者轍〻盤飧燕致
大官糟拌香儲溪青絲菜乂黍熟初肥錦帶雞烟雀影
寒迷翡翠〻雪猫毛亂訝狻兒銅壺滴盡更初轉乂尘
紗歌殘月漸低座久家童應倦立〻燭高梁燕亦栖遲

胎含蜂腹非魚目乂篆裊龍涎勝麝臍維笱及蒲承燕
支〻投梃報李愧成蹊柴桑自種先生柳乂天禄還然
太乙藜志篤維翰磨鐵硯〻口談皇甫作楼犂窮通龜
筴何須問乂水旱蛙聲預可乩遍閱肯教書積蠹〻勤
耘爭怕稻生稊日長暗緑槐連市乂春盡柔青麥滿畦
計逐國賓馳馬足〻年祈田祖設豚蹄渥憎嬌嬌龍鶵
整乂野食呦呦廐引麛菜樹影斜酣里社〻桂枝香滿
躡雲梯一雙白璧因時售乂三尺青萍信手提南陌山
時行綺繡〻西湖何日泛玻瓈鶺鴒戢羽秋風宿乂鴻
鴈分行夜雨啼獨對策陳文石陛〻連床家近玉河隄
曾賡廪内千鍾禄乂每醬床頭百甕虀大界三千軍汗

漫〻層楼十二且攀躋竹居洒落開三逕乂薇省從容
扣兩閨巴蜀高才稱軾轍〻首陽清節重夷齊書叨且
慰慈闈念乂藝絕應煩御手批既醉雅懷仍既飽〻如
瑋令望又如圭未同冉子来請粟乂肎學微生去乞醯
舞有胡人拓拔氏〻歌無秦國裊房妻去天未必高無
限乂歸路惟應近不迷宗伯餘光騰鸑鷟〻大人豪氣
吐虹霓鎬京應復詠魚在乂燮客謾勞歌鴎兮葵爾滿
囊盛玉屑〻慚余刮目乏金篦晉人共席元名益乂湯
相同年本姓奚百里此方賢所會〻五星今夜聚於奎
一時名教歸豪傑乂千古談諧咲滑稽交契自知忘爾
汝〻詩神誰敢測端倪風流有分同山簡乂浪跡無才

比日碑鴻寶術輕金駿裹十峴山歌重白銅鞮字因得
意忙還寫奚琴為知音病更携彼岸招招舟子涉十同
袍戀戀故人綈相逢絕似天風姤奚勝別長嗟火澤睽
也學彌明聯石鼎十終為山斗仰昌黎奚

其二

世路于今少蒺藜十政平四海只空陛休徵已比三吉
白奚浸氣渾無半點燐瑞日重光常皎皎十祥雲五色
更霙霙禁國玉樹畢庭穀奚衮服華蟲陋野鶉諸洞來
岕渾是僚十九江納錫又名碼漢臣方朔三千牘奚蜀
相成都八百株佞艸幾昔逢獬豸十生銅盡日費騂騵
百禽穀巧輸鸜鵒奚八駿才高數駃騠四皓何人如角
里十六鄉今代有高傒鶬鸞敢把樊籠畜奚朵兒開將
寶劍判清廟廣筵陳簋簠十鄧林隊地種棨楹情諧兄
弟不矛盾奚俗美婦姑無勃谿筆為脩文抽鏤管十弓
因偃武扣金錍紉哉巳信離騷佩奚祇也方知爾雅視
莊子寓言多獲落十素王法語重提撕指天共作甘心
誓奚下石誰容毒手擠長吁有穀聊學阮十發生無術
可追嵇泰金可寶元成鎰奚宋石非珍郤混堤鵠峙風
儀何肅肅十燕居氣象自折折詩盟南紀應通楚奚足
迹陳方且到鄭半夜聞鷄曾起舞十中林得兔不忘罘
賓筵秩秩難求殺奚漁網恢恢不捕鯎相國佩來蘇子
印十海圖折盡杜陵佳律調候室吹葭管奚禪悟雲門
柚竹筐雲母作屏欺翡翠十水晶成串賽鮪鮹錦杯行底
用呼滂杓奚瓶罄還須命小瓢盤薦四腮同羨鱠十鼎
烹百葉執諳脆黃綿雀嫩堪為炙奚玉面貍肝豈非黎
達曙燭明看燗燗十禦寒衣厚覺褆褆銀箏按曲開嬌
妓奚紫硯題詩倦小娛輔古心期推令德十高堂眉壽
祝多禔報之瑤玖投手李奚籬厥句黃雞以縱阿閣來
儀巢彩鳳十丘隅求友止黃鸝駉階烏雀頻覓食奚萬
容兒童慣佩觿辟水談經新鼓篋十朱門列戟舊縫繫
送君最苦雙眉蹙奚迎我多煩兩目瞑城下田風吹短
帽十路傍行李挈囷秤仙旗冉冉飛王母奚容含闢闢
吽子雋斷岍白蘋來候鴈十踈林黃葉送寒蟬空江月
落籜沉碧奚小墅烟橫訝削碧颯颯雅音琴與瑟十悠
悠長道軌和靚山人春茗來陽羨奚驛使寒梅寄上郵
只尺遙如千里隔十十年交豈一時締詩篇百韻都收
盡奚末句令人強押擠十

附錄張弦弼撥遺

玉河堤畔跨青驪踏跡香塵再四嘶涼吹蕭蕭收宿
雨遥空洩洩散晴霓主人延客供山茗詩老留題遍
赫巇林藪號煙蘿虎豹滄溟踐浪蹤鯨鯢王喬誕俗
初成道西子來吳雨及笄百里飛毫迷復道九霄樂
閶闔斯析陰何見山渾驚愕李杜聞之亦慘悽方信
二公鳴古鳳若登獨我觸藩羝迂踈深愧才何用癡

絕應遭俗所詆千古虛編空矻矻半生逢被自媞媞
家居有約陳三策學海無邊測一蠡安許清高袁古
栢何能醞藉似春莪錦堂銀燭屛搖雀玉椀清冰箸
東屛迴雪舞童身鳴鳥遏雲歌妓領蝤蠐興來從筆
烟頻頻掃吻燥甘瓜屢屢剖又向張湾理歸櫂讀從燕
市買行娃明朝執手紅亭別舊路迷人碧草萋渺
澄江飛斷鴈亭亭落日帆殘緲四思難釋心如結喜
況慈親齒更齔三十年華身正壯四千道路面成黧
才高不讓題鸚鵡劍銳曾埓還淬鸊鵜莫以縹囊誇月
露好於紫塞掃麼壁詩書自合承簪紱圭璧寧容雜
甑窐傾蓋交情抵膠漆贈言有味勝錫餅千鈞弩矢
君須重休送兒曹安射鵰

傲世吟

世人假做長生訣點鐵成金皆亂說隨在貪徒奸計中
家財一旦湯澆雪此時雖悔悔莫追妻子啼罵傍人唾
七情內攻乃成疾未老先死將何為勸君莫信燒丹客
各田兩田宅兩宅脚踏實地不落空終日欣欣然喜色
有子克家孫讀書安生樂業百年餘統不守株而待兔
亦不緣木而求魚吾言驟聽似非佞語此等所為更不許
有錢買酒與客酣盡說賢哉東道主

吳孺人魏氏挽詩

延陵華胄今名門敬配鶴山十世孫葛藟為衍更為緜
淵濱采蘋仍采蘩凡茲皆被周南化中饋貞吉家人卦
寒桑肯落鴻妻後斷機不居孟母下辛勤成家四十年
良人有道郎君賢胡為中壽未能及一朝厭世而上仙
仙乎仙乎在何處北堂鐙暗天將曙傷哉杳杳一鸞飛
吊者翩翩雙鶴去鼓盆無髮心自酸炊臼夢醒飛雲寒
五色斑衣成夜置麻衣如雨濕沈瀾雲根鐇山巨靈劈
月斧削去苔花碧嚴性碑上刻文章要使後人知內則

南塘林廷巃猊樞鶴

逋仙祠下春草碧瑪瑙坡前空月色紫晉和煙鎖白石
尺雪平鋪鼠雀跡尋春曾泛西湖舫物色令人一惆悵
天教老眼識雲孫九龍山北溪堂上其人如玉詩骨清
繞屋萬竿綃瓊英隔窗有月影偏好拂袖無風香自生
養馴一鶴老逾瘦歸來瞬息千年後華亭赤壁兩茫茫
且向君家作仙友騎鶴不上揚州去梅花為賓我為主
便須此結歲寒盟忘卻西湖舊遊處

貞壽為義官葛惟善題其母徐氏太司馬孟聯族

定山白石高峩峩有松與栢青銅柯葛洪丹井紫綆絕
大風撼地終不波節婦柔心正如此精衛填海海無底
呱呱啓得已成人夫也雖死猶不死空閨暈織鴛鴦錦
斷髮并刀裁短袵合懽花對謝春光積雪層冰爭凜凜
亦願從夫地下遊天遣無災到白頭百有餘歲殊未休
九重下

詔旌兩節定山之南見綽楔大江入海恩波闊嗚呼尚
書之門有是女文康公後為其壻自天作合豈偶然萬
古留名在天地

晉陵陳正之號葵軒

東家種牡丹醉倚百寶欄西家種芍藥四圍皆錦幄陳
君軒前只種葵葵軒為號良亦宜葵花不開桃李開
在祝融司令時以葉衛足智者同以心向日如臣忠張
空火傘自赫赫清涼美蔭當南風一花纔開一花落
一氣生來由稟竊有錢何必付酒家酌水獻花心自樂
陳君不減湖海豪經書滿腹傾時髦智者行其所無事
古之忠孝吾同曹為君歌此葵軒歌君當登歲登甲科
忠孝流芳永不磨東家西家奈爾何

賀吳處明病起

布驅無恙行人懸誤識杯中角弓影經句伏枕困鬱蒸
夜臘月茸晨漱井倉公之藥上池水須刻清涼徹骨髓
慧龍之升如劍芒二豎疾走無邊方杜甫詩陳琳檄時
詩展卷夫何疾天枝不汗五百年仙醞初醒一千日從
今珍重養天和造化小兒奈我何吳剛下天騎白雀竊
得月裏長生藥長生藥共我嘗後天而老雕三光桃花
不見落紅雨背縣育我空堂堂

題郡侯孫公偉德二畫

今之過吉古吾畢心法筆法與之一座中纖末起長風
眼底玄雲生白日雲如膚寸而合者不崇朝而雨天下
風從五絃解吾慍斯民何幸逢
堯舜過老以圖獻黃堂炎天四座皆清涼直節由來脩
雲漢大材可以作棟梁獨孤檜枝凝露香此圖相對爵
茯苓拾流脂散與斯民同壽康吾聞泰山大
夫五祖龍所封何足數五松今屬五馬侯落落高名傳
萬古

右過廷章松

書為心畫古所云書畫不可岐而分書有刻處畫亦刻
右丞可以配右軍秋林樹書又能畫評者不居右丞下
胸藏丘壑與波濤呈露筆端皆造化專城千里五馬侯
行春會拉秋林遊清圖一幅好東絹誓將報以雙吳鉤
黃堂退食供清玩歷歷江村座中見甘棠蔽芾在毘陵
佳氣鬱葱連禹甸乃知斯民皆按堵魚躍鳶飛得其所
時來載酒問奇者湖頭髮鬚幸表塢太平官府好風景
千尺龍光騰劍井此圖勿汗寒具油他年掛向紫微省

右陳員外秋林畫

恩慶堂為翰林尹正言賦

恩慶堂在何許泰和雲亭之鄉蓬原里周家吉甫之
孫子黃甲名聯狀元第玉堂才高天下士絲筆生花
摛藻思自臨石室紬金匱三年
今制當推封鸞書飛下蓬萊宮康強母氏矍鑠翁錦袍

翟服生春風
天恩之厚家慶階此語出自文正公以之名堂揭華扁
感恩懷慶無終窮大宋淳熙宣教郎後来奕葉傳書
香巖泉府君
國朝兵纂修作宦游閩鄉沂流而源浩若東海水積善
之家餘慶有如此恩從慶錫日騈蕃曾見他年拜金
紫泰和比屋十萬多恩慶之堂能幾何堂前好種三
槐對西平相對高嵯峩
琴川徐清甫號東山
鳳兮鳳兮飛下十二樓欻然来集東海頭碧梧翠竹鳳
棲處鳳山之名萬古留徐卿之子此卜築文如九苞長
如玉東山自命意何如自喜門墻對暘谷君今有才若
太傅致身廟堂宜獨步薔薇花開知幾度硯池曉滴花
梢露在山何必憶東山天上謫仙亦相媐我来登東山
衆山皆培塿與君聽鳳鳴掃石坐良久宜復携將縹緲
人山花欲語嬌含春明期騎鳳我歸去東山遥睇青嶙
峋

壬申清和月上旬得自恒山梁氏之野石艸堂 崑崙識

卞郎中詩集卷之一

門生錫山吴經編刊

五言近體

釣臺南即景

巖居兩三處風景似桃源但見厨烟起不聞人語諠空
山無虎豹散地足雞豚若得有人出停舟欲與言

見漁者

水水風風處三三兩兩漁問渠皆土著嗟我且舟居但
得終年樂從教與世疎桃源若可到相引意何如

賀美之同游

賀老今復作酒船何必田行雲輕若絮流水淨於苔石
室他年闕岩扉盡日開相懽聊復爾世事亦悠哉

書永嘉九山第一暉公壁

棐林開丈室支遁接時賢一會經三宿重来越兩年草
玄今未畢茶夢昔曾圓南望東西塔鐘聲隔暮烟

胡惟正隱居處

一逕入深塢東西杳莫分瀑流飛作雪嵐氣散為雲隔
樹聞禽語眠花見鹿群茫茫皆宦海高世獨徵君

次韻荅鄉光大

歲月不我與長懐白髮愁翩翩雁北去浩浩水東流何
物真堪託吾生信若浮能詩今謝朓有約一登樓

其二

芳辰不可負同會且忘形既入神仙府還登吏隱亭洗
盃鷗渚白隱几鳳山青多謝浮丘伯傳予相鶴經
其三
望望諸峯遠行行一逕斜詩篇渾汗漫歌曲不喧譁玉
麈依禪榻金貂付酒家三朝老學士曾看上林花
寄隱者
曾訪岩棲處金藏石榻前歌君紫芝曲和我白雲篇火
宿燒丹竈烟生種玉田致身真福地三聘未幡然
舟子
舟子半老稚雙峯百丈洪巇渠朝涉苦似我暮途窮寒
日晴兼雨亂山西復東因思宇宙內多少困租庸

次韻蔣仲學歲暮感懷
匆匆人欲別冉冉歲將終不轉心如石多愁鬢似蓬杯
寒無奈雪燭短不禁風老我成何用亨衢爾漸通
其二
南華論齊物細覺惜篇終汝器寧非璉吾心只是蓬寸
陰知愛日萬里慕摶風渺渺天南北何時問訊通
靜樂
達人腔子裡久已與天游丈室生白月孤琴橫素秋畏
途常擾擾樂地自休休翻笑漆園吏觀魚濠上頭
嘉禾遊寺
偶入白蓮寺如逢薝蔔林鳥啼春寂寂僧定晝沉沉山

色如看畫泉聲似聽琴悠然坐磐石頗爾息機心
用杜韻書夏希明詩冊
昔聞真隱傳今見絕交書歲月變蓬鬢乾坤一草廬軒
墀無老雀野水有潛魚身世都忘卻何須詠卜居
其二
東郭竽何濫北山文自移垂垂成一老碌碌恥群兒李
愿歸盤谷岑參遊渼陂漁家舊隣舍渾不用藩籬
其三
簪裾爲隱吏鐘鼓樂清時懶問揚雄字只吟杜甫詩野
花多覓屨庭草足青絲春色撩人甚追遊敢後期
其四
境靜塵不到人閒日自長雙梧張羽盖萬竹竪㮨槍沼
沚采蘋藻溝塍收稻粱時時歌擊壤一飯感吾
皇
其五
甲子無心記梅花又一年挂杖向籬月濯足在雲泉曲
轉綠江路平連負郭田巢由千載上此與共悠然
次韻葛惟厚
交態惟青眼浮生易白紛南州尋孺子東閣夢鄭君書
到讀三過愁來瘦幾分何當一歡會錦席倚高雲
其二
客路誰款款花發自垂垂三月尚憂色一生多遠離潜

蓮無故葉旋樹有新枝何日東林竹平安報我知

胡惟章讀書處

江水繞門巷村墟遠市塵讀書不求仕遺世若登仙竹
屋寒凝雪蔾燈夜吐烟一心千古上默坐自悠然

從祖竹規號稼隱

自分為農好從教去國賒薄田十五頃負郭兩三家淺
水生蒲葉輕風落稻花無名兼吏隱畊鑿是生涯

九山寺東魏太守銘

偶来移榻坐差勝借船居寺有雞園樹僧無鼠壤蔬鳥
啼如聴曲客至且看書叢殺頭陀輩年年得自如

其二

五馬頻相過高情慰索居公田分玉粒賔館薦氷蔬已
是容投刺何曾厭借書謝公今後見此後許誰如

其三

時或有佳處終焉無定居吳門春店酒越地夏畦蔬古
刻康樂傳新臨逸少書遊山尋舊約風雨意何如

其四

刺史舊相識拾遺今獨居山園種膓樹夜雨剪春蔬旅
泊心如擣詩成手自書了翁千載上景仰泰山如

其五

遠道歸未得幽懷孰與論高僧来日本古寺類雲門晩
色風花落晨光野葉翻爐薰飛欲盡相對坐忘言

其六

未必新知樂仍須舊事論分司居書省待漏立金門月
斧手中握天瓢馬上翻急流宜勇退老矣有斯言

其七

否泰觀周易行藏讀魯論深潜同白谷别業在青門隐
豹晝深伏驚鴉夜亂翻因之識靜躁此意向誰言

其八

酒從方外飲詩向社中論未竟三餘學難窺衆妙門貞
心如石介辯舌似瀾翻敢敵騷壇将長城欠五言

分題玉井蓮壽華守方

雪藕何所得云從玉井来子皆連帶結花亦並頭開品
第憑詩筆分嘗薦酒盃梯雲登泰華何日許相陪

次韻荅陳克莊

千将不小試寶匣且藏諸任我畊莘野何人聘草廬乘
軒羞老鶴戀餌怯遊魚亦有潜夫論休言懶著書

贈吳文瑞

傾蓋尚如故論交十載餘紙應敦道義豈獨事琴書宿
雨消殘暑清風鼓太虛襄襟於此豁天地即吾廬

齒落

行年五十七一齒又云除剛者信不足柔哉知有餘力
衰難咀嚼風漏莫吹噓豈是投梭者吾非謝幼與

黄孟德畊野

傳野即華野江陰非漢陰箕山牽犢去梁甫臥龍吟東
作須堯曆南風鼓舜琴桔槔是農具誰謂有機心
具慶堂　吳以榮堂扁二首
季子多金易中年具慶難椿萱總無恙菽水得承懽爾
髮非衰白其顏似渥丹八荒開壽域猶幸此團圞
燕嘉
賓主東南美升階有禮儀同來燕賀處高詠鹿鳴詩投
轄留何甚飛觴醉不辭門前有曲水不是習家池
懷武昌學諸生
升堂諸達者大半舊相從濯雨皆文豹憎遲有蟄龍捷
音何杳杳離恨轉重重願見題名錄春風滿笑容

寄通州潘學正楷
迢遞西園路無由去采芹交情秋淡淡俗事雨紛紛筆
禿多臨帖囊空少鬻文塞驢雖得借吏散已斜曛
其二
高齋宿秋夜情思各依依遠道幾時盡浮雲終日飛鐘
聲來寺殿燈影隔踈微惆悵漂零日緇塵滿布衣
其三
門地清於水憐懷話若春人便堪問道我恨不為鄰黑
秬晨炊慣青藜夜爇燭三鱣良有兆未必負經綸
冬至宿下邳用杜韻感懷
書雲今日觀進履舊時橋躡馬成黃壤聞雞隔紫霄令

嚴群吏候情好故人招明發淮陰道渾無百里遥
其二
五雲天闕曉翠羽晃金支劍珮從龍馭衣冠集鳳池履
長天下慶紀瑞史官知憶昨趨陪處朝衣帶雪披
其三
柳看寒驛樹梅憶故園花歸意隨陽鳥流光赴壑蛇幾
人童慶在千里寸心賒了卻公家事明年定到家
其四
吾弟三駿驥青雲道未開書漂高鳳麥賦作廣平梅秋
日江南別朔風淮上來紫荊移對面小酌坐蒼苔
其五
性餘惟粗糲家貧乏布衾日長添一線衣破失重綿但
覔驚人句寧論使鬼錢蓬蒿舊環堵回首是溦川
其六
少陵憶宗武江夏說黃香橋梓青山隔芝蘭白露涼此
生忘得喪吾道任行藏及早傳經術休教兩鬢蒼
其七
對酒強為飲其如不寐何道隨陽共長憂與樂無多濼
室稱三輔堯年聽九歌昇平荷今日蹭蹬昔經過
其八
仲也九齡歿孤魂空白雲喪明哀子夏傳服負宗文天
地一陽復幽明兩路分燈前思舊語清淚落紛紛

公餘四咏柬蘇主事致中時督賦通州

監輸國課

民足君常足徭輕賦亦輕主司懲揞尅出納務公明動地千夫集連雲萬廩盈吾徒皆祿食何以荅昇平

觀察民風

問俗近如何流亡復業多向時聞野哭今日聽農歌負戴或斑白豪奢仍綺羅州官書上考當不在催科

循城晚眺

不必憑高去相携聊出城嵐生山寺瞑潦盡野潭清步卒身猶倦歸禽翼自輕思家兼戀闕對此不勝情

聽鼓晨興

已破還家夢仍聞鼓翼雞星隨河漢淡月傍樹枝低怯鏡清容瘦貪杭短髮齊出門騎馬去前路任東西

八咏為蹇伯度作

白雲洞

小有不可至此中尋洞天白雲不作雨藍玉自生烟土潤知龍蟄苔香識麝眠巢松無太白漫叟此盤旋

碧玉泉

一道从何處初疑海脉通寒流滑飲鹿翠壁白垂虹地籟琴迎合天光鏡裡空餘酣向晚漱爽氣溢胸中

蒼松逕

一逕非三逕蟠龍是蟄龍只教詢令撫不受始皇封野崔長為伴寒天不改容石苔漫金粉尖卻舊行踪

叢桂岩

岩栖少隣並彷彿小山幽老桂千年植飛花八月秋蟾宮曾獨步鷲嶺亦同遊今者仍招隱刻詩岩上頭

奕棊塢

借取梓花塢手談惟兩人樵夫見開局橘叟卜為隣但得消白日何須賭玉塵從容不爭道誰似此閒身

撫琴臺

琢石平如砥正堪横嶧桐山中桂蘿月石上起松風幾世知音少何人道趣同寄言道旁子莫認作臨邛

仙掌峯

家住華山頂下來觀此峯酒傾金盞落人對玉芙容可駐一千仞休登十二重冰甌欹滌筆此處露華濃

獅子嶺

獨踞姑蘇道如何兩處分鹿頭羞踐跡牛首怯同群山氣憑朝霧留光藉夕曛蕭然林壑靜無處着山君

題陳明讀卷字德輝

有客西高下力田還讀書東風春野綠朔雪夜窓虛芳草眠黄犢香芸走白魚倪寬舊知己相伴帶經鋤

蔚軒

蔚也何其茂中心愧匪莪曾無一日養徒爾百年過落木風聲急空庭月色多軒前有流水不抵淚懸河

勸學示吳尚朴次子綅

之子非凡子而能服義方參乎常避席由也得升堂黃
甲誰相繼白眉渠最良吾今雖不佞勸學意何長

寄錢原博廉使

雪山一千仞不及憲臺高學富俎黃甲詩成奪錦袍毛
反付公等出納在吾曹萬里將書去春風白雁毛

寄沈希仁經衛

部署分司久轅門入幙深看花少年事對月異鄉心座
有賢人酒囊無季子金雪山最高處何日共登臨

樗隱

樗也與溝斷其如失性何不材免斤斧無恙老山阿隱
者同盤礴于焉樂歗歌請看先伐木那得此婆娑

竹居

結屋在何許篔簹谷最深時能展黃卷亦復鼓瑶琴堦
下蒼龍化簷端彩鳳吟吾將來問字憑仗洗煩襟

富山十景為方御史作

綠猗書室

昔人讀書處今代尚流風持節有君子作詩如武公牙
籤光掩映玉珮響玲瓏多少丹山鳳來巢晚翠中

赤嶺龍湫

初日射高嶺赤霞何粲然清泉如鑑照靈物抱珠眠霹
靂擘平地蜿蜒飛上天維時作霖雨無處不豐年

屏山擁翠

方山真偉觀列嶂自天開暖翠如黛淡空青排闥來宜
處避傍礴商雄失崔嵬拄笏時相對新詩取次裁

拳石迴瀾

砥柱屹然立中流鼎沸間誰為補天手此是落星灣東
海驅不去南山相對閒狂瀾賴汝障一碧瀉潺湲

上貫祠堂

閒說拚樂院高風自太初息焉藏此地過者式其閭祠
廟經營後蘋蘩采擷餘相仍五百歲景仰意何如

無愁古渡

方舟可以濟此渡信無愁杜若洲相近桃花水亂流魚
龍時變化鷗鷺任浮遊有客先登岸浩歌東海頭

三峯霽色

兩間鍾秀氣一處列三峯樹色齊高下嵐光各淡濃越
裳來翡翠衡岳送芙蓉我欲登絕頂臨言叩九重

雙井寒泉

前井復後井家南家北邊發源從底處鑿地自何年素
綆晨光冷銀床夜氣鮮主人觀化日一酌識真泉

玉筍奇觀

拔地如錐立神功巧琢成絲毫拂天勢玉筍何時名月
傍孤標過雲從半節生富山山幾許誰及此崢嶸

廉岡仙跡

此地傳千古遺踪亦怪哉通人觀化去剔虎守尸來石
壁千層上雲屛八面開靈泉在岡下有禱即風雷

排城八景爲羅方伯題

宰木數榮

宰樹何年種先公讀禮時真成虎豹質漸老鳳皇枝節
傲風霜凜恩承雨露滋永言無剪伐神力況扶持

文峯拱秀

二氣鍾靈處三峯並屹然畫屛開綠野文筆寫青天華
表參差見丹梯上下連佳城增壯觀鬱鬱幾千年

雲山疊翠

峭壁太古色閒雲常䆗然一重復一掩非霧亦非烟絶

頂擎仙掌平坡帶葛藟掃松歸路近疑勝夕陽天

雷澤流清

不是舜漁處若爲同此名洑流地底遠濺沫石邊清未
必難容芥還應可濯纓于玆采蘋藻昭薦一攄誠

方池秋月

誰憑神斧力鑿得一方塘倒浸碧天影静涵明月光閒
梟戲錦翼老兔濯玄霜神女來餘罷含情秋夜長

崔嶺晴嵐

峻極白崔嶺歸來丁令威草香春冉冉嵐氣晝霏霏仙
局爛白石僧房開翠微來青無排闥何必掩松扉

福嚴洞天

小有未足數玆巖別有天歸雲似流水滴乳作飛仙樹
老青牛化花深白鹿眠舊游知未久履蹟尚涓然

水仙勝蹟

馮夷渺何許仙觀有遺踪西地皆瑶草凌空半碧松淡
波思小步微月見清容安得將雙佩仍來此處逢

草堂八景爲華祖芳作

錫山秀色

曾聞錫山好又向錫山過天設一屛障雲連兩髻螺高
名誰不重秀氣此應多有客考槃樂長年隱薜蘿

金匱靈光

玉書在金匱山與道俱尊勝槩夫何限靈光此獨存持

時瞻紫氣炯炯向黃昏石室南山下端堪與共論

孝祠烟樹

喬木千年在前朝孝子祠栽培應有素造化本無私漠
漠烟光合朧朧曙色遲詩篇與圖畫俱繫後人思

古洞寒泉

別徙匡廬隱來尋第二泉雷穿山底石聲徹洞中天僧
錫空飛去茶經不浪傳渴心塵萬斛吾欲借涓涓

西高曉雪

向曉卷簾處西山雪已深仙人石何在樵客路難尋不
夜梨花夢因風柳絮吟豈無雙蠟屐未易一登臨

東堠春雲

東㬋鍾靈地春來雲氣濃浮嵐晴掩映深樹碧怱龍野逕迷朝騎山城隔暮鍾六龍在天上五色去相從

蓉湖野舫

北郭出門去蓮蓉湖水清無邊野外趣不斷悼歌聲何處更乘釣此中堪濯纓相期看花伴乘月暢吾情

菰里草堂

草堂在菰里彷彿百花莊楊柳當門綠蒲荷出水長春濃駐遊騎夜靜聽漁榔未暇來看劍題詩遠寄將

官居八詠 時寓武昌金沙洲

將臺春樹

老將今何在空臺自屹然良材皆得地高幹已參天客

家圍重幄輕輕落細錢公餘趂清蔭時誦角弓篇

洪山曉鐘

孤枕發深省鐘聲出寺來織烏光欲動胡蝶夢初回杳杳穿雲外踈踈度檻隈老禪應出定花雨滿經臺

賽湖漁火

湖上捕魚者漁燈滅又明不妨沙月暗偏喜渚風輕丹鳥光相褋文鴛夢屢驚泰平生計好點點到深更

鄂渚蓮歌

蓮子結將老采蓮人正多如何居楚地郤解唱吳歌別調非白苧餘音豈踏莎晚来聽未歇香露濕雲羅

崔山月笛

仙客將玉琯夜吹黃崔山但看月升起不見崔飛還折柳大堤上落梅深院間欲教傳曲譜那得此身閒

金沙夕照

沙市人初散夕陽光欲残數帆歸別浦一雁落平灘遠遠孤烟暝蕭蕭落木寒須臾是玄夜有客歎漫漫

八分南望

此境十分好此山名八分尋常橫綠野一半入青雲拄笏雨初霽鈎簾日欲曛北山不同處誰復有移文

漢江東注

大別山之下滔滔日夜流朝宗向滄海登覽及清秋不識有源處可能無盡頭平成賴神禹萬古思悠悠

東園四詠為吳以成題

芸窓展卷

端居絶塵事白日草堂深頭足三冬用潛求萬古心芸香拂烏几草色映青衿護得牙籤好年年蠹不侵

竹屋鳴琴

種竹幾寒暑彈琴忘古今靈中黃鶴別月下彩鸞吟將謂偽吾[illegible]掤同此心何因聽萬堨覺爾淨煩襟

松軒煑茗

森森青松下閒來自煮茶拾新秋雨歇懸綆夕陽斜頭上盧仝帽山中陸羽家清風生兩腋蓬島路非賒

池館枝[illegible]

小構園池上投壺白日長舍人来正好野客醉何妨地激清風嚮天流紫電光雅歌吾亦和勝負两相忘

題呂宜中步青雲卷

青雲在只尺誰說上天難獨對三千策真成九萬摶高歌輕下里平步入長安東海六鰲盡憶曾持釣竿

喜雨

皇天育萬物時雨慰三農野與催畊鳥淵飛啟蟄龍孤村雲漠漠四澤水溶溶父老多相慶豐年喜再逢

東甌道中

樹色迷金刹霞光帶赤城日輪離海近雲錦映波明似見鴻濛判如飡沆瀣清海風忽吹散萬里越天晴

題畫

混混溪流急陰陰木葉欺若非楊子宅定是輞川圖暝色千峯合炎光六月無綿蠻者黃鳥止此即丘隅

所寓

此地真樂地何鄉是故鄉墻陰薜荔色石罅茯苓香不識新豐市那聞古戰塲骨騰一枕睡白日到羲皇

姚公綬席上用杜韻二首

吏散白日暮相過不待邀林花香未滿谷鳥語還嬌宴坐傾銀甕酣歌和赤霄情知巷南北誰謂馬蹄遥

三月將　廷試躋盃且躍邀科塲穿葉妙字體插花嬌两鳳来丹穴孤鵬奮紫霄救時唐宰相華胄不遥遥

陳文顯瑞蓮詩

物瑞應人瑞有年大有年豈無連理對先見並頭蓮解珮漢皐女合縧姑射仙采詩因紀瑞將獻九重天

題陳公佐秋官所藏林泉高士圖

賢哉小司寇富貴等浮雲高士時相過新題或見分松林響虛籟蕙畹散清芬信是逃名處喧譁杳不聞

呂惟約駢虛室

吾心如一室所貴在虛明不使凡塵染惟看一白生蘭庭栽王對信手折瓊英擾擾人間世誰能識道情

水雲深處為鷗侶龍翁和題

溪山隱君子彷彿征船倚流水入花逕白雲伴草廬棲䔥清地宜嶽色謀琴書喚起玄真子相看一嘯餘

題龍翁和龍山詩卷

買得山中宅預為身後謀未應成土首府傲任風流醉藉白雲卧閑攜玄鶴遊首丘百年了何必羨丹丘

思怙為單仲璧題

失怙常思怙終天悒恨多可能心似石徒有淚成河萋草留餘茁靈椿隔舊柯願君須紹述事業更蹉跎

慈節為倪相承賦

孟母三遷地共姜不二天無波生古井有玉出藍田冷落青閨月康疆白髮年古詩有三百獨愛柏舟篇

浦守常號存慎

斯人欲進德以慎做工夫朽索馭六馬中流憑一壺樞
梲敢易發規矩勿軽踰夫子門牆下女為君子儒

挽晋陵陳翀之正之妾蔣氏

孀居廿五載七十五云徂一去青鸞侶雙飛綵鳳雛寸
膠澄濁水百鍊出洪鑪何以傳家教惟存斷織圖

貞孝為花汝賢祖母陳題

貞孝不一見斯人二者全由來介于石豈得媿乎天者
葛裁衣細寒魚入饌鮮
皇朝表宅里美譽永流傳

陳惟繼號竹泉

蒼霞屬于震象出封之家箇箇耕天長源源與海通立

身君子節洗耳古人風鳴麗岐山鳳蟠溪起釣翁

賜為宜興尹經府先之作

一行出紫塞震澤乃仮居作費大夫執來賓月令書虛
花殘雪後孤米早霜初橫亦傳書信不勞雙鯉魚

蘭堂下郎中詩集卷之三

門生錫山吳綖編刊

七言律詩

寄原憲副同年

乔明門外行旌遠太白山前駐節高草木一陽回暖律
雲霄萬里見秋毫蝸頭獨立簪白筆豸角争看著繡袍
同是曲江春宴客天涯相憶不勝勞

送吳元敬還姑蘇

同榜將餘二十年平生心事只依然荊山泣者卞和氏
蜀道難於李謫仙應制新詩終奪錦當爐美酒不論錢
姑蘇道上春風動為我先吹北上船

為促我如轅下駒遨遊君似海中魚大才自古難為用
清世于今漫卜居分袂正當九月末抵家應值一陽初
闔閭城裡逢知己只報平安不報書

十尺珊瑚海底閒有時光彩照人間折將楊柳送君去
倚向梧桐待鳳還洗硯又分鯨海水看花且醉虎丘山
歸囊風月三千首滴露研朱取次刪

南亭

南園五畝結茆茨生意欣欣物自私萱草易萌穿土甲
梅花先發向陽枝画占大易離明卦琴奏重華解慍詩
不學解嘲真懶惰客來問字且遲遲

生日

八穀余生豈偶然況逢瑞雪報豐年奔馳永別橫門道
半計全憑負郭田一飯可能忘
與主半毫無以答皇天兔盆不是黃封酒樂得雙親共
一莛

有感書授藏事初

九十春光一半過連朝雪霰奪陽和祗應南畝憂無麥
可得東風惱清吟守令催科聊復爾公孫燮理近如何
題詩欲問鄰叟鐵硯生氷曉自呵

贈督府尹

憲年獻納侍　鑾坡作尹南畿政不苟絕私交情惟我
爲宣公奏議更誰多雍州長史驚山判下里巴人和郢

歌河潤不須論九里大江東去捴恩波

送錢學士子還淞

飄飄文采冠時賢經術無論五世傳行李東來三百里
大椿上祝八千年飽諳江左青箱事會獻雲間寶劍篇
便欲相從歸去好江南春水白鷗天

次韻過時齋壽蔵

卜宅青山有夙緣種松閒卻種花田醉然長老今人老
未得長眠且暫眠半醉半醒遊幾日一絲一柱思華年
平生不落牛山淚聲節豪吟小洞天
心未如灰首未蓬便尋丘首寄行踪洪澤宅居故藁
漢室功臣伴亦松華表柱頭無一隻延平津上古雙龍

司空招讌無百里免得莊生辨宿舂

之炭

烏銀未必黃金價欲禦春寒却已無著地且須燃榾柮
滿堂空自擁氍毹銅瓶罷煮休饒舌彩筆停吟畏撚鬚
回念玉門關外戍飲氷飧雪不如吾

初度自壽

吾儂行年五十五僅髮庭闈七十三一世窮通皆定分
幾人忠孝不懷慙蘇秦自嘆無二頃陶靖何勞責五男
骨肉團圞且強健新旛又挿舊朝簪

得子邦會

吾衰無以報

朝廷亦學玉川添一丁此日悲歡聊爾爾他年待技付
冥冥天寒聯影飛鴻雁原既同聲下鶺鴒一脉消消能
不絕傳衣何敢望傳經

送荊郡趙太守璉前監察

清時大郡任才賢昔代龐黃可比肩江漢朝宗當此地
陰陽燮理在他年黃堂春煦有千里烏府霜寒無二天
我亦武昌樊口客欲隨琴隺上春船

次韻陳允德贈扇

紊扇題詩醉墨香舊銜猶記是清郎才愁酷吏如大暑
已覺封姨送早凉玉壓柄邊添雅況白蓮花下借餘光
奉揚溪娓東陽守聊爾殷勤致報章

善談周易喜焚香清瘦惟應是沈郎誰數千金如北阮
青將斗酒傳西涼華星棨月詩無價秋水生寒劍有光
十載傾心書画舫昕朝纔識米元章

送定西侯部曲之甘肅

彎弓已掛扶桑上西極崑崙入馬蹄黃鵠直從萬里去
鶺鴒惟在一枝棲手中往往提工市眼底紛紛舞白題
爭識轅門有奇士横天萬丈氣如霓

水車

雷車不動水車動一日千迴萬轉轂挈水若抽珠缺意
翻飜成汗太勢生良苗不槁五六月大旱其蘇十一征
寄語為畦漢陰老區區抱甕竟何成

漚麻

不復中庭慶拜麻漚麻聊爾作生涯公桑尚有三盆手
主績元非百姓家前輩緇冠從儉素後生紈袴事奢華
東風池水無人奪昔日老拳空自誇

挿秧自述

穀日蠶時次第忙司農歸老課耕桑行官耗稻黃雲熟
侍婢繰絲白雪香同井可供周萬億寸絲難補舜衣裳
甫田上與天田直下土芒芒一禹甸

挽趙民望

老去交游半死生鼎甦坊裡一吞聲落花霏霏人何在
伐木丁丁鳥自鳴白日一朝成大夜青山千古閟佳城

題銘不盡平生事付與風流月旦評

風雨

一鈴獨語古佛塔六鷁退飛過宋都千家萬家毀墻壁
三江九江飛舳艫月之從星古曾有石以補天今却無
蛟龍移窟在平地水退失所將安圖

壽柳節推母夫人

去歲題詩慶八十今年千里一登堂何人嚮福如賢母
我邦提刑有令郎日出扶桑東海近風吹萱草北堂涼
待看熟編錯桃後纔點青鸞鏡裡霜

次韻答劉振之

水滿清江花滿蹊風光絕勝浣花溪珊瑚樹淺乙魚餌
翡翠巢邊落燕泥舊榻秪緣高士下新詩多為故人題
青銅三百沽春酒一曲高歌白日西

次韻答揚州張進士鋭乃翁

不遂飄飄海上萍于今寄跡狎鷗亭一犁雨過土脉動
三丈日高詩夢醒酒釀葡萄如漢水花開芍藥賽都廳
渡江曾訪隱君子款乃漁歌倚醉聽

華亭錢節婦宋氏即學士家也

古井無波玉不塵共姜端合是前身九峯作礪名千古
一命如絲義萬鈞仰荷
朝廷特旌節坐令風俗盡還淳東風莫遣花如錦連理
枝頭不復春

題丘太守癬詩冊

不學當年杜拾遺直須録事草堂貧立朝有子能分俸
賭墅無人解奕碁横槊賦詩從戍日杖藜携酒看山時
風流未許吾来往空向天涯覔紫芝
閶山舊日讀書處落落長松入夢思卧聽翠濤翻夜起
坐看金粉落秋帷夔龍委蛇雲久一隺傳書渡海遅
十八年来列公位相看不改歲寒姿

次韻答陳正方僉憲

行行按部及春天卷地霜風尚凜然進士横吹赤壁笛
縣人遥駐洞庭船鸊鵜唱絶還堪和鸜鵒才高亦可憐
忝是同年老兄弟何時風雨對牀眠

到處無人説二天玉壺寒露自蕭然豺狼當道避驄馬
簫鼓中流發畫船江漢已成縈女化泥塗還為故人憐
元龍百尺樓如許餘子紛紛敢借眠
不須舉酒問青天禁摩升沉豈偶然授簡昔年梁氏苑
載書今白米家船星身未可從求薦掉尾何曾解乞憐
珍重栢臺詩遠寄挑燈欲和不成眠
兩落從来不上天死灰那得更堪然天中夜月桓伊笛
湖上春風范蠡船撫卷驚看乘老别當歌懶聽想夫憐
得人與醒邯鄲梦白日羲皇一枕眠

東徐士亨五律同韻

吾道能行豈屈身休將悄變損天真濟時才大非百里
發解名高第一人傳野多應作霖雨羅田暫爾借陽春
雙親喜極難兄樂清白飛聲到耳頻
風塵玉立見長身吳語人皆識李真小邑豈能淹爾驥
上官未可慢斯人山田地瘠須甘雨江郭寒多賴早春
更喜訟庭無一事攜筒千里寄来頻
太倉一粟恥吾身歲晩心情只任真巽世豈無投閣者
同朝亦有自戈人紫泥錯錫五花誥白屋新蔵萬斛春
具慶于今更強健日呼諸弟捧觴頻
青雲儒術早謀身谷口歸来伴子真修刺懶投半屋客
遺安聊學鹿門人縣遥薊北三千里占断江南九十春
風雨五更酬一夢報朝無吏打門頻

囊無一物可資身始信吾清亦是真去作玉皇香案吏
来尋緑野草堂人詩因池草先成夢曆倩梅花早報春
食粥近来将乏粥莫嫌乞米帖頻頻

壽王令好德父以三千年桃花為韻

岷江一道直瓠南閩苑雙鸞此駐驂華屋相連荔枝圃
甘泉絶侶菊花潭丹砂九轉将開鼎白髮多情未上簪
莫向人間論甲子海桑幾説變来三
乾明節後下元前斗柄初移月未圓地有瀛山人絶境
人如洛社總高年回看玉局天一角唤和銅掌詩百篇
誰還三珠樹頭隺銜書飛下綵雲邊
雷雨何曾避峽川卧龍不起自蜿蜒江風江月[illegible]少

桃實桃花歲六千麥容滿堂盡豪傑賢郎飛舄是神仙
他年此際猶堪賀五色鸞書下日邊
方丈方山一樣高銀河赤水共滔滔香風不斷吹瑤草
仙露偏濃潤玉桃天際白雲延柱笏朝來爽氣入吟袍
黃金如土清名重占斷乾坤一世豪
氷雪襟懷賦玉梅梅花故逐小春開燦燦[illegible][illegible]客至到
戲綵堂中人未回鳳吹堪諧綠水曲龍根只薦紫霞杯
芙蓉別館絨題寄正值華陽驛使來
手植三槐有幾家百年文獻重三巴澄澄明月峽中水
藹藹河陽縣裏花御史青箱傳舊事仙人銅狄記年華
登堂我欲摛花頌聖何由一泛槎

画竹為同年蕭孝功題

上林多少淩雲樹不及此君清節高秦地未能誇陸海
晉人空自說山濤雷聲迸出蒼龍角雨色沾來彩鳳毛
待得新晴吟興發琅玕節下試霜毫

送祁珉方使山海

兩年同署若同袍妙選兵曹自戶曹山海征車三舍近
蓬萊四首五雲高能詩老即知無敵從事賢臣念獨勞
屈指便逢瓜代日還
朝正及拜恩褒

次韻送葛君本之吳

平地原非蜀道難若為相對歎長嘆吳門林草三年緑

楚澤霜楓幾度丹元禮舟中惟郭太仲卿門下只任安
臨歧愧乏瓊瑤報無限衷情寄筆端

次韻答孫廷組

老去無文解送窮春來有夢掛長紅梨花樹底多飛雪
楊柳枝東家受風病及杜陵詩愁瘦狂如徐邈酒頻中
故人傾倒知何日萬種閒愁一洗空
百事無營枝轉窮十年虛擲太倉紅多情草色能禁雨
薄命花飛不恨風騏驥吞聲當坂下蛟龍伏蟄在池中
呼兒且進杯中物得失如今付太空

用前韻贈定西侯蔣公

太白豪非東野窮秀才徒爾號三紅寒生白羽當麾雪
暖拂青油入幙風倒卷雲濤三峽裡淚愁花鳥一春中
將壇高處詩壇在餘子紛紛眼底空

用張廷瑞韻壽戚里孫廷組

桑海于今變盛三如雲羽翼正昌南天光元舅家偏近
露味仙人掌宗甘玄圃玉多輕雨碧衍波箋好勝雲藍
大椿直有八千歲甫也惟應羨老聃

贈曹廷端中書乃弟

詩如高適酒如仙富貴無媒到萬天勾曲也勝勾漏好
阿咸還似阿戎賢庭栽椿樹三千歲曆驗梅花五十年
有雀南飛如赤壁殷勤仍寄白雲篇

壽朱誠林二首

風流瀟灑似神仙寄□京華二十年吟得召犀眉子美
戲將臙鳳晉僧處金塘水碧菱花臉玉宇風清桂子天
正值紱蟖初度日咲摩銅狄醉芳筵
飛飛青鳥度瀛洲十二珠簾半上鈎藥授廣成千歲訣
詩題長慶二年秋金蘭社友投香篆玉筍門生送酒籌
早晚參軍應有召五雲深處沐
恩優

分題遼海懷歸壽陳脩譔緝熙母

夜燈風雪午炊烟別却吳門已十年令子有文能献納
良人無事不周旋黃砂磧外思家日金鼎湖邊負郭田
献壽一杯今日酒五雲深處望遼天

壽楊内翰乃材

古泉書劍曾遊處縫掖高風動一方太守知名先下榻
諸生講道盡升堂閑西雅望千年在閩下真源一派長
翰苑阿咸爲別久題詩遥祝壽而康

寄淮安庠友劉景蘭

曾界烏絲寫硯銘別來遥憶絲尤應淮河夜月雙飛鵲
薊樹秋風兩度螢驟裏一鞭回玉勒轆轤千尺引銀瓶
少年莫負青雲志況是傳家有一經
江上青山張上書向來情況近何如曲終夜月聞歸雁
書落春風走蠹魚元結作官從浪以游治產不嬴餘
何年更有尋芳約花外從容候小車

有感

一年上巳與清明何事天公不放晴春雨番成秋雨嘆
愁人難續麗人行錦城絲管蕤何在斗米余祠價未平
漫説蘭亭脩禊事松楸冷落若爲情

次韻答張宗治

只解望雲不望塵君恩湯衍啟因系今哀逃我郎官筆
坐攜未分巡相酉命酒十觥花作友還家一度日逢人
殷勤誰似低公子整蚓行窩看老身

遊岸戲書與李華材

大厦[illegible]縲千萬間匾匾環堵許多難衣僅伐木來何晚
天再撫人深不[illegible]光若勞三處計鵲鷦惡伏一枝安
鳳捿手段成鴆拙寄語鴒原着意看

二親壽容成誌賀

一形一影兩皆真豈是前身與後身老眼不昏瓴海月
慈顏常媚玉桃春烏紗螺粟恩光重翠髻蟾珠喜氣新
願得同堂各強健滔滔東海見揚塵

來趙克秉

雨雨風風未肯休老天應與麥爲讎卓錐未必成無地
多廪可容嵗有秋三月三日成冧冧一觴一詠付悠悠
借問多才趙夫子也能煉石補天否

葛桂岩

百尺巖前一畝宮定山移得小山叢香飄金粟來雲際

曲奏霓裳度月中先拈龍誇勾漏令[illegible]卽今擬狀元紅
我來醉聽歌招隱却愧浮生類轉蓬
山水爲葛怡菊題
太守羅毫妙入神分明流出定山春金堂玉室常常在
紙筆桃花色色新千里登瀛應有路四天爲辟更無隣
身逢清世成眞隱不學桃源只避秦
葛天祥天瞬天寅同遊定山
不到定山三十年此來童冠跑泉泉發歷歷琴樽裡
山色依依几杖前佳致尚餘黃菊節老懷都付白雲篇
浪遊落落屐星在誰解長生似葛仙
游定山用杜韻

天入滄江一鳥飛隔家烟樹望中微酒多地主從人醉
日落山靈怪我歸稚量載逢黃材度新詩準過謝玄暉
但將行樂酬齊物誰問朝衣與布衣
喜雨呈李學諭師雍陵司訓汝爲
一月霪霖頃爾開禾苗天意信堪回兩於此日眞成喜
租在今年不必催龍劍神功歸洞去蟻酣戰陣上階來
小臣作頌成何補四海歡聲動地雷
用韻答徐惟毅惟祐
西風無數擁花開閒向花邊日往回囊裡黃金貧易盡
鏡中白髮老偏催白雲背逐青雲去今雨還如舊雨來
洛洛平生寡知已不令膠漆負陳雷

壽葛天寅用杜韻
風塵今喜淨三邊對酒眞能樂聖賢君是葛洪有丹井
我非李白坐瑶筵桃花西母三千歲椿木南華第一篇
絳雪玄霜許分惠從來高義薄雲天
遊寶林寺
寶林一別三十載重扣禪扉問遠公白玉謾留今日帶
碧紗空[illegible]有偶音塵絕祇樹無花色界空
却訝桃源在人世數聲雞犬白雲中
壽趙民望以蟠桃三千年爲韻
江雲欲雪晝漫漫四座春生不覺寒冉冉異香金鴨暖
丁丁緩漏玉虬蟠新豐有酒盈論價舊好無人不盡歡

明日我來尤未晚南山同向醉中看
長生獨冠列仙曹不向人間感二毛南畝近來多種秫
東方前度已偷桃文章書畫成三絕螺贏螟蛉等二豪
回首浣花溪上路玉堂爭似草堂高
天開風月大江南此日逢君始可談何氏園林橋第五
陶家松菊逕成三雪寒玉井丈花藕春色洞庭千樹柑
我有雀南飛一曲水颺滌筆寓雲藍
絳節騎鸞駐海邊金籠放鶴向樽前日當堯莢生三五
歲歷莊椿數八千萬軸能如鄴侯架諸生會著祖生鞭
狀元坊裡
恩光瑞爭羨箕裘百世傳

南園深處接芳筵扶贈聊將寶劍篇十一王不回衝雪棹
百緡曾借買山錢鬬茶公子飛鸞月彈琵佳人落鴈天
借取摩崖銅狄手捧花起舞又明年

次韻華祖芳假山

卜居何必問玄夫累石為山入畫圖靈運不來真浪爾
元章雖拜亦宜乎秋風洗竹將琴友春夜看花帶燭奴
欲借維南祝君壽三峯清氣逼蓬壺

友人失鶴賦東

曾說鶺兒黃似酒幾番對酒便興嗟右軍從此莫來換
仲子何須更出哇猶有短翎遺此地不知長頸落誰家
竟無泛渚眠沙白閒卻東池好漚麻

吳興平號半村

宗變君家草堂好兩岐宜稱此中分入城買春不多路
捲幔看山無限雲川上漁舟常泛泛市中客肆任紛紛
未能免俗還超俗雖是同群自不群

答朱梅月通政

十年不作西湖夢又上東風瑪瑙坡素質也應同白璧
繁華何必問紅羅雪深九地一陽復月在半天孤隺過
乎取百壺花底醉冷香吹袖舞婆娑

寄黃杏軒

江南杏花處處有未比君家春雨多流及百川皆學海
潤將一匕即恩波董仙舊訣從人錄杜老新詩每自哦

昨夜滄浪亭上夢分明談笑坐盤陀

寄秦東皐

懷君良久立蒼茫吟得新詩特寄將官裡同儕輿地志
壺中自檢越人方夕陽西寺逢僧慣春雨東皐種杏忙
醫國亦須揮翰手荷衣未必老山鄉

贈盛堯臣方伯公子

如麟之子鳳之雛問我題詩有也無天下幾人學杜甫
城南明日送韓符厭聞錦瑟彈金縷閒把青絲繫玉壺
年少養成九萬翼老夫拭目望南圖

華循禮病起

聞說梳頭已著簪無緣紅袖可能禁五年載閏黃楊厄
三月將闌碧草深官稅有田仍養隺孫枝無樹不為琴
醉中一枕鈞天夢誰聽秋蛩徹夜吟
蒲茅出水似抽簪稍稍牽風尚不禁花裡昇師勞夢遠
客邊訪我見情深飛飛沙鳥傍烟艇兩兩王童將月琴
憶得太平橋下宿水龍一夜和高吟

次韻答彭儀制

名門江右擅儒流簪紱蟬聯三百秋世瑞堂應無所愧
才高那得有全牛昔聞制舉崇科目今見臚傳賜狀頭
大宋蜚騰同小阮十分春色醉皇州
一朵宮花酒十千賀君春榜獨居先東方文史三冬足
上國高名萬里傳學海淵源知有自恩波浩蕩信無邊

丰姬雖隔三千里亦有城南尺五天
馬周不必遇常何三尺龍泉手自磨一舉翩翩知獨步
諸生碌碌豈同科青蒲前代伏來久丹桂今時種得多
遥想朝回揮翰處硯池風雨起秋波
萬壽寺贈西白上人
虎丘獅嶺來登臨萬壽禪宮迴遐覽從事半生浮世夢
祝鑾
萬歲上人心樓臺作似當年好花木惟應此處深隨喜
更貪西院靜白雲滿榻石床陰
京國從師住十年歸來古刹只依然夢中月色浮杯渡
定後琴聲卓錫泉一笑臨風成邂逅三生坐石話因緣
也應憐我東游急不向松窓借榻眠
贈蜀僧南峯
說却金仙即是仙安心無處不安禪龍歸夜鉢雲歸岫
水在寒瓶月在天宴坐忘言空佛印當衣故事有人傳
蜀江萬里連東海憑仗浮杯不覔船
吳江道中
蘸堤東入吳江縣縣郭縈迴枕白沙沿路石橋知幾截
隔湖煙樹是誰家水淺半浸青蒲葉風急偏欺紅蓼花
一望望平千野闊却疑漂泊在天涯
曹待和進士九峯書屋
拂袖歸來尋別業亂雲深處搆樓居一數畦小[illegible]

九朵芙蓉落硯池青李來禽臨晉帖小山叢桂續新辭
春風載酒華亭道不為看山為問奇
登虎丘用韓大年韻
我輩復來登此亭夫差醉夢幾時醒凭闌十二風堪馭
窓劍三千氣尚腥無客能詩到坡老有人鼓瑟似湘靈
鳳鵝冢寞真娘墓歲歲春風草自青
嘉禾寓陳大尹樓居
花絮飛樓春已深曲闌十二此登臨溪流常作環珮響
野樹自成帷幄陰銀瓮煖香浮蠟蟻畫屏生色立家禽
主人授劍酣歌罷我亦揮毫試一吟
贈永嘉暉上人
九山第一知名久相見輝公似贊公一宿出山應有覺
三年面壁豈無功松蓋影落袈裟月蓮宇香飄薝蔔風
八十騷騷能墨錄不扶藜杖過城東
留別永嘉趙司訓諫
趙公玉立高歌起官況無多樂有餘青李來禽臨晉帖
野花啼鳥近山居岑樓獨對飛泉外古寺相過暑雨初
明發孤舟千里別烟波渺渺正愁予
留別括蒼葉生
括蒼昨日把離杯又踏層雲過嶺來贈劍只疑龍欲化
索詩況被雨頻催丹峯驛裡心如醉明月樓頭首重回
歸去摳衣從大阮竹林深處讀書臺

挽劉鄂𨖢交荊兄弟

並棣連荊兩桂株餘光燁燁照東吳交游有道歸公等
造化無情奪友于陸抗不疑羊叔子曼卿終感范堯夫
薄雲高義揮金手說與臨淄老鄧奴
平蕪漫綠遠南沙喬木風聲有幾家靈物須臾見麟鳳
賢人邪竟已龍蛇情深北海尊中酒淚濕西州門外花
二謝階庭有餘地春風無限茁蘭芽

贈俞一之號東山野人

野人只在東山住李白詩名謝傅才桂樹叢邊㶚寶枕
薔薇花下竹根杯久知禮樂從先進幾度弓旌召不來
許我移家傍雲月不妨爭席又爭隈
天然野性本疏慵野寺尋花野客從坐石撫琴時引鶴
耕雲種玉自呼龍浪求海上千年藥不識人間萬戶封
蕭散由來勝拘束巢由千古躡高蹤
老我休官居北郭感君命駕下東山大家同抱烟霞癖
晚節自無桃李顏世界三千行李外羲文六百括囊間
逍遙一覺莊生夢野鶴孤雲任往還

過乞明號丑坡

萬竹青青翦玉如美人如玉出閒居綠雲滿地夏鋪簟
蒼雪灑衣秋讀書龍杖一飛空闊外鳳簫雙弄月明初
何當借我坡前石飽挹清風坐嘯餘

鄒以明梅里草堂

道鄉先生已十世梅里草堂惟數椽自古流風仰至德
于今卜築薦高賢綠苔點點橫琴石紅秫離離養雀田
我欲尋盟仍吊古酒船應許繫門前

一號蓮爲吳尚朴作

芙蓉湖上浩風烟蕩漾中流一葉蓮狂客看花乘月夜
佳人雪藕納涼天碧筩酒嘗深杯勸色蘚綠爲錦纜牽
太乙真人天上住重來人世又千年

送星士金廷美

舊家人物古人風一駿能令冀北空萬里雲山如掌上
一天星斗在胎中今宵對酒長橋月明日征帆震澤風
老我功名付蕉鹿相逢休更說窮通

貽郁林綬宗厚

之子丰姿玉雪如舞雩游處亦從予三千禮樂遵經在
十五男兒立志初書屋漫生如帶草墨池深養化龍魚
華旟會應他年
詔日日趨庭問起居

奉呈成國公時鎮守金陵

上公九錫秉桓圭屢拜天書降紫泥滄海無涯納江
漢泰山不動出雲霓鳳臺春早東皇近龍劍光高北斗
低華袞寵褒非一二野人何敢獻新題
經邦有道致時和風不鳴條海不波王爵追封三代遠
帝都仰祝萬年多五關老將聽軍令白屋書生受綺羅

一代明良在今日有人擊壤續堯歌
伊周二老孰為賢文武兼資將相權國輔正如航濟海
世人徒以管窺天華夷同軌無中外
堯舜垂衣有後先大策元勳猶自抑一心清白侍家傳
白下橋頭見左史僕夫雅雅復魚魚關雎麟趾周人詠
江漢秋陽孟子書三壽作朋仁者靜九功惟叙道之餘
忠獻門下曾同席今日謙光亦似初
第一朝班侍玉墀天顏有喜眾先知于今南面資藩屏
自古東郊重保釐和氣釀成三月雨春光扶上萬年枝
恩波浩蕩將何擬江水東流無盡期
茹芝為羽士陸宗文賦

山中白石煮不爛日啖五芝如芋薏四皓也應請至味
千年何必問長生瑞露煖蒸肝腑潤玄津冷漱齒牙清
莫為憔悴三閭客只向西風飡落英
代作酬劉僉憲廷吉
萬里天涯一刹隨繡衣使者舊相知枯松欲死唯心在
老驥知恩亦淚垂僧寺蕭條三日雨客囊羞澀一春詩
臨江白鳥應相笑此客重來兩鬢絲
次韻登道山閣
自公退食豈偷閒高閣星辰手可攀華表柱頭棲白雀
洞庭湖上一青山夢通省臥龍蛇窟上還秋巖虎豹關
好侍仙人王子晉玉笙吹向碧雲間

答朱揮使弟玉雪
十年踪跡各東西此日重逢憶舊題花落漫隨流水去
雀歸還與白雲棲入山種朮鋤頻荷出郭看花酒自携
若使一生饕富貴首陽誰復伴夷齊
次韻壽劉以則
蟠桃前度已偷三春滿壺天雪滿簪上世有方能却老
北堂無樹不宜男將軍枉駕曾供給詞客登壇漫咲談
呼取百壺和月飲擲將東海漱餘酣
次韻答賀羲之薛良器
碧山如畫日如年款曲休殺偶更懸夜雨漫成池草夢
東風不作海棠顛行窩多在金庭上賜茅曾於鏡水邊

年少郎君今發解明春三殿聽臚傳
親知一別動經年心與吳天月共懸阮籍憐君無白眼
禰衡笑我已華顛簿書填委非官裡樽酒留連是客邊
三鳳河東說舊事只今家學有人傳
竊祿朝端二十年五雲回首思懸懸山中結社來元亮
海上留衣別大顛氷雪不妨連七澤風塵今喜凈三邊
右丞一去藍田遠秀句焉能處處傳
謝秀之號東山
山中習靜掩柴扉行蹟由來世上稀高臥不知明月落
閒情休逐白雲飛紫苔沁雨花粘屐瑛樹搖風翠濕衣
我亦謫仙同伴者幾回清夢逐薔薇

上舍將許學席中次韻十首

君來何疾去何徐今歲登科願必如淸世不恣和氏璧故家多貯鄴侯書扶搖霄漢鵬程遠寂寞江湖鴈影疎莫忘舊時遊息下一尊相對桂花初

君詩能疾我能徐自信君才我不如唐室庭筠八义手周家呂望六韜書夜深酒却燈前滿春盡花殘雨後疎明日芙蓉金鏡下壯心端不負當初

陳蕃下榻爲留徐此夜留君意亦如曾把雙魚憑客寄不須凡鳥到門書黃鍾十二遺音在珠履三千舊跡疎記得江南相別處西風紅樹碧雲初

莫使分携坐且徐東南二美此開如當年仲虺能爲相今日虞翻解著書拾芥功名何必早看花心事未應疎流光易盡情難盡明日南薰四月初

天馬西來紀執徐駑駘滿地總無如憐君獨占江南步老我空傳地下書縱使題名金榜晚豈應接跡玉堂疎一時聖桓誰能識何但咸平李太初

典雅文章玉曆徐君於鳳閣不難如雁中嘗得蠻牧紙眼底觀來十乘書許國有懷多慷慨呈身無計任迂疎年踰四十當強仕莫學區區賦遂初

右贈吳元啟將仲擧

頗況芳辭喜卜徐當年王翰也應如客來對酒看花譜吏散臨池學草書交好但能忘爾汝世情何必論親疎

翻思乙丑春三月花滿東樓會面初

右贈顏光祿廷瑞乃徐士亨姊也

飛觴今夜莫教徐金谷園中罰必如白戰敢驚坡老句烏絲多倣晉人書郞官才調君偏好方伯交情我不疎醉後僕夫催上馬海雲吹盡月明初

右贈楊員外叔獻

自古南州秪一徐高風雅量許誰如解元京裡新登第弟子城南舊讀書半榻茶烟春冉冉四壚花雨夜疎疎那知三月杏園宴却在黃花九月初

右贈徐士亨是年九月會試

六龍下氏八龍徐前輩才名愧莫如滿匣塵埋看寶劍就牀風落讀殘書先生盤自年年在長者車從日日疎獨有藝臺老詩伯同年雅志不忘初

右自述

夜宴壽驗封譚本彝

旣見仍歌旣醉篇卜鄰未惜買鄰錢長生八英堯蓂日高擢一枝仙桂天明月流輝入侶玉紫霞入暈酒如泉衣冠圖裡從頭看纔及王曾拜相年

秋官陸孟昭紫薇精舍

石湖湖上紫薇花此是前朝范相家人靜黃[illegible]門闌白日護丹霄歸來華表千年征[illegible]玄[illegible]甲榜仙郎在苫次一回起覽一興嗟

滿塢年年開紫薇風光良是舊游非塵埋九節仙人杖
血漬三年孝子衣晨飯供餘山鳥下晚樵歌歇野僧歸
九泉莫道天光隔丹鳳啣書塚上飛
[illegible]丈面孤峯上構爭傳陸士龍翁仲泣殘寒食雨
[illegible]羅少林鐘蠹魚[illegible]閭落剩鹿多從戶外逢
寄[illegible]問寄人莫到含哀[illegible]禮未從容
紫薇花對紫薇郎今[illegible]吳山一草堂世外仙游真汗漫
人間物色易荒涼[illegible]字古生春草馬鬣封高帶夕陽
他日軺車過祠下東風蘋藻薦餘芳
　賜進士呂明遠以太白詩歡娛恩榮四字為韻其
父錦衣揮使

才名籍籍動長安文武兼資世所難彩鳳九苞由夢得
雕龍五色在胸蟠薔薇露重吟箋濕桂子風高坐榻寒
三月傳臚承
御宴鈞天一曲萬年歡
不數昂昂千里駒少年獨步上天衢鷹揚韜略推周父
彪炳文章薦漢儒寶劍一揮初出匣珊瑚十尺不多株
自公退食高堂上戲綵稱觴足自娛
米室平章世澤存芝蘭能秀玉能溫[illegible]經無[illegible]
問字時容客到門夜看文光射牛斗天[illegible]還喜[illegible]卓坤
南山橋梓知多少若箇同朝椅
渥恩

東華咫尺俎詩盟甲榜高題見姓名同輩三千誇歷塊
名流十八會登瀛春風浩蕩搖宮柳曙月依微
語禁鶯後日相歡一杯酒也陪豪俊集前榮
　寄吳益清
白髮烏紗[illegible]玉童風流誰似益清翁嬰酣花鳥江城日
吹老[illegible]野[illegible]風山為雲歸頻拄笏窪因客至始開籠
畫船坐泛蘭舟水何日芳尊一咲同
　寄賀余士英太守得子
汗馬歸來得鳳雛席珍今屬掌中珠多書不減三萬軸
有子真成五丈夫王氏青氈遺舊物謝庭玉樹見新株
何因燕㲃凝香處一咲春風醉百壺

　謝竇醫士
立馬門前問病因一時枯櫱頓回春宋清豈得無佳傳
虞扁從知有後身地不種桃惟種杏天教醫
國要醫人千金未可酬嘉惠只向通都說項頻
書成三庫杏成林春滿瑤臺雪滿簪燕桂五枝傳十葉
越人一七有千金未隨黃雀啣環報空對清尊擊節吟
弱息載生誰箇力海波雖淺意還深
　送同年齊憲副讓東劉廉使
杏園春宴[illegible]同歡才調如君獨步難強仕年前金作帶
成周柱下鐵為冠嵩呼萬歲三雲曙路出重關八月寒
莫信內臺忘外補紫泥早晚下金鑾、

幾回目斷泰山雲纔得逢君又送君黃繖西清心戀戀
綠波南浦思紛紛他時太史書司冦此日言官重恵文
為語同年老廉訪宦途長是惜離群

送張世建中書使朝鮮

玉節金符出建章倚天一劒指扶桑多儀屢致中朝貢
大爵追封舊國王化日光中輿地濶恩波洽處海天長
紀行應有詩千首方丈蓬壺在錦囊

寄陳巽之都議陳楚歩僉憲時治水張秋

綠遍春草曲江波黃甲連名乙丑科十五壯游唐杜甫
三章約法漢蕭何陽秋舊說詩名大月旦今評水利多
獻納幾曾忘外補看君飛步上鑾坡

崇武岡前水不流洪喬豈作寄書郵南城客館嗟新別
西崦人家憶舊游三月鶯花隨處好百年萍梗此生浮
求田問舍非吾事注目元龍百尺樓

送杜述儉

莫嘆蕭蕭兩鬢蓬此游真與壯游同陸沉世事皆身外
名雲風光倡畫中史華漫誇崇殿直詩壇還屬杜陵翁
何當呼取東林酒共醉荷花十里紅

長至次李主事世贍韻

京華風雪值連朝此際陽生沴氣消萬歲呼嵩逾漢武
四時成歲荷
唐堯衣冠濟濟贍

龍衮金石鏘鏘奏鳳韶六合車書今混一梯航入貢不
知遥

早朝値雪次同年淳叔王員外韻

劒履趨陪度禁闈六花呈瑞曉霏霏氷從烏鵲橋邊鋪
玉向衮龍袍上飛獻賦也應誇稔歲讀書曾記借餘輝
三邊錫纊新承
旨不遣寒威透鐵衣

挽王大理卿

天上騎箕事有無司平竟爾失規模功名謾說高官爵
廉介真成大丈夫天遠幾時歸白鶴家貧何處覓青蚨
不才後死公先死却笑神明亦可誣

送學官致仕

夫子門墻地位高蒼裁棫樸荷甄陶雲衢發軔輕千里
書錦誕田及二毛賓館朝盤飡苜蓿故園春酒醉葡萄
從容進退真堪羨漏盡鐘鳴秪自勞

送王東白中書

九重天上聽綸音一札殊諧萬衆心博望乘槎銀漢遠
謫仙揮翰玉堂深两淮道控清江浦十月霜酣碧樹林
處處觀風有佳什歸來同向客窻吟

病後寄大叅楊叔幾

夜燈杯酒午窻詩不共高情又歲時千里馳名良足羨
一春卧病亦堪悲紫微垣裡吾儕静丹鳳𨻶前待漏遲

羞見芙蓉照秋水潘郎鬢髮半成絲
送南京王郎詞
元戎旅將擬嚴明歷歷談公家老成奏牘三千陳上策
連艫十萬入神京翠華每從長楊獵玉帳曾開細柳營
莫道流年成白首壯心長劍與雲橫
送清運段指揮
奉使湖南爲舊游豈惟半面識荆州蜀中承相聲名大
闖外將軍禮數優江闊共乘青雀舫天寒相贈黑貂裘
莫教邂后不成醉明日停雲獨倚樓
送張揮使同邑人也
王帳牙旗萬里侯無貧文武仰前脩蒼龍闕下隨仙仗
金鳳鄉中憶故丘談咲直教長夜飲旋歸那得浹旬留
須南驛使多如雨音問頻能慰我否
贈楊永韶還崑山兼柬婁卿
拂髀輕烟漫綠蕪故人琴劍出
皇都還鄉老我無良策報國多君有壯圖客路春風折
楊柳先塋秋雨泣楸梧太倉問我何生理办了詩逋事
事無
送張退之繡衣乃翁
倒瀉沙頭雙玉缾驪駒一曲醉中聽帝鄉北望芙蓉苑
客路南尋芍藥廳衰鬢漫驚今日白好山仍似舊時青
維揚賓客如雲集太史重煩奏德星

黃門王伯宣被謫未雪
利歷行踪類轉蓬十年相別此相逢未應塞上無歸馬
須信人間有謫龍春色漫呼燕市酒月明常聽景陽鐘
緘封心事應如舊咫尺天門隔九重
次韻無題答童黃門志昂
小鳳啼殘綠幘風含桃開遍粉墻東千金買駿人何在
束帛徵賢路未通衫色淡留天水碧鏡光昏蝕土花紅
一生懶覓長門賦心自如冰首自蓬
自古娉婷欲嫁難更堪螺綠半粧殘風騰鐵馬聲偏急
海注銅龍滴未乾曲几燒香延晝永回文織錦羅春寒
九華石上菖蒲老焉得花開一咲看
青鳥紅巾夢裡來宮車別院響春雷世間神物終當合
天上奔流不復回帶雨桃花嗟薄命因風柳絮信多才
明朝又是清明節强把新烟煖舊灰
去住茫然兩絕踪半窗斜月一聲鍾自甘意味如秋淡
不解風光似酒濃欲笛誰家折楊柳涉江何處采芙蓉
徵裘暗逐輕靈去直上天門第九重
次聰上人韻
半日看雲即勝游陶潛不却遠公留林中薝蔔香吹雨
井上梧桐葉報秋喜有青精能再設慚無玉帶可相酬
客窓夜夜勞飛夢月落鍾聲出寺樓
百事都忘案病何尋僧惟到少林多非才浪說探壇座

是竹何勞賦蕭齋楓榻碧桐裘午煙雨垣青苔极恭必
色人下里其音簞強和陽春白雪歌

贈嚴主簿正學

十載蛛絲嘆索居盍簪都下意何如秋高溪樹蒂驚少
天闊平蕪落雁疎杜甫無錢資頷直楊雄有賦待吹噓
明朝又聽驪駒曲何日高談更起予
浮生聚首苦爲難儻得東樓半日攬飛雄在琴思牧犢
雜花如画付燈鬟山社裡忘形文高士軒中家好官
斥鷃大鵬皆分定南華一卷借君看

寄夏一中都運謠同寅

維揚城下東流水北跳年來徹底清九錫已登三品貴
千金難買一廉名與容刹外看秋色考樂廳前坐月明
欲借天風隨黃鶴環花開處重尋盟

淮城與鄉會原聯句

新城東畔號寒驂十避道從教野老嫌一水恍疑桃葉
渡鄞半程繞過菊花還紫仙塚霜餘草十小小人家
樹底舊不得相從此行樂鄞客懷於我獨何堪十

贈唐宗吉

宣室無書召洛陽門生多在鄭公鄉終看貫誼當前席
未許彭宣入後堂舊物十年鑪擁坐新詩千首錦爲囊
西湖風月平分得百過相過也不妨

夜酌吳彥明上舍

客有舊盟何處尋楊家溝上草堂深嘉蔬小摘園中綠
甘橘新分葉底金神物百年終遇合好山九日重登臨
尊前試取吳鉤看抵掌誰能負壯心

送王星士孟才

二十餘年侍
禁闈急流勇退謝麻衣殘山剩水風光在覆雨翻雲世
事非燕子泥香巢漸補王孫草綠客初歸明朝寂寞成
遙念雲霧江天隔少微
浮世生涯類轉蓬江南又見李虛中黃粱漫說邯鄲夢
白首堪誇矍鑠翁華髮別筵紅燭夜蘭溪歸路錦帆風
更於後會知何地惆悵鴻飛西復東

分題曲几壽沈廷美

爾形蟠曲爾心平半是生成半琢成七寶雖奢何足貴
一塵不染本來清穩當每向花前倚引崔相從月下行
女几山中十年事世人誰不羨長生

次韻答琴川卞克明

歷歷桑畦間麥疇客袍五月冷如秋迷離失底驚黃犬
款段循途避紫騮吏似漆園宜獨傲人非杞國不同憂
由來菽水輕鍾鼎歸去端能慰白頭
西郊無雨及西疇失却今年望有秋太瘦只應同野鶴
徒行何必倩驊騮謝公丘壑真成隱范老江湖亦抱憂
惟底今朝明鏡裡飛蓬變盡少年頭

送宣廷吉少府

宣君即是崔斯立予不負丞丞負予地近皇都堪命駕日長官署只看書一琴靜撫雙松下列嶽高吟數載餘誰敢尊前問曹事東風吹酒杏花初

送嚴廷京主事督餉鴈門

王事賢勞使節尊予陵高尚見雲孫覲聆天語辭龍陛遠挾霜威過鴈門多少胡兒碎蕊粉三千虎士飽饔飧凱旋奏績青雲表漢室蕭侯未足論

游淮城紫霄宮庠生劉芳陪行

試問琳宮何處是東城不費出東郊門前古墓無人識屋後長松有隺巢一勺玄漿和露飲數聲清磬隔花敲劉郎書劍陪清賞不覺斜陽轉樹梢

送崑山僧南宗

一年兩度此相逢聽徹晨鐘與暮鐘露葉畫凋今日柳雲山應偃舊時松身辭上國三千里夢落東吳第幾峯疑諸雨花臺下月焚香翻譯任從容

送夏德乾授大尹

烏府黄門諒不難天教才俊拜郎官謫龍在地休相抑失馬還家未足歎五色雲中曾附鳳一枝棘裡暫棲鸞紫陽亦是同安簿廊廟勲階拭目看

送妻兄徐叔諒

博雅如君更老成連床風雨話平生未從杜甫看文選先向王充借論衡滄海一螺隨浪遠青天雙鶴與秋横明朝又理南歸棹咲指芙容江上城

東謝廷桂同府

甘棠橋下駐星軺正是書雲第二朝萬國咸盈群醜息一陽初長六陰消秉鈞勲業須當道別駕才名已滿朝老我筆耕成鹵莽欲憑甘雨種春苗

謝揮使宗五南園草亭

燕子泥香芹草緑春流帶雨入南池將軍書報東橋餅太傅兵談別墅棋宮燭曾傳寒食節邊烽不擧泰平時石闌斜倚青油幕綵筆從容一賦詩

留別吳尚朴二首

天上歸來兩歲華有興一舍過君家水聲滿耳洞簾樂春色連天桃李花羅立階除人似玉醉傾杯酌酒如霞臨歧更有登山約阿對泉頭陸羽茶

別墅同遊覽物華濁醪時復過鄰家齋蕪本是王孫草桃李誰非縣令花舊約連床聽夜雨新詩滿紙燦春霞十年交好忘賓主紗帽籠頭自煮茶

漁隱為同年張續衣仲書乃祖賦

溪上蘆花作雪飛羊裘未肯傍朝衣清流一帶環書屋白鳥雙飛下釣磯休羨東吳蒓菜美也應西塞鱖魚肥一聲欸乃無人和落日扁舟獨自歸

重慶堂為前人題

泥金帖子報登科重慶堂中喜氣多父子百年躋壽域
祖孫三世沐恩波瓊筵滿泛鸚鵡杓繡服新裁蛺蝶羅
予忝同年又同慶丁勝擊節爲高歌

趙都督良佐席中次韻

紛紛綠艶與紅香那得相依晝錦堂公退有時尋舊約
春深何處覔餘芳六幺款款歌金縷百罰頻頻送羽觴
從此客愁都掃盡三千白髮可容長
折取殘枝嗅晚香青春別我去堂堂也知前輩輕年少
故遣開花殿衆芳安石東山空着屐會稽曲水自流觴
何如好客閻都督掛日絲繩萬丈長

賀王廷貴進秩左庶子兼侍講

桂香吹滿傍花前回首金陵二十年獨步從知攀過少
兼官更喜沐恩偏地分清切眞無忝海望功横未足賢
朝退玉堂先署事不教日過八花磚
探花仙客紫芝眉劍拜騰光僅一時五鳳樓文誇手段
三槐堂記愜心期巷南巷北居相近年去年來感舊知
香滿紫薇花上露濡毫先和早
朝詩

覽吳原博文稿

謫仙沒後斯人出風月于今更不閒我願低頭拜東野
人應極口頌西山槩槩芙容秋水上珊珊環珮碧雲間
高岡冷落梧桐樹絲鳳千年去復還
老夫兀坐懷千古舉目天空無四隣幾回自咲還自語
一見異書知異人餘子碌碌不足數大聲泒泒可無倫
有約西窓風雨夜篝燈相對苦吟身

次韻復丘太守時雍十首

紫陌看花北十年幾回退直聽便便分符獨羨君爲郡
辟穀從漸我學仙偶得一械傳鴈帛相尋百里趂漁船
虎丘花雨楓橋月不似當時嘆各天
黄堂無事日如年蔚雪清風灑静便射策郎中人及第
上苑門下客登仙洪都舊有陳蕃榻清世今無范蠡船
誰料白頭無恨在又披雲霧覩青天
太史遷書太有年閶闔無處不安便樂天出守曾爲傳
景倩還朝儼若仙灝氣九秋三吳笛太湖萬頃一歸船
相逢獨念同
朝客卮酒中間有二天
兩歷專城四紀年五車書貯十圍便春王正月行春令
地主清風逼地仙侯霸舊承寬大詔張憑新載孝廉船
蘓臺北望三千里不異城南尺五天
舊譜會丘受姓年卜居江右樂清便才名籍籍周司冦
逸氣飄飄李謫仙南國佳人白苧曲洞庭公子木蘭船
老夫十日苦霖雨五色憑君一補天
聞得除官是去年借書問字得相便大方豈敢稱詩伯
高士空教號筆仙紫氣衝霄豐獄劍晴虹貫月米家船

若非夫子發吾覆終是醯雞在甕天
下車問俗未經年處處安居事事便邑里義田同范老
市門老卒有梅仙花濃野館春停騎月白官河夜放船
料得淮揚君不薄丹心一寸答
皇天
九農蜡祭慶豐年水宿山行得兩便刺史身親歷阡陌
傍人指點是神仙城中春雨千家樹海上南風萬里船
不獨潁川許第一英聲飛入九重天
大風拔木值今年艱食憂民不自便是處裝倉周餓殍
何人絶粒作真仙省刑天上郎官筆薄稅江南賈客船
菜色頓教成喜色君侯有力可回天
懶索齊諧問子年閒居獨與作詩便九歌楚客吟山鬼
一笑湘翁咏水仙飢愛楚江萍若斗渴思泰華藕如船
殷勤驛使姑穌道折贈梅花歲暮天

留別王朝輔

大阮論交御史臺詩壇今復識清才家聲不忝新攀桂
世澤猶存舊種槐言偃里中勞問字仲雍山下醉銜盃
分攜應是臨長至帶得陽和海上回

壽藏為從祖南窓翁賦

吾生與死若浮休預卜南山土一丘白日三千年始見
滄江億萬古長流濡毫且作辟閒画琢玉未成天上樓
呼取杖頭錢買酒借公息處畫同游

太守同年宋楚玉之究

天上歸来問訊遲幾能會合又睽離江東正是思君處
河內空無借寇時老檜秋霜遺愛甘棠春雨長新枝
泰山直欲登絶頂敢乞清風為我吹
闕海于今尚不波毘陵甘露降来多拜恩新賜黄金帶
行色頻催白玉珂俗已還天聽魯甸江聲帶雨入淮河
浴沂童子風乎詠便是漁陽麥秀歌

丁亥歲生日

生當穀日合明農七七年來兩鬢蓬頗解知非如白傅
還能一笑似燕公烹羊薦酒春迎社騎馬朝天曉夢中
卜得豐年三白後六花又喜散東風

庠友曹允誠王國英同游繖墩追和舊作

蒼松五鬣隹千年湖上飛来幾度船西竺有書皆貝葉
上方無處不青蓮天香冉冉浮雙塔日影遲遲過八磚
后火銷沈衣鉢在遠師妙處得心傳
二頃湖田喜有年湖魚斫雪薦航船敲門有客来看竹
隔水何人唱采蓮白石滿山都是玉黄金布地不須磚
相過草草題詩句說與詩奴莫浪傳
舊客如今安在哉舊題看罷重徘徊潑蔵寶刹重巖樹
暗蝕金鋪積雨苔流水白雲長自在拒霜黄菊為誰開
山僧不乞城中食赤脚湖田刈秫来
不扣禪關久矣哉夢中猶自此徘徊偶同野叟拾山果

休遣小童掃店苔清談一餉諧莊好懷百歳幾回開

平明欲別皆休去又恨王孫送酒來

不到叢林十六年放生池上再乘船寂淑綠蔭羅琪樹

欲散紅香落錦蓮容忍借詩頻擊鉢僧緣悟法懶磨磚

大家不作攢眉去落日秋杯次第傳

右進士時作

湖上孤峯亦壯哉振衣絕頂日徘徊旋成新句刻青竹

細讀古碑剔綠苔傍鉢有花春不老洞門無鎖晝常開

他年飛步瀛洲去結社能忘此地來

右弱冠時作

宗叔梅隱壽藏

佳城松栢已青青相近吾家葯木亭華屋千年誰久住

雍門一曲且休聽

君王有道同歸極天地無情各委形回首往時南北路

此身何異逐浮萍

合抱雙峯擁翠鬟壽藏如在萬安山藺窩地與人間隔

蟻穴身從夢裏還借却一生詩酒債鑿開千古利名關

大彭若也同吾老七百餘年此處閒

贈曹允誠

罷劍循花放浩歌古今咲舌我蹉跎胸中雲夢吞八九

世上蓬瀛隔幾多獻策定須先賈董作詩寧肯後陰何

草堂待比揚雄宅問字時時載酒過

潑秋十日不相逢薄與清砧五夜鐘書屋要齋應辟蠹

墨池水淺亦藏龍有時挾風九萬里曾夢登天第八重

年少杏園春宴後莫忘江上采芙容

同楊都憲叔璣晁仲游洋湖同韻十首

洋湖湖水碧連天鑿作葡萄入酒船畫鼓聲喧清瀨裡

錦帆影落綵雲邊賓筵樽俎逢今日宦海風波涉往年

一色芙蕖紅十里主人不費買花錢

咲指陽山翠插天峯如玉井藕如船名誇文筆魁江左

影似青蓮落水邊龍竄渫泉真沃壤鵝湖多稼屢豐年

休言有酒無餚薦雪白鱸魚不論錢

洪爐何處避炎天風標湖亭雨入船蟻綠百壺深未竭

鷗波千頃渺無邊試問封號安陽郡詩記來遊己丑年

便欲買山成卜築東坡居士恨無錢

紅光十丈燭青天知是米家書畫船鳥篆微茫烟渚外

漁歌款乃夕陽邊落霞孤鶩齊飛處古廟殘碑不記年

歸去月明湖上路幾多屐齒印苔錢

鬧道行裝向曉天苦留重上泛湖船鳥如翠嶂鳴沙際

花當紅粧立酒邊末契自應當末路餘波何幸及餘年

平分一曲如相許不吝囊中百萬錢

中流簫鼓起樓船風雨生涼薦酒筵不是客懷深[illegible]

難禁水勢闊如天蒼龍挾子雲中下白鳥將雛[illegible]

老我憂民心尚在白頭浪裡看湖田

紫泥如此走入船青絲繫玉雷剛遮鴻成洲泗化為雨
更欲騎鯨飛上天醉態恐死如鯨燕燕舞浩歌觴起老背耻
補天炎得五色石滄海都成種玉田
截却阿戎田蔡船羽觴飛月坐璃筵手中雙劍斫破地
水底一篙撐着天未〻幾時能截會何妨今夜不成眠
少陵已買瀼西宅坡也還求陽羨田
望望登仙李郭船昔年漂倒亦同筵正如湘水曉行日
不是楓橋夜泊天況復鬧啼棒不定從伶知樂立忘眠
等閒拋却黃金印萬斛牢涯二頃田
太液池頭不上船清平一曲獻宮筵薊門迴隔三千里
帝曲空闌尺五天聊向習家池上醉不從吏部㕘逸賦

西堂兄弟添詩草夜雨簷花落硯田

父員外郎母宜人同壽

具慶今年七十五春初夏末是生辰忘憂日日對萱草
難老時時祝大椿蟠桃乾坤恩莫報鳲鳩朝暮德惟均
果能相似曾參孝遜與只如原憲貧

壽宅西侯母夫人

蟾蜍夏翟繡麒麟閥閱年深寵渥新駢歷三遷丹陽御
起居一品太夫人北堂慈竹有餘蔭西母蟠桃無限春
帥府時清公事少稱觴綵彩喜頻頻

題吳以成所藏倡扇萬其先祖處自出之者

端午須恩出內廷故人千里寄延陵今日吳陽何〻

昔年右軍書不能自有清風吹六月不須赤脚踏層冰
先君手澤傳百世庭訓諄諄要服膺

南山書屋為徐延齡作

一經家學授先翁絳帳新開侶馬融侍立庭前多夜雪
從游雪下有春風求珠採玉元無異入室升堂自不同
獨與彭宣講經義至今不到後堂中

留別鄧以行

桃花香露濕胭脂楊柳青烟染作絲吳姬長袖舞來好
野鴨短翎飛去遲多君朱紱他年事老我滄洲此日期
一醉蘭陵又相別孤舟明月費相思

晝夢甲申夏六月

老無八翼上天門晝夢分明見
至尊衛士森嚴斯隊仗舍人獻納舊司存香烟裊裊飛
庭陛珮玉珊珊度掖垣豈是江湖心魏闕也應一飯不
忘恩

病目

昭昭何以致昏昏不擊焉能得道存漫說死生皆有命
須知禍福本無門幾多艾療七年病一寸膠澄千丈渾
寡欲養生宜早計要留餘照及兒孫
上酒經旬坐寂寞昏昏聊爾復昭昭浮雲散日雖初散
薄霧籠花尚未消曾報池紅開菡萏忽看庭綠長芭蕉
從今銀海休輕視會豎秋毫徹九霄

索藤杖東國古伯時望

鐵君已別東坡去靈壽惟應賜孔光借爾一千年老節從吾六十杖于鄉仙人綠玉何由得天祿青藜不敢當蜀道太行無復夢秖憑扶醉百花莊

趙汝明壽藏

卜了菟裘卜壟窩人生此樂復如何百年夜旦真常事萬里乾坤一浩歌永絕聘書來北郭閒看行蟻上南柯萬安山與嵩山近不許浮雲此處過

贈繆敦素

古郡蘭陵祖繆公風流文采擅吳中豸冠諤諤存家乘麟趾振振咏國風人似南州曾榻下酒如北海不尊空齊眉偕老能無恙夢裡當年賜玉童

哭先祖成化元年

一生無事只陶然何必區區八百年不湧貨泉成怨府只平心地作良田寒燈影裡多情話社鼓聲中任醉眠一息飄然乘化去天仙原是地行仙

萬鍾九鼎一毛輕只挂登科錄上名種樹十年知遠計分甘一味敢忘情烏巾自分終為士白首何曾更入城不得在家為永訣辭朝此日出都城

砂山直北陶城村故老于今幾箇存一片愁雲埋竹祖千行淚雨泣桐孫賓筵莫預鄉人飲賜帛自沾聖主恩八極神游真汗漫世間空自賦招魂

初度自賀

貝慶仍諧五弟兄有官無事許昇平還家初度今三度涉世浮生已半生連日[illegible]飛占歲捻初昏月色見參橫長安北斗江南道二十餘年兩地情

絕交不惟孔方兄嫁娶聊同向子平[illegible]鶴無心留萬里省郎有藥語三生鏡中白髮多新出門外青山只舊橫但得階庭見蘭茁世間萬事不關情

苦呼張丈嘆殺兄太半淪亡恨未平戒欲[illegible]揄成暮景誰能松崔共長生一盃藍尾教兒飲三尺斑斕在膝橫最指元宵又相近傳柑那得舊風情

送[illegible]二[illegible]時苦雨有感

西晉名流一桂林解元聲價重南金來朝載祝齊天壽在鄰常懸捧日心洪範休徵有卿月今年大旱得商霖寒蟬抱葉無聲久為感清風試一吟

瞿炳賜號醉漁

旋買香醪[illegible]花[illegible]蘆花深處暖如春卜隣西塞山前客結社習家池上人夢渴[illegible]常欲吞海酣眠那竟不知津頹然又是三千日那得工夫理釣緡

挽徐竹雪景州

竹自蕭蕭雪自寒仙遊何處偶飛鸞可憐今之風流盡欲似當時笑語難宴賓春遊金騎[illegible]洛凝[illegible]夏蓋碧琅玕十年宦海題來眠宿草原頭老淚彈

挽徐景高

君年於我未為多僾爾云殂崇命何宇宙千年留馬塚
風雷一夕失龍梭春雲繡幔閨竹樂涼月緇衣掛薜蘿
今日惆悵追往事愁來楚些不成歌

次韻答華叔弟待琴

有客東來得此琴風情往古即來今良材自異溝中斷
徽尼何須爨下尋落落經霜天籟合一簾風露夜堂深
平生兩耳皆箏笛蕢帳頻過聽雅音
一片高情一曲琴瑟瑟冷冷到如今俄聞此夜雌鸞操
更結明珊引往爾柳絮飛揚天地闊桐枝剝落歲年深
子期不和黃金鑄舉世何人為賞音

聽琴莫聽琵門琴俯仰不勝悲古今偶得響泉真絕品
假令踏雪也相尋百千萬劫環指頭三十九字篆痕深
試向尊前鼓一曲耳邊三日有遺音

遊張公洞

開闢以來有此洞三千年後我重遊鑿開九竅更無地
混合四時都是秋觀見杏花開白燕昔聞老樹化青牛
細泉一脈通南巖始信桃源有泬流

憶遊張公洞寓沈時乘宅

曾被玄都道士留洞天三日采真遊青山自古來如此
白眼如今在也否舉世文章非李杜何人蹤跡是巢由
明年春日須來早莫待桃花逐水流

同來十日此淹留又說張公洞裡遊巖石舊題文字在
小人猶記姓名否開雲種玉伊誰阻拄杖看花不自由
明日東湖弄雲水浩歌鼓枻向中流
野雀孤雲任去留烟霞深處憶曾遊山中佳趣誰能識
石上舊題今在否塵世多人辭未了仙源有路去何由
分明記得題詩路右木蒼藤水亂流

洞庭書屋

悵望幾人隔秋水瀟湘移向座中看隣翁有約同棊局
野鳥忘機近釣竿洗硯黑雲春泛影捲簾蒼雪晝生寒
不須更鼓瑯璈曲花際疑月明清夜彈

次韻復沈時暘郎中

林屋洞天天下稀看花出洞泳而歸青山乍見如迎我
紅雨空飛不濕衣獨倚斗雲堦下舞五弦信手月中揮
與君晚結金蘭契二十年前事已非

哭中書曹廷端

丙子年間臥病餘隔隣乘間獨勤渠令人自酹周郎在
於我相知絕叔如南墅扣門春載酒東樓剪燭夜看書
而今事事成陳迹立盡斜陽幾嘆吁
中書秩滿欲喬遷白髮尚書訃忽傳千里三朔暴六
兩年雙壁隊黃泉伏生有女能名世伯道無兒不怨天
落月屋梁顏色在一回夢醒一潸然

寓昆山寺二首時徐內翰廬墓

中郎徐倴留文錢只買青山不買田去國已無祈國計
在家仍結出家緣白雲半榻維摩室明月孤琴阿對泉
若問如何是生理焚香讀易了餘年
来依開府避宣囂四月中旬第四朝孝子廬前將戈殿
賢人嵓裏借簟瓢崇居虛室天光發散步長林暑氣消
諸子讀書須宦達吾生只合老漁樵

贈處郡幹二守

一代明良喜載逢同堂刺史復同宗少微分野来高士
別駕陽春及老農紫氣入巖朝挂笏清香凝寢夜聞鍾
吾今一識荊州面何必區區萬户封

客途自慰

古人千里曾命駕底事吾儕尋未開白髮倚門兼有恙
清時抱玉重堪哀水聲如珮桃邊落山色送青船裏来
一見相知即相別故園歸去換春杯

嚴灘釣臺即景

石屏彷彿小蓬萊上下軒窗兩面開壓斷豈由神禹鑿
樹叢非倩橐駝栽數聲琴鳥依巖語一個青衣與渡来
但恨吾非劉阮輩人間處處是天台

發渕江驛

渕江驛外水茫茫晚逐官船一葉杭方伯有情憐作別
江神無語笑人忙一尊月落還相對萬頃潮平不復張
更上籃輿行十里片雲將雨及昏黃

覽古睦捉山

天斜地媼亦催詩日出諸峯各獻奇重疊近邊多列嶂
依微遠處半成眉出雲若解為霖雨連嵗何因有旱時
獨對富春成載拜客星千古照荒祠

贈處郡韓太守

錦衣出鎮淮揚郡文武無貲第一流韓子偶然逢賈島
李生何幸識荊州觀風舊應儐星使被
命新登五馬侯對酒笑談鄉國近兩家南北隔滄洲
括蒼對面太古色惠澤雙溪日夜流重鎮無如今太守
俊人還屬古明川草麻會拜黃丞相騎竹先迎郭細侯
退食從容能作頌清風吹我上瀛洲

西巖為蔡別駕乃翁賦

構得祢堂背郭東巖耕至老只為農汲江漁父或同宿
隔水美人時自逢飛下天香桂子夜挹来爽氣蓮花峯
老夫浪跡長庚下便欲卜鄰從不從

次韻答余方伯士英

太白借我五色筆都將心事寫君前蒼生百萬合當息
范叔一寒何足憐黃河餘潤有九里白日同光無二天
坐看東南生瑞氣袖中携得御爐烟

彦友熊元之周廷階同遊廣福寺

諸生從我入禪家借取禪床設絳紗八月中秋值風雨
十年𢾾事憶京華遠公社裡休沽酒陸子經中贊品茶

更僕殘冬聽說法漸闌坐對數冬花

宿廣福寺皓公房

中秋無月也無妨千佛堂前列炬光白足上人心似水
青衫朋士鬢如霜蒼苔雨濕偏生暈桂闕雲深不礙香
[illegible][illegible]衣分得命酒好懷佳節正相當

趙仲年號且俟

守拙蓬門不外求傍人莫笑太悠悠深藏美玉須高價
少殺嘉苗待有秋塞馬自應忘得失海鳧何必問沉浮
平生愛殺陶然叟不向斜陽嘆白頭

醉書前人壁

故家喬木百餘年文采風流似昔賢多網江魚非入市

滿籌家釀不論錢風清求友黃鸝語沙暖將雛白鳥眠
舊好豈應同木契醉中石榻掃秋烟

趙夔山席上倡和

共醉君家玉色醪咲呼鸚鵡啄金桃聯成石鼎誇公等
焚却銀魚愧我曹老去風情渾冷淡秋來山色更清高
醉歸十里人争看馬上花枝排繡袍
長日揮琴飲濁醪千年東海熟蟠桃但知傲吏非凡吏
不記官曹是馬曹滄海欲枯鯨飲劇碧天無際隺飛高
眼前碌碌皆餘子北斗南來一布袍

贈鐵筆李星士

鐵筆無情史筆同前身應是李虛中鄙夫反覆無常道

真宰安排有至公學易數年知進退如神一語判窮通
從今悟却安心法踏海吞天枉用功

贈庠友朱有經

少年力學惜三餘跡子紛紛揔不如綵筆欲揮兩都賦
青燈須讀五車書龍門水暖桃花後蟾窟秋香桂子初
游夏升堂皆達者不勝潦倒獨慚予

張天澤翠雲亭

一亭清致淨炎埃三徑深深此處開六月不妨移榻去
兩山何必送青來團成挂影迷龍杖隔斷簫聲下鳳臺
愧我俗緣今未了梨花落莫夢空回

東山寺

東山不見謝安卧衣鉢惟餘學佛徒煮乳春香浮玉洞
古苔晴暈暗金鋪坐留盤石閒偏好行遂飛雲醉不扶
誰信吾鄉形勝處舊題一字此中無

白龍寺

来遊白龍宿白龍聽罷晨鍾從暮鍾金刹廢来生薜荔
石池留得種芙蓉遠公淨社成新好蕭帝奎章失舊踪
龍也有靈穌大旱坐看雲氣盡濛濛
緇流文字有儒風絕與聰珠氣味同古譯舊傳三竺以
新知多在十年中青逃湛月臨僧舍碧樹如雲護佛宮
我亦聞鍾發深省題詩深愧浣花翁

中秋成化十一年

妻不下堂子在床中庭獨自對壺觴今皆老子不盡興
此夜嫦娥應斷腸浮世百年皆夢幻謫仙一死欠詩狂
自今以後當今夕可得酬歌二十場
披衣岸幘據胡床一飲何妨累十觴疾走也知蝗有足
[illegible]行那信蟹無腸氏然好景秋逾好老矣狂夫醉更狂
[illegible]等年間南省試擬臺今夜第三場
[illegible]愛秋光誰共論三更行坐自裴[illegible]看雲吞月復吐月
[illegible]行出門還入門那得沉酣消酒興只應不寐役詩魂
窓[illegible][illegible]能先唱不待扶桑掛曉暾
少年曾竊賦人行令作臨邛病長卿偶得新懽如夢過
田思[illegible]記忽心驚陶潛怯酒還須上杜甫耽詩亦漫成

太平同年登兒錄不才何幸尚浮生

留別吳以榮

花底相留月下迎一年三度此經行滿堂何必皆金玉
四海由來總弟兄對面短談和雪照防身長劍與雲横
自慚潦倒心如醉強結諸生歲晏盟

送顧繡衣廷表之南臺

壯志投君寶劍篇知音贈我伯牙弦看花共醉清明節
折柳時登白下船范蠡從今日始祖鞭著在古人先
乘驄衣繡都門道同輩誰能似少年

送徐推官叔盈時予卧病

不向都門共別筵寸心如月自懸懸東南便道毘陵郡

巴蜀之官丙子年燕臣不留鄉衍獄清河應讓晉明田
高門駟馬非難事佳傳重勞太史編

沈伯善號東軒

西方羨人不可親千古神交藉頡濵在几琴書先向曙
滿庭花木早知春未能止酒如陶令應復餐霞養谷神
日日知君此晰髮扶笑枝上掛綸巾

盛方伯時望重忌懷

華構鷟飛殊壯觀元龍未許獨稱豪身霑雨露天階近
手摘星辰地位高燁燁光生
御札溶溶春色上宮袍忽聞雲裡新聲落知是仙翁醉
碧桃

祈雨次韻答徐士亨羅田令

一雨西從華山至倒翻玉女洗頭盆風吹大澤龍腥氣
水没平沙鳥篆痕獲稻會須穰與億穰田何必酒無豚
歐公喜雨亭中記共爾詩篇百世存
康衢今日又擊壤不學秦人尺扣盆闔郡豐年先有兆
連江積水漫無痕勞農不惜如澠酒祭社寧論[illegible]豆豚
太史好編循吏傳漢家卓魯許無存

贈周益方

十年湖海學逃虛不向風塵冀索居一騎夕陽芳草外
九龍春雨杏花初黃金買地惟栽藥白日垂簾只看書
分得金莖仙掌露可能惠及病相如

春寒十日雨兼風銀燭金樽笑語同四海有人知國士
半生無路問蒼公悠悠世態浮雲外冉冉年光逝水中
獨許紅顏生羽翰蒼生多少困疲癃

謝徐惟聲惟礽

舊俸買田餘二頃一年僅熟兩年荒顏公有帖亦乞米
孔子在陳曾絕粮不學監河待莊叟真成魯肅餽周郎
捫心更憶前年事分取餘貲到草堂
客囊近日常垂罄
王政如天難救荒自笑舉家惟食粥誰能訪友不賫粮
飯山太瘦同工部餅菜清貧類庾郎投老始諳南畝事
十年尸素餽公堂

柚莊為吳思復作

青女飛花滿樹頭此鄉占斷洞庭秋歲充禹服九州貢
人擬江陵千戶侯三斗盎中無此樂百花庄上更誰游
傳柑不赴金門宴結社惟應到橘洲

贈陳豫齋

百年時序苦駸駸江上元龍喜合簪細雨落花成漫興
東風啼鳥不驚心杜陵濯水移家住賀老稽山載酒尋
百尺樓頭醉吹笛下方人聽一龍吟

賀前人得子

頭玉嶢嶢秀所鍾人間添箇小元龍傳家得此無憂事
對客從今有笑容挽圃築場登耙穲秋池命酒醉芙蓉
老夫亦有生孫喜霜夕相歡刈晚穜

送訓術陳公禮善星命 東徐梅雲

容邊縱縱欲留衣湖海元龍世所稀筆底風雲生簡牘
胸中星斗運璣璣一杯別酒看花飲十幅征帆帶雨飛
若見南州老東道為言千里盼餘輝

壽張漸張元裕

金紫家聲起宋朝荊溪譙胄不遙遙棠榆晚景誰同會
松栢貞姿獨後凋金縷遏雲歌嫋嫋玉花飛雪舞飄飄
從今更歷三千歲身世昇平樂事饒

贈司訓徐汝陽

花滿春壇草滿池相逢何異舊相知總看魯觀書雲日
又值程門立雪時清氣金莖承玉露高情紅袖擁烏絲
居鄰天祿曾虛席莫遣長楊獻賦遲

上塚哭弟華仲

兒已成婚女已歸孀居白首是重闈一區舊宅時常葺
百畝良田歲不饑天地無情吾輩老山川良是昔人非
九泉會面相期近自古人生七十稀

書懷寄翟舜民

閉門三日聽春雨白髮任教春事遲新水池塘出科斗
殘花庭院落辛夷浮生莊叟夢蝴蝶至味盧仝食蛤蜊
自笑坐馳猶未免舊遊遙念在天涯

登定山成化十一年

吾今行年五十七纔上完山第一峯眼空下方土培塿
迢踏上界金芙容入海依微三島路去天只尺萬年松
銀河隱隱西流急欲借餘波濟筆鋒

清明上祖壠

纍纍舊塚亞新塋富草春風吹又生七世相傳多子姓
四時追祭備粢盛同宗不受他人拜往事偏傷我輩情
富貴浮雲幾家在荒坵翁仲泣清明

次韻題芍藥

近侍名高到處傳錦亭風日占春妍一枝折贈情何限
五鼎調來味更全作相恥居安石後爭雄甘讓廣陵先
少年曾入萬花會盡日歌鍾惱醉眠

次韻殘牡丹

嚴向花前唱小叢杜鵑啼血送殘紅洗粧漫濕薔薇露
倚醉空吹芍藥風絕品更無傾國配幻身不與墜樓同
莫因榮悴成欣戚把酒來澆磊隗胸

課農寄華修棠

堯舜垂衣御九重籍田躬念在吾農三時有事誰能緩
九賦惟貞敢不供在野小臣眞蟣虱滿朝賢輔盡夔龍
年年飽暖無餘事三祝惟應效華封

永思堂爲武進熊令作

君陳令德東郊尹今見熊侯重孝思數策決科來覲[illegible]
自公退食坐琴帷孤雲注目三千里一日馳心十二時

代石大[illegible][illegible]沉後入如誦白華詩

次韻元日早朝

英夏瞻依紫極宮一九何必更東封玉球鳴處來簫鳳
雉扇開時見袞龍辟壤也迎陽氣早近臣偏受渥恩濃鴻圖億萬知
何限花甲頻頻紀著雍

寶函分出蕊珠宮濕撿金泥舊賜封北與三千貢騄牝
中天九五覩飛龍侍臣常得清光近太史先占瑞氣濃
制作于今無百代更無他筆獻三雍

一天和氣謁王宮多少函章曉拆封稽首萬年同呼虎
爲[illegible]無日不從龍賜來瑞錦春霞綵分出宮壺湛露濃

借取周詩歌盛德紛章肅肅更雍雍

壽洴瀏將送器乃翁

寶氏靈椿高拂雲小山叢桂散清芬王枝不汗年年好
鐵笛飛聲處處聞客到荆南尋橘叟雀來句曲載節君
乳泉涼似金莖露酌入霞觴醉十分

用聶大年玩芳亭韻求梅鄉博時寓淮安

草亭何處淛之西主者題詩我復題花竹但教恒度有
棟梁何必與雲齊綠鋤晚圃牆來甲紅剗春蹊酌後泥
幾度講堂歸去晚坐看高樹雀雙棲
流水浮雲東復西玩芳亭子客中題近來龍竹新梢出
直與榿林老幹齊紅藥未刪先有叶白沙不洗自無泥

綠江風景亦如此慚愧也爲得故樓
在顛張㳂日未西揮毫時復有新題同來社友金蘭好
侍立門生玉笋齊鷓鴣一聲春似海鸕鷀百罰醉如泥
于今別意同江燕故壘秋風不耐棲
颯颯涼風層角西髹燈凝夜自緘題病來青鏤多荒落
忙裡烏絲久濩編灘百年知肖墨黎陽千里恨無泥
王蜷滴盡録鄉沁江樊尚未棲

陳德光竹林詩屋

漫說風流晉七賢歲寒□得兩三椽字臨蘇子黃州語
詩詠衛風淇澳篇个个琅玕秋不洗珊珊環珮夜無眠
此中栖得丹山鳳指日高飛上九天

謝令翁遜士英羊裘 作守時所贈

何必千金買鷫鸘未遮孤白勝羔羊古人尺布謡堪咲
今日綈袍意不忘六國誰能同季子一竿自許伴嚴光
近來辟氣香薰蓋挈領時時向太陽

挽龍畀裕

文采珊瑚玉雪姿倘然幻化竟何之賓家椿樹餘千歲
田氏荊花少一枝人海飛塵空滾滾泉臺大夜自遲遲
西堂春草多佳句愁絶翻成薤露辭

次徐萬二通政所寄韻

槐里家聲簿四敀眉山人物冠前輩題名金榜
天恩重列職銀臺地位高一朶合蓮分

御爛十分朱茜賜宮袍繡成百幅題長句小製何曾數

薛濤

區區豈敢占詩豪濯學于今似并髭命偶東歸千里遠
倚樓北望五雲高野花色映青藜杖江雨涼生白苧袍
更有故人同白社風流不減晉山濤
聽罷膦雞候早朝拂衣便赴小山招行窩十二猶嫌少
帰路三千不覺遥老蹇豈能追歷塊枯株無復借凌霄
杜陵花竹郊居在未見司空得午橋
百官同散紫宸朝幾度相過不待招上相宅中春宴
好東華門外路非遥牙旗鐵馬當元夜翠管銀罌下九
霄父子恩榮能接武肯教司馬獨題橋

和徐通政世英朝天宮之作

素煙和月護三花齋宿玄都道士家天迥有人曾跨隺
夜寒無對不棲鴉清時食禄承
君澤白首窮經咏聖涯明發嵩呼同虎拜
九重宮闕五雲遮
銀燭生光射劍花齋宮咫尺
玉皇家仙人碧落騎黄隺道士玄田養白鴉壽域與天
同不老
恩波如海信無涯早寒偏是欺詩瘦綉幕重重户外遮

辛丑五月廿三得雨 時寓兵尚朴樓居

就枕東樓夢未成無端凉氣入桃笙欲知穡穡亢亢長

須聽芭蕉葉葉聲后土流膏沾赤地
皇天開眼視蒼生硯池分得銀河水筆陣縱橫賦太平

趙惟晟樓居

婺歷元龍百尺餘仙人豈獨好樓居天懸星斗手堪摘
地設溪山畫不如下視一區楊子宅中藏萬軸鄴侯書
頻令雲夢呑八九况復高談重起予

贈龍鄉丘公仲深詩文

句句驚人首首工三都手段敢爭雄洛陽紙價何其重
與此為群今又空應有風雷生舌底豈無星斗在胸中
出經入史關風教不與雕蟲小技同

送春

昔日公癡令不癡迎春詩後送春詩歲年俄歷兩辛丑
富貴真成一黍炊弄過青陽能幾度相欺白髮已多時
水流花謝無情甚蝶困蜂愁只自知

詩苦

一詩未辦一詩催急似催租吏數來縱使嘔心人不惜
真成太瘦我堪哀夜燈風雨吟方歇春草池塘夢又回
甚是幾般堪笑處捻鬚搔首撥寒灰

陳時用鸚籠

蓬駉仙驥在中庭未必前身不姓丁巧語慣調鸚鵡舌
高飛如躡鳳凰翎青田影白雲間落八璧聲從月下聽
視彼乘軒堪一笑祗應絕粒煉吾形

東莞通判宗儒徐通府士逵

元日相連穀日晴黃堂上佐至江城豈於燈夕占佳兆
人在壺天循太平詩紀年華千首富酒如官况十分清
餘寒尚覺梅花瘦別有春風滿座生
千里方山入夢思郴州有記在雁池地分南北車同軌
歲閱寒暄曆授時學貫天人如此相家傳清白是吾師
過從幾度能傾倒對面何曾觸九疑

庚子除夕

今夕何夕是除夕自喜敢吾居故廬敝　國曾無萬分
一還家已有十年餘此心寂樂惟為善何物詒謀只讀
書幾許詩遮燕酒債傍人笑道未全除

謝明府子時羅善書

昨日迎春大令衙縣香滿壁走龍蛇書評顏柳無雙士
筆陣鍾王是一家色映綵箋垂薤葉香生鐵硯泛松花
十年巻就經綸手白玉堂中待草麻

次韻吳錦衣孟章二律

昨日是穀今月人年年試筆在初春間緘如見吳中彼
換酒還思賀季真白首雲根歸綠野清時雨化及余坝
埜梅官柳同生意一度東風一度新
早執金吾一俊人獨醒不醉洛陽春集編花詠詩堪富
書揭蘭亭本家真今代鄉評為月旦先翁軍令動天坝
鳳臺登覽名主興花氣如薰草色新

後堂落成成化九年春

風雲遇朝特地睛五更呼筆賦堂成相從李愿歸盤谷
頗勝盧仝住洛城老矣何須營別墅頹然便可醉前楹
神仙華屋非吾願說與兒孫學子荊

吳時本製棺

老櫃輪囷骨相堅購来不惜萬青錢雲斤月斧揮成器
翠髹丹崖劍作田自喜身閒如傲吏誰能羽化遂飛仙
知君上壽由陰德此物且虛三十年

贈前人號存仁

醫國醫人總十全壺中天地市中仙曾沽處處賞花酒
不索年年除絲錢屢素斷須皆真道存仁方寸是良田

我来種杏山庄二一鶴相迎虎畫眠

劉阮圖為徐文禧題

東風吹散赤城霞采藥方休即飯麻作婿俄驚来此地
登堂不敢問誰家俗緣未斷當時諾舊業都非末路嗟
秖合仙凡混為一人間處處碧桃花

學諭廖朝用王汝宜張■庠友高用寅同遊石
灣

詩瘦吾寒雨不禁強依童冠此登臨波臣有怒喧朝夕
石丈無言閱古今幾處江豚時出沒一群漚鳥自浮沉
紀遊寫徧雲藍紙翠壁仍鐫鐵畫深

破霞花如碎錦坊清明時節好風光數家白墮遮東郭

千塚黃山類北邙拾翠佳人同笑語卧麟翁仲自淒凉
頹然小石灣頭醉歸路籃輿帶夕陽

病中寄示幼子邦曾二孫周召

焚香坐榻自蕭然對客無言若病禪日犯歲君知薄命
天憐野老賜餘年靈光尚有中心在濕氣偏令左臂偏
寄語兒孫要勤學為吾身後守青氈

讀陸放翁詩

放翁一去無消息留得詩名百丗誇人合仰之如北斗
我當愚者在西家難教跛鱉追騏驥敢以鉛刀禦鏌鋣
讀到點頭會意處濁来忘却啜春茶

吳以榮来會朱孟堅焦文悅吳仲義王卅端別而

有作

陳雷勝添屬吾曹遠近将迎不憚勞潮落黃田停柄楫
雨来瑣巷濕同袍行厨旋致青精飯戰茗先輸紫筍膏
明發美蓉城外別天涯回首碧雲高

華嶽規草堂八詠摘首

移山不費夸娥力門外九龍相對青十里風吹嵐入幕
四圍天設翠為屏閒雲種玉生涯好汲水煎茶醉夢醒
今母乂無排闥手故将詩句吞山靈　右山色送青

同陳益庵登其先隴

青山南畔白雲堆寸草春暉孝子哀廊不觸松崢洞去
烏會啣土上墳来紙灰殘燼飛寒食燈添餘光照夜臺

參飯可供頻可來百年家慶賴栽培
饋魚東解元王汝宜司訓
群魚在藻荷生成一雨新晴泮水清槐去也知莊子樂
饋來不被校人烹呼童便作銀絲膾適口全勝鄉帶羮
我輩老饕良可笑行厨更致五侯鯖
朱孟和邢汝文同遊東園
逍遙清世養天倪不羨黃金鑄褭蹏石上紫芝隨日長
堦前王芻與雲齊讀書臺畔辛夷塢載酒船維碧畫溪
二客同遊如赤壁都將名勝入新題
陸宗文松雲羽士
徂徠骨相傲嚴冬出岫無心偶雨逢談柄不須揮玉麈
法幢常自護蒼龍清風是處隨仙侶甘雨何時濟老農
我欲結巢尋太白人間詩債未從容
將一之植蓮竹庠生
蕭齋南向枕清泉生意欣欣在眼前三徑家風宜種竹
六郎姿態不如蓮錦棚昨日巳出地翠蓋有時能障天
但得瑯玕獻
閶闔何須玉井藕如船
賒藥謝宦克昂林梅隺林中療
藥裹年來半是賒券文多在董仙家無錢但見飛榆莢
有地還來種杏花價重黃金兼白璧功多赤箭與丹砂
從今止却文園渴不飲盧仝七椀茶
偶成二首
淡句不見張公子自笑休文瘦不禁校尉豈無青眼顧
拾遺空有白頭吟四郊芳草連天遠一夜落花和雨深
叶殺提壺人不醉兀然隱几晝沉沉
閉戶看書坐白紛黃衫年少漫成羣懷人尺地同千里
握臂三旬少一分飛葉織從春水渡殘花落莫夜堂雲
高樓休更吹羌笛百歲中來不可聞
吳以榮北庄酌別
錦瑟無聲亦惘然滄波入海月流天門前幾樽經三宿
壁上題詩閱四年嘉樹漸成雲幄密新荷能受露珠圓
僕夫漫尓籠燈但孤隺從來夜不眠
有約陳德成
曾約城南看杏花風流京兆巳還家野蒿纖纖春將老
海鷰飛飛日又斜杖掛百錢堪買酒人如兩王喜同車
煩君及此清明節金縷声中領物華
奉寄張都憲宗璐
[illegible][illegible]鬢與不勝簪憂國憂民是素心准向喜承時雨降
吳鄉懸望福星臨三千奏牘
宸居近百蠻連艘海道深何獨汗青誓備績風謡到處
有餘音
自述示諸弟
承經餘來嗣巖棲墓田數畝敢荒耕同時未然為宗子

五品承恩是大夫為富不仁非美事生財有道是良圖
殷勤寄語同胞者孝友終身不可無

葺舊居

敝廬初賴先人造四十年来我葺之不至不雕仍舊貫
苟完苟美是吾師雖非燕厦相賀縱有菟裘肯再移
手種一庭梧與竹兒孫好護鳳凰枝

葆循儉拙軒

老天賦命任窮通刻棘屠龍技已空七夕蛛絲休乞巧
一生鳩性不求工蘿衣襤褸荒山下蓬户蕭條陋巷中
謝却機心與機事漢陰獨有古人風

二貞為余[illegible]題

滌塵氷壺賦二貞寫堂月露夜寒生黄金十萬立同賤
白璧一雙氷共清國史褒旌雖作傳首陽餓死不求名
皇天應念丹心苦蘭玉都教百世榮

蓮舟為道士湯一清作

清溪道士飛下天太乙真人呼上船雲藕齊来無渴夢
碧筩飲罷自[illegible]風為弱纜絲絲動露作真珠顆顆圓
昨夜芙蓉湖上[illegible]旁人争看兩神仙

得雨呈謝[illegible]文世

城南徒步謁龍[illegible]寸丹心動兩儀風伯收聲應畏訟
兩師行令不[illegible]龍出地林林長秧馬乘時處處移
乃亦有秋今何[illegible]係先賦楚茨詩

恭甲牧書隱

世守青氊一畝宫移家如在瀼西東從前購得五千卷
憎爾神交六一翁墨瀋半池斟斗水時吟九月鯉魚風
草玄亭在雲深處不許終南捷徑通

謝同年大司徒黄公炌高題扇

細篾翩翩出蜀中令人千載憶[illegible]半規如月和容好
一統中華製度同價重自應輕白璧才疎無以答清風
珎藏衍省年年在觀物思人意不窮

追挽季公晃

十年萍梗各西東解組歸来不見公驥子有材真克肖
虎賁無貌可相同蓋丘翁仲朝還暮寒食梨花雨又風
鄉國舊游亡太半循環我亦數將窮

東陳惟大

未能自挽和陶詩除却貪嗔尚有癡百歳人生嗟我老
萬般心事許誰知羣郎坦腹真佳壻韋相傳經是令兒
且與一尊寒食酒洗妝同不負花期

謝大司馬陳公時敘惠扇

一握清風拂鬱蒸免教赤脚踏層氷書成五字會稽得
塵向三軍大將能何必據床持玉麈不須拔劍逐蒼蠅
深情愧乏瓊瑤報醉墨淋漓洒剡縢

恭和逢原尹氏山居十景為亞卿尹正吉賦

疊巘先坐

此地曾聞兩鳳吟何年遺跡到如今牛眠兆裏桐陰合
馬鬣封前草色深明月在天孤鶴去昔人懸劍百年心
時時拭淚瞻華表應念仙遊不可尋

十龍靈井

蜿蜒變化已千年不斷涓涓注玉泉古竅浪傳通海國
餘波應許潤山田朝虹飲處神光現野客分來渴病痊
幾度美珠明月夜轆轤聲歇未成眠

鳧洲春雨

東風吹雨暗芳洲鳧鴈于飛洲上頭好仗清尊移晚興
不緣碧草動春愁潤蒸杜若烟初暝香泛桃花水亂流
欲及一犂晴未得隔林無日不啼鳩

鷲嶺晴嵐

斂翼昂頭紫翠重平生不入右軍籠煙光半似鴻蒙色
霽色多歸點染中屏障四圍連石壁芙蓉一朵插春空
任教排闥渾無厭狂殺高吟向晚風

筆架仙蹤

玉作玲瓏翠作環分明閣筆列三山客從臺下讀書去
龍向天邊送雨還白石蒼苔頻拂拭青蘿曲磴重躋攀
不知誰是南陽叟三顧高名滿世間

珠丘喬林

地列三丘如貫珠丘南有客結茆廬高林偃蹇千章在
厚土栽培百歲餘拂面清風長不息行天化日近應舒

明堂往往掄材去此處鍾靈信不虛

蛟潭霽月

一洞泓深千尺淵老蛟潛此不知年尋常腥氣風吹浪
咫尺清光月在天搖樂花酣秋欲老泣珠人冷夜無眠
何嘗[illegible]藏城頭上把酒高歌效謫仙

獅岩餘基

古城[illegible]立似狻猊猶憶居民作寨時冠退風烟方泯泯
春來草色正離離沉沙未必無遺鏃紀歲還應有斷碑
城上題詩追舊跡此生何幸際雍熙

高陵黃雲

我稼年年大有秋黃雲萬頃接平疇盛傳坮里思齊相
飽卧南陽學武侯擊壤康衢知有慶輸租官府信無憂
蹇予不作長沮耦吟繹徒增竊祿羞

佳峯翠浪

佳山山色鬱嵯峨躍翠飛蒼看浩波鷗影或教隨雀影
漁歌未許雜樵歌故人別去登臨少高閣[illegible][illegible]望多
欲訪當年鍊丹處紅塵其奈宦遊何

大司馬[illegible]還三原王公西園八景

藏書屋

麥光鋪几淨無瑕滿座春風擁絳紗問字客尋楊子宅
多書人說鄴侯家詞源泉湧翻三峽學海深潮漲五車
年少郎君顏如玉近來曾夢筆生花

洗硯池

鑿得方塘半畝餘陶泓微垢此漸除萍開楊柳風来後浪暖桃花雨過初墨汁染成科斗字文瀾翻作鯉魚書臨堤立待玄雲散一鏡當中浸太虗

蒼松逕

虬髯鐵幹似徂徠遥憶先公手自栽千歳結爲泉石伴兩間儲得棟梁材玉琴送韻来書幌金粉吹香落酒杯幾度雲巢高處望兗門山色碧崔嵬

牡丹圃

不與羣芳較後先一生富貴出天然舊時移植来藩邸今日開花對客筵魏紫姚黄皆絶妙詩神酒□浸

留連都臺即是平章宅歳歳常承雨露偏

隴頭雲

悠然一片有無中頃爾溶溶滿太空他日從龍作霖雨此時隨鶴度天風松陰咫尺迷蒼盖玉氣尋常吐白虹我亦太行山上客不勝凝睇憶梁公

門外柳

十日東風染麴塵青青分得渭城春三槐華冑今當道五柳先生舊卜鄰但見低垂拂行馬不教輕折送離人飛花如雪猶堪愛撲入緗簾點綉茵

繡衣記

烏府先生鐵作肝興来揮翰不爲難一天列宿羅胸次

六月飛霜凛筆端燕許名公同逸駕風騷老將獨登壇一時勝事傳千古官樣文章具眼看

太史銘

馬鬣崙蕭宿草青董狐直筆舊題銘玉堂雲霧深如海金薤琳瑯粲若星月旦鄉評居絶品淵源家學在傳經鶴歸華表千年後遺愛猶存種德亭

謝大尹安世被　召之京

明府囊空我亦空臨岐搔首向西風屋烏舊厚三年愛坂驥今看萬里通經濟維時吾道重光明如日此心公可能馳念滄江上一勺餘波及釣翁

去思寄無錫舊尹今佟文選時貴

清鏡于今照百司花封回首在天涯陽城豈得無善政何武從来有去思雙鳳闕前鳴珮處九龍山下駐車時書生久抱文園渴願借恩波出鳳池

賀吳以榮得子成化癸卯四月八日也

雲英邂逅在藍橋弄玉同吹引鳳簫維嶽降神當此世溥天浴佛是今朝手鋤白玉田皆熟指點青雲路不遥盡羨東南来賀客延陵門外駐驪鑣

蘭堂下郎中詩集卷之四

門生錫山吳綎編刊

酬謝別駕時芳送扇

彩鳳啣圖向紫宸蒼龍噓氣轉鴻鈞成周殷夏分三統魏闕江湖共一春六琯飛灰追漢律四時成歲仰堯仁明公獨念黃楊厄先送陽和及野人

修城呈柳貳守宗疇

昨朝號令下黃堂畚鍤如雲聚一方百雉向來多壯觀六龍從此有輝光仙人自識千年郭夫子誰窺數仞墻不以蘭絲妨保障斯民頌德可能忘

酬謝明府安世

奇跡南城養病坊屢承饋藥更賫粮化行禮樂真無忝恩重丘山耿不忘八月乘槎來漢使九重下詔召星郎也知借寇無他計人在江湖仰廟堂

新塘留別吳省齋徐南山

新塘塘上好樓臺病裡多應夢裡來今日强扶桃竹杖舊人同醉菊花杯乍逢盡說形容瘦不死且將懷抱開信宿相留心未足臨岐分手重徘徊

清明陳汝信同登山

曙色沉沉北斗斜半庭殘月照梨花侵晨又折清明柳改火新煎穀雨茶且得從游酬客興不教垂老負年華香塵如霧迷行騎西度言橋十里賒

獵獵風帘村外斜[illegible]無數不開花隣家有客來嘗竹野寺逢僧留喫茶曲和陽春仍白雪坐無[illegible]與[illegible]華東君不盡登臨興欲罷餘酣酒又賒

菖蒲呈東華存誠

眞道閒人一事無居盆汲水養菖蒲清高不作市朝夢淡泊眞成山澤癯九節仙風吹玉骨一天涼露落冰壺屠龍手段依然在笑挹并刀剪虎鬚

雨中寄趙惟章

行跡蕭然絕四隣疾風甚雨動經旬一春相見有幾度兩地各傷無限神小友寒盟京兆宋元方星聚太丘陳相尋空費終宵夢不在山厓即水濱

[illegible]臭腐為[illegible]尺蠖從[illegible]有風神幽谷獨憐西疇晚[illegible]七林春塞翁失馬且須賀[illegible]尉訶人何足嗔[illegible]子空花誰友百年身

[illegible]書於水心亭

[illegible]君三日盡苦留未許說還家洞雲晚出迷芳嶂溪雨朝來爭白沙醉裡百篇詩起草夢中五色筆生花莫思身外無窮事須信人生各有涯

贈徐懋嘉

白駒過隙太駸駸大禹猶曾惜寸陰九仞得泉非棄井十年種樹始成林江湖客棹年年夢風雨寒窓夜夜心[illegible]有詩篇消[illegible]倒郢人白雪敢同吟

次韻張亭甫病目

人生通塞復何嗟銀海無端墮赤霞忌飲玉尊空竹葉羞明金鏡掩菱花春宵展轉聞清漏晝日遲迴坐絳紗會看電光巖下發晴虹貫月泛仙槎

次韻余都憲所寄詩七首時巡撫延綏等處

送王總制世昌班師

風飛雷動凱歌聲長劍倚天誰敢攖一羽有書留赤老三邊無事樂蒼生身同旅寓波飄梗髮為賢勞雪滿莖麒閣雲臺眼前是封侯不減李西平

送李郎中炯然

東游何必遇鴻濛西夏論兵與子同轉輓不踰區畫公折衝惟在笑談中巡行邊戍秋沙白譏別官亭夜燭紅奏績金門知第一古来應變說姚崇

送紀功張郎中

挽河一洗犬羊羶營壘家家易採椽破賊先鋒元帥力紀功直筆正郎賢虛弦自信驚飛翼巨顙仍聞折老拳鳴鳳舊巢阿閣上不同幽谷待喬遷

巡黑山小酌

微軀何以荅皇天屢沐恩波浩若川十載仙班聯玉筍幾迴御燭送金蓮邊城雪擁青油幙帥府春酣藥玉船共分陝猶自惜坐看花影上階磚

大川校獵

平原蔓草若紛麻畫獵輪蹄蹴落花直縱蒼鷹擒狡兔休將金彈打慈鴉誅惟湯祝除三面仰荷堯仁共一家應賦長楊獻[illegible]守讀書何啻十牛車

除夕

[illegible]歲奔馳西復東關中除夕似雲中新年世道三陽泰[illegible]日邊塵一洗空白髮不堪慈母別清尊聊與故人同五更半餉朝天夢帝座春雲一朵紅

驛亭小酌

青銅三百為君沽何暇千鍾與百觚九錫有加承帝命一夫不獲愧予辜豪吟泰華真詩伯獨酌新豐豈酒徒醉墨題緘遠相寄為憐一辱在泥塗

壽趙時傑號愛山

琴隺相從江上游愛山心跡淡如秋一年又近中元節五福都歸次九疇昔有緱山来子晉今無夾谷會齊侯兒孫載致惟南祝一一新添海屋籌

吳以榮北庄留別徐延齡

層軒高揭即吾廬看画題詩半日餘未許絕交嵇叔夜祇因曾慕藺相如荷花水動驚魚後稻葉風生吠蛤初此後相逢知幾度鏡中吟鬢各蕭疎

盛舜臣小江山倡和

切雲孤石望中危在屋真成在野疑蜀有稱公能作記
唐無杜子莫題詩不教袖裡藏東海常得尊前飲上池
只尺應須論萬里十洲三島落幽期

雪齋

蕭齋不及雪齋好歲晏瑶花滿樹開只許諸生在庭立
肯容俗吏扣門来謝家有咏同飛絮羌管無聲自落梅
他日梁園親授簡世人方識是清才

送鄭禹言

江緑蒲萄三百杯請君懐抱為吾開鏡中白髪掃不去
囊裡黄金散復来國賦今年登禹甸家聲舊日播燕臺

西髙山下春如海雀立雙松待早回

遊碩山寺谷珂上人

二十年前山下過于今始得入僧家象王有偈曾留草
龍女無情自獻花紫笋茶香勝石髓青精飯熟當胡麻
已公亦是能詩者唱和何妨到日斜

葛文重蘭汀

餘酣歗處北山阿采采幽芳晚興多玉樹舊誇佳子弟
滄江今喜息風波援琴由奏周尼父脩禊亭間晉永和
我有荷衣無芰製藉君紉佩重相過

瞿宗綸雙桂堂

先後泥金報捷時恩光喜氣浩無涯兩枝靈桂月中得

一日高名天下知西蜀文章誇獻轍東吳科第擬郊祁
謫仙借我生花筆滿袖天香為賦詩

沈時曜號畊讀

二頃山田傍太湖讀書猶自著工夫閒中手録種樹傳
靜裡心真太極圖春雨一犁披襏襫寒燈五夜擁耀瑜
卧龍不向南陽起老將誰知是老儒

包山開竹

髙車駟馬帶傾覆爭似開竹在坦途太白何勞歌蜀道
仙人自喜住方壺蒼松樹底僧相遇紅槿花邊鳥自呼
昨日黒風掀白浪驪龍飛起洞庭湖

宋文學壯游圖

傾着謫仙宮錦袍布衣無處不遊遨洞庭湖上烟波闊
采石江頭秋月髙桃葉渡時将晚棹梨花開處醉春醪
一聲鐵笛卧吹罷閒倚篷窓讀楚騷

華守端佳城圖

十里平坡千樹松望中佳氣欝葱葱青山晚映牛眠地
碧草春迷馬鬣封歲久也知人化寉雲深只恐劍成龍
客来撫景題詩罷靈籟蕭蕭送夕鍾

月樵

白日仙碁看不足采樵故向月中来影娥輪側歌方歇
顧兎毫多斫不開玉屑拾将囊裡貯桂枝束向檐頭回
息肩正值中秋節一吸松醪三百杯

寄薛秘校

南去北来何太匆匆香客思共紛紛曾從江上逢袁紹
毋向城南憶范雲落日青山空對面西風白鴈不成群
孤舟未解南塘纜剪燭能來話夜分

壽華養心

華屋神仙小洞天蘭陵道上白風烟聲歌樂奏詩風雅
介壽杯傾酒聖賢元化身閒同昔日宣尼耳順屬今年
翩翩赤壁南飛雀何必揚州十萬錢

鄒禹言西高草堂

不向浣花溪上住西高山下一茆堂森森綠樹近當戶
片片白雲低度牆作夢不驚流水響書聲常帶落花香
朱甍碧瓦長安道車馬門前鎮日忙

聞哭

辭親一哭下鄉去飲水無多飲恨多不為困窮空有此
無由拯援欲如何燈殘夜倦嘶樓鳳炊斷朝煙舉案娥
寄語五羊他日貴莫教輕作厭厭歌

次施彥清韻

坐納金飈一味涼仰看銀漢亘天長月明如水凝螢火
客醉坐花飛羽觴常棣同歌編作什芙蓉勝采集為裳
驪珠投我五十六客含兒童驚夜光

寄黃公祿

六尺書床一釣磯人間事事與心違春来幾度憐花惱

日落有時行樂歸魚浪弄晴吹客棹燕泥和雨污人衣
蘼蕪綠遍𣶒溪上笑我來遊跡尚稀

薛良器同舟出毘陵

一舸亭亭出後河偕君幽興動高歌却嫌范蠡姓名在
不識米家書畫多酒盡風爐煎野茗衣寒曉市買漁蓑
天將脫我雙銀海六出紛飛落素波

柬蔡二守時中

公家事不了癡兒汗漫尋君到海涯古有中郎今復見
我非絶叔更誰知舣舟琴劍相將處七澤霜風欲凍時
記取桐江一尊酒十年深慰故人思

用韻答吳錦衣孟章

高標玉立照清秋憶向金沙看水流太歲新春吾老矣
長安舊雨客来不金鑣曉動蒼龍闕玉笛夜吹黃鶴樓
往事悠悠何足問且將詞賦寄交游
漫勞鞍馬信清秋帥幕論兵第一流汲水定留韓井在
看碑還上峴山不大堤游女張花幄老子胡床據月樓
千首新詩三尺劍武昌甲第憶同游

用唐人韻寄甯少參伯珍

公暇紫薇樓上坐依稀東海見蟠桃為卿九代家聲舊
給事三朝地位高吹斷薰風春捲幔滴殘花露曉濡毫
丈夫有志利天下誰問區區拔一毛
湖上曾陪元夕宴醉吟鐵馬與牙旗一心捧日終能赤

兩鬢如雲忽已無對月懷人嗟別路看花驟騎說同時
鄉郎元是傳柑者重上鰲山未必遲
老筏橫天翅已垂仰瞻威鳳正來儀酒醽却為貧來借
帶孔常從瘦後移萬事鄭虔何足卜一生餘有家相知
聽宵夢到題詩處笑指西湖作硯池

挽楊進士一清乃翁

乾坤自信此生浮愛殺淵明任夫留一息遊仙成萬古
百年還愛在三州巴陵水落魚龍夜鐵甕城高鼓角秋
清白傳家應不忝只今有子步瀛洲

復定西侯蔣公來書

一緘自對寒燈拆老眼分明見紫芝元帥伏波銅柱夢
淡右人日草堂詩東華待漏聞雞早南陌看花策馬遲
千里停雲無限思十年相好家相知

挽蔣宗源

落木西風白鴈天不勝惆悵計音傳轄庚傳裡無雙士
杜老詩中有八仙宜館耆廬徐孺榻胡塘春水米家船
箕裘世業應無忝蘭玉當時滿眼前

酬庠友何天民

膠漆相投及五霜紛紛俗態自炎涼呼兒換酒五花馬
作伴還鄉一第抗舊宅春來詩帶碧新詩裁裡衾花香
丈夫早奮英雄志不負東南劍井況

冬至夜不寐

展長稱慶廿年餘乞得微軀守敝廬蝶夢殘時六陰盡
雞聲早處一陽初復來天地心應見遙賀
君臣禮未疎吾老不妨吾道長瑞雲明鼓史官書

南園書屋為華仔誠題

半畝方塘闢五畝令人獨樂古人同茆茨自向文明地
琴瑟先調解愠風几上書看種樹傳尊中酒醉浣花翁
悠然坐對南山晚此處終無捷徑通

人日後有作

昨日無詩寄草堂今朝把筆漫成章二三千卷曾臺習
五十七年成老蒼且慶自誇仁者壽居貧誰厭士之常
同朝亦有同鄉客春雨瀟瀟灑白楊

贈熊元之

東樓兩度燕君家臘月春風上筆花千碎珊瑚無習氣
胸蟠錦繡有才華他年待漏趨青瑣此日橫經擁絳紗
老我傾心好兄弟三珠雙璧向人誇

留別洞庭范文奎

歲闌知我及瓜期把酒當軒苦恨遲六館飛灰長至日
孤舟解纜欲歸時壯遊淮上青春子絶唱江南白雪詞
後夜梅花頻入夢斷鴻殘角不勝思

僧冰壺

筆元色相本來空雪裡禪心一白同玉樹波橫虛室外
銀河水落淨瓶中昭顯萬境無塵入洞澈高天有路通

細爵寒香此詩句分明身在水晶宫

壽叔祖南窓翁

臈月二十又四日自慶行年八十来四海昇平開壽域
一家和樂在春臺玉枝不汗身長健琪樹如雲手自栽
二子引將諸從姪相看斑白捧霞杯

華叔華季二弟同舟

對床清話不成眠剔盡殘燈思悄然半世功名成㬋夢
幾人心事鮮嬰憐吴中米散桐鄉外陽羨荼来穀雨前
書画滿船人不識虹光夜徹斗牛邊

水月軒

毛髮蕭蕭吹海風詩脾清氣與天通石鯨濺沫琴牀上

玉兎流光酒箪中釋子漫誇兜率界仙人休占水晶宫
何當借榻高秋夜萬斛心塵一掃空

荊門道中

五更風撼荊門樹三月花飛陽穀城古井漫詢何代鑿
荒田猶喜此時畊思家目斷行行鴈戀闕心摇日日旌
入奏一封憂太晩水程纔阻又山程

臨清牌有感

牌河南畔巷西樓太半荒凉失舊遊誰送一鴎供夜飲
漫勞雙燕說春愁梨花有夢和雲斷柳絮無情逐水流
聚散古来皆一幻前程何必嘆悠悠

贈星士

得喪窮通知素定虛中誰復躡高踪三百六旬在指掌
二十八宿羅心胸春風南浦折楊柳秋日西嶽看芙蓉
問君浩浩江湖上雷雨何時起卧龍

金陵壽王廷植

四海八荒仁壽域神州赤縣地行仙開筵宴客常投轄
買錦纏頭不吝錢萬斛天香来月裡一枝玉樹立風前
後来世澤知多少浩浩龍江無盡年

喜雨為徐羅田題

雲霓昕夕望懸懸少露丹衷叩老天今雨一犁如舊雨
公田百畝及私田洪惟
充舜重熙日孰與春秋大有年欲作扶風亭上記才疎

擱管不成篇

未社先聞賽皷喧村村泥飲日頻繁西疇舊有農夫慶
東海今無孝婦寃不復爭桑如茧邑休教買米向河源
普天
帝澤洪如許拖甕何人苦灌園
縣庭少訟理桐絲餘興還吟喜雨詩㵳㵳水流春徑遠
悠悠雲度晩山遲三農不受征徭困一物皆蒙造化私
從此曾孫頻多稼甫田何獨咏如茨
絃歌亦似武城中忠信猶能十室同騎馬行春勞地主
命龍為雨椅天公謳聞兩鵠股當復信得雙鳧水自通
惟嵗休徵良足羨西京舊令有何功

瓣香祠下祝龍湫毋作神羞令亦蓋句曙高雲飛石燕
來朝新漲沒涯牛眷肴詹吏能動而始信商書乃有秋
一飯也知蒙
帝力渝埃無以答鴻休

篤尺辟號交竹

子猷家決千年在老眼相看只此君對酒座間聰夜雪
談詩石上掃秋雲支節截取蒼龍骨吹琯飛來彩鳳群
桃李洛陽年少客糊雲覆雨自紛紛

寄薛勤有

一別悠悠萬里外屋梁落月見清顏重游不到酒泉郡
太瘦真成飯顆山何處鳥歸殘照裡異鄉春盡落花間
功名努力須年少莫待蕭蕭兩鬢斑

東庄

東庄主人湖海豪白眼看人奔走勞花竹自能隨地種
樓臺何必倚天高大闌小簾試雪屐上若下若候春醪
杜老百花陶五柳千年之上我同曹

贈沈郎中時易子

沈令家聲海內傳菁莪樂育長孫賢鳳毛麟趾鍾靈地
魚躍鳶飛率性天絳蠟銀荷燃雪外瑤林玉樹立風前
題詩莫恠頻相勸大阮交游二十年

積慶堂為方伯臧時望題

紫誥鸞回兩度頒向翁華髮映朱顏千金不出三家市
一簣終成九仞山報喜鵲從簷下過謝
恩人自日邊還高門久矣容車蓋清白家儀在座間

乙未歲九日有感

秋來日日雨如麻無路出門空自嗟鴈送秋聲先懸候
菊知人意未開花實傷稼穡民飢甚虛服參苓母病加
吹斷西風不落帽龍山只尺似天涯

胡玉田

半學山臞半學仙秫田不種種藍田養馴雙雀護春畝
呼起一龍耕曉烟蒼水成文出玄圃白虹吐氣上青天
區區三獻良可冀待價而沽羡爾賢

徐味閑

平生不逐利名忙化國華胥是故鄉睡足自酣玄石酒
道腴如食大官羊高山流水鐘涎久明月清風旨趣長
白石煮來成一飽高眠厭飫北窗涼

胡惟章東谷

伊人無事事幽棲李郭高風入品題得地不須君子竹
卜隣何必瀼東西食苗皎皎白駒至遷木嚶嚶黃鳥啼
睎髮朝陽能起早扶桑只尺聽天雞

孫希悅同賞牡丹

平生富貴出天然百寶無闌也自妍爾汝兩忘傾蓋日
陰晴相半養花天酒沽白墮當光酌詞和清平寫後篇
不有徐卿東道主賞心應復負今年

病中戲作

十年宦海脫風波恠底風情老更多中聖取為狂李白
坐禪今作病維摩羲莊秖自勞人耳良藥其如苦口何
旦旦清齋從此始焚香讀易養天和

贈謝熙

謝家玉樹喜相從不是西堂夢裡逢別羽一歌輕下里
白圭三復重南容墨池科斗春波煖書院薔薇曉露濃
休羨昔人曾及第千金鏡下有芙容

宜興楊令予故人杜郎中益之婿

南宮郎署東床客玉潤冰清兩得之作宰卞臨陽羨郡
登科曾及少年時勸農大野無荒地弔古長橋有斷碑
只恐還鳬留不久又隨阿閣鳳來儀

僧顯號卧雲

一榻卧雲山下住出山雲護衲衣來炎光但火遮欲斷
涼影和烟掃不開天際時時飛杖錫人間處處雨花臺
馭風我欲學列子相逐乘雲老萬回

東吳文瑞

海蚌生珠已有期為君先賦美璋詩金風方值七八月
玉樹將看第二枝從此公侯應袞袞只今麟鳳正儀儀
君家積慶淵源在季子名高萬古知

醉墨

六經心醉已多年別有風情學醉顛醽醁百壺供草聖
前對一斗如詩仙風清月白生花夜鬼哭神號雨粟天
亂走龍蛇渾未醒硯池如海起雲烟

華守和友梅

平生交誼托蘭兄元坐相看免送迎積雪層冰無變態
翻雲覆雨不同盟上隣惟許林和靖作賦時來宋廣平
歲晚廟廊須汲引只今鼎鼐要調羹

有感結句引古

班氏家聲孟母鄰秋蘭為佩手曾紉綠窓自分為貧女
金屋何心列美人羅扇未秋猶棄置寶珠將晚合沉淪
餘生埋骨家山下尤勝昭君作虜塵

織就雲綃剪製頻黃姑何事復生嗔望窮烏鵲秋將暮
聽徹金雞夜向晨淚逐露珠餘萬滴眉臨月鏡只雙顰
一年一度曾相見尤勝嫦娥不嫁人

挽王狀元一夔乃翁

先鋒鼓勇不辭勞殘寇斯須命莫逃半夜大星營壘隊
雙龍長劍匣中號郴陽遺愛嚴神祀蓮幙多才進法曹
莫道皇天無老眼大魁名重玉堂高

秋夜次潘時學韻

同袍未可說分襟秋思無如巧夕深靈鵲只從天上度
亂蛩偏向客邊吟久遠楓陛勞清夢多病萱堂候好音
牢落非君誰慰藉西風落木又聞砧

西亭露坐對披襟素綆銀瓶玉甃深阮籍豈無青眼在

少陵曾有白頭吟百年老我誰知己一曲憐君獨賞音
天上婺星自歡會人間思婦泣秋砧
元夕次秋官陸孟昭韻三首
一臺二妙愧吾官半百功名念欲闌緑酒且須令日煖
青燈猶記舊時寒流蘇影裏連雙綰拓枝盈盈轉七盤
自是東君能好事家家常謔笑掀成歡
一倍鄉心及早春若為同作賞春人才高陸子先成賦
年少潘郎又捲茵入夜偏憐燈焰好知更却怪雀聲頻
外叢蓋旋休相笑揄盡瀛洲九斛塵
之逕懸隨泰逕階生涯都在百年中金吾不禁三元夜
玉宇無雲萬里風杯酒誰能浮太白花枝我欲挂長紅

醉來頻裝蓬壺興會踏金鰲到海東
施彥清堂成
森森玉樹與雲齊屋上青山屋下溪長者車通巷南北
少陵宅在瀼東西能祥有子充閭慶樂賀新詩滿壁題
種杏仙家白榆近飛空何必架丹梯
哭宗叔順心翁
萬木堂中間疾時把杯猶自強支持焉知頃爾三句別
便作悠然萬古思舉世多於同姓薄惟公不似五倫[illegible]
淚鶴聲裡清秋淚紙有城南月色知
修短雖然付老天許多塵事若相纏未全白髮先成[illegible]
那得丹砂可作仙有子傳經端相繼無人懷德伯虞貲

壽藏手植寒松在長夜清霜伴鶴眠
平生行誼古人風都在頑心小傳中中道雖云能者鮮
薄夫未必與之同向來尚說江東獨此去誰令冀北空
回首竹林成一夢淡烟斜日思無窮
寄盛舜臣
高齋秋亭漫興詩秋亭別後不勝思舊時望月渾如夢
今夜看花未有期百事無成人總笑五窮未送鬼相隨
憐君年少多才調悔殺從前識面遲
李永錫號樵讀
儂君生計近何如十里青山一卷書斫破白雲秋澗靜
吟低明月夜窗虛會稽太守童何在玄晏先生樂有餘

鳴鳥嚶嚶亦求友欲攜琴劍上隣居
次華守瑩韻
過雨梁溪春水深含毫策馬共登臨輞川圖裡詩為爲
太白詩中蒼耳林有子讀書仍讀律其人如玉又如金
巢雲不作乘軒雀亦有青天萬里心
徐廷秀號華樂
堯舜吾君堯舜民學書未就學耕莘誰言伊尹非同道
自信龐公有後身嘗過錦鴻江郭雨牧田黃犢野田春
歸歟我亦明農者社酒招呼不厭頻
馬廷義號雪蓬
今人古人二高興直以梁溪作剡溪天上玉龍纔飛戲

沙邊白鷺不驚棲酒携殘臈傾杯滿雲挾餘寒壓樹低
宵著老夫蓬底坐雪簟氷柱為君題

節婦為薛汝靜母題

汹湧中流砥柱孤碧天秋月湛氷壺由來凜凜一節婦
勝似膚膚千丈夫羽翼雙飛無鳳侶文章五色有鵷雛
作詩為待觀風者直筆他年付董狐

中秋宴莫吾禮樓次梅菴高惟清韻

清光不到庾公樓錦席高雲且莫收良會百年能幾度
相思一日抵三秋羅公有杖應難覓郢客能歌不易酬
聽徹琵琶須盡醉青衫無泪濕江州

重恩堂為吳處明作

慶澤源源百世存延陵舊業是清門衣冠本際風雲會
橋梓同沾雨露恩琪樹生風吹士榻碧桃如雪映兩尊
趨庭久矣聞詩禮時復分甘有令孫

仰高樓為前人作

大哉聖道若天然見道分明即見天十二闌干千仞外
九重宮闕五雲邊南山突兀橫書案北斗低昂掛酒筵
談笑恐驚天上客元龍只合下床眠

生日成化八年

正月八日是穀日五十四年非少年愛日幸能娛膝下
瞻天猶似在
君前若敎無恙老更老休問有孫賢不賢卜得豐年晴

宜好早分池水浸秋田
連日陰陰今日晴天時人事兩相成雙親共祝八千歲
衆客連飛三百觥憂國年年祈大熟添丁个个學深畊
三都舊事君休說四海于今靜甲兵

徐延齡自有樂處

早入儒流咏聖涯循循博約是吾師白雲芳草閑行處
霽月光風靜坐時陋巷一瓢聊自適大烹九鼎欲何為
濠上有客知魚樂此樂多應人未知

蔣朝會丹成

落日輕風好放船主賓相狎興悠然乘槎我欲浮于海
作楫君能濟巨川帆影飄翩橫鶴外酒香拍塞白鷗邊
晚涼移向南塘曲醉聽吳娃唱採蓮

登樓次韻吞黃公祿

壺矢觥籌漫未收主人延客醉清秋蟲聲晚到偏依井
山色晴來易上樓憑依雕闌能眺遠免敎蠟屐更尋幽
清光共領中秋月不為區區仿史留
大火西流值華收准南一葉報新秋思君即命千里駕
引我同登百尺樓山近杏林堪攬秀水流花逕亦通幽
刀圭不費黃金買只許新題壁上留

次韻徐士亨得子

出守名藩屬壯年一心清白得天憐千尋海作還珠浦
十里山為種玉田從此公侯當衮衮向來瓜瓞亦綿綿

作歌共賀徐卿子大筆誰居老杜前

賀余方伯士英得子

自天降瑞長庚夢滿室生光明月珠宰相門閥功開後裔
文帝命脈衍兆儒終成漢室七才子不減商家五丈夫
兩度我爲湯餅客哭看蓬矢與桑弧

訪徐延齡歸南山

湖水南頭徐孺宅三年相約此相過南山白石依然在
北斗黃金柰爾何歲儉林田如種玉竹深茆屋不牽蘿
賢郎肯構慈闈從侍意如君信未多

題楚観新居

楨守高明地位寛爲君今日賦斯干五株桃樹逢春茂
百歳萱花帶笑看選宅有田皆種玉升堂無客不峩冠
買鄰百萬吾何有載酒時來看藥欄

薛良知號勤有

周天三百六十度此運何曾一刻休君子法天當不息
伊人玩歲亦堪羞詩書發解盛無日稼穡維時乃有秋
孫重昌黎遺訓在孜孜端合繼前修

挽葛天辟

兩廻問疾過君家扶步猶能酌我茶造化小兒何太苦
雲霞交交竟堪嗟無人相對東橋竹有鳥空啼別院花
起起夢醒終不起果然殘歲過龍蛇
奄然騎氣杳何之已盡流年不盡思斗酒[illegible]約

百緡曾助草堂貲義風激世與京上經術傳家有令兒
老淚不勝揮落日春山寂寂草離離

挽松軒華全侶

杖屨何由覓舊蹤軒中人去只蒼松月明空自舞玄鶴
天闊也應騎赤龍上國故人懷永好南齊孝子仰同宗
傷心下馬看碑處宿草寒烟斧屋封

贈施用行

坐叱於菟守杏林翩然騎鶴過江陰暖風病草回生力
夜雨殘燈話舊心漫道新詩輕萬戶獨憐秘訣重千金
學仙羞更從遊去老我蕭蕭雪一簪

奉答鄧守龍

繡衣白簡出臺端坐使吳中百姓安河潤有波餘九里
春風特地及孤寒名家已近魁三象政府當居第一官
聯日臨淮雙白鹿相隨五馬到江干
五十投簪一腐儒未同朝請感頭顱自憐荒徑菊猶在
誰念今年錐也無傲吏養生猶洒轍步兵垂老却窮途
明公吐握人皆仰愛我應如屋上烏

徐尚賢加冠

滿堂賓客賀三加道在成人豈浪誇執法定須簪豸角
登科先擬插宮花若翁內翰無雙士先世南州第一家
況復立春當臘月東風喜氣浩無涯

送鄧廷器使施

使星萬里逐輶車故國松楸祭掃餘別路正當賓鴈候
同寮多是大鴻臚甕城北去青山少金吹西來碧樹踈
御席沾恩歌杕杜珮聲搖月早朝初
次韻題荊郡趙太守璉家乘 縉雲人
韓王家法重當年儁及雲仍亦象賢琴隺相隨身共老
弓旌不赴志彌堅老農望雨六月旱太史占星百里天
今日黃堂起烏府文章勳業許誰先
乃翁種德誰同調諸母宜家共一心白璧連城無定價
朱絃猶越有遺音傳經不癈床頭易濟物曾揮橐底金
家慶若非來自昔賢聲那得到于今
公庚子孫山澤儒喬木千章蔭故居彼時原憲只拖履

今日辛毗能引裾清白士風辭十萬淵源家學陋三餘
卿雲五色為天瑞人瑞如雲孰更如
蘭玉森然百世芳鄰庚萬軸屬家藏俯觀東海一勺小
仰祝南山萬壽長依舊光風與霽月幾田烈日共秋霜
玄孫展祭紆金紫宰木如雲被
寵光
起家共說舊王孫文采風流萃一門書屋夜燈清有談
墨池春水浩無痕郢人白雪知誰和魯國靈光喜獨存
卜築雲塘最深處風光彷彿是桃源
殷勤箕帚事移天目擊心齋女誡篇青鏡流年三十後
蘩砧黍露一朝先自憐此道如絃直誰謂吾心匪石[illegible]

哭向青山萬行淚只今幽夜咽寒泉
不羨南朝相府蓮北山猿在自留連落花如雨藏春塢
白石生雲種玉田夜壑蛟龍成夂卧秋天鵰鶚任孤騫
追封柱史稱純孝燕許文章載青篇
贈童雪窓
道人飲茶不飲酒長日爐熏伴寂寥杜甫詩中海棕樹
王維画裡雪芭蕉白雲滿地着蠟屐明月在天吹紫簫
老我風塵易憔悴引年空自羨松喬
挽唐時濟
丱角相知到白頭雲泥十載思悠悠同修野史蘭陵日
獨作山行竹院秋吾道只今成落莫斯人無復擅風流

絳紗帳底皐比在忍對諸生說舊遊
贈金陵翁七兄時寓宜興法藏寺
尋君欲上雲陽道陽羨相逢亦偶然十日苦留雙樹底
百年高興一樽前長橋月白吹簫夜大野霜清倚劍天
花滿鳳臺春似海東風聯騎約明年
次韻武功伯題壁
閣老文章一品題具區依小虎丘低曾攀天上石麟角
不数人間金裏跨桂館門開何必和桃源路熟幾曾迷
彎弓昨掛扶桑樹夢裡天雞半夜啼
送友歸南中
一年一度會京華千里瞻雲又憶家安得揚州騎白[illegible]

相從匈漏覔丹砂葉飛驛路停寒騎霜落江城急暮笳
想得登堂稱壽處綵衣五色剪春霞

寄華循禮

北上遥遥幾夢思南還又恨洗泥遲芹香燕子春來雨
草綠王孫別後詩江左風流惟此客花前咲語定何時
二泉亭上清明日烏帽從君一醉歌

留別華楚規

處處相迎日日陪客邊懷抱為君開南齊孝子名猶在
北郭先生聘不來紙帳㒺雲聯夜榻玉壺和月瀉秋杯
孤舟去去澄川道夢落蕪塘定幾回
相留十日不嫌多駒隙駸駸苦易過客裡寒暄今兩會

尊前子夜舊人歌綠袍我亦憐須買璞玉誰能識卞和
南浦綠波非此際西風錦樹柰愁何

遊西湖天竺柬張方伯宗器

紅白花開滿道邊下坡騎馬快如船五峯秀接三天近
千古風流一地仙粉識野人非舊雨誤傳方伯是同年
湖頭春色濃如酒自向山亭飲冷泉

又柬張方伯

紫薇樓上望神京猶憶朝回一字行塞上斷鴻千里信天涯芳草十年
情九還自合歸方伯一病誰能起長卿後夜相思有明
月子陵臺下照灘聲

元日春陰一日晴湧金門外踏花行兩峯亦比雪山重
七澤何如湖水清借我不妨官馬瘦逢人猶識故侯名
林逋舊宅有閑地直欲移家老此生

讀甫山集䟦太守銘之祖也

萬卷汗牛空自多一編圯下更無他紛披琳琅金薤葉
擊戛珊瑚玉樹柯崖邸苦吟頭欲雪
帝廷縱奏口懸河浮生草木俱同腐獨有靈光歇不磨
太河有歎王無睱五色亹亹重搴嘉歌頌多歸清廟瑟
文章獨放大方家仙覂已化遊城隺
御宴曾簪禁苑花不得卑為李膺御拜瞻遺像一興嗟
一覽瑤編散百憂黃塵不復眯雙眸力勝鼎鼐千鈞重

名與江河萬古流秋月華星人快覩陽春白雪世難酧
孫枝秀發承家學大雅遺音振未休

永嘉柬劉僉憲廷吉二首

海雲如雨濕行旌按節重過白鹿城獨步早魁多士選
四知已重一廉名停苹寄跡分南北伐木交情若弟兄
昨日行臺今兩榻半更清話慰平生
長鋏歸來聊復爾布帆無恙亦悠哉五風十雨三春蓋
萬水千山一客來知已未酬成兩覿行年將老覺心摧
獨憐丹鳳門前月依舊清光照柏臺

柬蔡時中別駕

九山燕坐對爐熏忽見春空藹藹雲下里誰能為郢和

大韶今復在齋閣舊時有賦誇司馬異世斯文感右軍
追想江南好風月秖應別駕得平分

次韻陳都閫麥童得魏太守銘觀魚之作

五馬行春老將營臨池作賦客懷清飄飄揚柳輕風起
細細桃花煖浪生恩澤自能分太液劫灰何必問昆明
濠梁謾說知魚樂川泳無如此遂情
南池小院試春茶茶罷持杯醉杏花獨樂豈能如衆樂
有涯未必逐無涯名從魏闕登黃甲詩在揚州擁碧紗
今日郡中公事簡不妨頻過故人家

寄靈隱不虛上人無畫其師

禪窟儒流得妙傳千番貝葉寫詩篇前身不是韓京兆
今世相逢賈浪仙花氣滿湖薰曉酌雨聲連日惱春眠
明朝候我來靈隱掃榻焚香石供前
春風吹滿給孤園南極下臨東照軒古座青蓮香冉冉
高臺貝葉影翩翩千燈相續如山壽一鉢常存尚
國恩聞說禪房好花竹相尋可許倒芳樽

酬余都憲士英寄書

京口春風送綵舟幾因夢繞甕城頭三邊使去將
嚴命五月書來慰遠遊
帝閫惟應心向日賢勞不覺鬢先秋相看夜夜天河水
一派遙連渭水流

諸可立恰似村

聞說杭城舊卜居依稀風景在郊墟鄰翁久賣成都卜
野客時乘下澤車春雨東園啼布谷曉雲花島擁芙蕖
王充自是家貧甚柳市南頭去閱書

送余都憲士英之延綏

旬宣方鎮出群材又屬安邊捴憲臺今日東州楊子去
昔年西夏范公來及時甘雨隨車降到處頑雲逐劍開
收拾戎功奏
當宁看君平步上三台

趙氏望壽藏

廢世良如大夢然佳城預卜馬頭前黃金盌內無多地
碧玉壺中別有天蕭蕭幾人非麻失草深何處不牛眠
君作若等籛鏗輩此穴還虛七百年

用韻寄趙松軒及乃姪世芳

破悶惟甘茗椀香合歡無意覓萊郎清簫美月春襟豁
細葛含風午座涼白石滿山蒸玉氣青芝匝地映金光
養生料得存三景檢過黃庭第幾章

施克莊先世杏林圖

常將一七起沉痾種杏何如種德多海上藥方皆舊物
江南春雨是餘波養成丹實曾身穀寫得黃庭可換鵝
世澤無論三百歲為君呼酒一高歌

次韻答徐梅雪

不求富貴只求仙負却朝家正渴賢居士山中織世層

將軍海上駕樓船千金藥在富憂病十屋籌多莫問年
應有南鄰乘興老時時來到藥欄邊
官府多煩上界仙何如瀟灑竹林賢碧窗滴露點周易
明月看花上酒船強健千齡輕崔箕太平一曲佰龜年
東風吹過江天雪那得星星到鬢邊
游仙未必讓蘇仙詩聖還應共草賢健步散扶靈壽杖
閑居慵上孝廉船有錢買竹餘三逕無曆觀梅又一年
聞說春來學巢飲鶯峰移在海棠邊

用前韻自述

自哂凡夫骨未仙長生有訣仗高賢守株漫戀燒丹竈
絕粒曾逢散米船今雨交游如舊雨新年景象入中年
塵函一劍知何用夜夜龍光北斗邊
披憾多慚對水仙出門一笑憶前賢天荒地老猶如舊
月白江空客在船羅襪生塵來夜夜銀臺瀰酒度年年
縱然金谷春如錦春盡花飛若箇邊
為郎粉署似神仙高步今推後起賢冰相漫將余作印
吏人休笑鐵為船相從學道二三子自解知非半百年
但得五經都在腹便便誰敢更嘲邊
花中韻友橘中仙時復嘲杯樂聖賢捨得蹉跎江萍似斗
移將泰華藕如船田車指點麋鹿縣擊壤謳歌大有年
天遣老夫疑作伴便須結社白鷗邊

臘月廿四

此夜家家祀竈神毋將遺事世相因難除鬢雪除庭雪
不掃心塵掃屋塵浸浪渾無官裡況從容不是客邊身
雙親長健妻孥樂莫怪燈花報喜頻

壽徐內翰惟正

初度江梅花正開調羹事業此胚胎三百六十日將盡
一半八千年又來白髮幾人能[illegible]青春有子更多才
老天知我平生好早遣還鄉把壽杯
十萬揚州百萬錢丹砂為米玉為[illegible]山崩傲令開客
青瑣趨陪舊從臣此夜象天皆守歲明朝何地不逢春
也知曳紫紆金好絲服[illegible]能着白[illegible]
屠蘇清冽醉金杯醉倒壺天日月長六出紛飛兼五出
一陽來復又三陽謫仙舊上金鑾殿裴相今開綠野堂
袞袞公侯應有待徐卿積善興尋常
一田海屋請添籌四十年來又四周休羨浩翁登史局
也勝白傅謫江州有心不動能過孟無[illegible]表陽情欲報劉
三樂都全從古少世間何物更須求

用杜韻寄趙民望

層軒獨自據胡床細勘彝同日幾行鉤鴿[illegible]明初試一[illegible]
鷓鴣斑熟漫焚香一林風竹水蒼玉半沼秋蓮雲錦裳
知賀新涼應命酒藕絲吹比鬢絲長
蓬萊只合綴仙班風月襟懷玉雪顏夜從一[illegible]
[illegible]船十里看花還少陵語及君臣[illegible]

他日可能同落帽狀元坊外有龍山

用前韻答黃杏軒

金匱丹書攤滿床晴窗點檢幾多行鑿通一井寒泉脉
散作滿城春雨香澤畔騷人蘭作佩雲間飛鵠菊為裳
刀圭若也能分惠千丈何憂白髮長
養得丹砂白玉床冥飛無意入朝行廣平信我心如鐵
太尉從渠是自香看度山雲時拄笏行沾花露晓褰裳
浮生遮莫千年計不抵邯鄲一夢長
清才雅志許誰班宅有楊梅巷有顏本為避人壺裡隱
却緣買畚市中還竹林千畝蔥百畝蘿屋一間雲半間
須信君身有仙骨海東四首是三山
萬里知君不慕班一瓢笑我欲睎顏雲深采藥山中去
春盡看花月下還家甚有才賡白戰病多無力挽黃間
便須絕倒開烏論不負平生仰太山
朵指王春幾度班羞將青鏡照衰顏自技淨社成三笑
誰引仙家覓九還雁影秋橫江漢上龍光夜燭斗牛間
故人迢遞音書斷招隱徒勞賦小山

又用前韻復趙氏望東郭存誠

忽看露井凍銀床况復西風白雁行有樽君憐桃葉若
無錢我負菊花香滇南薏苡將車載江上芙蓉逐客裳
覓得青泥緘錦字短歌一曲別情長
一代文章屬二班仙舟兩度得承顏更來看竹何須問
應許借書終不還吹浪魚遊青鏡裡嘶花馬入畫屏間
詩家風景君多占一曲溪流十里山

用杜韻寄趙氏員

夜涼誰弄參差玉疑是墻東有鳳臺半百形容嗟我老
幾回懷抱向君開夢中亦復啼難語別後真成挽不來
立待重陽同泛菊天東須遣六龍催
家愛風流趙公子綸竿獨立海之濱滿天沆瀣秋光迥
出水珊瑚樹色新爾汝忘形嘗救蟻東南書美復何人
此回不是輕軒冕着望潘郎雅拜塵

用杜韻寄趙氏度

東風花柳野亭春幾度肩輿訪故人老圃嘉蔬無馬齒
賓筵羨味有猩唇鼎緣學道存金虎符為辭官解玉麐
悵望若翁仙塚在松間一笑是前身
空翠濛濛濕客衣盤陀石上坐忘歸春溪綠樹鶯聲合
雨逕蒼苔虎跡稀自醉不言卿且去同題争羨筆如飛
今秋若阻登山興只恐司盟未敢違

用韻寄趙克柔兼柬陸雲齋

滿天涼月袖青蛇四座春風酌紫霞已向洪都分士榻
何須閬苑覓仙家六經在笥余為癖一樹當庭玉作花
翠竹白沙江上路軟紅香土洑東華
無恙休言廣客蛇學仙應服曼卿霞閑尋我亦從揚子
好客誰能似鄭家夜靜露香灣岸芷春間雲影傍溪花

平生飽得幽居趣十二壺中貯九華
萬松樹底斷龜蛇鬢髮如雲兩頰儼呂叟曾題東老壁
麻姑尺降蔡經家年豈彭澤縣中秋春色武陵溪上花
不日相從錬金骨豈應報德乏瓊華
醉中揮筆走龍蛇夢裡曾吞五色霞到處都傳司馬賦
無人不識士龍家山中風落收松子籬下霜清採菊花
更是近来能習靜焚香端坐誦南華

用杜韻荅邵立齋

十二行窩處處春太平今復見斯人中朝聲教漸窮髮
翰漠腥擅絶沸唇端子昔年逢賈島范公何日薦麟
從来窮達須史事萬古乾坤一寄身
斯文相好重留衣結素頻頻約我歸宣室逐臣前席在
安昌弟子後堂稀吹簫月下雙童立放棹湖邊一隺飛
明日黃花須爛熳未應天意與人違
到處逢人真率會元非舞榭與歌臺風吹野樹秋聲動
日漏江雲曙色開徑比陶家花更好莊如崔氏客須来
相從莫遣飛觴緩兩鬢其如急景催
萬卷生涯一區宅買隣都住大江濵我緣渴病抄方急
君有清才得句新落帽又逢黃菊節舉杯何待白衣人
賞心樂事無多日浪說曾揚海上塵

贈杭守張世樂繡衣

少年簪筆侍明光白簡生風鐵面霜鄉里衣冠即珂里
廟堂勳業自黃堂東西兩道飛埃凈南北雙峰過雨凉
堤柳千株松九里他年遺愛比甘棠

寄張天錫

五柳先生懶折腰如君逸氣薄雲霄三公不換一日養
萬舜何如獨酌謡屐齒踏殘天竺雪硯池呑盡浙江潮
冥冥萬里孤飛隺握粟從来不可招

用韻荅奚元啟六首

對語長安各捧頤玉童兩兩送金巵別来舊榻虛官食
寄到新詩羨色絲詑竹歲寒成晩節鳳梧春雨長新枝
浮花浪蘂知多少撩亂風光得幾時
倚楼東望獨支頤何日能来共酒巵神女賦成誇宋玉

中丞官罷老衰絲潮聲帶雨通桃葉春色衝寒上柳枝
莫遣人生似鴻燕年年南北不同時
倚天長劍拄君頤醉客花前金屈巵石鵲化来終是印
金蠶眠後却成絲小年自信穿楊葉老態應慙舞柘枝
五十服官當此際休言楊意不逢時
每聽談經即解頤微言非寓亦非巵名垂天地留詩卷
手製虹蜺作釣絲騏驥暫勞虞坂駕鳳凰終占上林枝
燕臺三月春如海花撲吟袍北上時
養生無術到期頤況欲江河實漏巵兩刖卞和猶有玉
多悲墨翟豈因絲懶從狡兎營三窟甘學鷦鷯守一枝
屈指沠年今五十知非却笑未多時

死後含珠得控頤生前有酒且盈巵江淹文蹟因還錦
杜甫家貧尚乞縑凋盡霜松多老幹驛亭風柳總柔枝
虧成萬古皆如此何必浮名在一時
用韻答張世鳴燕自述
風流京兆是前身往往詩成泣鬼神關黨頗為將命者
蜀鄉知有問奇人露華仙掌凝緗水烟柳公堤染麴塵
多買碧香同一醉只愁吾老不勝春
夢裡生涯醉裡身詩神被惱為花神獨醒澤畔紉蘭客
長謫河西斫桂人數萬伏屍蝸角戰十年眯目馬蹄塵
消磨未盡風情在須就西湖一笑春
駒隙光陰草露身題詩只恐太傷神三千花底來青鳥

十二樓中舞玉人竹蕙雲邊衣濕雨凌波月下襪生塵
西飛海燕東流水不解留春只送春
用韻與陶克敬
學道工夫自在身遊吳適越暢心神經過西子湖邊路
尋訪東皇紫下人白石丹房清似水清風茶碗綠飛塵
袖蛇膽氣彌豪甚誰信渴腔都是春
捲欲清平置此身元和三燕養元神門栽碧柳似陶令
擗近赤松非世人金鼎常溫元伺火石床不掃自無塵
若能乞我花三朵不向人間種癡春
得雨次韻答趙良度邦立齋
一樂能令百悶消抱琴負劍復操瓢恩沾赤地商霖雨

喜溢蒼生禹甸苗襏襫只須朝曝日桔槔何必夜迎潮
新詩和罷閑揮灑洗硯池頭亦種蕉
當道趨炎汗未消豈應貨殖勝簞瓢君才自信堪為棟
我學焉能似殖苗山館獨來朝暮雨海門相近夜聞潮
乞盆盛酒堪同醉何必荊州魚枕蕉
博山相對篆烟消一曲高歌酒一瓢喜雨有亭仍作記
大田無處不芸苗雨聲落地初疑瀑海色連天不是潮
葉葉翠陰都顫碎南風何事妬芭蕉
閒中白日倩誰消酌水長生一木瓢黃鳥嚶嚶鳴澗樹
白駒皎皎食場苗時清舊有麟居藪沙息今無鱷在潮
萬里雖嘗曾入貢無論野葛與山蕉

清風一灑俗塵消澹落休論瓦石瓢瓜熟青門將抱蔓
菊移甘谷已生苗低頭吏部唯東野並駕中郎有李潮
一餉鈞天無復夢五更山樂雨中蕉
十日火雲吹不消一軒隱上瀉天瓢千倉便擬盈周粟
百畝何須問宋苗漢丈圃中休抱甕潯陽江上亦通潮
終宵喜極不成寐況是西窗有綠蕉
雨氣東來暑氣消樹頭歷歷響風瓢農心不復憂無麥
帝德從知格有苗詩就百篇追白雪酒酣雙頰上紅潮
豐年臈有維魚夢不是隍中覆鹿蕉
用韻答張世鳴
珊瑚樹老海東頭曾學任公下釣鉤影落酒杯中夜月

涼生詩鬢滿天秋尋仙有夢通三島作刺無心領八州
便欲贏糧往問道一朝千里恨無牛
不遂諸生應鵠頭摐㬥舊物有金鈎呼来上若百斛酒
醉倒西湖十頃秋樂似賢人居陋巷詩如太史到随州
煩君引我乘槎去也向天河識女牛
長日長吟吟白頭酒酣擊碎珊瑚鈎杏花春雨江南道
衰草寒烟塞北秋作宦不同上柱國還家猶勝古滕州
此生何幸逢
尭舜叩角羞騎甯戚牛
閒倚東西閣上頭寒江落日上簾鈎英雄倏忽成陳迹
風景依稀是暮秋首蓿有盤供庶子葡萄無酒博涼州

樗材不作立山重為我人間謝萬牛
　壽徐惟正
明朝玉曆紀春初初度由来是歲除三百六旬又有六
八千餘歲豈無餘惜陰不惜連城璧儲粟先儲滿庫書
更祝徐卿多積善于今高蓋屬門閭
憶昨賓筵鎮日陪鳳凰池上早朝回名高三八中書考
恩沐九重優詔來白雪郢歌真絶調紫霞仙醖不勝杯
弄雛戲綵年年在此事人生亦快哉
古來患爽與荀慈玉樹今看第一枝應擬玄成仍作相
亦勝康節始生兒神交有道資三益義重傳心聘九師
老我無該幸相倚肯教黄髮負深期

恐皮浩蕩作餘波斯世陶□六泰和珂里乃兼仁
壁主不抵義庄多作朋曾誦□陵壽鼓腹康衢擊□
又接長篋候明裝春風先到海棠窠
　朱廷直秋江漁者
身世飄飄不繫舟閒情占斷海天秋昔人大釣非常釣
今日清流豈濁流飛盡落霞與孤鶩坐臨明月看群鷗
銀河赤岸渾相近邂逅仙槎得少留
　次甯方伯韻
四照亭前一雀棲三年松樹與亭齊人嫌上界是官府
我笑東方善滑稽剩水殘山牽酒興暗香疏影破詩迷
同年誰似薇垣老鐵筆磨崖刻舊題

納節曾披范蠡圖湖山老眼對糢糊仙人化雀從前有
學士焚魚已後無自愛爲絲閑裏寓不勞紅袖醉中扶
功名㳂指已云之何必悲歌擊唾壺
　壽四明楊解元文卿乃祖
龍香吹瀑彩雲箋狂客題詩贈老仙兵葉綿綿尚清白
孫枝鵲鵲見曾玄酒如上若沽江市花借小春開洞天
自許偷桃同曼倩一偷一度六千年
　次韻答鄞令彭城張公
一劍高揮五彩虹身長九尺見張公扶亲賦出人人誦
[illegible]草詩成字字工紫電清霜森武庫玉壺寒露湛秋空
[illegible]入敎真無忝三百同年氣槩同

元夕贈謝大尹安世兄永康

金蓮萬朶照江城比屋絃歌謳頌聲莫嘆異鄉爲異客
爭誇難弟與難兄松楸在隴春來夢風雨連床別後情
後日一尊仍對酌紫荊花底聽流鶯

立春試筆贈吳以昂

擎羅涅牛散綵鞭東風吹滿縣門前笙歌漸沸將燈夕
簾幕餘寒尚雪天同里葭莩俱舊族滿庭蘭茁又新年
玉盤細簇青絲菜老去春杯愧我先

次郯侯劉公世美韻書戴員外送行卷

宦違從前不出京偶從列子御風行交盟肯爲存亡改
俗態多因寵辱驚老我漫郎呼作叟多君墨客籍爲卿
孤舟百里毘陵過冒雪相尋感舊情

鐵甕城頭羅望京金山寺裡試閒行過江船近吏先候
題壁句成人共驚觀樂有賢如李子著書無命似荀卿
練川老稚歡相賀故隴松楸獨愴情

篷窗客夜夢朝京珂馬朝回一字行報喜時聞乾鵲噪
移文誤說曉猿驚南州高士徐孺子西蜀才人馬長卿
勝會不常流景急況於我輩寂鍾情

飛旆遥辭白玉京六龍城裡且留行霜飛廡鍔諸生仰
雷轉談鋒四座驚魯客時逢溫雪子劉侯夜宴孟雲卿
野梅官柳皆春色信是東風不世情

卜居無復上神京老驥難追歷塊行露葉蟬鼓秋已寂
風枝鳥夢夜還驚吳中市隱曾爲卒郭外郊行不避卿
泣血三年非泣玉老來多病少風情

豐年飽飯永如京捫腹時時任意行種秋有田留客醉
催租無吏使人驚劉寬舊拜南陽守蘇胄今爲大理卿
投我殷勤貴桃李瓊瑤乏報若爲情

舊學荒蕪愧易京索塗終日只冥行得歸故里閒居樂
久別同僚乍見驚若谷微時曾作僕昌宗寵後亦呼卿
西窗剪燭方三宿明發分襟無限情

贈紹興戴太守

西陵南下一帆風應是天教訪务公八葉衣冠推望重
一門兄弟擅才雄寒生烏府秋霜外春藹黃堂化日中
誤入山陰應笑我白頭無字可能籠
一道風霜五馬行二天酒畔故人情秘書外監無狂客
司馬同朝有令兄相府他年當就列御屏今日已題名
蘭亭真本多臨得燕寢凝香宦況清

贈山陰蕭大尹

遥躍龍門探禹穴清時行路豈云難制科豪傑山陰見
官樣文章巷裡看賀老湖邊汲清泚越王臺上倚高寒
君家八葉聲華重未著蟬冠著豸冠

蔣宗誼節推號夢覺子

沉酣成癖睡成魔夢覺如君有幾何爲富蕭天輕北里
屈卿爲鄭笑南柯三花影裡欣欣色萬籟聲中浩浩歌

千古都来一瞬息六龍飛馭任羲和

次韻答夏士冝

習家池上風流在皆醉誰容我獨醒出郭看山雙屐蠟對床聽雨一燈青繁華多逐空花散短髪半隨秋葉零有約重来柱内熱御風同上冷泉亭

戴太守同登卧龍山

越王臺畔卧龍岡白石多如未化羊樹裡樓臺拂星斗雲中簫鼓賽城隍滄餘地主憂年歉酒後山靈笑客狂莫問何人似諸葛草廬寒日淡無光

贈驛官

金臺寄跡復金陵處處賢勞事事能夢入紅雲依北極

坐觀滄海寓西興自甘禄薄無豐養雖似官清有美稱賓至如歸非浪語夜窓風雨對青燈

贈浙江都司鄭都事

霜風吹老菊花秋更為何人信宿留元帥幙中誇獨步申君浦上憶同游履聲可假當朝聽人瑞何須異代求便道明年拜家慶平安先報虎頭州

贈袁鴻臚仲舉

不登龍門登柳莊柳色如雲映画堂两浙家聲推第一五朝宦迹冝尋常看書山月照人白對酒海風吹面涼一别京華餘十載袁安高誼可能忘

贈寧波守張民瞻

黄堂退食委蛇處鈴索聲稀古檜陰喜雨有誰仍作記憂民無事不関心三年考績書上第一薦入朝聞好音直欲故人成一醉鑑湖能潑酒能斟

贈鄞令[illegible]張君

鏡水東来泊画船金龜換酒憶當年四明笑我如狂客百里知君是太賢海月照残梧葉夜霜風吹老菊花天行看茂宰登台輔一日何須羨九遷

贈楊靖菴

誰謂東南海氣昏德星烱烱照清門玉枝不汗非常壽紗帽龍頭是特恩太尉前朝推老祖解元今日重賢孫

木犀紅浸葡萄酒賀老湖頭醉一尊

冲虛福羽士

羲皇不事事虛皇一室蕭然耿夜光薜荔衣香薰海霧芙容劍氣拂秋霜自抄金籙纂科斗開弄紫簫来鳳凰喚取玉壺頻送酒老夫不減四明狂

贈張都憲宗器子正卿

餘子紛紛眼底空舊傳江夏有黄童十年侍宦趨庭下千里尋師到越中夜榻獨聽祇樹雨秋杯同醉桂花風明當一哭聞消息人已登科易已東

徐昌齡雲溪草堂

平生不作紅塵夢一片閒情寄浣花玄霍帶雲歸晚嶼

白鷗如雪點晴沙陰陰竹塢連書榻宿雨挑源近釣槎
洗欲頻來問奇字煩君多煮二泉茶

貞壽堂為華遂安母題

前朝孝子今節婦節孝由來萃一門人海無波同古井
仙家有核等崑崙一天不異忠臣志百歲能承
聖主恩風雨孤燈勞夜績服肴傳脈到曾孫

謝施彥育為徐延齡作

無錫滿城都是春施君藥石衆通神坐令海上求仙客
來作林中種杏人九鼎功名曾掉首一壺天地可藏身
更須療我耽詩癖買地龍山便結隣

謝以訥怡菊

端居萬事付沉冥倚竹千竿一草亭有客獨來叅玉版
此君相對滿黃庭秋霄吟浸蒼龍骨晚吹晴披彩鳳翎
坐石悠然自成樂紫簫一曲許誰聽

贈僧員鶚

斗室深藏破衲身雨花散作滿城春大千界內無多地
不二門中有幾人石供常時惟酌水蒲團何處可容塵
祇園卻費黃金布盡說山僧未是貧

贈陳惟孝

喬木如雲東海頭後來有道繼前脩能高司馬四方志
不下元龍百尺樓萬頃情田逢歲稔千尋學海納川流
齋居左右惟書畫夜夜虹光射斗牛

拱綠軒謝貳守時芳

江風五夜送鍾聲怒桃長歌夢易驚老骨與梅相似瘦
破衾如鐵不勝清舊盟半為新知負僻句多從苦思成
且漫撫時興浩嘆東山有志為蒼生

徐養浩虛室

老夫閉戶讀莊子虛室道人來索詩心與天游登紫府
身無泥滓濯清池鵲爐燒香氣蓬勃龍劍出匣光陸離
東海何須問徐福南州高士共襟期

贈徐惟載

共說南州有令兒娟娟玉樹萃三枝青雲事業篤為世
黃卷工夫要及時數仞門墻新制度三千禮樂舊威儀
而翁今代才名重奕葉芬芳信可期

掌教李時雍忠孝詩卷

子孝臣忠兩不虧此心耿耿老天知鵲來未化黃金印
虎拜終登白玉墀景仰周公為大聖依歸曾子作先師
從今百世傳家訓伐取他山刻我詩

葉中之春意堂

向陽門戶少城東生意津津在此中樹樹有園為太極
開簾無處不春風傳家舊有千金[illegible]濟世今收一匕功
西母瑤池纔只尺桃花相倚杏花紅

寄吳尚報

滿目孤飛雁自群世間得失兩歧分養高君有思玄賦

守拙吾無乞巧文鳳管月明簫作韻鶴爐風細瑕爲薰
老年慰藉知多少寄贈慚非五朶雲

宗叔時用號心齋

孔門傳道有顔回心也相傳萬古來片月時看懸象字
一塵不得上靈臺吟風興趣悠然爾潑雪工夫久矣哉
昨夢梨花雲散盡無言坐對滿庭梅

劉坤瑞醉竹

杜康橋下隱君家只種琅玕不種花時有清風爲伴侶
可無美酒送生涯水晶簾外飛蒼雪藥玉船中瀉紫霞
鄉道平安無一事中山千日更堪誇

留別陳志謙

旌義門外一笑迎相留三月若爲情此生豈得無朋友
於我誰能似弟兄白兔效勞舂藥臼青奴承乏薦桃笙
灑然無恙東歸去正及中秋對月明

柬陳惟大

東郭開軒對海霞好山不使畫簾遮三千食客無雙士
十二行窩第一家書法逼真金薤葉酒容獻笑玉桃花
風流殆盡誰能兒況復相看兩鬢華

寄潘漢喬

卧病經年不見君況無消息兩相聞何人爲啟青銅鎖
有客曾書白練裙金縷一聲更子夜素羅半幅賽秋雲
所嗟往事如春夢瘦比梅花共十分

送翟璥廷義

浩歌不是陽關曲一代風流萬古情載月舟前滄海闊
倚天劍外白雲橫養生有術年年健行路非難處處平
去住也應皆得意普天王燭倚
皇明

陳天吉草塘

半畝方塘春草滿自便幽處客來稀烟連曉色迷行屐
風送春香上舞衣水暖殺魚方鱍鱍日長雙燕正飛飛
西堂兄弟耽佳句誰問王孫歸不歸

贈徐退省

先生有道承家學開卷五千今更多落落知音流水調
時時遣興白雲歌飛黃豈得淹千里幽素終當發一科
喜有元龍東道在問奇容我數相過

陳天錫蓮塘

半畝方塘一鏡天元龍於此坐觀蓮三千上客皆傾蓋
太乙真人不上船翠影亭亭臨碧甃紅香細細襲瓊筵
悠然自得濂溪趣別却西湖已十年

邂逅姑蘇趙鳴玉

石湖別墅念離群拔劍高歌酒半醺胥口船迎吳市客
角頭廟祀洞庭君年年舊雨仍今雨處處朝雲復暮雲
一笑相逢在吾土獨憐詩瘦老休文

贈姜正之

常棣高歌樂友于香名早歲播東吳鄭侯多書三萬軸
賈氏靈椿第一株絳鶴粧成傳綵鳳銅盆躍出左慈鱸
相歡相對中秋月天上浮雲半點無

胡宗源絜軒

背郭開軒瞰碧溪玉人於此事幽棲一天在戒清如水
千日從渠醉似泥上古神交必巢許平生景仰是夷齊
落花滿地和雲掃石辟當庭看舊題

陳良佐靜儉

寤寐時時在武侯斯人應不愧前脩柴門深掩烟霞晩
竹笛橫吹天地秋不識人間萬釘帶唯留身上一狐裘
寥寥南北東西者豈敢来登百尺樓

賀徐南山得孫

共說徐卿世澤存小同正合興吾門他年孰硯應思祖
此日分甘喜得孫滿室歡聲看弧矢報眉豪飲鑿餅盆
平生不作皺眉事况此開顔爲後昆

不寐有作

囊裡無錢鬢有絲樂天知命復何疑書空咄咄非吾事
客夜迢迢有所思北斗指庚人別後西風應律鴈来時
乾坤滿眼皆秋興消得先生八首詩

寄何叔大二首

擊節樽前浩浩歌風流其柰故人何化爲金印梁州鶴
換得黃庭道士鵞絶粒底須求雨粟無衣猶自仰秋荷
萬錢休說宗臣事吟對官梅興亦多

有客同登江上臺菊花病眼一時開故人終勝新人好
今雨何如舊雨来爲得心平非玉局不成羽化似銀杯
可堪吟淡爲生活首首新詩取次栽

林舜賢號中菴

斯人肘後有千金種杏森森已滿林框底亂雲飛海角
變吾明月在天心能通大道三杯酒解挽淳風一曲琴
咨汝一辭千載上相傳不絶到于今

庠友朱惟寅號北山

君家住近定山陲家教三遷賴母慈攀栢正垂今日泪
有萊休誦昔人詩鶯花寂寂春俱老猿隺蕭蕭夜共悲

早晩飛騰至霄漢也因陛圯不勝思

待旦

百事關心夜未終吾衰不復見周公枕邊栩栩無飛蝶
樓外數數有斷鴻腹稾已成當曉暖手書欲寄待曈曨
一聲喜殺隣雞報次第金烏出海東

何[illegible]春草

半鋪橫野半沿池使得蜻蜓醉不知南浦春波曾入賦
西堂夜雨謾成詩飛来苒苒雙蝴蝶點破青青一鷺鷥
拾翠佳人正年少王孫疑去莫教遲

挽李守正

天乎忽殞少微星何不留他更九齡令似登科王佐榜

諸生問字子雲亭夜來當戶月空白春入田塘草自青
後死撫棺成惘惘吞聲未出淚先零

贈陳宗武

城中行客自紛紛若箇如君家好文泛棹有時來雪夜
懷人幾度望江雲書械鄭訓青泥字墨漬羊欣白練裙
插架牙籤三萬軸蠹魚無數落香芸

陳宗武號雲軒

雲軒只在人間世天上雲居也不如松子落時秋榻淨
梨花夢處夜窗虛度牆有影聞來往觸石無心任卷舒
老我而今共雲卧從龍四想十年餘

張儒珍號嬾仙

學仙曾費幾多功及至仙成却學儒覆經璚漿童子釀
田中玉屑兒兒春何曾飲澗牽黃犢亦憂登天駕赤龍
一卧華山千日後起來高坐對芙蓉

自哭一首呈柳別駕

處世真成夢一場少年踈散老年忙橘中弈罷商山樂
水底眠成賀監狂千首徒然輕萬戶一錢無以補空囊
明公於我如雲庇九百平分叨兩夜

奉寄余司馬士英五首

持節頻年倚
主恩號條惟簡不惟煩指麾能事旋坤軸坐鎮清風淨
塞垣勿翦尚留南國樹長生恒祝北堂萱此心忠孝兩

及門思義可能忘清時無厄如陳蔡舊學多能若賜商
聛悤百年吾道與何人築室在于場

吳尚朴游武當山

尋真不到紫京家恭撒峰頭踏綵霞劍按中壇伏龍虎
旗懸北斗閃龜蛇策雲自借仙人杖貫月如乘使者槎
受籙歸来春滿面何須勾漏覓丹砂

送吳通府廷用之京

兩邦佐政十年淹多少風謠頌德音錯節盤根知利器
青天白日見公心別筵點滴彈未懸行李蕭蕭把素琴
考績定應書第一尚書藻鑑重于今

奉寄大司徒陳公時英

司徒明鏡照中臺粉署當年展大材只尺分襟成萬里
九重回首是三台登龍未下陳蕃榻問月空擎李白杯
寂寞草堂人日後題詩併寄一枝梅

高文盛號雯山

祈貪問道入崆峒不為終南捷逕通此客由來好仁者
他人空自學愚公石頭雲起三生後谷口花開一笑中
我亦未除山水癖杖藜携酒出城東

次韻盛時望在鄭橋成之作

雲斤月斧倩来修手段無慚五鳳樓烏鵲填河通上界
金鰲出海跨中流不須鞭起秦皇石免得人呼野渡舟
太守濟川功不少編名猶史傳前頭

次李舜明樓成韻

九龍縹緲白雲生隱者樓居正落成撫手幽涯瀰幕入
楊花如雪撲簾輕滿城車馬壓坑合上界神仙地位清
我欲凭高酌北斗醉眠賓主兩忘情

送陸司訓汝為之京

別思春愁總不勝祖筵虛費酒如澠獨憐小子將何述
共說先生自此升双珮陪挨金掌月一纏寒過玉壺冰
詩壇舊好如予悶多病年来似少陵

壽胡孟德

南華千古共逍遙至竟弓旌不可招江上清風来李郭
山中白石伴松喬蒼龍一吼出長劍綵鳳雙飛吹短簫
化日光中躋壽域有時賜杖出中朝

寄南塘鄭永章

令代風流更老成道鄉何處不聞名海沉鐵網珊瑚爛
秋入蘭苕翡翠清銀甕瀉来玄露滑壺屏飛下綵雲輕
東南多少賢賓主未及高文献後生

次韻答楊宗大

古来明月不長滿今見曷蒲花又開玄霍和雲扶夜帳
玉童立雪送寒杯省郎舊悟三生夢詞客今誇十倍才
相約新春晴十日看燈繞羅又看梅

惜陰示姪邦泰邦定

歌羅堂壹復堂堂門前逝水送流光座中昨日人如玉

鏡裡今朝鬢已霜一箕不斷卿太保寸陰須惜仰先王
銀燈深夜看黃卷莫向春風照海棠

吳時用樂清

乾坤清氣無時無之子所樂清矣乎金莖拂天往沆瀣
鐵網沉海收珊瑚庭前並立三珠樹石上叢生九節蒲
何異御風泠然者一生終不混泥塗

贈湯口華文熙文輝文高昆玉

丰標玉立冠人曹不遑元龍氣獨豪桃竹書筒渡江遠
杏花酒旆出墻高青雲作網羅三鳳明月爲絲釣六鰲
星聚堂中稱壽處十分春色醉葡萄

呈邑侯謝公安世及聲其子平皷琴

彼蒼下監此心丹載歷花封未徙官折獄只憑三尺法
愛民何止十分寬涼州自慱葡萄酒燕子惟甘首蓿盤
紉羅秋蘭酌秋水琴臺更比柏臺寒
退食公堂夜悄然嶧桐三尺置樽前當門皎皎見明月
洗耳泠泠聽響泉點也何如言爾志參乎不敏得師傳
故應單父流風在教及趨庭善七絃

送王廷楨

八駐蘭橈畫溪千分南北玉東西冲霄鸑鷟初離穴
出水芙容不涉泥詞客解酬青玉案謫仙曾聽白銅鞮
明春一咲金陵道醉倚東樓看舊題
金陵石揮使號月艇

小艇橫橫截孤程江光一碧不驚濤風生老將白羽扇
月照謫仙宮錦袍誰和紫簫歌窈窕自開銀甕酌葡萄
影娥只在蓬窓外不信瓊樓玉宇高

漁樵圖爲華文吉文順題

四海于今是一家山行水宿各生涯曾將月斧爲樵斧
更把星槎作釣槎帶月踏殘天竺雪和雲看遍武陵花
會稽太守何足道卜獵非熊信可誇

次陳宗武韻

來學何須致束脩說鈴無益是吾憂常編尚未成三絕
燃火焉能燭九幽按閣大夫空識字濟川良獨豈無舟
從堂不許郎宣入每日談經立案頭

贈張惟實謝明府姻家也

行李蕭蕭步入城免教騎馬出門迎三登喜報鄉關信
千里難忘骨肉情偃室坐来宵漏永空琴彈罷午堂清
知君宅相非常貴年少傳經有外甥

寄徐尚賢

載嘆嵋㟙若在陳及門久矣不相親他邦信美仍懷土
我室如今或寓人獻玉終稱懷璧罪絕粮何啻阜錐貧
酒醒夢覺鍾聲到萬斛清愁一病身
村居處處有朱陳何獨帝鄉多近親廷尉豈終無頓者
文園可是薄情人麥舟已付君尙急酒椀當開我力貧
一咲江頭觀物罷碧天明月照閒身

無限衷情未面陳讀書三過見情親玉堂自是同朝客
錦里誰為舊主人四壁馬卿仍抱病一寒范叔自甘貧
薄雲高義如君少元振千年有後身

諸葛像為鄒光大題

昨日請纓出師表今朝又覽卧龍圖乾坤可監孤忠在
社稷真堪兩手扶信史耿光今即古吞吳遺恨有耶無
誰能不灑英雄淚載拜題詩屬老夫

寄光祿丞顧廷瑞

出門無路上京師見字分明見紫芝外監清狂非為酒
拾遺太瘦只緣詩三千里外誰酬和十四年間幾夢思
江上爭春咲梅柳普天玉燭自無私

每憶耽詩費苦吟虎頭一絕古猶今大羹玄酒誰知味
流水高山自賞音南陌看花春又至西堂夢草夜應深
文章小技人休咲多少浮名付陸沈

王公祿號竹溪

箇箇琅玕玉樹枝天光倒浸碧琉璃化龍一杖雲中策
引鳳雙簫月下吹我輩每尋垂釣處何人同咏濯纓詩
沉酣桃李園中客六逸清風總不知

恃庸宗叔號聽雪

丱角同游硯席同而今相對苦飛蓬廿年在宦堪憐我
萬事由天不惱公寒簍掃殘蓬戶雪月琴彈罷竹林風
眼前五世真難得世上空談一夢中

勉庠友拖誥

嚶嚶鳴鳥出幽谷孑孑干旄在浚郊莪菁雖非一日長
茁翎已是十年交二三子弟如蘭玉多少公卿自草茅
百步穿楊須有待青春一刻不容拋

吳以榮觀稼樓

九百中田古有廬今為重屋意何如一番白露三秋後
四望黃雲萬頃餘泥剩鏡纔傾社酒雨沾筆硯錄農書
連艘歲貢江淮入五色雲中是帝居

贈別金陵陳大聲揮使

清冰無滓玉無瑕年少胸中有五車曉汲偶逢千里井
春游曾醉五侯家厭聞官妓歌金縷喜見門生擁絳紗
歸去寄聲同道者作詩未苦鬢先華

贈寶石寺僧

高閣鳴鐘每向晨東薪澗底黃湖尊足音閒處能迎客
茶夢圓來亦可人白石滿山都是玉黃金布地不容塵
錢塘門外吾三往好在風光自在身

張通之雲鵬

非磐非澤任東西養得如雲羽翼齊萬里大鵬應共舉
九皐鳴隺不同棲仰窺天上星辰近俯視人間泰嶽低
他華區區何足道甕天終日舞醯鷄

成化十四年九日

令節曾從客中過今逢九日對家人黃花滿地還如[illegible]

白髮多年豈是新具慶可堪成永感獨吟那得不傷神
登高戲馬何須問萬古英雄總一塵

謝余司馬惠裘

舊衣惠我今將弊千里新衣又續之三肅拜嘉如昔日
七襄為報定何時不愁粟冽生肌粟自喜蒙茸亂鬢絲
睹物懷人心耿耿草堂閒詠五絕詩

送孫節推之京

三尺持来一鑑空甲科豪傑許誰同獨孤檜在多甘露
九萬鵬飛總下風烏府栽冠當左執
紫宸飛履仰先公黃堂非日一杯酒語及蒼生感嘅中
清白傳家舊有箴平生不識四知金訟庭草綠春風滿
官燭花紅夜漏深借冠莫從今日願思何徒貫古人心
區區挹饗望霖雨波及江陰與漢陰

贈蜀僧南峰

禮抑金仙即是仙安心何處不安禪龍歸夜鉢雲歸岫
水在寒潭月在天飛錫不妨無地卓留衣應復有人傳
蜀江萬里連東海憑仗浮杯懶上船
長齋曾作飲中仙今喜重參玉版禪隔斷塵埃清淨地
倒懸星斗蔚藍天松枝談柄尋常執桐葉茶杯次第傳
坐久不聞山鬼嘯好風吹盡渡江船

寄胡士脩

義方自昔傳家教之子于今亦克宗豈得世間無大雅
從来天下有中庸清特誰復論貧箕白首吾當避筆鋒
騎馬過門成一笑看花半日得從容

題宦克昂藥室

痼腴可味勝加飧機事都忘夢寐安雍伯有田皆種玉
葛洪無井不留丹浴波白月為珠弄橫野青山當畫看
一室蕭然堪寄傲無邊塵海自漫漫

贈王克和

眉間喜色已津津未必長憐孺子貧士在兩間須用世
客居三月得為鄰真成傾蓋即如故亦復端懷都是春
從此三槐重培植二郎才調絕無倫

用杜韻寄武昌秦太守廷韶

崔顥題詩五百年樓風景尚依然金堤楊柳垂當戶
玉笛梅花落滿筵雲夢胸中吞八九衡巫画裡見聯綿
有人問我停橈處一點金沙白鷺邊
使君初入武昌郡樊口風烟一道開才大不論鸚鵡賦
時清應有鳳凰来東坡何處居無竹南國人歌摽有梅
慰我揮毫有珠玉莫教空載月明回
黃崔聽城不在垌丹梓曾上呂翁亭山中小吏嘗仙棗
江上遊人識葚萍春色連天殊爛熳鳥聲求友太叮嚀
有来下榻皆徐孺翼軫光中聚德星
切玉青鋒百煉米藥花餘論有仙才滄江不見雙魚至
錦里曾聞五馬回在郡及瓜應未代入

朝行李又相催官梅處處多詩興東閣何年為我開

有感

維摩病叕苦吟身寒食清明益愴神舊墓草侵新墓草
今年人哭去年人國亭亦有東欄雪野店都非上若春
自咲短檠仍素業敢兒乞火過東隣

施克文東谷

不居子午不王官密邇嵎夷地位寬白鳥雙飛來海上
蒼龍七宿掛簷端扶桑出日先迎曙轉蕙光風不受寒
多少西方美人在未能於此共盤桓

敬軒周都尉惠香

珍材入貢自遐荒上界龍涎落下方不雨海雲生戶牖
末春花氣撲衣裳㒵檀國裡遊三日薝蔔林中醉一場
白絹斜封朱印在平題猶自墨花香

立春貽劉生

劉生問候太殷勤曉送春幡踏凍雲舊雨來人憐獨在
新春喜事許平分紅爐焰煖中堂擁蓋皺聲高隔舍聞
呼取綵箋聊試筆免教白練污羊欣

次徐士亨元夕韻二首

連陰十日上元晴燈市佳期負友生何處踏歌隨太白
幾人聯句敵彌明家奴㩳柳追遊事貴戚傳柑憶舊情
扶病起來庭下立仰天遙覲泰階平
一歲先祈一夕晴老來籍此樂餘生百壺不斷如泉注
萬炬相連寒月明上下乾坤同景象東南賓主共風情
題緘寄我陽春曲賡載無才意未平

遊杭雲居寺

雲居初夏暑氣薄公子朝來拉我遊舊事盡從漚裡滅
新詩還向壁間留松提隨喜通三竺睥睨憑虛覽十洲
老衲煮茶醒客醉轆轤百尺汲寒流
西子西湖兩相比此山此寺獨堪遊山人不醉花應咲
野隺欲飛雲更留句日幽期尋白社暮年逸興付滄洲
海門東望風帆亂勇退誰能在急流

東溪隱居為過九苞作

卜築清溪溪上頭任教弱水自西流瑤池無路通青鳥
滄海有潮來白鷗楊柳風多仍帶雨蒹葭霜老不知秋
乘舟東下非難事許我相迎出郭遊

挽薛良器

數行清淚哭芸囱看過秋花意不降天上脩文知有幾
人間履素信無雙舊辭盡是清風頌新挽元非白雪腔
貞石鐫銘貽千古詞林根柢筆如杠

寄王槐雲

君在招提我寄詩幾時還與話襟期我才不及高常侍
君意應如杜拾遺若欲出塵須聽法能容入社敢攢眉
東隣將謝煩傳語風雨西窓有所思

施克讓號竹亭

寄傲蕭然一室中高情惟許此君同琅玕森立亭亭月
環珮鏘鳴面面風青簡淋漓皆寶唾綺疏掩映見晴虹
釣竿不拂珊瑚對有斐高歌衛武公

徐崑瑞號止齋

東注扶桑日夜流一泓如鏡照清秋丘隅久集憐黃鳥
海上輕飛笑白鷗舉世何人能勇退安時此輩獨知休
從前懶下陳蕃榻隱几看山待自由

陳文顯號明樂

呼龍未必可明烟且買烏犍學種田命酒有人來杜裡
催租無吏到門前條桑影密殘春日布穀聲多欲雨天
世事升沉都不問高歌擊壤賀豐年

題都憲楊叔璣花竹郊居次秋官金尚德韻

千章喬木閬西宅更卜郊居近華峰三逕借来惟十竹
百花深處有孤松呼馴野雀能迎客養大池魚欲化龍
千載杜陵高興在琴尊何幸日相從

拜書吳尚朴扇

風指初盟四十年乞歸相見兩華顛巷南巷北無多路
時往時来各一天早避危機辭富貴還歸大隱學神僊
觴題更有新題續揮盡芭蕉葉上煙

王時望澤號怡槐

綠雲散作滿庭陰豈但三公慰此心世上斧斤無敢伐
省中絲竹有餘音將軍坐處圍重幄舉子忙時路碎金
好似甘棠與嘉樹由来培植百年深

謝醫士月窗周濟應為徐應嘉賦

共說元公贊元化疾趨診視不辭勞千金利物心期遠
一七回生手段高曉日雕闌開芍藥春風綠酒瀉葡萄
宋清去後無佳傳老興因君試綵毫

送采芝談粟亨歸錫山

覆鳳闕前不上書九龍山下好歸歟犁田種玉白雲外
手甾采芝春雨餘令弟威名同柱史賢郎才調漢相如
如公豪宕世應少回視泥塗良可吁

吳以榮家

秋水精神玉對姿延陵華胄漢官儀烏紗製帽青螺巢
紅錦裁衣繡鷺鷥湛若靈臺無少滓坦然大道不多歧
試憑五色生花筆管領春風上壽眉

龍山別墅爲龔景福題

龍山有龍不飛去正與斯人尚卧同鶴唳秋聲驚夜夢
一簾涼氣坐天風外甥亦以筆墨好空谷元無捷徑通
老我帆川餘興在却慚詩畫未能工

謝儒醫潘繼芳

如玉其人不沒瑕醫方儒術共傳家須知董奉林中杏
便是河陽縣裡花銀甕水香調石髓玉床雲煖養丹砂
免夫一七承嘉惠投贈新詩豈浪誇

挽存仁鄒洪遠

容物襟懷拔俗標半生泉石亦消摇羲高却咲秋雲薄
魂去徒勞野客招別墅棋閑秋寂寂空堂劍冷夜迢迢
當時半面曾相識含愴經過至德橋

鄒以勤清華亭

雨霽香泥踏落花後園亭上挹清華水涵虚室多生白
天在水壺絶點瑕五鼎不須調芍藥一杯日喜薦枇杷
森森喬木龍涇上高致如君有幾家

倪相承禰文齋

才名藉藉動儒紳漢室倪寬有後人先祖百年曾種德
大賢三月不違仁自憐老柏貞心在却怪浮雲變態頻
芳草一庭看不厭落花飛絮又殘春

聽泉為鄒以勤賦

潺潺聲落草堂中兩耳淙哇一洗空丹壑瑤琴彈夜月
清都玉珮振天風巢隣隱逸無隣竝江漢朝宗有路通
老我未能醒醉夢勞人多咲大夫聾

龔景福雲網

自謂市諠聞不得新成別墅九龍山蒼生望雨正如渴
野客挑流渾自閒靜倚老松看縹緲旋烹春茗汲潺湲
考槃詞罷釣簾望一片輕陰伴雀還

吳公廷用陞別駕喜而賀之

吳公第一驛馳駁作佐黃堂擅老成奏績將朝雙鳳闕
除書已降六龍城他年商室阿衡重今日毘陵別駕清

疑霤庭前獨孤檜春風又見一枝榮 毘陵有獨孤檜

寄余司馬

趨進 彤廷識履聲 青宮少保縉雲卿豈應禁裏無
頗牧自是胸中有甲兵霖雨年年蘇野熱台星兩兩泰
階平
帝心簡在持鈞軸指日金甌覆姓名

送郡侯孫儒德述職

毘陵驛外送行裝清酒一壺詩一章老我無才壓乞白
明公有道似龔黃 九重春色專相待千里霜風總不
妨鄧近中和迎五馬提隨竹馬過甘棠 毘陵有甘棠

喜晴柬陳考功朝用

連朝風雨近重陽今日新晴喜欲狂料得禾頭不生耳
故應廩內有餘糧皇天生我可百歲后土養人同萬方
不費青錢沽市酒家奴已自具糟床

嚴寒柬王溪陳公懋

三日嚴寒不出門滿爐熾炭作春溫豈無餓殍填溝壑
亦有征夫守塞垣酒飲羔兒陪上客果煨鳥腳飼諸孫
俸資買得狐裘在物物皆蒙
聖主恩

留別夏官主事秦脩敬

野竹名園物色饒相過百里不辭遥芙蓉匣裏雙龍劍
楊柳門前馴馬橋金雁真堪蛩瑰琰木桃未足報瓊瑤

踏青孤負明朝約江上歸舟趂晚潮

至日贈判府徐公藎時在黌宮

上佐聖城體至公憂民心切願年豐三千禮樂心胸裏
百萬儲胥掌握中在泮采芹思魯頌築場納稼詠豳風
追陪正值書雲日憶向　金門拜舞同

次韻東陳楚才

大海都来一粒藏高山未必異毫芒無人不荷乾坤德
有目皆瞻日月光莊叟坐忘虛白室大丘歡聚德星堂
藩籬剖破無他障桃李春風處處香

送崔侍御國信

白簡風聲動兩京未曾攬轡已澄清人如三代多忠厚

學比諸公更老成鸞凰本来無繫縛豺狼從此不縱横
何當與起杜陵老再賦當年入奏行

贈善權燁公

朝衣曾宿贊公房十五年来各一方梦裡相逢似今日
歡餘不覺在他鄉多般往事猶能記幾許前程未可量
聞說山中起高閣凭闌我欲望扶桑

寄張渚張原哲原德兄弟

曾為先翁捧瓣香諸君不遇獨徬徨六年白鴈無書札
十里青山隔太行茗戰又來陽羨里橘包初熟洞庭霜
掃門明日能相候便借籃輿過草堂

挽洴澼蔣竹庄

洴澼西涯兩度遊傷心此度憶風流風吹野竹聲如嘯
雨濕殘花泪未收老矣尚堪營別業樂哉何必戀斯丘
不才後死無知已開郄山陰夜雪舟

贈判府董公宗儒

江都老相舊馳名家乘猶存董少平溝洫此時皆盡力
閭閻何處不安生西亭多稼仍遺愛南國甘棠詠頌聲
九賦只今資水利明年報政上　神京毘陵有多稼亭甘棠橋

秦廷範號泉石

少存嘉遁樂何如豫石豢泉卜舊居湛湛一泓通海底
巖巖五色補天餘木瓢汲月歸煎茗玉麈揮雲坐看書
老我若為將結社煙霞疾痼未能除

贈無錫尹熊公載道麻城人

余友麻城李方伯多才對客說熊裏青年步月先登第
列宿當天倍有光緑野此時霑化雨烏臺他日凜飛霜
相隣百里多瞻仰芘李曾風處處香

醉漁

江天未暝已收綸野店青帘是舊隣白首相尋同釣者
清時不作獨醒人寒禁兩岸蘆花雪煖借三盃麴米春
一枕船窓呼未醒也應無梦問通津

奉寄大司徒陳公時英

司徒明鏡照中臺粉署當年屈大材只尺分襟成萬里
九重回首是三台登龍未下陳蕃榻問月空停李白杯

寂寞草堂人日後題詩併寄一枝梅

奉寄少宗伯俞振恭

錢塘驛裏坐移時無錫道中空有期相國已無李子印
歸朝曾送侍郎詩翩翩鷗鷺飛鵷海濟濟夔龍集鳳池
頃曾發生齊物論此心惟許故人知

樂耕

不學為箕不學裘片田自歟習貽謀一犂已足方春雨
萬寶皆成大有秋稱逆隣家稱作社何曾客帳夢封侯
道安世由如龐老體壞康衢得自由

賦得氷泮送縣人葛天和

東風三日謝吹噓消盡河氷一尺餘應為行人將泛鷁
也知孝子欲求魚沉潛到處皆飛動閑塞從今盡破除
江漢朝宗似君意　九重會獻萬年書

謝徐醫官杏軒惠藥

毛鑄煮藥帶查吞洗醒詩魂與酒魂未逢肖同康子饋
將仙會逐羿妻奔布帆今日俱無恙玉案何時可報恩
且約董林来種杏青泥斷破紫苔痕

贈文清號怡闇

其人如玉在空谷所樂一生唯是閑白日放歌歌又和
青雲飛步不須扳尊中有酒堪留客[illegible]買山
濟濟諸孫稱慶處碧桃花底舞衣斑

聽雨

聽徹初更復二更芭蕉荷葉兩爭鳴泰平有象非無象
潤物無聲亦有聲稔歲可占千廩積老農不負一年耕
劇憐趨向燈前舞覘稼西疇候曉晴

挽徐知州士亨

吾病爾来三問安病瘳吾送爾之官方期進秩橫金帶
豈料成仙降玉棺客吊青山秋栢老兒啼華屋夜燈寒
舊時屢寄泥緘在巾笥深藏不忍看
曾逐青鳥卜蓬窩長生還唱白雲歌去留本是無心在
脩短其如有命何士喜出迎曾吐握民哀撫字少催科
董狐直筆循良傳名與龔黃共不磨
同音千里逐滄波到岸驚聞恐是訛已負初盟如皦日
不禁老淚若懸河病中起草曾賡載夢裏看花亦嘯詠
從此孤舟經馬鎮載書不似載愁多
龐統元非百里才荊門太守舊文魁昭君村裏行春去
后土祠前禱雨回賈誼曾為鵩鳥賦潮陽不受鱷魚災
徐卿積善知多少衮衮公侯屬後来

寄鎮江陳揮使

秋来殘暑尚瀰旬揮扇非因庾亮塵偃武脩文當此日
敦詩說禮屬何人聲椎鼓角高城暁氣接風雲大樹春
予昔泛江知貌度十年猶自憶通津

奉寄同年黃少宰琳高

寅亮天工仰六卿銓衡地位即阿衡風雲律呂休徵應

沙汰江河徹底清逆旅殘春千里夢長安舊雨十年
晨星落落良堪嘆莫恠因風一寄敬

東許存心福

人生四海皆兄弟千里何妨命駕尋同巷枌榆曾結社
滿蹊桃李又成陰都忘為蝶莊生夢獨變卧龍梁父唫
及此南風方解慍請君坐石一橫琴

為司訓王熙元本義題何竹鶴画

世間多少丹青手彷彿袁州太守無有客敲門求醉帖
何人入海得遺珠昌黎名高盤谷序摩詰價重輞川圖
披玩令人發三嘆夕陽孤鳥下平蕪

少司徒殷公文熇東郭別墅以其明農哉四字為

韻四首　涿州人

蚤傾葵藿佐明時晚卜菟裘分所宜徐孺過從應下
榻謝安破敵尚圍棋京城北望紅雲近涿水東流白日
遲多少浮名拋未得天涯霜露嘆淒其

白首懸車荷
聖明卜居聊爾適吾情去天尺五岩常曲有屋數間如
洛城昭烈祠前啼社飲督亢坡上閱春畊解衣盤礴皆
君賜問字人來頻送迎

獨鹿山中覓舊踪千年蒼翠萬年松試看雨月多歸鳥
謾說南陽有卧龍燕國築臺迎衆士光衢擊壤詠三農
掀髯長嘯茅簷下真向人間萬事慵

郭外華陽感慶臺行雲流水自悠哉他鄉不及無何有
此客真成歸去來萬卷總教諸子讀一樽相對故人開
輞川留得春風在滿搗辛夷手自栽

謝許應洪惠充藥

覲抨泥緘一咲看旌陽分惠上清九浣愁何啻三行酒
止渴全勝九轉丹風遺襟懷忘酷暑津生肺腑覺清寒
可憐前代求仙者虛設金莖承露盤

送胡惟章

鳳凰山北君家住南向鳳凰臺上遊黛云鴻來當累鄴
龍盤虎踞屬
皇洲仰瞻紫氣連宮闕俯聽

綸音出冕旒公事關心及家事胭脂坡下莫淹留

分題寒碁旌異送蘇郡鄧太守

戴白垂髫擁道邊一琴一鶴上江船黃堂報政當三載
烏府封章達九天吳會閭閻皆按堵普明兄弟不爭
田行將有
詔徵黃去身在台司握化權

徐尚貞別墅讀書

那朝呼鶴上溪船辭卻宣麻就鄴便問字有人來郭外
催租無吏到門前披殘黃卷寒生雪借得青藜夜吐煙
長壽橋頭乘駟馬于今題柱即昇仙

長壽庵蔣竹居同游

故人相見各華顛長壽庵中話夙緣鼻脚𦬬高將十丈
龜趺石斷已千年無多光景如前日太半交游入下泉
窮運豈應䏶作佛聊同蘇晉愛逃禪

徐退省遷居

不作盧仝住洛城遷居我獨賀徐卿真成夏屋渠渠在
會見公侯袞袞生沽酒十千徹未已買隣百萬價非輕
從今長者車無數盡向賢人巷裏行

何永康宴倘

東風送煖雪初消何氏園林第五橋仙子昨番來莫綠
詩人今喜詠桃夭舞鸞影入青銅鏡鳴鳳聲諧碧玉簫
三日留余過燈夕不教行李上蘭橈

徐詹事齋墓時來白鴈白鳩

天然素質净無瑕曾飲銀河咏玉沙萬里青霄飛雪片
千尋黑水落霜花舊傳北膺蘇卿信今赴南州徐孺家
從此儒林添故事白鳩孝感可同夸
汗青曾紀白鳩郎學士于今致此祥近寺影分雙樹雪
傍簷寒帶九秋霜清才賦咏將銀管盛事傳聞到玉堂
會引鳳雛來作伴文章五色耀朝陽

遊廣福寺

化國清凉別有天重來坐石卧鐘前斷碑尚載乾明號
高標元書至正年蘑蔔熏成香世界葛藤養作老神仙
山僧漫說三生事飛盡風爐一穗烟

高閣上摩兜率天井泉猶在寺門前曇花已老知僧臘
甲子纔過紀我年社客盍簪呼王友市人連袂禮金仙
凭欄搔首望西北彷彿齊州九點烟

自咏

博山小篆法風吹亭午蘭堂睡起時縱筆生花太白夢
青錢買竹少陵詩水心片片荷花落墻角團團柿實垂
生物趨功無盡日獨憐年少屬衰遲

喜雨 城中作

昨宵聞得鬼車聲風雨今朝喜滿城多慰三農無旱厄
未飄一葉已凉生行非傍險街衢净夢是遊仙枕簟清
詩思喚來添貌許招提鍾鼓報新晴

中秋月用許渾韻答蔣一之

此夜水晶盤更圓清光萬里破蒼烟登樓便作吹臺地
擲杖何須飛上天古不為多今不少六居其後四居前

琴川曾茂才號希㐀

秋花亂插烏紗帽老去風流似少年

三㐀卜居子游里明經高第仰而翁聯顏䮉驥本無異
喚子每將㐀兴終不同避席長乎傳道日洛沂點也舞雩風
敬求家法求心法萬里亭衢自此通

宋挺天號㝫天

㝫中天地即壺中不與醯雞守處同道具陰陽無動靜
心宜日月各西東酒淳似貯兜時露杖爽如吹南嶺風

消帳梨雲梦初醒分明身世在鴻濛

海岸爲鄒以明賦于舟中

百年高興寄天涯湖海元龍是一家汎泛唯應比蓮葉
飄飄無渡逐楊花君能自剖楚王實我亦虛隨漢使槎
落日停橈采蘋處春香吹滿白鷗沙

題干田咸岳毋貞鄭卷

一別移天六十霜蘭膏無脉鏡無光泪殘寒食梨花雨
魂冷黃昏栢子香俞下
九重旌宅里轂聞萬古重綱常題詩借取春秋筆鐵硯
氷生百錬鋼

送無錫俞武元膺貢之京

浩浩天風吹客舟此行不學子長遊雲霄奏賦金門裏
燈火窮經璧水秋晉鮑交盟傾後輩伊周事業仰前脩
風流還憶俞常侍宴罷城南月滿樓

壽俞武元叔伯儒六十

今年六十未爲壽直與大椿同八千魏闕仰瞻天北極
梁谿近在海東邊座中百爵飛觴急花底斑斕舞袖偏
更羨竹林多喜氣阿咸明日去朝天

東敵軒黃近禮

吁卻江東老步兵五言誰復擅長城三千禮樂經綸□
九萬扶搖羽翼成日出焚香掃地坐客來倒屣出門迎
落花如雨春歸去手酒相携好聽鸎

四皓詩答杭郡鄒邦彥

中和鄭後好風光負郭新開綠野堂龍厚不嬌如山老
泰平無事仰吾
皇蒹葭頭何三珠樹迷送仍薰五朮杳莫道天台不曾
到看花日日會劉郎
日移簾影蓋遲遲解慍風來四海知處處麥登充餘餉
家家蠶老待繰絲蘿欲上薔薇架燕子初生藕錦池
一樹老槐先世植綠陰當戶坐彈棊
海嶠長風捲暮烟此時沆瀣氣澄鮮一年最好中秋月
百寶無干上界仙北斗佳人期不至南樓老子醉將眠
廣寒宮裡天香滿咲折高枝憶少年

天錫餘齡白髮生不須感此歲峥嶸雪如郗檗回風起
人似梅花對鶴清魯史逢年書大有秦皇改臘號嘉平
于今鳳曆軒轅紀萬古千秋仰
聖明

贈武進庠生吳良把

泮宮西畔小池臺烏鵲雙飛報喜來百歲光陰催我老
一時懷抱向君開殘更借月移書榻和氣排冬送酒杯
寂寞寒梅在墻角無人知是百花魁

贈庠叉尤以成

錦繡文章玉雪姿青雲飛步豈應遲先生筵下開書卷
太寸庭前射戟支客至共觀鷄距集賓與將賦鹿鳴詩

十年諸公吾同好况復重遊[illegible]泣

賦海一首東庠交張朝[illegible]

淵淵浩浩復湯湯貝闕龍宮此處藏日月兩輪從出沒
波瀾千尺秘文章乾坤斟酌一杯小江漢朝宗萬里長
老我望洋良可嘆彎弓待爾掛扶桑

白蓮

蓮葉離披蓮子肥一枝獨殿待余[illegible]饒他晚節人間有
如此秋花眼底稀清氣輿風吹絲筆素粧如雪陋紅衣
物情每每知人意未必終年所願違

得古鏡

共識湖州石家鑄惜無年號認前朝青鸞對影人何在
黃壤埋香骨已銷幾度劫灰更異代再瞻天日值今朝
因之嘆息人間事多少繁華變寂寥

釋服

中制其如不可違悽悽惻惻解衰衣祥琴此夜啼烏斷
華表何年化鶴歸白髮欺人難却老青山哭我未知非
百年同是黃泉客爲感生恩涕重揮

送唐琴士古心

重来江郭寄行踪聽徹霜鍾聽暮鐘行[illegible]半[illegible][illegible]日發
孤桐三尺幾時逢楚中空有人歌[illegible]渡津上亭[illegible]劍化龍
白露爲霜南鴈至思君多爲采芙蓉

自述

夢入梨雲紙帳中宛然身世在鴻濛曆書三百六旬日
花信二十四番風客来巷南與巷北家住溪西復溪東
一生不作皺眉事酒債詩逋獨惱公

送武士

自古桑蓬志四方于今桉武羽林郎三千客路將雙劍
五十兵書貯一囊氷雪泮時浮鼻綠烟花沒處語鶯黃
天閑正爾收良驥未必鹽車困驌驦

留别單仲璧

同作二泉亭上客于今一笑在鴻山金蘭久契有如此
玉樹清標不等閒殘歲春生詩卷内田風雪落酒杯間
匆匆惟我明朝别整頓孤舟載鶴還

華循重聯綵堂

六龍三鳳人間有戲彩聯翩世所稀東野獨憐慈母綫
春風同著老萊衣時肯庭鵲呼群噪箇箇林烏返哺歸
安得人皆如此孝普天王燭倍光輝

張蘭谷送王樓

六龍城下十萬戶未及樓居地位清召伯甘棠新政化
張公喬木舊家聲慣招黃鶴來天際時命清尊對月明
卧客不須論上下元龍豪氣壓諸生
疑露堂前謁使君摘星樓上望紅雲風煙朝暮千家合
吳越東南一水分羨爾連枝皆好客慙予具草不能文
何時再倚闌干遍鐵笛横秋郭外聞

贈庠友葛珮

白駒空谷人如玉相見葛洪丹井西錦樹青山晃舊約
墨花銀管試新題虹光夜發碤南石雲氣朝生含𡋯泥
多少蒼生望霖雨此身未必老巖栖

次徐尚賢鹿鳴宴詩

褎然擧首赴賓筵大比適逢庚子年莫詡文光燭霄漢
由來才思湧源泉九苞威鳳終歸網千里名駒不受鞭
二水三山好風景一時都付與樽前
其人如玉坐瓊筵次第連袒不論年鸑鷟羽儀來鳳之
芙蓉光發龍泉自憐吾老無燕玉誰贈君行有蜀[illegible]
兩袖春風知及第嵩呼拜舞赤墀前

與楊炘理李舜明夜集用徐武功韻聯句

浩歌一曲酒尊前卞更喚伶兒撥四絃楊亭上草玄天
下士李山東李白飲中仙卞十年重會顏如渥楊一世
能文筆似椽李明日莫教容易別卞好將書劍暫留連
楊

讀家忠錄

昨朝讀罷忠臣傳今日觀詩感慨多李杜齊名終不忝
關張無命欲如何風煙惨惨逢寒食歲月悠悠逐逝波
我亦微吟不成片夕陽江上和漁謌

月坡

忘卻金鑾上下坡山坡醉月舞婆娑不知閒事何時了
但覺清光令夜多落地無聲紛玉屑沾衣欲濕浩金波
西河析桂人堪咲未得焚薪已爛柯

郁憲史文博索補無題一首

澧浦岑陽共泛舟含舟策馬更猶猶畨成石上三生梦
忘卻雲中十日留題字桐飄金井晚傳書橘老洞庭秋
傍人莫咲令垂白得意當時尚黒頭

贈范宗文

匣中長劍與雲橫不露鋒芒古已驚天下豈無百子駿
斗南惟有一懷英蘋蕪水次秋光淡橘柚霜餘野色清
從此致身霄漢上當年范老亦書生

餘汝用號秋崖

嫩向山間種玉田凌風獨立古崖顛飄飄滄海一飛
烏渺渺齊州九點烟詩思周流天地外劍光揮霍斗
牛邊九江攬秀區區尔陋殺巢松李謫僊

許懋琳號半閒

半為凡俗半為僊百歲偷閒五十年望李瞻蒲功不
息吟風弄月與烝邊有時仲子園中灌幾度長安市
上眠堪咲白雲不作雨飛來飛去只悠然

門生錫山吳綎編刊

五言絶句

歸来吟

家住陶城下歷年今幾何城中有古廟應更閱人多

故壠松楸合残碑篆刻微青烏曾此過白隺幾時歸

新畬三歲後舊樹百年餘耕犢充常貢經營守敝廬

望塵誰雅拜枕石自高眠樹種獨孤檜茶烹第二泉

潮落石頭港雲歸巫子門沙洲半江裏楊柳數家村

人在羲皇上樂於名教中閑歌非下里解愠是南風

泰宇天光發虛堂夜氣清知更有一雀不待衆雞鳴

示兒邦慶邦會

勿捋猛虎鬚勿取驪龍珠堂堂尚有戒豈可易捐軀

涪翁嘲小德陶令責阿舒窮通付天命且讀十年書

憶昔

巍巍瞻

御座蕩蕩扣天門臚傳萬人聽共賀得三元

繹菜禮行後簪花宴罷時金門始通籍觀政綰雲司

煕馬淮徐道偕行太僕卿三千貢駃牝旋節避巖程

歷歷三持節匆匆再過門當年拜家慶没世荷

皇恩

予奪春秋筆貪廉藻夜金焉能用卿法秪鮮服官箴

紅白梅

孤山一樹雪[illegible]赤城霞俗眼浸不識指爲桃杏花

倒濺驪龍珠行路不敢拾捧贈如玉人冷光滴衣濕

茄

崑崙紫瓜味一筯亦風流儉素平生志終無肉食羞

烏

烏乎其參乎若母哺若雛若雛能返哺人或不如烏

施彥洪四畫

粉膩紅香重雕闌倚晚晴揚州真是差能白又能行

嫩色天然好羞稱似六郎曉来涼露濕應與洗殘粧

不向春風發惟於秋日開美人曾采采薄暮涉江来

天地一爐冶鎔成隺頂丹自今無火候常向雪中看

翎毛

落過桃花雨羣游占翟汀世人多似蟻誰解寫黃庭

拍翅一聲動將飛三足烏孳孳爲善者誰是舜之徒

紫塞三冬雪清湘八月秋華夷今一統不作寄書郵

同群知有別天性亦能全曾入詩人咏周南第一篇

文房四咏

鏞几麥光淨番番玉雪如剡藤不須吊能賦復能書

妙奪李公手玄霜萬杵餘龍香莫輕費留寫萬言書

卓爾管城子銳哉霜兔毫一揮人莫敵汗簡策勳髙

紫玉質何亞黃金價不如莫言濯水淺中有化龍魚

竹

烟梢共風葉雪節带霜根化工培植厚歲歲長兒孫

誰擅丹青手寫成金錯刀涼風向晚急吹亂鳳皇毛

客至

琴書教且罷風月許平分不可作常語秖應有異聞

偶題

青山在屋上白雲宿簷端夜深眠未得風露逼人寒

題吳文瑞白扇

似月能忌滿如氷卻不消秋風太相妬梧葉落明朝

翎毛為鄭以行題

並立田塘晚蕭蕭風露清披圖詠常棣多少弟兄情

何處堪栖息林塘風景幽天然頭自白不是為春愁

為楊士年題四美人

春色及時看輕寒受曉風采桑行露者未必兩心同

右惜花春起早

滿地芭蕉影當空一鏡懸人生百年裏有得幾迴圓

右愛月夜眠遲

細細花香處看看月上時金盆一勺水化作影娥池

右掬水月在手

故笑梅花瘦花應笑汝寒也知難久立折向膽瓶看

右弄花香滿衣

牛

不辜堂下過亦不遇由舉南畝春耕畢郊行處處安

貴爲花年少日日醉長安老向南山下閑看黑牡丹

横野六七里草深無處尋因思偃武日放牧任桃林

丙吉不問喘時和喘亦無飽嚙平原草還家日向晡

鳩

聖朝賜鳩杖亦有白鳩郎於世非無補農時念雨忙

性拙由天賦年年借鵲巢一聲人共喜春雨滿東郊

琴棋書畫四畫

喜遇知音者冰絃一再彈曾為戴安道不作董庭蘭

不戒商山樂還同別墅圍只教消白日爭道竟何為

學書不學劍霜穎掃千軍鏖戰騷壇上鵞池起陣雲

嵐氣晴猶濕波光近若聞三絕于今少令人憶廣文

鴈

春日又秋日南飛更北飛漂蓬湖海客見爾亦思歸

久客閩初喚家書寄得不料鴈書不寄只解寄邊愁

太守不食鴈從容度鴈門此身任南北同是一乾坤

月下投漁浦天涯度戍樓一行飛不去二十五絃秋

白鷗

天然此老態不逐少年遊却笑人間世多愁成白頭

鶺鴒

横塘斜日晚影落水中寒畫筆開圖教令人念急難

吳來儀友[illegible]

有文非木强同志是祀飾蔵婆江空處携琴引鶴来
各抱氷霜節相知鐵石心同升居羽翁未必老山林

胡本源揖齋

春風桃花渡夜月木蘭舟還逐仙槎去天河犯斗牛
[illegible]中[illegible]首無巨川頻汝濟傳說是吾徒

七言絶句

寄余士英恭政

登山臨水思依依仰看浮雲西北飛恨不此身雲裡去
釀成春雨濕君衣
五馬諸侯擢省臣甘棠移作紫薇春近来北雰寒心甚
聞得中朝第一人
蘭玉笋来應滿庭眉山家學譪芳馨斯民豈忘知多少
不負先君種德亭
三錢公道合天公諸子升沉自不同泣玉荆人今不泣
都將榮顇付苓通

送人還江北

長劍倚天光陸離浩歌不是渭城詩江南江北無多路
賞月看花更有期
江上長亭復短亭暖烟先染柳條青初番折柳因君别
風笛吹来試一聽

次何質菴韻

先生高隱白雲間我亦焚魚歸碧山試問京塵十丈裏
幾人能似二疏還
書屋藏雲只半間無錢何必買青山何郎慢逐劉郎去
昨日桃源洞裏還

有感

嘉樹無忘角弓賦秋瓜尚憶鄭瓜州于今有橘誰爲遺

愁說洞庭千樹秋

洞庭書蔡別駕時中樓壁

七十二峯湖水上金削芙容紫翠堆剖橘白龍天上去
吹笙黃隺下天来

清涼浦上一帆月縹緲峯頭兩屐雲采藥時逢林屋客
傳書不見洞庭君

橘庄如在橘洲上我正来時風浪平摘橘不須三百顆
開篇時有兩三聲

贈朱秋江字廷直

杜子自許文章伯鄭公常稱老畫師無聲中有有聲在
莫道能畫不能詩

吳江阻風

驛夫及候趍長道江鳥忘機立淺沙苦被風波欺客棹
欲投烟火宿人家

月明夜市猶沽酒水滿春瓶自養花坎坷須臾何足道
也曾天漢泛仙槎

生挽爲吳通府祚乃兄士偉題

未死先勞作挽歌此生如寄欲如何行窩十二春風裡
亦學秋壓賦興窩

乾坤夜旦兩茫茫一息真成萬古長獨有陶潜知此意
北窻白日到羲皇

洞庭吟縣西村

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螺髻青付與高人作佳玩
碧琉璃外倚雲屏

中郎橫擢柯亭竹無數蛟龍起洞庭一鉤釣天非夢裡
春酲坐向晚風醒

次韻壽顧光祿廷瑞母安人

春倩梅花早領来合教桃李作輿臺折花再獻長生酒
滿座東風不醪杯

我亦當年祝壽来蓄雲臺下即春臺群仙獨讓西王母
先遣雙成捧一杯

駸駸七十二年来桂綠蘭紅玉鏡臺個個郎君食天祿
黃封分入紫霞杯

仙風乎地自吹来何必神仙十二臺此處瑶池最相近
恩波如海注深杯

次韻壽趙汝明

珠履三千老孟嘗衣冠南渡舊書香稱觴共獻南山賦
大筆何人獨擅場

瑶池桃實一番嘗秋水荷花四座香白社真成仁壽域
清風不屬利名場

留別宜興法藏寺僧

掃地焚香是日程自臨寒澗洗茶鐺一聲清磬五更雪
惱我梅花夢不成

繞出愁城入化城城門不禁又東征滄江後夜蓬窻雨

誤聽蓮花滴漏聲

贈徐應嘉時主淮陽華擬

杏花春雨尚微寒童子尋師到杏壇硯水一泓深似海
黑雲長護蟄龍蟠

東游百里抱遺經飛夢時應到鯉庭羊胛光陰能自惜
夜深風雨一燈青

贈弓都閫宗器

相歡銀燭倒尊夜不減調冰雪藕時他日天涯論舊事
平章宅裏醉題詩

逢李永大

太白文章百世豪武林仙李一枝高人間自有成蹊日

天上何須羨碧桃

先君吾縣舊哦松玉樹清標此處逢昨日立春殘雪後
兩峯相對翠重重

寄葉伯廣

問奇曾上五松亭始信人間有德星與取松醪再三勸
醉眠石榻未能醒

十里松聲襟澗聲二郎相送括蒼城誰知浩浩風塵裡
得見瑤林玉樹清

贈虎跑僧

飛錫新從醉李來虎跑高藥雨花臺淵明欲入遠公社
只怕清齋廢酒杯

千古清冷一脈泉客來竹裏起茶烟便須借榻聽禪語
涼月半窗人未眠

張公子宗元索詩酬周醫士

麒麟公子朝天客今作君家種杏人家住江村最深處
杏花吹作滿城春

六月火雲能爍石蓮花蓮葉盡陰陰文園頗乞清涼散
蓮子中間有苦心

慰葉楚規

喪子卻如無子時且開懷抱莫含悲謝庭玉樹深根在
又長春風第二枝

商瞿有五丈夫子得子之時四十年子夏喪明成底事

請留白眼望青天

宿徐惟載書館

氷膠南河一尺餘春風何日賴吹噓夜寒不用青藜杖
雪在梅花照讀書

賦惠山雲泉溪水送施彥章赴選

惠山出雲鵲鵠然千里從龍上九天莫戀山中伴孤鶴
田家望雨正懸懸

徹底清流照客心朝宗入海若為深老龍捲取上天去
旱歲憑渠作傅霖

贈審刑金郎中尚德

申伯已前閒召伯蘇公之後見于公覆盆莫道三光隔

寃獄真成一洗空

留別徐惟順

竹葉沽殘春市酒柳花飛滿月城橋燕子留人花送客
去留未定且今朝

題古今名畫

白鷗終日在沙汀黃雀高飛入紫冥載酒問奇歸路晚
陌溪烟樹望中青
劉郎一去不重來洞口桃花幾度開但得其人美如玉
世間處處是天台
渭濱不識周尚父澤裏都忘漢故人釣石坐溫殘雨外
一絲晴颺滿江春

桃花源似浣花村花覆山墻柳護門幸際泰平無一事
坐看春色滿乾坤
人在松根斸茯苓丹爐伏火晚烟青世人不解長生術
臝得風塵兩鬢星
老樹生風作曉寒 清時不歎夜漫漫洛易城裏看花
客誰愛君家墨牡丹
呼童掃取寒庭雪紗帽籠頭自煮茶別有一般清味在
覓家未必勝陶家
碧瀞倒浸蔚藍天賀監從來水底眠此處一塵飛不到
水仙端合伴詩仙
五十富貴非吾願太公獨自兆非熊且教桂樹山中月

來伴蘆花江上風
週圍欄檻瞰清波自擊空明發浩歌不是柳偏東面處
好懷能受好風多
紫苔白石老松陰短策孤琴貴遠尋清廟朱絃三歎後
大音亦復在山林
海鷗相狎不相猜故遣柴扉傍水開郤怪年來頗多事
許人載酒問奇來
古來萬事有因緣無意尋仙郤遇仙只道斧柯容易爛
不知一日已千年
一笑相逢似等閒桃花如錦照春山須臾回首迷歸路
始信人間是夢間

杏花春雨曉紛紛都是初平石上雲我亦平生有仙氣
白羊三百許平分
家住春山種玉田不須更借買山錢清風直到羲皇上
漫說浮生僅百年
浮雲斷梗往來中萬里江潮一短蓬自有詩涼滿懷抱
不勞蘋末起西風
遠樹如烟近樹青俗人不到子雲亭分明記得曾遊處
石罅泉聲隔岸聽
揀食京華一布袍東家借蹇出東皐能詩不作推敲勢
四首三峯天際高
東風無力挽遊絲人柳三眠半起時玉燭光中春似海

好花齊發萬年枝

題施秀章畫

落花萬點石苔斑啼鳥一聲春晝閒洞口暖雲將作雨
卧龍人在九龍山

題鄧以行畫冊

千里無人識駿才黃金何處築燕臺歸心更比春潮急
立盡斜陽舟未來
落魄江湖老志和錦衣未許博漁蓑飄然歸去無人阻
日暮渡頭風雨多
蒼雪炎天亦洒然此君舊住楚江邊仙風吹下青鸞尾
淨掃珊瑚石上烟

夜深客夢落江皐無限幽香襲布袍老隺一聲山月黑
起來燒燭誦離騷
銀河剪水屬天孫不露并刀半點痕飛上南枝纔幾許
挽回春色滿乾坤

畫冊為卓太守題

亦辟倚天四無壁風流萬古一東坡洞簫聲斷隺飛去
客亦不來江自波
移舟晚泊楚江潯斷石秋崖松樹陰不用臨風更吹笛
夜深自有老龍吟
緑樹人家靜掩扉山中空翠濕人衣子雲死後非無字
載酒時來問者稀

柳色如雲映舞衣誰招掌上斷魂歸回思往事皆春夢
莫妬東風蛺蝶飛
東風偏醉杏花春歲歲花間寄此身莫咲一生渾老態
白頭閱盡少年人

畫卷為張行人述古題

十載尋仙杳不逢卻於畫裡見仙容紫簫一曲天如水
吹破相思意萬重
一遇黃農豈偶然靜披竹牒夜無眠世間多少閒燈火
不帶青藜半點烟
懶上西湖載酒船膽瓶一朶對清妍洛陽富貴無餘燼
靖節高名萬古傳

嶢然壁立小崑崙知是黃州第幾村一自留題歸去後
東風吹冷緑苔痕

繡畫為胡思裕題

雙雀飛來繡閣中金針一縷挽春風寫生不費丹青手
從此令人重女紅

題陳進之貟外畫

我愛秋林老大夫揮毫幻出輞川圖青林白石蒼藤外
一抹烟光半有無

趙志高號東溪

隔岸扶桑日上遲受風楊柳不勝吹滄溟萬里能通此
汲取鯨波入硯池

畫障

錦樹離離碧樹高晚天如洗見秋毫草亭一所雲千頃
好買閒身讀楚騷

秋水斜易映石梁疎林黃葉帶微霜蘭橈小駐芙容浦
人在翠微尋竹房

次韻為讓齋主題

溪船膠住少人行僧舍茶烟濕未生十日嚴寒瓶亦凍
蓮花刻漏寂無聲

太白醉歸圖

清平歌罷沉香亭歸去人間學煉形兩眼一生空四海
只宜長醉不宜醒

綉畫為任庭芝題

別郤西池青鳥群玉梅枝上立寒雲清妍不落丹青手
付與春閨刺繡紋

桐花小鳳弄春音霧閣雲窗幾許深綉出分明如畫出
絲毫未必勝金針

溪山圖為宗烒清逸翁作

千古延陵季子鄉清流一派接江長雕甍綉闥知多少
不及吾家萬木堂

王東皐臨高房山畫

房山未有詩中畫今見東皐畫裡詩家學淵源須一派
前身端的是王維

四皓為陳良佐題

紫苔白石萬松間一定皇儲羽翼閒萬古高風在天地
巴園何樂比商山

九老圖為薛文敏題

碧樹丹厓處處春幅巾藜杖總閒身乾坤納納如許大
一代風流只九人

古畫為吳以榮題

夕易寒影照伶俜歲晏幽蘭氣更馨不是江濱過漁父
世人誰識獨清醒

將軍鼓勇入關初相見休嫌禮法疎旁若無人且捫虱
坐談當世事如何

白日荒荒野色昏窮途絕粒念王孫千金不重賢聲重
豈在區區一飯恩

孤忠不復漢賢勞餘子紛紛豈爾曹飛雪冷雲低壓帽
手持漢節與天高

来鳳翩翩即去鴻秦時不與漢時同紫芝歌罷雲深處
閒看斷厓飛白虹

騎鯨圖為薛良知題

兩足厭踏軟紅香鯨魚背上濯滄浪詞源一派流東海
蛟室龍宮耿夜光

十漁圖為蔣朝會題

一鏡涵天絕點塵秋風吹動碧粼粼片帆西塞山前過

不是江東歸去人
船頭撑篙着力輕船尾鳴榔不絶聲但得有魚堪換酒
錐刀何必與人爭
小笠輕蓑得自便非熊無夢落漁船旁人不識玄真子
卻怕斜風細雨天
漁者無如撒網勞得魚知撒幾多遭御風之子何其誕
一釣豈能連六鰲
一網多時結得成此生不患不聊生從容曳網船頭上
三月桃花浪已平
終歲釣魚非釣璜無魚上釣也無妨渴來自飲清江水
秋晚野田菰米香

天外閑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
只為心安不受驚
艇子輕移淺瀨來晚風横玉思悠哉曲中只說漁家樂
不奏驪山阿濫堆

次韻徐元大行樂四景

長安門外御堤長蹀躞霜蹄踏晚涼隨輦偹君正年少
老夫今已似枯楊
海天空濶九皐深飛下松陰聽鼓琴明日飄然又何處
白雲與爾共無心
清風吹動鳳皇枝大火西流正此時池館蕭然無一事
撚鬚閑和故人詩

雪在梅花濕未乾不因瓶凍識天寒此花已報春消息
馬上相逢一笑看

和李翰林寄西涯十二詠

湛然無底浩無邊魚躍鳶飛共一天四海恩波從此去
莫教輕比濯龍淵　右海子
春日朝回着馬鞭尋春路遠寺門前曲江未必能勝此
別有鶯花不住天　右慈恩寺
仙郎家住帝城西底好西山入品題清氣逼人詩骨
瘦兩肩高聳覺山低　右西山
太液池頭一水迢月橋横漢壓星橋金莖露下涼如水
仙子月中吹玉簫　右月橋

一脉泉源不可尋緬懷禹鑿到如今侍臣新賜天閑駿
飲得恩波似海深　右飲馬池
泯泯清流曲曲通依依楊柳共春風行人只見一灣水
不識朝宗江漢同　右楊柳灣
連朝風雨報新晴多謝譙樓鐘鼓聲聽美不如杜陵老
梅花帳裏夢頻驚　右鐘鼓樓
秧畦高下綠搓風農事匆匆四月中偶向桔槔亭上過
十年肉食愧無功　右桔槔亭
曾見歌風濿露時縱横千柄覆清漪錦雲恠底不長在
昨夜飛霜倒半池　右蓮池
不稼胡為三百廛一區萬井共豐年周家開國由農事

天子早春耕藉田　右稻田
相君誰復植園蔬勤學樊人能不窺生意津津見勾甲
東風三日雪消時　右菜園
過嚴灘有作商學士弘載予同年也
三元宅近漢嚴陵天有儲才地有靈一片釣臺雲不散
客星應是避文星
湖堤春牧為張公子宗大宗元賦
人言騎馬勝騎牛我道騎牛百不憂湖上路平牛背穩
醉眠無夢落長楸
年年稼穡充貢賦處處謳歌樂泰平湖石不妨牛礪角
角能搏虎力能耕

牛飽成群眠暖沙東風吹雨夕易斜杏花樹遶湖南北
不必行人問酒家
南畝一犁春雨足秋成賽社到湖頭湖波可給牛渴飲
波底無蛟敢食牛
魚
渭水綸竿釣不起尺半肓入南山裹浩蕩恩波似海深
誰問西江升斗水
馬
百戰功成自不知天閑落落見權奇五花雲濕青絲鞚
洗罷桃花小雨時
天廄牽來御苑看青桐陰滿玉闌干龍池洗罷春雲濕

猶似平胡汗未乾
四蹄踏鐵度天山奏凱歸来十二閑雲毯五花吹不散
房星和霧落人間
瘦骨曾經百戰来天閑芻秣尚憐才如龍一疋能神駿
白玉攙頭立仗回
翎毛
百巧其如一拙何為巢事業竟蹉跎無言並立東風曉
寒食梨花雨正多
淋漓墨汁瀉金壺染出慈烏返哺圖只有曾參稱孝子
世人多少不如烏
半染空青半素霞更從勾漏覓丹砂也應曾識西王母

夢繞蟠桃一樹花
青鳥飛来大庾嶺參橫月落吟香浮戴將一點梅花雪
不為傷春易白頭
機上寒梭死上霜不如雙宿在南塘淡烟一縷孤蒲晚
猶帶韓朋別恨長
敗葉離披不耐吹翛然寒影立殘枝急難處處年年意
豈畏風霜搖落時
造化無私卻有私春光多在好花枝風流京兆今何在
秪見山禽學畫眉
扶搖九萬懶相隨恐被剛風損羽儀驚破騷人湘水夢
數聲如和竹枝詞

乾坤物物荷生成剪舌誰容作巧聲綠樹晚烟空掩映
徒前黑白自分明
紅翠交輝古桂秋桐花小鳳失風流叢衣萬斛天香在
應為淮南半日留
東風吹雨濕芹泥補罷春巢倦翼低卻羨文鴛同白首
金沙碧草不驚栖
莫笑當年浪得名翩翩舞態一般輕野堤不是宮中柳
戀戀相依尚有情
二子同舟及晚晴隔江遥見雪衣明窺魚並立荷花底
不愛香清愛水清
御苑宮墻日往廻春風先看海棠開輞川夏木陰陰處
那得王孫打彈來
紅衣落盡惟青蓋匹練秋光濯錦江屬玉飛來不作偶
清波照影各成雙
狡兎妖狐一掃盡閒來江岸不張威許多白鷺都驚起
立見青天雪亂飛
萬里雲天振羽翰晚來作伴宿江干風漂菰米沉雲黑
絕勝沙場啄雪寒
朔漠無塵犯玉門一簾霜信滿乾坤數聲月黑風酸夜
不管離人欲斷魂
毛羽天然五色紋江空歲晏自成群晚風落盡梅花雪
飛上疎篁啄凍雲

朔吹胡沙宵漭留隨陽豈為稻粱謀一行兩字無多畫
點破青天萬里秋
夢入三江又五湖蘆花深處不驚呼雖然野澗無羅網
永夜休教失鴈奴
野田菰米正秋肥漂泊江南忘卻歸未必無功成一飽
寄書曾向上林飛
巢似鷦鷯拙似鳩無營原不解春愁少年人挾黃金彈
莫向高枝打白頭
兩翼褵褷返哺來夕陽獨樹且徘徊春風少借吹噓力
飛上澄清御史臺
獨立山中松樹枝桑軒猶恐負明時一聲喚醒遊仙夢
多少醉眠人未知
萬年枝上占春光流水孤村舊業荒四海只今皆孝子
不勞銜皷到東陽
棠梨枝上春光好山鳥一雙同白頭閒看花開又花落
白頭元不為多愁
誰把瑤花點鋏衣月明琪樹夜爭輝春風卻笑雙雙燕
終日緇塵影裡飛
一粟西風大有年八家同此養公田卻緣飽食無餘事
鬪損鶉衣不自憐
巧舌能言苦佛留銜冤填海幾時休東飛更有西飛者
若個從容似白頭

天上銀河不斷流解令牛女度清秋好音報與東君道
金印將封忠孝侯
鋏衣凜凜爛星眸不許參軍剪舌頭立向竹枝江雨外
蕭然占斷一天秋
金衣公子惜春妍富貴人家花榭邊巧韻如簧且緘口
海棠半膴柳三眠

題雁留別吴以榮
同棲同食思依依同唳江天送落暉何事人生有離別
一生不作一行飛

梅花
占斷西湖瑪瑙坡一生無夢落紅羅春風頻有亭中客

来和花前白雪歌
夜寒獨寉瘦伶俜一片梨雲護枕屏咲殺海棠窠裡客
昏昏醉夢幾時醒
紛紛紅紫艷陽開一種清姿是蠟梅青鳥只傳天上信
也斷春色世間来
素霞剪作六銖衣昨日天家特賜緋宴罷瑶池明月白
武陵仙子夜同歸
我本百花庄上客偶然踏雪過君家頻教鋏石心逾冷
細爵枝頭帶雪花
玉妃元住蕊珠宮偶向東華踏軟紅鋏石心腸終不改
冷香和雪散春風

謫仙詩骨不勝寒庭事猶飡雪月寄語北来諸驛使
西湖莫作武陵看
千年老幹蝕蒼苔大冶昆吾錄来金鼎調羹不嫌晚
氷花敢向雪中開
瑶臺仙子服丹砂斜倚東風暈臉霞一片貞心如鐵石
品題莫作武陵花

題梅送太守余士英
玉人乘醉倚闌干不覺江天起暮寒憑仗鋏心賢太守
帶將春色過西安
元是江南玉雪花嫣然無乃醉流霞羅浮迢遞三千里
郤與桃源共一家

為宋允材題雪竹
夢入梨雲喚未醒六花吹滿鳳皇翎琅玕聲碎珊瑚石
一曲瑀簫醉裡聽
琊玉亂搖湘水曉霓旌交駐楚雲秋九疑迢遞人何處
愁得湘娥也白頭

題竹
東海長竿釣六鰲九成天上奏簫韶一枝涼影秋庭夜
別是湘娥墮翠翹
何人挽得銀河水浄洗毵毵白鳳毛肯信琅玕枝上雪
寒於萬頃楚江濤
君子堂中試毛穎墨花香洒鳳皇翎不教飛向丹山去

一片秋陰落硯屏
雨泣風號古帝魂九疑南望暮雲昏江波盡是英皇淚
洒作斑斑籜上痕
漢家舊製竹皮冠牧野鷹揚作釣竿料斗有文遇汗簡
六經萬古與人看
一世無花是艷姿枝頭結實也離離充飢獨許丹山鳳
燕雀飛飛揔不知
此君箇箇得天全至竟形神只淡然坡老底須参玉版
虛心不攺便為禪
長年雨露沐深恩清節相傳祖又孫試問洛易花富貴
看花今有幾人存

上客都抛玳瑁簪禹方入貢有球琳三年阿閣空飛夢
野凝朝陽聽鳳吟
蓬底秋風徹骨寒絕勝夏簟青琅玕醉眠醒處明月出
便欲吹笙駕紫鸞
兩岸湘雲掃不開一江湘水碧於苔也知楚地非秦地
誰弄璃簫引鳳来
不到東橋半載過竹光野色奈愁何天風吹下青鸞尾
月落半庭涼影多
翠翹美影粉生香占斷秋光一味涼半月客窓看不厭
夢隨雙鳳度瀟湘
昨夜分明夢此君水蒼鳴珮半来聞仙風吹動青鸞尾

淨掃仇池石上雲
碧崖西畔曙光微滿石春烟拾不飛好似鳳凰池上見
翠翎斜雨濕朝衣
山房終日不平安靜與此君相對看惟底東風能好事
紫烟吹上碧琅玕
一見清標玉節郎紫簫別調賀新涼風毛濃潑金壺汁
點破冰綃雪滿光
美人持贈碧琅玕帶得瀟湘晚色寒吹罷紫簫明月上
毵毵涼影舞雙鸞
墨君兩個不為少十萬丈夫何足多敢以廉才識小杜
世間惟有一東坡

瀟暮涼風拂碧幢短篷將恨過湘江十年一覺南游夢
醉聽秋聲落夜窓
九華峯頂玲瓏石移近竹偏影鳳毛一片秋光淨如洗
便須呼酒醉山濤
琅玕無數參天立惟此一枝出碧崖仰面貪看青鳳舞
不知風露落詩懷
仙人凌風上天去斜墜雲中翠鳳翅行道見之不敢拾
春風吹雨晚蕭蕭
遺墨千金不可得玉堂仙客擅風流我稍淨掃紫烟外
占斷瀟湘萬頃秋
九龍山人此遺墨揔有千金難不成昨夜[illegible]咲丹井畔

紫簫明月弄秋聲

琪樹凉生大火西翠離烟拂石闌低清詩多在閒中得

一一琅玕節下題

松石為施克莊題

白雲自去客自来日日呼童掃綠苔一醉松花枕雲卧

夢中騎雀上徂徠

玲瓏飛下九華山射虎將軍去不還未許明堂收柱石

要留清氣在人間

聚禽圖為葛文振題

三日鯉魚吹浪風片帆曾過太湖東浮生應被衆禽笑

長日忘機只海翁

水仙為華循禮題

纖郤寒氷鏤素瓊九花那得此花清同来一咲人何在

門外大江空自横

絶無妖冶與纖穠世上鉛華一洗空何處相思蕭初斷

冷香微影月明中

山水為陸孟誠作

亂石生雲硼道斜晚風流出石楠花此間那有終南逕

白首歸来松子家

贈隠者

羨爾南山種豆者東門不愧種瓜人薜蘿衣上朴雲白

不涤人間稚拜塵

施克莊白扇號醉墨

清於寒玉皎於霜只合同登白玉堂醉墨亭中真相遇

一揮四座頓生凉

醉揮秋扇索題詩墨汚秋衣也不辭洗硯池邊晚凉坐

咲他芭葉早離披

寒山拾得為謝秀之作

道本無言郤有言國清寺裡舊因緣兩心了了俱無碍

影在寒潭月在天

淅積慶聽月

樓居高處與天通卧聽霓裳曲未終更有河西人可恠

丁丁玉斧響天風

河漢西流似有聲氷輪碾過太階平可堪兒曰無停手

欲上天門夢又驚

懸崖蘭為唐惟遠作

懸崖含香倒葉攢近天風露不勝寒若為地位高如許

應厭紛紛俗眼看

菜為胡以聲作

食肉年年贊大官黄虀百甕為誰酸春風一枕南園夢

彷彿君家畫裡看

為胡以行題紅梅寄堠易華原譙

鉛粉凝花白玉香羅浮誤作武陵粧東風吹散南枝雪

春色平分到堠易

白扇
肌骨娟娟玉雪如一揮大暑頓消除若非吉甫清風頌
誰敢瑯玕節下書
曉堂風露入簾多秋思題詩意若何一度一舒還一卷
炎涼世態幾經過
洒洒涼風洗欝蒸蕭蕭萬壑正清氷白鷺翻下金莖露
人在瑤臺第一層
沈禹玉索題畫
解印歸來自吳還世人誰復共襟期水邊净掃蒼苔石
坐濕秋衣總不知
翠翹弄影粉生香亭亭斷秋風一味涼半日客窗看不厭

夢隨雙鳳度瀟湘
陳文明號古泉
河流一派出崑崙知是何年始發源流到元龍洗心處
半泓清映讀書軒
徐應嘉號味雪
大虀無餘味有餘心塵憑此玉塵除莫教掃盡半庭白
留取寒光照讀書
清氣從天落齒牙泠香一半雜梅花煮茶失卻天然味
漫羨風流學士家
苦熱成化丙申夏寓吳尚朴樓居
人哉天地爐何熾鑠我平生鐵石心且莫怨天聊自慰

純陽終是勝純陰
南山煮石海煎波畏熱其如極熱何我亦發狂欲大叫
不緣官裡簿書多
雁爲薛良知作
翩翩出塞各呼群半落滄波半入雲忽漫一聲霜月裏
征人思婦不堪聞
蘆鷹爲唐惟清作
衰蹬悲臺萬里風歸來秋日野塘空偶然一擊雙飛鷺
不學貪饕魏侍中
老樹驚風颯颯然一天金氣入剛稜草中可得容孤雉
雲際猶曾搏大鵬

翎毛爲淮安鼎進士玉賦
空谷佳人不再逢綺窗香霧隔重重流鶯啼破昭易夢
臉暈春酣似酒濃
啼罷東風拂錦毛一犂春雨及西郊閒庭且立花枝畔
飛去還須借鵲巢
粉暈脂痕滴露香風流都屬綠衣娘隴山莫道忘歸去
是處烟花即故鄉
不逐時流作艷粧寒氷瘦玉倚東墻山禽可是無情者
来占春風第一香
牛
無鞚無鞭得自如也知綺犢勝驊騮堯年只唱昇平曲

何必區區讀漢書
牧牛不借相牛經但願年年春草青一飽從容初解軛
東風吹笠過西垌
快哉羡殺牧牛童一笛橫吹隴外風暁得西疇成大有
破燕伐蜀摠無功
花雨條風作曉寒南山浪說夜漫漫穩如萬斛舟中坐
不信人間行路難
翎毛
翠竹陰中立晚涼時哉何獨羡山梁天然自有文明象
飛上重華十二章
便立秋庭玉樹柯成橋昨夜度銀河主翁莫倖頻頻喋

天上人間喜事多
三箇琅玕一様高聽秋軒裏試霜毫楚天月白涼風急
吹落雲中彩鳳毛
書鄧允明扇
飛下瑤臺十二層南塘踏月憶吾曾玉人說罷游仙夢
水閣新涼醉裏登
楊士宏畫為碩孟淳題
毗陵道中三日醉一見此圖雙眼明便欲凌風遊八表
歸来立盡未寒盟
秋暑未消江未濯山童揮扇亦無風坐看畫裡雲烟滿
懐抱生寒眼界空

古畫為吴判郡題
翠袖家人空谷中紅羅亭上倚春風不知仙友来何處
應是青田有路通
廬山瀑布亦如此千尺斷崖飛白虹仰面一看揮扇罷
乾坤清氣滿胸中
畫竹為陳秋官公佐題
拱北亭西納晚風鳳毛影落墨池中肅容相對猗猗緑
仰止先公似武公
虎溪三咲圖
猛虎一嘷三客咲溪聲併作晩来寒畫圖千載悠悠下
我亦從之一咲看

觀山亭為平陽柳中書作
草玄亭外一山橫人與山靈有夙盟齊魯任教青未了
一拳石上看雲生
風柳垂條十里亭飛花如雪作浮萍山中松柏年年在
雪虐霜饕只自青
浮雲紫翠似峨眉眉影分明落硯池只恐瀛洲高步去
觀山亦有憶山時
陳文明讀書處 秋官子
濕雲如雨讀書處都是硯池蒸出来他日潜蛟見頭角
請君側耳聽春雷
晴虹貫月讀書處不是元章来泊船今日短檠[illegible]

有時歸院賜金蓮

卞式之號聽泉

平時不泣山中玉盡日惟聽竹裏泉洗我十年箏笛耳
月明石榻未成眠

落齒有感

去年浮動今年落戀戀能無不捨情身體髮膚知所受
毀傷也子愧吾生
天皷聲沉失輔車吾衰堪咲復堪嗟一身不是堅牢物
何况區區齒與牙

題䖸絲字

鉄畫銀鈎托素紈千絲萬縷杳無端若從人巧違天巧
鳥跡荒凉科斗寒

墨菊為僧圓顯題

聞說緇衣獨好賢墨花香裡對談玄玄霜雖改黃金色
老氣横秋尚凛然

林季謙號雪蓑

細草茸茸自結成月中醉卧雪中行化衣塵滿長安陌
不涴吾儂襆襫清

題文峯楊士熙麦舍蓍

并刀不剪吳江水剪出郇公五朶雲堪笑山陰王内史
只將醉墨涴人裙
不費玄香與毛穎彩箋描作蛇龍傾君更剪銀河水

三台人間報歲豐

為世醫𢛯彦學題竹次王翰林韻

洛易官貴花何在惟有此君高節存待得春來雷雨作
森然玉立見諸孫

為楊士辰題畫

山色秋光半淡濃烟蘿屋底有人龍抱琹莫怪頻相過
自古知音不易逢
老寄飛雲秋對根讀書長日懶開門以心自是清如水
不為林居遠市喧

畫鷹為陳公佐秋官題

不立東門秦相臂污南空築野鷹臺妖狐狡兎聞風遁
豈伏區區聲搏材

題陳文明王孟端枯木和錢仲益韻

不待霜皮四十圍高秋凉影拂人衣何當坐石吹簫管
月下翩翩彩鳳飛

遼東胎鶴鵝為前人題

野宿年年得自安短衣却耐晚風寒南天七宿渾相似
莫作尋常羽族看

為陳公佐秋官題錢舜舉馬

刷燕掠粤去翩翩聲價當居八駿前四海太平無一事
邊塵不污肉邊錢

錢舜舉瓜茄為前人題

青門五畝自栽培老去封侯念已灰更憶十年前事否
炎天曾取鎮心來
琅裹彭亨紫色新天成還藉灌園人也充數霍盤中味
何事潜翁羨白銀

枯木圖為前人作

槎牙老幹百年存春色無由上蘚痕八月仙槎從此去
也應有路問河源

雪竹壽胡孟德七十

琅玕節下題新句為賀胡公七十年吹罷紫簫歌白雪
飛瓊美玉藹尊前

贈刋生何泰

池亭麻笄坐朝曦刻畫蠅頭小篆文毛穎未能如脫額
春秋筆削要憑君

為吳文瑞題山水圖

香塵滿路玉驄驕未信繁華變寂寥今日西湖看花處
野人相對說前朝
柳外清風不住吹水邊高閣坐移時孤鴻沒去空煙盡
此境惟應靜者知
半篷落日釣緡收野鶩孤飛白鷺洲心境悠然無一事
不知人世賦悲秋
江村幾處起炊煙風雪漫漫欲暮天憂國寸心還似舊
買魚沽酒慶豐年

風雨竹為李思齋題

濕雲籠翠模糊迷却來巢彩鳳雛昨夜西窗有風雨
不教飛夢入蒼梧

翎毛為族卅時庸題

喚了江村雨一犁甲枝風靜足幽棲夢中遊遍華胥國
不管花開百舌啼

吳以棨東園八詠

獨秀峰

屹立天然如卓筆雲斤月斧不曾勞莫言其勢孤如此
入柱擎天一樣高

半畝塘

一畝量來惟鑿半其中混混得原泉傍人莫咲無多地
倒浸青天萬象全

鼓琴臺

學得當年杏壇操自携焦尾上高臺此臺不是成都者
童子尋師日日來

爽碁石

不與羊曇賭別墅手談終日自從容只疑石上春雲起
兩叟來之化白龍

煑茶竈

春泉一勺煑春茗頗諸家山此會同野宿貔貅非我類
玉川無分作元戎

讀書燈
二尺短檠書一卷流螢如火不須囊以時一寸光如許
他日文光萬丈長
來往逕
三逕何如一逕好青天飛下隺成群落花掃罷時來看
滿地天書古篆文
釣魚磯
黃隺斷磯無梦到綸竿於以樂餘年坐茄自喜長安穩
一任人呼不下船
胡孟義號桂軒
漫說人間有桂林廣寒宮裏託根深天仙富貴不獨占
散作君家萬粟金
蘭爲草池唐惟堅作
夜深客梦落江皋無限幽香襲布袍老鶴一聲山月黑
起來燒燭誦離騷
新陸懋成
一日不見三秋隔百年懷抱幾迴開於夫亦有山陰興
雪夜琅溪放棹來
翁中竹爲唐醉民題
琅玕相贈美如玉六月清風灑面寒宿酒乍醒眠乍起
滿林蒼雪座中看
枯木竹石爲倪久齋作
廣平鐵石本同心月斧雲斤敢見侵風露滿林人靜處
試看鳳舞聽龍吟
小畫爲鄒以勤賦
秋對扶疏秋水清南山相對兩忘情在
朝廿載歸來晚結得沙鷗幾許盟
回爲潘繼芳題
海山空濶畫冥冥坐石閒談瘞隺銘此處掛瓢無一樹
也應歷歷不堪聽
東郊八景爲鄒以明賦
泰伯故墟
平坡直道亘西東豈是吾儒一畝宮至德橋頭曾下馬
宛然三讓挹高風
道鄉書屋
滿呈芸香貯五車道鄉未數鄒侯家于今濟美雲仍在
貫月虹光不浪誇
華庄古井
肯擔生涯百畝中鄉田同井有遺風而今九一如前古
擊壤高歌樂歲豐
梅里新居
別業新開伯瀆南此中宜稼又宜蠶我來再賦斯干什
留與鄉人作美譚
黃墅亭碑

馬鬣蕭蕭與昔時南山風槩有人知請看松雪文章在
郎是中郎有道碑

江陵春漲

一泒東流入海清古来漏浜共馳名桃花浪暖魚龍化
昨夜春雷第一聲

坊前酒館

搖曳青帘楊柳門相鄰多是杏花村長安市上歸来客
解卻金魚價不論

伯瀆風颿

昔曾天際識歸舟伯瀆于今作漫遊願得乘風同載去
飄然直到海東頭

蘭雪

太白清風洒蘭雪君家今見雪中蘭置身如在冰壺裡
添得詩脾十倍寒

菊

最愛寒花晚節堅不緣布地萬金錢幾回對酒高歌罷
一卷陶詩作枕眠

美人

心困故應身亦困髮雲半嚲鳳釵斜佳期不果春將老
閑過辛夷一對花
素手拈將五色筆沉吟良久意何如墨花恐汚香羅翦
欲向芭蕉葉上書

樓居四時吟

綵鸞迎春十日来画簾遥對海霞開倚闌休更吹羌遂
生怕東風易落梅
南郭薰風蚤入樓蔗漿茗汁試甆甌坐消殘醉無他事
黄卷如山在案頭
月明烏鵲駕仙橋若不登樓負此宵底事一年終一會
隔河相望路非遥
風力欺人酒力微倚窗閑看六花飛多才堪授梁園簡
一曲陽春和者稀

竹

飽歷冰霜蒼玉欹斷厓孤鳳倒垂毛鈞鷩氣象分明在
誰似任公手段高
明月满天秋似水隔墻誰羨王恭差此數出自漢園裏
說與傍人總未知
開闢以来有竹祖森然玉立見諸孫憑誰大筆修宗譜
少室員丘共一門
碧天如水露華寒佇立閑庭夜向闌應是乘鸞仙子過
清風玉珮響珊珊
夜来夢落湘江曲今日披圖一惘然安得瀟湘烟雨散
鳳簫聲裏月當天
客子愁心在何許黄陵廟前啼鷓鴣何似竹樓看画處
清風掃地一塵無

梅

瑩然壓倒天下白萬古花魁誰敢爭一味寒酸君莫咲
御厨金鼎要調羮

鏤玉鐫氷巧不成此花如雪自天生歳寒獨立空江上
不與春風年少爭

斷崖百尺倒吹香不許含章點額粧恰似玉龍横曳尾
雪鱗氷甲夜生光

吐出春心第一花賞春高興屬詩家自怜姑射氷姿好
更不逢人説麗華

詩老囊中一物無空庭白月照驪珠浮雲富貴如烟感
清素不如山澤癯

折取一枝江上春寄君如寄隴頭人生憎昨夜梨雲夢
人面花枝認不真

紅梅

一枝倒浸寒溪月須爾挽回天下春人在水晶宮裡宴
九霞沾醉暈朱唇

玉妃誤入蘂支山霞暈忽生氷雪顔但使心腸如鐵石
魁名依舊在人間

頗有亭中兩玉人九霞生暈不勝春但教鐵石心如禱
色相何須論幻身

曾向紅羅亭上醉美人顔色渥如丹寫真寄我情如許
滿面春風帶咲看

羅浮美人氷雪姿春風一醉在瑤池此心鐵石終然在
莫訝形容異昔時

滿面春風一咲看詩魂從此不知寒玉妃名在長生録
多事猶從絳雪丹

山水画

水流入海幾時還雲不從龍只在山賴有山人能作伴
兩忘身世一般閑

人生飄忽百年間那得還丹可駐顔拋却萬鍾并九鼎
一丘一壑白雲閑

有才不奪鳳凰池須鶴山中覓故知回首長安白月晩
西風落帽鬢如絲

手扳叢桂采芳蓀踏遍秋雲日欲昏蒼耳林中無太白
杖藜歸去掩柴門

宦海沉名二十春故山猿鶴又相親了無平地風波起
蘿屋三間一老身

老去心情淡若秋何曾客帳夢封侯却嫌雄劍匣中吼
白日生風山鬼愁

謝却逢迎晝掩門石苔不着馬蹄痕當門澗水清於玉
恠殺朝来痲過渾

山色空濛暝色微幽人高卧掩柴扉棹歌聲裏西湖客
日出開籠放鶴飛

青松白石護丹霞知是山中宰相家有客相尋将短棹

原缺第四十葉

壓倒江南鐵鈎鎖絕勝金薤刻琳琅霜根雲影清於玉
也照匪莪傅粉郎

與李弼明叙別

漸到[illegible]余白髮年青蓮居士只依然南風綠樹衆溪上
一曲冷冷奏響泉

為林廷琨題画

桃花洞口薜蘿青粼粼無人過草亭萬壑千峯烟霧裡
有誰知得少微星

溪岈殘紅點綠苔此時懷抱向誰開酒船載得春如海
只有稽山賀老来

留別思萱吳文瑞 辛丑之六月十日也

我来獨作檇李子君請同看藍菊花為感老年偏惜別
明朝只尺是天涯

畫為青田尹厲文振作

竹對人家靜掩門半依山郭半江村太平處處風光好
何必區區羡陸渾

紅梅帋帳為陳文奎作

素霞剪作六銖衣昨日天家特賜緋実罷瑶池明月白
武陵仙子夜同帰

題潘時觀家藏吹簫仕女圖

翠為雲鬟玉為顔按曲雖忙意自閒金谷不知何處是
綠珠衣旧在人間

卞郎中詩集卷之六

門生錫山吳紘 編刊

五言排律

夏卿榮壽會

一老遹而介諸公壽且榮德星占上望化日仰
皇明詩酒娛閒散衣冠及泰平朱顏奪霞彩華髮照江
清莊木尋常在兗冀次第更隱淪耽野趣儒術重鄉評
上國恩光滿南州義氣傾張筵為地主邀客命門生瀲
灧春盃色蕭蕭社鼓聲只須歌擊壤何必羡登瀛直道
惟真率平交盡老成題詩三嘆息何日許尋盟

世美堂為海虞稽仲暉作

甲第連雲起何如世美堂堂前圖對色階下藹蘭香
昭代恩波闊清門慶澤長鵬將遹九萬彪炳異尋常滄
海潛搖外丹峯几席傍淳風回上世秀氣毓茲鄉不羨
金成屋須看笏滿牀題詩示来裔繼述永毋忘

箕陽圖

箕陽讀書處結構倚巖君對色重重見溪聲灑灑聞康
成山下草元載閣中芸進退從巾屬況潛究典墳竹烟
春冉冉蘿月夜紛紛道重須藏器家貧尚衛文紫流言
几熖鶯浴墨池群學海時時涉經畬日日耕崇儒變岳
麓講道兩何分一舉登黃甲三年望白雲竟辭山鬼竹
徒切野人芹㯕草凄寒露江花淡夕曛千章植喬木百

世播情芥納既園中景融情已十分

姚公綬同郊行四十韻

今日雨曰霽昨朝風且霾斑荊付公等看竹及吾儕
廷健何憂跰身輕不病瘵空青遥隱隱漲綠近潛潛陟嶺
勞將屐逾河喜得簰淡烟迷草逕清露滴槐街玄冢如
新塚蕭齋即舊齋于坰曾築室入户必升階禹聖生爲
奇劉郎死便埋失聲念狶木泣血仰高柴馬鬣憑高壠
龜趺倚斷崖栽培仙觀檜封殖孔林楷甫也賓客老元
之子弟佳車知呂氏駕舟識米家牌私幸絶管妓盤游
虐館娃程書免衡校役事罷輪差知己来何有忘形樂
孔諧接羅伴烏帽飛舄引青鞋乂坐拈花蘂徐行選草
芟躍淵魚蹳蹳出谷鳥喈喈解珮迎仙子吹笙和女媧
行廚石敲火倒甕酒如淮蒲筍供雞鱖茵陳共庾鮭遰
羞多野兕觥醽足江蘺珠徐三千履金輕十二釵指麾
嚴號令笑語樵詼諧有士佩韓瑋無兵服鞴韝鷙鷙旅落
飛鳥擊鼓亂鳴蛙欵欵延脩景諄諄慰老懷在陳歎狂
簡放鄭厭淫哇出語能驚鬼爲文豈類俳内雖求道德
外豈索形骸學必日以就行須特與偕在東逢澗斛粘
辟見枯蝸懶作乘軒雀甘爲伏櫪駒鵬圖終足徙龍卧
豈非乖紅袖塵難拂烏皮垢必揩餘波雖浩蕩寒馬任
安排宵搏負嵎虎惟驅當道豺詎先登彼岸宜濟溺無
涯

壽弓都閫宗器

大野横雲秋寒江漫雪濤維南一星見直北五雲高蠻
域開情世賓筵集俊髦將壇今衛霍詩社古劉曹此客
摩銅狄何人奪錦袍才輕萬人敵氣壓五陵豪人爵由
天爵文韜及武韜殊勳端可契直節信能操射落青天
鵰釣連碧海鰲玉枝那得汗寶劍鮮吹毛一植營中柳
三偷池上桃翠盤釘葦菜銀甕瀉松醪古調吹龍管新
聲撥鳳槽逢逢閭擊鼓子子見千旄公暇時看劍軍閒
盡屬櫜祗應當
帝簡寔敢謂賢勞欲致千齡祝聊憑一字褒明朝又言
別余馬步蘭皋

挽錢惟義

錫峯今大族誰似閒硎翁食力心何懿埋光德自豐讀
書敦素節奉　詔竭丹衷沐浴恩波裡徜徉壽域中誠
哉仁者靜展也介而通燭物眸如電談天氣吐虹有軒
乘野雀無弋射冥鴻自揭来禽帖時開放鴿籠百年猶
轢轂兩鬢任飛蓬倏爾云觀化于焉得令終琴亡秋館
靜木落暮江空雲冷登山屐溪虛載雪篷茶經遺陸羽
菊譜憶劉濛夜旦幽明異青寧幻化同題銘煩太史執
紼致名公宿草荒烟外懷賢思莫窮

贈別卞式之送之

四海皆兄弟吾宗若何源源非異派葉葉本同柯世

譜今堪續家聲舊不磨荊山嘆泣玉 魏闕飛鳴珂國華眉俱白予生莫已循十年如一夢千里忽相過客裡連枝會樽前嘗棣歌六龍尊偃蹇三鳳未蹉跎淬水行踪潤萱堂展望多西飛驚白日東逝感滄波去去將行李匆匆唱踏莎紅亭臨客路畫舫發官河翠失城邊柳紅殘水上荷平安煩慰藉感慨托吟哦故國依桑梓閒門掩薜蘿幾時尋舊約風雨說東坡

趙逸軒

君子所無逸斯人胡弗然有生惟守拙無事只安眠作德不作偽自愚寧自賢他心徒戚戚吾腹且便便壺室或生白空亭誰草玄平生幾蠟屐長物一青氈寄跡寬

閒外凝神太古前景紀花鳩曉巢父竹溪烟袖手觀綦局按竿卧釣船兀焉忘酒數偶爾得詩聯坐久真成懶行遲更覺仙仁居乃安宅經訓即良田隱者今種放遺民昔少連桃笙當暑月梅曆又新年堅瓠何須鑿焦桐底用絃秋雲辭出岫野雀謝沖天老驥惟伏櫪潛魚豈躍淵深藏匣內劍漫計篋中錢樽散應同調英翹莫比肩寒予將學逸何日過琴川

秉德堂爲徐庚子時用乃翁賦

偉矣無雙士貞哉秉一心 九重承寵渥十世嗣徽音揭名當華第摛詞出翰林克明遵帝典自警佩官箴神也洋洋格天乎蒸蒸其臨常時防克裂在處惕淵深兀兀如山立虛虛數陰沉留賓曾左席聞善必虛襟願學知言孟惟師養志參抑詩勞三復陶甓惜分陰木榻窮朝暮蒲編博古今給來官廩粟散去客囊金吾道崇儒碩其人信國琛慶延身愈貴名重衆皆欽樂地春如錦流年雪滿簪予生何以頌聊爾托微吟

山水爲葛天奇賦

此地知何處依稀是秣陵山家應久住水閣自開登嵐氣經最合烟光奪暮凝平林如隱約高岫若驕矜布置神工巧雕鐫意匠能流泉清可掬斷岸陡難升鎖鎖垂千仞巖臺出九層偃松全露蓋側石半藏稜世道分夷險詩心謝愛憎庭空惟立鶴寺遠不逢僧漫爾成歌嘯

悠然任寢興老夫幽興在何日試行縢

臨清堂爲吳處明賦

天一生乎水惟時子在川滔滔未分派混混是原泉禹澤能通海公渠可溉田樂斯惟知者酌彼自冷然鑒沼僅半畝臨流只數椽朱闌凭泥滄碧瓦蔭漪漣素練明窓外瑤琴響檻前天光涵躍鯉雲影帶飛鳶竟日看垂釣移時聽扣舷衍吹露兎穎餘潤膩魚牋淇澳武公竹濂溪茂叔蓮承 恩殊浩浩報德之涓涓賦就陶元亮詩成謝惠連圖新須一沐悔過必三湔不竭如銀滿常清若紫淵照心別邪正鑒貌異媸妍杜子浣花宅莊生秋水篇神交千載上誰復似君賢

靜趣爲張進士秉乃翁賦

伊人習靜者其趣果何如虛白室中坐草玄亭上書衆趨方碌碌獨卧自徐徐抹晩花留逕庭春草不除竹邊多睡雀渟塵久潛魚寄跡同方外遊心在古知六經亦糟粕一宿乃遽廬兀坐焚香後忘言隱几餘水流應使上雲卷未容舒明日欲相訪休教迴我車

葵軒爲華備學賦

斯人今世彥孝子舊家聲插架三千卷開軒四五楹愛葵嘗手植刈草若躬耕接葉翻皆動交葩照眼明生生因地利耿耿向陽傾特謾恒留意相看每適情堂萱宜並育野艾莫爭榮靄氣涵朝爽霞光映晩晴此根誰敢拔他種自堪烹療及餐書潤香生簾幕淸其黃惟淡泊彼白更幽貞我亦陪幽賞新詩走筆成

畫冊爲劉方伯賦

絶妙丹青手回旋造化功弥漫方洸洸谷暖便冲融九土與圖乘三山尺尺中霍飛萬里遠人去五湖空野寺岳麓遠星槎天漢通葦航一衲子橘奕兩仙翁叩石崎張牧門羅念翟公誰曾探虎穴彼亦叩龍宮社鼠貴無及林猿技未窮蒼藏何擇碧鶯啄蕩枝紅鮮必屢宗語戲須逸少鵝白頭栖綠竹翠羽立疎桐鳧泊蘋花雨鴛原蘆葦風華山歸戰馬尸澤集賓鴻黃鵠摩雲外蒼鷹度海東堯庭產蓂草趙璧出芳叢貫酒濃無盡題詩句益工亂瓊飛雪檜碎錦剪霜楓老我成散木浮生類轉蓬殷勤大方伯觀畫一尊同

勸學爲趙世南世東題

此日下非得何人肯用心若能窮萬卷須要惜分陰論論詞林富滔滔學海深友從蘭室會師向杏壇尋每日存二省常時服四箴吾衰將白首爾少尚青衿惟善爲家寶其賢乃國琛正途由坦坦聖域入駸駸早晩孫康雪終爲傳說霖勿云愛莫助勸學致微吟

雪溪爲盛時正作

盛國留華胄中朝秉大圭奇材誇特出雅志恆幽棲隱吏猶仙吏深溪即剡溪同雲朝黯黯急吹夜淒淒別浦通銀漢前途起白霓絮飄方騰柳花發未齊梨漫漫平陵谷皚皚沒町畦寘漾天上下合背水東西問字人相失回船路欲迷席光堪起草蓮影許燃藜襟霰時煎茗纛氷自搗藥郢中歌舊曲灞上覓新題白戰驚衝突淸談謝滑稽寒多醒夢寒曙早誤鳴雞處處瑤花满林林玉樹齊有松皆盖偃無竹不枝低戶塞賢人巷沙明宰相堤光徵生火燧價重辟寒犀斷雁和霜落淸猿帶月啼素心知潔淸綿力荷提攜作青鸞鬣銀爲赤馬蹄豐年爲君賦一醉爛如泥

山水爲陳汝信賦

山靈吾夙好初不假先容沆瀣淸如洗峨嵯秀所鍾流

泉經百折疊巘出千重坐石掃蒼蘚巢雲攀碧松寶
閒梵唄玉洞覓仙蹤巴橘時常摘胡麻日旋供石梁非
驂約山郭是芙蓉載道將行李緣溪發去艭簇興歡疑
鳳諧葛卧人龍躡蹻侵晨至攜琴薄暮從岩栖惟易簡
野性任疏慵飛磴分高下浮嵐半淡濃興豪教舞劍身
徒免支筇懋仗丹青手臺中奪九峯

挽蔣朝命母夏氏

嗟彼北堂草霜風不可禁鳳棲聲寂寂鸞鏡影沉沉積
善傳家寶周貧散橐金母儀存碩媛女誠即心箴澗藻
空春色墻桑自夕陰銜哀雙雀吊含笑九泉深大夢忘
夜旦幽光照古今寧磬子莫逆楚些為長吟

詠雪用吳原博韻

朔吹捲雪片利如刀劍被襟衣猶可耐砭骨卻難勝火
井潛銷燄湯泉遽絕蒸于時當否塞何處不嚴凝脈脈
桑飛霰蕭蕭助結冰玉山遮璀璨銀海插淜澄但使車
輪陷寧容馬足騰溪流涇渭路莫辨齊滕獵得皆霜
兎呼來總白鷹縱蹤猶客袞欲斷復繩繩王子尋安道
蘇卿別李陵破氈寒亦嚙小艇夜還乘夢許梨花比吟
將柳絮稱豐年端有兆俗語豈無憑陶穀遺風在梁園
舊事仍雪堂成火鑄月觀得開登佳什勞相寄休祥信
足徵浩歌頻擊節劇飲輒盈升老我清臞疾多君白髮
能報章何日遂歡思與川增

趙惟明成趣園

澄江百里內信美屬名園日涉真成趣嚴栖可避喧泱
渠通小沼相地搆脩軒襟斷非華棟幽遑是短垣人間
三竹逕世外兩桃源白鹿寧無洞青城列有村奉誠邪
足問獨樂固堪論已近辛夷塢仍連折柳樊花深迷蝶
夢樹密鬧禽言秋水芙容照晴增芍藥翻朝烟濛竹色
夕露濕苔痕松葉香堪釀藤枝細可援傾筐饒杞菊紉
佩足蘭蓀傍井桐生子盈畦芥長孫采餘南澗藻掬得
北堂萱桂以招隱士芹將獻
至尊茭衜栽野服芋栗具山飧木枕和雲卧茶甌帶月
吞少陵吟水檻太白倒山尊椎鼓郎君馬牆迎太守轓
屐涅行處軟釣石坐來温解纜青田隺能談石室猿幻
形龍挂壁絕跡虎變藩析簡招賢叟揮毫答醉兒肆彊
宜接席囊斐勿回轅卷幔延涼吹開窗候曉暾養高光
自韡用拙道斯存宅也亡何里隣哉通德門田翁說豐
歉杜友叙寒暄烏帽時時岸蒼髯在在掀宜搜窮勝事
遺佚荷　深恩彼競錐刀利吾忘簿領繁尋常甘雉伏
九萬謝鵬騫[illegible]鄰傾身障瓢嫌聒耳煩托交二十載柱
造幾多番義重䣭金管情適下榻蕃周旋惟中櫃左右
亦逢原玉韞木能潤膠投水不渾良材若作梓嘉穀定
維糜頼父今嘗而家背狀元周經陳鑑[illegible]
璠奕葉綿宗族連枝綉弟昆從容御琴瑟和樂奏篪塤

允矣通而介于焉溥以敦儒冠崇振甫武弁息囊鞬此
勝何曾屈其心只自捫達人焉屑屑賢者豈昏昏春草
成詩句寒梅入夢魂匆匆驚節序納納任乾坤特地減
題寄休云示孟裔

用杜工部呈縣内諸官三十韻贈朱季循

彼美生人傑從來毓地靈劉安授鴻寶逸少寫黃庭伐
鬼持三尺飛符役五丁嘯歌涼月地徙倚暮雲屏禱雨
神功速乘風浩氣泠端居虛室白侍立小童青漢柱承
仙露巖灘隱客星蒼龍蟠後鉢驄馬瀹殘瓶煮石燮鮑
靚揮金兩管寧交游皆有道爾汝乃忘形筆錄百花譜
家傳本草經洞開門不鎖丹熟鼎猶扃絕壁高屹屹空
潭湛瀠瀠寒蓑披雪磴晚棹泊烟汀受記休遭幻談玄
必入冥鷗波殊浩蕩鷲嶺故岧亭漁唱臨流和樵歌隔
岸聽聞名將命者識面去留馨斫桂柯嘗孰敲茶臼未
停揮戈回日馭遊刃發霜硎截竹竿籮籮燃藜杖熒熒
郊居元有賦座右詎無銘漫爾騎鵬背泠然躡鳳翎懸
壺當市井曳屨向林坰毬解吞雲夢焉能混渭涇求來
華峯藕剖得楚江萍林杏春能簇井梧秋葉零千年食
字蠹五夜讀書螢回雪歌還舞流霞醉復醒幾時登彼
岸萬里渺滄溟

留別趙都帥良輔

南平老孫子北伐至燕然銳進成功捷鐃歌奏凱旋侯
門深似海王道直如弦獨山風塵表同 朝雨露遵尋
常承顧問凡百慎周旋玉帳青油幕花驄紫錦韉折衝
惟恐後奔走必爭先細柳亞夫令長城李勣賢貔貅屯
夜月熊羆戾秋天赤手曾搏虎清風不附羶每從金谷
罰寧忘角弓篇羨爾千金劍慚吾百煉鉛分襟當此日
會面是何年兩地平安字頻教白雁傳

皆春軒為龍郡守賦

斗室僅容膝無邊生意存絪縕仁者愛深究道之原保
合宗周易恭寬法魯論黃堂春正煦丹府夜猶暾性分
備萬物化機從一元剝終陰凝座復始凍極根滋氣隨
吹琯陽光照覆盆維時蘇顛木觸處茁芬蓀大廓恢恢
量秪承蕩蕩 恩餘波沾槁壤甘雨洗荒村斷若春秋
筆游如仁義言昔持纍勝斧今駕鄭宏轄聿俾輕刑措
都令游俗敦致
君及堯舜稽古到羲軒孤檜枝逾茂甘棠樹益蕃桑麻
被農野桃李在公門足地居何廣心天爵自尊大莫調
鼎鼐至寶獻璵璠小子嗟面壁明公幸剖藩果然睇耿
耿斯可破昏昏久矣飲冰冷終然負日暄發生同大造
朝市即丘樊

送龍郡侯考績之京

龍也訥言後敏乎為晉卿武陵傳譜系古水占科名自
昔推文雅

當今用老成黃堂所宣化烏府一指叅多稼頻年稔甘
棠特地榮無論寶鼎重有似玉壺清六事云修舉三登
曰太平省哳歷農野入奏上　神京社日家家燕春風
處處鶯江花明五馬岸柳拂雙旌延遲遊鴻渚翱翔入
鳳城御雲依紫殿仙露下金莖虎拜軒墀集鸞鳴禁道
行以廉欽
帝眷其宗恆輿情自合居台鼎誰容拜水衡寇恂如許
借竹馬更相迎

挽徐景南

我邑多遺彥何人是逸聲凌祥承祖禰餘慶及兄弟太
守今名郡中書舊禁垣承宣既懋卓錫予亦騈番春益
瓔枝秀秋清玉露繁才華隨日進思緒與雲騫地位居
仁里天家表義門嘉苗殖猷畝喬木蔚丘園惠及流民
復風聞薄俗敦允膺仁者壽克究道之原鮮作劉琨嘯
如聆衛玠言恂恂敬桑梓采采薦蘋蘩賭墅圍棋局投
壺對酒樽甘為驥伏櫪恥作雀乘軒起起俄成夢招招
莫返魂霜風凄表節雲月黯黄昏白馬來千里青烏至
九原佳騶無僩厥殺慈有啼猿豈愧情何極虞杉證不
煩凡生同夜旦去住共乾坤季布千金諾王孫一飯恩
每曾探涕涎奚翅問寒暄滾滾江波逝匆匆歲月奔題
銘大手筆千古耿猶存

挽周尚書恂如號雙崖

雙崖今已矣萬事昔何如龍虎登金榜鴛鴻聚石渠真
能揮健筆豈但曳長裾夜艷青藜杖晨趨白玉除文章
如錦繡聲價似璠璵勤懋三長史恭陪六尺輿初官周
吉士後秩漢尚書位遇將誰匹勲勞不自居旬宣歷吳
越風望及青徐趙朴惟隨宦公儀每卻魚萬艘便轉運
百姓免侵漁處處蒙無惰家家廩不虛謀猷能致遠禮
法肯容疎　褒誥恩無限生祠澤有餘一朝辭柱石千
里返田廬講道資三老乞骸許二踈庭柯思舊植徑草
賞新鋤野客催詩債門生致飲儲鷗盟方款款蝶夢竟
遽遽委置夔龍劍凄涼白鹿車　九重深悼惜列郡重
欷歔　諭祭豪優典文褒表故閭月乘仙客馭雲執化
人袪逝者有如此悲哉良感予離離歎禾黍子子望千
旟杖淚題哀些繳衰得少攄

做古樂名題贈宦克昇醫士

之子能飛白歎冬花下逢禹餘糧滿橐甘澗水連筒紫
蘼香堪把靈犀角自通酒如琥珀色蜜似石膏濃半夏
節初到天南星又中寄書金陵子念我白頭翁地骨皮
欲裂天門冬正隆枯桐淚如雨淡竹葉鳴風未暇正經
界何由得徒容衛亭歷行遍九百合相從

挽成國公

聖代天純佑公居百碑先忠良知有後勲業信無前
玉璽封王誥金書太史編霜風吹白日星漢麗青天世

澤承高爵恩波浩大川龍沙消息斷麟閣畫圖傳仰止
高山上凄其朝露遶慚非大手筆趁此僅成篇

朱郎中廷用恵白硯

美矣端之硯慨然蒙恵將補天遺此塊修月缺其旁山
骨平分節雲根半截肪命工忙製匣對客咲開囊絕迹
研朱手先容傳粉郎馳名為上品稟氣屬西方瑩色含
風露貞姿賦雪霜梅邊無間隙崔畔有輝光金線焉能
重紅絲未必良素書真獨配白戰合相當皎皎半規璧
錚錚百鍊鋼片雲雖易見纖垢郤難藏鴝鵒珠為目蟾
蜍練作腸馬肝徒什伯鳳味亦尋常楚國虛留寶磻溪
漫得璜結憐非燕石韞櫝宴崑岡肯洛陶鎔地惟登翰
墨場錦戕貼璃玖形管倚琳琅畢竟不施黛誰云可以
黃品題同趙卞入貢歷梯航九錫恩宜及千金價莫償
堅乎磨不磷佯爾壽而昌欲兼脊不琊更兼明月璫歷
昬頻拂拭瓦裂慎隄防豈但居冰著還須占玉堂坡仙
如可作高咏為揄揚

姚殺菴別墅四十八韻

叢者司風紀居然播德馨賢哉真出類予也忝忘形可
奈交游別何由咲語聆匆匆急命駕泛泛遠揚舲進遲
尋龍渚微茫度崔汀江花依綠淨野樹入青冥月寺宵
鐘動雲川晚棹傳逕須今日掃門豈徙時高妙思窺天
巧消才稟地靈成都司馬柱闕里伯魚庭肆卜能識易
莪鋤亦帶經濛濛烟未散湛湛露初零西崦新為墅東
橋近在垌摘蔬兼筍蕨采藥襍苓參美石攢蒼玉奇峯
列翠屏蟠桃是仙果瑞草即蓂莢碧翳辛夷塢紅躑芍
藥廳皆紋虎豹質竹色鳳皇鶵蠶曲羅紈膩魚梁網罟
腥古宮祠后土殘刻篆嬴冷俗偷居茅屋民淳毀土銅
嚴君遺舊德慈氏享遐齡冠蓋多黃髮閭閻少白丁忠
君心本赤愛客眼逾青免得懸金印時能倒玉瓶酒頻
焉敢郤詩好正堪聽題辟賢臣頌書紳孝父銘牙籤相
歷亂寶劍自晶熒科第登魁榜封章奏大廷群鶯惜
嬰寡衆醜忌娉婷舉世聞皆濁何人見獨醒逗留殊眷
戀黽勉重丁寧直欲同儀矩毋容比說鈴老懷留耿耿
常法事惺以素齋風著無邪魯頌駉敎應思井鮒急乃
感原鴒乘節霜中柏浮生水上萍獨行嗟偪側太瘦覺
伶俜已假仙人館還開吏隱亭落英粘匝匝飛絮撲簷
筆福地通三島恩波洽四溟謫仙輕傑穎晏子鄙侏螟
舊兩猶今兩文星並法星江湖空慕藺臺閣尚思邢岩
築終調鼎庖丁乍發硎投壺如激電破柱有[illegible]霆量必
容百筆音非起寸莛一尘任窮達萬古重儀刑

安齋為沈時耀題

客有藏脩者其心得所安世人多杌桯吾輩且盤桓桃
李謝春色松篁耐歲寒乾坤一逆旅日月兩跳丸烏几
閒邀隱丹書靜裡看恩波今浩蕩客路肯艱難兄弟塤

黄合庭閑舜水惟上書羞貫詛彈欽咲嫣驩有逕惟栽
竹無皆不藝蘭移舟傍黃漬着屐上銅官花釀千房家
蓋留百甕酸幽居宜管梱陋巷樂顏簞瓢寶金休鑄監
田玉可飡清風方穆穆長夜豈浸漫懶作騷如屈耽爲
賦若潘懷哉翠甫葛仰止泰山韓豪士異流俗達人同
大觀題詩寄齋壁珎重永無刊

陳汝信號慎脩

元龍湖海士雅志在林泉講肄餘千卷數窗僅一壓平
生惟素履舊物是青氈燕翼思貽後持身恐辱先氷兢
恒若涉夕惕無忘賑殫酒違時好迷花斷俗緣陋哉鴻
實衛美矣白圭篇達者良珎重庸夫但泉金莊生知止

止老氏尚玄玄豈羨爵九錫休誇食萬錢英雄看劍外
忠信倚衡前鳥跡求心畫羲經領意筌丁丁歌伐木秩
秩宴初筵負郭多村墅依山足墓田追思殊懇切汛掃
毋勤憐孝子必愛日逸民斯引年
堯仁天蕩蕩皇極道平平進退有餘地行藏不愧天芝
蘭方藹藹瓜瓞亦綿綿少効清風誦應煩巨石鐫

筠齋爲取希益賦

小隱遠塵俗高齋傍蒹猗氷霜能傲兀風月任棲遲奥
氣侵茶臼清陰覆墨池質當文守谷淇澳武公詩自擬
千金價誰論三逕資此君足珎重何物更瓌奇投斧開
時洗揮鋤醉日移還簡頻濯水揷棘毋編籬翡翠交新

葉琅玕挺舊枝衆誇妖冶態獨愛歲寒姿靜愜溪邊釣
深便石上棊紫苞香細細青粉影離離作簡書堪稱爲
冠籜所宜七賢同氣味二仲共襟期綵鳳來丹穴蒼龍
化葛陂逃虛無一事坐矣玉參差

挽朱東溪

我游蘇臺晚不見東溪翁繼美人如玉能文氣若虹冲
融君子澤跌宕古人風藝苑家聲舊名場履迹空鷗波
沒浩蕩雀馭入鴻濛風木蒼茫外烟花慘淡中浮生知
有限大化信無窮十里長洲苑誰能載酒同

華守瑩號縕菴

有客棲遲處周旋斗室寬巢雲同李白卧雪學袁安大

易占嘉遁風詩詠考槃文章須霧隱頭角尚泥蟠良貫
深藏易幽蘭自獻難先容慵投刺待薦耻彈冠璞玉寧
容鑿淵珠肯落盤流泉閑裏聽列岫靜中看桃李惟春
媚松篁自歲寒功名吾已矣相許老江干

華楚莛慕松

樹也嚴君植泉哉孝子思所鍾神秀氣聳挺歲寒姿落
落多節在悠悠千載期風霜經老幹雨露及新枝化去
青牛遠飛来白寉遲玄雲愁思結碧蘚淚痕滋色爲墳
前剔陰開石上棊秦封何足道丁夢亦徒爲自有龍吟
處尚無麋躅時悵懷終可藉剪伐永須辭𠪨樹堪同傳
甘棠共賦詩儀刑如陟降身世柰暌離勁氣知難拙貞

心矢非衰深防能濟世況復有本條

楊叔琬號行素

行素齋中客渾無出位思閒雲常漠漠流水自遲遲躁進非吾願安居是所師鄉翁頻送酒野寺誤題詩種竹休論畝看花要及時百年元有限一樂復何為巢父牽黃犢園公唱紫芝筆峯峯下路他日覓幽期

老閒堂為前人題

佚老莊生語君今獨衍之一心清似水兩鬢亂如絲好景年年在幽居事事宜對山吟拄笏掃石坐觀棊睎髮迎朝旭披襟納晚颸棄朋乘下澤命僕餉東菑詒厥從先祖承哉付令兒息機無外慕知命復何疑楚既同食

荊商頻共采芝若為奔競者白首尚天涯

賀鄉禹言子充仁加冠

三加禮既備四者行俱成啓迪資師友陶鎔藉父兄衣冠殊俊偉頭角更崢嶸早力雞窗學終題雁塔名隋珠光照乘趙璧價連城我敢居先輩人皆畏後生德隣倘蘭玉仁里接柴荊斗酒登堂賀相期未盡情

徐宗遠守拙

斯人取斯號如愚良不愚託意宋耕者嘗以讓自居他人未能守役役恒奔趨吾唯守吾身抑以守吾廬彼兇終不得吾得綽有餘

五言排律終

七言排律

送卓太守之京

延陵季子流風久獨孤老檜盤根厚今之太守古諸侯前有名父後杜母幾聞衛國歌甘棠又向西風折楊柳月白舟邊鴻雁飛霜清匣底蛟龍吼河水洋洋納潢潦太山巍巍容培塿揚旌遥指五雲中鳴珮早趨雙闕石述職當居牧伯前論功肯落龔黃後火城煌煌粲若星金印纍纍大如斗富貴逼人世豈無經濟存心公則有龍墀聽履須接武燕寢凝香重回首黃麻拜相良不難青史垂名焉得朽僕也吹竽南郭生瘦於獨寉西湖叟春風常笑梅花寒後之太守如公否

端午答程舜民

鄉園午日憶皇州宴集金門寵渥優細篾生風須百職輕羅疊雪賜諸侯初移仙仗天香散合奏宮縣法曲誰厠迹朝行慙後進凝神詩竅費冥搜文章小技不須恃富貴儻來何足求尚乳群兒欺白髮偷生一老臥滄洲野人爭席來田舍海鳥忘機近釣舟亦鮮園碁安石墅休煩作賦仲宣樓夜鐙烟吐青藜杖春茗濤翻碧玉甌與子同心如管鮑妨吾獨步是元劉二豪侍側真蜾蠃萬卷藏胸汗馬牛偃蹇雲松蟠磵底飄蕭霜鬢隨林頭莊生自知濠上樂范老常先天下憂役役迷途逢共轉駸駸逝景水俱流有文

可吊沉沙客無路堪登競渡舟刪酒登堂承具慶官緡
買宅藉餘麻朱弦三唱應難和白璧千金豈易酬草露
晨星成落落雲車風馬竟悠悠暌離便是三秋隔解后
何妨十日留五色絲爲長命縷贈君聊復表綢繆

梅隱爲同宗平馨賦

吾愛吾宗隱君子平生心迹托梅花法書東閣曾爲宦
遊叟西湖即是家白雀啄來香掩冉翠禽啼入影橫斜
瘦扶藜杖經巖畔寒著芒鞋度水涯瑪瑙披簷欣對雪
紅羅亭上厭看霞松林夢覺尤呼酒竹屋吟餘更煑茶
樂府細尋名綠萼青時閒倚半枯槎巡簷索笑情逾狎
入鼎調羹味亦嘉月漾金波流砌石雲如白練護窗紗

青城山裡人俱老金谷園中客自奢轉覺襟懷清似水
都忘俗事亂如麻腥羶群附殊憎蠅蟻觸相爭豈慕蝸
素質獨憐同白璧仙姿誰謂藉丹砂灌園古井深深汲
繞舍疎籬短短遮杜老百花何足羨淮王叢桂底須誇
常時菰米聊供給昔日萍虀漫咄嗟作賦充教千兔穎
積書盈却十牛車浮生浪逐隨陽鳥急景頻驚赴壑蛇
富貴蘭天辭北里逍遙齊物事南華歲寒高節端無忝
籍甚鄉評不汝瑕

挽醫官施濟民

世間瓦釜雜黃鍾東序宮縣識大鏞藥石心期如作相
情田學業似爲農飛騰早歲輕千里獻納常時近

九重柱屹中流當薄俗春田空谷值嚴冬國醫已自傳
三世斗祿真堪抵萬鍾醉脫烏紗掛蘿薜閒移畫舫采
芙蓉開樽北海襟懷豁坐客南榮禮貌恭汲水自煎初
聞茗望湖曾上最高峯一門豈必誇三鳳諸子惟應號
五龍瞬息胡爲成幻化神游何以覓音容階庭尚爾蘭
馨藹牛斗終爲劍氣衝郊外馬猶嘶鄭驛里中人已輟
春舂青山落日牛眠地宿草荒烟馬鬣封孝也有烏銜
塚土馴哉無鹿觸凝松祭田秋黍經霜老行道春花泣
露濃諸系堪承施伯氏碑銘不愧鄧林宗新知我輩祠
前拜舊好何人地下逢采采深花聊爾薦九歌歌罷思
慽慽

賀徐尚賢加冠

往時總角發其蒙今喜三加吉月中獻策直須追賈傅
請纓何必效終童故家落落存斯世內翰堂堂見乃翁
共學三千化時雨同游六七舞雩風焚膏繼晷思前哲
會弁如星擬上公繪化圖南鵬翼健龍媒冀北馬群空
義聲洋溢聞朝野才氣崢嶸敵華嵩硯沼生波如大海
書窗貫月吐晴虹情田境靜心逾靜藝圃年豐德更豐
夢豈尋常得佳句扶桑只尺掛彎弓攝提屢換蒼龍集
訓詁多探白虎通仙桂姻空一枝在官梅射日九英同
南昌士榻今徐孺北海賓筵昔孔融珍重成人勤致祝
脩辭殊愧未能工

送魏判郡之京

一麾出佐古延陵三載于茲謁
大廷西驛好風清拂拂後河新漲綠揚舲群僚繾綣勞
相餞斗酒殷勤有獨醒小子有辭聊致頌明公不鄙敢
傾聽惟良别駕稱才美克俾吾邦仰德馨行已坦然由
大道宅心惕若用祥刑撫摩赤子如孤幼捧領黃麻似
六經仰止前賢曾筆諫欽哉古訓是盤銘德星每聚忠
公里甘露多垂太守庭季子廟荒仍奕奕獨孤墳老尚
青青中田處處皆于耜外戶村村自不扃雲淨長橋今
夜月春田多稼往時亭羅譙刻漏傳清晝劍井虹光燭
紫冥儒服猶懸存鞞琫官輿豈必問箳篂歌謠已覺宣

農野姪字行看列

御屏入覲春花飛禁掖旋歸秋英落階前輕車駟馬舊
歷坰利及十年新發卯老我殊慵承汎愛從隨侯吏立
寒汀

贈余士英浙藩方伯

春風十載帝城遊一別真成兩地愁念我能將數字王
如公須向古人求登庸書省為方伯遺愛黃堂憶細侯
奏稿自勞揮彩筆舊名何忝覆金甌上方未請朱雲劍
西夏先成德裕樓地裂寒威生馬足天開妖孽落旄頭
青雲事業皆家遺白首生涯獨縶悠有偉不忘嘉樹在
無瑕難報木桃投尊[illegible]綠蟻今朝酒篋底青氈昔贈裘
多謝武功天外匪翩翩留作寄書郵

壽樊黃門景瞻二親

秋來次第進初度況是同週甲子年椿對去天纔尺五
萱花閱歷未三千閒身游息林泉下令子司存雨露邊
綱袟摩時丹室眺錦機織處碧窗烟衣冠不忝儒林傳
閨閫無忘女誡篇佩下玉簫歌韻好鸞回紫誥墨痕鮮
懸弧乞巧雙星後設帨登高九日前烏鵲橋成回鳳駕
黃花酒熟薦初筵鼓琴鼓瑟真成樂宜室宜家總謂賢
壽域熙熙臻化日恩波浩浩擬長川淳風自屬無為氏
元氣都全太古天予也比鄰何以頌南山詩寫五雲箋

園林佳處為趙惟晟惟義作

何氏園林從古有而今佳處亦堪誇自然仙氣過三島
如此風光得幾家有鳥舊藏春不老他山新琢玉無瑕
掛衣蘿薜迎涼月臨水芙蓉奪晚霞細溜溪雲穿小竇
荒苔粘雪上枯槎引杯看劍來時彥種藥開畦閱歲華
拄杖敲門窺厭數編籬隔市不聞譁每勞問訊東橋竹
休為追尋下苑花五畝自應成樂事百年何必問生涯
蹇予太瘦耽幽賞莫漫題詩且啜茶

喬木圖為蒲田[illegible]進士賦

仁里風光同壽域仙鄉形勝擬方壺移家不必輞川上
卜築惟應閩海隅鶺鴒公門有兗李陰陰宰社足枌榆
長身凜若六君子勁氣蒼然五大夫南國甘棠同蔽芾

北山良梓並魁梧參天直與風雲會閱世徒教歲月徂
丹荔熟時光的皪綠榕交處影糢糊編籬暫借經綸手
鼓槖全憑造化爐月斧雲斤休旦伐明堂大廈應時需
降衬正直丰標異合抱輪囷骨相殊雀舞春雲下蓬島
鷄鳴朝旭上丞都垂楊好繫尚書馬列栢堪棲御史烏
封德務滋真艸葦攝苗貽長豈吾徒壞連玉海偏能閟
厓近珠淵永不枯大邑一官曾出宰南陽六世始還胥
黃堂今代專城寄畫省前朝贊廟謨弓冶百年承燕翼
文章五色見鵷雛山樓古桂森多子嶺藪靈椿挺一株
老幹冰霜終傲兀新枝雨露益沾濡平生愛讀嘉封傳
此日試題喬木圖

壽戚時正

嚴父恩封五馬榮難兄薇省有賢聲不勞客問荊凡事
自信吾無吏隱名靜者性天孤月皎瑩然心地二泉清
池邊碧對如雲覆堦下丹葵向日傾四十七年流急景
八千餘歲祝長生玉枝不汙瓊枝秀錦服生輝彩服明
濟濟及門皆避席雍雍滿座共飛觥催詩兩外驟簾捲
解慍風前雅樂鳴我亦登堂陪左右誰能落筆看縱橫
敦勸別墅圖恭紡爾汝忘形莫送迎

寄曹進士時和

早遂鴟夷泛五湖惟公高致重三吴屢承烏鵲聲中詔
獨抱驪龍頷下珠棄物幾時收蘇藋流丸何處止甌臾
治長非罪曾縲絏子建多材尚爵紓錦里先生迎山客
白衣老吏嬈吾儒呼公豈在三公位對客常披五岳圖
水擊三千誇羽翼年逾四十感頭顱虫雞得失終無了
鵰鶚高卑本自殊洛社衣冠渾是老郴州池島總成愚
歷纓世網徒勞爾野鳥山花合友于祇為燒香收丈納
多緣作笠采夫須巧入漫學屠龍技拙者空遺待兔株
自解樂天歸栗里何勞問卜向成都買來會困長腰米
捕得淞江巨口鱸閒掃雲箋銀作管滿沾春酒玉為壺
題詩為問當年事二陸還聞雀喚無

贈梅戶侯

天上舊時相別易人間今日偶逢難多君慷慨芙容劍
念我闌干苜蓿盤斐錄伏波仍作將消搖彭澤已休官
分財不啻千金諾命酒聊為半餉懽夕雨暗銷榴火熱
午風微釀麥秋寒提携宵咲形容槁或傳偏承禮數寬
三月鶯花遊白下萬家烟對夢長安清談亹亹頻揮麈
華髮蕭蕭懶著冠虎士相從六花陣羽人親授八瓊丹
來朝又是孤舟去明月惟應兩地看

樂生圖為吴處明賦

毗陵沃壤古無錫季子雲孫今大宅意氣高邁橫天虹
聲價重壓連城璧伯氏散官郤銀黃仲氏務學弄朱墨
食力羞比多田翁供賦喜同輸櫓籍既無鵝鴨惱比隣
何有虫雞較得失彝郎酒勝鄆筒酤顧渚茶如葉家白

或遇山中扣角人時来海上釣鰲客處庭翡翠上衣桁
浄几珊瑚横筆格郢人白雪誠寡和黄帝玄珠豈易索
世事真成一奕棊吾生嘗著幾緉屐孔雀嘗逢牛角觝
腐鼠合受鵷雛嚇浪傳瑶水薦蟠桃䆁見玄都生燕麥
無偏無黨遵

王道不識不知順

帝則樂天之樂樂何如掀髯一咲烏紗側

壽趙汝明

身濟壽域仰羲皇緑野無名畫錦堂問字屢過楊子宅
卜鄰須入鄭公鄉狐南光聚人皆仰冀北群空驗獨良
翠竹一林凝晩色黄花三逕溢秋香函關載度青牛駕
赤壁重遊白隺翔獨坐看雲延畫永高歌擊壤際時康
趨庭騈立三珠對舞袖齊翻五采裳西峙嵩山青律
東流渠水碧汪洋金飛幾度豚鷄鵲丹穴有時来鳳凰
銅狄初摩當七十玉枝不汗異尋常秋毫的的瞳碧
曉鏡星星兩鬢蒼接席仙翁滄石髓携筐稚子拾松肪
年年賽社迎初臈往往題詩逼盛唐我亦随肩把鳩杖
天留二老看滄桑

壽徐内翰

臈月廿九逢初度立春非後亦非先明朝北斗回璇柄
此日東風到綺筵徹慈總消殘雪後好懐都放早梅前
青雲今器鍾天秀白髮高堂作地仙静勘參同研石墨

間占損益把帚編恢恢餘地存方寸冉冉流年計八千
未及鄴君變白髀也應憐我一青氈呂生欲命思秘駕
王子曾乘訪戴船牙板按調人作王羽觴飛令酒如泉
同家共羨二難在舉世誰能五福全金馬玉堂真夢爾
丹山碧水足悠然觀風使者詢耆舊首録南山第一篇

夏延壁寫情集

朱絃本自附瑶琴翠羽何因失故林滄海潮来猶有信
碧山雲出却無心西窓風雨真成恨南部烟花竟莫尋
浪說蜘蛛為喜子錯呼烏鵲是靈禽青鸞閒鬪粧殘鏡
紫鳳參差繡羅衾紅葉渡關春寂寂梨花雲斷夜沉沉
樓頭玉笛吹将徹井底銀瓶汲未深題壁尚思紅袖拂
當壚猶悦白頭登踏青何處行遺珮滅燭誰家醉脱簪
神物也知終可合多情於此獨難禁

卞郎中詩集卷之七

門生錫山吳紖編刊

集句

集杜憶昔

天門日射黃金榜憶獻三賦蓬萊宮政用疏通合典則
凡今誰是出群雄
閶闔晴開詄蕩蕩蓬萊宮闕對南山香飄合殿春風轉
憶昨逍遙供奉班
五夜漏聲催曉箭蕤髮雲梢相蕩摩衣冠是日朝天子
星象風雲喜色和
整頓乾坤濟時了英雄見事若通神炎風朔雪天王地

聖壽宜過一萬秋
尺地寸天皆入貢偃文修武不無人關中既留蕭丞相
何內尤宜借寇恂
叔孫禮樂蕭何律勲業終疑馬伏波萬歲千秋奉明主
飛騰其奈故人何
白馬將軍若雷電侍臣學士如堵牆龍文虎脊皆君馭
後漢今周喜再昌
白日雷霆夾城仗翠華拂天來向東驌驦一骨獨當御
迴立閶闔生長風

集杜自述

九州道路無豺虎四海車書正一家逸態尚方曾賜屐

每依南斗望京華
富貴何如草頭露碧山學士焚銀魚深山大澤龍蛇遠
草閣荒庭星散居
高車駟馬帶傾覆黃帽青鞋歸去來陶冶性靈存底物
生前相遇且銜盃
幽栖地僻經過少前有龍湫後虎溪秋水纔添四五尺
白沙青石洗無泥
溪行盡日無村塢秋宿霜溪素月高焉得思如陶謝手
詩成珠玉在揮毫
草閣江深五月寒也從江檻落風湍傍人錯比揚雄宅
百遍相過意未闌

黃鵠高於五尺童江湖滿地一漁翁釣竿欲拂珊瑚樹
未掣鯨魚碧海中

集杜寄友

青山萬里靜散地江北江南春冬花傳語風光共流轉
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流江水西飛燕少壯幾時奈老何江上小堂巢翡翠
江花結子也無多
江天漠漠鳥雙去江上人家桃樹枝速宜相就飲一斗
物色生態能幾時
如澠之酒常快意黃四娘家花滿蹊正是江南好風景
先判一飲醉如泥

細柳新蒲為誰綠嫩蕋濃花滿目斑走覓南隣愛酒伴
願携王趙兩紅顔
蜜蜂蝴蝶生情性湖色春光淨客船趙公王立高歌起
嗅取佳人舞繡筵
萬草千花動凝碧三月三日天氣新臨風三嗅馨香泣
一片花飛減却春
蛺蝶飛來黄鸝語稠花亂蘂裹江濱自知白髮非春事
錦里逢迎有主人
痴花一簇開無主楊花雪落覆白蘋不是愛花即欲死
風飄萬點正愁人
往時文彩動人主抱病江天白首郎江水江花豈終極
江亭晚色静年芳
佳人拾翠春相問公子華筵勢最高彩筆昔曾干氣象
九重春色醉仙痴
快劍長戟森相向清詞麗句必為隣酒酣擊劍蛟龍吼
但覺高歌有鬼神
罷酒酣歌拓金戟投壺散帙有餘清習池未覺風流盡
肯信吾無吏隱名
清江白日落欲盡二月已破三月來不見秘書心若失
一生懷抱向誰開
常侯常侯數相見年老逢春能幾回他日一杯難强進
如何不飲令心哀

十日不一見顔色潮乎潮乎奈汝何只尺應須論萬里
難隨鳥翼一相過
感君意氣無所惜憶昨歡娛常見招置酒張燈促華饌
天涯霜雪霽寒宵
諸葛大名垂宇宙微君晚節傍風塵論交何必先同調
不薄今人愛古人
丈人才力猶强從學語小兒知姓名東閣觀梅動詩興
凌雲健筆意縱横
鳳臆龍鬐未易識人間不解重驊騮文章曹植波瀾闊
不廢江河萬古流
近來海內為長句萬古雲霄一羽毛李杜齊名真忝竊
劣於漢魏近風騷
楊王盧駱當時體何劉沈謝力未工先生有才過屈宋
聲價欻然來向東
宋公放逐曾題壁吳鄭張顛誇草書眼中之人吾老矣
斗酒新詩終自疎
庾信平生最蕭瑟名家莫出杜陵人戒令衰老才力薄
恐與齊梁作後塵

集杜即事

今朝臘雪春意動忽憶兩京梅發時雲近蓬萊常五色
白頭吟望苦低垂
七月六日苦炎熱敢望宮恩玉井冰茗飲蔗漿携所有

此曲丘壑董寒韲
愛日照光蒙借貸今年臘月凍全消南山豆苗早荒穢
北有澗水通青苗
東屯稻畦一百頃南洲清江萬里橋碩戒老非題杜客
獨能無意向漁樵
公私倉廩俱豐實一寸荒田牛得耕身上須繒腹中實
諸爲何以答昇平
稻米流脂粟米白大家乾枯小麥黄但使殘年飽喫飯
南極老人應壽昌
滄波老對性所愛與致溪邊十畝陰苦心豈免容螻蟻
隔葉黄鸝空好音

千厓無人萬壑靜中有松栢參天長移栽北辰不可得
結根失所纒風霜

集杜有感

天下朋友皆膠漆好惡不合長相蒙翻手作雲覆手雨
霹靂魍魎兼狂風
嗚呼古人已糞土注血迸空廻白頭當面輸心背面笑
一軀交態同悠悠
杜陵野老骨欲折鄉里小兒狐白裘人生萬事無不有
高視乾坤又可愁
晚將末契托年少富貴功名焉足圖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田畱扎待潛夫

前有毒蛇後猛虎前飛駕鵝後鶖鶬青兕黄熊啼向我
感時撫事增惋傷
前飛禿鶖後鴻鵠十日北風風未廻江中淘河嚇飛燕
門外鸕鷀久不來

集杜送張元静鍊師遊閬

南遊早鼓瀟湘柁處處清江帶白蘋金節羽衣飄婀娜
已知仙客意相親
去馬來牛不復辨猛蛟惡獸紛騰逃饕人受魚鮫人手
繪飛金盤白雪高
憶昔北尋小有洞仙家犬吠白雲間低身直下八千尺
鉄鎖高垂不可攀

東將入海隨烟霧晶晶行雲浮日光自是君身有仙骨
或騎麒麟翳鳳皇
西望瑶池降王母金支翠旗光有無知君此計成長往
邂逅豈即非良圖
玄圃滄洲莽空闊中天積翠玉臺遥東行萬里堪乘興
回首扶桑銅柱標
湘妃漢女出歌舞舞紛霜雪吹青春寄語舟航惡年少
來須料理白頭人
秋水精神玉爲骨身長九尺鬚眉蒼汝亦山東李白好
青春作伴好還鄉
隱居欲就廬山遠悵望秋天虚翠屏欲須供給家無粟

知子松根長茯苓

集句

脩竹千竿一老身故園高士日相親手挼紫蕊坐碧草
曾是貞元花下人
獨悲孤雀在人群每到城中憶范雲欲問叅同契中事
不知何地更逢君
西流白日東流水空裡浮花夢裡身千首新詩一竿竹
扁舟歸釣五湖春
我生天地一閒物物化無涯生有涯未害廣平心似鐵
更教踏雪看梅花
東家蹇驢許借我灃水橋邊小路斜芳草落花如錦地
昔年相望尚天涯
月明疑路影娑娑終日長鑱隨短簑爲散氷花除熱惱
不須天女問如何
紅泉翠壁蘚蘚乘逢着仙人莫看棊西去磻溪萬餘里
山中何事不相思
玉洞瓏花萬對春瑞香烟霧濕衣巾半醒半醉遊三日
曾是貞元花下人
百花潭水卽滄浪水國蒹葭夜有霜借問路傍名利客
可能垂白待文王
詩老囊空一不留金錢石竹道傍秋人間何者非夢幻
到處真如到舊游

臆斷春江欲盡頭回船應載阿戎遊酒闌却憶十年事
錦纜牙檣起白鷗
集蘇挽戈指揮母
佳城一閉無窮事暮雨連山宰對春不用臨風揮淚
能令孝子作忠臣
集蘇題畫
幽人舊隱白雲合卧看溪南十畝陰不羨千金買歌舞
清風一榻抵千金
秋後風光雨後山不知門外有塵寰且憑造物開山骨
慰我長思十載間
集蘇復成滄菴
通介盜隨薄俗移流年冉冉入雙鬢蔵春塢裡鶯花鬧
富貴功名老不思
聊將八詠繼東吳整駕催歸及未晡出本無心歸亦好
碧瀾堂下看銜艫
初春感懷集韓柳東唐惟堅
薄雪初消野未耕雅曈日腳晓猶清縣久慚朝士無裨
補自趂新年賀太平韓但把窮愁博長健休將文字占
時名柳空花一散不知處誰問舊鶯呼半死生
集杜示姪邦泰邦定
歲暮陰陽催短景六龍寒急光徘徊汝伯何由髮如漆
吾人甘作心似灰魍魎魍魎徒爲耳鳳凰麒麟安在哉

與汝林居未相失敎兒且覆掌中杯

有感集唐人句

憶在杜陵田舍時春風送客使人悲只言歲歲長相對
此恨綿綿無絶期日暮數峯青似染醉舒烏帽鬢如絲
江謳越引相思苦休遣玲瓏唱我辭

集杜二首寄余都憲士英

南極一星朝北斗天生江水向東流洛城一別四千里
洞庭相逢十二秋曉漏趨陪青瑣闥春風回首仲宣樓
致君堯舜付公等一辱泥塗遂晩妝
今日苦短昨日休紅花未盡會江樓念我能書數字至
倡君須向古人求卜築還同蔣詡逕田船應載阿戎遊
細推物理須行樂朝夕催人自白頭

集蘇十律寄詩社諸友

自嘆區區是官府羨君平地作飛仙欲窮風月三千界
先賦黃樓第一篇早歲汲懷齊物志卜居相近豈辭遙
更搔短髮東南望劍氣崢嶸夜插天
年來齒髮老未老閱世如流事可傷千里論交一言足
小心不復九回腸欲隨楚客紉蘭佩儀醉佳人錦瑟傍
從此年年定相見引杯看劍坐生光
鳳雛驥子生有種未繼為家伯仲間掣電一歡何之恃
青雲飛步不容攀西流白日東流水秋後風光雨後山
晩歲與君同活計白頭容我占清閑
自古佳人多命薄已將壽夭付天公清談美景雙奇絶
出處榮枯一笑空千首放懷風月裡百年暗盡往來中
我今心似一潭月散作人間萬竅風
歲歲翩翩下坂輪江南未見臥雲人爾來一變風流盡
詩到諸郎尚絶倫棠棣並為天下士玉川狂直古遺民
世間誰復如君者秋水為文不受塵
豫憂詩筆老難酬詩律輸君一百籌一洗胸中九雲夢
何曾人間萬戶侯布韈青鞋弄雲水金錢石竹道傍秋
此生定向江湖老醉臥元龍百尺樓
偶入仙人碧玉壺鏘然敲折青珊瑚一生當著幾兩屐
四十豈不知頭顱紅粉翠蛾應不要春美秋荻兩須臾
年來齒頰生荊棘獨和先生于蔿于
逆旅浮雲自不知人生窮達可無時何人更似蘇司業
後學謬稱韓退之往事過年如昨日尊前倚酒只新詩
人間何有春一夢風捲飛花自入帷
逍遙瓊館真堪羨獨世紛紛宵下臨五百年間誰復在
一彈指頃去來今相從杯酒形骸外還盡平生未足心
知是香山老居士俗緣終淺道根深
東坡先生無一錢尸欵閉門不問天斷送一生消底物
坐觀萬景得天全未官縱未歸東海荒怪還須問子平
不羨千金買歌舞新詩妙語慰華顛

集杜[illegible]遣興寄友

托身白雲還故鄉謾卷詩書喜欲狂甫也諸侯老賓客
先生有道出羲黃浣花草堂亦何有行酒賦詩殊未央
注日寒江倚山閣虛無只少對瀟湘
種杏仙家近白榆遠開山嶽散江湖舍南舍北皆春水
山鳥山花吾友于楓林橘樹丹青合梔子紅椒艷色殊
不貪夜識金銀氣盈把何須滄海珠
拖玉腰金報主身中丞問俗畫熊頻指麾能事回天地
簫鼓哀吟感鬼神鄠杜秋天失鵰鶚花邊高塚卧麒麟
事殊興極憂思集白水青山空復春
江上被花惱不徹江草日日喚愁生明眸皓齒今何在
落絮遊絲亦有情古往今來皆涕淚才微歲老尚虛名

葛強相近同心事江閣邀賓許馬迎
熟知茆齋絕低小安得廣廈千萬間南望青松架短壑
東來紫氣滿函關一囊白魚不受釣萬丈丹梯不可攀
晚歲何功使願果明朝且入藍田山
庭前八月梨棗熟小延升堂舊不斜雲白山青萬餘里
江深竹淨兩三家男啡女棄不相失弟勸兄酬何怨嗟
看異漁舟移白日鸕鶿鸂鶒滿晴沙
人主快意多所辱自斷此生休問天痛飲狂歌空度日
濁醪麤飯任吾年吏情更覺滄洲遠賤羨不尋鐘鼓傳
同學少年多不賤中間消息兩茫然
南尋禹穴見李白更討衡陽董煉師比屋豪華固難數

百年世事不勝悲唯將遲暮供多病強擬晴天理釣絲
愁極本憑詩遣興呼兒覓紙一題詩
今日苦短昨日休江花未盡會江樓不嫌野外無供給
酒向山陰上小舟牧叟樵童亦無賴長歌短詠還相酬
可憐賓客盡傾蓋不減黃將陳太丘
銀鞍却覆香羅帕輿在驪駒白玉珂烏帽拂塵青螺粟
星纏寶校金盤陀東遊西還力實倦男穀女棄行復歌
悵望千秋一灑淚古人成敗子如何
未試囊中飧玉法衰頹欲付紫金丹相逢苦覺人情好
真道無憂行路難一飯未曾留俗客老農何有罄交歡
我居巷南子巷北乘興還來看藥欄

日日江樓坐翠微稻時相賞莫相違紫衣將炙緋衣走
黃鳥時兼白鳥飛安得仙人九節杖不妨遊子芰荷衣
五陵豪貴反顛倒嘆息人間萬事非
寂寞江天雲霧裡真寡氛祲未全銷欲填溝壑唯疎放
未有涓埃答聖朝反鎖衡門守環堵便應黃髮老漁樵
只今耆舊無新語人事音書漫寂寥
聖朝已知賤士醜常曲辛有衆麻田炙背可以獻天子
肺病幾時朝日邊紫極出入黃金印晴窗點檢白雲篇
達迎少壯非吾道頭白昏昏只醉眠
此日此時人共得巫山巫峽氣蕭森瑟颯白浪何嗟及
冷蕊疎枝半不禁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朝闕濟老臣心

蒼茫不晚神靈竟日暮聊為梁甫吟
沙村白雪仍含凍漏洩春光有柳條宛馬總肥春苜蓿
佳人屢出董嬌嬈浮深簸蕩黿鼉窟石鈴參差烏鵲橋
樂極哀来月東出爽歌幾處起漁樵
集蘇東坡詩酬邵半菴
山西老將詩無敵早歲聞名晚相得微言一發重千鈞
乞取千篇看俊逸知君篋櫝富有餘卷藏天祿吞石渠
江風海雨入牙頰豪氣崢嶸老不除結交宗晚情獨厚
如君相待今安有莫負黃花九日期共把鴟夷一尊酒
剩作新詩與君和掀髯笑語無不可平生寓物不留物
千金壽君君笑嘻一技文章何足道作詩寄君君莫笑

為愛君詩被花惱詩成捧腹便絶倒故人如故今有幾
有才不用今老矣春風無事秋月閑稱乃遷謫反便羨
萬戶終輕千首詩借君佳句發良時一揮三百六十字
談笑可却千熊羆素琴濁酒容一榻他日卜鄰先有約
持順宴坐不出門從教世路風波惡翠竹江村遶白沙
琉璃百頃水仙家未成小隱聊中隱物化無涯生有涯
集杜壽徐惟正母孔孺人
越羅蜀錦金粟尺銅盆燒蠟光吐日起居八座太夫人
爾之生也甚正直蒼天變化誰料得扶持自是神明力
驥之子鳳之雛人道我卿絶世無拾遺曾[illegible]奏數行書
碧山學士焚銀魚維南將獻壽鸚鵡啄金桃東嶽雲峯

起遠逾滄海高湘妃漢女出歌舞還有鴻爽來擊鼓樓
上炎天氷雪生雷聲忽送千峯雨玉杯錦席高雲涼昧
松醪水裔笙簧西望瑤池降王母南極老人應壽昌
集蘇題楊員外畫
溪上青山三百疊參差玉宇飛木末高巖夜吐金碧氣
風吹石髓堅如鐵半嶺松聲萬壑傳水軒花榭兩爭妍
交柯亂葉動無數沃野便到桑麻田騎馬少年清且婉
小醉未醒風力軟日上紅波浮翠巘蓬萊方丈應不遠
飛花流水在人世自濂練巾邀客醉千里孤帆又獨來
且與楊雄說奇字
集蘇送宋柳南先生

天下幾人學杜甫坐覺俯仰成今古羨君超然鸞鶴姿
餘子紛紛不足數讀破萬卷詩愈美亭亭直谷在秋水
曉窗清快夜堂深欲寄風騷并腕紙一雙銅劍秋水光
楓葉蘆花秋興長錦囊詩草勤收拾歸去已逐秋鴻翔
欲往從之車脱軸今我何以慰寂寞秋風昨夜入庭樹
莫將詩句驚搖落浮雲變化無蹤迹人生會合古難必
獨留杞梓扶明堂與君未可較得失
集杜存誠為舉楚芳題
有美生人傑高齋坐林杪秉心識本源用拙存吾道群
書一萬卷寝食展明見纖毫行已能少惕天機
近人事人事多錯迕直取性情真無息敢輕侮胸襟日

沉靜質朴古人風賢者貴為德未敢息徽躬防身動如
律所歷厭機巧烱然忘外求淵務茲一掃觀默眛所適
驅馳喪我真達士如絃直非君誰與論
集韓柳惜陰亭為王都憲公度題
竹亭人不到始至若有得夏炎百木盛清韻動笙竽樂
我感明朝偶作山林客清泉縈塵襟藹藹溢嘉色知聲
隨祥風上霄滋玄液居為百辟師秉心方的的積德會
明敭謀謨收禹蹟鵷鴻念舊行暄晨躋霧𩕳飄然天外
步幽蹊不盈尺禮賢道何優得意適其適傾壺暢幽悄
韻磬叩疑碧適道有高言頗書巖上石君子法天運一
心在陳力馳景泛頹波此日足可惜

集歸去来辭題淵明圖
飄飄歸去来驕驕景將入泉流木向榮萬物始春及植
杖以耘耔農事息形役顧得酒盈尊情話悅親戚
其二
矯首瞻衡宇熹微候晨光行感吾生休復悲三逕荒富
貴委天命攜言遠帝鄉怡顏任忻忻胡為乎遑遑
其三
昨非既已悟今是良亦覺琴書不相違壺觴醉自酌東
皐與西疇經丘以尋壑臨流時賦詩寄傲成獨樂
其四
出岫無心雲知還倦飛鳥前路問征夫流憩策扶老巾

岀或棹舟崎嶇涉窈窕谿形有幾時良辰栽舒嘯

回文

送吴生縉還吾郡

涼風夕雨隔疏窗落木嗟君別漢江檣倚碧雲高冉冉
棹隨清瀨急涼涼

書詩事業舊家傳學問多宜最少年虛碧湛秋懸月鏡
曠香浮墨掃雲牋

寫情

溪秋遂客逢江曲永夜愁人對月明琴操古詞翻調絶
酒篘新綠瀉杯清

憶慶兒

書卷一年今却覆夜燈清苦最寥寥如何近別相思遠

本與枝連梓與橋

壽同年黃繡衣叔髙

秋含翠栢古臺霜曙拂高雲晚院涼酬獻一尊清旦壽
悠悠碧水漢江長

湖南是處絶囂塵吉日逢君慶綫麟烏集曉臺霜凛凛
鸞飛秋水碧粼粼

用澹菴成僉憲韻

心馳遠處孤鸞別目望窮時一鴈歸砧搗夜堂空月冷
笛横秋岸斷雲飛

雲卧倦移孤篷冷夜窗愁點一燈清紛紛泪濕衾殘小
杳杳書傳雁帛輕

纖纖玉筍春攜袖朶朶雲山晚倚屏簾戶揲翻雙蝶粉
鏡臺臨掛兩鸞青

輕羅素扇涼揮暑過雨新亭夜合惟鳴板按敲歌嫋嫋
簇花奩暈鏡團團

為成澹菴始終作月池

池小小如初出月暈輕輕似細生波詩吟此處臨漪綠
夜靜當時見影娥

石臺

雲埋亂石白層層步轉斜峯好處登紋斷落花餘碧蘚
鐔空乘蔓半枯藤

長廣風帆

悠悠晚渡催斜日漠漠秋雲拂碧空流水送人舟遠近
客窗吟目滿帆風

萬花叢

叢花萬對錦叢叢夢入芳春賞處同衫碧映紅新過雨
酒酣扶綠軟欹風

石塘沙鷗

飛飛影落水塘寒嘎嘎聲聲客館閑衣縞淨明沙草碧
足拳孤立石苔斑

偶成

人別遠天晴度雁釣舟輕浪晚驚鷗春殘到處花飛亂
戶掩常時夢斷愁

觴行喜見相期客篆碧輕飄静几風長日聽人遊曲水隔畔芳對落香紅

贈人

人尋舊約喜君逢纖錦開緘半淡濃舂椰細紫烟冉冉曉堤平浸水溶溶唇沾綠暈杯浮蟻目射紅光劍化龍身傍雲屏閒倚翠茵鋪野草碧叢叢

雲居

回風逐水度飄飄亂點青山入望遥来往白侍閒影晩化龍蒼處寂陰朝臺平歩履尋盟好境静吟詩待興饒閑野對斷幽賞快埃塵隔岸斷横橋

戲作

次韻麗人集

二十五絃秋雁回徐娘雖老尚多才便成一舉十觴勸不待千呼萬喚來回雪亂翻銀海眩行雲低壓玉山頹曾少黄鶯樓中笛又聽尊前唱落梅

蘭從桃葉渡頭回團扇歌成亦有才隱隱遠山眉上落翩翩飛燕掌中來捧心愛汝顰猶好食乳憐吾齒盡頹輕卸荔枝三百顆櫻桃對底奥楊梅

老去看花能幾回偶逢紅拂解憐才真成平地神仙會謾説分司御史來歌曲嬌如山鳥哢流觴急侶海波頹紅羅亭上春如錦今日雅應愛玉梅

周蓮隱座中戲題

將家別墅逢公瑾携得東山縹緲人手剥蓮蓬將進酒鬢簪花朶不勝春多君有曲追郢客愧我無才賦洛神亦侶廣平心侶鐵不勞紅袖拂詩塵

和過野舟戲題

一朶紅香插鬢斜前身西子是同家多情越女空如玉漸老劉郎懶看花白雪陽春酬郢曲青樓珠箔隔天涯今宵不作梨雲夢自有山中萼緑華

次黄滄洲韻

一曲繞歌日向昏綵雲飛去杳無痕青衫不濕江州淚環珮應歸月夜魂別後真成與秋隔夢中猶自想春温

胭脂山色從今失不信胎君更有村

代人作寄所見

袖有秋雲襪有塵惜春何計可留春由來萍水無家客
曾是桃源舊主人愁思詩中題不盡咲容夢裡認猶真
江湖落魄青樓倖杜牧前身我後身
梨雲如夢雨如塵曾醮梅花紙帳春木落江空當此夜
魂驚骨冷為何人愁邊沈約偏成瘦別後徐徽未寫真
好倩孫溪溪上月清光來伴苦吟身
勸我蚕杯酒十分不嫌翻污石榴裙樓中淡淡三更月
水上盈盈一朶雲白髮生愁應厭見綠腰按曲也堪聲
明朝又作孤飛雁西首青鸞失舊群

鄧以勸同游嵩山戲題

吳人一水隔東西咫尺桃源路却迷不見翩翩王母下
空聞處處鄂公啼有錢買得愁如海無酒難成醉似泥
黃四娘家花正好不如歸去浣花溪

索果戲柬馮孟仁

去年暑月筠籠惠今日蹉跎屬暮秋或有遺亡深葉底
盜無狼籍故枝頭緘題已付青泥吏珍重須感白玉甌
莫道卞和羞濫進徐圖寶璧為君酬

席中汝弼渴勝戲作

三度禮闈不屑就一杯且醉京華春狀元自是酒勝讓
卒相須用讀書人百鳥孤飛金殿鶚九秋特立玉麒麟

紛紛道傍者識否他日青雲總後塵

戲贈結蒲僧于沈地官宅

淨業精勤巧樣新麥功論日不論旬前生定是編蒲手
後世當為結草人十指憐渠寒似雪一床使我煖如春
錦裀繡褥今拋却憑仗團蒲養病身

書所見次韻

蝴蝶花前飛作團蛾多為惜花攢倚闌悄悄臨風立
駐馬盈盈隔水看見惠紫雲當不吝有來青鳥豈應難
濡毫欲寫殷勤意清曉薔薇露未乾
客邊懷抱倩誰寬樓上花枝一咲看聒語昨宵曾入夢
趁陪今日且承歡周南舊什存穠李江左新詞與弱蘭

稱體六銖衣欲裝自拈針線製冰紈
一曲霓裳舊譜傳風吹別調落樽前便從今日長相見
無復當時咲獨眠兒與南威皆絕品嚬如西子益增妍
綠蕉堪寫相思句何必區區十樣箋
目成何必藉先容夢破燭花一萬重立馬水邊曾久駐
系纜月下忽相逢章臺有約攀垂柳京兆多才畫遠峯
覩見玉奩調粉處海棠春睡露華濃

雜著

銘

毘陵陳司徒廟香爐銘

有赫其神惟道之昌兮有偉其器維制之良兮寶薰是爇爐馨香兮邦人是祈獲吉祥兮朝斯夕斯耿靈光兮以享以祀永無疆兮

鐘銘

垂乎其能皃乎其程大器斯造大音斯鳴匪石匪播以和以平繁邦之人而孰弗聆時止時行時寝時興五氣用順百谷用成匪今斯今垂千百齡戒庚德音永同厥聲

先賢祠香爐銘

厥質惟堅厥體惟圓既足之峙亦鋊之全博山之巔出雲連連明德惟馨傳千百年

祠堂銘

惟父惟母若乾若坤恒致如在之祭莫酬罔極之恩惟德之聚惟孝之至陟降于茲子孫百世

絜軒銘為胡宗源作

有義君子名軒曰絜惟絜於軒心亦澄徹如玉之瑩一疵不存如水之泓撓之不渾宣聖有訓歸絜其身為聖之清伯夷其人天得乎一其清湛然吾亦得一寔同于天汩汩塵途吾是不屑拄搦栽經吾心若洗勗哉君子

日新又新永佩盤銘

後齋銘

元龍湖海士後齋其雲仍顧無伐善無施勞顏氏師承陟遐自邇高自卑古訓服膺人皆競進我則徐行人皆志盈我若不勝如蹈而適何慕乎九萬里之鵬循墻而走無愧乎正考父之銘若斯人者良可以追踪於先哲而作法於後生者耶

辭

畊雲

雲之在山兮或在于天伊人畊雲兮胡為而然天作雲兮春而一犁種我玉兮隴之東西朝出畊兮雲隨于耜暮歸來兮糖雲而睡鵲萬頃黃雲兮大有之年醉床頭一犁雲兮其樂陶陶焉

風木

風飄飄兮木蕭蕭既竟夕兮復終朝闕朝夕兮太匆匆失怙恃兮何寥寥或有祿兮為誰養影犹犹兮心搖搖感風木兮勗忠孝重吾辭兮鵑青啼

巖侶其性之剛百行外普六轄中咸以遨以遊或趨或
蹌闢門授徒或入於室或登于堂嘉遯丘園自含其章
自葆其光噫有齒一有德一而無爵一則又何妨

龍贊

龍乎龍乎天用莫如汝若歲大旱俾汝作霖而噓氣成
雲熟敢汝阻若徒恃其角之觻首之巨水族之莫我抗
用之非行寔然自廢汝則有過擧帝將殛之胥不汝恕
龍乎於是垂厥角俛厥首泚然愧悚然懼殆亦審聽乎
斯語也

貴猫

百爾居子各恭乃職矜然有道不恒其德逃于楊逃于
墨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歸斯受之罔攸辟自時厥後汝
勿佚惧乃攸司一乃心力庶幾夙夜其儀不忒不然禁
之維之匪朝伊夕如追放豚旣入其笠又從而招之則
亦何益之有也

鳳贊

鳳兮鳳兮爾不至兮吾已矣夫爾今至兮與道俱留紀
少昊官亦銜黄帝圖簫韶九成兮奏于有虞猗猗有竹
兮萋萋有梧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億萬年之昌運
兮非爾而孰將歸嘻提扶兮即都太陽飛出東海隅百
鳥從之不待啟雍雍肅肅兮莫敢喧呼或孫其母或引
其雛賓而雁仙而鳧馴而雉慈而烏或視而瞿或躍而
跔或行而顚彼梟而鴟鴞妖而射狐巧而鵜鶘拙而鶇
鵝鳳凰之德咸是孚翔吾人兮與天爲徒躋壽域兮游
康衢尙 帝澤兮沛九區咸爲嘉師兮誰頑夫不然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

鷹贊

鷹乎鷹乎百爾羽族爾非其徒稜稜殺氣萃爾軀金眸
玉爪骨相殊昔者上九天曾搏大鵬雛其毛如雪兮血
如雨倏忽洒遍曠野之平蕪繄滇之鵬也在北將南圖
一飛九萬里兮纔須臾其雛也羅爾之搏亦何辜攫不
間三窟之狡兔九尾之妖狐亦有鴟梟食其母爾曷不
爲我一攫徂如電之掃如風驅慎勿攫似老翁之白鳬
亦勿攫若曾參之慈烏勿飽而腴盜飢而臞勿群而俱
盜子而孤旣莫敢汝縛亦孰敢汝呼盜爲尙父而勿爲
郅都寧爲鶚人將而勿爲匹夫嗚呼茲惟爽鳩氏也有
是夫

四時詞爲野舟遇時霖作

春雲送色凝寶鬟玉臂銅青曉含潤黄金釵頭飛九鸞
嬌待花枝鬪紅暈君恩如海流不盡一生那有懷春恨
蘭心蕙性只自持昭陽雖遠天相近

右春

芭蕉葉與心俱展荷花顏色同靜婉赤心從前付彤管
心事能深顏色淺手持團團白紈扇不爲招風爲遮面

四方無處不清涼妾身况近南薰殿　右夏

玉杯夜瀉金莖露秋雲不著蘭膏汙天然素質天亦許
何曾私買長門賦鴻橋今夜雙星度月裡嫦娥或相妒
平生無妬只恬然况復承恩尚如故　右秋

金猊香噴濃烟碧不誇身在椒檀國薄午停針倦繡來
却憐貧女寒窓織獸炭擁爐高一尺寒光總被陽光辟
喜色津津對雪色想待人間有三白　右冬

鄒洪遠像贊

偉乎人望粹乎天稟其鄉居于恭伯其胄肇于忠公事
詩書以貽世之澤服田園以樂歲之豐蘭桂森乎其培
植桑梓恪乎其敬恭天也雀莫之有限人也鴻名之無
窮噫若九泉之可作吾舍爾而誰從

倪黄門像贊

嗚呼此黄門倪先生之像風流儒雅一代人望白雪陽
春東南絶唱拾遺補闕思曰贊贊皐繇庶保[illegible][illegible]天溪
是宜其餘烈休光垂于其永而無畔岸也

龍興爲郡守徐公保德題

帝曰龍惟時亮天工汝作霖雨雷電以風澤潤生民九
州攸同時乃功　右集書

其唯聖人特乘六龍雷雨之動而代有終天地交而萬
物通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右集易

張通府名父喜容贊

圭璋其質斧藻其德鍾秀氣於南嶽耀文光於東壁賓
興而來則裒然齊首士論攸歸則古之遺直商瀕顯周
噩噩亟彼帝架三萬軸爲儀鳳師師贊我同堂二千
石匯言九事八爲律而式克圖綏其疇五福而壽而其
所必得者歟

吴處明像贊

山乎其鎮淵乎其靜皆人乎懲律已方正多木乎寔誠
哉李下成蹊史蘇乎[illegible]漫爾絳南捷徑教子孫頌詩讀
書師聖賢存心養性[illegible]宜曰壽曰富得天全而樂天
命也

吴孺人像贊

其德坤順其容春温毓于茂族嬪于清門克勤克儉采
蘩采蘋孝于姑嫜慈于子孫有繁厥祉于爲輩㨂

○吴以榮行樂圖贊

年謂其少而其老成厚性謂其介而未嘗不通氷壺秋
月玉樹春風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以游以息學問之功
花柳芳菲處處雲山紫翠重重酒肴具載琴書相談盖
不必借東家之蹇驢而自有安西之青驄也

乾坤俠吏自贊時年六十三

若浮若休汝知之不所知者行而不逕舟而不遊可謂具臣今由與求風乎舞雩點也同流不作上柱國不干東㵎侯靖節是吾師委心任去留昨日萬花會今朝一葉秋委形委順如是而已所謂委蛇者吾復何謙古今之駱六海之漚吾且一日樂彼方千歲憂噫二者果孰為勞而孰為佚也

然菴余氏序像贊

霽月光風灑然其襟度碧梧翠竹蕭然其容姿惟默也而後不妄語惟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寓於書未必窮於詩伸於道未必屈於時寔吾黨之士所謂彬彬儀儀鳳翔而師者歟

郡守孫公儀德父贈秋官主事毋安人康氏像贊

其容儼若其秉粹然行慶于祖考毓秀于山川鍾情以為經美懿以延年試問于塗孰如其賢顯宦有子錫

命自天寵宜乎其令聞百世而可傳也

林下之風閨中之秀克配君子爰恭其箒斷機為教以勤六經主饋貞吉以率諸娣稱懿德于生前沐

恩光于歿後曰康寧曰富壽宜其無一而不有也

怡萱辭為華塾題賦

廓哉而闊兮庶草其蕃彼美人兮惟怡于蘭萱以安氏兮封于北堂南蘐其京兮萱花其芳薦于觴兮以祝壽而康匪直怡顏兮寔怡于心神匪直愛物兮而寔愛于親白華遊兮采蘭如之何繄怡萱有辭兮聊以永歌

卞郎中詩集後序

詩豈易言乎哉原於性情擴之問學協之聲律其自然之節發悠然之趣涵有餘不盡之微意可以感人心而成治道其要如此邵子所謂刪後無詩豈虛言哉雖然人心理義之天萬古一日也亦得其本源求諸末此後世筆墨蹊徑一以終不可上躋古人者職此之由噫生此者始可與言詩

已矣三百篇之後漢人之古雅魏晉之沈雄唐人之優柔不追要皆馳騁於風人之途而其純正者遠宗雅頌亦足以昭一代文明之盛豈易以哉後世言詩者至指之尚學問者謂以議叢卷書者不得杜詩而失之拘尚才力者謂詩本性情中流出無事乎斧鑿而失之誕放若人謂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若亦用事近以

文不讀書之過又學古人墜
詠之妙在於用事之和者
要皆一偏之論而不可語詩
之全也夫三百篇國風小雅
多於婦寺輿人之言而豈
情真趣先事真足為萬世

法程以嘗由乎學問大雅三
頌以於郊廷郊廟間而
援古証今据理確以嘗
不本諸學問由是言之
詩之為道可因過半矣
民部郎中江陰下公華伯

以我詩鳴中外識與不識
者皆知之未嘗以從公後
間與談詩而酸鹹之嗜好異
一日之暇公嘗對景吟哦逸
興出過生峽憤塞袂一寓累
數十首若所構者而寓物

托興悠然之旨是諸言表
出自性情中流出而得乎
詩之趣者矣我公於群經子
史靡不窮攬而下手煥發
胸次脫灑拘儒俗士筆能
淵其畔岸宜乎形諸吟咏

有非濡毫吮墨所能及也
因錫山好事君子吳慶明
命其子縫編公稿以刻之
輒僭題東末以俟知公
者評品云时
成化改元歲次乙酉秋九
月初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工
部郎中仁和朱鏞序

跋卞郎中詩集後

成化元年二月望崇和
先生將趣裝歸江陰
卿過其寓所蔣仲
學之既硃軒得讀先
生平日所著詩於餞我
以瓊瑰珠璣殆不可以
言盡其味也三歎不
能書此以餞
侍生張卿拜手書

跋卞先生詩集後

江陰卞戶部以詩鳴于當吾邑吳公尚朴欲鋟梓行於世廼命家器省齋請其稿編之戶部天性豪邁其詩信筆而成積稿盈篋而自刪去太半時子主吳氏與省齋相與考校的確三易寒暑始克成編合各體凡若干首謀諸繕寫而刻之其用心之勤如此噫尚朴可謂人善君子也省齋克順父志不謂之孝乎尚朴字處明省齋名綖字以榮俱以義

詔賜章服云

成化十六年旹王正月南山徐壽識

卞郎中詩集七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卞榮撰榮字華伯江陰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戶部郎中榮在景泰間盛有詩名居郎署二十年朝騎甫歸持牘乞詩者擁塞戶限日應百篇湯沐公餘日錄盛稱其狀元自是渴睡漢宰相須用讀書人一聯以為雖有剪裁渾無痕迹蓋亦儁才然所作大半皆酬贈哀輓之章亦多淺率蓋得之太易也是集為其門人無錫吳鍵所刊附以雜文十餘首亦非所長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詩在卷冊中易看入集便難看古人詩集非大家數除選出者鮮有可觀卞戶部華伯在景泰間盛有詩名對客揮翰敏捷無比近刻為全集殆不逮所聞是當時已有公論矣

白沙先生詩教解十卷詩教外傳五卷

〔明〕陳憲章撰　湛若水註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沙詩教解十卷附詩教外傳五卷》提要

書白沙先生詩序

昔人論詩謂三百篇後莫若漢魏盛唐其大要有四曰詞曰理曰意曰典兼故入神至今詩家執爲定說嗟乎其言可謂不倫也已盖三百篇孔子所删定後世論詩固不可不宗此既於是宗則當自孔子之言求之庶幾不忒夫孔子未嘗以詞先理亦未嘗以理而奪諸詞意典也盖理則道也形而上者也詞意典則氣也形而下者也有道斯有器有理斯有氣是故理然後意意然後事事然後詞詞然

後聲聲然後能動物凡詩之道宜若此陳白沙先生隱居不仕潛心理學故其詩罕類後世語甘泉湛先生爲之篇叙意釋其說一歸諸理理既備悉故詞意與自無不佳名曰白沙詩教刻成寰得而讀之輙因甘泉問其所見敢贅末簡以復學者於此融會註釋即理無不得心身事物固可考驗以爲之所又豈徒詩而已哉

嘉靖丙戌冬十月南京國子司業琴川陳寰書

先生詩自叙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徵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婧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淸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乎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

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覇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

白沙先生詩教叙

甘泉生叙曰經曰詩言志詩其承也禮曰詩負之志也者各欲言其所之也承其志以達諸言也人之有心故不能不發而為情有情故不能無所之有所之故不能不發而為言言有文故不能不叙而為詩詩可以興興也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故可以動神人可以動天地可以動鳥獸志之動用大矣哉是故其志正者其詩雅其動也直其志和者其詩婉其動也樂其志誠者其詩確其動也孚

其志邪者其詩媚其動也淫其志蕩者其詩放其動也溺其志貳者其詩靡其動也乖故喜志之動人欣然矣怒志之動人艴然矣哀志之動人戚然矣樂志之動人浩然矣仁義者之動人藹然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白沙先生之志其在詩乎其在詩乎是故明學覺必本乎天命故作有學明欛柄在乎反求故作高明究功烈之成必由於有本故作源之惟義之壽勿憾于年故作生不足勉能賢故作有道明用舍安于時義故作世無我遺嘆競

進而不知退故作水流遊止順機歸安于命作久病訟趨時者之致咎作可左出處有時而感應以道故作歲云感鐘之鳴否惟時故作其質其聲之遠播故作出佛山因鑄鐘著丁侯之廉能敷聲教作賛而頌祖德故作恭惟或不忍以成莫大之禍故作七情欲人立大本而不事乎記誦故作古人悵知巳之乆別故作臺城自策以示生徒及時勉學故作賢聖感冬夜哀貧病勵進脩故作長夜作我從過鯉洲感興于遠作夕觔如厓門有感乎風

物故作青青因形設辭明太極之理而勉其端默故作天城秉明哲燭幽遠故作翠玄勵一峰以究太極作湖西懷水月谷樹之景思叅潺湲作一峽悲一峰之見擯作一驚君臣際遇將澤于蒼生故作玉晃詠飛舉進之以太空之高廣故作我昔廓清世濁故作大流立中正以矯乎過不及焉故作舉世哀愚夫之安其危故作君心蔑觀化將安于長往故作孔子詠貪泉卒歸諸自清故作藜藿美西溪之殷勤乎墓碣別其歸舟作栖栖九日會友

惜良辰樂而不過作黃菊感故交剌棲棲于勢利作在昔因客所如傷念故友作晨興勵正聲存正性守正道期反之於自得焉故作遶色作黍稷作大舜作我否將逃名而知止樂夷曠歸於立其大卒慕乎同心故作一簑作人好作挽簑作朽生作新簑凡五篇明上下感應之理作天人叙出處離合之悃作羣龍遊三洲企仰于前哲故作我行病違儕友靜以全生作出門美侍御擴其見大之量遂懷知巳作飛盍表雙節哀及于貞毋作阿姑謝

廬山白鹿之微逆其來使因致期望之意焉作夜聞作中年期寡過弄孫愉䙝託輿草聖作日月以言乎出處之道作仕者招隱者同遊看山作官府感劉廬之成敗緬懷遁世作越石逃名田園樂以歸晝社曲相歡耕績自足作我始作高人作近來自彼都會移居白沙寄懷禾菊作萬金作留連九日撫菊緬希高賢作無錢寄懷故交願言摩心作當年懷定山以期深契乃作青松懷遼陽有感伐木之義作此心託輿飲酒賞彼名花作木犀穫田

自適隣叟遊嬉作遲明懷古田舍樂從耕桑作君
子製裘甫成歌以自樂作海布對紫菊寄友生故
作嚴霜感鳥雁害有怵于懷作有鳥穀城呼月詠
言有得作微月因碑山樵唱感出處之異作日夕
美隱居之樂因懼時否作有月感風木之圖以勉
大孝作把君因築室樂于苟完作幸苦因所寄詩
遂與警策作言笑因所如先報道傍友生作吾衰
夢詠洗心遂及日月四方以敷政教作一洗止盜
節婦之墓極其貞烈作若美人題中流砥柱極忠

愛懲其嗜欲遂作使君詠心泉引之於日新戒極
乎機巧作夜半晤言遺裔懷仰先哲乃作楚中傷
道無傳嘆人之莫肯自新者作法好感秋興作西
風盛時海上三篇因荔枝見遺備盡仁孝作長夏
贈世卿諭諸求道作采菊勵其節作青青勉敬脩
戒怠流乃作進亦期其養志氣作元神勉立乎其
大者作可以直窮本原作上上悼故契傷悲老稚
作師友作四雛懷友生作仙鶴時雨伏枕煩囂凡
四篇因草書見所學遂作神往表益母之神功作

有草贈東山致彼此繾綣之懷作未別登圭峰以
登羅浮乃作窮居示李生以近作作昔別告蔣韶
州莅郡以嚴肅作相別感颶作作坐忘追慮東所
之蔽而喜其復明作世惟言贈鍼灸遂懷舊遊作
昔吾喜雪霰作雨水遂作北風作元氣讀偶拈之
作欲其崇聖學之一遂作拈一贈黎生以弄月作
月行傷子長之貧病作仙城因懷所如不遂安之
于自然作祝融臥遊羅浮託興於深遠作馬上作
一度作天風作山大送友生悵年逝嘆勇往之晚

焉作十年寄題嚴祠以戒近名作既上對玆寒菊
有懷南山作菊花嘉柯明府祠大忠而封赤坎作
夷狄戒機變之巧作厓傾感交藤之酒言酬嘉惠
作使來曉枕有感寄意無窮作天地美端陽之感
召乎甘霖作嶺南示有物作知暮諭道體作登高
美隹菊作春來正龜山脩遺書之謬作尚古感故
人之來彼此不相值遇作行舟我有閒居三篇詠
清風之巖作聲從覩羣兒之釣寓意得失安危作
羣兒作仰面對竹有會作牕外作北風隨筆寓意

以扶正道而抑異端作人不作斷除讀易有感嘆
息處聯作南乎示充脩茂勢利期之於同遊作重
疊刺支離以歸諸一本作滄溟警世人之安其危
作風檣明見幾作張帆樂賓至於醉舞作引滿夢
後有得于心超然脫悟作策杖見月幻迹楊柳四
篇丈人看月作山中明隨時作無雨因像設戒怵
惕危險作東艇作一夫苦雨作秋來推本太極涵
虛作混沌感彼浮螺得月作道眼永懷神泉作雋
明曉枕感懷作西北贈別友生寄意花水作桃花

終焉凡玆百六十有六篇是故明得失之迹以詔
于後之人作叙詩
嘉靖四年乙酉十二月二日門人守南京國子監
祭酒增城湛若水書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一

嶺南　白沙陳憲章著　繡水玄白李衷純
性父王安舜定　晉陵光甫蔣紹烇　叅閱

詩教解

井泉生曰夫白沙詩教何爲者也言乎其以詩
爲教者也何言乎教也教也者著作之謂也白
沙先生無著作也著作之意寓於詩也是故道
德之精必於詩焉發之天下後世得之因是以
傳是爲教是故風雨霜雪皆天之至教也詩書
六藝皆聖人之至教也天之至教運而萬物生

矣聖人之至教行而萬化成矣或曰然則白沙
豈聖人之徒與曰白沙先生學聖人者也然則
何以有教曰聖人有聖人之教賢人有賢人之
教其致一也曰白沙之詩多矣曷爲而不入詩
教也曰吾采其希古者也昔者水也請古詩之
學於先生先生然之然猶曰愈其難也若夫近
體之作之妙者多矣繫於文集吾未之采焉耳
何以未之采也明先生之著作以別於後之詩

流爾也竊取乎著作之義庶其在解乎庶其在
解乎

有學諸篇第一

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於維聖訓先難後獲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

賦而比也天命卽天理也有學有覺皆謂溺於記誦滯於見聞者千金一瓠鶡冠子中流失船

一瓠千金此借引以言本心也言學當超於言語之外而致力於不睹不聞之體中庸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大本立則有一瓠千金之重此言一諾則重於萬金矣如曾子唯一貫之旨是也然必先用功艱難而後可獲則天理流行其眞機活潑水到渠成無非鳶飛魚躍之妙萬化皆從此出如太虛之無言何用如得山臨濟二僧以杖喝爲教者乎又借引繡羅以比千變萬化皆從本心應用然則金針在我又誰掇乎益佛氏所謂莫把金針度與人者以金針比心此心人人各具我不能授之於人人亦不能掇之於我釋氏可謂不識心矣此詩乃先生病革以示若水者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其意至矣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

比而賦也高明謂人心之本體所謂極高明者也欛柄亦以比心之主宰處言高明之體覆物無外然非他求也其主宰在我當反求之則可以極高明矣

源之華舒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

興也源之華者水畔之草華也舒舒開發也纍纍碩大也言水際之華則舒舒矣木柯之實則纍纍矣華實之盛有本者如是也人而不固其根本則何以達諸事業裕于后昆乎反草木之不如矣

生不足歸于天義不足何有于年

賦也言人生夭折而不足于年則歸之天命然朝聞道夕死可矣若義不足則雖長年何用哉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
賦也言道非可以難易言也葢難易在人之能
不能而不在道耳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
賦也言用舍在人行藏無與與時偕行
水流石間生兩松樹洗耳掛瓢無此隹處幸逢堯
舜那無巢許
賦也洗耳掛瓢巢許事此詩題別駕張克修之
畫言水出於松石之間松可以掛瓢水可以洗

耳但無巢許之徒耳夫巢許之事過於中道而
先生言之者所以激廉立懦也
父病在床展轉莫舒我欲觀化有握其樞人有善
願天必從之我病幾時我念西馳我行趑趄如饑
思食如寒思衣動維厥時匪亟匪徐魚躍鳶飛乃
見眞機天豈不知天偶遺之吾將尤誰我聊任之
撥悶以詩
賦而比也此先生撥悶之詩先言父病展轉欲
觀化而又有天握其樞又言病不得遂衡山之
遊念念之勤如此然而動亦有時不徐不疾如
鳶飛魚躍而後可見眞機今我之病不遂行志
天豈不知哉葢天普萬物而無心偶忘之耳故
我當安天命而作此詩以撥悶葢歸乎正矣
可可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唖百
年不滿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人達塞
一齊覷破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莫思量但
高臥
賦也三言可者言可之過不能無可無不可也

左猶差也三言左者言差之甚也此詩名可左
言先生所作以贈僉憲王樂用者樂用初以御
史退居二十餘年今起用爲廣東僉事不踰年
考察去官此詩送之嘆其可之過矣差之甚矣
人之作意以勞精神反召人之笑唖不知人壽
幾何百年如一轉瞬所以致此煩惱者皆心自
爲之耳若向上之人卽明窮達之幾而不至此
矣今奈之何哉但歸來與青山白雲爲伍靜坐
省思慮尚可求補過於晚景耳

歲云暮矣冬雨凄凄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道天寒短日誰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衆芳泛泛輕舫駕言出遊不泥一邦雲龍風虎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赴壑之水汨汨洋洋不亦深乎

比而賦也此詩因吳兆麒采芳卷而作託意高遠言歲寒凍雨牛僵馬危商旅不行之時但見

窮民有饑寒之嘆此時將采芳以寄遠人又無可致之機不如且待時之春天道之陽物理之亨人情之和此采芳其時也於是駕輕舫以徧遊不亦可乎且雲從龍風從虎聲應氣求乃理之自然若此時出遊則德被於人而人化之如水之赴壑不能自已其入人豈不深哉葢比出處以時而不可苟也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爲神之依

賦而比也此銘家廟鐘之詩言此鐘之爲質甚重故其爲聲則遲也葢以喻人之爲學所積者厚則其事業亦晩發也然聲之動靜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鳴以時耳喻人之語默動靜一惟其時也或曰此詩喻人家積德之厚者則其裕後必遠固自有時亦通永以爲神之依者言鐘聲動則神感動而依憑之也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鍠鍠震于無疆

賦而比也佛山鄉名鑄冶之地此銘丁知縣祠鐘之詩言此鐘鑄於南海之佛山而入丁氏之

祠堂其聲則鍠鍠然而震于無窮矣喻丁公積治新會德政及人故聲聞馳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泯也

賁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作民不信視此鐘銘

賦而比也不傷謂賁得其宜也壞者鐘之壞也萬世之經謂正教也此銘丁侯所改鑄邑譙樓之鐘言丁侯鑄此鐘雖甚賁然壞則宜改鑄故曰不傷也又因言此鐘之聲聞于百里如聲教

之同然所以警人心使歸于皇極而萬世之經常存此丁侯作民之政教也作民如作豕之作言作民之政若無考信則宜視此銘也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抱甕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賦也惟思恢大也渭川先生祖之別號也漢陰抱甕言守拙不爲桔槔之機巧也先生作此詩以銘其世賴之堂堂以渭川府君爲高祖言敬思我渭川高祖所立殊衆故老猶以拙自守不爲機巧實爲我開家之祖故堂以世名而德音甚大矣

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賦而比也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先生作此詩名爲忍箴言七情惟怒發之甚遽故於橫逆之來尤當堅忍也蓋忍能制怒如水能制火然必忍之之久則愈堅厲至如張公藝忍字百餘然後爲忍之至也故又引書必有忍其乃有濟以明之若夫小不忍而亂大謀者在人所當深戒也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眞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玆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愼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賦而比也經者聖人精意之寓也而云糟粕者蓋爲誦言忘味者言耳此詩檃括與張學士廷祥書語與胡希仁提學者也借引輪扁糟粕之說言古人之以經書爲糟粕者以其誦言忘味爲非眞傳也若夫賢人之學由積累而至者如一勺之水可成大川程子所謂莊敬持養者是也至於聖學心得之妙不由積累如源泉之出自涓涓而不息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者是也然此至無而至動至近而至神

若得此欛柄入手則陳編不必窺矣蓋古人讀書不過以開發此聰明也但經云學于古訓而此云然者亦爲誦言忘味者言之耳用心牽纏亦謂溺于章句之病然此學以自然爲本本立則未發而虛巳發而卽實亦周子靜無動有之意又言戒謹恐懼若求之太過則失其自然之本體矣故又言學者之了心當如素琴之無絃而後可以入道卽明道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之意

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約獨與先也語

賦也揮袂言別也曹溪韶州南華寺光林緝熈名先生弟子此詩先生所作以寄羅一峰先生者言與一峰別久途遠而信絕別久而思苦髮爲之白今得其書思愈甚而髮愈白然徒思耳先生固天下士豈肯來顧我乎然而昔年曹溪之約徒託諸空言而獨與緝熈言之耳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一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二

賢聖諸篇第二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嘆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賦也魯陽戰酣日暮揮戈而日退三舍此詩先

生作以自策而示諸生者言聖賢之不作六經爲之不明而元氣五百年一合而生聖人又復離故聖人不常有也然男兒生其間豈可自棄而不嚮往哉舜顏爲天下師法我常夢見之然恐年邁不及而復遲遲是虛生虛死爲可悲也故欲效魯陽之揮戈回日而及時以勉進耳

長夜氣始凄木綿被重裘端坐思古人寒燈耿悠悠是時病初間背汗仍未收學業坐妨奪田無廢鋤耰高堂有老親遍身無完紬丈夫庇四海而以俯仰憂口腹非所營水菽吾當求明旦理黄犢進我南岡舟

賦而比也此篇與後篇皆冬夜之詩因氣寒而擁裘坐思古人而嘆已以汗病廢學廢耕又嘆家貧俯仰之累然所求止於菽水而已矣故不得不進舟躬耕於南岡以備水菽猶雖病而不得不力學也

我從省事來過失恒十九喜怒朝屢遷言爲夕多苟平居昧慎獨即事廿掣肘孔子萬世師天地共

高厚顏淵稱庶幾好學古未有我才雖鹵莽服膺亦云久胡然弗自力萬化脫樞紐頽顏無復少此志還遂否歲月豈待人光陰隙中走念此不成眠晨星爛東牖

賦而比也亦因夜坐而思已過失如喜怒言爲之愆由其昧慎獨之功是以致此掣肘也又思孔顏之學如此而我以鹵莽弗力故服膺雖久而恒失其萬化之樞紐也門樞衣紐皆謂此心如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是也又嘆歲月之

邁不知其終能成否而思之不能寐矣

夕舫凌大波北風吹我席賓賓鱷洲烟宛對君山碧來鴈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超超塵外心浩矣周八極

賦也席謂舟之檣帆鱷洲土名君山洞庭湖之山名八極八方之極言遠也此詩因行經鱷洲而作言舫行遇風見鱷洲之煙景如見君山又因天寒月色而興塵外之想周遊八極其意之遠葢有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矣

青青奇石草上有牛羊躅洶洶厓門木遠帶湯瓶綠浮雲散孤嶼初日明村曲言歸輙風濤無乃疑張陸遲遲重遲遲畏此波心木

興而賦也厓門即厓山宋亡之地奇石厓門之石如人立甚奇湯瓶厓山對面山名張陸世傑秀夫皆死宋亡之難厓門有祠與文天祥並祭名曰大忠祠波心木者漁人植木於江中罝罾其上俗呼罾䍐舟觸之即覆此先生往厓山看大忠祠阻風七日發舟而作言青青奇石之草則有牛羊之躅矣洶洶厓門之木則帶湯瓶之綠矣浮雲之散而初日明矣何爲我方言歸而遽阻風乎無乃張陸二公神靈留我也然我則行矣又畏波心之木觸之而有傾覆之禍則先生隨時隨處而存警戒之心矣

天城列兩儀其中位太極不悟名象生焉知畫前易伏羲古已亡圖書久晦蝕寄語山中人妙契在端默

比也天城太極皆湖西山名此篇與後七篇乃

先生爲羅一峯修撰題湖西八景而作此名太極尤奇也言太極山如圖中之太極而天城列如兩儀葢有此理而後有此象有此名不因此名象由生何以知畫前之易乎葢指太極之理也然伏羲往矣河圖洛書久不明則山中人如一峯者可不端默以玅契畫前太極之理乎

翠玄在何許乃在金鰲麓石門俯深幽來者秉明燭繡壁誰可緣丹房我當宿呼童烹金鰲膏此千丈木

賦而比也麓山足也金鰲湖西山名烹鰲膏木蓋以為燭喩大其明睿以燭幽遠也幽深丹房喩道繡壁喩入道之路其難如此如顏子所謂欲從末由者也此名翠玄洞天之詩言翠玄洞在金鰲山之足石門甚為深幽必須秉明燭乃可入遊然此峭壁如繡誰可緣之而上乎丹房我則當往宿之耳然必烹鰲膏木為千丈之燭乃可照其幽深猶學道者先開發明睿察見天理乃可入聖域也

湖西有一峯天地得撐拄旁有龍塘峽北有浮香塢我行崑崙丘一望一延佇歸來二三子抵掌太極語

賦而比也一峯山名亦羅修撰應魁之別號龍塘峽名浮香塢名崑崙太極皆峯名言湖西之有一峯可以撐拄天地如應魁之才可以扶植綱常也龍塘浮香言一峯前後之景又言我昔行崑崙之丘望一峯而延頸佇立以比望應魁同歸於道之意由是灼見太極之全體歸與二三子抵掌而談之也

一峽蟠一龍羣山莽回互武夷雖九曲三峽誰勝負澄澄水上月歷歷谷中樹焉得千丈筇坐弄潺湲處

賦也三峽湖西地名武夷福建名山上有九曲水言此三峽者毎一峽即有一龍蟠其中而羣山相為廻互視彼武夷之有九曲未知其孰為勝也於是遐想其水月谷樹之景安得長筇而往以弄其潺湲乎

一鰲海上來頭帶雪花白諸鰲起相拒千秋歸不得僊人羅一峯來戲金鰲側借問別離時西佛生彌勒

比也金鰲見前僊人以比一峯為非常人也此詩詠金鰲霽雪因金鰲取義言此鰲從海而來其頭則戴雪花之白以山上霽雪故有此象此鰲既來乃為衆鰲所擯卒不得歸亦以喩一峯為權宰所擯之意然而一峯懷抱道德如僊人然來遊戲於此山之側矣彌勒佛相傳十二月

八日生蓋先生此時與一峯别於南都歟

玉晃臣諸峯左右羅絡之雲來巾其顛得雨不復疑豈無澤物功雲覆在何時悵望百穀春廣濟蒼生饑

賦而比也玉晃峯名巾其顛謂雲覆之如人之戴巾然雲覆山則成雨如君臣有道則能澤民也此詩名玉晃晴雲言玉晃峯爲諸峯之尊如君之御羣臣左右諸峯皆環遶羅絡之也若有雲戴於其上則成雨必矣故此山非無澤物之

功顧雲何時來覆乎如一峯豈無澤民之具而不得時也是以悵望此山與雲雨生百穀以濟蒼生之饑耳其存心澤物如此

我昔遊太空太空雲冥冥歸來控翠蚪力與金鰲爭巍巍太極尊揮置東西行如何千載下空擬飛輦名

比而賦也蚪龍之無角者巍巍高大之貌飛輦翠蚪湖西山名此詩詠飛輦橫翠寓言我昔之遊於太空而見雲之冥冥所見旣大故能控御翠蚪而與金鰲爭勝負雖如太極峯之高大亦揮置之而使之東西行也如此又何必擬飛輦之名乎蓋人能胸次灑落使廓然太公則能與天地同體是所謂遊太空而不必擬飛輦矣

大流無此奇偶値銀河傾願回銀河流免與世濁并一洗日月光再洗天地淸何止天地淸萬世無甲兵

比也大流泉名銀河謂天上河漢此詩詠大流垂玉亦湖西八景之一言大流之泉世間無有

此奇者蓋其泉偶遇天上銀河之傾所以爲此奇也然此流若到世間則與世之流同濁矣所以願回此流恐其溷濁也若回此流得以長淸則可以洗日月天地不至濁又洗甲兵使不用矣以比人能反天地之性使之長淸則與日月合明天地合德而萬民不爭矣

舉世好近熱子獨畏之猛投身向壑雪末謝白日影玉壺貯淸水秋露滴金井是以冷自勝于世非絶屛假令務絶屛過與近熱等我以道眼觀天下

方首肯寒暑兩推移正中太和境寄語菴中人不熱亦不冷

賦而比也熱謂熱鬧煩囂也山壑寒雪之間則冷矣猶人之淡泊也白日以喻熱之事玉壺清氷秋露金井皆喻冷淡之事此詠冷菴之詩爲江西僉憲陳君琦作言世人皆好熱鬧之事而子獨猛畏之投身於壑雪之中而辟白日之熱如氷露然以冷自勝寧非有絕屏之心乎若出於絕屏有意之私與近熱者過猶不及也我以

道眼觀之如寒暑之氣得兩平者爲中正太和耳故欲寄語菴中之人不熱不冷無過不及如寒暑之中和乃可也

君心如逝水一往不復旋誰能萬里浪安坐駕此船傷哉一何愚由我不由天仁者固有矜智士乃自全

比而賦也此詩爲感事而發今不可考其爲誰大意言君之心如水之逝不可復還矣然其危如駕船於萬里之浪而不自知所謂安其危也其愚豈不可傷哉此豈天使之然哉葢由已自取之也仁者見之有惕然哀矜之情何不爲智士之自全其身也哉其感傷之意至矣

孔子曳杖歌逍遙夢化後我夢已逍遙六字書在牖聖愚各有盡觀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死生若晝夜當速何必久即死無所憐乾坤一芻狗

賦而比也曳杖歌曰泰山其頹兮梁木其壞兮哲人其萎兮逍遙洒落不累之意觀化邵子病

革云且與他觀化一遭六字者先生夢觀化書六字於壁云造物一塲變化芻狗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詩先生夢觀化而作引孔子夢化之事而言已之夢觀化六字在壁雖古今聖愚不同其歸盡一也葢死生者晝夜之道大數既速何必欲久况人物如天地之一芻狗耳死何足憐哉觀於此詩先生深明晝夜之道矣

藜藿可養生栢棺可送死瓦礫視黃金貪泉亦清

泚飲水心不易豈獨夷齊爾山鬼笑儂家儂家笑

山鬼

賦也藜藿菜名栢棺易朽之材瓦礫至賤黃金至貴貪泉在廣東南海縣石門之下地志云爲官過此飲其泉則貪吳隱之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此篇先生詠貪泉言藜藿栢木可爲養生送死之具則能視黃金如瓦礫而此貪泉亦化爲清泚矣是貪廉在人之心不在泉也如是豈但夷齊不易

心哉人人能勉之也然則安知山鬼之笑我乎我之笑山鬼乎言人能自清則可無愧於鬼神矣此又隱之之所未發者具探本之論歟

栖栖白沙舫影弄寒江月夫君沙陽令胡事顧微劣我祖在九泉願君爲墓碣三夜茅簷下寒燈坐來滅感子心意勤愧我言詞拙明發江上舟踟蹰與君別

賦也栖栖猶言依依白沙者先生所居村名沙陽福建之沙縣張叔亨先生嘗爲其縣令我祖叔亨曰謂其祖也此先生贈叔亨之詩言其舫依依於白沙弄寒江之月影且公爲沙縣令何爲顧我之微劣乎遂述公言我祖在九泉之冥漠願君爲墓碣之文每坐茅簷必至寒燈之滅如是者三夜則其意勤矣但愧我不文無以發揮潛德耳明旦姑與君相別也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二終

黃菊諸篇第三

黃菊有佳晨良朋樂呼喚爭持淵明杯來接子桑飯落葉迎馬鞭斜暉轉沙岸兩聲靜秋竹池影入江鴈酒酣獨高歌呼兒續我斷諸君極留戀十觴亦不筭雖無孟嘉量且免落帽亂百年能幾何去者已强半來會安可期細把茱萸看

興而比也此九日會友詩言有黃菊則生於九日之佳辰矣是以好朋則樂來相喚請矣所以

來者各爭持淵明之杯酒以接續子桑之飯也遂言落葉迎馬鞭四句以寫九日之景而酒酣高歌之時又呼侍兒續我酒之斷也所以欲續酒者盖諸君甚有留戀之意不筭十觴之多故也然飲必以節雖無孟嘉曠達之量亦不及於亂而落帽盖樂而不淫也又毋念人壽有限逝者無窮則來年之會又安可必所以欲更把茱萸細看其感慨之情至矣

在昔黃金臺與子矜周旋萍蓬忽相失不見垂十年昔為禮曹官今擢慶陽鞭常聞泰華峯峻絶峙中天雅志在登陟矯如孤鵠騫適來南海旁問訊滄洲壓語舊未終日棲棲有所牽丈夫重出處富貴如浮烟行則為在田止則為在淵勞勞夫何為贈子千金言

賦而比也金臺即今之北京古之燕國萍之於水蓬之於風以比易離而不可合也滄洲壓先生自謂其所居也慶陽謂肇慶林汝和為其郡通判先生作此詩贈之言與其相見相別之久

汝和嘗登泰華之高如孤鳳之騫舉今乃來判肇慶訪問我滄洲之居不可謂無意矣何為曾未終日而意若棲棲牽於世事乎然丈夫所重者出處之義而富貴則如浮烟之無有在田在淵惟其時耳又何棲棲如是之勞乎吾贈子以此言等於千金之重所以警之至矣

晨興坐㭊虱有客窺我琳客來問何許顏色慘不光去歲秋在季文星墜西江而師羅一峰幸覩我弟兄相見不得語失聲淚滂滂子行詣湖西問訊

我有將夙夕夢見之恍如芙蓉城覺來索苦句句就涕未停何以告一峰寄意於瓣香索火化奠文一峰其洋洋我病久南海欲往未得行送子出門去目極秋天長

賦也此詩先生作以贈馬文祥如湖西奠羅一峰者言我方晨起坐捫虱之時而文祥適來吾見其顏色之慘若有哀傷者告言去歲之季秋九月文星墜于西江蓋一峰此時逝矣先生遂咨言汝師一峰與我道義骨肉今不得相見而

語遂涕泣失聲今子之往問我何所將然我昔夜夢見一峰恍然若在芙蓉城者故感索苦句句成而尚泣不已哀之至也然我之索句以告一峰者何哉惟以瓣香寄意使先通其精神而後焚此奠文以告之庶幾一峰可格也今我欲往而病未能但極目以送子行耳

逵色霽初景清風振搖林子來入我室弄我花間琴正聲一何長幽思亦已深願留一千歲贈子瑤池音

興而比也此與後二篇皆先生贈門人陳舉人秉常之詩託興而言逵色初霽之景則清風振林矣子入我室則弄我花間之琴矣入室用升堂入室事言入道也弄琴而有正聲雅淡因見其思之幽深異於由之瑟也若夫瑤池之音神仙之曲以比聖人之聲樂則又不同矣故欲以此贈秉常蓋此音可留千載而不朽也期望之意至矣

黍稷雜萑葦邪思亂正性人爲一鹵莽誘曰天之

命白日朝出東須臾復西暝良時誠可惜逝矣悲莫競

比而賦也黍稷五穀之美者萑葦惡草名此亦贈秉常之詩言黍稷雖美爲萑葦所雜如人正性雖善爲邪思所亂性者心之生理何嘗不正有不正者情也邪思者情之流也故思無邪所以節情之流而正其性也思一邪則人爲鹵莽不能精義遂誘言上天賦才之薄何哉然朝東暮西日月之邁良時誠爲可惜嘆莫能法天之

行以自强不息其警人深也

大舜卷婁之莊周竟奚取人生貴識眞勿作孟浪死誰能去中土僦舍朝鮮里白首金石交視我南川子

賦而比也莊子云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聰明衰矣不得休歸是卷婁也卷婁者拘攣之意朝鮮箕子所封之國金石交言堅也南川子卽林緝熙也此亦贈秉常詩言莊周以大舜爲卷婁者欲以

遺落世事固不足取葢大舜無爲而治天下何卷婁之有若夫以天下撓已已累於物則眞卷婁矣然非知道者孰能無累識眞者卽知道也不知道而卷婁於物則爲孟浪死矣中土中國以比正道朝鮮外國以比異端或曰以中土比本心僦舍朝鮮比慕外乃舍已求人之意亦通又言緝熙察見道體深契已意乃白首金石之交試爲我視之不知其今之識眞而不爲卷婁者何如也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葉風中旋胡爲不自返濁水迷淸淵

賦而比也此亦承上篇而言若然否一由於我則於爾之自得何所有哉又嘆人生如寄若落葉之隨風不可不及時進脩也又言自已固有之性則淡然無欲無所汚壞如淸淵然何不返求自得而以濁水迷之哉喻人自以人欲而昧天理也觀此四詩則見先生眞得堯舜自來心

學之傳而不爲異端所惑者矣

一簑費幾藤南岡礪朝斧交加落翠蔓制作類上古吾聞大澤濱羊裘動世祖何如六尺簑滅跡蘆花渚舉俗無與同天隨夢中語今夜不須歸前溪正風雨

賦也此與後四篇皆藤簑之詩言礪斧釆藤交加而落以製爲簑衣如上古之制自披以滅跡其視嚴子陵披羊裘釣大澤中以動光武者何如也遂言舉世之人無可與同者惟有天隨子

可與之夢中語也且前溪風雨如此則今夜可以不歸矣風雨以喻時蓋傷時而欲避世也

人好簑亦好月光水亦光水南水北如酒熟呼我嘗半酣獨速舞舞罷還擧觴所樂在知止百年安可忘

比而賦也此亦承上篇而言人好則簑亦好矣如月光則水亦光矣遂言水南之酒家喚我嘗酒酒酣而舞舞罷而飲其所樂豈在酒哉在知止足耳自今百年不可忘此樂也

挽簑欲何爲新月出東嶺獨速舞不休凌亂何由整曠哉漆園吏自形還自影

賦而興也漆園吏謂莊周此承上篇而言今我挽此藤簑將欲何爲者哉蓋以新月已出而起興也所以着簑而往爲獨速之舞而不休遂至凌亂不整也蓋形跡皆忘矣因託寓莊周之曠達形影相對嘆無與儔者也

朽生何所營東坐復西坐搔頭白髮少攤地青簑破千卷萬卷書全功歸我大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

賦也東坐西坐言隨處默坐以體認天理也自言朽生何所營求哉不過時時處處默坐而已今至于老髮非徒白而白又至於少矣以青簑攤地而坐以至於破其久而且專如此故又言書雖千萬卷之多不過欲以管攝發明此心而收立大之全功也孟子學問以求放心程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反覆入身來亦此意也夫人苟能自得則夫世之誦言忘

味誇多鬪靡者皆糟粕耳何用哉蓋刺夫不善讀書者之失也

新簑藤葉青舊簑藤葉白新故里則然胡爲浪忻戚扁舟西浦口坐望南山石東風吹新簑浩蕩滄溟黒須臾月東上萬里天一碧安得同心人婆娑共今夕

興而比也此亦承上篇而言新簑則藤葉青矣舊簑則藤葉白矣因言物有新舊其理固然何必以此動心爲之忻戚哉以比貴賤榮辱不同

不宜以此動心也我乘扁舟往南坐山之石而東風吹簑適日將暮滄溟已黑矣須臾月出則見滄溟萬里一碧以喻人為富貴利達所蔽則不見此道之大至於本體復明其眞景可樂如此安得同心之人以共今日之樂哉蓋勉人同進大道之意也

天人一理通感應艮可畏千載隕石書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他日因何事誰謂匹夫微而能動天地

賦也帝座星名此詩明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言宇宙間混然同氣故天人一理而感應之速尤為可畏遂引春秋隕石所以示戒於人深矣又引嚴子陵與漢光武同臥足加帝腹客星犯帝座此何故哉蓋天人感應之理一也夫匹夫之微能動天地如此人豈可不愼動也

羣龍盛朝野弱羽聊山林行春忽傾蓋對榻山花深引我一杯水寫君龍唇琴永言歌大篇風雅有遺音乃知鷹鶚氣未愜鸞鳳心王事有驅迫暮雨別江潯離情落晚趣再寄三洲吟何以舒我懷靑天盼遙岑

比而賦也羣龍以比羣賢弱羽鳥之翼弱不能遠飛者以自比龍唇琴名風雅國風大小雅也鷹鶚以喻擊搏者鸞鳳以喻溫雅者三洲巖名在德慶州此答梅侍御之詩言賢人滿朝而我則如弱羽之棲山林而已今侍御行布陽春忽來傾蓋相顧對榻山花之深酌我玄酒而寫其琴永言而歌有風雅之音因見鷹鶚不若鸞鳳

但王事之驅迫又將別去也然別後又寄我三洲之吟我但仰遙岑以悵望而已

我行蒼梧道息槳荒江湄連岡一以眺石室涵晚暉前哲有題字執炬往讀之遲回北壁下目擊元公遺今古一相感光風吹我衣虫鳴丹竈中葛仙胡不歸對之發長嘯宇宙今何時圓蟾夜冏冏蝙蝠秋飛飛願言托高棲行矣無是非

賦也蒼梧卽今梧州之地元公周茂叔先生也此題三洲巖之詩言我息槳三洲登連岡而望

則是石室淵暉有茂叔之題名秉燭讀之古今相感若光風之吹我衣也此地舊有濂溪書院故云然又世相傳有葛仙丹竈然仙跡渺茫無有但令人發長嘯而已又慕其景之勝欲往棲之而無是非也

出門見齋顏十日不一逢以我腹中滿憶君頭上風頭風尚可灸腹滿何由通受氣我亦薄況乃疾病攻五十去始衰三四謝春冬鬢顏倏以凋血氣少復充客來索我書額秃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

手稱神工以玆日袞袞永負全生功長揖謝茅君安靜以待終

賦也顏猶面也齋顏即齋扁此詩病中寫懷以寄李九淵者九淵先生里人故望其齋扁則思十日不相見矣蓋由彼此皆有疾病然九淵頭風之疾在皮膚故尚可艾灸而愈若我病腹滿乃心腹之疾何由以通之乎蓋亦以寓克治之意也又言年過始衰顏鬢血氣凋謝而來求草書者至多供應不給又妨全生之功今但謝絕茅君靜養全生而已茅君謂茅筆其言謝茅君豈直全生而已哉蓋欲去小技以入大道耳程子亦云未見從古善書人能知道者即此意也

飛蓋淩滄溟高臺拂朱鳥乾坤一水浮日月雙輪繞塵埃分局促正坐眼孔小景山千丈松慰我氷雪皎萬里一春風東西逐騕褭故人子羅子仙鶴歸華表暮雨江門舟含悽問封草假令鮑叔在一字亦不少誰云越臺近舉目河山杳冥冥白沙塢雲烟共昏曉

賦而比也朱鳥謂南方朱雀七宿以嶺南分野而言騕褭馬名指梅侍御所乘之驄也子羅子謂一峰鶴歸華表丁令威事言一峰仙去也封草謂一峰所上扶綱常之疏鮑叔亦指一峰此詩和侍御言其飛蓋淩滄溟而來其行臺之高可拂飛鳥蓋美之也又言乾坤如浮水中日月如輪轉耳蓋以道體之大視之如此世人耳分局促由其眼孔小不能見大故也今梅公如喬松氷雪慰我所思而春風逐馬而來其威德兼

至如此也遂因嘆羅一峰之逝而含悽問其諫草使一峰若在則所知必多不但一士也又言梅公在越臺甚遥而白沙則與雲烟同其昏曉也

阿姑與阿婦守此芳歲闌三十寡且貧紡績供朝飡孤兒泣長夜秉燭更抱看苦心兩咽絶芳顔亦凋殘持此雙白璧曄映天地間

聖皇重民極門閭合施丹煌煌東白碑終古埋空山我毋寡更早賦詩涕洮瀾弱草因風靡頹浪艮獨難

賦而比也此詠劉氏雙節之詩言姑婦守此歲寒年三十而寡且貧紡績自養雖有孤兒長夜秉燭更代而抱苦心至於嗚咽絶聲凋落芳顔可哀之甚也然此二人之節如雙璧之堅白輝映於天地之間卒受旌表之榮又有張學士之碑也遂自言我毋林氏以二十四而守寡比於劉氏尤早今我賦詩因思毋之寡惟有涕泣而已又嘆世人不能守節如弱草之靡於勁風頹

波之逐於下流亦難乎卓立矣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三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四

夜聞諸篇第四

夜聞桂樹芳晨起山鳥喧客從遠方來歷我階西偏手持諸侯書徵會在匡山我願結其人遂往不復還滯形宇宙內俛仰獨何言

興而賦也言夜聞桂華之馨晨則見鳥之喧矣而劉李二生從江西而來歷我賓階之西焉所以來者葢持江西藩臬諸公之書來徵我會於盧山白鹿洞以主教事我亦願往遂不還然爲

形迹所滯俛仰獨何言哉葢先生實有不欲往婉言以辭之耳

中年見二子楚楚西江英問訊徐蘇里千年有餘情開尊對溟月高歌亦心傾胡爲別我去感此秋蛩鳴贈處各有言慨然盡平生

賦也楚楚秀出貌徐謂孺子蘇謂雲卿皆隱居南昌高士也此亦贈劉李二生之詩承上而言我今中年乃見李劉二子爲江西之秀出者問訊之又爲徐蘇之里人因仰企徐蘇之高風雖相去千年尚有餘情今見二生卽如見徐蘇所以開尊對月飲酒高歌而爲之傾心也相與之深如此亦何爲別我而去葢感此秋蛩之鳴慨時之晚而興思歸之念耳是以各有贈處之言以盡平生之懷也其愛二生之意至矣惜乎二生未聞感悟而心得之耳

日月逝不處奄忽幾華顛華顛亦奚爲所希在寡過韋編絕周易錦囊韜虞絃饑飡玉臺霞渴飲滄溟淵所以慰我情無非晼與田提携衆雛上啼咲

高堂前此事如不樂它尚何樂焉東園集茅本西嶺燒松煙疾書澄心背散滿天地間聊以悅俄頃焉知身後年

興而賦也晼田先生二孫名茅本爲筆松煙爲墨也此與下篇皆漫興之詩言時逝將老志在寡過然周易絕編舜絃已褭於是飡霞飲淵而遠超物外弄孫娛親而近樂人倫疾書澄心而遊藝適情不知老之將至也

仕者必期通隱者必期高麋鹿或可羣肉食安可

饕聖人履中正白首濟川舠悠悠荷蕢者果識聖心勞浮雲馳白日黍稷生蓬蒿飯疏食飲水曲肱謝遊遨汶上去不顧陋巷貧絕交徒閙武城宰割鷄以牛刀

賦而比也國語云肉食者謀之浮雲馳白日比正爲羣邪所蔽黍稷美種爲蓬蒿所蕪比君子爲小人所惑也此亦前篇之意因言出處異道如此然我但知隱與鹿豕之遊而不可出爲肉食之饕也然聖人履中正之道則不以隱爲是

寧白首爲濟川之舟聖人不忘天下之心如此彼荷蕢之徒譏孔子者果識聖人汲汲皇皇之心乎但浮雲白日蓬蒿黍稷既非有道之世所以寧曲肱飲水而不出遊遨也且欲如汶上之不顧陋巷之絕交而武城之宰以牛刀割鷄者徒然閙之而已也則先生之不出盖非果也無其時耳

官府治簿書倥偬多苦辛文士弄筆硯著述勞心神而我獨無事隱几忘昏晨南山轉蒼翠可望亦可親歲暮如勿往枉是最閑人近來飲酒者惟我與子眞能移栧問舫同泛江門津

賦而比也倥偬煩擾之貌隱几靜坐也江門地名先生所居之左兩山夾江如門也此先生招馬玄眞同看山之詩言已既無簿書著述之累惟靜坐以忘朝夕耳因想南山之景而欲與玄眞同往又言惟我與子飲酒愈見眞性淵明所謂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者盖任眞即道也但不知能移舟泛江

門之津否也

越石信英臣子諒亦文雅生遭晉運微奔走風塵下晉陽嘯明月胡雛夜回馬幷州困石勒從事爲別駕成敗非所論吾憐鑿坏者

賦也劉琨字越石盧諶字子諒皆晉之有才名者憐猶愛也歷叙二子之所遭成敗如此吾不必論之吾獨愛鑿坏而遁者之爲見幾也先生出處之義於是乎見矣

我始慚名羈長揖歸故山故山樵采深焉知世上

年是名鳥搶榆非曰龍潛淵東籬采霜菊西渚收菰田遊目高原外披懷深樹間禽鳥鳴我後鹿豕遊我前冷冷玉臺風漠漠聖池煙閑持一觴酒歡飲忘華顛逍遥復逍遥白雲如我閑乘化以歸盡斯道古來然

賦而比也搶榆見莊子玉臺寺名在新會圭峯山聖池在新會崑崙山綠護屏之上此篇與後十二篇皆和陶詩此則和歸田園篇言巳逃名歸山采樵如鳥之搶榆而宿豈敢比龍之潛淵

也于是采菊收菰望高原而坐深林與禽鳥鹿豕風煙白雲爲伍飲酒忘年以歸盡古之道如斯而巳矣復何求哉

高人謝名利良馬罷羈鞅歸耕吾豈羞貪得而妄想今年秋又熟讙呼負禾往商量大作社連村集少長但憂村酒少不克儂量廣醉即拍手歌東西臥林莽

比而賦也此亦和陶歸田園詩言古之高人辭名利如馬之脫羈鞅則吾之力耕不足羞矣而肯反爲妄想貪得之心乎惟秋熟作社恐猶不足酒足而醉則歌笑以臥草野之間耳

近來織畚徒城市售者希朝從東皐耕夕望西巖歸貧婦業紡績燈下成歲衣但令家溫飽不問我行違

興而賦也畚土箕之類皐謂田之高者淵明云登東皐以嘯傲行違謂樂行憂違也此亦和陶歸田園之詩託言古人有以織畚爲業者今之織畚者多不見售於城市我但朝耕夕歸以爲

食貧婦燈下紡績以爲衣聊求溫飽而巳若夫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豈吾之所問哉其隨時安命如此非有道者其孰能之

萬金論買隣千金論買宅豈不念子孫而以營朝夕長揖都會里來趨白沙役壞地何必廣吾其寄一席隣曲彌樂今園林尚懷昔吾志在擇善無然復離析

賦也都會里名先生降生之地乃舊居也白沙者先生新居一席言甚狹也此和陶移居之詩

言古人有買鄰買宅者豈不念子孫爲之朝夕之營哉所以合都會而來爲白沙板築之役非爲廣其壤地但寄一席之間可矣雖樂新鄰猶懷舊土然吾之志在擇里處仁而已則此居不可再有離析也

留連晡時酒吟味古人詩夕陽傍秋菊采之復采之采之欲遺誰將以贈所思所思在何許千古不同時四海倘不逢吾寧獨去茲願言秉孤貞勿爲時所欺

賦而比也古人所思皆指陶淵明此亦和陶移居之詩言我於日晡之時留連此酒者蓋欲酒酣而味淵明之詩當夕陽照菊之時乃采之采之非但一采之而已也蓋欲以此菊寄淵明又已隔世而今無其人則吾豈可舍此菊哉惟願言秉此孤貞勿爲時人所欺而已矣言君子當守道特立而不爲時改節也此託言飲酒而賦其詩賦而采其菊采菊以寄其人人遠不可致亦終守此不變其温柔敦厚之意至矣

無錢撫秋菊向夕涼風生誰爲白衣者頗識江州名映盃碧水靜曜日丹葩明天際鴈孤去草根蛩一聲荏苒委時節裵徊閱年齡興來發長嘆意盡還一傾儉德苟不慙厚祿安可榮白首希高賢清謳聊遣情人生亦易足何必勤無成

賦也淵明九日對菊無酒時見花外有白衣人來乃江州刺史王弘使人送酒也此和陶九日之詩言無錢買酒獨撫菊風生誰爲白衣送酒之人乎碧水丹葩形容菊酒之色且感鴈去蛩

鳴年與時變故發嘆而又爲之傾盃也夫淵明儉德遺榮如此故高謳而聊然見其遺情則人生亦貴於自足爾何必勤苦而終無成哉

當年臺城會執手多踟躕四海一爲別寒暑逝不居遠意屬羅浮舉頭望匡廬胡然金牛谷奄忽成丘墟蛻骨歸復土靈襟存爲畬庶幾百代下扳駕以忘劬袁侯西江英好德眼中無尺素每欲近寸年不作疎磨劍患不快快則隨所須求願磨此心恢恢快劍如

賦而比也臺城會言與一峯會於南都也遠意屬羅浮言一峯曾約羅浮之遊也舉首望匡廬言已引望廬山也金牛谷乃一峯隱居之谷此和陶之詩寄袁道見懷一峯之意忘劬以上十二句言已與一峯别後彼此相望而一峯今已物故然亦足爲世之瞻仰也袁侯即袁道字德純爲侍御史自此至篇末又贊袁君之賢好德不倦且勉其進德修業以達諸用也以磨劍比磨心其期望於德業者切矣

靑松出喬林遥望十里陰少年不結友歳暮還同襟同襟問爲誰定山携一琴悠然一鼓之不辯古與今在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觴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合簪茫茫宇宙間與子契其深

興而比也此和陶以寄莊定山之詩定山莊先生號孔昜名昶初爲翰林檢討抗疏落職爲行人言松竹喬木則有十里之陰矣少不結友則歳暮豈不懷同襟乎我之友何人哉乃定山携琴鼓之遂爲知音而忘古今之辯也又思昔酌酒論文於江東惟我與子耳豈意聞韶於千載之下也但我今閉戶不出不知何時復會所以感慨宇宙之茫茫惟與子爲深契矣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寂委山澤于于來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日清呼兒理肩輿聊爲玉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踟躕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其蕪夫子久不見

吾生何以娛常恐歳月晚况與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賦而比也如如光貎榛塞如荆榛之塞路言不明也夫子指賀克恭伐木朋友相勉勵之詩此和陶以寄遼東賀克恭者克恭初爲黄門見先生則棄官從學卓有古人之風矣此詩篇首四句言人若有古心能明此道則何必生上世及多讀古人之書哉蓋書所以養心以明道也寂寂四句言人之出處各有定分杪秋至其蕪十

句言以時遊山因念故人及歸空室無侶而莫與共明此道也夫子至末又嘆不見克恭無以自娛恐時邁音疎故申以伐木之詩爾當一日三讀庶得我之至意也

木犀冷於菊更後十日開清風吹芳香芳香襲人懷千回嚥入腹五內無一乖睢靡鸞鳳吟亦有鵾鷄棲昔者東籬飲百榼醉如泥那知此日花復與此酒諧一曲盡一盃酩酊花間迷赤脚步明月酒盡吾當回

賦而比也木犀花名一名桂一名金粟同類而異品也此和陶飲酒之詩言木犀之比菊花尤爲冷淡且後十日而開尤爲晩芳也且其香能入人之深使五臟和平而無乖戾故我對此花飲酒可配東籬之醉矣所以累觴至醉踏月而歸不盡則不歸也然則對花飲酒坐進此道豈昏冥之逃者比哉

遲明向南畝疎星在簷端夫出婦亦隨無非分所安道旁往來人下車時一觀問津津不知仰視飛鳥還遲苗遠時夕濯足荒溝寒吾惜耦耕好焉知世路難伐鼓收西畬黃雲被江干聊用代糟糠作粥歡賓顏隣叟携兒來戲嬉松下關齊聲鼓腹謳求謝攢眉嘆

賦也此亦和陶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之詩言欲明未明之時將往南畝疎星在簷夫婦倡隨安分躬耕若有往來之人下車問津而不答但見有鳥倦飛而還耳以諷溺而不知止者又言遲苗濯足但知耦耕之樂而不知問津

者世路之難也於是收禾以代糟糠娛賓睦隣童兒戲嬉鼓腹而歌謳不知有攢眉之事矣

君子固有憂不在賤與貧農事久不歸道路竟徒勤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沮溺去千載相知恒若新出門轉窮厄得巳聊一欣甘雨濡夕畛繁花蘇春津獨往亦可樂耦耕多近鄰百年咄咄流求從耕桑民

賦也青陽謂春氣也恒若新猶言白頭如新也此亦和陶懷古田舍之詩言君子不憂貧賤但

憂農事之徒勤而不穫今時又春生而奔走道路者不止可悲也然此惟長沮桀溺知之今其人已去千載世人惟白頭如新耳言相知之少也此時而出轉爲窮而不失已者庶可一欣也且今正茸雨繁花之時獨往亦已可樂况有偶耕者多近鄰乎又嘆百年光陰如流而我未從耕桑之民矣和陶十二章止此讀之可想見先生之高風足以廉頑立懦爲百世之師矣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四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五

海布諸篇第五

海布剪黃雲類綿裝白雪製爲道人衣方直無周折吾老不出門躬耕慕冀缺黃昏披此裘坐望梅村月美人遺我酒小酌三盃烈半酣發浩歌聲光眞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

賦而比也冀缺晉之隱耕者梅村在白沙村先生所居傍此詩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者雪青事佛故詩中藉借引佛書勉之言剪黃雲之

海布裝白雪之類綿以爲道人之裘方直以象此心之直方也無周折以象心之無邪也今我窮居躬耕晚歸披此裘以望月是時酌美人所遺之酒至於半酣得之於心發之於詩歌聲光朗耀通徹以塞于天地而吾廓然太公身如在太虛無物之中矣則釋氏之樂所謂生滅滅已者果如是乎然謂之如虛空者非眞空矣夫望月飲酒放歌樂由此生則先生之樂在於生而釋氏之樂在於滅樂生者日用動靜與時偕行

樂滅者竅冥昏默與物扞格生者人道也滅者鬼道也噫人鬼之判遠矣

嚴霜百卉枯三逕挺秋菊綠葉明紫英微風逝寒馥芳情謝桃李雅望聯松竹懷哉種花人杳在江一曲遺我盎中金南窻伴幽獨時無續騷手憔悴誰當錄且脫頭上巾茅柴今可漉

賦而比也三逕見淵明詩綠葉紫英蓋言紫菊也菊生於九月故云寒馥芳情言桃李之芬芳情態也謝猶絕也雅望言菊素有傲霜節操之

名望與松竹等也江謂龍江其俗能種菊高至一丈盎中金以盤栽菊其色似黃金也騷謂離騷屈原所作有云飡秋菊之落英因見此秋菊而嘆屈原已逝當時無繼離騷而作者則此菊顦悴無人稱賞今我但效淵明脫巾漉茅柴之酒以賞之而已此乃先生所作紫菊之詩以寄林子逢者子逢名時嘉乃先生門人緝熈之從子也隱居茶園故以菊喻節操不受變於時俗者勉之

有鳥不知名皎然閨中情育雛止庭竹衆鳥不敢凌暮雨斷蟲歸喚雛雛不膺以翼覆雛宿夜久巢屢驚小僕極殘忍不眠伺東榮扳巢襲其毋毋去巢亦傾一雛墮地死二雛尚咿嚶平明視竹根羣蟻正經營予弱毋護之無毋何以生鳴鳴號者誰宛有雌雄情入簾逼我枕爲我再三鳴此鳥初來巢卑卑近前楹我無害鳥心人謂此鳥靈終焉失所托此禍將執懲吾甚愧此鳥感之欲霑纓呼奴撻其背流血非所矜再拜謝此鳥此意何由平

比而賦也皎明白也閨中清比婦之貞潔者東榮屋之東翼也逼近也楹堂柱也此先生感鳥之詩因鳥之被奴殘害有感於心言此鳥爲小奴襲取驚飛雛遂委地而死如人賴毋之育非毋則何以爲生今其鳥之鳴若告訴於我我感此鳥初忘機而來此卑棲而不見疑我反不能制奴以安全之所以感流撻奴以謝此鳥而意猶不能平也其及物之仁溢於言表矣

微月瞰高樹樹中酒初瀉旁見穀城山孰是呼月

者騰騰露光景寂寂開逈野笑問圯上翁何如此
山下
賦而比也穀城卽穀亭圯上張良遇黃石公授
以兵法之地也此詩詠穀城呼月言微月初出
瞰此高樓正值樓中瀉酒見穀城之山因思誰
是呼月之人乎由初露光以至照臨四野如人
本心之明擴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此有得於
此山之下者也彼圯上老人所授受者縱橫之
術耳其視此何如哉

日夕樓上飲瞻望南山阿樵夫覗林木會意豈在
多白雲滿山逕負薪行復歌人生異出處貧賤奈
爾何
興而比也覗熟視也此詩詠牌山樵唱言在樓
上飲酒以望南山則見樵夫之熟視林木因目
擊意全有會于心豈在多哉所會維何蓋見樵
夫於白雲之中負薪行歌彼則以貧賤自處而
樂之者也因嘆人生出處分各有異若能素位
而行各得所樂如此樵夫則雖貧賤將奈爾何
哉
有月來照人沉竿坐羅水意與羅水深夜靜歌亦
起江湖雖云樂天地懽終否豪哉賓陽子發蹟異
姜呂
興而賦也言月來照人則沉竿於羅水之傍矣
意遂與此水同深故夜靜而乃放歌此固可樂
然賢人以江湖爲樂則爲處否之象乃天地閉
賢人隱之時也此實呂太公釣渭之事。J賓陽
之子則異於是矣

把君風木圖識君風木心賢者不易貴遠者寧務
今嗟哉鼎與茵克足時所欽
賦也此詩詠萬碩司訓風木圖言因此圖以識
其孝思之心又知其心不以貴而易如所謂古
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者也然所見之遠者必
求大孝寧務今人之所尚耶因嘆今人所尚惟
在茵鼎取克足而已矣豈古人之所謂大孝哉
辛苦結吾廬經始算一一廣狹更度量卑高在乎
秩堂以備薦享閤以邀風日前樹貞節門後治渭

川室四垣謝粉飾牡蠣高爲骨仰瞻勢微峻其間
僅容膝既以儲簡編猶堪斂袍笏是年秋在仲筮
日欣得吉良友交助餘衆工告易畢把酒對梅花
浩歌新突兀
賦也經始經營之始也平均秩序也薦者薦新
享者祭享邀風日者閣高故風日易至也貞節
門先生之毋林氏貞節旌表門閭渭川者先生
之祖也室謂堂之室也謝猶絕也牡蠣俗名蠔
殼可砌爲墻骨者秋仲八月志其經始之月也

筮日卜日也突兀高貌此先生築室之詩言此
室止於可以容膝可以邀風日可以祭祀可以
儲簡編斂袍笏而已無盡美之心其得居室之
道者歟
言笑不可親中宵馳夢想君行幾千里道路輕閩
廣忽見囊中詩區區謝官長深淵或遺珠努力試
一任微官亦何事感激章欲上行止各有時姓名
忌標榜此言誰爲傳聊以慰俯仰
賦也渼淵遺珠以喻野有遺賢也此先生讀林
緝熙近所寄詩而作時緝熙典文衡於閩中欲
便道還家數夕前夢見之故言與緝熙閒闊但
有夢想而已毋念其典文閩中行役之遥忽見
其詩乃欲辭官長之微何耶何不念士有遺珠
之嘆而努力一行乎又言緝熙乃教職胡爲位
卑言高而數欲上章論事耶蓋人之行止隨處
而安不在於標榜慕外也我之此言誰爲傳於
緝熙以慰其俯仰之勞乎
吾衰何所如俯仰在一席舍傍有小水相望耿南

北靜久動亦宜任多行亦得朝往暮南還路旁事
舊識故人邀我飯半餉吾未惜東老對囘公神僊
無惡客
賦也囘公卽僊人呂洞賓別號也東老好客洞
賓題其館云西鄰巳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
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此詩乃
先生將如外海看山先寄道傍諸友者言我衰
但俯仰一席雖舍傍小水亦耿然如隔南北也
但久靜長任之後亦宜行動一弛一張理之自

然且往還所經多舊識亦不可不一事訪問則
故人留飯亦何惜半餉之間乎但有東老則有
囘公豈爲惡客況夫道義之交者哉
一洗天地長政教還先王再洗日月光長令照四
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終堂堂
賦也洗謂洗心也堂堂廣大貌此先生夢作洗
心之詩然洗心而以天地日月四方百世先王
政教言之者何也蓋人之此心此性與天地萬
物渾然同體者也故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

之宙無非一體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倍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此詩言人能一洗其心則天地長
清寧矣政教還先王矣再洗之則日月合明而
照四方矣又洗之則此道流行百世不息矣所
以然者蓋由其體之一爾其旨微矣哉
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卽帶兮毋我撝袪毋我
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奮犬豕之駡以刃兮
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
彼丈夫弗如
比而賦也宗廟之瑚器之貴美者比貞婦之德
也帶衣帶卽猶近也袪袖口也撝猶摩也蘇生
也此先生所賦以止遷蕭節婦墓者節婦不受
辱而死有墓在新會城外歲久豪勢之家有欲
遷而奪其地者故先生賦此止之言此婦如美
玉之貞潔禁賊毋得近其帶撝其衣袖而執其

手誓言手尚可斷而已終不可污蓋絕之之嚴
也又奮駡其爲犬豕所以冐此白刃之慘雖死
而其面貌猶凜凜若生而不可犯也又言其樂
死忘生如此而嘆其壯烈雖丈夫不如也
使君使民不猒眞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
落爲屈信死生爲戚忻而以嗜慾爲伐性之斧斤
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賦也此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之詩言別駕嘗
誠以愛民忠以事君忘其榮辱生死絕其貪欲

則千秋萬歲不朽必如此而後可謂之中流砥柱也葢因其名責其實勉勵之意至矣

白沙詩教解卷之五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六

夜半諸篇第六

夜半汲山井山泉日日新不將泉照面白日多飛塵飛塵亦無害莫弄桔槔頻

賦而比也以泉比心以塵比物欲以桔槔比智巧日日新喻天理之生生不息也黄叔仁别號心泉先生爲作此詩言夜半汲山井者夜半靜定之時而此泉日新如人之夜氣生生不息也此時澄心反照則天理自見矣若夫白日則馬動人行而飛塵亦起如旦晝所爲梏亡之矣此時爲塵所蔽則本來面目豈可見哉又言飛塵猶之可也若智巧以鑿其性則如弄桔槔者之有機事必有機心蓋壞之極矣孟子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亦此意

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黄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梧桐枝長飲耳露漿

比也孤鳳以比周濂溪先生黄唐黄帝唐堯也楚謂湖廣此詩爲潮州守周鵬作者鵬自言爲濂溪之後故云遺種以濂溪生於湖廣之道州獨得千載不傳之秘如楚之孤鳳也此鳳必有黄帝唐堯之時乃出今我久望而涕淚淋漓幸見濂溪之孫如鳳之遺種守潮三年如鳳雛之集於南海其所棲但梧桐之枝所飲但甘露之漿而已然此亦因慕濂溪之風故其辭多過稱鵬之爲人恐未足以當此讀者宜知之

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西子蒙不潔掩鼻而過者疾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執侍周旋與世駢肩

比也法猶教也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此詩先生夢中作言法之好惜乎人無有傳之者如衣之好惜世人莫肯穿之者蓋嘆傳道之難也又引孟子之意以言雖有惡人自新亦可勉而至然則非法之難傳也人自不肯傳耳其勵學者至矣

西風振庭木虛堂夜蕭蕭攬衣起步月歸鴈雙飄飄天地豈予獨知音不可招寘心祈有合悵望空雲霄

興而比也此與後二篇皆秋興之詩言西風振木則虛堂蕭蕭矣攬衣而起則見雙鴈之飄飄矣因此鴈有雙而言天地間豈惟我獨立而無知音曾不如鴈之雙飛乎然我寘心獨立於此冀有所感而契合今未得焉徒然悵望雲霄而已耳蓋嘆知己之難也

盛時不得意衰老徒傷悲志士曷爲爾載籍多見之翘首面崑崙白龍有遺池振衣一千仞高詠秋風誰

賦也盛時盛年之時也爾猶然也指傷悲而言載籍典籍所載也崑崙頂白龍池見前篇振衣言振去塵埃如人之去物欲也此亦秋興之詩言年盛時不求自得本心之樂至老而徒傷悲無益也古之志士往往如此見於書籍者多矣然則仰望崑崙白龍而欲一振衣而高詠者又

誰人也蓋自任及時勉進之意

海上有一士來往不知年或就胥靡飯或投上方眠游處各有徒孰謂世情然飲酒不在醉弄琴本無絃借問子爲誰得非魯仲連

賦也胥靡刑徒賤役上方禪寺無絃陶淵明壁上惟有無絃琴魯仲連高士刼帝秦之議曰若以秦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亦秋興之詩託言海上高士或就胥靡而飯或投上方而眠彼胥靡上方蓋皆可與爲徒者豈如世情之淺

淺者或飲酒在得酒中之味而不在醉弄琴貴得琴中之趣而不在絃此爲何人蓋魯仲連之流也其自寓之意深矣

長夏風雨過西艮荔枝熟晚有好事人提筐歸我屋老母不肯嘗馨香聞隔宿上以薦祖考支分及童僕第令筐中有不畏稚兒哭爾惠艮足嘉吾親素多淑在德不在物豈爲窮口腹東坡三百顆日啖不知足長爲嶺南人千載披心曲

賦也西艮村名荔枝嶺南佳果之名色香味三者皆絶倫筐竹器盛荔枝者不肯嘗未薦祖考也其果隔宿尤香不畏稚兒哭筐中所有足應其求也吾親亦謂老母也淑善也言素善其味也此謝琴月遺荔枝之詩言荔果之惠上及祖考慈親下及稚兒童僕所惠廣矣然感之之意又在德而不在物也豈窮口腹之欲遂以爲感激哉又引東坡日啖三百乃所謂口腹之欲者也

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顔畏此天地

肅落落枝上英未傷飡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

賦而比也落落者寂寞蕭索之意即楚辭飡秋菊之落英或謂菊花之落非也菊花至枯不落楚人指李世卿此下皆贈世卿還嘉魚之詩凡十二篇今存其六以采菊喻求道言采菊於嚴霜之時桃李皆謝惟此落英又飡之者少古今惟屈原淵明耳今我采菊將何爲哉蓋以贈世卿使歸汨羅投於江魚之腹以弔屈子蓋憾知

道者少故與其曠世相感者如此也
青青墻下竹冬後色如是燦燦月中花歲寒香不匱新知語未足遠別情難置獨上江門舟北風日凌厲
比而賦也月中花謂桂也匱乏猶盡也此亦贈世卿之詩承上篇而言又以竹桂之能持晚節者以勵世卿使不渝所守也然與世卿新知尚未能盡所欲言如外傳云所未言者此心通塞之機生生化化之妙者是也蓋世卿尚未能問

故語猶未足也然世卿登舟別江門而去北風日見凌厲比世習日相侵奪不可不謹素節也
進亦人所憂退亦人所憂得亦人所憂失亦人所憂所憂非憂道所憂其可晉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古來嚮道人能辨憂所由去去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敬此之謂修息此之謂流
賦也九霄至高也以喻富貴利達深溝言險也此亦贈世卿詩言得失進退皆人所憂然皆為貧而非為道也憂道者天理憂貧者人欲不可不審其去取也此原於善惡之幾古人向道者所以能察其幾察之不早決之非易也今世卿之去有凌雲之志而深溝或存乎其間不可不戒也
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
賦也元神之宅謂心也心為神明之舍灝與浩同資猶用也能存其心志則浩然之氣由此而

出故謂之門也孟子所謂志至焉氣次焉即此意也然則神氣二字乃人之全體大用所資以為人者豈可謂為老子之言而不求之哉但老子囿於迹所主在氣若聖賢之所謂神氣則主於理究其本然之體言之也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學之至要在此而已他皆非所急務也
可以參兩間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堯舜於舞雩氣象一而已大者苟不存翩翩竟

奚取老夫嘗自力茲以告吾子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一落永不收年光建瓴水

賦也大者謂大頭腦處與人同卽明道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也此亦贈世卿之詩指出道體之大以勉世卿謂聖人之道可以參天地垂萬世者以其與物同體所以異於衆人也堯舜舞雩事功不同而氣象則一以其見此大也此大不存則其小小者奚足取哉又言此大乃我之所自力者故爲世卿告不可徒以文字人爲撓

之若能知止息則生生之機在我矣又言時光之去如建瓴水之不可再收所當及時進修也

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大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

比也崑崙峯極高者滄溟波極廣者然以其有形則有限故雖登此而望所見有窮盡若夫揣度料量其高卑則又出於想像意見而已以喻人之求道於見聞之間測度之際者皆爲有限也程明道所謂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又云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淵在亦此意也若置之而求於了處則卽其所不覩不聞者而戒愼恐懼以存之然後爲聖學之全功也嗚呼此先生之告世卿者至矣

師友道從衰窮鄉無可者是非真妄閒彼此不相假所適一以偏較然見趨舍滔滔復滔滔風俗日流下珪也何所之終身在陶冶

賦也滔滔水流不止之貌珪容珪先生弟子之猶往也陶所以成瓦器冶所以鑄鐵器比育成人材者此與後篇皆弔弟子容珪詩言師友道衰故鄉黨之士是非真妄趨舍不同而風俗日流於下獨珪則一無所往而終身在我陶冶之中也

四雛一毋乳衎衎東山岑二雛羽翼長一去無遺音毋衰二雛小中夜哀莫任感此骨肉別悄然傷我心蕭蕭暮色起脈脈春江深百年會有盡淚下

雍門琴

比也容珪同毋有四兄弟故云四雛一毋乳衎衎隨飛和鳴之貌二雛去而無遺音以比二兄先逝也此先生悼容珪兄弟二人先死今所存者二小雛與老毋故不勝其哀痛之情也先生又言我感此于毋骨肉之別悄然傷心況蕭蕭暮色脉脉春江所以增其悲哀者深矣又舉雍門周鼓琴而歌千秋萬歲之感不能不爲之淚下也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六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七

僊鶴諸篇第七

僊鶴去不歸黃鸝向人語空館忽相思雲山杳何許出門望東海默默空延佇月出潮復來鳴榔下滄渚

興也此與後篇皆懷李世卿之詩託言僊鶴已去惟有黃鸝向我語耳興起空館相思而不知雲山之相隔也故望東海而默默延頸佇立所以思之者至矣然思之不已將奈何哉則又乘

潮月而鳴榔於江渚之間以遣興耳

時雨日夕來郊原藹新綠白雲被重崖下映寒塘曲情結竹上言魂消井邊躅三年隔瀟湘書至不可讀

興也竹上言世卿曾題詩於此竹也情結謂思之至而情鬱結也井邊躅謂世卿曾行坐於井傍尚有遺跡也魂消言思之切而神魂爲之傷損也不可讀謂懷之益切至也此篇因時雨之藹新綠白雲之被寒塘興起有懷世卿感物思

人三年之別書至有不能讀矣
伏枕廬山下春懷慘不舒哀絃久去耳風韻今何
如灼灼花自媚嚶嚶鳥相娛高臺夕流眄古道行
人跡
賦而比也廬山卽小廬山先生所居之後哀絃
謂絃聲之激切比世卿之清論也此亦懷世卿
之詩言我伏枕於廬山之下春日之懷宜舒暢
而反慘者蓋念世卿談論去耳之久不知今日
風韻何如耳今我此灼灼之花嚶嚶之鳥自爲

娛媚而已夕登高臺流眄以觀此古道之上行
之者甚少也古道以喻由聖人之道行人跡以
諷世卿也
煩囂謝人境抱膝山臺居奈此枝上鳥交交春雨
餘少年耳目冗衰老不能虛安得魯連子從之泛
江湖
賦也亦懷世卿之詩言我謝絕人境之煩囂而
抱膝以居山臺之上又奈此鳥聲交交於春雨
之後況我於少年之時耳目冗塞滯於聞見至
今衰老猶不能使之復虛何況又有此鳥聲相
聒乎所以欲思得魯連子之徒而與之同泛於
江湖蓋欲脫去煩囂以游於寂寞之濱也然不
過託此高遠以勵世卿耳不役耳目聖人固自
有道奚必絕人逃世而後能然哉讀者不可以
辭害意也
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賢聖一切無此理何由
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鋒萬
莖禿

賦也神謂心之神卽志也志者氣之帥故神往
則氣隨而往神氣相得氤氳太和如初沐之時
此先生作草書時學也如明道作字時甚敬卽
此是學之意於是又言文字若道之所寓若賢
聖一切去絕文字則何由見此道理故云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聖人之道或幾乎息
矣又言氤氳若初沐者乃古人調性之學所以
有熙熙而光明穆穆而和敬者然此我之所耻
獨能者故茅鋒萬莖皆禿也能書非先生所耻

獨而書中之學氤氳熙穆者則先生之所獨人
莫能之所以耻也
有草人不識藥之等蒿萊時來見任使到口生風
雷溲也佐未足益以蜜與酯生者得其養死者無
遺胎岐黃開本草夭札人所哀一物具一用神功
不可猜佳名夙所慕廣濟眞天才
賦而比也草謂益母草其形如艾蒿萊惡草也
生風雷言能鼓動變化也溲童小便蜜謂蜂蜜
酯謂美酒生者謂胎之生者死者謂胎之死在

腹中者岐黃謂岐伯黃帝造本草以辨百藥之
性味夭札謂短折也佳名益母之名也廣濟如
上文等事也天才言其才不凡也此詩詠益母
草以喻君子盛德而有濟人利物之用如此
未别情何如已别情尤邈豈無尺素書遠寄天一
角江門臥烟艇酒醒蓑衣薄明月照古松淸風灑
孤鶴
賦而比也未别已别謂已與劉東山先生也邈
遠也尺素書言書之度一尺也天一角謂嶺南
乃東南之地亦言遠也蓑衣謂藤蓑先生所製
以自披者孤鶴以自比言無徒侶也此送東山
方伯之詩言今未别之情繾綣如此則已别而
遼邈又何如也公豈無書尺見寄天涯耶而我
但臥江門之艇酒醒惟覺蓋身之蓑衣寒薄當
此之時惟有明月照松淸風來灑此孤鶴耳
窮居無歲年老夢得迂朽永托山水間東西事游
走幽幽鐵橋花悵望未得手杖屨聊此躋微霜正
蹊柳斂襟欲無言會意豈在酒滄海當我前崑崙

卓我後但談孔氏規坐失微生畝
賦而比也幽幽淺遠之意鐵橋在羅浮兩山相
接之脊如橋有石立如橋柱鐵橋花喻道也未
得手言已望道未得謙辭也杖屨竹杖草屨躋
循登也欲無言謂不在言也會意豈在酒喻要
在默識不待外求也下二句卽會意之事蓋山
峙川流無非至道但談孔氏規言學者皆依倣
聖人之汲汲皇皇不忘天下而不知微生畝之
誚栖栖爲佞者亦未可失也蓋聖人仕止久速

有義存焉無可無不可雖不必於不去而亦不必於去後之不知止者則偏於不去而微生畝則偏於去皆非聖道時中之全體也若夫會意而灼見道體者自有以知此矣

昔別秋未深今來歲方晏吾衰忘筆硯月記詩半板或疑子美聖未若陶潛淡習氣移性情正坐聞道晚爲我試讀之如君當具眼

賦也此示李孔脩以近作之詩聖言杜子美詩之神妙也淡言陶淵明詩有冲淡之意自然天

成又非子美用工於鍜鍊者所能及也然詩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今我之性情不能不爲習氣所移正坐於聞道之晚也聞道則性情得其正而不爲習氣所移矣淵明自敘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淵明之淡蓋有本也又許子長具眼試爲我讀此近作諸詩以爲何如也

相別何悠悠梅花十寒、整音塵中斷絕宵若墮深井忽枉尺素書開讀喜不定庾嶺秋正高揚旌下松逕君才足理郡韶民日延頸古來水火喻子產功在鄭歲計諒有餘願聞下車令

賦也此蔣韶州書至代簡答之也悠悠久遠也梅花生於歲寒之後故以一開爲一寒猶一歲也墮深井言消息不聞如居井底然下松逕言蔣君度嶺而涖韶也延頸引領而望也水火喻子產鄭大夫聽國政鑄刑書以爲水柔故人多溺火烈故人少犯之者言此蓋欲其政令主於嚴乃所以愛全乎民也又言吾知蔣君治韶歲計則有餘矣但願聞下車之政令在寬在嚴耳

蓋先王之教不能不賴刑以弼之聖人之仁不能不正之以義天地之春夏不能不肅之以秋冬也

坐忘一室內天地極勞擾顛浪雷殷江流雲壘堆嶂高田水滅頂別浦風翻舫大塊本無心縱橫小兒狀江門三兩詩饒舌天機上

賦而比也殷江詩云殷其雷壘堆嶂言雨雲之黑如以壘堆山嶂也滅頂易云過涉滅頂此言水漫田上也大塊謂天地饒舌猶多舌也寒山

云豐干饒舌此詩先生感二十四日颶作言我坐忘一室之内靜觀天地間大風鼓動極其勞攘也下四句即申言天地勞攘之狀然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其勞攘縱横如小兒之狀豈有意爲之者哉所以我之詩饒舌以言天機之上耳蓋無心即天機也

世惟識寶人惜寶如惜子寶爲物所掩念之容色悴一朝此寶來輙復喜不已喜戚由寶故以識爲心累

比而賦也此先生讀張主事廷實近稿而作廷實名詡先生弟子有美質胸襟最高然其所存所作或有離而去之者先生因其近作之佳者而言人之識寶者愛惜之如子奥識之深故愛之深也寶爲物掩則憂戚達於容色今寶復來則喜意動於中心一喜一戚皆由寶之得失蓋由其識寶反以識累心也先生之喜戚豈直爲詩而已哉

昝吾見而翁賣藥金陵市手持一寸鍼鍼落病者起我主大行人翩翩酒相値京中多異客飛蓋若流水一峯挾一囊有藥能醫世時當引疾去東西各飄逝歳月忽復多囊括針亦廢君來還見予俯仰相悲喜何期二紀下重覩無雙技聽彼老定山風波五千里金陵多舊遊存没寧復記人生若浮煙爲君語如是

賦也此贈鍼灸楊飛之詩而翁謂飛父也金陵即今南京大行人謂莊孔易先生初爲檢討抗疏落職爲行人司副家居母病迎楊醫於常山

療之首四句言飛父子世醫之精遂言於定山處一會共飲又言會客之衆如一峯羅修撰者有醫世之具不用而退廢今君復來見我俯仰悲喜因思定山相别之遠而一時金陵之舊遊不可記憶者多不但一定山而已又嘆人生如浮煙之聚散不可常所以感而作此詩也

雨水不雨水雨雹胡乃然小者如蓮實大者如彈丸仍聞隔江言有雹大如拳吾君古帝堯神功格皇天雹任而霰來無乃爲豐年

賦也此詩感正月二日雨雹而作是日爲雨水節故言雨水節宜雨水而不雨水而反雨雹者何哉以聖君功德格天故雹徃霰來爲豊年之兆耳今詳雹者陰陽不和之所生災異也霰者和氣之所感然雨於正月則亦爲非時先生此言葢爲時諱耳亦憂後稍紓之意霰謂雪之小者後二日雨霰故言徃來然則此詩葢作於後二日歟

北風卷長雲晨光坐來滅映空絮忽飛誰謂越無雪

賦也晨光坐滅言陰之速也絮謂雪之飛如柳絮也越無雪古有此語先生因正月五日雨霰而作此下二篇言北風卷雲而日光坐滅矣則見白映虛空如絮之飛則古人謂越無雪者徒虛語耳葢喜之之辭也

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星臨雪乃應此語非謬悠

賦也元氣者天地之正氣也此承上篇感雪而作言天地中正之氣充塞兩間萬古周流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徃來之宙同此充塞流行也今之閩浙既爲洛陽矣則吾嶺南豈非今日之鄒魯乎所以知其然者既有星臨之象今又有雪應之兆故也星謂中星所臨之地即得中氣先生嘗謂有一星者云今中星已臨嶺南當有聖賢生故此詩云然然未審其然否但因雪應而及之耳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爲主一番拈動來日出扶桑樹寂然都不拈江河自流注濂洛千載傳圖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度

賦也此先生讀張地曹廷實偶拈之作拈謂拈詩句也言爾之拈句當拈其一不可拈其二一者純二者雜乾坤謂天地一爲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也濂洛謂周程圖書謂河圖洛書也聖學通書篇名言若此心感通拈動則天地之道大明而日出扶桑矣若此心寂然不動而無所拈則天地之道無爲而江河流注矣所謂

拈一不二而斯道大明者上有河圖洛書爲之宗祖而下有聖學篇獨得其正宗所謂一爲要者乃示我以自然之矩度也豈可以拈二哉他本又云願還拈外心再讀中庸序則先生扶正闢邪而警之者渫矣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七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八

月行諸篇第八

月行在青天月影沉碧水誰爲弄影人吾與黎生耳黎生青雲彥偶借薇垣使明日還端陽贈君惟有此

與而賦也薇垣謂使司端陽古端州今之肇慶府也弄影卽弄月也道形於天地之間爲四時爲百物爲逝水爲鳶魚爲風月皆與道爲體者若能仰觀俯察則見其充塞流行與我同體而自強不息矣此送黎生之詩黎生肇慶人奉使司之使來白沙將別之夕先生與之夜坐因月影在潭興起言與黎生坐此弄月其所得多矣因言黎生志於青雲者而偶借使司之使以來共弄此月然明旦黎生遂還端陽矣我所以贈之者惟有此月耳豈復更有他哉使黎生有悟此言則必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矣惜乎終未聞其有得也

偎城李子長髮短不及寸家有覔栗兒時無郭元

振經年斷往還使我勤問訊寧知造化心天地無情盡

賦也僊城即廣州城舊傳有五僊騎五羊手各執一穗後忽化爲五石名穗石洞天城因以僊名髮不及寸謂子長病後髮禿也覔栗兒謂家貧而兒稚又如淵明之兒但覔梨與栗者也郭元振能輕財賙貧者晝猶極也此與後二詩寄子長者言子長貧病但時無如郭元振者以濟之耳今乆不往還使我徒勞問訊又不知天地

造化之心如何至此無情之極而使斯人之窮困也蓋亦無所歸咎之辭

祝融我當往往處還自然未往亦由我安知不是僊是身元有患天道豈無緣難逢俗人說可爲知者傳

賦也祝融南嶽峯名僊者託之以言其心無所累耳非長年飛昇之謂也是身元有患即吾之有患爲吾有身之意此亦寄子長之詩言南嶽我所當往然欲往未往亦由我耳自然則情不累於去住襟懷灑落是亦僊已奚必長年飛昇而以爲僊哉今我之不往者由病耳然吾之有身不能無患天道豈無緣故哉又言其樂天知命順乎自然者非俗人所能知也

馬上問羅浮羅浮本無路虛空一拍手身在飛雲處白日何冥冥乾坤忽風雨簑笠將安之徘徊四山暮

比也羅浮在博羅增城二縣之間飛雲其山頂也誌以爲羅山浮山蓬萊之一股自海上浮來

相搏然其語不經此與後三篇皆臥遊羅浮之詩此則登飛雲者以羅浮喻道無路猶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瞻望羅浮之山無路可入但虛空拍手之時忽不知其身已在飛雲之處矣然豈有無路而拍手可至之理但設言其道不可强入而可以神會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又言方白日當晝之時而忽晦冥風雨簑笠無歸又四山將暮獨徘徊竚立而已以喻方天理流行忽爲人欲間斷正通塞之幾得失之際

徒悵然於遲暮也
一度一萬刼飛空本無鐵何名爲飛空道是安排絕夜久天宇高霜清萬籟徹手持青琅玕坐弄碧海月
比也刼謂世間之患害也鐵謂鐵橋萬籟萬物之聲莊子天籟地籟人籟青琅玕謂青竹杖也此亦卧遊羅浮度鐵橋之詩言一度則超出萬刼然此度乃飛空而度不由鐵橋而往故云無鐵也又言所謂飛空者非有他也乃絕其安排

耳人稍有安排則私意百起若絕其安排之心則出於自然而與道一矣夜久天宇高霜清萬籟徹又形容由其無安排則見天宇之高萬籟之徹如渾然高虛靜一之中矣于此之時但手持琅玕之杖坐弄明月而已
天風吹我笠吹下黃龍頂兩手捉笠行不知白日暝赤松見我笑却立千丈影童子問赤松雲深各不領
賦而比也黃龍羅浮之洞名頂謂其山之巔也赤松子僊人以喩聖人也千丈影言其高也各不領言其不相契悟也此亦卧遊羅浮下黃龍詩託言我登黃龍洞之時爲天風吹落其笠然猶不自已以兩手捉笠而行雖至日暮而不知猶已勉勉於聖人之道雖至艱難險阻猶自强不息也誠心所感則見赤松子遇我而笑蓋有接引之意而我見其影之高如此猶親見聖人之形容若心得之者宜乎童子之不領契也
山大必有靈土高豈無異翠浮幾千丈日月東南

翳我尋五岳來未問僊家事絕頂望九州衡山正西峙
賦而比也翠浮言其高如浮翠然日月東南翳言翳東南之日月皆以言羅浮之高大也五岳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此卧遊羅浮之詩一名望羅浮言山之高大者必有靈異今羅浮之高大如此豈無靈異乎如聖人所積之高厚必能出類抜萃也今我之來非爲訪尋王葛諸僊而行也蓋爲尋五岳

耳未到五岳必登此山以望九州之廣則見南岳衡山正峙其西蓋以寓其望道希聖之意豈特遊觀而已哉孟子登泰山一章亦此意也

十年兩別君一別一囘老問藥朱陵遊吾玆恨不早平生憂樂心相對各傾倒遠別望眼昏浮雲不堪掃

賦而比也此先生贈周文都之詩文都名京亦先生弟子新會舉人朱陵洞天在衡山問藥采藥也以喻求道之意恨不早言老病交至恐無

税駕之地所以自嚴以勵文都也故言巳與文都同耳苦相對無不傾倒盡情者今將遠別吾望以送之眼昏不能遠見況有浮雲障眼掃之不能去乎浮雲亦以喻富貴之迷人此必送文都入試詩故其言如此可謂忠告之至矣

旣上桐江臺復弄桐江釣不食桐江魚不怕嚴光笑衣巾人笑傀羊裘終未了堂堂范公碑今古稱獨妙

賦也桐江臺卽嚴瀨釣臺也在桐廬縣傀猶我也弄釣食魚嚴光笑者謂後來者又學子陵之釣而得名利則爲子陵所笑矣衣巾人笑傀者言巳所著衣巾人或笑我不效子陵之羊裘也羊裘未了謂後人效子陵着羊裘卽有好名之心故未了也堂堂光大之貌范公碑卽范仲淹所作子陵祠堂記也此先生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蓋言人須有子陵之心而不可徒影響其形迹也

菊花正開時嚴霜滿中野從來少人知誰是陶潛

者碧玉歲將窮端居酒堪把南山對面時不取亦不舍

賦而比也碧玉先生所居樓名初建樓成適有得古碧玉來獻者因以名之端居謂恭巳靜坐也南山對面卽淵明所謂悠然見南山不取不舍卽勿忘勿助之意必如是則本體自然而後南山可見也南山對面喻見道卽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此詩雖詠寒菊而其指遠矣天下後世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不取不舍之間

求之也

夷狄犯中國妻妾陵夫君此風何可長此恨何由申仲尼憂萬世作經因感麟荏者宋元間適逢大運屯仰天泣者誰屈指張陸文臨事誠已疎哀歌竟云云二正天地綱我祖聖以神鈇典誰表章厓山莽荆榛家家二百年大忠起江濱慈元廟繼作爛映厓山雲近者陽江尹一念何精勤作祠比厓山兩廟存三仁大封赤坎墓昭昭愜衆聞洸悲魚腹冷一躍海門春厓海風波隔陽江面目新自然

聲氣應坐使風俗淳短卷心先賀神交夢寐親琢詞告萬世老病敢辭君

賦而比也以夷狄犯中國比妻妾陵夫君天理反逆之極也感麟謂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以攘夷狄尊中國屯猶厄也謂元滅宋之事張謂世傑陸謂秀夫文謂天祥三忠也臨事疎謂三公不事決戰奔至海涯窮極之地而文天祥每每被執哀歌謂正氣歌天地綱謂夷狄中國如天冠地履今以夷狄滅宋冠履倒置矣我太祖高皇帝驅之以正天地之綱故愚嘗謂唐太宗詩刷耻雪百王除兇報千古惟我太祖乃能稱之蓋振古所無之功也大忠祠以祀三公慈元廟以祀楊太后者今陽江尹柯公又建祠於彼以比厓山兩廟共存三仁之祀又俗相傳謂張世傑溺死鄉人葬之于赤坎今大封之足愜衆聞故我嘗悲世傑葬於魚腹之冷今則如躍於海門之春矣又言雖陽江厓門相隔之遠而像貌儼然則其風俗庶有觀感而還淳

厚也

厓傾百丈泉直下注東川翳流起大舂覆茅於其顛一爲利所驅取便世爭先漢陰榆桔槔所見無不然嗟哉抱甕心古道何由全

賦也此蓋先生見水碓而作舂謂碓也翳流起大舂謂築堤以蓄水開一門置碓於其間欲其水急激碓可以舂米不費人力覆茅其顛謂結茅屋以覆舂防風雨也先生因見此而嘆世人之驅逐於勢利而取便爭先與漢陰所喻桔槔

之機事機心者亦如此因嘆美古人抱甕之心
今時無復全其道也欲人去機變之巧存本心
之直其意淺矣

使來遺一樽百金不願易遇藥如遇偓奇方聞在
答卓然李文公作傳甚詳悉感公嘉惠心何以爾
公德但恐命不齊服藥也無益

賦也李文公唐人名翺作何首烏傳何首烏一
名夜交藤江南多有之嘗有一老人七十無子
夜歸醉臥山間見其兩藤夜合晝開心異之遂

持歸以問人人給之云食此可生子老人信其
言服之遂果生子先生晩病風痰鄧督府送交
藤酒至作詩謝之言見惠此酒其貴重過於遇
偓因述曾聞奇方又觀李文公所作之傳而知
其妙矣今公嘉惠之心如此將何以爲爾哉但
恐修短有命命若不齊則雖有此妙劑亦無益
於事耳觀此則先生感人之惠安天之命而無
貪生苟得之心矣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在偶立無朋儔誰爲自然
配春陵造物徒斯人可神會有如壽厓者乃我之
儕輩永結無情遊相期八紘外

賦也此先生曉枕之作此吾謂道吾亦在言此
道與天地相爲無窮也此道本自然自然者道
也道則與物無對故云獨立無儔無配也春陵
謂周濂溪造物徒與造物爲徒也壽厓高僧嘗
與濂溪遊爲方外交八紘謂八方之外冥會謂
默契既言此道無對惟有濂溪可以默契道體
而壽厓者庶可作儕伴爲無情之遊於八紘之

外耳無情謂喜怒哀樂皆寂也聖人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可以入道而謂無情
爲道則非也故壽厓之無情但可與之同遊於
方外耳非有取於壽厓也後儒因濂溪與壽厓
遊遂疑濂溪不亦悞乎

頻南名刺史端陽有成績端陽問爲誰長沙垂令
德曰惟長沙公善非一代積去年苗欲槁公寢不
安席手拈一炷香須臾見昭假今年事復然斯民
忻目擊甘霖雨下土郊野望四塞滂沱及儕壤秋

曰足民食公惠譽有心斯民感公德口頌遂成碑
舉手還加額安得長沙公為我大邦伯坐令十郡
内廣布陽春澤閭閻與孝悌四野無盜賊共育太
和春絪縕謝反側

賦也刺史唐官名即今之知府瑞陽解見前長
沙府名李太守之鄉也非一代積言其世世積
德也乎拈一炷香謂憂旱祈雨也假讀為格昭
格言能感格上天也十日雨為霖盈四塞言四
野各塞農夫之望也舉手加額以頌之成碑謂
口如碑也陽春澤言仁澤之廣布如陽春之澤
物也興孝弟謂衣食足則禮義興也四野無盜
賊謂禮義興則盜賊息也盜賊息則無反側之
患而絪縕太和矣此詩為慶李太守其霖重應
而作言其祈雨有應以惠於民使為方伯則所
及愈廣豈但如此而已哉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八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九

知暮諸篇第九

知暮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
遥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
扶搖

賦也瞬謂一轉眄息謂鼻息一出入言至速也
有物謂道也萬象謂萬物萬事之有形者與道
為體而道則無形也有形者器無形者道易曰
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萬象
間謂不離於形器而不滯於形器不離於形器
故即物而在不滯於形器故不隨萬象凋物有
盡而道無盡所謂死而不亡也然此道初不離
物故舉目若或見之何必如莊子所謂窮扶搖
而求之於高虛哉此與後篇皆寄東所之詩東
所好求之高遠故告之以此然云若見之則實
非有形可見亦如有所立卓爾之意耳

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
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

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
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

比也此亦寄東所之詩以登高比好高者以平步比實踐者平步人不疑者其實德有以孚於人也東西任回顧者其定力有以審諸已也然則好高而不務實踐者爲人所疑而處已亦不詳審矣於是又申平步之實見在心者人之本心古今聖愚所同有而何必擬古聖人之心哉如象山云斯人千古不磨心與梭山云千聖相

傳只此心其亦所謂見在擬古之辨歟此二句指出心之本體也又言民吾同胞雖在異體其實骨肉之親而天地間凡萬物有生者皆我之與卽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此二句指出道之本體也然以此心會此道一而已矣失此心則道若在萬里之遠得此心則道在咫尺之近然咫尺猶在外而道與心爲一非有咫尺但言其至近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又言得失非在久也止在斯須頃刻之間而出入往來之機誰能辨之蓋幾者動之微辨之不可不早如明日始立秋今日卽有思處暑之心時未至而迎之將迎之心萌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心得失存亡來去之幾也知其幾而止之則此心常存可以體道矣

春來苦不早春去常願遲嗟哉造化機萬物安得
知歲晏菊始吐鮮鮮在東籬不汚桃李塵永續徵
君詩

賦而比也晏晚鮮鮮菊之佳色東籬陶靖節詩

云采菊東籬下是也桃李芳艶而以爲塵者以比小人邪媚之態而俗人好之故以爲汚也徵君陶靖節也此和羅服周對菊之詩言人之常情多愛春芳而造化之機則有非萬物所能測如桃李生於春乃反汚於塵俗而鮮鮮之菊則生於秋而不汚何也故吾作此以續徵君之詩耳

萬古此龜山萬古此明月開簾望龜山岱宗固無
別但恐山多雲風吹亂人睫

比也龜山在福建各方亦多有此名此乃程門弟子楊時中立先生之號此詩本題龜山夜月言龜山明月萬古常在人望龜山固如岱宗之高以比楊中立爲程門之高弟其人品固出尋常但恐山上雲霧太多又風吹雲四散蔽人之目睫耳先生自註云楊龜山先生修正程氏遺書中間尭舜事業一段可疑借此以正其謬耳今考遺書云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尭舜事業也只是太虚中一點浮雲過目蓋言

道體無窮至爲精切而龜山改云尭舜事業自尭舜視之也只是一點浮雲過目則其病明道之意爲可惜也先生正之大有功於程門大有功於來學矣

行舟石門泊不識扶溪口時時問來往日入喪水手昨暮黃巖馬來嘶白沙柳惜哉兩不遇獨坐空搔首

賦而比也石門在廣城之西北三十里扶溪村名鄺載道所居之地喪水手言昏黑迷路也黃巖縣名鄺載道爲其縣令搔首所以思之也此後三篇皆往扶南訪載道而載道適來白沙不遇而作以不識扶溪喻爲學不知路以問往來喻當求益於師友以喪水手喻失其師傳以不遇諷人不相契悟也

我有一斗酒願與子秉燭子來復空去值我不在屋稚子呼不至踉蹌走入竹明旦歸我艇先後迓以告

賦而比也秉燭言欲賞之急也不在屋言已亦

往扶溪也呼謂載道呼之也踉蹌急遽之貌迓告謂童子迎告於我也此亦承上篇而言我有酒待子來秉燭同賞及子來又值我亦往扶溪不得共飲此酒而空去又言子因我不在呼稚子共語又復懼而逃去我既不在稚子又不知迎客柰之何哉明日我回而童子方以此事前後一一告我也此亦以酒比道義

閒居不擬出偶出負住客問客來何許來自黃巖謫長安接笑語中道有睽隔悠悠百年內與子異

題默

賦也此亦承上篇而言已不得迎載道因言載道之出處曰謫曰題默必載道爲御史言事謫官也因言已與載道會晤於京師睽違久矣末又嘆彼此一語一默各異其道蓋當職與不當職耳

聲從竇中來可以塞天地借問采薇人便知風動處

賦而比也此爲羅一峯清風巖而作竇猶竅也風者天地之噫氣其噫必有竅若在人則猶此心也風出於竅而鼓于天地之間如理出於心而充塞於宇宙之内采薇人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入首陽山采薇而食歌曰陟彼西山采其薇矣伯夷聖之清者風動處蓋此心乃清風之大實也

羣兒弄釣竿一偏多遇餘三未得手投竿來上樹

賦而比也竿謂釣竿也遇謂得魚也此後二篇先生觀羣兒釣有感而作言羣兒弄釣竿其中有一兒多得魚其三人全無所得但投竿上樹而坐然則上樹者與得魚者其實孰爲得耶以得魚比富貴者

仰面看垂釣失脚墮危石若是謫僊人水中眠亦得

賦而比也謫僊人謂李白也舊傳李白乘舟采石醉中騎鯨捉月此亦承上篇而言彼羣兒之中有仰面以看垂釣心在貪得故不知失脚以墮危石非特危石而已又前有深淵自非李白安能眠于水中也以比慕富貴而欲妄求之以至危亡者所警深矣

窓外竹青青窓間人獨坐究竟竹與人元來無兩個

興而比也青青竹色究竟窮格之也此下二篇因對竹而作言窓牖之外其竹色則青青矣窓牖之間人則獨坐矣人謂已也然以我對竹動植雖殊類而所以爲生者本乎宇宙一氣渾然

同體推之於飛潛皆然故周濂溪窗前草不除
去張子觀驢鳴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亦此意也
然則先生隨處察識仁體真得洙泗濂洛之正
傳矣

北風捲頑雲陰晴安可卜海月出漸高獨照南窗
竹

比而賦也頑雲鬱結欲雨之雲海月謂月從海
起也此亦對竹之詩言北風卷頑雲則有欲雨
之勢故陰晴未可前定但見月出東海照此南

窗之竹於陰晴未定之時幸有好景如此豈可
不念此難得而獨賞之乎陰晴以喻世態之變
更也

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
此

賦也象山曰宇宙內事即己性分內事心事相
感應故云人不能外事事行而義生故云事不
能外理心事理三者一貫而不可離故程子曰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障謂事障理障佛教有
此二名蓋欲盡歸寂滅非徒不識理亦不識事
非徒不識事亦不識心程子云釋氏不識理理
有何障蓋盡之矣此先生隨筆之詩所以深闢
釋氏之學至為明白痛快學者宜細玩焉

斷除嗜欲想永徹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
上

賦而比也此亦隨筆之詩嗜欲謂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也天機莊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謂之天機者言天理流行不息如機然天理本

自完全但為嗜欲蔽障之耳想謂一念之萌人
欲之生皆起於妄想若斷除此想則天理流行
無所障礙而超出于萬物之上矣

南乎不可北東乎不可西自從孔孟來君子恒處
睽

比也睽卦名此先生讀易有感而作言人之不
相遇而相睽隔如南北東西之不相能睽之象
也自孔孟以至今日君臣上下不相會合故常
處睽卦也其感慨深矣

重疊四百峯鐵橋在何處莫將别駕來同到飛雲去

比也四百峯謂羅浮有四百三十二峯言四百舉成数也鐵橋飛雲見前别駕克修時爲肇慶府同知也此先生因張克修約遊羅浮遂喻入道之要以飛雲比道以鐵橋比入道之路言羅浮峯巒之多如此安知鐵橋在何處耶如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必去其物累然後可由其路以入道故又以有官爵則爲官爵所累不能登山以比若有私欲之累則不能入道也其警之深矣

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

比也眼碧則所見精明此詩先生因張克修别駕相訪而作託言滄溟之海道里甚遠而泉出山下未能盈尺初甚微細及泉流爲海則萬水攸同皆本於一源誰爲碧眼之人可以見此者哉以滄海比達道以山泉比大本達道由於大本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非天下之知本者不足以與此克修乃逐末之學非惟終不能悟先生之指反著論相非惜哉

風檣掦欲折五月瞿塘過何如此菴中終日抱膝坐

比也五月風浪大作之時瞿塘在蜀道中有灩澦堆以比求富貴利達而多傾覆之患者豈若在一菴之中抱膝終日静坐爲安樂也其警人之意亦深切矣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九終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十

張帆諸篇第十

張帆海上回帆掛鐵橋樹驚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

賦也鐵橋飛雲見前白蝦蟆謂白玉蟾也蟾亦蝦蟆之別名白玉蟾神僊瓊州人自言我乃天上蝦蟆精此詩先生因見箑面畫有如此者託義示人言海上之帆飽於風波來掛此鐵橋之樹而僊人白玉蟾見此帆之來猶有風波之餘

驚乃遁上飛雲之頂矣夫神僊非聖人之聰明睿智猶能見幾而作避人如此則世之學聖人者可以警矣

引滿花下盃延緣坐中客醉下大袖歌孰云此門窄

賦也此贈胡地官詩坐中客指胡地官也引滿酌酒至滿也延緣繾綣留連之意下大袖言舞也此門先生自謂其門也言已延緣胡地官酌酒必至於滿而又近花下則非尋常之飲者可比也及醉而舞舞而大袖又且歌詠以盡其歡則所以樂賓之意至矣此門雖窄能容大袖之舞已不爲窄又况醉酒賞花歌舞之樂渢渢乎充塞天地之間卽廣居矣何窄之有

策杖獨行遊青山一何深道逢採藥人問我松脂林

賦而比也策杖猶拄杖松脂松之流液入土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以行遊比造道以深山比道之無窮以採藥比求道者松脂林乃靈藥

所在比道卽在此心也此下四篇皆先生夢後詩夢後者悟後也悟後有得故言我拄杖行遊適入深山而見其無窮有來採藥而問我藥於松脂之林葢松林卽藥之所在猶人心卽道之所存何必舍此外求邪

見月時一吟夜凉天稱心同頭望東川流水無古今

賦也此亦夢後之詩夜凉則月愈好月好則樂生於中而心與月相稱故發於吟咏其默契道

體如此倏忽回首則又見東川之水流而不息無間古今亦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之意蓋人與天地一也更不分別天地之氣卽吾氣也故喘息呼吸無不與天相通日月之往來流水之潮汐萬物之生息天地之升降陰陽鬼神之盈虛屈伸皆與道爲體此先生之所以吟風月見川水而有得者乎

幻迹有去來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蘿襟

賦也幻猶虛也幻迹謂萬物之形迹去來謂聚散消長然皆實理也而以爲幻者以其無常對道之不變而眞常者則如幻耳眞常之道萬古不變所謂死而不亡也惟知道者識之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悶之氣此亦夢後詩言世人知有去來之迹而不知眞常之道故但爲之長嘯而人不聞此時適有山風吹彼蘿襟故人不聞耳蓋不敢必人之不能聞亦溫柔敦厚之意也蘿襟編蘿爲襟山人之服如荷衣之類

楊柳餘朽株梧桐但疎陰小臥不出門不知秋已深

興而比也此亦夢後作楊柳生於春夏至秋而朽梧桐長於夏盛於秋至秋後而影疎此詩言楊柳所餘者朽株而已梧桐但有疎陰而已皆歛華就食秋後物成之時於是覺已小臥久不出門而不知秋之深如此也小臥謂靜以養性故不知老之將至也

山中一夜秋老屋居然別丈人不飲酒共坐看明月

賦而比也此先生贈鄺筠巢之詩言山中一夜秋至則老屋之氣不同矣蓋天地之氣至秋而清故月至秋而最明也筠巢鄺載道之父年已九十故稱丈人言其不飲酒但與我共坐以看明月可也此亦察見道體之意見此則襟懷洒落而光風霽月在我矣

無雨笠且置未晴蓑不捨蓑笠用不窮我是隨時者

比也笠戴在首者蓑披在身者皆雨具也置猶舍也此詩題隨時子軒以蓑笠之用捨比凡事之隨時晴雨者時也蓑笠之用捨者隨時也隨時變易者道也道故不窮學者於此可以知道矣故謂物爲道者如以蓑笠爲道豈足以知道乎故蓑笠用而後道見矣學者宜細玩之

東艇拍西艇小拍庸何傷夕風起驚濤艇艇爭低昂

比也拍謂兩艇相撼動也夕風暮夜陰風以比

昏亂之世也低昂謂高下言大撼動也船之小者曰艇此與後篇皆題箟面之詩先生見箟面之畫有二艇相拍之象故言東西之艇相拍若小拍則亦何害只恐夕風驟起驚濤將作則艇艇低昂非但小拍而已其爲害寧可既耶

一夫眉正揚一夫髮盡禿日暮船不歸前江風拔木

比也眉揚喜而言咲也髮禿老而髮落盡也風拔木言風之大也此亦先生觀箟面之畫有此象而言一夫則喜色揚揚矣一夫則老而髮禿矣此二人者若不知幾而歸則恐大風起而覆溺之禍將及矣况前江風已拔木其幾已及可懼之甚也蓋木之有根尚爲風所拔况船本無根着隨風浪而飄蕩將不知其所之矣可不懼乎示人見幾而作之意切矣

秋來亦淫潦日月閟其光乾坤丈夫事千古空堂堂

興也此苦雨之詩以示劉宗信林子逢者雨暘

時若先王燮理之應淫雨而至於潦則天道乖違人事之咎徵且淫潦於春夏大雨時行之時且猶不可况秋日氣當清肅而有淫雨潦水乎淫雨則日月無光陰盛陽微天地閉塞賢人隱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此乃聖賢不得位無燮理之應因嘆乾坤丈夫之事空見其在萬古之上堂堂而已自孔孟而來則不能然矣丈夫事謂燮理陰陽之事

混沌固有初渾淪本無物萬化自流形何處尋吾

一

賦也此詩題太極涵虛混沌見莊子鑿竅七日而混沌死此借引以爲兩儀未判其初卽太極也太極混淪本無一物乃其全體中庸所謂大德敦化也而天地間形色化生而後物象可見莫非全體之流行乃其大用中庸所謂小德川流也於萬化之中而知一體之實可以語性矣

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東山月出時我在觀溟處

賦也此詠浮螺得月故卽螺以見乾坤之道道眼見道之眼也大小同言其體一也寄猶寓也乾坤一螺寄言乾坤之道寓於一螺之中亦言大小一也然非天下之知道而具眼者其孰能識之蓋我於東山月出之時獨觀溟海因見浮螺而悟乾坤之理觀溟猶觀海見海之浩漫洪濛而知道體之大無窮盡卽所謂道眼也

焦明亦是鳳螢熠却疑燈安得石上泉爲洗世中目

比也此詩詠神泉漱玉埤雅在東方爲焦明在中央爲鳳焦明亦鳳之類而非鳳者螢熠垂之有光似燈者言世之人無道眼故惑於疑似之間安得石中所出之神泉以洗世間之盲乎蓋嘆世人之不識真也以焦明螢熠比凡物之亂眞者如孔子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鄉愿恐其亂德與夫僞之亂真釋老亂聖人之道皆是也然則先生之學可謂極純不雜者矣

西北多奇峯雲深杳難認漢庭無謀臣黃綺皆眞隱

比也此先生曉枕偶成之詩言西北奇峯之多而雲深則杳然不可認矣若夫漢庭無謀議之臣如張良欲定太子以招四皓者則四皓皆爲眞隱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而獨言黃綺者舉其二以見其餘也四皓居商山在天下之西北故以西北言之奇峯隱於雲中雲深故峯不可認以比四皓之非眞隱故爲

誅臣引出也

桃花被東岸江水日日深贈君豈無言亦有花木吟

賦也花發水流莫非道之形見不可言者道之體而可言者道之用花發水流是也此先生贈李克常之詩克常舉人先生鄉黨弟子言桃花之發被滿於東岸矣而江水之流則日日生長矣其生生化化皆與道爲體而流行無窮者如此則我之贈君豈能無言乎亦有花木之吟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白沙先生詩教解卷之十終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一

嶺南　白沙陳憲章著　繡水玄白李袁純
性父王安舜定　晉陵光甫蔣紹熢　參閱

詩教外傳

甘泉生曰夫詩教外傳何爲者也明詩教也非正傳而其義有相表裏有相發明者也何以非正傳而有發明也曰明其道也明其義也夫易之十傳儀禮之記非正解而有發明者多矣且俾後之學者因是以明詩教因詩教以明白沙夫子之道以達諸伊洛洙泗之源則其著述也孰大焉

乾乾第一

先生謂林緝熙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斯理也千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是故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乎舞雩三

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以來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先生與張東白曰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

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註云世儒胡敬齋疑藏而後發之語爲禪然此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何異蓋未之知耳）

先生謂湛生曰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務標榜門墻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托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

先生荅湛生曰去冬書甚好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先生與湛生語喟然歎曰吾何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皇皇靈芝之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

先生云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

事夫豈有所隱哉

先生謂湛生曰詩不欲多作也何也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豈能爲萬化之主邪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可不著意理會乎

先生與湛元明遊圭峯詩云多少傍花隨柳意還餘一箇玉臺僧（言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也）

又曰想得紫芝初入手汲泉鑽火欲呼僧（喻知所有即自

未養所有也

先生云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瞞不能着枕因檢會鄉里平時往還人十亡八九其間年及七十者才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早晩死者恒多嗚呼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虚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蝱蟻並活而已邪浮屠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何如歲月固不待人也又云昨以示世卿徒以虛

言觀之吾不工於詞也歟

先生謂湛生冷焰迸騰直出楚雲之上蓋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也冷焰者喻質靜也

先生曰予夢與湛民澤同浴三乂江口民澤向深處浴俄滅頂予疾呼左右二人入水援之民澤乃登淺處與予咸有喜色

先生謂若水曰予嘗兩遭不測之變幾陷虎口矣不得已爲謁選之行所以避之非出處本意也

子謂西涯曰事往往有不期而至非人思慮所能及惟在我者所當盡而或牽制於外爲之弗豫至不可爲然後圖之亦弗及矣

子謂鄧督府曰別奉鈞帖令縣月給米一石撥夫二名不敢當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其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吾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

先生與金都憲云敝居與嘉會樓相邇當道東西

行部往來過此吾得以扶疾見之誠嘉會也始者熊察院寄斯名於斯樓富哉意乎

子謂朱都憲曰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槩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

愧於容耳

子云雖無用世之才竊有忠君之志其未仕也豈果於自爲而忘世哉誠欲吾身親見之豈不知時之可爲哉

子謂劉方伯曰予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日東山魚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

子謂劉東山云抹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先生復彭方伯云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雖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也

子云進則無益於事徒喪所守止則人將以我爲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亦非所以立大中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以夫子爲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之知已不如已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强於弟子吾自知甚明惟謹素履罔俾玷缺庶幾丘園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耳

屈伸第二

子云賢人屈伸在道

子云交游中有不勸人進者乎其獨不然是以退爲進也

子云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

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眞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言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子與賀克恭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先生與賀克恭云爲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乃有

商量處也林緝熙此書是其昔所經歷過之功案如此也是最不可不知若未有入處但只依此下工可也註云胡敬齋疑養出端倪之語爲禪此與孟子擴充四端之義何異蓋未之知耳

子云凡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

子云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子謂葛侍御曰予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

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

子云史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

子云夫以今日平盗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人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

先生云論孟古義讀之炯然其長於造語發揮神采脫去時之凡陋也與使今之爲舉業者能如此亦何害其爲時文也文章與世運升降孰能留心

於此乎

江右藩臬諸公以幣聘先生主白鹿之教先生辭之曰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乏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

[illegible]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處弗稱乎力也

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覆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 同前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内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 同前

子歎曰尋醫南岳耿耿一念未能出門

子謂陶廉憲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得民之要道也

子云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子謂陶公云今首惡既誅暫停搜捕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寧詘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

先生復趙督學曰公之爲學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爲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公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使事事入途轍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其要蓋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数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畧也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言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者則當

絶去豈直省之云乎

子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呉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舎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静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

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一終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二

詩教外傳

疑禪第三

先生云疑吾更號逃禪不能擺脫此語聞之不覺失笑東白蓋僕昔論學書中一二語偶未深契而料想至此從而疑之竊恐未爲至論

子與趙督學曰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遊日聽其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懵終不能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巳者少疑巳者多也爲毀

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又安敢與之强辯姑以迹之近似者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

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輙涉於僕其責取證於二公而僕自巳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毋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

子云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子云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宮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眞能復三代手段也不見用於時惜哉

子答張憲副云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躬出處語黙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槩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

子云公謂鷹鸇不如鳳凰郎如引裾折檻請劍斬佞臣頭埋輪都亭將壞白麻而慟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之而不爲耳至如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巳志不爲利誘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此宜無不在我者顧猶有掣肘之歎耶

子答戴憲副云吾暮齒不忘於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得焉

子謂胡僉憲曰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子云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先生歎曰此學寥寥世無人整頓之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先生云吾人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也鹵莽潦畧而不自知又何怪夫古人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

先生云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昜者能自樹立於辭

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出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其所謂夙生輩血終欠一洗之力

子云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

子云國滅君死歷代之常堂堂華夏夷狄據而有之非常之變也遇變而死爲君義也爲中國死内

夏外夷春秋大義也故大之大之者謹之也文山與張陸同祀厓山扁曰大忠謹書法也

先生謂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凑泊非紫陽語乎

子與莊定山云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議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

先生謂張廷實曰他日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甚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諷詠之千周燦彬彬兮萬變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雖拙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

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内者如是

子謂廷實曰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秖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論李廣射石没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悦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

子謂東所云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

子語廷實云斬釘截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子云虚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子謂廷實曰百凡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老朽所望於賢夫豈淺淺哉

先生謂廷實曰諸作驟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

無優柔自得忘言之妙看來詩眞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語道第四

子云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

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子云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

先生云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先生謂廷實云諸作典濃甚但發揚微過更放平易沉著乃佳耳

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纔看便不似不知平日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久當得之未用催促也　同前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

事無味可味　同前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同前

先生語廷實曰更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略無瑕纇可指矣　同前

子云國家安危所繫視用人何如耳如兩廣之地雖遠然用人小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頗作典如何耳

先生云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機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不可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

子云進修在我成我者天也

先生云辭氣終欠自然廷實乗快時有惕硬處不類此情性所發正在平日致養到醇細處則發得

又别

先生云子閒居和淵明古詩十餘篇一二篇中頗自以爲近之欲錄去一笑未能也廷實近作詩否詩不必作不必不作道固爾也 同前

袁侍御無病暴卒於龍川張兼素一病遂不起交舊凋謝殆盡不能爲情也哭而爲之緦踰月乃已

子謂廷實曰子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言語終是舊套子

子云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徵服皆順應自然無有凝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先生謂袁侍御能納善言寔不易得

子謂廷實曰吾輩作詩非只喜跌宕而已跌宕中又要穩實乃佳耳

子云使内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取舍槩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日也 同前

子云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遺其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在人自審處何如古人不必盡

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古但當日勉其難勿輕自恕 同前

子稱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子云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内形諸外識者觀之思過半矣故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

子謂廷實曰當以古之立言者自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何足與論斯理也先生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蓋有之矣時周別去益思時周平生履歷之難大畧與我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眞百煉金孝子也

子謂陳時周曰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内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

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子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巳子百姓戴之如父母遍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

子云利乃衆人之所趨義則君子之所獨

子謂丘蘇州曰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爲不畔乎道不悖乎義則其爲孝也大矣

子謂吳惠州云君子進則爲君退則爲親

子謂汪提舉云論詩者當論性情論性情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情性佳矣風韻自佳情性之不眞亦難强爲之説

子又云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遊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

子云一眞一切眞得其門而入者無遠弗屆也

子云尚友古人未矣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

子復余通判曰予凡於公卿之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巳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初其有賜於我者既

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

子云詩本温厚和平深沉婉容然後可望大雅之庭不獨作詩爲然也

子云當道之人無難也惟行其所知善有勸惡有懲則公道明美惡雜居賢者羞與不肖伍設若有如陶元亮者傲睨於其間其肯爲五斗米折腰而不去耶

子云出處語黙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子謂吳順德曰議者謂中丞公人物一大鑪冶百

鍊之則眞金出焉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爲而化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

子謂任明府曰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

子喟然歎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爲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

子云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子謂湛生曰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洒然尤爲奇絶

子又云羅浮之遊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

子云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卽理也盡性至命理由化遷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中養吾德性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二終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三

詩教外傳

學覺第五

子語湛生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子與僧太虛曰儒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

子謂鄧球曰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

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爲道之障爲其溺也

子云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徇奚可哉

子謂李子長云少年作老人語詞氣終別詩貴融通妙密若未理會得明白處遽然語此其躐等也夫

子謂范規云行止非人所能項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也

子謂董子仁曰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

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
逐者伍耶

先生云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
語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
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

子謂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闢
書齋於後圃靜坐其皆不以病廢學者乎

子云古之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與容一之

子云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
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爲我謀也

子謂馬貞云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
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大爲
休置縱未至灑脫漸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
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子謂崔楫曰進退未決譬之不立背水陣終難勝
敵也

子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
存者也

子謂伍光宇曰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
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
人謂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
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
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矣但日用應接之煩不
免妨奪而工夫不精

先生與李德孚語昏娶云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
去俗樣異時賓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

自然

先生云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
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已者抑之以
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
無所忤逆亦甚難矣

子謂潘徐二生曰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
轉瞬之間三十四十至矣不自激昂不自鞭策他
日伎倆又似拙者耳

子謂林蒙菴曰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德不賢者之

愛人也期于姑息憂其憂無憂人之憂其亦有以異乎嵾菴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僕之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嵾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巳在人則殊耳

子云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子語時矩云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

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

子又曰人惟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子云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於道其能合於親者幾何

子語時矩云禪家之語初看亦甚可喜也然實是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之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則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着落

子謂潘舜絃曰儀禮之訛多矣一經手校即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

子云自古進退不决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子詩云我道非空亦非小萬事含旃終未了空則

過小則不及舍事乃空也卓然中立矣

子告康齋之墓云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絪縕

子云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烏得而相干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湖山雅趣賦）

屈子曰飡秋菊之落英陶子曰秋菊有佳色浥露

擬其英皆以菊爲悅者也皆古之賢人也　菊逸說

子云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爲英華　素馨說

子云夫人之生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子云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

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穿鑿第六

先生答廷實詩箋云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與公共勉之三章遷衛多門姑置勿論然與致高趣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淸老唱道歌云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摸索爲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眞天生溫厚和樂一種

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詩事事比喻是多少牽强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焉其失在人不在馬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但非拙作所能當持以論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

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倣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子云先宇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沖澹之流吾其陶處士師乎

先生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

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怖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右菊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鎮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曩夢拜公坐我於牀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仰視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間不知其已翱翔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嗚呼古今幽明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

詡謂陶方伯曾云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務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

子稱韓莊二節婦云韓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凛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

子云學止於誇多鬪靡而不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

者幾希矣

子云濂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之所脩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先儒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爲邇孰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問

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為要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曰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

予戒子弟云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中有以彈絲為業者琴瑟雅樂

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及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恥與為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為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于時其所挾者卒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于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之所歎成立之難也

先生示學者云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于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

先生云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餼羊猶存

也究其為心可憫而其辭甚賁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也

予論塾云不邀人敬不受人慢

予云絢等之在門牆其意未相接也徒以名分相繫為美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意乎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三終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四

詩教外傳

自罰第七

子云貫之自罰也必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爲限復深責望之昭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晩年進德極於高遠未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其可侮哉

子云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來歟三者皆實

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先生云張宣公城南雜詠二十首考亭和之楊鐵崖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緻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別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可告語安得鐵崖生並世予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

先生云大塘書屋詩世欽少之予乃究言詩之旨首言大塘書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領聯言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狥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頸聯言大

塘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秖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末聯借方士之册以喻吾道之指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

子云東海平日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子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

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
一代之人豪也
子云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
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子云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
翱翔固吾儒事也
子云湛龔二子云仙人譚景升詩云蓬萊料想無
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葛仙治之真
蓬萊哉方竹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撐天下柱

地四方惟意所如諸君即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
坐黃龍嘯明月是眞神仙矣
先生云予之愛子美后山諸詩蓋喜其雅健也若
夫道理隨人深淺直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
嘆聞者便自皷舞可也必以道理就自己性情上
發出不可作議論而離夫詩之本體也
先生云句格聲律宜一一洗滌昔之習氣煥然一
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也
子語倫知縣日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
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
歸于正雖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
醉者韜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
其易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烏乎安得見醉鄉之
逃以與之共飲哉
子云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
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
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
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
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藝也書法

子云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子云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
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
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眄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
皎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
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況人
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
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

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子云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李文溪文集序

子云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壽張撫州六十一詩序

子云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

所不能已者凡以其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爲哉

子云受朴於天弗鑿於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子云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眞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

自然第八

子云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子云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昆侖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

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大小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爲之本

子謂世卿云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

子云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策昭若日星夫梁公

可謂有大功於唐矣
子語李劉二生云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所不能
予語容一之云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子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
予云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予云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其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
予言之曰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予云予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絕不作詩值與動輙過之至今年夏四月余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已悠邈殆亦不可爲懷反乎中堂童子絃歌𨂆然厥中情危境逼因緣成聲積句所爲凡得詩若干此外又有聞蛙聞杜鵑示跛奴詰李翁奴送西賓筆等通若干詩徵覺曠日既反于故戒晦日取閱之皆誠意所發辭不虛假
予云顏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於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

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
予云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羣兇之納欵州亡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

子云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

子云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

子云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子云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

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

子云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遠不至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國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

子云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絶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遊然後益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

子云夫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

由之

子云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子云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

子云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

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巳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一也判而兩之有其故矣學爲巳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巳

子云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子其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

子云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功失其道則交病

子云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四終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五

詩教外傳

忘言第九

子贈陳宗湯湛元明詩云說到忘言處無詩可贈君又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言此道無聲無臭也

子度危橋詩云事至絕安排放脚踏高崖言不安排則無往不利

子語王樂用云士而未聞道未免爲物撓言知道則有主不爲物撓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

子云桔槔滿天地抱甕古來難此詩嘆世之多巧而古道衰也

子覺後題云馬圖不出河鉛刀不割痴嘆聖王不作無以開羣蒙也

子送黃推官希顏云有官五馬後無官百揆前蓋自有良貴也

九日詩云元精爲我酒大塊爲我卮能與天地元氣爲一也

子云作詩尚平淡當與風雅期如飲玄酒者器用尨爲厄此先生之詩所以度越漢唐之名家乎

子與謝德明詩云水生花落兩天機言消息盈虚之理也

子題伍光宇書屋云參差芭蕉麗晨旭新葉新心遞相續生生不窮

詩云一詩可送方童子千鍊不如莊定山先生每以鍛鍊推定山然先生自然天成之句定山亦每推之故云横渠老筆須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

子紙帳詩云世到葛天終不遠先生枕外即羲皇蓋人至睡夢便是眞心即葛天羲皇也

子題杜少陵小影云孟子詩肩高聳山杜陵談笑古風還子美之詩由鍛鍊至於渾成

子閲馬氏均田文詩云孟子未知人世事獨將仁義教齊梁嘆井田非其時故難行也

子次陳冷菴韻云五十四年居海濵偷將水月洗心塵水月者道體也見得道體則塵慮自消

子題木犀枝上小鳥云乾坤未可輕微物自在天機我不如人只多了智巧耳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子詠扶留詩云領取乾坤分付意扶留生耳木犀花得此生意便識仁體矣

子與東所詩云明月清風放兩頭一笻挑到古尼丘而今老去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學至自然矣

子於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云生生生德俊逸超全生生之謂仁仁

則俊逸超全矣

梅花詩云朝來溪上弄花九天地氤氳日月還與物同體氣象乎

子詩云陰崖水必到滄溟石罅涓涓勢已成有本者如是

子詩云示我陰陽闔闢機春陵墨雨灑門扉一陰一陽之謂道

子云乾坤好景誰無分只問靈臺得屬公若靈臺屬已則好景在我矣

讀周朱年譜詩云但使乾坤留一緒聖賢去後聖賢來所謂一緒其天理二字乎千聖萬賢皆同此而已耳

又詩云一語不遺無極老千年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門路別君從何處覓高蹤一爲要周子易簡之學也

子詩云我今決策山中去踏斷鐵橋無路還言變化於道而不反也

賽蘭花詩云君欲尋花須早計只今猶是未開時喻及時進修也

子詩云相思道遠無由寄此味年來只獨嘗嘆無可與語者

子作五月菊詩云區區形色多相似爭得先生爲點頭言影響者不能取信於人也

子題梁宗烈天壺書屋詩云虀粥朝朝長白寺衣冠夜夜百原山三年枕席何曾設一紙家書亦不看勵志不如是不足以言學

子作元夕詩云在處恐妨年少樂踏歌歸去月明

中明進退之幾也

子詩云千仞岡頭一振衣乃見廬岡點化機振衣者去人欲也言來此振衣者則知點化之妙矣去人欲則天理自全乃可變化氣質

詠和靖愛梅詩云後人拈出前人句作者元來自不知蓋有學不至而言至者矣

詠茂叔愛蓮詩云不枝不蔓體本具外直中通用乃神聖學如是矣

子辭徵文者云平生語默鬼神知破戒隨人老可嗤可以見先生適語默之宜也

子云詩以道性情故不論工拙然亦當審其所發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凡俗倍則背理二者有一焉皆爲辭氣之病非君子所安也周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鏘然發之如鳴鸞鳳如調琴瑟如奏金石千載之下聞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不在辭氣之間乎得之非易言之實難資質美德氣淡者當默而識之耳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贊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子貢

曰夫子温良恭儉讓聖賢辭氣所發當如何也
子云惟我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
窮如四時民到于今賴之
詩云阿田拍手黄鸝到寫盡春風得意杯心與景
會人物各得其所矣阿田小孫名也
子作木犀詩云抝壓不禁春意動日華初吐木犀
香得天地之生意也
子詩云采花莫采稱心枝言不欲折之以傷吾好
生之心也

也愛白頭肝肺好木犀墻下醮朝暉和氣通一物
我無間
子詩云化日熙熙春蕩蕩華夷何處不同天言一
體也
詩云下砌握刀山竹咒開門頁水海棠生言去人
欲以長天理也
子云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虚行只在人見出處
之時矣
弄錐詩云弄水忘歸眞洒脫看山扶步小逡巡勿
忘勿助
美人家任紅雲島欲任從之江水濱思之切矣
子贈張廷實詩云有心誰莫弄兒嬉孔老枝條我
亦知有心則意必固我之私也
子云五百年中名世出先王正教果何如言有明
良相遇然後可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子與胡希仁詩云三十餘年窮學道而今方識古
人濱豈淺識者所可語哉
子云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惟動靜

皆定者能之
子題四皓云道窮夫子不東周歷世紛紛講智謀
嘆道之不明也
子題周溪書院云太極無階不可躋却從樓上望
周溪周溪在太極之南太極無階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
又云天泉（井名在書院西旁）十丈無人汲雲谷（亭名在太極之東峰）
老翁來杖藜天泉者喻道也
詩云身爲五典三綱主官作司徒典樂看言教職

之重也
詩云試問老僊誰接引春陵雲谷兩先生以老僊
喩先儒也言劉肅菴之學以周朱爲師法
子村晩詩云漁笛狂吹失舊腔采菱日暮闘歌長
老夫獨而東濱坐月上孤琴未解囊人皆吹笛闘
歌我獨忘絃
子對影詩云丹青不是江門影又畫瞿曇又畫僊
可破時人僊佛之惑矣
子睡起詩云天地蜉蝣共始終十年痴臥一無窮

道人試畫無窮看月在西巖日在東無窮者語道
體也
子宿雲臥樓詩云世間何喜復何悲風雨蕭蕭過
短籬悟此則天下何思何慮
子度楚雲橋詩云一木欲墮溪岸高江門丈人放
步牢脚底太行開幾片秋風隨處灑鴻毛言行所
無事則其胷次洒落無往不利也
子與林子逢詩云一樣春風幾樣花乾坤分付各
生涯言理一分殊也

詠僊亭詩云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
言理一也
沈石田作玉臺圖子答之詩曰到眼丹青忽自驚
玉臺形我我何形我者謂道也
一弛一張皆自然自然者道也無絲毫人力
子與廷實詩云君將肝肺托諸詩我道溪山是外
圍言內圍則此心也又曰人或有疑容未信已如
溪信不妨疑言當求自信也
又詩云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自家

眞樂如無地傍柳隨花也屬疑足前詩之義
子送湛生遊圭峯詩云而今小坐黃雲看誰道方
袍不是僧言有眞見者可知影響之非也
詩云閣天孤峙老稜層萬古荒臺萬古登君逐我
來無記性東坡言是德雲僧登臺喩造道也
子詩云擊壤之前未有詩擊壤之後詩堪疑風花
雪月人人是又墮風花雪月圍言效康節者之失
也
子與廷實詩云騷壇處處自張圍我不操兵世莫

疑刺作者之求勝也
次韻王樂用云拍拍滿腔都是春〻聲未唱已通
神言和氣克積則有不待言而喻也
題子長詩云詩中此景多相似只恐詩家是畫工
言得其形似而失眞也
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無病則不知
痛癢而不可藥矣
子詩云平地工夫到九層不知那箇主人能主人
者心也

子示諸生詩云凉夜一簑搖艇去滿身風月大江
流其天理流行乎
東西顯表非無事經濟術中怕有心有心則功利
之私起矣
夫子當時見逝川一聲浩嘆不知年灼見道體也
子答姚主事詩云此心若道元無事似我江門看
水時察見道體則私意不留矣
子題費少師健齋詩云化機浩浩不曾停剛見羣
龍面目成天行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

讀罷有感詩云頂門欲試囘生手爭得名家一寸
鍼其救世之志乎
與王樂用詩云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
春公今料理春來處便是乾坤造化人言學由體
而達諸用由成己而成物也
春王正月衆家春望柳尋花我自春與物同體矣
子題山泉云高崖百尺到滄溟咫尺寒泉萬里清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至近而有至

遠也
子次韻廷實詩云崔嵬百丈皆平地西上一筇何
處淺言吾道平鋪不必求西方之教也
北斗非將列宿論乾坤五岳泰山尊北斗泰山喻
大本也
子與廷實詩云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沒元初畫幅
寬畫幅言人之質性也質性開闊者斯可受道元
初未嘗不開闊也人自小之耳
子答林見素云月露滴開鶯眼膜乾坤不了一盈

覷道之消息無窮也

送梁宗烈試春闈云且莫輕言天下事須將風俗究根原明道云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先生之言蓋本諸此

枕上詩云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共嗟吾道衰嘆之淡矣

子題江門釣臺與湛生云如今老去還分付不賣區區敝箒錢又云達磨西來傳衣爲信江門釣臺亦病夫之衣鉢也茲以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祝

又詩與湛生云皇王帝伯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金針借引以言心學也風月卽道

子與湛生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應中若向此邊參得透始知吾學是中庸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虛無之體天下大本也感應則達道生焉

子觀伊洛淵源云往古來今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同此心同此理也

子曉枕詩云賢聖都從一上來時止時行道與偕一者體也時者用也

子枕上詩云正愈眼時元浩浩到敷散處自乾乾誰會五行眞靜靜萬古周流本自然見道分明也

子挽鍾太守詩云詩人自古例多貧不貧則不妙高着一雙無極眼閒看宇宙萬回春言本是一箇克塞

子寄湛生詩云海上花開萬玉林閉門碧玉夢相尋不知開處花多少折盡羅浮半夜心勵進德脩業也

靜坐第十

子云靜坐觀羣妙聊行覓小詩一靜一動皆自然皇皇復皇皇開闢到陶唐皇皇者嘆斯道之大明乎

詩云一一觀天命時時動此心天命常流行此心常動應

子春日醉中言懷詩云無說可傳後何才敢議今立言立功非先生之志也其惟立德乎

子與客談詩云風雅餘三百唐音僅幾家夢猶將影說癢莫隔靴爬豈是安排得胡爲孟浪誇超然不到處應是用心差詩本性情能養性情之正則發而超然追風雅而陋唐宋矣

示諸生詩云賢聖低回久千年想一臨希顏非樂道疑孟失求心希與疑忘而後可與入道

與李司訓詩云已恨栽花晚寧辭抱甕澆急育材也

江山一得手風月盡歸瓢左右逢原

子觀楚雲臺湛生所栽菊詩云香細風初動神清俗本無愛之至矣寒深溪井涸月出山瓢疎憂之深矣

子寄題湛生小圓岡書屋詩云四野雲飛盡圓岡一室清言致虛也至虛元受道眞隱或逃名有疏徵言塞無爲大業成虛者道之原直養無害大業之本

子答劉少叅詩云西川一杯水爲我浣詩塵浣其心則無塵語矣

子贈李世卿詩云著意當時見留情異代聞留情著意皆害道也

子與湛龔二生遊羅浮詩云三千六百丈脚底是飛雲悠悠四十年欲往念徒勤言造道也多謝紅藤子扶吾還數君鉄橋問何如見景勝於聞言知至也

詩云萬年如一瞬莫問我浮生宇宙內一理而已矣

子與廷實詩云好句能傳我幽期敢後君勵進脩

也

無人知感激爲我盡殷勤言勇於進脩者鮮矣

去來大化內俗眼未分明死而不亡道之體也

中秋詩云廣莫天自然浮雲任飄翩隨時有憂樂與物無方圓本體廓然應物無累

子答鄧公輔御史寄論孟古義詩云市朝多畫虎文字笑醢雞若夫仁義之言藹然矣

子偶憶舊遊南海祠懷林緝詩云過客窺諸葛論詩病長公荅諸葛云學須靜也才須學也子覺習

靜南海祠南海祠有東坡詩也

子送劉程鄉詩云功名悲夢蝶文字恥雕蟲力業文章皆用心於外者也

送黎蕭二生云至樂終難說眞知不着猜明無疑也樂更何言

子題子陵云三尺羊裘幾銖兩千秋龍衮共低昂銖覩軒冕矣

子弔崖詩云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其內夏外夷之義乎

子與湛生詩云斬蛟須射虎水石誰敢欺言誠可開金石也又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子題遊心樓詩云高閣秋宜封斷簡半年剛好讀西銘封之所以立本也讀之所以滋義也

元夕詩云欲將斗柄作垂鈎高掛芙蓉照九州其欲吾道之大明乎

寄高番禺詩云澗底菖蒲眞未有堪君服食更通神菖蒲以喻道也通神以喻變化氣質也高君偏剛故欲變之

子夜坐詩云恨月嘯花都大雅鳶飛魚躍一中庸言能明中庸之道斯可登大雅之堂也

子答張侍御詩云誰家風雨花無恙萬古江河水自流言勢有得失而道無止息也

子夜坐詩云半屬虛空半屬身絪縕一氣似初春又曰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眞其察見仁體乎

又詩云不着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

更說除生滅黃老惟知養自然此闢佛老也數周天除生滅則不能無絲毫之累矣明道曰勿忘勿助元無絲毫人力其至矣哉

又曰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未發前最難着力惟敬養而已耳

詩云清獻堂堂四百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又曰嶺海一星元屬李古今全華總歸陳先生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颯而先生叅其間故有是作

子寄丘太守懷賀克恭云勳業都歸牕下枕行藏更問易中爻言知時而藏脩無疑可占也

子寄定山種樹詩云每逢好雨扶筇看不要先生抱甕澆言此心此理直養之而已不用人力也世緣可徇聊同俗習氣難除每喪眞因物有遷天眞喪矣

子寄定山詩云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幾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嘆人不求自得也

子封何孝子盧墓卷云春夏誰開發育功直憑天地闔秋冬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子寄文都縣日臺詩云不知天道晴還雨屢見山花落又開明乎消息盈虛之機矣

子偶成詩云秋月朗耀秋風清漁翁自謌還自聽却慙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賢聖當爲天下極何人不共此心靈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纔商量着卽涉安排矣此先生所以不著述之意乎

子與世卿閒談詩云禮樂猶存魯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兩生云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知禮樂之本矣兩生若用禮樂其可與乎

酒醒西岩看月生此懷此夜向誰傾觀月之生可以知道矣

古瑟絃高且莫更言不可隨俗調也

子與世卿詩云文衰東漢無高手詩過中唐少作家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況又下乎

子與鄧俊圭詩云舞雩童子亦同遊陋巷高賢得

自求點回之樂自求而已而由人乎哉

子與世卿留別詩云杯中涕泪知郊意手裏推敲失島心嘆人不如郊島之眞也

古來士論都元氣天下人心自秉彝公是公非出於秉彝之心

子示藏用諸友詩云岩前老樹藤纏殺言累於物也路上橫枝竹掃低嘆不能自立爲物撓也

子寄賀諮無極渾淪親茂叔西銘特達見橫渠見無極之眞則會西銘之旨矣

又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不役耳目百度惟貞雪消爐焰氷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人欲盡則天理流行矣

子與張叔亨留別詩云好春剛到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形容道體也

子和子長詩云半個先天無邵子幾回隔壁笑侯生不知先天則必爲隔壁語矣

又詩云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其識仁之體乎

空聞此日悲吟在誰問從前太瘦生刺苦於作詩者

子與羅服周云天生男子非無事公是閑人莫廢詩閑人事業惟有詩焉耳

劉進盛書來勸著述子答之云一入商量便作疑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惟須酒管勾風花却要詩詩者先生著述之精意也

林冢菴問所著書子答之云千古遺篇都剩語晚生何敢復云云以道觀之六經皆詁脚然古人必學千古訓者蓋爲造道者言之耳

又云萬物有成寧免壞百年無喜復何嗟得者失之原

子與顧通守詩云一春花鳥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不著文字更自灑脫

小酌詩云鶯花歲辦千篇課風月天生一樣人吟弄風月一世人豪也

子尋梅詩云香影句中無樂府梅花村裏有招提梅花村在先生居旁暗香疎影之句可無樂府矣

子與顧通府云到處能開觀物眼平生不欠洗愁杯能觀物則無愁可洗也

碧玉樓新成詩云百尺空中天眼濶三更月底夢詩成先生之詩皆廣大高明胸中流出

又詩云乾坤眞妙此圖開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難着句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樣子來自得之妙益有難言者

詩云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鳥代之樂見造化之意而飲飲而歌則其所發皆天然矣

飲酒詩云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江
門詩景年年是每到春來詩便多薄功名尊仁義
則眼前之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予和劉文靜詩云經綸誰試期年手著述空嗟百
代人安得畫師深此意不將紛白淚描春其先生
不著述之意乎
又詩云三復遺詩有訂頑月中顏色見松關頭顱
本自成三極噓吸猶堪塞兩間養其浩然者也
予答世卿云大塊了空無極眼濂溪分付小圓圈

太極一圖其乾坤之蘊乎
予答熊侍御嘉會樓詩云遠之非有近非無草色
花香造化模喩道體也
病中寫懷詩云多病一生長傍母孤臣萬死敢忘
君其出處之義見矣
次韻張侍御詩云五倫首重君臣義一體元同骨
肉恩忠君之情見乎詞矣
又詩云一身燮理三杯內萬古乾坤半醉前半醉
前方識此景其在勿忘助之間乎

予答孫御史弔崖詩云信國不來知有罪曾齋當
仕敢忘天言信國之勤王曾齋之仕元皆是也
次定山題靜軒詩云當說夢時都是夢未逢眞處
更求眞團蒲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塵無極
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無欲故一一則六
合之塵可掃蕩即逢眞矣皆於靜中得之
用韻呈鄘筠巢翁云春意滿腔成浩笑花神覿面
見揮毫醞藉眞樂陶寫眞景也
病中答李子長詩云心寬不怕思眠早性慢終應

得老遲心寬性慢有道者如是
次韻汪鼎夫侍御賀母生日云君親於我皆無盡
忠孝須君兩不慙臣子之身皆君父之身故無盡
盡則不慙矣
豐上游韻與湛生云杏壇多士無顏子洛下遺書
病首科且就玉衡觀轉運那曾珠斗見森羅玉衡
轉運分殊也珠斗森羅理一也惟顏子見卓爾斯
得理一之學
觀芸閣詩云聖人無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註脚

六經只寫出個天理耳何嘗有作又曰讀書不爲章句縛千卷萬卷皆糟粕若縛於章句則皆糟粕耳

子示諸生云堯夫擊壤歌千篇大醉起舞春風前大行不加窮亦全堯舜與我都自然大者便問躍與潛守身當以藩籬先樂極而歌歌極而舞不知堯舜與我之爲窮達也但當謹守名節耳

次韻定山謁孔廟云六經如日朝出東夫子之教百代崇揆之千聖無不合施之萬事無不中水南

新抽桃葉碧山北亦放桃花紅乾坤生意毎如是萬古不息誰爲功言道流行無窮惟聖人爲能大明于天下後世也

子臥遊上游莊詩云人道上游眞個好上游固好遇人多又跋云師傳相遇自古爲難湛氏之志吾無疑矣甚矣其得於天者不易也珍重珍重

子答鄧督府云萬古人心萬古天江門漁父笑空眠天理流行何思何爲

設書云江山莫嘆無前輩造物何嘗不小兒物遇歲寒形自性天于定後見眞機定者動靜皆定也故能察見性眞

子答吾縣博云自得不須言有命太虛元只是無心天道無心人道有止

子與楊敷投壺云君期大捷休疑手我放微酡好賦詩不疑所行不胥無不利也

子和汪御史云百代文章百代儒小將碧玉贊黃虞卽此是堯舜事業

眞梁平樂云眼底秪應無外物筆端何病不能

有德有言

南京僧太虛書來求印證子答之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以此證本體自然儒佛之途辨於此矣

白沙先生詩教卷之十五終

白沙詩教解十卷附詩教外傳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陳獻章撰湛若水註獻章有白沙集若水有二禮經傳測皆已著錄白沙詩教凡一百六十六篇皆闡發性理之作詩教外傳則皆獻章語錄之類足與詩相發明者若水以類排纂各為之標目獻章於詩家為別調不妨存備一格若水務尊師說必以為風雅正宗至別撰此書以行言之似乎成理而實則不然王士禎居易錄曰如欲講學何不竟作語錄可謂要言不煩矣

彭文憲公集四卷附錄一卷
殿試策一卷

〔明〕彭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年彭志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彭文憲集四卷》提要

彭氏二文合集序

世之治也需治人兼需治法治法者文章節義二者並重天下可以繼往聖可以闡來學起長夜而光旦之樞要

莫踰於此漢唐以來尚矣追而宋也特文章之正守節義之純流馨編史後儒咸嘖嘖仰止之曰吉州歐陽文忠公文文山信公兩先生

文著天壤節光日月可謂專
美于前矣越數百年明之楊
文貞先生踵前哲而繼起焉
僉謂廬陵古望郡也素多才
繼文貞公而稱豪者安成

彭文憲公文思公伯仲濟美
先後端揆海內士人景慕徽
躅奉為文章山斗事業領
袖迄今猶膾炙不置諸口
予總角讀兩先生之文每嘆

生不逢兩先生之世何幸猶履
兩先生之里因得吊兩先生
之祠交兩先生之賢裔如親
炙兩先生之光霽也會康熙
乙巳春予承

命來牧茲土造鄉賢祠謁先
生之清風峻節碑載彭文
憲公時登正統十三年狀首
備位公孫文思公華亦冠會
榜入相暨諸臣亟繼秩垣曹

冠蓋相望爲安成門第第一文憲公歷相四朝韻猷偉望炳炳烺烺文思公繼美蕭曹韡韡棠棣一時入告章奏偉有古大臣風度兩先生文集

久有合刻因兵燹之餘原板散佚文思公冢孫志楨慨然傷之購費重刻刻成而請序于予予臨風溯誦文章忠義風流逸雅之槩即歐文忠

文文山楊文貞諸公曷多讓焉況兩先生亦以文謚媲美足徵地靈所鍾德星所聚亶有自哉故曰德以業傳業以言永兩先生往矣當有

不與俱逝者並垂不朽以開后昆之津梁云爾

康熙五年伏月吉旦

宛陽後學焦榮荊巖甫

序於慎思堂

重刻彭二文先生合集序

范宣子以世祿爲不朽叔孫豹以立言爲不朽立言不朽之說自叔孫始其見加於宣子矣然曰臧文仲旣沒其言立是以其人之言有可徵信云爾非孔子所謂有德者之言也韓愈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庶爲近之吾邑二文彭先生相繼相國其德功

載史冊不具論即其文辭備集中爲諸賢之所序已明亦不具論余獨有取於其七世孫志楨之能重梓其合集以傳也志楨字瑞生少與余角技庚午余領薦季已經童瑞生纔十四齡耳督學蔡雲怡先生拔冠童子其尊人挾之至試院所衆刮目注視曰相國之後復起矣已而瑞生幾魁鱗經一字之訛悞中副車楊發馬素修陳黃流輩霞沸諸先生知爲瑞生無不扼腕是科奉特典天下副楊入對大廷瑞生不得已驅車北上余庚辰官刑曹相遇長安數譚論天下事瑞生意氣豪上俯視羣輩雍課部試輒冠其曹偶當軸者爭以小帥相擬已銓定郎官高等視之洎如也浩然賦

歸過余話別即余亦私計起相國者必瑞生也兵燹之餘出處各異瑞生骯髒遭齮齕致書余曰家落矣然先祖集數鐫而數毀毀可數也鐫亦可數也若一或不鐫將終毀矣非爲人子孫之大痛乎於是鬻田産購貲重刊而書成余乎之五日夜不輟儼然侍二文先生側也邑中嘗明盛耆爲

行僉振難以指風後來德業不逮即文亦少遜矣豈眞古今人頓異耶前輩已往遺文尚在讀其奏議則知立朝之氣節讀其序記碑銘題咏及與人書札則知設心制行之忠厚後人能佀其一言則進一行矣不能佀其一言而庶幾挍其一言而求佀之則猶然進一行也及門立雪北道猶南

況里仁而不知擇處者乎況俎豆羹墻用物取精之弘多而不思蔭承之光大之者乎然則瑞生之悉悉挍合集端在是矣傳曰松栢之下其土不肥蓋言美先盡也若不伐其根則少者茁而老者固雖數千季尚亭亭也又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瑞生因家落而其殖乃在其先人之書則見先人之書知先人之學由是以自進其學其表揚也豈徒剞劂之工哉故余不敘二先生之德功并不敘二先生之文章而但敘瑞生重梓之意蓋欲後人知余兩人晚季策勵如此

昔

康熙丙午臘月吉旦

欽差廣西提督學政前

賜進士第特簡刑部尚書郎分守湖北道

湖廣布政司參政廣陵武陵飛司馬同

邑後學謹山人王辰附記

二文合集敘

宋慶曆皇祐中四傑嶽峙偉業彪炳其後子瞻舉進士至京師以不得盡見其人爲恨致形於序記間㦔慨流連嗚呼士之不得盡意而抱生不同時之歎豈獨此哉余繼先大夫後遭逢　聖明知遇矢心圖報謬思以道支柱邪傾猥值時宰訣　國一

鳴斥去空抱緯恤與相業荒落之悲每怨贊襄輒思蕭何安得起吾鄉碩輔如楊文貞彭文憲文思其人以救敝扶衰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冊次螺渚會文思公賢裔瑞生氏以二文合集請序於余余謹受而藏之曰嗟乎兩先生固予嚮昔仰止不啻泰華嵩恒之奉者也其敢以不文辭蓋

世之盛也端人正士接迹而起然未有出於一家見於一時萃於一朝者兩先生並以季少奇才射策殿會分占第一遂膺

特簡登掞席在

帝左右色耀芒寒比星纏之麗天爲海內艷稱者百餘年於乎何其盛與然兩先生正不以此見也文憲歷相　四朝垂二十

年嘉績不一書即其忤　旨終觸一事賢於李文達遂甚至抗論　兩宮正義凜然卒使　太后與位　天子動容羣輔拱手蓋大節不奪力比賁育焉文思正色立朝甫期告老才有餘而　朝廷用之未盡余每讀　國史所載講筵引義格心啓沃大要與伊訓說命諸篇相表裏朱子曰吾舍

誠正二字無以格君而文思亦以此流聞丹青顧不偉與抑余叜有感焉當英憲二廟時己巳戊子之間先後多故鐵騎充斥覩今事勢何等乎然卒以奠定兩先生固共是帷幄之人矣今者上方鋭意圖治乃坐使內地敗壞至此職誰之咎余是以有有君無臣之恨安得不

歎息流想於先生之世也子贍序范文正集云公之功德固不待文以顯公之文亦不待序而傳余亦謂兩先生即不以詩文顯固自足以傳以詩文顯矣即不必竊而後工能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亦自成天壤不敝之業乃今讀所撰著又自足以傳先生矣葢其大者憂盛危明次亦清廟明堂之奏即微而至於登臨贈答未嘗不與夏雲秋水同其高潔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葢誠在彼而亦在此哉余距先生世遠旣以不得親見爲恨又遭時佗傺未能從史館載筆重發休烈庶幾因其賢裔敘述遺書得掛名於文字之末如昔人之服膺文正也其亦嚮昔之志

也夫

旹

崇禎十六季癸未姑洗月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文水後學劉同升序

二文合集小敍

葢聞君職體元相司協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古今論相不先相略相業而獨先相度太師巖巖赫赫而必本於奏誓斷斷休休用能平泰階而時風雨寧五岳而理陰陽周官舉而歸之於道唐制直揭而屬之天子師豈偶然歟二文合集則安成彭氏文憲公文思公奏疏與其所爲　經筵日講贈答詩文詞咏之類是也文憲以鼎元膺上所簡擢至　憲廟且大拜領揆路矣又十逾季而及孝廟寧承平御宇國家典故明習周詳中所擘畫規恢無不秉于先朝矩之後代今其所爲疏可覆而覈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議使人默然知宰

相之重而又以絕人臣覬覦之私所引宋仁宗抑珠價一事以手障面曰滿頭白紛紛好不知禁忌宮嬪慙而退眞千古龜鑑一言興邦即以諸疏備今進規孰非藥石膏肓歟而文思以天下才領中秘集　經筵講語字字箴規於時殿試公充受卷官伯兄即文憲則讀卷官也而仲兄爲儀制郎季弟工部亞卿時方登進士在所受所讀卷中談者津津無不稱奇難絕盛而公獨以盛滿引嫌其題陶淵明逸詩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童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公之襟度蕭遠端方金相玉質此可概見拜相雖止及朞而其長養和煦之意顯寓於從容擬議之

中其囊時致主之懷潛寄於玄來雲仍之內蓋當公時知公淺者謂公甫翱用而卒以奄奄者阻其施知公深者謂公方養痾而終以綿綿者大其後乃奕葉至今幾何時哉而施於孫子刻有遺文以相質相問難也蓋彭刺史之言曰是吾之先六世伯祖與其先六世祖也余家不腆以兩相繼

起之後被
天子恩綸且七十餘章今又將以
天子之寵靈歸於老親而遏佚前人光余甚愳焉余展卷而爲之說曰文之有憲也憲以彰法也法其法而人存人存則政舉而相業以時而聿顯文之有思也思以思道也道其道而澤遠澤遠則政不廢而相業有待而於昭今政其於昭時矣當時道家李孜省輩得幸自小吏超列九卿文思歎曰
聖明在上而使此輩得紆玹行此吾士大夫之辱也其言凛凛有生氣蓋有容而且有執矣尋予歸而望　闕稽首曰
聖恩何能報也則其所以爲思者可知仁人心也其取精多而用物宏比於文憲忠足以行其志而量足以副其才者今其所把取顧不多於師臣一時之左右而寵于在朝百季之儁老哉有濕有翼有孝有德刺史所以率由舊章也保祐命之自天申之則天所以祐刺史而悳徽於兩文相公歷世而未有艾矣孰謂相度之說爲迂而

無當而沾沾於三德六德煦煦於三世五
伯爲足寵榮乎哉剌史唯唯請以予言附
之末簡余何敢辭是爲敘
旹
萬曆四十季壬子元月朔日河南提刑按
察司副使分巡汝南道東海後學洗孝徵
頓首拜書

彭文憲公文集目錄

七言絕句

碑銘

墓誌銘

祭文

附錄

安成彭時純道著　六世姪孫爲福編輯

七世姪孫志楨重梓

奏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臣彭謹

題爲

陵廟事仰惟

太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

慈懿皇太后盖

先帝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　位號彰

于海宇已數十年則　壽終之後所宜奉

梓宮祔于

裕陵奉

神主祔于

太廟此古今不易之至理亦

先帝與

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

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

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　先帝同尊于　陵

廟自嫌二后並配非　本朝之制然有

二太后始自今日則　陵廟之制亦當始自今日考

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稽之前代一帝二后

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即如漢文帝尊其所生

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于宗社

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此文帝

所以號爲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

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嫡母章

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

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爲賢君高出宋諸
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
無以加矣若 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
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
今皇太后與
慈懿皇太后同在 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

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
諸史冊增我
皇明之輝彰我
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以深願也但臣等識見愚
昧未敢以爲至當伏望
皇上體
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
下于禮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公
同會議求其至當務合 天理允協人心則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謹 題爲修德弭
災事臣竊聞近者四川遼東宣府各處地震而
四川尤甚此大異也自古災異必由人心感召
而人事之修亦能消弭災異彼英君明主遇災
異而能修德往往變異以爲祥變災以爲福其
見諸史傳者多矣至於

皇上亦有明驗邇者天久不雨
皇上舉意祈禱命下之日霈然甘雨徧滿四郊聖德
感應之速如此若推此心以弭地震之異抑豈
難哉夫地震者陽微陰盛之徵也陽爲人君之
象陰乃婦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類也其在於事
則凡遊宴賞賚之無節者皆是誠察於是數者
而加修省則異可弭矣臣等條陳其略惟
皇上留心幸甚

一後宮備位所以廣繼嗣今歲久而誕育不蕃
中外人心無所繫屬恭覩
皇明祖訓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伏望
皇上遵
祖訓戒專寵均乾陽之施满坤道之生將見　天賜
皇嗣其蕃衍如螽斯之盛矣
一臣僚備官所以供任使然人性不同有老成
忠謹者有謟佞取容者伏望

皇上親賢臣遠佞人公鑒別之明為用舍之宜則於
聖德有益而無損矣
一東□北裂比來益肆猖獗不可不備伏望
嚴勑各邊將臣謹愼隄備及命京營官軍時常
操演以防不虞以讋遠近窺伺之心
一遊宴以適情自古帝王偶亦有之然貴及時
而有節至若走驃騎競龍舟以應節令亦非不
可若數數演習放炮縱火於禁中未免人情驚
駭伏望
皇上節遊宴謹出入止驃騎龍舟之習惟於節日行
之為宜
一賞賚所以加恩于人自古帝王皆行之然賞
貴當功而有節賞加無功則不得者怨數賞無
節則得者亦玩而不知感恩況人民供輸艱難
錢糧尤當樽節伏望
皇上愼賞賚惜財用賞所當賞而不以及於無功則

恩施而人心知所感矣
一經筵講學自古所重無非為治道計也近因
有事及暑熱而停外人不知咸以為
皇上厭棄之矣伏望　明諭禮部俟秋凉照舊開講
以示　聖志有在且以解人心之疑
一四川採辦銀課已令守官量度可開與否
而外人不知者以為必採今彼處地震須防不
虞伏望

皇上明諭戶部將四川開辦銀課停止以安人心
一臣等職居輔近偶有見聞不敢緘默如或可
採乞　賜行之以副中外人心之望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臣彭謹
題爲修德弭災事臣等竊考傳記凡百災異彗孛
爲甚彗者除舊布新之象也此象出見其應不
虛惟能修德以弭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今彗見東北自三台歷北斗其所關繫至重匪

輕不可不痛加修省以回　天意夫修省之實
在奮發於心見諸行事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
宮中根本尤爲至急今聞外人私議竊歎洶洶
不安咸以
皇太子未生爲憂臣等官居禁近私憂尤甚伏覩
先帝遺詔有百日成婚之言仰窺聖情切望在此然
經今數年未聞誕育者道路相傳皆云
皇上愛有所專而恩不溥也宮禁深密未敢妄信然
大凡女子年十五以至三十皆生子之時過四
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
今後宮嬪御者多宜生子亦衆然無一人生者
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若
不舍其舊而新是圖日復一日將何望焉此誠
宗廟社稷大計安危治亂實繫於此非臣等居宥密
之地不敢爲此言非
皇上具

聖智之資不敢以此言進伏望
聖明體除舊布新之意深思之熟慮之審處之務正
名分均恩愛溥乾陽之施遂坤道之生是即修
德之大者以此仰荅　天心則天必降祐繼嗣
自然蕃昌人心自然安定災異亦可止息矣是
不惟今日之幸實萬世無疆之休臣等中誠激
切謹昧死具　題以　聞伏惟
聖明留念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彭謹
題爲修政弭災事臣竊見冬臘將盡雨雪缺少非
惟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抑恐春氣相乘有疫
癘之變人情憂懼正在於此仰惟
皇上俯念下情精禋祈禱靡神不舉固宜有感應矣
而至今不應臣等深求其故而不得考諸傳記
凡言旱災者必曰下民以怨咨之氣感動天變
而致推言及此今或有之蓋京居民不下數十

百萬初無恒產以養生惟憑營利以度日而近
年以來官府買辦過多抽分過重以致小民生
業不遂困苦無聊者衆強者或變爲盜賊弱者
或流爲乞丐而中材守分者不免有嗷嗷然貧
苦之歎致此小民失業皆是下人所爲中間情
弊難以悉數非特
朝廷不知雖臣等亦不能盡知惟聞道路傳言皆云
人民困苦日甚若不嚴加禁約何以安民生而
和民情且
天子爲民父母尚欲恩覃海外況近在目前此臣等
所以不敢視爲細務而不言也然言不能詳謹
陳一二之槩于後伏望
聖明俯垂加察採而行之幸甚
一禁止買辦光祿寺所用猪羊鵝鷄等物自有
派辦常數今行買辦委用皆是小人因而假公
營私利入于官者少入于私家者多小民營利

度日一旦盡爲所奪嗟怨何堪伏望
聖明舉行儉約減省浮費令本寺查照宣德正統年
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其餘各衙門有新增買
辦物料者一體禁止以甦民困
一禁約抽分舊例抽分商貨自有定規今聞軍
民小買小賣供給家用之物入城者守門官軍
輒便攔截抽分下民甚有不便伏望
聖明憫念小民命錦衣衛官校并巡街御史禁約糾

察除常例抽分外不許妄取一毫
一珍珠寶石又買辦之大者下人一聞
朝廷好尚此物輒增價數倍以要利往往賣者與估
者通同作弊公然詐取府庫銀兩以利己夫以
萬民之所供輸而爲一二奸人之所詐取聞者
莫不歎惜伏望
聖明洞察其弊稍加裁抑昔宋仁宗將宮中好尚珍
珠以爲首飾珠價爲之湧貴仁宗知其弊一日

宮嬪戴珠者至前仁宗以手障面曰滿頭白紛
紛好不知禁忌宮嬪慙而退自後不用珠飾珠
價大賤人君好惡能變移人心如此大抵務華
麗者不過取悅承寵而已人君若寵淡素而進
之則宮中自然皆尚淡素此必然之理也惟
聖明敦崇儉朴愛惜物貨以惠天下幸甚
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彭謹　題
爲修德弭災事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變天
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斯言也今古以爲名
言茲者彗星見于天西掃大微北近紫宮其譴
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羣臣同加修省是能體
上天仁愛之心而欲修政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

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　上達矣然德者
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
莫不正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爲本臣等備員
近輔無以少裨萬一實深媿懼謹采修德大端
并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正者
二帝三王聖賢之道也邪者佛老異端之教也
自古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蓋邪

教者無不漸致危亂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鑒

臣等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近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爲議謂大內一次修齋小民一次騷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省內府修齋如遇節令止循常例於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修

德應　天之本莫先於此

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命令之出不可不愼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　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在事無虛僞近來

聖旨行於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僞將來之獘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官

傳　旨庶幾命出于一事有可稽而無獘矣

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爲泰其不交則爲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一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

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然洞察

四方耶抑以臣下愚劣不足與議也如臣等者才疎識淺誠不足以備　顧問而在　廷大臣纍纍若若豈無一可者伏望

皇上勤御便殿二三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聽覽日熟未必無少補益

四曰愼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

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服欲服人心必先於慎賞罰然慎賞罰尤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典大濫近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大深有法不應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所宜也伏望

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私

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

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傅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傅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者亦必以聽言納諫為首事伏望

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虛心屈己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下利害軍民困苦皆得聞知而久安長治之道其在是矣

六曰厲官守書不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是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等衙門非股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四體安矣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舉大槩主於奉承

上旨而嫌於違覆或直行己意而不加斟酌是以其事不便於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言之懼煩瀆也豈知今日下人愁怨感動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厲各官慎修厥職今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司耳目者但遇事為民厲官為民蠧者即便舉奏毋得徇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為奮厲各

舉厥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爲可與也
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
之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
相資邦本乃固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
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
月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内尤甚何也
以差役繁重而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
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

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怨蓄怨非一日
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于牧放減退
勢豪庄田使農民便於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
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借辦或謂區
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歛掊尅軍民財
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
致下人困苦怨歸於上如此則軍民各得其所
而邦國永寧矣
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迂忤行之必有
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
回此臣等惓惓愚忠實在於是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聖志力行新政以正心
爲修德之本以七事爲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
羣臣咸知感激效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
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晏嬰曰君無違德

何患於彗此之謂也臣等不勝悚懼之至昧死
上　言伏候　勅旨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彭　謹
題臣竊觀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蓋福者爵賞
之謂威者刑罰之謂曰惟辟者戒威福之權不
可下移也二者之間爵賞尤重蓋人心向背係
於此天下治亂係於此是以自古帝王莫不以
用人爲先務而自操其權惟魏晉以來官多事

兀始設吏部典選然惟庶官卑職乃由吏部銓
授其高位大官皆自君上簡除歷代相承已爲
常典伏覩　國朝制度凡在廷大臣黜陟進退
及請誥命皆曰取自
上裁葢或降或陞或與或不與其權皆在上而不在
下也永樂洪熙宣德正統秊間陞用大臣多出
特旨而永樂中雖常選亦至　御前親閱曰某爲
某官某爲某職至今相傳以爲

聖主臣時在天順間親覩
英宗皇帝簡用大臣多召王翺李賢面議或令司禮
監宣王翺等同至閣下會議停當具名上　聞
然後傳　旨除授不必吏部出本此又近時典
故也惟
列聖留意用人如此是以　朝廷尊重人無異議適
者擢用大臣多由吏部揀之輿論咸謂非宜葢
大臣與吏部比肩使其進退黜陟一由吏部與

廢職同則氣高有志者不以爲榮而氣卑無耻
者將謂事吏部不已而附下罔　上之弊生矣
質之事理誠爲不便且如六科都左右給事中
七品職耳舊例皆吏部具缺奏請　旨陞除不
敢輒擬定名原立法之意非他葢以言官之長
恐其受制於吏部也今於七品官尚循舊例豈
可於尚書侍郎都御史四品以上大臣乃不用
舊例而使之受制於吏部乎此又理之不宜者

也況今吏部尚書出於言官保舉言官但知阿
狥吏部雖有失不言吏部但知進用言官雖無
才不顧議論舉措不無偏向將來之弊有不可
勝言者矣昨因御史建言奏
聖旨有云朕自簡除此命一下但凡諳典故識政體
者莫不欣悅惟一二阿私者如失望焉爭之是
非於此可見伏望
皇上鑒前代之典遵

祖宗之制操用人之柄以馭四海弘接下之規以照
羣情凡廷臣才識高下心術邪正皆須詳察其
實有當意者即記其名遇有員缺即傳 旨擢
用或召吏部面議或召他官并臣等參詳每一
官缺必令歷言十數人堪任者以對然後於中
擇其高者或與所記合者用之不疑如此則官
不乏人人必稱位而威福之權在上自有以壓
服羣情無私議竊嘆者矣臣等惓惓愚忠不避

嫌忌謹具題伏惟
聖明留意幸甚

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彭謹
題爲恤民事臣等切惟天之立君以養民也君之
養民所以盡代天之職也是以古先帝王莫不
以民爲本無事則安養之惟恐不至有事則優
恤之惟恐或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萬世保民
之龜鑑歟今天下水旱相仍倉廩空虛人民缺
食無處不然而山西河南陝西三處急於餉軍
而民愈苦京畿八府窘於追馬而民愈困典賣
子女流離道路者往往有之如是而不加矜恤
恐良善化爲盜賊盜賊聚爲攻劫則邦本搖動
而事日多矣然欲矜恤非人賜之衣食家與之
金帛也但省科派減力役寬夏秋之稅而勿徵
弛山澤之利而勿禁使民得以休息營生則安

養之道即在是矣此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有不難者何憚而不爲也昔之人
君有言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
哉斯言也施於 當今尤爲切務臣等愚昧備
聞民情不能盡述謹陳其槩于前并條列一二
于後伏望
皇上體
上天付畀之重恩下民仰賴之切鑒臣等愚直之言

振而行之則斯民幸甚

計開

一編民養馬已有定制計馬徵價亦有定期但
近來畿內田土日狹頻年旱澇相仍人民艱窘
孳牧虧欠一遇　朝廷差官印烙其管馬官員
及羣長人役等因而科歛銀兩通同作弊於馬
政無分毫之益在小民有追呼之擾雖舊典固
所當行而民難亦不可不恤且如去冬詔令每

馬四疋折買一疋息已寬矣及今有司追併緊
急則又不能買補奸詐者逃竄不已本分者拘
繫無聊此非有他益人民愁慘窮乏之餘不能
猝辦故也伏乞
聖明憫念下民暫免今歲印烙仍令該部行令有司
將折買馬疋暫行停止以待豐收之後照舊施
行

一皇庄之名自古無有景泰行滿邸之舊
皇上因東宮之餘名曰皇庄固已非理然事因其實
猶爲有説近聞已故太監劉永誠所獻庄田亦
欲立爲皇庄并令本處起蓋房屋此聲傳播深
駭羣情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懼於徵科過
舊而街談巷議者咸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何
獨以此謂之皇庄臣等竊聞外議如此深懼流
傳不已不惟無益於事抑且不足爲
聖德之光其劉永誠庄田伏乞

皇上罷造房屋勿再立名仍令該部知數收官且令
百姓照舊耕種以息外議昔人所云救時良法
莫急於此

一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爲厲禁此先王
仁民之意也切聞畿內八府湖濼數多若非官
府禁地即是勢家私庄但其間所産魚蝦螺蚌
菱藕蘆葦之類皆是天地自然之利非因人力
而成今聞民間已有缺食者延至冬夏必又艱

難各處急少倉糧賑濟乞　勑有司凡一應湖濼不問官私許令饑民採取供食不許諸人禁制亦不許抽分稅錢是亦救荒之一端也如此則人有餘地以自寬而流移莩殍之苦庶乎免矣

一八府夏稅旱傷已多秋田成熟尚未可期民之艱難蓋可知矣乞　勑該部早將夏麥勘實蠲免勿令有司荷爲催逼其他賦役有重難者許有司申達減免待收成之後照舊應當

一近者廷議欲大舉搜勦河套外賊故戶部差官往山西河南等處儹用糧草本官惟恐失悞軍事未免刻期取辦有司奉行急於星火下民被逼如墜塗炭況遇荒旱之季賑濟猶恐不及豈可重加徵科乎乞　勑該部計議行令侍郎陳俊以大軍未出宜從緩行事已起者還赴軍前未起者量行停免陸續起運庶使百姓少得甦息無失所之虞

翰林院侍讀臣彭謹　題爲陳情事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欽蒙

令旨着臣文淵閣辦事臣當以繼母喪具疏乞守制未蒙矜允仍着奪情臣切念時方多事義不得顧私親遂自感激就職實欲勉效微勞然臣在職於今五月餘矣伏覩

皇上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紀綱振舉賞罰大行羣才

效用庶務具興顧臣庸愚叨居禁近雖勉圖報稱而竟無補於萬一也夫上既無補於

朝廷下又忘情於私親臣之進退何處而可臣伏思繼母如母義無輕重哀戚在心不能自抑雖奪情之典自古有之然必視時之緩急與人之才否爲之今其時既非向日多事之比若其人果繫輕重則雖舍小節徇大義可也至如臣者徒有愚忠素無他技才疏學淺非可以待　顧問

也能辨識此非可以借俊令也無臣有指大誅
之人臣雖闇愚自知明甚豈敢徒冒奪情之
寵而忘短喪之戒若遂苟安歲月其爲不孝益
大矣雖
聖恩曲全不加罪責其如良心何其如名教何其如
古聖王喪必三年之制何一行既虧百美莫贖
後雖有爲悔將無及矣臣熟念之惶汗浹背措
身無地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以孝理爲先宥臣萬
死矜臣微志令臣照例守制依期前來庶得公
義私恩兩盡臣年力少壯猶可策勵自進謹當
鞠躬盡瘁效犬馬之勞以圖報於他日雖萬死
無悔也臣不勝惓切戰懼之至昧死以 聞伏
候 勅旨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彭謹 奏爲陳情
乞 恩省親事臣有父毓義蒙封吏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見在原籍江西吉安府安福縣
居住昨得鄉人口報聞三月中臣父偶患寒熱
病症至四月初旬尚未痊可聞此信息心實驚
憂切念臣自離家以來已經十五六載往雖未
及歸省猶冀來日可期今既聞有病豈容自安
若更遷延不去其爲不孝大矣且臣非不知居
官效職則可計月得俸以資養亦可援例請
誥以增榮也顧臣父行年七十有八 膺榮侍養之

日無多以無多之日加有衰病之侵朝不慮夕
誠可憂懼用敢冒訴哀情上瀆
天聽伏望
皇上推大孝之心察臣愚誠特 賜矜憫容臣回還
原籍省視少伸人子之私仍依期前來驅策犬
馬之力以報
天地大德實爲臣之至願臣不勝悚懼懇祈之至爲
此具本奏聞伏候 勅旨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臣彭謹
題爲陳情乞　恩養病事臣昨以居官無補疾病
交侵具陳懇悃乞放歸田里伏蒙
聖旨未賜俞允曲加勉勵甚憐念犬馬之舊不忍遽
棄於無用也臣愚中心感激非言可喻然情有
不得已者須至于再陳焉臣竊惟學古入官者
士之素志貪榮慕祿者人之常情苟年未及於
休致之期孰肯自棄於聖明之世況臣備員內
閣尤爲僥幸固求退去豈近人情所以然者誠

迫于疾病不得已也緣臣年雖未老疾已先侵
舊患痰嗽久而不愈近生癰毒愈而復作屢蒙
皇上矜憐命醫調治痊可載生之恩於是至矣然氣
血由此而耗精神由此而虧兩目昏花見物不
辨顏色左耳閉塞聞聲不知東西應事接人屢
多差謬元氣內損即是可徵凡觀人之疾元氣
爲先形體次之臣形體似若未衰而元氣虛損
已甚矣元氣內虛則風寒外邪易爲侵撓若非
投閑早加調治何以却疾少延視息此臣所爲
深憂切懼故不避　瀆冒之嫌再加懇祈之誠
也且當今之世物力或有不足而人才至爲衆
盛惟在
陛下愼簡而進用之則官使得人治道興舉臣之去
留何足爲輕重哉伏望
皇上至仁大德弘覆載之恩賜生成之造憫臣疾苦

准令回還原籍養病萬一痊可有日即當驅策
赴京竭犬馬之誠以圖報稱雖捐軀殞命不辭
也臣瀆冒
天威不勝悚懼之至爲此具本謹　題伏候
勅旨
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臣彭謹　題
爲陳情乞　恩放歸田里事臣見年五十七歲
係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由正統十三年進士

歷陛今職始蒙
英宗皇帝簡拔置諸　禁近之地繼蒙
皇帝陛下超擢加以　崇重之秩受　恩至厚省己
何堪自是心口相語誓竭螻蟻之誠用圖涓埃
之報奈何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圓之用
惓惓忠愛徒切于中而論議謀謨一無可取近
覩　天變非常外夷不靖下民窮困日甚於前
未免私憂過計每與同僚商議具本以代面

陳而言多乖謬違忤
聖心或留中不出或出而事不皆行則臣之愚昧迂
拙即此可見如是而尚被　優容濫居論思輔
導之職中心慚懼其何能安雖然臣猶冀懋修
不懈圖後效焉誠以
陛下聦　上聖之資智察羣物無所不至一旦深思
上天付畀之重
祖宗創業之艱憤發聖志厲精治理則何事不可革
何功不可成而濟世安民如反掌耳臣雖迂戇
尚當驅策不及以備任使以圖報稱於萬一豈
忍遽違初志浩然引公卝老於山林第念臣禀
氣素薄近來疾病交侵耳目昏瞶精神亦不如
秊衰邁日甚一日雖欲勉強驅策少圖後效而
力有不堪者矣夫居官既無所補有疾又不能
去臣切耻之惟當早圖退休以避賢路使繼此
進用者皆高才遠識可備緩急之用是亦臣區

區愛　國之微忠也以此具陳懇悃上達
天聰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矜臣微志憫臣衰病
放歸田里以終餘秊則臣感荷
天恩無有窮已臣不勝懇切悚懼之至為此具本謹
題伏候
勅旨

彭文憲公文集第一卷終

彭文憲公文集第二卷

六世姪孫篤福編輯

安成彭時純道著

七世姪孫志楨重梓

詩

五言古詩

易菴二首

一菴靜而窈乃在𣗳水濱乾坤自高下松竹爲四鄰南山有棲羽北溪多遊鱗出門一俯仰奇偶錯以陳

玩茲畫前易已識造化眞自非康節翁誰哉能與倫

揭來舒簡編襟懷炯冰壺晨窺姬周象夕玩庖羲圖心將聖賢契神與造化俱蕭然一室間至理窮精粗從遊多髦俊濟濟升天衢遂令易菴名堂堂擅八區

送吳遠兄弟南歸二首

景風激原野楊柳淸陰敷相送涉遠道欲別仍踟躕念子兩明珠高價傾　皇都進城未易售韞匱空藏諸諒君固有待我心增煩紆

煩紆將何念天命奚復疑安知非日月明物自有時翽翽雙采羽矰繳何所知德輝照四海終當一來儀願言固高節以副平生期

七言古詩

題梅爲郝員外

孫侯畫梅號奇絕筆底寒花吐的皪精神巧斡造化機氣韻覺與冰雪敵羅浮山顛庾嶺陲璀粲錯落珊瑚枝天風作寒影寂歷海月破夜光陸離郝君襟懷

最淸炯愛梅不與凡卉並何當結實滿枝頭懸君摘取調商鼎

題繡鵲圖

吾觀雙鵲圖繡紋稍奇異無乃天孫巧織成慇懃不忘塡河意長風吹之墮天關奇蹤自此留人間精神翹翹白日動羽毛皎皎玄雲開楊君得之如重寶愛鵲有靈兼繡巧會當飛來庭樹棲日日報喜君應知

題雪梅

空山積雪寒栗烈萬木摧殘水欲滴老梅吐花殊寂歷凛然氣與氷雪敵氷雪半醬珊瑚枝瑤英玉蘂尤陸離峥嵘上逼海月冷偃蹇下映琅玕奇吁嗟此圖絕精妙彷彿湖山入晴照怪來詩思到骨清欲起逋仙與吟眺

題竹

誰人寫此雙琅玕淋漓秀色秋毫端鳳鸞翻空日月白蛟龍起陸風雨寒劉君自是青雲士玉雪淸標宛一

相似擬將直節獻　天子九奏鳴和洗凡耳

題魚

江湖水濶連紫冥青蘋翠荇縱復橫群鮮相忘日相聚低昂出沒如有情就中錦鯉勢騰突變化風雲入恍惚鼇隱吼空雨如注銀濤排蕩黿鼉宮看君此圖將無同彩毫點染天無功吁嗟靈物可常有禹門一躍看成龍

為路黃門題梅贈伍司訓

老梅峥嵘間修竹珊瑚吐白琅玕綠黃門路公有此圖特贈伍君比珠玉伍君讀書才不羈孤標宛宛梅竹姿雖浮蹤影凝夜白瀟湘秀色含風漪昨者氷京今復去一鶚飛騰時不遇路公贈圖要我題聊爾勗君歲寒意君不見梅竹堅貞耐歲寒桃李榮枯只容易

題山水圖

連峰峥嵘溪水綠知是桃源是盤谷藤蘿古樹遠近

分雲際依微見茅屋柴門反開日又晡漁舟夜泊秋島孤猿猱叫月鷄犬寂如此淸境天下無西平孫子好風度邁迹閭閻有高趣一見畫圖心絕倒恨不移家此中住

竹坡春雨

竹坡種竹今滿林雨中蒼翠春深深翩翻乍疑鸞鳳舞錚鏦如聽蛟龍吟竹坡自是王子猷瀟灑襟期世稀有平生愛竹兼愛畫要使高風傳不朽

題竹爲李崇仁

李君家住月角山山頭種竹千萬竿鏐鏻球琳白晝響颯沓風雨秋夜寒聲中森然起祿旌旄節偏容與高標直入霄漢間繁陰半落簾屏裏李君自有冰雪姿愛此瀟灑同襟期別公幾時到京國閑來千里勞夢思大常夏公知其故揮毫點染垂纖素珊瑚石畔三兩枝宛然移得家山趣淋漓墨色逕紫冥對之頗覺心魂清秋風老鬚欲結實耳邊如聽孤鳳鳴

東坡愛竹勝食肉君今豈有東坡癖何不截取長竿釣巨魚使屨淛河以東蒼梧北

琴月軒

小軒玲瓏山之陽軒中月色凝清光主君對月調綠綺塵襟頓釋名利忘羲農世遠遺音古廣寒宮中素娥語冰崖夜裂響流泉銀漢秋高颯風雨嗟君清思誰得知何不爲我一奏南薰詩南薰阜財解民慍坐令四海還雍熙請君易操君莫疑

題丹青竹爲甯艮行人

古來畫竹誰獨優只數洋州與蘇丘此圖丹青自奇古隱然力與元氣侔脩脩數竿挺高節蛟龍起陸山石裂蒼梧雲暗泣湘靈淚灑秋風恨難滅甯君家住湘水陰移來湘竹今滿林此圖蒼翠宛相似愛之不啻愛南金宦途展翫結深想歲寒願矢平生心

題竹爲葉踦乃父

郎門令尹工墨竹夢想瀟湘與淇澳興來肖爲葉君

[illegible]墨已淋漓翠盈掬葉君愛竹平生心種之繞屋今成林森宵夜疑羽葆降白晝頗覺烟雲深春來籜龍迸地裂頭角崢嶸自奇絕風吹露滌脫錦繃千尺凌雲挺高節葉君愛此如珊瑚行吟坐嘯神與俱歸來高臥不可已還向堂中看畫圖

送韓僉都承熙往江西

君才卓犖富經濟早歲蜚英　聖明世九達神駿獨騁騰萬里孤鷹遠奮厲當年巡撫江之西手分雨露

霑羣黎身冠炫日山河動象笏凝霜草木低昨來入
覲麒麟殿風釆傾人不常見乘驄復向西江行欲使
民風遂丕變離筵酌別酒白日懸蒼旻翹首都門送
君去但看馬蹄蹋蹋生陽春君有淸名滿人耳何日
歸來佐　天子君不見名公分陝政早成夾輔勳名
從此始

題古畫爲鄧御史明

古來名筆工禽鳥多寫詭異難測知是誰獨寫眼前

物令我一見稱絕奇秋江空濶水淸淺敗葦殘荷露
猶泫蒼鵝不入鴻鴈行唼喋沿流隨近遠還看泛泛
滄波開羽毛炫日雲氈毷蔡州城下初驚起興慶池
中屬始同羲之愛鵝心則劇道經寫換勞筆力鄧君
愛鵝還愛畫斷縑可比千金直吾聞少保古墨留通
泉杜陵有詠名能傳今君此圖與之亞品題愧乏瓊
琚篇

題魚爲肖泰

龍門劈天開桃花激春漲金鱗六六老有神一躍翻
然九霄上風雷吼怒山欲流羣鮮辟易天吳愁須臾
霖雨灑八極神功變化誰能求

題山水爲南浦善世

羽衣仙人良畫史筆勢翩翩自奇詭解衣盤礴須臾
間半幅輕綃富山水山高水濶重復重長松翠柏雲
冥濛茅廬瀟灑絕塵想捲簾盡日來淸風橋東疊嶂
俯幽谷淸境分明異凡俗望中樓閣參差起不是雲

門是嶽麓雲門嶽麓眞祇園琳宮寶地松蘿門猿狖
不驚虎兕臥鼓鐘鏜鞳知晨昏嗟予可望不可往結
社無心解塵鞅展圖一見三嘆嗟矯首長歌寫心賞

題魚爲伍泰從

陰雲黯慘颷風急洪濤巨浪如山立紫鱗躍出捷有
神萬里風雲入呼吸我一見之驚且疑謂是龍門與
天池揚鬐熟視久乃定始知畫筆能爾爲

五嶺松聲爲王郎中佐題

富溪五嶺神所鍾蜿蜒起伏如五龍嶺頭舊是舞雩處交柯屈鐵多長松長松落落歲月古虬髯蒼翠浚穹窿有時清風一披拂繁音逸響不可窮亂如乾坤交雨雹和如韶濩諧商宮壯如海門潮洶湧浩如巖壑泉玲瓏忽然變作甲兵驟嘶枚疾走爭雌雄靈籟欲止還復作聽之能使塵慮空王君家住嶺西畔松陰近接槐陰濃別去幾時勞夢想夢回猶覺心神融要我題詩擬幽絕形容苦恨詩未工何當與君坐其

下朗吟寫入朱絲桐

題山水爲鄧府推

鄧君平生好山水攬秀蒐奇心未已手持此圖索我詩風景依稀是何處君言我昔衣綉衣馬蹄蹴蹋函關西終南太華經過好漢苑秦川入望迷咸陽西上盜灞灑黃河萬里從天下勢扼龍門響怒雷裂石崩崖去如瀉此處奇觀天下無歸來夢想增煩紆圖中小景豈相似暇日相看聊爾娛我聞君言還自惜下帷讀書竟何益會當拂袖騎茅龍五嶽名山皆可遊盡包奇麗入胸中卻染霜毫紀行跡

題山水爲劉毓秀隱君

何侯善山水醉墨時淋漓胸中疑有縮地術坐令異境移於斯乾坤清濁忽開闢白雲卷盡山參差幾家煙火住幽谷長藤古木爲藩籬野橋流水行人少扁舟來往成幽奇柴門反關雞犬靜風淳俗美宛似羲皇時吁嗟此景何處有不是江南無此奇偶然見之

心絕倒撫圖翹首遙相思

題王舜耕山水

自唐以來畫山水王維絕妙才無前當年墨蹟不可見空留石刻人間傳舜耕自是王維後筆勢縱橫世稀有解衣盤礴揮絲毫能使乾坤忽分剖與來爲君寫此圖江仙隱隱雲糢糊喬林薇日飛鳥盡野橋流水行人無遠峰崢嶸入雲裏下視羣山莫敢施蒼崖翠壑重復重六月寒生不知暑此中風景清且閒別

有天地非人間紅塵一點不可到豈無仙客相往還
知君負奇才愛畫入骨髓平生山水情一日馳千里
昨者霜風擁使軺長河簸蕩山岳搖聚蕭好景看不
定胸中浩氣凌雲霄歸展畫圖還自笑始知清思冊
中饒

竹間聚禽圖爲孫　皇親題

珊瑚石出蓬萊島石畔修篁攢翡昊參差高節長青
青萬古霜風吹不老山鳥羣棲枝葉幽幽棲總爲清

陰留清陰團雲羣鳥樂夕陽倒影聲喧啾待當竹實
羣鳥去應有鸞鳳自天至

獨鯉朝天

海天茫茫颶風急海水崩騰亂雲溼羣魚中有赤鮮
公睥睨雲霄作人立錦鯉六六何嶙峋翕欻變化如
有神一上龍門化龍去甘霖時降四海奚貌入丹青
豈徒爾變化由來與人比君家才俊今幾何與月飛
騰亦如此

題畫龍

蒼龍籋雲飛天矯露奇狀紫鱗快相隨屹立洪濤上
風雷變化當此時應有甘霖慰民望

五言律詩

潡南爲黃巖賦

名利俱心外幽棲傍潡南天低山擁翠地僻水拖藍
賓客時能至詩書夜自談高蹤誰得似無隱爾何慙

挽莆田黃深御史二首

嗟嗟黃御史宿昔負才賢報國紆長策居官不永年
人猶避驄馬我欲掛龍泉風采何由見含悽淚泫然
憶在橋門日相知我與君忘懷時對酒刻燭或論文
始遂功名願如何生死分只今恨無極東去水沄沄

送王少卿謙調南京太常

去去金陵道承恩理舊官職司周典禮人傳漢衣冠
冰泮移舟穩情深話別難閑中有詩句莫惜寄來看

送劉行人諭使滿剌加國

聖恩覃絕域奉使見賢勞玉節傳金冊銀魚拖繡袍
路疑南斗近船擁北風高遙想歸來日論功荷寵褒

雪寒叢賜西域貢衣二首 番名撒哈剌

西域成毛織叢茸勝綺紈賜來霑帝澤著處失風寒
已覺裁縫巧還思組織難晨昏服無斁光彩映儒冠
貢織由西海成衣出尚方精奇逾綿繡溫暖敵風霜
匪久藏金笥恩優被玉堂寒儒知感激欲報意難忘

賜西洋鳥毳衣 番名梭服

西戎織鳥毳製作極辛勤遠色成霞綺浮光漾水紋
珍藏知有待頒賜媿無勲玉署頻衣著終身感聖君

送大行皇太后梓宮輓歌五首

厚德超千古柔儀在九重衣旒輝輅翟星彩耀軒龍
升化幽明異悲哀海宇同雲愁天漠漠何處望儀容
漢家推馬鄧周室仰姜任名掩先朝懿恩加萬國深
椒房留盛事蘭館著徽音中外交垂涕難忘欲報心
舊著關雎化新成社稷勲坐扶熙際運永翊聖明君
四海霑皇化千年播德芬只今鸞馭遠翹首望層雲
慈聖居神極皇家景運昌九重隆至養萬國被清光
雲暝鸞凰遠天高日月長臣民歌盛德衍慶自無疆
遙望都城北巍巍天壽山乘鸞歸此地守虎壯重關
黎庶霑遺化悲歌憶聖顏千年騰王氣光徹紫微間

五言排律

輓成國公

憶昔瞻風采才高古亦稀貂蟬傳世業韜略總戎機

爵冠三公貴名揚四海威忠勲唐靖難雄武漢關飛
事變才難展權分算或違身隨黃幄去志決白登圍
捍禦嗟何及摧鋒竟不歸犬羊驚碎易貔虎涕歔欷
哀贈加王爵堂封近帝畿象賢今特達述德已光輝
宇宙河山氣乾坤黼黻衣忍看麟閣上千古貌巍巍

七言律詩

送吉水劉景禧之順德

清時興教沐恩榮領表秋風路幾程務子晴雲連海

嶠芭蕉暮雨牆山城鄭虔官冷青氈在劉向經傳白
髮生遥想化成新作邑退方從此識文明

王遜夫司訓桂林

知君家世自龍門自哲爲師荷聖恩黌舍直臨南徼
遠奎文遥拱北宸尊桄榔樹老蟠山洞篁竹叢深近
水村莫道此方風土異到來同是一乾坤

送秦昂主事之南京

郎官新拜擅時名千里秋風促去程粉署正分南國

重錦衣還過故鄉榮周官道德位同俗漢室錐刀想
罷征君有長才須自展匡時應不愧平生

送章副使繪之山西

佐憲才名孰與同孤飛鵰鶚戾秋空九重援擢歸輿
論一道澄清屬至公縹緲山河無霸氣蕭條郡國有
唐風知君問俗行驄馬無限陽春被老癃

送邢檢討省親

翩翩太馬促紅塵畫錦歸榮孰與倫載筆久依丹鳳

闕推恩寵及白頭親與方西土雲山曉晋水東流草
樹春翹首鄉闈應咫尺幾時鳴珮侍楓宸

送郭熙磨赴雲南

一官新拜向滇陽疋馬迢迢道路長地入坤維留漢
績天垂井絡盡蠻荒幙蓮紅溼三春雨盧橘青含六
月霜案牘知君勤畫諾早收清譽答恩光

竹庭爲袁主事秉裒賦

一庭蒼翠百琅玕半隱簾櫳半倚欄平地震雷龍起

蟄九天風月鳳翩翰琴琳自愛吟邊聽羽葆還宜醉
裏看試問曾開三逕否擗閑我欲共盤桓

輓南靖劉主簿

夢幻多年邇廓寥曾於宦業想風標仇香棲枳名空
在張家夌雲志已消雨暗青藜高閣靜烟迷宿草夜
臺遥閩南自有甘棠頌追憶何須楚些招

送何冢宰和周庶子韻

忠耿平生受主知璽書優老遂深期山公望重持衡

後疏侍名高解組將歸杰直堪忘世慮愛深何以罄心私明朝相憶天南北且盡離筵酒一卮

恩慶堂爲泰伯祠奉祀德明題

勾吳衍慶自岐豐周禮相傳百世同爵列侯封留漢迹文垂家範有唐風綿綿瓜瓞眞悠遠蕩蕩乾坤共始終今代雲仍能繼述主祠偏荷聖恩隆

送吉水皮教諭

典教新遷荷寵榮長亭分手醉初醒十年宦況鶯頭

白一日交情覺眼青水浮淮河晨鼓棹春回馬帳夜談經到來定遠文風感應有清名達帝庭

輓羅行人如墉卒於土木

四壯心憐厄蹤親依鬻忠魄委邊塵平胡漫想才無敵許國徒聞志絕倫夜雨孤鳴哭塞曲秋風鶴度楚江濱平生交誼今寥落掛劍無由倍愴神

送新浛胡子鑑

躍馬年年上國遊思親南去促歸舟行經鍾阜裊天

晩望入金川楚樹秋家世尚存唐譜牒襟期不減晉風流別來何處頻相憶象戶松雲百尺樓

鑑湖

百畝平湖金鑑開箇中澄徹絕纖埃光浮震澤通山島氣接咸池逼上台亭榭時時淹月月魚龍夜夜聽風雷湖邊高士多清致吟眺委蛇日幾廻

墨池春漲爲楊御史貢題

半畝清漪墨色光春來溂溂近書堂軒窗倒影空中

見蘋藻浮青鏡裏香風動微瀾疑渤澥魚吹細浪似瀟湘草玄楊子臨池後能使雲仍意不忘

送王檢討稽復任

一自賢關入禁林共誇宦業嗣徽音北來喜遂趨庭願南去長懸許國心罇酒宦筵憐別促江花迎棹覺春深兩京千里遥相望話舊何時得盍簪

送薛學錄士高

賢關三載一官清籍甚才華動兩京運際隆儒需寵

渥功成造士協輿情孤舟夜雨黃河道六館春風白
下城鄉舊相逢如見問爲言閑散負平生

送劉行人倫使琉球國

金璧麒麟擁賜袍馳驅萬里見賢勞海邊日月明樓
艫水底魚龍避節旄重譯俗同文化遠隣封禮肅使
星高島夷一一懸宣諭職貢時修荷寵褒

鶴溪書舍爲梁郡博爾題

鶴溪幽勝占全吳溪上高堂萬卷書門對浮瀾春晝

永牕涵沉碧夜燈虛練囊明滅留螢火細秩高低乖
蠹魚梁相家聲從此振追蹤慎勿棄三餘

送李景贇還鄉

非承鴉刻上神京見說才華獨老成昭代宦情隨蟆
屈秋風歸輿逐鷗輕雲開秀嶺青螺出水夾芳洲白
鷺橫家在此中多隱趣莫將蘭佩傲冠纓

賜柳子櫻桃

中官傳命出蓬萊柳子櫻桃總賜來宗廟薦餘從上
苑梯航貢入自南垓剖開混沌非於窑寫出勾圓小
似梅下拜登嘗知感激寵恩欲報媿非才

臘前喜雪蒙賜酒饌以賞因此有作用李公韻

六出寒花散碧空祥光浩蕩萬方同過三共說厭農
望盈尺咸誇表歲豐豈諳黔黎彫刻巧祇緣聖主燮
調工玉堂忽拜宮壺賜清賞高吟意不窮

松軒爲陳詹事令弟題

樓倚岡南面面山雙松如在畫圖間濃陰落地曉雲

亂清影壓簾春晝閑響漢忽驚龍起蟄夕陽時見鶴
飛還主人襟度元同操幾度憑軒爲解顏

送余僉憲二首

明時僉憲大江西快覩康莊騄駃蹊關節無門通一
羽陽和有腳慰羣黎豸冠炫日湖山動象簡生風草
木低如此聲名良不易喜看寂績自天題
外臺聲價重璵璠績最多君荷寵恩惜別可能留晝
舫論心且復對芳樽鳳鶿徙翮風前遠松栢清陰雨

後繁何日九重徵詔下遲君聯佩侍金門

送田御史按治西川

繡衣持斧下臺端將命寧辭蜀道難雲逐青驄時作雨霜凝白簡晝生寒西瞻岷嶺連天險東望江流出峽寬此地羌戎多反側早聞綏定奏金鑾

送彭仁司訓之湖州

紫禁鐘聲起曙鴉重看拜命出京華北來莫嘆官如舊南去應憐地最嘉絃誦坐中消日月衣冠海上拂

雲霞欲知此後遷榮兆請看金山韓木花

送伍教授福之高州

紅杏花開屬暮春曉承恩命出城闉孤舟迢遞臨南徼千里徘徊望北辰地遠厭聞豺虎暴官清喜見鳳麟馴早施文教陶殊俗禮樂重看遍海濱

靜樂軒爲詳宗師題

早秊息幻造禪關物理都將付八還空寂只同秋水靜逍遙長共白雲閑杖移芳草吟消日簾捲晴嵐坐看山樂趣杳然超世外因悲車馬在塵寰

輓邵眞人

霞裾幾載侍天顏此去高風不可攀空有靈光留漢時更無紫氣度秦關鼎中龍虎神丹伏天上風雷秘訣開傳世獨遺冠劍在不知何處列仙班

愛竹軒爲南陽李公題

聞道開軒對此君森森積翠絕塵氛一簾暮色瀟湘雨滿地秋陰嶰谷雲琴罷倚闌挑遣興客來掃石共

論文只今欲取裁青簡自寫當年輔國勳

七言絕句

題山水爲泰和陳僉憲四首

青山歷歷水溶溶雲外參差樹幾重茅屋誰家占幽獨到門不見有塵蹤

人家住近碧山阿門外雲深長薜蘿好是家家絕塵想隔溪猶自不相過

參差錦樹白雲稠風色蕭騷一片秋山下人家塵外

趣幽棲眞不羨封侯

木落風寒雪未消空山面面倒瓊瑤漁舟盡日依江浦淸絕何如在灞橋

題山水

萬疊靑山碧水涯雲開樹底屋參差昔年遊樂今看畫猶有閑情入夢思

題竹二首

見說瀟湘綠萬竿冥冥烟雨畫生寒數梢分得參差

影勁節貞心耐久看

石上脩脩綠數竿和烟滴露入雲端平生高節誰知重猶自靑靑傲歲寒

題竹爲劉學錄

高節平生重此君淸風瀟灑獨離群別來何處頻相憶山谷秋陰鎖白雲

題聚禽圖

可愛林良筆有神寫將禽鳥似天眞綠楊影裏淸溪

上留得乾坤一段春

題梅爲將樂黃克俊

歲晚山空望眼賒水邊踈影獨橫斜秪緣先得陽和力故作乾坤第一花

題梅四首

姑射仙人駕素虯碧雲影裏自遨遊會開玉齒嫣然笑一段淸香風外浮

玉雪紛紛吹冷飈驪龍夭矯下天池翠中頭角崢嶸

起萬顆明珠光陸離

昔聞遷客住羅浮親見花神夜出遊夢覺酒家人已去翠禽啼罷月西流

珊瑚枝上玉生花春到西湖處士家淸思逼人吟不就水邊踈影正橫斜

西岡晚翠爲錢原溥題

歲晚江南草樹黃獨留蒼翠傲冰霜不知何日成佳實坐聽闌干待鳳凰

題枯木竹石二首

恠石巉岩碧蘚斑老龍長伴翠鸞閑絕知畫史經營
處只在榮枯異態間

翠竹蕭森古木陰風吹露滌歲年深莫將榮悴論形
物自是乾坤造化心

題畫爲謝學正經二首

獨棹曾經蓼荻洲碧流清淺戲沙鷗只今堂上看圖
畫猶彷彿令人憶舊遊

露滴殘荷俯碧流風吹宿鷺冷飀飀絕知畫史多清
思分得江湖一片秋

題竹爲李司務遇

家居盤谷已離羣每向牕前對墨君無限詩情何處
是楚江烟雨渭川雲

題墨葡萄

紫蔓縱橫筆底懸驪龍出海勢蜿蜒翻然欲備浮雲
上領下明珠萬顆圓

題魚爲唐給事濵

春暖江湖水漲初穿蘋戲藻見羣魚金鱗獨有朝天
意變化風雲上碧虚

宋徽宗人馬圖

畫圖人馬兩輝光筆底精神憶宋皇愛國可能如愛
畫胡酋焉敢覬邊疆

賜帶

削成瑇瑁入金稜七宿三台次第横知是聖恩存約

束腰懸豈敢快光榮

賜遊西苑詩十首

太液池

天開巨浸禁城西派接銀河望眼迷最是此中涵帝
澤遠分餘潤被黔黎

椒園 中有圓殿蒼松古柏環列左右

椒園繚繞玉池東云是宣皇避暑宮此日乘春瞻望
處萬年枝上度香風

圓城（中有圓殿殿左右古松三五株俱封三品食祿）

崇臺奕奕像層城寶殿玲瓏耀紫淸檻外長松如偃蓋受封已敵大夫名

萬歲山（在圓城之北上有廣寒殿蓬壺瀛洲等亭俱古蹟）

太液池中萬歲山巉岩直上五雲間廣寒殿古非人世鳳馭鸞驂日往還

演馬場

中使呼鷹演武場侍臣星拱面君王咸誇東海排雲翮撃搏凡禽勢莫當

馴禽房

瑞羽祥蹄異域珍貢來歲久性偏馴縱觀氾際天顏喜鸚鵡先分侍近臣

圈虎城（下有門是日縱二西馬與虎鬪馬速舉後蹄虎避不敢近）

恭侍龍輿上虎城俯觀雙虎勢縱橫誰云此獸威無敵未觸雙蹄已震驚

泮樵栢楨本校勘

鳳駕翩翩入九重猶傳恩命許從容來行極目虹橋上萬景撩人興愈濃

南臺（在池西南面對一小池外即南墻是日近非賜宴于此）

寶殿嵯峨近水隈賜來珍饌此中開中宮雜遝傳宣至要使羣臣盡醉回

西苑門

盛時西苑物華新拜命重遊屬暮春還向苑門三頓首但歌天保荅皇仁

寄題比干墓二首

自信輸忠正幅員豈知心剖得名全鹿臺千尺今何在不及孤墳萬古傳

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季一死與存殷空勞異代封褒事窃恐忠魂不願聞

彭文憲公文集第二卷終

安成彭時純道著　六世姪孫篤福編輯
七世姪孫志慎重梓

序

柘田劉氏族譜序

安成之西南八十里曰柘田山秀而水淸地膏沃而物産豐裕其室屋鱗次據山水之中以居者皆劉氏族也劉之先出晉安成大守遐遐之後在宋時有諱

謙者遷上城謙傳三世曰公評始自上城徙柘田其居柘田十有三世于今四百餘季矣闔其族之衆至數千指其分而自爲居者蓋五十餘室蔚然邑之盛族也予聞柘田多賢者其長老率風流篤厚敦詩書而重禮節裒然爲鄉里之望其子弟質實謙謹稱其家法而詩書禮義之風忠厚廉耻之俗世傳如一日豈非積之者深厚而有本耶其愈久而愈盛有由然哉柘田傳譜更世變不存公評之十二世孫中訓重修輯之持以示予徵序嗟夫族之有譜所以係人心而寓重本親親之道也然惟仁人孝子知重之何也蓋合族以居世親而地且近者雖不譜可也苟其族益蕃盛居之合者能必其不遂至于分也歟世之親者能必其不遂至於疎也歟地之近者能必其不遂至於遠而忘也歟此勢之所必然者而譜不作可乎故仁人孝子欲其合於已分親于已疎不忘于已遠者恒於譜盡心焉是故原其所自出而重本之義明

詳其所由分而親親之道立昭穆以辨之字行以聯之生卒娶塟無不登載其有德善者亦間見焉按圖而考之則知分而疎且遠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而情之所當厚自有不可已者故居雖分而恒合世雖疎而恒親地雖遠而不忘矣譜之所係如此宜乎仁人孝子之所盡心也中訓豈非有仁人孝子之心者哉異日劉氏之子若孫因是譜而知重本親親之道則必有恩義以相施而先德之善者

亦必思所以繼承之不替則劉氏之蕃盛何可量哉此予之所歆慕而屬望者并書以序之俾自勗焉

贈劉萬載還鄉序

景泰甲戌之春予從弟華既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未數月也其内兄梅林劉君萬載即以其女弟自家至間過予道鄉曲事甚詳予嘉其識達人情世故且厚於親婣也心甚賢之既而來予告别可無一言以爲贈邪梅林劉與予家同里且世有連鄉稱爲衣

冠禮義之族萬載才氣俊爽固其族良子弟而乃祖巨鵬翁篤厚老成實一鄉之望也異時萬載之姑之夫陳公鉉爲儀曹郎中巨鵬翁嘗攜其子陳公之配至京師有親親之誼縉紳大夫以爲美談至今不衰萬載之來適在十餘年後篤親親之誼有乃祖風烈此予所以賢之也且人安於田里無四方志者視去其鄉無遠邇輒有難色而安城去京師幾七千餘里往必浮長江過金陵踰淮涉泗歷齊魯燕趙之疆逾舟易馬犯魚龍鮫鼉所宮涉風濤之險冒雨暘霜露之侵歷月踰時而後達顧視前後之人非爲名役則爲利而不得已不徒行也而萬載特以親親之故跋涉險遠不以爲難其所存有過人者可知矣雖然是行也萬載不爲無得焉昔司馬子長嘗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而蘇子由亦自謂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翰林歐陽公故二子者極天下奇聞壯觀因得以激

發其志氣而老其才以其緒餘見之文辭亦足以名世而不朽今萬載是行雖不可與二子比然道途所經耳目所聞見不與焉其志氣宜益激發而壯其才宜益恢擴而老其於人情世故宜益識達而周悉無所乖違將其所成就豈復可以淺近量哉歸侍乃祖時以其所得出而道之以佐壽觴固足以娛心志而資笑談也倘有志乎斯文予將拭目以俟遂書以贈之

送憲使黄公序

國家重風紀之司而内外臺立焉内臺御史爲之屬外臺憲使爲之長由御史而陟憲使固其宜也然憲使舉天下幾十三人耳御史恒多至數十人以數十人擬之而序遷焉故有終身而不得者苟得之非翹然特出乎衆人者歟若弋陽黄公澄濟是已公才高而志明學通而行潔初舉進士試政于刑曹明習法律若老於從政者其視倫輩已嶄然出頭角矣及拜

御史斷二以激揚爲已任嘗奉命巡察四川諸郡行部所至恤民隱剔吏蠹持法峻嚴無少顧避良吏民固恃以自立而老姦宿贓斂迹縮首惴惴焉不敢輒肆故態益蜀之人率謂前後十數季克振風紀莫或踰黄公者是不特嶄然以見矣遂翹然以獨出也今擢憲使出長四川憲臺以其翹然獨出之才而臨所嘗巡歷之地以治素所畏服之吏與民吾知以令則從以禁則止以爲則成譬猶善操舟者乘春流以出三峽而翼之以厚風雲飛鳥逝瞬息而千里豈復容力邪雖然御史之與憲使其職風紀雖同而所以爲職實異御史仗　天子之命以出勢重而任不久勢重則令必行任不久則事無叢脞凡負才智者爲之有遺力憲使臨乎二司之間勢不獨尊而任且久久則易玩不獨尊則難以直遂其志故有不可專任才智而一制以法者惟一制以法而量不足以有容德不足以服衆積以歲月之久其誰能堪之此難爲拘

牽常士道也黄公達人耳可一言之公不以予言爲不可益勉焉而無忽則他日外臺之上有翹然獨出者必公也秋官李君率諸朝士餞之而求言以爲贈予與公同季且相厚不可以無言也因書以贈之

送上海令李君復任序

李君敘之令上海也既三季矣政宜于民民用化服於是循例考績至京天官以最書輿論翕然以爲宜予聞君本九江之德化人也初舉賢良爲浙之樂清

亦無幾于族姑之夫伍公士元拜樂清令于君爲同寮伍公雅負高才鉅志到官未數日舉一邑之政遂欲殫心悉力而爲之既勞且勤不暇自顧一日眛爽至公堂忽昏眩仆地遂不起在側惟二僮奴驚怛不知所爲君聞訃自外急馳歸撫其屍慟哭具美棺易新衣衾歛之如禮方歛且命畫工肖其容曰無使其子孫有不得見其而之憾也歛畢設位率僚吏朝夕哭臨爲起傳遣能隸四人與道里費護送以歸民感

其化皆縞素執紼巷祭以過喪嗚呼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世之人狗欲而忘義其於親且故者生而相得甚懽及其死而相背負者不少矣況於寮友偶合之間邪而君與伍公同寅未久也盃酒相接之情未洽也道義相規切之誠未孚也居非比隣而誼非親故也乃能經理其後事周至如此非達理而篤於義者邪其賢遠於人矣當此時聞君之義者莫不重之況爲伍公之子姪乎伍公仲子驥今爲監察御史德君而不忘于其至禮之甚厚其去也復屬文以爲贈于亦重君之義特書其事以張之且以示上海之人使知君之爲政蓋有其本則於觀感之間有不待言而喻者矣他日而考其成將不爲天下最邪而一邑奚足以久淹之哉

送大司寇蕭公復任南京序

南京刑部尚書廬陵蕭公自陟二品以來益十閱寒暑矣今年三月躬奏九載之績于　朝士大夫以公

有病望謂必遷留爲近輔既而復職之命下衆且愕焉予惟南京乃根本重地尚書實柄用重臣而明刑弼教于尚書之職尤爲重且難難故宜久任若皐陶之在唐虞雖始終以明刑稱而其名翹然出稷契夔龍之右竊意　上之久任公者是即堯舜待皐陶之意其不輕而重也明矣公行鄉郡諸君子屬言以贈古語云仁者贈人以言予雖後進然竊慕是名也故不讓而諾焉徐而思之有難爲言者蓋贈以增爲義

凡賜言者非導揚其美俾增重于時爲進取之階則必規之以義輔之以仁以增益其所未至也夫然故言者得以効其情而聽者無逆志焉今予於公之行也將誇言其才德之美俾增重於時邪則公之名位重矣公起家進士爲刑官不二十年而至大理卿又二年而遷左都御史又五六年而轉尚書其官品已極天下之人服其才高其識想聞其風采亦已久矣奚資乎進取假予言以增重也將正言以增益其所

未至邪則公之學術予知之自六經諸史以至百家之書歷代之文章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與設施變通之方莫不盡究人之賢否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莫不盡識其自視益已無前雖至辯博者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矧後進之木訥者乎予雖有言其奚增益之有夫位高而名重學博而智明士之生世如此在常情亦足矣足固無待于言也不待予言而遂不言焉將不虛請言者之意邪吾聞大賢君子處至足

而不以爲足其所自立恒出於常情之表其視利害禍福是非毀譽一不以動其心而其心之所存不今人之與較而惟古人之尚尚友古人斯其於今人也卓矣古之人若皋陶其功業尤著公既任皋陶之職則其言行尤在所當法是故知人安民之謨元首股肱之歌與兢兢業業之戒皆陳于明刑之暇其所以輔成唐虞之盛治者要不出乎此此公素講而知者也抑嘗舉而措諸用乎如未用也時則有待儻不日

膺　召命入朝而居近輔予于公尚有望焉請以是贈公毋曰予知之矣

送楊僉事之河南序

今年春河南按察僉事員缺吏部簡　廷臣之堪是任者以刑科給事中楊君士昂有才望特舉授焉及士昂拜　命之日知士昂者甚惜其去謂予曰河南中州重地僉憲司風紀亦方面重臣然淸要未可與給事比給事出入廷陛近　天子之淸光且以言爲

職天下事無大小百官有司所當謹其分安其職而不敢一毫自越以有爲者其於是非利害惟給事者得言之使士昂釋所得言而專一方之事豈其志哉予應之曰不然君子之學也孰不有志于澤民其仕也孰不欲推所學以行澤民之志志行而後於仕無忝於學爲無負也奚以職之內外遠近爲哉夫居近侍以言爲職者固得極言天下事然言在已而聽在上不敢必行也言之行不行不敢必則其志之不得

行也多矣僉憲雖專職乎一方然一方之事凡耳目所見聞者皆得行焉是故其所部爲府爲州爲縣者幾爲衛爲所者幾其官有廉貪勤惰也僉憲得以勸沮之使化貪以爲廉勉惰以爲勤其軍若民有善惡强弱貧富苦樂之不同也僉憲得以巽撫而繩治之使貧可富苦可樂弱者不見凌於强而善者不爲惡所恭事之有利害也僉憲得以變通之使利可興而害可除是惟無行行則澤及之下究而莫之禦此其故

何也蓋僉憲正人以法者也法行而人畏人畏則使之變故習以趍治也不難是宜君子之所樂爲矣然有爲之而澤不及民者非職之過也彼任是職者不能正已以正人而其所行或乖方而失宜則其於職且不能舉民何自而被其澤歟吾聞士昂世家浙之桐鄉爲遼府長史宗道先生之子其學有家法其爲人端謹而有才其志蓋欲推所學以澤乎民也今出而僉憲河南能舉其職以行其志必矣其肯安于言

責而不使見諸行事也哉知者曰然既而士昂行其僚長江君用良率諸同僚載酒餚餞之屬言以申意予辭不獲命乃次序前言以送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也蓋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附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爲文之至實不足而工于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强言者竊竊然以靡麗爲能以纖[illegible]

僻爲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惟無
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爲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
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
球字求樂世爲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
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
事居官廉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　英皇經筵預
修　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
學爲職而忠　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

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
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聞　朝廷
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此公始終之槩也跡公
平生其志於道德者乎而於修辭亦苦心極力期與
古之工文者並駕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
文有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
教謂非有德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沒二
十有八年其子廣東參政鉞浙江副使釪相與類集
公文鋟梓以傳屬時序之時於公爲後進鄙言何足
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爲重惟公之文步趨聖
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怪誕語
若此者自足以取重于世加之死于忠諫其精神耿
耿乎天地間夌轢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
窮其所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爲商敦周鼎寶
重之雖微予言可必傳于世無疑也魯叔孫穆叔論
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

況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爲之後哉二子俱第進
士入翰林爲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進而未巳
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篇
端庶覩者有考焉

音韻集要序

韻書傳于世者多矣求其至簡要者莫過於温國司
馬文正公之指掌圖至詳備者莫過于昭武黃直翁
之韻會初學有志于叶字音窮字義者不可舍二書

而不之觀也然韻會舉要既取指掌圖三十六母分
屬七音者揭之首篇爲通考矣至於韻中各字之下
復用丁度集韻翻切切下註曰某清音某濁音往往
遇脣音則以爲宫遇喉音則以爲羽似又與圖異豈
其泥於月令五音之次而然邪近世豐城孫吾與約
韻會以著正定全用三十六母爲切簡有音徵異者
則改用雙聲疊韻切而其序一依圖之舊是亦不害
其爲同矣字下註語考擇尤精察其用心非苟作者

然獨不及七音者豈以翻切既正則音不待辨而明
歟抑音有難辨懼其易誤故畧之歟是皆不可知已
但其中有併有析有刪削移易者雖改變舊韻不少
然亦盡據韻會成說俾音歸于一用叶方今通行之
常聲非好異立奇者也舉之以參舊韻雖若有違資
之以求雅音實爲簡易矧彼所謂舊韻豈果出于天
理自然而成於聖人之手者哉此予於定正槩有取
也惜乎傳之者尚少予因屬善書者録之去其註存
其切且以廣韻切字要法并三十六母五音清濁通
圖冠之篇端名曰音韻集成藏之家庭以便考覧備
遺忘而已若夫集諸韻之大成爲萬世不刊之典則
有洪武正韻在學者尤當盡心焉

記

四友堂記

浮山劉隱翁貴良予從毋夫也爲人博通書史喜吟詠志尚高潔有古人風致嘗搆堂於所居之左名以四友偃息乎中意囂囂自得也歲辛未予往拜之因目堂名而問曰昔孟獻子有友五人則皆無獻子之家者也杜審言四友則文章之士也王元之三友則一代之偉人也今翁之友其懷奇負異激昂青雲之

上者邪其翱翔藝圃鎔物象而發天地之情者邪其岩居水飲樂道而忘勢者邪願聞其名而見之翁笑而不言久焉曰吾之友異乎是不食不衣非鎔非達而德有足尚者其一貌蒼而氣古質端直而性堅貞愈高而愈歛風饕雪虐經變故而色不改秦所封爲大夫者其本支也其一節高而色勁外直而中虛羣居不倚獨立不懼晉王子猷呼爲此君者其族屬也其一氷肌玉骨氣韻清潔當萬彙慘然無色之時挺然獨秀芳聲襲人宋唐子西稱爲丈人行者其同類也吾以一老者朝夕其間相與盤桓而不忘彼貪不吾厭迂不吾誚疎簡亢直不吾責獨心之貞白是許焉此吾所以友之而不疑也既而導予從堂之後以入上于山麓茂林之中席地以坐其傍有松數十株竹數百挺梅數本翁指謂予笑曰此非吾之友耶時方盛夏游目四顧蒼翠陰森可愛如高人端士衣冠劍佩環向而立也清風撼焉音響間作如入杏壇聆

聖賢之問答語道德而談性命也當是時使人煩襟頓釋名利兩忘超超然有出塵之想信已奇矣坐久而起起且別翁曰能爲我記之乎予應曰諾後七季翁之孫秩舉進士至京申翁之言以請乃爲之記曰友也者友其德也然世之友者非勢利不合非巧佞便辟不親既親且合矣往往面同而心異未嘗有終始不相背負者甚而彎弓下石靡不爲也翁孤介絶俗視滔滔者若將浼焉宜于卉木乎是取昔米元章

見奇石輙取袍笏拜之呼曰石友推此較彼豈非同
一憤世疾邪之心以人爲不足與故寧伍木石而不
悔邪於戲使人皆知翁之用心若此也將惕然有警
自勉以進乎德其於名教不亦有補哉

桐源四景記

青溪有地曰桐源距邑西十里許四山環抱其中寛
平者延袤可二里邑之著姓高氏世居焉直其居之
北爲仙人峰下盤礴而上尖秀其高數千仞屹立霄

漢特出衆山之表盛夏常有雲氣冐之輪囷郁二竟
日不消其南爲團墩山形狀正圓而頂稍平草樹蒙
茸綺緡纈錯毎秋淸夕霽素月流輝自遠視之若翠
屏然團墩之外多平疇稍南窪然而爲池廣可數十
畝名曰横塘春雨既集衆流所趨泓渟寥廓顛倒萬
象微風過之水紆餘曲折成文溯然有江湖千里之
勢塘之南稍西則黄卅嶺崎焉嶺之高半于仙人峰
然其上多古松當隆冬盛寒艸木黄落鬱然蒼翠際

風雲而傲氷雪可愛也高氏之先有仕宋爲國子學
録曰可仰者嘗建書院於其居之左因仰爲四景形
之咏歌以寓懷盎桐源景物之可覽者固多而此爲
尤勝宜其擇勝以爲讀書遊息之功也未幾書院廢
廢久乃興興自學録裔孫吉昌翁始翁有子曰明字
上達嘗讀書其中樂此景物之勝遐企前人之遺跡
俯仰顧望悠然興思者屢矣盎覩横塘之春水則思
所以弘其量挹仙峰之夏雲則思所以霈其澤步團

墩之秋月則思所以潔其懷撫丹嶺之寒松則思所
以堅其操外感而中應其爲功也不既多乎既而上
達以京師登名進士列官御史顯於　朝廷有年而
眷眷乎此情不能以一日忘既求諸縉紳歌之咏之
又屬予文記之欲時覽焉以自適向非於桐源山水
之勝得之深樂之至惡能久之愈久而不忘如此哉
然予聞地雖勝因人而名愈彰故輞川以王維盤谷
以李愿白鹿洞以李渤雖陳迹莽然人猶喜聞而樂

道之況上達才氣卓卓克振其宗其门遠到宜無難者吾知桐源自今其焯焯於世矣因并記之

考亭書院重修記

自孔孟道學之傳既泯逮于有宋儒先輩出得其傳於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往聖於已遠開來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者也先生稟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洛緒論因大肆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爲學博文約禮兩

極其至用能包羅天地櫽括古今貫徹乎人倫物理遂兼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者而推明之而訓釋之而折衷訂正之闡幽發微示天下後世以大中至正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無異端他岐之惑其用心至勤且遠矣自孔孟而下諸賢明道立教之功邈乎無與並者是宜爲萬世之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於是景仰之誠固當無所不至而況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之西里有地曰考亭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嘗建滄洲精舍爲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道學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修屢壞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釪按察僉事句容曹君璟過而致敬焉慨其弊陋欲亟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胡君緝涖郡政首捐俸爲倡郡之尚義者咸出己資以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爲堂其前爲廳事後爲寢室俱翼以廊廡而庫廩庖湢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焉室後舊

有天光雲影亭亦已蕪廢至是併新之榜以故額前鑿方池甃甓咸備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之詩刻焉事方就緒而御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兵部職方員外郎來守建寧因喜而力贊其成至若經營終始則胡君之功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爲記竊惟建之考亭猶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陬邑及長始徙闕里後世致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于尤溪晚乃定居考亭則考亭之關繫亦重矣今諸

若協心於考亭書院之興復者豈非以先生得孔氏道學之正傳爲萬世所宗仰而此其肄跡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邪能勿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儼乎如在其上者猶可想見也繼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起慕學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修巳者有其序治人者有所本而道德之成功業之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爲無負於先生繼往開來之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斯之謂歟胡君涖政有志于民民愛戴之既嘗重刻先生文集以廣其傳茲復于書院致力如此蓋知景仰先賢而向往之者也因書此以告庶來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云

古廉先生祠堂記

自古宏才碩德之士負人望之重者志不大展於當時名必益彰於後世何也用不究其才而天下共惜之惜之不巳至形於言暴諸事則其名在世愈久而愈彰夫如是其榮過于得志一時者遠矣吾安成古廉李先生負天下重望而官終于祭酒識者蓋深惜焉故其卒也尚德君子交章請行褒恤之典最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韓公列其功行以請乃得諡爲文毅當是時有司巳崇祀于學宮矣今提學僉憲潮陽李公齡復命建祠其家而尊崇之益至嗟夫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先生資禀秀異涵養深淳清德正学追蹤古人方其爲翰林侍讀也感　太宗文皇

帝作養之恩疏陳時政十五事言甚切直下獄踰年乃釋洪熙改元又條十事上之皆人所不敢言者以是激怒　宸衷命以金瓜樸之于廷不死降監察御史凡三日章復三上遂下獄　宣宗皇帝嗣位出於獄親鞫之嘉其志仍釋爲侍讀自是忠直之名震天下雖庸人孺子皆知尊而慕之正統中自學士爲祭酒當國學政教弛弊之餘慨然以成就賢才爲己任嚴條約勤課試程才敘進一以至公而[illegible]

意尤篤故教化行而人心樂從其出而取高科躋要途者累累相繼于是天下皆稱先生之教恩義兼盡眞一世之師表也既老懇乞休致家居而憂國愛君之念不少忘比聞土木之變 聖駕北狩痛憤累日即疏安攘大政所宜先者遣長孫騏達于 朝事未報而先生下世矣天下之人又皆聞其事而壯其言謂先生忠義之氣沒齒不衰有如此嗚呼先生盛德之士也不獨忠誠義氣爲世所稱至其仁厚之心廉

潔正直之行通達宏偉之才雖一時名公鉅卿亦無不推高而下之然獨不得並列於公卿以大其用以霈其澤於天下宜乎人望有不滿焉而惜之深仰之至如此也僉憲公嘗爲國子師屬知先生爲詳故景仰愛慕之尤切而遂欲因以垂教於來學此專祠之所以建歟祠在先生所居之左爲間者三而有門有廡不侈不儉實邑令黃巖李君會經營以成之其成也司訓桐廬姚君稷以書屬時記其意嗚呼二三君子惓惓於先生如此非尚德好義之尤者歟先生之得此名於是乎益彰而不朽矣時念先生家食時與先祖交莫逆父叔輩皆受學焉其教國子也時亦執經在諸生後辱先生期待之深于先生道德文章之實耳熟而目詳矣此不能悉著謹著其槩以詔其子孫與邑之來學俾相與勉焉興起以追芳躅於萬一庶無負僉憲公之教云先生名懋字時勉號古廉登永樂甲申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轉侍

讀歷學士至祭酒致仕卒年七十有七矣

跋

題盧溪先生十帖後

智溪族世藏盧溪先生十帖皆先生手蹟與秉義者三與將仕者六與百八娘者一盖百八其女將仕其子壻而秉義則其姻翁也中間辭意詳悉者謫居辰州時所遣其餘短簡疑皆在自便後而諸名公或以爲皆辰州書豈未之深考耶先生登宋徽宗政和八年戊戌進士詞茶陵丞宣和末棄官家居而金難作

高宗中興相秦檜主和議胡忠簡公上疏詆之被黜諸先生送以二詩語峻激觸人後數年檜得詩怒令江西帥沈昭遠鞫先生謗訕流辰州實紹興十八年戊辰歲也先生寓辰十餘載始得自便孝宗嗣位召對除國子監簿以老辭命主管台州崇道觀後再召除直敷文閣仍領祠家居其履歷槩如此諸帖一言承新拜詔以老疾所拘不獲親往不言拘於謫所一止問安不言際滿意其爲居家可知一言孟覺來覓書孟覺邑東石門周氏名因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宜州縣皆丁内艱還鄉其覓書必此時也兩言領俸錢者盖宋制優老養賢有祠祿祿俸以緡錢充先生崇道之俸必託將仕代支其曰更煩掛意曰甚煩勞意可見矣一言長至節人事之冗亦非謫居時事凡此數帖歲月先後雖不可考其皆不出隆興乾道之時歟竊惟先生道誼素高及乎履險不變而名益重忠簡嘗薦於上曰王某雖老宰相才也而孝宗不能

用徒授以七品直閣不一日留于朝豈足以厭人望哉先生之負重望如此而秉義父子獨得其愛重見於翰墨其賢可知已十帖流傳至今已三百餘年而不失墜亦見其後裔之多賢也時之先與秉義公同姓而異族從祖蒼山翁寶承其世翁以是帖傳之從叔僉憲僉憲公傳之其子儀制郎中彦充翰林侍讀彦實彦實謂予宜有跋於是乎書

跋解學士墨蹟後

隨所寓詩序前學士解先生大紳爲其鄉曾孟鼎作孟鼎宋儒三聘之裔也寓居桂林没後此文竟流落更五十餘年其族孫進爲青田學諭偶得之於學生厲祿二蓋得之外舅陳齋陳嘗爲南寧守不知得之誰何也進今拜青州教授往年同予領鄉薦間出示予夫解公豪傑之材也翰墨之妙獨步一時片楮隻字流傳人間無不寶貴况曾君于此宜其以爲家之重器也歟予三復斯文不獨其翰墨可珍所謂忠信

篤敬蠻貊可居有如反此莫處州閭此予張所嘗佩服于聖門者也曾氏子孫遞傳之一啓口一舉足而不敢誤焉則至於百世其昌可也

跋羅官洗名字後

太子洗馬泰和羅君幼以姻家子鞠養楊文貞公家公親灑翰墨取宋廣平名名之胡致堂字字之公四朝元老歸然繫天下之望不輕許可而致勉于君者如此其必有所見矣時君甫童稚已能知重輕識大人意嘗而藏之以迨今日公薨二十年君及第入詞林爲史官又十餘年進　東朝輔導之職其文學操履咸爲縉紳所重將來追廣平之事功繼致堂之論議而行已終無媿焉豈不益彰文貞公知人之明哉彼司馬之慕藺蔡之奇錄二不足道者否則陸龜蒙名同之義亦不誣矣予於君同鄉同庚又同官僚可謂志同而道合者於君蓋深有望焉

彭文憲公文集第三卷終

安成彭時純道著

六世姪孫篤麟編輯

七世姪孫志禎重梓

碑銘

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賢字原德姓李氏河南南陽鄧州人其先出漢將軍廣之後自家於鄧族益大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爨徽宗旌爲義門號長樂李氏曾祖寛甫祖威考昇俱以行義稱公生有異質一日疾劇母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兒非凡也何憂爲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爲神七歲知嚮學稍長爲州庠生日進月益大與倫輩宣德壬子領河南鄉薦第一癸丑舉進士出身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秩滿進考功郎中丁內艱服闋轉文選郎中己巳預扈從北征遇難得生還景泰庚午上中興十策多見采納辛未復上禦戎策蒙加獎諭是冬進兵部右侍郎壬申奉命考察四川吏治癸酉夏還轉戶部甲戌復轉吏部典選之暇采掇君鑒錄要言上之人稱其得納忠體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用知者薦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時公與武功伯徐有貞同事慨然以匡輔爲己任適御史楊瑄劾曹石二權好不法事二人疑出公與徐意因入譖公等欲專政故使言官傾己坐是下獄左遷福建左參政尋知非公意復吏部左侍郎踰月仍進尚書兼學士是後益加寵任累賜金玉犀香帶錦綺衣服與白金綵幣寶鏹之屬歲無虛月辛巳加太子少保甲申　上嗣大統進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尋命知經筵事成化乙酉賜誥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封三代如制自入官至是凡五受勅誥父年八十有七生膺一品封士林咸以爲公榮丙戌丁父憂命公奔喪公再辭不允仍加厚賚道中官輔行踰月强起公復任未

幾得疾復遣中官臨問御醫日夕診視之竟不瘳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姚夔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賜鈔萬緡給驛還其喪命有司營塟且官其子璋爲尚寶司丞其卒也公侯貴戚而下無不往弔祭者朝士咸有喪哲人之嘆云公德性温淳容止莊重見者知其爲公輔之器立朝三十餘年所涖官聲而天順以來尤被寵任凡朝

政之弛張文武大臣之進退用舍禮儀之損益一惟公言是聽他如發內帑以賑民饑聘處士吳與弼以勵士風定僧道十年一度之令抑曹石二家干政之私嚴官校擾人之禁革迎駕冒官之濫皆自公發之其言迎復事尤詳蓋時以迎復爲不世功公屢言於
英宗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宜表請復位何以兵爲爲此者實懷二心以貪富貴非忠計也事若不成禍且不測今幸而成矣亦非國家之利益懷二心而獲爵賞人必以爲當然兆亂階禍將在於此不痛抑之其何以正人心　英宗大悟以故冒功者悉革而奸不得容矣在成化初極意匡輔面陳疏達皆切治理居內閣凡十年讀廷試卷者四預持節冊后封王者三代祭先師歲不再則一遇視學爲分獻首耕籍居五推列至修書則爲摠裁官此皆公遭逢之盛也公素有大志方入閣卽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嘗曰任用苟專太平可以立致所撰詔勅

必以優恤軍民爲先顧問所及尤善於開導將順以成其美蓋惠利之及人者深矣當時士大夫咸以公爲重廷議紛紜公徐出一言則帖然以定其餘親炙意向而行者尤多惟小人忌之屢肆讒毀賴　二聖深知讒言不行公亦處之泰然不以是自沮平生寬恕有容四方士慕名求見者俯接不倦不肖少有輕重心與人言色温氣和躁暴者爲之消沮尤輕財好施周恤窮乏無間親疏拯救患難雖不識者亦爲之

焉其仁厚如此居家事親極孝友愛二弟甚篤待鄉
黨咸有恩悉處察友恒懌信義言有不合終不失和
氣爲學一以聖賢爲法尤尚程朱性理之言日誦手
録雖老不懈才思敏贍爲詩文援筆立就沛然自有
理致所著有體驗録看書録古穰文集和陶和杜諸
詩詠易諸集藏于家配貴氏繼周氏俱一品夫人子
男二長璋次玠女二長適翰林編修程敏政次適衍
聖公孔弘緒公之得疾也季弟監察御史讓自家來

視比卒歛殯惟謹歲丁亥春與璋玠奉公柩南還卜
以七月十九日葬於州南白河之原立石墓道請著
功行于上嗚呼公質美而志高量洪而福厚一時大
臣遭際之盛功名之著無與比者推今較古豈多讓
哉予與公同寅久相知深著其功行以信于後非予
其誰宜銘曰
皇明御極于玆百年左文右武柄用不偏文部武六
政所自出代言贊襄是惟宥密部堂數歷宥密登庸
非此崇任孰適李公公生于鄭河猷鉅器量恢宏
儕乎儀形巍巍　英廟光復寶祚公於是時獨承寵
遇　今上繼統如舜承堯公于是時位冠元僚　二
聖於公洞鑒心曲置諸禁近信任日篤大政張弛惟
公是聽禮文損益惟公是咨公慶遭逢中心自竭知
無不言言無不力公志所存必先惠民演綸贊化咸
推　帝仁仁澤遠敷不間以陽四方乂寧公心乃懌
有此功烈盛福是綏彼徒爭讒寵眷不衰錫賚駢蕃

責終猶始始終思榮今古其幾州南吉壤奠此高墳
螭首龜趺載列功勳過者下車是思是憶於乎文達
名垂無極

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謚忠肅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翺字九皐姓王氏其先世家灤州自公之父避
元季兵亂徙居滄州之鹽山故今爲鹽山人公生有
異徵氣清質秀甫十歲能讀書父削勉以仕進克自

勤勵學遂有成永樂乙未登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寺正因詿誤左遷行人司行人宣德丙午用廬陵楊文貞公薦歷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當是時任風紀者多事矯激惟公謹重達大體上下賢之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　勑鎮守江西政不苛刻吏民畏愛未幾往浙江除土豪理鹽法能聲大著己未四川松潘番賊爲患命將往征以公參贊機務丞欲懷以恩信

有來降者即以所賜白金寶楮易牛酒犒之番酋商巴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以寧辛酉出鎮陝西飭兵備壬戌往遼東提督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憂特簡任公且授以便宜之權公至守將以下庭參公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得其再三哀請乃已於是官軍咸股慄莫敢不用命逾月躬出巡邊治障塞嚴斥堠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卹鰥寡俾咸室家人人感激其治訴訟

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甲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瘞埋費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癸亥陞左副都御史丁卯率師出境破敵有功陞右都御史己巳陞左都御史是季秋外裔乘隙分衆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之賊乃遁去公在遼

東十數季勤訓練廣儲蓄食足兵强爲諸邊冣其援用將校如施聚焦禮輩皆以勇略知名亦非他邊所有也綏懷沿邊一帶恩威兩盡往來朝貢者無不惕威而感德景泰壬申名理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會廣東西賊寇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捕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公至推誠撫諭蠻夷向化者多思恩知府岑瑛土官也屢有勞効或疑其反側公令瑛領兵屯桂林聽調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爭職

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癸酉少傅王文
端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季且老矣朝廷思得剛明
果斷者以濟之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
書士夫以得人相慶乙亥公季踰七十乞致仕不允
已而乞歸展省又不允命有司爲公起第于縣郭西
盜以慰安其心也公掌銓衡孑孑持公道進退人才
必察其實而於抑僥倖杜請託尤嚴遐法爲之一清
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罷舊官僚公上疏乞致仕南

陽李文達公言於 上曰王某廉謹老成吏部非此
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篤已而文達被讒黜公
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故文達復被寵任焉當是時
上眷遇公加隆特官其子國子生竑爲錦衣衛副千
戶而賞賚以金玉束帶錦綉衣服銀幣玩器等物歲
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獵近郊
獎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聽有出他人薦
者亦必待公而後決也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呼以
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辛巳秋加太子少保甲
申 今上嗣位賜銀伍十兩鈔五千緡是冬命遇雨
雪免朝叅乙酉春復加太子太保公季雖高精力如
少壯人然無歲不引季致仕皆蒙 優詔褒答勉留
不果行丁亥公有疾 上命中貴挾御醫往視并致
白粲上尊之賜七月疾益篤其請益懇切 上不得
已允之居數日遣中貴齎賜勑諭并金織衣一襲銀
三十兩鈔三千緡時已不能就道至十一月六日卒

於京邸距其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一日享季八十有
四 上聞訃嗟悼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忠肅遣
官諭祭營墳給驛送柩還其鄉以卒之明季某月某
日塟于某之原曾祖進昌祖大老父得林俱贈榮祿
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徐祖妣劉妣張俱
夫人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季卒累贈夫人次張氏亦
先卒子男一卽竑也女一適河南叅政賈傑孫男二
長田次嶙國子生女二曾孫男女二公天資仁厚操

履端方居官涖政謹繩墨蹈規矩一毫不苟且其待人外若嚴毅而中實寬和好惡所加善者悅而惡者不怨論事語簡而質是是非非確乎其不易持己廉潔無私而自奉甚儉薄自初仕勤勞于外與晚處廟堂皆然未嘗以壯老異其心蓋年愈高而志愈勤守愈約忠　君愛國之誠愈篤而不懈眞厚德君子也跡其所以享盛福榮名無媿於古之大臣者其在此歟大宗伯姚公狀公行詳且實矣公子玗欲刻石置

于神道請予文之予素敬重公苟可以焯德信後義奚容辭惜乎文不足以旣其實也銘曰

有美王氏世居于灤積善秉義隱處是安避兵鹽山遂定厥家再傳而顯揭德振萃其振伊何自公特起降誕之祥虹光兆異乃勵儒業乃第科名薦歷顯位駿望鏗鍧公出四方憲度清肅獎革利興兵民攸服其在中朝恪秉銓衡賢才彙進治道乃成公何能然惟德之進惟公惟廉惟勤惟愼公以接物繩直準平廉以律己玉潔氷清勤以涖事夜寢夙興愼以存心戾惕夕兢祇事五朝始終若一爲國元老爲士矜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推今較古如公幾人公今往矣疇不嗟悼匪私于公惟德是好渤海故郡高墳我我於乎忠肅千古不磨

墓誌銘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靖遠伯王公墓誌銘

公諱驥字尚德姓王氏其先太原人自秦漢以來爲將相者踵接蟬聯族遠而分世次莫可考後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郎公所自出也曾祖守道克世儒業祖思宗仕元保定高陽尹父成以官家子留居于東鹿口村里入 國朝遂占籍焉成以讀書力農爲

務里鉅族程子晉見而賢之妻以愛女是爲公之母夫人也公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三游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永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嘗奉 命出鎮山西奏蠲徐溝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奸盜風紀振肅入爲順天府尹弛張得宜畿內稱治宣德丁未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丁巳閣振以挑強啓釁□數寇邊甘涼數州驚擾尤甚 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從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寇無侵凌難矣翊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曰自今畏縮者視此一軍震悚失色簡閱戍兵以甘州戍兵冗濫乃定爲去留使相更代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寇嘗入莊浪公遣兵援以方略使擊敗之寇乃引去及公還寇復窺邊公馳赴

甘肅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而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追敗敵衆於石城兒泉公計外勢猖獗不一大懲刈無以示威旣諜知寇巢穴所在復以貴爲先鋒擣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分道而出刻期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男女二千餘口寇衆走死西陲以寧捷聞 上遣中貴勞以金幣命兼大理寺卿支二俸明年還京辛酉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亂擾邊 命公總督諸軍征之陛辭賜金

光祿鐙弓矢蟒龍緋袍以寵其行公至雲南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公曰賊謂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公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公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死者十餘萬賊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韋朗雜借稱廣新王命

公還師勦之至是公還雲南討曰此不足以血吾刃當以計破之乃遣偏師抵其境聲言王尚書大軍至矣賊黨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之安南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一土官交惡十餘年公諭以禍福兩懼乃釋兵還　上遣官迎勞數百里外延見宴錫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祿千二百石號推誠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賜誥券追封三代如其爵未幾用麓賊思任發竊于緬甸

復以公督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詐黨惡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緬破而麓賊遁公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秋西巡寧夏甘涼中餙邊備訓練士卒其於守戰攻擊俱有方法敵聞風畏避不敢近塞戊辰春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跳梁公復督兵往征兵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公作浮梁渡兵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三柵拔賊孽竄焉西南自是悉平有苗蠻富者僞稱剗平王別

將屢征失利　命公掛平蠻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擒送京師餘黨悉降公還　詔增祿百石令世其爵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委公鎮守公嚴立禁條循弊一清不便者撼以流言乃解機務就閑天順元年春上復臨朝召公便殿慰諭以勳舊命兼兵部尚書不數月軍政修明賜金織蟒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解部事從之特免常朝　賜誥加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勳爵世襲如舊而寵遇益

加隆爵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
有二訃聞　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謚忠
敏公初娶張氏子二人曰玉曰璐俱早卒繼娶劉氏
子二人長曰瑺襲爵次曰珩勳衛義子曰祥以征南
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孫男三人女四人諸子扶柩
歸京師以是年七月某日葬于邑之平原祖塋禮也
公天資沉毅識量宏偉有文武長才遇事剛果剸煩
治劇不以爲難行師征討用法嚴明而料敵制勝雖

老于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輒能成功及其晚節保
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始終如一誠一代之
偉人也然所稟尤異年雖高邁精力踰於少壯疾且
亟神猶不亂遺言託冢宰王公狀行而以墓銘屬時
特謂才稱筆蓋足以公不朽公既有命庸可固辭銘
曰　天佑皇明輔以忠良修文立武咸展厥長於惟
王公挺生異土河嶽孕靈才兼文武早游藝苑被服
書詩乃登黃甲給事瑣闈流譽蜚英踐敭中外褒膺
司馬式儀有位雍容殿陛正笏亟糾手提樞軸潛斡
化鈞視師三邊程勇戒怯兵將力齊寇聞震疊其有
狠噬輒弭以兵誠強俘弱西北用寧蠢爾遠夷敢爲
民蠹　帝命師征惟公總督建牙秉鉞令一而嚴兵
威遠震如火斯炎挫銳摧堅勢同拉朽止弗窮追懷
以仁厚彼昏不知伺間竊發公而再往根株悉拔和
風甘雨妖噎廓清西南萬里同我太平惟　帝念功
官賞是懋列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邈乎無倫

名照宇宙允爲元臣天不憖遺而遽不起山頹梁傾
朝野哀止爰稽德烈著于幽堂於千百世赫其有光

故中順大夫南雄府知府劉公墓誌銘

公諱實字嘉秀號敬齋姓劉氏安成邑東竹江人本
漢安成侯禮之裔曾祖懷古學行卓異與劉須溪先
生爲倡和友祖尚賢考伯武洪武中以才能徵未官
而卒以公貴累贈承德郎金華府通判奉政大夫順
天府治中妣高氏累贈宜人公早孤賴母守節訓育

成人季弱冠補邑庠生從吉水周學士功敘張貢士
箎永受書經二先生見其聰敏所業日進亟加稱許
以書中宣德丙午江西鄉試庚戌進士第尋　詔依
親進學越三載赴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正統元季
授金華府通判時金華連歲凶旱民多鬻妻孥輸賦
公奏寬其徵且設法爲贖其孥舊俗民貧親歿不能
葬者多棄之公嚴加禁止或諭有力者收瘞其俗稍
變義門鄭氏役馬夫于山西甚病之公爲奏復其役

至於興復先賢祠墓修葺學宮俱處之有方不以擾
民民深德之歲辛酉應天府聘爲同考官簡閱精當
人服其公竣事郡有富民以殺人論死獄成矣公疑
焉密察其情蓋告者故爲吏實貧而狡潛殺三人以
誣富民而奪之產非富民殺也立辯其誣出之衆服
其明決歲亢旱屬邑雩久弗應公齋沐一禱即雨田
經行地雨復隨至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狙迎拜于
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illegible]

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詔以公署將火公驚起
至署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
既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即馳歸居喪哀卒廬墓三季
不家居起復陞順天府治中府事劇民頑公蒞以公
廉凡所分理民懽趨之事以先集三載　賜誥有廉
介久著之褒景泰乙亥用薦入翰林修書丁丑天順
改元復蒞府事九載績最陞知廣東南雄府至則剗
吏弊蘇民瘼捐商稅十之八九取其一二以修葺郡

學不兩月克完施爲有敘民忭以悅居無何以愛民
故與中使有違言交章入訴直　朝廷勇于爲治欲
別枉直遂遣人逮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既至事
大白以疾終識與不識咸悼惜之實天順辛丑四月
十四日也享季六十有六公性剛直少容行已峻峭
素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
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人爲
能剛柔合德自大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昔

益不變歷官餘三十年不苟取民一介終始以廉潔稱所至惟一蒼頭執役未嘗以妻子自隨甘淡薄如寒素雖所居不蔽風雨與衣服什器弊陋不完一不經意人或迂視公而公之視人益蔑如也尤嗜經史其蒞公堂或出輿馬上輒展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罷有得即呼童爇燈起書之爲文平易雄渾詩有高趣草書飄逸師晉體所著有元史略孝經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錄持敬錄詩文稿藏于家配顏

背李氏柔順有德子男二長敦武昌府學訓導次于心女三人王叔英尹啓濟彭昕其婿也孫男四廉文麟鳳孫女三俱適士族公之卒于心殯殯如禮將扶柩歸葬爲翰林檢討張若爲狀求爲銘墓在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生孰無死死孰非所惟公躬過人之履操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回勢怵之而不沮則雖死于不幸其視屑屑以生者固爲愈也嗟若劉公行高節苦銘以昭之用垂千古

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德溫姓薛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父貞世以經學相傳爲儒家仲義貞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妣　氏妣齊氏俱淑人洪武中貞教諭元氏齊淑人嘗夢一紫衣人前揖已而有娠遂生公祖仲義策之吉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五六歲目光如漆讀書日記千百言居母喪朝夕哭奠如成人禮年十二隨教諭公官滎陽監司得其所作詩

賦大奇之因爲延譽於衆同輩見其才斂詞工亦無不推高之者然志不以自是淵及聞魏范二先生自南方至皆明于性理之學乃招延于家日從講授得濂洛諸書讀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自是用心益篤二先生相謂曰此子踐履篤實真畏友也永樂十七年隨官鄢陵補本學增廣生明年應河南鄉試遂領解魁又明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三矣尋丁教諭公憂葬祭一循古禮不肉食者三年是時從游者衆公

忝謫以理學諭五載赴京簡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監
銀場先是監銀場者多致富公獨以廉潔著名政暇
手不釋卷精思妙契殆忘寢食至是所造益深矣正
統元年以吏部尚書郭公薦授山東按察僉事提督
學政公曰以俱待人學之末也先務諭學者俾由經
以求道根理以爲文山東士習爲之一變未幾用楊
文貞公薦遷大理寺少卿時内臣王振權傾中外或
邀公往拜其門公曰安有受爵于朝謝恩私門耶拒

不往一日遇諸途公弗爲禮振不悅會有死獄實寃
公辨之力都御史王文知振嗛公因誣劾公當以大
辟公怡然曰辯寃獲咎雖死何憾在繫讀易不輟後
得大臣申救乃罷官還家家居六年日以講授著述
爲事後學成就者多正統已巳秋起爲大理丞時北
□犯京城公分守北門號令嚴肅總戎因訪察焉景
泰元年春師征叛苗益急公受命給軍餉既至見民
供輸困敝曰敝中國以事荒徼豈良策耶即上疏乞
寬賦緩征不報乃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遂
懇乞致仕有惜公去者力爲護乃召還明年陞南京
大理寺卿有富豪數犯罪枉法多貸之公至力抵于
法衆稱快有薛公到來始斷絕之誹司寇楊公寧都
憲張公純俱以才名相尚毎曰如薛先生當於古人
中求之非予所及也五年召還大理平反寃獄甚多
蘇州民有因饑乞粟富豪不與遂火其居者事聞命
太子太保王文往驗之文悉論以謀叛并籍其家至

京衆知其寃莫敢言公抗章辯之得不死者百餘人
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進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參預機務尋命考會試士論服其公明自入内閣
五月餘卓然欲以正道匡時政而武臣中有恃寵亂
法者公策其久必敗乃懇乞致仕去至家四方從學
者益衆公誨之不倦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以
疾卒庭有白氣上升人咸異之享年七十有六所著
有讀書録御史箴解大理箴詩文集藏于家配寗氏

贈淑人子男四渭洋瀞治治爲邑庠生與淵俱先卒
孫男四礎甲申進士祚禮祐孫女五人公外和內剛
言溫而貌肅其爲學與教人一以復性爲要嘗曰吾
日用間必體察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
因其發見恒加實踐之功其誨學者亦曰爲學而不
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是徒學也平生有得於此故
其持己敬以廉其接人謙以恭其出處進退光明峻
潔惟義是從而於貧富貴賤利害禍福有不暇顧[illegible]

此其履道惇德之實豈一時名公卿所可及哉公之
壻進士楊奉公門人閻禹錫之狀來求銘銘曰
世之論公正直廉潔孰知其學體究眞切益志欲[illegible]
乎性理之淵源行必循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
險一節斯其所以有異於今人而無媿乎往哲我銘
有徵後之人將不信其爲當時之傑也歟

監察御史伍君墓誌銘

成化元年十月十四日監察御史伍君卒享年五十
矣初君自閩南與疾歸越二月始克復　命已而疾
大作予數往問之君每見輒慷慨論事不以疾介意
最後見予失聲哭哭已憤曰大丈夫死即死耳何以
奄奄爲也予慰解之意稍平不二日竟疾殆乃與姪
進士希淵內弟主事彥克編修彥實計後事因屬予
銘予聞亟往視則目已瞑矣予哭之哀又明日躬視
殯斂再哭焉嗚呼君予從叔祖刑曹府君之外孫與
予生同年學同志交久而情厚予尚忍銘之哉雖然

君所欲也銘其可辭按狀君諱驥字體馴姓伍氏世
爲安成望族今居忠孝里之柘溪曾祖洪國朝第一
科進士祖述經不仕父晃樂清縣知縣贈文林郎監
察御史母彭氏贈孺人君髮未燥從母舅僉憲先生
受春秋斂厝出羣輩先生奇之薦補邑庠弟子員未
幾連遭父母喪與其兄體辭居喪治家務自振激不
肯由人下初父卒于官君即匍匐往迎以歸或謂喪
自外歸者不以入君曰吾知奠吾父於正寢何避忌

爲哉既卜葬祖塋側宗族或欲沮之君曰孫祔於祖禮也其欲沮我何居至則會塋者數百人沮者氣懾自是鄉人莫敢有撼之者卒喪益進學邑庠景泰庚午領鄉薦甲戌登進士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天順戊寅出按治于兩浙提綱挈維政務興舉而於直枉雪寃功尤多有百戶駱名善者年老子幼以官蔭其從姪鑑謂之借職其後名善父子俱惟一孫存焉鑑之子利其官誣爲冐姓冐補樂姓軍伍事不白者

久矣君廉知之拔其孫伍中而還之官衛民葉甲憤惡少強汙其母殺之有司坐以死罪繫獄君疏其情可矜得減死論其明決平恕類如此浙人深德之雖三司亦服其行事達大體而稱慕焉代歸適三載滿都御史署其考曰端方純粹公正廉明同官悅服未幾丁繼母賁憂尋起復改河南道居無何出巡福建先是上杭民屯結作亂三司領兵往捕者莫敢近賊監張君至建寧聞之徑趨汀州與三司議方畧衆殊

無自強意君曰苟安目前其如後患何乃單騎赴上杭察賊情勢見縣獄械繫賊女婦甚固曰此何能爲悉縱遣之聞一致仕教官家居卽從二老卒造焉教官驚愕出迎備言家屬被賊驅逼狀君因令潛召親戚聽告諭明日下寨來者十數人君諭之曰汝曹附賊誠有不得已者然爾與彼衆皆編氓也　朝廷輕徭薄賦何負於汝縱官吏有侵漁爾者曷不自陳而遽爲此族滅事獨不見鄧茂七之徒尚誰在邪今若

改圖自新吾能言於朝貸汝罪否則大軍必至無遺種矣汝其爲我徧諭之諭訖莫不感泣語聞賊中降者日至前後萬餘人君令命復舊業其魁猶擁衆不下君乃督將士逼賊巢以詟賊悉力來拒都指揮某欲避其鋒君曰事在今日敢退者我以軍法從事因拔劍擬之某跽謝曰請用命於是戰甚力賊乃引却君別遣都指揮丁某領奇兵繞出賊後焚其寨且戒以賊遁勿追已而丁乘勝追賊遇伏歷戰死之賊亟

傷亦衆君自是督戰益急賊窮蹙退無所據且潰且
降遂平方班師開政和山寇竊發其勢幾與上杭等
君復督兵平之君平二劇賊聲震八閩鎮守內臣欲
上其功君曰此分內事何以功爲乃止君術冒瘴癘
得疾及歸朝士皆嘆伏君所爲而兵部尚書王公竑
都御史李公賓尤高之每語予曰伍御史力量過人
可大用待疾愈入疏薦之踰年疾竟不起衆莫不悼
惜焉配彭氏繼劉氏內助稱賢子男三長希閔壬午

貢士次廉習舉業次游天女三長適劉珽用次適歐
陽某次尚幼君卒踰月希閔自家奉扶柩歸葬於某
山之原君天資忠厚襟宇豁達事季父有禮處兄弟
終始無間言待賓友情意周至雖久與處而不厭自
居鄉里游邑庠以至入官咸以真率待人人亦樂與
之親比有疑事叩之應聲立決雖不愜衆心平生自
負其才氣出言舉事不肯少爲貴勢屈及遇貧弱患
難則周恤扶持之唯恐後以故人咸賢之以爲不可

及若其平賊之略則尤非衆所及者予故書之詳焉
詳其大則餘可推已銘曰　尤爽其志傑特其才才
用未究閟此泉臺嗚呼伍君其奈何哉其奈何哉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諡莊愍寇公墓表

公姓寇諱深字文淵保定唐縣人其先世居大同渾
源州族大以蕃代有顯官曾祖廣仕元爲提舉入國
朝始徙唐縣之連顧庄居焉祖孝彥和累贈資善大
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宋氏累贈夫人父禮封承

德郎刑部主事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母
李氏累封大淑人贈夫人公天性凝重機警有奇志
永樂間補郡庠弟子員因陳言時務　文廟奇之特
命爲國子生公入國學友四方士志業益有造就歲
庚寅出使山東稽正儲積擿隱之弊能聲浸浸著聞
宣德初拜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操執堅確決獄明
敏甚爲尚書魏公所加重正統中予以山西按察副
使至則訪民隱清吏源繩頑剔蠹不少避權倖奉

命行縣録囚察其情可矜可疑者悉平反之凡活五
十餘人條上邊務數十事多見施行在官未三載會
四川邊夷弗靖須才臣以制之僉謂公宜　上即日
召拜都察院僉都御史俾鎮松潘撫治番夷公至嚴
號令信賞罰激勵士卒修築關隘城堡哨臺四百餘
所以固邊防平治餉道開鑿山泉以便利下人且躬
詣賊寨捜擒首惡數十人歸之京師其餘欵服者諭
以禍福俾皆向化番夷相戒曰公神人也吾屬慎毋

犯焉自是歛跡業生屢以方物進獻邊境爲之晏然
以功最陞左副都御史食二品祿兼　賜銀幣甚厚
景泰辛未代歸理院事番人耄稚泣送于道不忍舍
廷見慰勞以羊酒未幾命提督遼東軍務許便宜處
置有銀幣寶楮之賜比至條畫邊備甚悉軍中號令
煥然一新初東鎮守中貴暨總戎者聞公且至甚憚
不安語諸屬曰爾輩宜自慎毋觸寇公之鋒也及見
行事寬和有禮衆乃悅服遼海妖賊李福惠挾術誑

民謀作亂旬日間聚衆萬餘公聞之親率數百騎馳
赴海州審察事宜遣都指揮尚英授以方略俾擒之
凡獲千餘人公詰問情實檻送元惡二十餘人至京
餘皆釋使歸農左右咸曰此反賊也縱之不可公曰
彼皆脅從殺之何辜不聽諸被釋者無不懽呼感悅
北□數犯邊公畫策部分將士追勦擒斬七十餘徒
獲馬六百餘匹衆以成功爲公賀公愕曰此將士効
力我何與焉聞者服其得體天順紀元今　上復辟

簡用賢能陞公左都御史公率厲臺屬振肅憲綱風
采爲之一變然涖政勤以敏用法嚴而恕恒語其屬
曰焦涸之地非雨露不濡寒冱之谷非陽春不燠常
於明慎之中存矜惻之意可也每戒典獄者潔獄具
時囚食飲而顧恤之俾不庾死外臺以重獄呈詳公
必注意其間直枉辯疑克協　上心五季之間凡活
死囚三百餘人家　賜金帶綉衣銀幣等物者屢或
召見便殿恒以姓呼之而不名嘗是時公盡心所職

頗爲勢要所忌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屬劾正之見忌滋甚既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賊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也事聞 上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謚莊愍命有司厚賻并葬祭皆特恩也公天性至孝懷念其母不一日忘其在遼東嘗乞侍養不遂每與人言及母或軍士有稱母老者輒流涕終日後其母疾一得歸省躬侍湯藥不倦母卒哀毁踰禮有 命奪情屢疏懇乞終喪得請乃已與

其弟義士澄貢士源相友愛尤篤教子姪惟忠與孝嘗誨子林曰人之大節忠孝而已爲臣不能盡忠爲子不能盡孝則大本失矣雖小有能何足取也公居官一以忠勤爲本臨事不避難易臨財不苟取與用法或嚴或寬務合時宜平居無事喜觀資治通鑑於古人行事歷歷能記尤熟於 先朝典故廷議大政大事衆方致思公輒引故實一言以決之確乎其不易然氣貌剛毅每謙抑自將而人猶望而畏之不敢

近雖宰鈞官崇者亦避遜焉其以嚴見憚若此且其爲人智明而識敏才高廣而辭辯人所難言者已敢言之人所難爲者已易爲之以故歷官中外餘三十年所至克樹聲績卓然一代之大臣宜也享年六十有九配李氏性行賢淑先公十九年卒初封宜人累贈夫人子男三長林國子生克務學勤孝比居公喪哀慟之至人弗忍聞君子稱嘆曰公有子矣次彬次桂早卒女三孫男二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連

顧西岡之陽與夫人李氏合壙禮也嗚呼古之君子正色而立于朝奸邪之所忌也故亂臣賊子懷將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于惡不然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者如漢曹操之忌孔融晉王敦之忌周顗唐朱泚之忌段秀實李師道之忌武元衡必殺之以階亂而數君子之見殺豈非其智其才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故耶由是觀之則公見害於逆賊繫國輕重從可知矣然賴 國法彰明一時誅夷逆黨殆盡

而加褒䘏於公者良厚則公亦爲有榮而亂賊之夷
滅乃自取也其爲勸戒豈不遠哉肅表諸墓以告來
者庶其有激且知懼焉

工部左侍郎蒯公墓誌銘

工部左侍郎姑蘇蒯公以成化辛丑三月某日卒于
京師之官舍享年八十有四公年雖高而强健不衰
日入內府供職方是時在位文武臣僚無老於公者
蓋公之巧思精藝莫能及故 朝廷重留之不使其

釋位而去也及訃聞 上甚悼惜遣官諭祭命有司
營葬將以是年五月十日葬都城西赤水符之原距
城僅十五里其子營繕所副鋼孫錦衣副千戶懋踵
予門拜乞銘予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諱祥字廷瑞
其先有諱道恩者在劉宋時封都鄉侯有諱驁者仕
南唐爲殿中丞家于宣城 國初始還居蘇之吳縣
祖諱明思考諱福能俱贈工部右侍郎祖母顧氏母
陸氏俱贈淑人永樂中朝廷將大營繕徵天下長於

藝者有司以福能薦詣南京夙夜經營茂著勞効已
而以老休公代之丁酉扈從至北京於是建宮殿營
廟社別朝市築城浚池靡不竭勞從事其間正統中
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勞尤多天順末奉璽書作
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有大勞輒進官階加祿賜寶
鏹白金綵幣官自工部營繕所丞遷所副陞營繕司
主事進員外擢大僕少卿遂爲工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階自將仕郎累進至通議大夫祿累加至從一品

公天性淳篤無矯僞而深於思慮遇凡工作胸中先
規畫輒伸紙執筆繪圖以進及指麾衆工趨事尺寸
不爽每稱 上旨一或違其指教即不稱然不矜已
長拳拳諭教下人如教子弟然臨事與同甘苦故人
樂爲之用平生勤慎雖貴且老未嘗求自逸自奉儉
薄出入恒乘騎間乘肩輿導從甚約遇士大夫謙謙
自牧或語及 先朝營繕一一記憶鉅細不遺其心
之精專蓋如此初娶某繼某子男四某某女一孫男

三夫先王盛時任人惟專觀於舜命九官可見矣蓋守職不移則心無它慝而業益修任賢勿貳則讒不得行而才益盡三代而下上之任下不一其職下之事上不一其心無惟乎人材事業之不唐虞若也今我 聖明之任劉公者獨與虞廷之任共工肖類而公之殫心盡智不忝其職如此孰謂先王之法不可行於後世哉銘曰 在先王世度材分職苟得其人終身弗易舜命九官咎垂共工職匪崇重曷先夔龍

嗟公蚤歲巧執藝事効勞累朝守職不貳 天子曰能寵眷益隆其位益崇其祿益豐公篤慎勤罔敢逸豫晨出暮歸考較程度八十有四奄忽告薨 綸音悼惜數脩禮重振振孫子克趾厥美琢石勒銘昭示無已

祭文

祭封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劉公文

嗚呼士之善其躬者或莫爲之後而昌其後者或躬弗及知蓋事之在乎己者可爲而數之繫乎天者難期猗歟休哉惟公倫淳龐之質稟篤厚之資德有實積謀有顯貽佑啓賢哲出佐雍熙朝夕館閣啓沃論思慶澤之盛罔莫之與京也人生七十從古稱稀公之康寧九十有奇晉封峻秩衣錦腰犀列鼎而養三

紀於茲福壽之隆又誰其庶幾耶然則公之辭世也蓋將怏然無憾以造物爲息我而解願矣顧吾儕猶不能忘情者重老成之凋謝慟儀型之永違告發紼之有日爰薦酒而陳辭惟濯濯兮不昧尚洋洋兮格斯

祭王司寇文

惟公鍾山川之秀具廊廟之才剛毅其質光霽其懷能任事而匪畏避敢折奸而無嫌猜晉自早歲擢賢

科而歷郎署爰及中季參大藩而長外臺召爲都憲鎮三邊之要地再躋廷尉正九卿之崇階侃侃立朝譽望益盛進掌邦刑　天子有命方振揚乎紀綱胡遽膺乎疾病斯氣數之不齊抑修短之有定人其如天何哉然諒公之平生終始克全蓋公之柄用也上之付託惟重委任尤專而縉紳士夫莫不望以繼虞廷弼亮之賢及公之嬰疾也憂勤九重諭問日宣而縉紳士夫又莫不延佇望公速起以慰我　聖君之惓惓既其沒也有　詔賜賻賜祭賜葬賜謚惟恤典之駢蕃而士夫又莫不傷悼嗟咨曰公其壽不少延夫以公之材力得于上下者宜其然故雖平日淺臨忌嫉之人見薄於公者亦不得肆疑沮於其間也某等鄉里同志挹公儀形痛公不見奠此微誠嗚呼哀哉

祭封少保李公文

嗚呼士之老於山林者或至於枯槁而終窮惟公之處也篤生賢子爲國元忠享萬鍾之養膺三孤之封是猶八川喬嶽雖據閒散之地而孕靈異興雲雨澤潤生民自有以致褒大而尊崇也豈彼潢潦丘垤所可希蹤耶士之至於貴富者或不能安享期頤而公之壽也踰八望九皓首龎眉動容不覺其老起居惟適其宜是猶勁松喬栢雖歷年數之久而傲冰霜干霄漢亭亭物表其蒼然之色不少衰也豈彼蒲葦杞柳之望秋先零者耶蓋公之爲人也孝友孚於家道義信於鄉稱老而彌篤愈尊而愈彰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莫不拜下風而仰餘光矧我曹通家世好因公之來朝也嘗覩顏範至今耿耿其不忘訃音忽至能不悲傷寓辭千里奠此一觴惟靈不昧來格來嘗

祭劉郎中文

嗚呼厚本瓌偉之質磊落之材人皆望子以大用子亦自負以有爲非將　命而南巡乃慷慨如平時胡不遐齡遽至于斯嗚呼念子平生治獄剸繁人或弛

肩子其直前謂子名位宜在人先孰意子止于郎官耶想子踪跡將遍寰區人或窘步子其坦如謂子福壽宜與人殊孰意子客死於道途耶嗚呼予奪之權實係于天其間有不可必者自古其然人孰不死而死於王事又何憾焉顧惟平生之親舊不能不爲之悲傷送子之家迎子之喪無驚無恨安返故鄉遥致衷曲薄奠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嘗

彭文憲公文集第四卷終

彭文憲公文集附録

六世姪孫篤福編輯
七世姪孫志楨重梓

行實

故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憲彭公行狀

公諱時字純道其先番易人與宋吏部尚書汝礪同宗宋哲宗時忠泰以判官知安福縣子孫因家焉世

以詩書禮義相承襲至贈兵部尚書府君尤篤意教子予各授一經儲休委祉遂大顯于公公十九歲始就叔父僉憲府君學春秋已而又就季父憲副府君學于廣東因得肆力舉業既歸領正統辛酉江西鄉薦乙丑入國監日常侵晨起衣冠端坐博學深思至夜分乃寐祭酒李忠文公期待之甚重戊辰會試第三人　廷試第一人入翰林爲修撰己巳秋　英宗皇帝北狩郕王監國公被　命入内閣聞繼母余夫

人喪乞終制不許尋陞侍讀景泰庚午春　賜金帶
及五品服未幾復上疏力求終制壬辰起復遷左春
坊大學士丙子以修寰宇通志成遷大常少卿皆兼
侍讀天順丁丑或邀之南城迎　駕公辭不往後貪
功者果得罪公　上特召見公于文華殿遂復入內
閣改兼翰林學士時　上有事數召李文達面議之
文達退而謀諸公公爲竭忠以告有不可據理力爭
初或相忤久之心服公亮直每語人曰彭公眞君子

也天順末賜二品服時錦衣指揮使門達甚見寵任
忌文達與己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李且得罪行專
用彭其中貴以語公公矍然李公何遽至此因爲力
辨其誣語聞　上意乃解河南有衛官頗强橫凌人
刺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煅煉成之李嫌不敢言公曰
人可輕殺耶具言于　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
人適冬寒病咳　上遣大監牛玉視疾牛嘆其居室
樸陋入言之　上欲爲營第而官事駕晏矣今　上

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是歲秋同知經筵乙
酉夏以疾在告　上遣監丞韋泰視疾是冬進兵部
尚書丙戌秋乞歸省　詔馳驛往遣大監許安致道
里費加厚命長隨張敬護送之抵家未踰月　手勅
促赴朝丁亥二月至　上慰勞之以宣府遼東地震
上疏條陳六事皆規切時政八月賜麒麟織金衣總
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
如故戊子夏陳莊靖公卒上疏言臣才識迂陋今月

居內閣首僚何以下副羣望乞妙選出衆才賢擢居
前任　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成何以辭讓爲不
允六月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地衆相視莫敢
對公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　英廟此一定禮
無可議者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
事固請　上未俞允復言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
謬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天下之人將有言之　宗室
親王將有言之豈能保其將來終無據理改而從正

者乎　上猶重違　母后未允公乃與在廷文武大
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爲之感動卒
從禮制九月彗星見上疏言輔導無狀乞罷歸不允
又上疏乞痛加修省以回天意大略爲外廷大政固
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過四十則無
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
宜生子亦衆然而數年無一人生者必愛有所專其
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含其舊而新是圖

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　宗社大計則人心
自安災異亦可止息矣又言在廷大臣黜陟人材皆
宜斷自　宸衷不可專委臣下乞操用人之柄以馭
四海弘接下之規以照羣情或平昔察知其人即加
擢用或召吏部面議或召他官及臣等參詳庶權出
於上　上皆嘉納之平涼土達滿四反官軍連失利
命都御史項忠往撫捕之公料其必成功而朝議洶
洶以爲危懼咸欲再命將出師公執不可或以危語
動公公曰保無虞也不爲動未幾獻俘至議者始服
上喜賜公俘一人是冬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己丑閏
二月臥疾踰三月乃稍間　上促赴內視事特免朝
參是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皆云下民怨咨所致
今天下生民困苦無聊而京畿尤甚所以然者匪無
其由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掊尅不堪
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貼估直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
府庫以萬民之供輸而爲奸人之所侵奪聞者尤爲

痛惜伏望　聖明洞察其奸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爲之踴躍固安郡主育于西宮年及
笄公數以爲言遂命下嫁辛卯二月疾復作五月乞
致仕　上曰卿其盡心輔朕未可言去公乃勉起視事
十一月冊立　東宮命公爲副使彗復見上疏言德
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于佛事其二乞謹命
令之傳必專委司禮監庶使出於一而無詐僞其三
請退朝之暇宜見大臣面議政事而可否之兼問軍

民休戚訪人才之賢否察治體風俗之得失聽覽日
孰未必無補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
工匠無故而月官職者衆是賞大濫也或罪不應謫
戍而謫或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大深也宜節賞慎刑
以遵成憲其五乞以古之聖賢爲法聽受聋言勿惡
其切直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近多主於奉承
而嫌于違覆或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勵各官
愼修厥職任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

而行司耳目者遇事爲民病官爲民蠹宜即劾奏毋
狥情而黙廢有司奮勵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
草塲減退勢豪庄田嚴有司措苑之禁以惠恤軍民
廢軍民得所邦國永寧　上曰然卿等宜益勉佐理
壬辰正月　上以公屢言疾召入便殿諭留之大監
劉永誠没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公力爭之或
曰自古有封王侯者公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
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時天下水旱相仍上疏言

人民缺食無處無之而山東河南陝西急甚餉兼而
民尤苦京畿入府窘于追馬而民益困誠恐民有不
堪良善化爲盜賊盜賊聚而攻刼則邦本搖動而事
多矣伏望省科派減力役寛夏秋之税勿徵弛山澤
之利勿禁止令牽印馬之行免民陪償廢今日皇庄
之設聽民耕種畿內賦役悉從寛減而山東河南之
運糧草于陝西者亦且停止庶百姓少得蘇息焉又
言近覩天變非常外夷不靖下民窮困日甚一日臣

等二三臣僚未免私憂過計毎與商議具奏以待面
陳而臣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圓之用論議謀
謨一無可取言多乖謬違忤　聖心或留中不出或
出而事不皆行臣之愚昧即此可見如是而尚被優
容濫職輔導中心慙懼其何能安然臣以陛下躬上
聖之資一旦奮發　聖志厲精治理則何功不可成
臣尚當驅策不及以圖報稱於萬一豈忍遽然引去
第念臣近來疾病交侵精神衰邁雖欲勉圖後效而

為有不堪者伏乞放歸田里以終餘年不允自後屢以疾在告乙未正月歷少保尋復病益自己丑以後凡七在告　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猪羊鷄鵝酒米之賜踰月不出則必再遣焉遣內臣者凡九薨之日三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　上聞之悼惜不已輟視朝一日賻鈔萬緡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憲遣官致祭給驛舟歸其喪凡喪葬之具悉令有司治之公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

敬謹如一日居閒無惰容坐不傾欹立必俯常若侍君父之側行則疾徐有節兩手常端拱飲食不聞匕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　朝廷賞賚白金數千兩綵幣數百疋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會客會客未嘗有音樂于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棄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色莊而氣和無疾言無喧笑諧謔聲至于論辨事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

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惟恐有不彰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其人嘗一典應天府鄉試主考會試四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大臣間爲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辨析且以愛惜人材之意達于　上言官以言語或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於書無所不讀讀必校訛補缺有不得其意必苦思之思不得不已尤深探性理之學曰此最有益於身心者爲文章紆徐純雅書未嘗學而端

楷精勁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正學階梯音韻集要等書藏於家配李氏累封夫人先卒子三人顒順顯女一適歐陽紳顒蔭補尚寶司丞側室許氏女一尚幼孫男二崇嵩公歷事　三朝皆爲　人主所知而感激圖報未嘗一日暫忘至其恭謹之行廉介之操節儉之風正直簡諒之德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信而服之始終大節可謂無媿矣華於公爲三從弟初入翰林公寔奉命教之爾

後朝夕承誨愛厚獎進實多華於公平生不爲不知然公於　朝廷事未嘗退以語家人雖華亦不得聞其詳今特錄其彰著於人者爲行狀以俟當代知言君子采擇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從弟華謹狀

神道碑銘

故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憲彭公神道碑銘

成化乙未三月二十二日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公卒計聞　上悼惜不已輟視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憲賻鈔萬貫命有司給棺槨營葬事遣禮官諭祭官其子頎以尚寶司丞俾護喪歸終制頎奉從叔侍讀學士彥實所具事狀以公神道碑銘來請予自己巳秋與公同事內閣至是二十七年雖中間離合不一然相知爲深銘其可辭按狀公姓彭氏諱時字純道先世居番易宋哲宗時曰思泰以判官知安福縣子孫因家焉曾祖古清隱德弗耀祖務威累贈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父毓義累封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母王氏繼母余氏俱累贈夫人公自幼凝重嗜學穎悟過人甫長從諸父受春秋習舉子業肆力羣書淹貫經義爲文有奇氣下筆滔滔皆驚人語識者異之正統辛酉舉江西鄉薦乙丑會試辭乙榜入大學潛心勵志業以益進言動弗苟縉紳推重祭酒李忠文公期待尤至戊

辰會試名在第三　廷試遂膺首選擢翰林院修撰己巳秋　英廟北巡將方多事奉　命入內閣預知機務尋陞侍讀賜金帶及五品服景泰春以繼母喪懇乞終制壬申起復還左春坊大學士丙子修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少卿皆兼侍讀天順丁丑正月或邀之南城迎　駕公辭之曰豈可貪天之功已而貪功者皆得罪　上特召公復入內閣進兼翰林學士與李文達同事公輔藴居多李心服之天順末錦衣指

揮門達恃寵忌李暱已因中傷之李幾得罪公爲力
辨始所河南有術官強橫刺事者以謀反誣之公言
其冤得末減適冬寒病咳　上遣太監牛玉視疾且
欲爲營居第而宮車晏駕矣　今上嗣統進吏部右
侍郎兼學士同知經筵事乙酉冬進兵部尚書兼學
士如故丙戌秋乞歸省　詔馳驛以往賜道里費命
中貴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赴闕丁亥二月至京
六月以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條陳六事皆切時

政八月賜金織麒麟衣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賜宴及衣服鞍馬戊
子陳莊靖公卒公欲避首僚疏辭弗允自是益務建
白有事輒與同官謀議獻替惟謹六月　慈懿太后
崩疏請合葬祔廟援引明切情詞懇至復叩閣力言
卒從禮制九月彗見上疏言輔導無狀乞罷職不許
又上疏乞痛加修省以回天意修省之實外廷大政
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伏望正名分均恩

愛以廣繼嗣爲　宗社大計則人心自安災異自止
陝西土寇滿四反　命都御史項忠往討之衆議洶
洶欲再命將出師公執不可未幾捷至　上喜賜所
俘人口各一是冬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己丑冬無雪
上疏言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指苑不
堪而獻珍珠寶石者高估價直以規取府庫之財乞
盡革奸弊以惠生民辛卯二月以疾乞致仕弗許十
一月冊立東宮命公充副使彗復見上疏條陳七事

上嘉納之且曰卿老臣宜益勉佐理壬辰復上疏極
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允公自己丑以後數以
疾在告　上必命醫視疾遣內臣致餼乙未正月滿
尚書九載陞少保尋復病日轉甚遂卒距生永樂丙
申六月十六日壽六十公資稟醇厚問學該博居常
敬謹無惰容無疾言遽色至於論辨事理確然有定
性不喜華靡於物尤愛惜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朋
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

人嘗一典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爲廷試讀卷
官皆稱得人讀書深探性理曰此最有益身心者爲
文章純容純雅書端楷精勁類其爲人有文集若干
卷正學階梯音韻集要等編藏於家配李氏累封夫
人先卒子男三女一側室許氏一女尚幼孫男二崇
嵩公病革從弟儀部郎中彥充洎彥實往問候公曰
死生常理無足怪但身居大位上不能報　國下不
能終養老父爲可歎爾無一語及家事於乎公與予

心相知而交相愛非一日正期同輔　聖明勉臻來
效而公遽往矣予寧無戚然於中乎此予所以哭之
而至於失聲也用敘次其序而系以銘曰

鳳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
望隆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謀謨啓沃遇知恍惚
歷事　三朝執心忠純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吁嗟
文憲無媿師臣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户部尚書兼文淵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淳安商輅撰

彭文憲公文集原序

安成文憲彭公卒既七載厥子尚寶司丞頤集錄其
文成若干卷示守陳俾序之守陳官翰林於公嘗爲
屬義不可辭然未能遽作茲司丞謁假歸欲勒是文
於梓若不可緩者乃序之曰古今文至衆矣刱意立
辭者固人人與後或擴而章之或翻而直之或蹈之
或攘之亦莫能同大抵本乎資得乎學乘乎時與位

之故耳公少也靜默莊重得從父安憲公貫陶而器
之暨發解入國監又炙於祭酒李忠文先生故其涵
蓄負抱迥邁乎流俗乃擢殿元拜翰撰僅數載而三
遷秩副太常又數載遂入內閣優游於宥密之地容
與於恬熙之時者殆二十稔屢陟顯階穹秩極於少
保自昔殿元之遭解逮焉者方是時文聲籍籍內之
貴戚重臣外之雄郡壯縣下之右閥豪室欲假文以
旌前烈後者奔湊於其門故恒爲記序碑表銘贊題

跋之屬以闡德揭勲厲職與俗張吾　聖明之治化若昔人僅約賓戲九歌七啓子虛思玄之體無自而發其辭皆爾雅而周詳切緩而和易未始有惟僻率略險躁憤懟之態蓋其資懿其學端其時泰其位崇故其文有不得不然者一時能文之士疇敢望之然此未足以究公也嘉禾植於崇岡之土雨膏而日煦之其能花燭乎舉目固非幽芳凍秀所可倫也抑人之籟其比喘其實者不既多乎覧茲集者尚有論于

斯

成化十八季夏六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　太子洗馬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舊屬楊守陳序

彭文憲公奏疏原序

先儒謂春秋者乃聖人嚴名分謹災異之書也余嘗取而讀之無論亂臣賊子誅之不少假借即日食地震彗孛雨雹之變亦皆大書特書何也蓋君臣父子大倫也春秋之時蹟熄而倫斁矣聖人不嚴爲救正何以峻天下之大防災異譴告天心仁愛人君也使遇災而諱言之彼將肆然謾無所忌又何以昭天下之大戒善乎司馬遷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則蒙首惡之誅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則犯無將之戒斯言也謂古今之名言非歟吾邑故太師文憲彭先生爲正統戊辰　廷試第一人不踰時被　命典機務先後出入館閣垂二十季其相業彪炳載在史冊者

詳矣諸所獻替形于奏議總計十七篇其間如乞終制乞歸省請正　慈懿陵廟者疏各一論地震論彗孛論天不雨雪及水旱者疏七上嗚呼先生胡若是凡以正倫而懼災也其眞得春秋之遺意乎夫人臣當寵眷之隆其心惟恐一日去　朝廷況得藉口於奪情又値椿庭之無恙先生曰身爲宰輔長百僚而忘親吾將以何者教天下於是斷然去之而已矣繼母之制可終也寧逆　帝命不敢以廢名教一日之

養當愛也寧薄三公不以易其濟惟是自盡其仁人孝子之心焉耳不然子之短喪聖人罪其忍許世子之不嘗藥春秋書其弒是不亦大可懼耶凡臣子處並后匹嫡之朝寔難言也故袁盎却愼夫人之坐席史氏嘖嘖誦美我　憲懿南面稱后者已十餘季乃歿不得合寢而祔　廟人將以薄嫡議　帝矣先生能爲繼母重而不能使　帝重其嫡則將焉用彼相哉故惓惓引漢宋故事力爭之即批鱗犯忌而不恤

非春秋重碩人之大義歟且喜祥瑞而厭災異人主之常態然佐　天子以順四時理陰陽者相之責也即人主之所喜聞者弗克匡救又從諛之則白雀朱草祥雲瑞麥之誦盈庭矣如輔導何故春秋不書祥而書異將使君人者克謹天戒修德以弭災耳先生熟於春秋者見寧不及此是故魏高平之佐漢李文靖之相眞宗日所切奏皆四方災變水旱彼二公能若是先生獨有出其下耶故當時求所以應天者鑿鑿皆以實而不以文夫觀終制之乞歸祔之告是不以寵利遺親也可以觀先生之孝而於處　憲懿上災變　帝不至於薄母而慢天也可以觀先生之忠孝以本之忠以運之夫是相業並三楊儼然昭代宗臣也有由然哉余故曰春秋者聖人嚴名分謹災異之書先生于　君允得春秋之遺意云噫先生歿若干季矣程侯舜敷閱其集謂其從姪孫靖州刺史石屋君曰太師立朝多慷慨集中獨缺奏議何也刺史

乃得遺稿於敝簏中倪侯爲之弁其端復授簡命余敘焉嗚呼先生其秘之若有所俟耶

嘉靖十三季秋八月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大常寺少卿翰林院編修國史經筵官同邑後學鄒守益序

彭文憲公文集附錄終

正統十三年殿試策　第一甲第一名彭　時

臣聞天下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蓋心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也大哉人君之一心乎本諸心以安內則內治之政脩本諸心以攘外則外攘之功舉尚何患乎賞善罰惡之不得其當選將練兵之不協其宜而斯世之不躋於雍熙泰和之域也哉大學以是心爲家國天下之本董仲舒以是心爲朝廷四方之則其以此歟

欽惟

皇帝陛下禀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誕膺駿命嗣守　鴻圖臨御以來惓惓以經國子民爲心先之以勵精加之以恭儉其於安內攘外之道已無不盡而見諸治效者亦已盛矣而猶不自滿足乃進臣等于

廷降賜　淸問首舉爵賞刑罰次及選將練兵之事而責臣以切實之言臣愚有以知

陛下眞大有爲之君也可以爲堯舜可以爲禹湯文武可以隆太平之業於萬億年而愈盛矣顧臣淺陋何足以奉

大對然竊一得之愚亦臣區區之素願也敢不俯竭芻蕘以少裨於萬一臣竊惟天生聖人而付以君道之重聖人奉天而主宰天下之大內而中國仰之以治外而四裔賴之以安則夫脩內治之政舉外攘之功夫豈可以一日而或廢哉

然求其要不越乎爵賞刑罰選將練兵之四者耳夫爵固所以待有功功者善之著於事也若必待有功而後爵則天下之善未著於事者必至于見棄何以使之皆知所勸而建功乎刑固所以待有罪罪者惡之形於行也若必待有罪而後刑則天下之惡未形於行者必至於苟免何以使之皆知所懲而遠罪乎斯二者誠如

聖問之所諭也臣復奚言臣嘗竊觀唐虞三代之時

其賞善也有三德而日宣者爲大夫有六德而
日嚴者爲諸侯或俊乂之旁招或宅俊之克用
與夫賢能之賓興俊造之升進凡此皆不待有
功而後爵者也其罰惡也象刑以昭五教制刑
以教祇德或畔官離次之必誅或羞刑暴德之
必罰與夫左道亂政者戮之而不赦悖禮疑衆
者殺之而不宥凡此皆不待有罪而後刑者也
然亦豈徒事乎爵賞刑罰而無其本哉蓋一本

諸心而已矣觀夫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而懋敬
於命德討罪之政者其心爲何如禹之孳孳湯
之慄慄文王之翼翼小心武王之無作好惡而
克謹於彰善癉惡之事者其心爲何若肆賞罰
之有道勸懲之有本而下無遺善遺惡者以此
也玆欲人皆遷於善不待爵賞而自勸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賞善之心使賞不徒賞賞一人而
千萬人知勸則我
朝賞善之典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賞善者同
一揆矣何憂乎天下人之不皆遷於善哉玆欲
人皆遠於罪不待刑罰而自懲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罰惡之心使罰不徒罰罰一人而
千萬人知懲則我
朝罰惡之政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罰惡者同
一轍矣何憂乎天下人之不皆遠於罪哉如是
則善者列爵而登庸惡者率德而改行禮義廉

恥之行興詭詐偷薄之風息百官有濟濟之容
黎民有皞皞之俗而雍熙泰和之治可躋矣若
夫兵之所統者將將非其人則國無所倚以爲
安將之所馭者卒卒有不練則將無所恃以取
勝而況卒之強弱由于食戰之勝負繫乎馬是
則曰將曰卒曰食曰馬四者皆外攘急務而不
可有一之或闕焉者而
陛下之訏謨遠猷已斷自宸衷矣臣奚以多言爲昔

之善用兵者以爲將其卒則選其卒之良盖卒不良則有不閑弓馬之患戍其地則用其地之人盖非其地則有不習水土之虞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庶可以省轉輸之勞守其國則乘其國之產庶可以免調發之擾如是則雖百戰而無殆矣不然則一郡用兵而取給百郡不惟無以衛民之生而且有以疲民之力誠非策之善者唐虞三代之時其選將也舜惟諄諄於敷文

德之伯禹文王惟汲汲于著鷹揚之吕望經營四方有若召虎克壯其猷有若方叔者焉其練卒也成周之制春夏有振旅茇舍之教秋冬有治兵大閱之習井田之中卒伍以具耒耜之暇干戈以舉其兵食則登三餘一之有其脩其馬政則天閑延廄之有其制要其本何莫非帝王一心之運用哉夫衆至千萬必有一傑良將之才未嘗無也必欲知其傑而用之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選將之心而又精神以感召之氣類以招徠之投之膠轕煩劇之地以觀其智置之艱難險阻之中以觀其才則雖伯禹吕望方叔召虎之流世不易得而凡才智出衆之士必皆拔置於軍旅之上矣何憂乎智愚之混淆同類之忌嫉哉一方之人有兵有農是盖兵農岐而二之也必欲作其勇而用之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練卒之心而又擇將帥以統之寬

雜征以恤之使三時務農以備衣食一時講武以閑步伍尤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時益嚴夫簡閱練習之事則可驅列於禦衛之間矣何憂乎戍非土著而農不知武哉至若田有肥瘠之不同歲有豐歉之或異而兵食始有不足之虞臣願

陛下體唐虞三代之心以足食爲念而又擇人以督耕屯使繩其兼并課其勤惰則可致其粒而積

貯於倉廪者陳陳相因矣雖古之萬億及秭奚
夫倉積於幽粮峙於中者何以加焉土地氣候
之不齊監牧畜養之不力而馬政始有不蕃之
弊臣願
陛下法唐虞三代之心以息馬爲重而又擇人以掌
監牧使之時其芻秣謹其孕字則可致其息而
充溢於邊鄙者翩翩成群矣雖古之天閑十二
與夫思馬斯臧騋牝三千者何以過焉誠如是

則將皆智勇而無不良卒皆果敢而無不精食
皆充裕而無不給馬皆孳息而無不蕃由是而
舉外攘之功有不戰戰必勝矣有不攻攻必克
矣有不守守必固矣將拭目乎四裔畏葸稽首
稱藩邊徼無烟塵之警人民有耕鑿之安而雍
熙泰和之治於鑠哉于今爲烈矣此脩內治之
政而舉外攘之功所爲不可一日而或廢者此
也洪惟我　國家

聖聖相承丕圖治理
大祖高皇帝奉
天命而肇造邦家
大宗文皇帝順人心而肅清海宇其內治外攘之道
垂裕後聖而無窮
仁宗昭皇帝溥惠澤以福蒼生
宣宗章皇帝奮德威以安裔夏其內治外攘之道仰
紹前烈而有光

陛下纘承大統丕闡洪猷而於內治外攘之要蓋已
知之審而行之至矣今又以策臣等而必以尤
加意爲言臣愚又有以知
陛下留心於此此即大禹不自滿假文王望道未見
之盛心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已略陳之而於終篇竊有獻焉
夫人主一心與天地同其量與日月同其明天
地惟不息故覆載而無外日月惟不息故照臨

而不已臣願
陛下體天地日月之不息弘覆載照臨之大德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
宗社生民之福必由此而愈盛冠帶春秋之倫必由
此而咸服三光六氣必由此而順行五嶽四瀆
必由此而奠位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
者必由此而蕃庶麟鳳龜龍膏露醴泉與凡休
徵嘉瑞必由此而畢至將見四方萬國莫不遵

道遵路來享來王以爲堯舜之聖復見於
今日禹湯文武不得專美於前古
陛下億萬年之洪福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臣學不足
以知古才不足以通今務堯之言上瀆
天聽伏惟
陛下俯垂　睿覽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集者屢求相家秘不見示此如蛀蟲蝕魚徒守
敝簏遏佚前光增人悵惘不得已竟置之刻將
竣懲祖家孫龍 投錄馳寄即急爲補刻因序次
已定無從更置其附諸卷末者非不肖初心也
丙午浴蘭節後十日志楨識

彭文憲集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彭時撰時有可齋雜記已著錄其集原本十卷歲久散佚此本乃其六世從孫篤福所刊掇拾殘剩取盈卷帙不足見所長矣